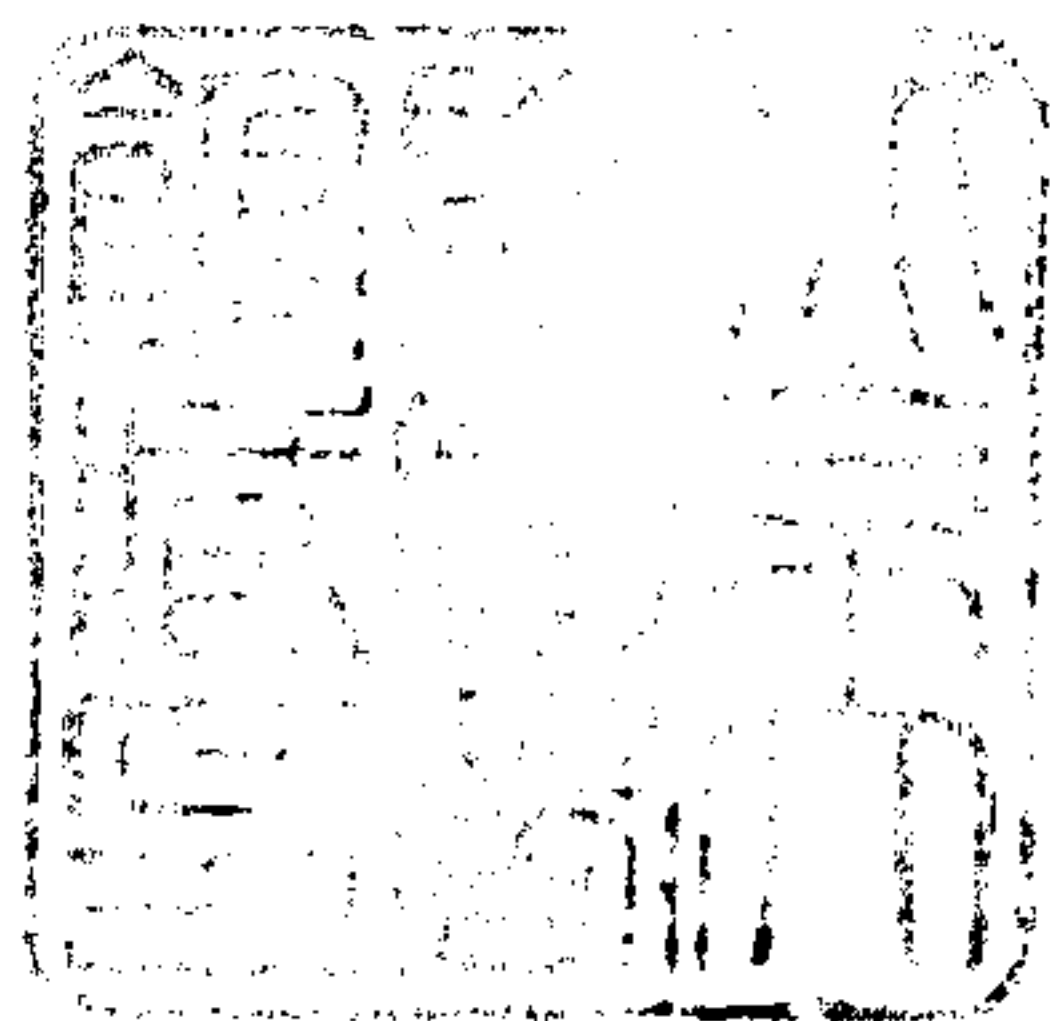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五・子部・雜家類

群書札記十六卷〔清〕朱亦棟撰……………一

蠡勺編四十卷〔清〕凌揚藻撰……………二二二

曉讀書齋雜錄八卷〔清〕洪亮吉撰……………五八三

炳燭編四卷〔清〕李慶芸撰……………六五五

古虞朱瑤山先生著

群書札記

茹芝之序



光緒四年
林簋齋重刊本

群書札記 序

先生所著十三經札記梅既為序又讀其羣書札記十六卷而益歎先生之學淹通博貫凡子史百家釋官小說及漢晉唐宋以來名人文集苟有一字之疑一言之誤皆未嘗輕而略之必為之疏通證明以羽翼夫經傳也夫國語為春秋外傳左氏未載之事幸於國語存之國策為孟子

群書札記 序

時書不讀國策不知孟子之苦心周書載見漢志實非汲冢古文不得以隋志悞題而疑其偽大戴雖小戴刪削之餘亦皆七十子遺言漢儒棄取豈為定論尚書大傳存今文近說詩外傳即三家古訓山海經列女傳吳越春秋皆秦漢前之舊史說文方言廣雅講求字詁尤為專家吾儒政

力於經卷足以資考證者也司馬公作史記志表紀傳體例悉取法帝繫世本而為之班范兩書承先石後而二十四史式有作者不能踰越範圍劉史學悉根于經學如諸子在周秦以前如管荀莊墨志旨各殊漢晉以後如淮南抱朴文辭古茂不善談者或據其所見之偏而不知古籍僅存

庫書札記

序

二

惟此吉光片羽往一有久佚之書猶幸存於諸子中引見一二者則諸子實足以佐經也漢魏六朝詞賦有專集者齊數家昭明選錄棄如瓦礫唐人孫巨源得古文苑於佛寺經龕宋人章樵為之注明人張溥又編輯百三名家集而六朝以前文字散見各史傳及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各類書者幾于抄采靡遺至若唐之李杜宋之歐蘇則又本集俱存如日月之光彪炳耳目此皆由經籍而發為文章者如說部之書載見漢志者雖已無存而平汝以西京雜記風俗通義世說新語崔氏古今注顏氏家訓等書為紀所聞者所見至唐而資暇錄國史補面陽雜俎尚書

庫書札記

序

三

實研氏舊聞封氏聞見記等書悉稱賅博至宋而西谿叢語空齋隨筆野客叢書夢溪筆談石林燕語甕牖間評學坐估畢演繁露等書群抒辨論元明以來如陶九成輟耕錄揚升庵丹鉛錄評書尤指不勝計通人稟集大成於是有叢書之刻耳例如于陶氏說郛而陸氏說海高氏稗海李

氏函海陳氏寶顏堂秘笈祁氏淡生
堂餘苑吳氏古今逸史毛氏津逮祕
書程氏何氏王氏並有漢魏叢書種
而增之使讀者如入珠林如登寶市
又皆證經攷史悉備取資者也我
朝諸老先生於治經之餘兼精史學
者莫如萬季野歷代史表齊次風歷代
帝王年表李申耆歷代地理志韻編

羣書札記

序

四

及錢竹汀廿二史札記洪北江補三
國晉書地志等書而精按諸子百
家及說部各書者又莫如畢秋帆孫
淵如盧召弓願千里諸先生近所流
傳如經訓堂尚經堂挹經堂平津館
岱南閣守山閣各叢書較諸前明所
刊尤稱精核近日古經解彙函刻於
粵東百子刻於湖北二十四子刻於

本省往來采自私家用為底本若云
專門之學則精國語者莫如汪氏之
蘇正攷異三君注精文選者莫如梁
氏之旁證以至仇氏之杜詩查氏之
蘇詩亦竝能薈萃羣言以津梁後
學之先生此書復於前人所未言者
擇其善而錄之并於前人所未言者
剔其隱而彰之亦有功於吾學也

羣書札記

序

五

矣斐源江氏卦爻攷先生於此書第
七卷全錄其文梅澹玉此益心折先
生學易之功尤能寔事求是而不為
近說之所動夫卦爻之說始自荀虞
於易例未能盡一乎推求六十四卦
或謂自乾坤來或謂自六子來或謂
自十辟來或又謂上下相加以損益
上下剛柔相變如小畜履兩象易如

豐旅豫比兩爻齊如遜先生訟次生
中孚使學者翫然莫知所從已多力
辯其誣而決為先聖必無此說江氏
獨主反對之義為千古發蒙由泰否
二象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豁於貫悟
以合六十四卦象辭觸處皆通固不
迎刃而解此誠學易之士不可不知
之第一義也而近日經生未嘗據此

羣書札記

序

六

義以說易者蓋其攻有三一由於江
氏之書名曰河洛精蘊學者以河洛
二字久遭批擊故一見此書即不復
展而闚之而不問其所論之是非再
由於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亦以反對
為義學者知麻衣之學由宋人戴師
愈備造凡說之近於麻衣者遂皆屏
棄而不言又由於近人焦里堂作易

圖畧既辨變卦之誤并以反對為
駁解反為蹇曰象辭利西南西南坤
也解無坤蹇大無坤所謂西南者安
在又駁萃反為升曰象辭柔以時升
坤晦於上所謂冥升矣安得為時又
駁豫反為謙曰坤居上五失位以三
先五為災為傷所謂卑而踰矣何亨
之有學者多信從之竊謂坤為西南

羣書札記

序

七

雖見說卦傳文而蹇解之利西南或
未必即取此義若未濟三陽皆失位
此說出於箍桶之徒乃本荀虞六爻
皆正成既濟之說而周孔未有明文
則坤雖反而居上未可以凶概之蓋
焦氏欲引伸旁通時行當位失道之
義以自成一說故其駁卦變則出於
自然而其駁反對即不無勉強耳且

據周易義海撮要所載韓溫其說及
俞玉吾大易集說知宋人以反對說
易殊不乏人而先生復據漢中五行
志引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明艮
山變為震雷崩字確有意義則反對
之說自漢而已有之矣孔子序卦既
以反對為次而雜卦傳文又多從反
對生訓是孔子已以反對為易中應

羣書札記 序

有之義而表而白之江氏由此會通
則河洛之命名雖悞而反對之義固
不誤麻衣之心法雖偽而反對之說
實未嘗偽也先生采此說而存之知
先生於漢宋之間固不欲稍分畛域
第知擇其善者遵而從之苟隨教
附和以漁獵博雅之名哉向於治經
之際見先生人品之高乃於此而愈

羣書札記 序

信抑考江氏所著羣經補義亦於易
之反對大有發明阮文達公刻
皇清經解一書取其羣經補義而不
取其河洛精蘊殆亦謂河洛之名可
不必存而反對之義實不可廢歟
則江氏之知己惟阮公與先生而已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慈谿
馮一梅識於武林西湖之詒經精舍

羣書札記 序

九

羣書札記卷之一目錄

共和	稷為大官	伯御
回祿	夷羊	臨民以五
舌人	七律	黃鐘
夷則上宮	隨於何有	知也夫
山死	君武公	比而亡夏
速縣	伯氏不出	好艾
蓐收	君實有郡縣	佞田
乎云	青陽	咫聞
觸槐	董祁	天啟之心
虞幕	褒姒	天咫
司敗	尙勝	魯陽文子
奚斯	不稔於歲	遷軍接餼
行人奚斯	<small>與上相連</small> 賈烏佛	廣運
眾口鑠金	<small>以上國語</small> 失齋	莽冒勃蘇
鐵鈞	負婦人	韓獻開罪
今日不雨	烏集闕	黔羸
司馬法	貌寢	驪姬

羣書札記

卷之一目錄

大費	玉女	周子南君
皆各往往	肝人之肉	烏號
烏工龍工	周公奔楚	<small>當補魯世家說</small>
以貌取人	乾沒	緘石
誅全甲	采恩災	馬牛羊齒已長
團焦		

羣書札記卷之一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共和

韋昭國語注疑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
宗庠補音按舊說汲冢書共音恭共伯名和然韋氏自
依史記周紀為注則共當如字考竹書紀年厲王十三
年王在統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大
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
歸其國遂大雨此其事也史周本紀召周公周二相行
羣書札記 卷之一
政號曰共和按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則兩共和皆可
作平聲讀也

稷為大官

周語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
庶于是乎生是故稷為大官韋注民之大事在農故稷
之職為大官按尚書孔傳國語云稷為天官豈大官即
天官之誤耶又毛詩傳云后稷後作司馬尚書刑德考
亦云稷為司馬

伯御

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注武公伯禽之元孫
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
也宋庠補音案韋注括武公長子伯御也今考史記魯
世家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戲章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
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
明矣又按班固人物表伯御懿公兄子與史記合今以
括為伯御疑失之案下云魯侯歸而卒魯人殺懿公而
立伯御是立長也韋不從史記蓋亦別有所見也

回祿

羣書札記 卷之一
周語昔夏之典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
韋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陽城嵩高所近回祿火神再宿
為信聆隧地名考史記楚世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
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其弟吳回為重
黎後復為祝融居火正吳回生陸終是則回吳回也祿
或即陸終耳左昭十八年禳火於元冥回祿杜注元冥
水神回祿火神孔疏元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或
云回祿即吳回也融降崇山事無所見考墨子非攻篇
夏德大亂天命融降原作隆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疑卽回祿信于聆隄之事也沈約竹書紀年注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卽天子之位

夷羊

周語商之興也構杙次于丕山沈約竹書附注構杙之神見于邳山其亡

也夷羊在牧韋注夷羊神獸案逸周書度邑解夷羊在牧蜚鴻

遍野史周本紀作麋鹿蜚鴻滿野徐廣曰此事出周書

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注

蜚鴻云案高誘曰蜚鴻蟻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爲

災非是鴻雁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然竟不知夷

羊爲何物也

臨民以五

周語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不過五年韋注五年一

巡守胄後也爲丹朱之神案王肅家語序春秋外傳曰

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守五載一巡守不

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則堯

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月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

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

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二說未知孰是

舌人

周語惟夫戎翟則有體薦故坐于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注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舌之官也按此則今之通事舌人二字甚新張平子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薛綜注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九度譯言始至中國者也許氏說文譯傳四方之語者

七律

韋昭注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案

韋氏之說卽晉書歷志所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

生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

音故爲謬者是也此七律也考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鐘

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

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

鐘生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

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

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高注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

下生附十二律圖

中呂變徵姑洗徵夾鐘角太簇商大呂變宮黃鐘宮
 蕤賓羽按此圖自下而上自黃鐘至蕤賓為上七調
 應鐘清十無射清十南呂清夷則清九林鐘清八
 毛西河竟山樂錄云十二律配七律自呂覽始然所配
 恰合其以七調列上層謂之上以五調列下層為之下
 上為正調下為清調上之生下下之生上與三分損益
 隔八相生之數俱甚相符間嘗究推之以黃鐘大呂太
 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列上層者正七調也一黃
 鐘為宮二大呂變宮三太簇為商四夾鐘為角五姑洗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五
 為徵六仲呂為變徵七蕤賓為羽為七調其餘五聲列
 下層不立調為七調之清聲一林鐘為宮清列黃鐘二
 夷則為變宮清列大呂三南呂為商清列太簇四無射
 為角清列夾鐘五應鐘為徵清列姑洗共五清而仲呂
 變徵與蕤賓羽皆高而無清而十二律終焉以此相生
 則上生下皆隔八而生清下生上皆隔八而生正無所
 參變以此旋宮則自黃鐘蕤賓自大呂至林鐘凡七周而
 仍返之黃鐘之始無少間斷此真三古相傳之遺法而
 西京以還徒知史遷京房二學而不明呂覽宜其戾也 芹

按以陰陽論則律生呂為下生為陽生陰呂生律為上
 生為陰生陽此顯而易知者也而以七五分律列論則
 不特黃鐘之生林鐘太簇之生南呂姑洗之生應鐘為
 下生即大呂之生夷則夾鐘之生無射亦下生也不特
 林鐘之生太簇南呂之生姑洗應鐘之生蕤賓為上生
 即夷則之生夾鐘無射之生仲呂亦上生也此微而難
 明者也考伶州鳩曰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韋注七同合七律也蔡
 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龍子鶉火周分野天龍及
 羣書札記 卷之一 六
 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則自黃鐘至蕤
 賓為七律西河之說信矣或謂蕤賓不當為止當在林
 鐘之首此仍是陰陽對待之法非呂氏意也
 黃鐘
 韋昭國語注云十一月日黃鐘乾初九也正月日太簇
 乾九二也三月日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日蕤賓乾九四
 也七月日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日無射乾上九也十二
 月日大呂坤六四也二月日夾鐘坤六五也四月日仲
 呂坤上六也六月日林鐘坤初六也八月日南呂坤六

二也十月日應鍾坤六三也考鄭氏周易爻辰圖子乾初九律中黃鐘丑坤六四律中大呂寅乾九二律中太簇卯坤六五律中夾鐘辰乾九三律中姑洗巳坤上六律中仲呂午乾九四律中蕤賓未坤初六律中林鐘申乾九五律中夷則酉坤六二律中南呂戌乾上九律中無射亥坤六三律中應鐘與國語所說正同周易乾鑿度曰乾陽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鄭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為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此數之又曰陽卦以其辰為貞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七

夷則上宮

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韋注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一日陽氣在上故曰上宮黃

鐘在下故曰下宮太簇在下故曰下宮無射在上故曰上宮案七月律中夷則其卦為否三陽在上故曰上宮正月律中太簇其卦為泰三陽在下故曰下宮十一月律中黃鐘其卦為復一陽在下故曰下宮九月律中無射其卦為剝一陽在上故曰上宮則或人之說是也黃鐘為乾初九太簇為乾九二故曰下宮夷則為乾九五無射為乾上九故曰上宮一以卦位言一以爻位言二說皆通

鼈於何有

羣書札記

卷之一

八

魯語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韋注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案吉甫詩魚鼈膾鯉韓侯詩魚鼈鮮魚則飲酒之禮固有鼈矣此與禮讓乎何有從政乎何有語意正同言何難有鼈而羞小者以使夫人怒也禮字或是難字之誤

知也夫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韋注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註知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

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宋庠補
音云按此是歎美之詞夫當作扶韋氏解云此丈夫之
知恐誤案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言若欲爲丈
夫也其誤與此正同

山死

魯語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注稷周棄
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案魏志杜畿傳
亦引韋注今毛詩傳無此語不知韋注何所本也

君武公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九
晉語樂共子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
韋注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
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于曲沃之爲貳也按此與左
定元年子家子曰君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語意正同彼君指昭公此君指哀侯上君何以訓下
從君而貳皆同韋注誤

比而亡夏

晉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
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

姐已女焉姐已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
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于是乎與虢石
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憎人召
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韋注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
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
王以伐殷也案比字如字讀作比功解則下號石父句
不可解矣此自應讀毗志反與左昭六年乃與寺人柳
比之比正同第以伊尹膠鬲爲比頗近戰國人口氣讀
者不以文害辭可耳

速縣

羣書札記 卷之一 十
晉語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虞御史云速疾也
縣縊也案此縣字當如字讀與楚莊王縣陳文王縣申
息之義同卽左閔元年士蔿所謂分之都城也二五言
之於外驪姬請之于內故公許之不得以後有新城雉
經事 韋注推經頭預指申生之死立說也虞說似誤
推而縣死也

伯氏不出

晉語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
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

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案後篇伯氏不出奈吾君何則伯氏亦指孤突也狐突字伯行晉語雖有次第或不盡如史之編年耳

好艾

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韋注艾當為外聲相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好內多嬖妾也案孟子知好色則寡少艾趙注艾美好也朱子集註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則艾字非聲之誤也至魯語所云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好外亦不指嬖臣言也

羣書札記

卷之一

尊收

晉語魏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法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祭也首覺召史蒞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考墨子明鬼篇昔者鄭穆公一作秦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鄭穆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名同曰予為句芒案尊收主刑殺句芒

主福德二事真的對也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

君實有郡縣

晉語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韋注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案此連上句看以晉比秦之郡縣猶左傳所謂夷於九縣也下文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句乃作此解耳

佞田

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案左襄羣書札記卷之一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則古佞字亦與年同音也古真韻通庚青蒸真又通先如陳氏之為田氏鎮星之為填星王道平平之為便便皆是也

乎云

晉語穆公曰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注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案此乎字作鳥字解謂若無天道尚何言也若有天道則我必勝之耳

青陽

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共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

與夷鼓皆為已姓韋注青陽金天氏少昊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韋注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二人為已故十二姓姬酉邗已滕箴任荀倂佶儀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案青陽既為已姓又為姬姓必有一誤考司馬貞史記索隱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舊解破四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國語胥臣云唯青陽與夷鼓同已姓又云青陽與蒼羣書札記 卷之一 三

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合青陽元囂為一人蓋史記誤也

咫聞

晉語文公學讀書于臼季也晉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案行字與聞字對咫字與多字對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猶俗語所謂知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也或以咫聞二字連用似失句讀

觸槐

晉語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麇退觸廷之槐而死韋注廷外朝之廷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案左宣二年杜注槐趙盾庭樹時宣子尚未在朝則杜注較長也

董祁

晉語董祁愬于范獻子韋註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姓祁名也考左襄二十一年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杜注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案樂祁乃獻子之姊董祁乃獻子之妹則祁亦姓而非名

也章以邗為名似誤

天啟之心

鄭語是天啟之心也章注啟開也有心字誤案此與下天奪之明左傳天誘其衷天假之年同一句法心字非誤也張平子西京賦天啟其心人基之謀蓋用此也晉語誰啟之心

虞幕

鄭語虞幕能聽協風韋昭注虞幕舜後虞思也考左昭八年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杜注幕舜之先孔疏魯語

書札記

卷之一

五

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言虞受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亦不知幕于螭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今以之法求之則幕當是勾芒名字案韋昭注魯語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彼蓋以幕與杼作一例看而不知帥顓頊之非帥舜也此韋氏之誤也

褒姒

鄭語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龍亡而褒在積而藏之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于庭化為元菴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韋注厲王流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計褒姒稱豔妻時年近五十矣何怪後之一妻耳順尚稱娘子者那此荒唐之說也

案孔疏引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

羣書札記

卷之一

六

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道同此亦無稽之言不足信也此條見小雅白華篇疏

天咫

楚語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注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案西陽雜俎有天咫篇本此

司敗

楚語藍尹璽曰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韋注楚謂司寇為司敗案左宣四年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左文十年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也杜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此其徵也

尚勝

楚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韋注子言論議好尚勝人也案左哀十六年子西曰勝如羣書札記卷之十一
卯余翼而長之則以白公為無能為此勝字即指白公說言勝何惡之能為而子乃推而上之說得如此利害也韋注似未得其解

魯陽文子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注引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二舍者也案楚縣尹皆僭稱公故曰魯陽公

奚斯

吳語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韋注奚斯吳大夫案此奚斯即檀弓所謂行人儀也或曰子何以知奚斯之為儀曰以切音之法知之如里克之為太史克勃鞞之為寺人披皆是也然則吳有行人儀陳有太宰嚭矣或曰陳安得有太宰曰宋之有太宰也以先代之後陳之有太宰也以三恪之封若吳楚之有太宰以僭王也魯無太宰而羽父求為太宰蓋欲特置此官其後亦竟不立也然則吳有太宰安得謂羣書札記卷之十一
陳無太宰乎或曰如子之言杞何以無太宰曰陳宋皆大杞微甚不足數也或曰一時安得有兩宰嚭曰晉范宣子為士句士文伯亦為士句其時同其族同況異國乎鄭有行人子羽衛亦有行人子羽見左襄十二年其官正同然則吳有太宰嚭安得謂陳無太宰嚭乎
不稔於歲

吳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韋注稔執也謂後年不至於執而北征也又云歸不稔於歲余咨江沂

淮關溝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韋注言伐齊之明年不至于穀孰而復出師也案如韋注所云則不稔于歲者謂相隔不到一年也考吳越春秋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則以不稔于歲作年穀不登解似亦可備一說也

遷軍接餼

吳語明日遷軍接和斬有罪者以狗韋注上下皆和也案周禮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則此所謂接和正指軍門也

行人奚斯

吳語行人奚斯即檀弓行人儀奚斯蓋切音也或曰六經儀字皆讀為莪子言雖辨其如音之不令何予曰奚之為言何也有何之義則必有何之音信如子言何斯二字切音為莪斯何二字切音亦為莪寧得為奚斯非儀乎或曰行人儀即申叔儀左哀十三年乞糧于公孫有山氏者是也然則其為吳大夫無疑矣

賈島佛

越語王命工以良金為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此錡人之始也齊東野語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為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好學尤長于詩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為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海何以得於此人哉据此則不特絲繡平原又有金鑄賈島者矣

廣運

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按周禮大司馬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氏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運猶廣輪也然則虞書所謂帝德廣運亦言乎堯之德東西南北無所不被耳

眾口鑠金

周語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按此與同心之斷金正是的對言于五事為火左傳斷火也故曰眾口鑠金也風俗通曰眾口鑠金俗說有美金于此眾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為眾口鑠金按俗有真

金不怕火之說蓋本於此

失齊

齊策靖郭君將城薛客諫靖郭君曰君不聞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蠖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上聲長長養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陸薛之城到之天猶之無益也
正曰失齊句按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案夫乃失字之訛與上失水句相應非音訛也

芡冒勃蘇

楚策芡冒勃蘇注定四年以為申包胥補曰一冒即
羣書札記 卷之一
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芡冒之裔與按芡冒乃包字之切音勃蘇乃胥字之切音芡冒勃蘇即包胥也與左傳之芡冒同而異

鐵鉗

趙策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注招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注事猶分補口
故固 吾所苦夫鐵鉗注元作鉗下同然句自入而出夫人者注鉗

言鐵之利若鉗則鐵鉗也蓋不合此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為人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也 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注言得為日錢劉作為臣為鐵鉗者乎按鉗與榘同玉篇鐵榘斫木榘也亦作枯音枯鮑注改鉗作鉗非是又呼侶謂伐木而人呼邪許也一木被伐行將及已故一木哭也注以為招其徒亦非是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吳人凡前物入穴不得出者以物擊迫令出曰鉗此足以證自入出人之意

負婦人

燕策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按史記管仲列傳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據此則所謂負婦人而名益尊者即蔡姬事也鮑彪注桓公好內而霸即王充論衡所引齊桓公負婦人以視朝者是也然其說頗不經吳師道補正引燕策蘇代語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謂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真癡人說夢也

韓獻開罪

燕策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案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

靈公以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宜子召而禮之皆也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所謂開罪而交愈固也鮑彪注引邲之戰鄆陵之戰以證之又癡人說夢也

今日不雨

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也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也而鵲啄其肉將雨也蚌合而箝其喙也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鵲也也羣書札記 卷之一

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案陸佃埤雅引此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兩謂漏口一本作雨非是然後知雨字之為後人訛改也楊升菴集作必有蚌脯藝文類聚作蚌將為脯蓋本之春秋後語後語云必見死蚌脯然脯字亦疑後人所加耳

烏集闕

秦策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鮑注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補曰高注闕塞名也謝有輝古文賞音云闕名即無

可考不必泥定闕名所經歷處非一何必獨舉燕闕且摩字訓作切近過之字法亦拙意此特揣摩已成所慮者身至闕廷而或囁嚅故摩為燕烏之鳥集于闕廷之想使人主尊嚴了無怖畏于中即下抵掌而談意耳按如謝說即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也說亦可通

黔羸

楚策更羸注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按羣書札記 卷之一

左大冲魏都賦控弦簡發妙擬更羸與上纓字叶則羸字乃羸字之訛也及讀楚詞遠遊篇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司馬相如大人賦左元冥而右黔雷史記今前離而後喬皇張揖曰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詞召黔羸而見之或曰水神也按更羸之羸猶可曰羸字之誤若黔羸之羸史記作雷漢書作雷必非羸字之訛也自張揖以為黔羸而後人收入八庚韻誤也恐更羸亦猶是耳

司馬法

史記穰苴列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者百五十五篇今亡其百五十篇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為也而謂之司馬穰苴兵法非也

貌侵

漢書田蚡傳蚡為人貌寢而貴顏師古注短小日寢西陽雜俎今

人謂醜為貌寢訛矣魏志劉表以王粲貌寢而體弱

通悅不甚重之注云侵不足也按人之容貌寢則改形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五

今人午睡初覺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此其徵也貌寢之

義或取諸此

驪姬

史記晉世家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姊俱愛幸之

按莊子齊物論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

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又云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

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不知何据

大費

史秦本紀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

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

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柏翳賜姓嬴氏索隱注

此則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世本

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見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

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伯翳與伯益為二陳杞世家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扶味反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而亦

封則以翳益為兩人也扶味反誤認耳案大費扶味反二字切音為翳翳之入聲為益

則伯翳之即伯益無可疑者索隱之說良是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五

玉女

史秦本紀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

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

游索隱注游音旋謂賜以阜色旋飾之爾後嗣將大出

索隱注出猶生也左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徐

傳云晉公子姬出也

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玉女妻以姚姓之女也案禮有請

君玉女之文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

焉其義正同上文賜禹以元圭賜大費以阜游非以元

圭賜大費也註所引未合

周子南君

史周本紀秦滅周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周子南君注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男為侯秦併六國衛最為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案古男字與南字通左昭十三年鄭伯男也國語家語俱作伯南王肅注云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据此則號曰子男者謂子男之君耳贊說非也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五

皆各往往

史五帝本紀贊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而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皆各往往四字疊用頗覺費解案此句當先分作三句讀然後總作一句讀如云至長老皆稱黃帝堯舜之處皆者合東西南北而言之也至長老各稱黃帝堯舜之處各者分東西南北而言之也然此則猶橫言之也至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往往者總東西南北之前後而一追溯之也豎言之也然後總作一句讀則其解自明

乃知史記用字一一都有着落後人特因圖吞棗耳

肝人之肉

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考莊子盜跖為盜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又云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則所食者肝也肝人之肉作何解耶案此乃古人倒字法猶云肉人之肝謂以人肝當肉吃耳如公羊傳所云昧雉彼視皆古人倒字倒句法若非作視彼昧雉解則絕不可通耳

鳥號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五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鳥號案應劭風俗通曰鳥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鳥登其上下垂著地鳥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為弓因名鳥號耳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

鳥工龍工

史舜本紀瞽瞍使舜上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
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
匿空旁出索隱注皇甫謐云兩繳繳笠類列女傳云二
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匿空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
是也案古今本對向列女傳並無此語考宋書符瑞志舜
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
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竹書紀年注同
此怪言不經之語皆本之皇甫謐而不知謐之何所本
也

羣書札記 卷之一 无

金樓子后妃篇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
次曰女英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
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瞍焚廩舜飛去
舜入朝瞽瞍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者衣龍工
往舜往浚井石隕于上舜潛出其旁又通史云瞽瞍使
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
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
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
周公奔楚

史記魯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湔其蚤沉之河
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
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周公周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按金滕周公居東
孔氏以為東征鄭氏以為避居東迄無定論竹書紀年成王元年
周文公出 若奔楚則萬無此理此必後人附會之辭論
衡以為古文家說要不足信也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記弟子列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狀貌甚惡欲
羣書札記 卷之一 幸

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以修行南游至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考大戴禮
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
欲以語言取人於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
之家語所載畧同又弟子篇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
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
正無私以取予去就然諾為名皆言貌美獨史記以為
貌寢未知孰是又張華博物志異聞篇澹臺子羽渡河

齋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
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伯河伯
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其卽南遊至江時事耶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世浮沉也
服虔曰射成敗也漢書注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
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乾沒謂無潤澤而取他人也又
曰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按晉書馮統傳買充荀
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三

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則乾沒似作竭力解
又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
而乾沒不已乎沒貪也則乾沒似作貪利解湯傳云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又云湯之客田甲雖
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則湯之乾
沒或亦貪利之意乎諸說紛紛俱似未合又晉書盧循
乾沒一戰似亦作竭力解

鍼石

史記扁鵲傳疾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齊東野語古者

鍼以石為之昔金元起欲注素問訪王雱以砭石答曰
古人以石為鍼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
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砭
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
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

誅全甲

史記衛霍傳驃騎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
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徐廣注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
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漢書慶皇蘭下殺

羣書札記

卷之一

三

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
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案韓非子云矢來有
鄉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于身以備一矢
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則
誅全甲者正謂誅其甲之全者耳非全師而歸之謂也
野客叢書乃以漢書為是史記為誤何也

罽毼

漢書文帝紀未央東闕罽毼災顏師古曰罽毼謂連闕
曲閣也一日屏也釋名曰罽毼在門外罽復也罽思也

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燕鶚演義曰顏注并釋名皆誤按梁浮恩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蓋宮殿簷戶閒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梁而而去又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梁恩畫捲閣闔晨開皆非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梁網彌山此亦謂羅鳥網即梁恩爲網不誤矣又楚詞招魂網戶朱綴刻方連些集注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網之狀即漢所謂梁恩而陳泰之以爲今之亮隔其說是也按梁恩諸說不一或以爲屏則明堂位疎屏是也或以爲羣書札記卷之一

馬牛羊齒已長

漢書南粵王傳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外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母予牝老夫處僻馬

牛羊齒已長猶今謙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正誤今按顏師古云謂老也蓋謂馬牛羊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母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牲貴少壯肥牝故下文云祭祀不修也春秋傳新序皆云馬之齒長矣亦謂馬爾

團焦

北齊書神武帝紀從葛榮徒據并州抵楊州邑人鷹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按裴松之三國志注魏畧曰焦先字孝然結草爲裳自作一瓜牛廬松之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呼爲黃犢先等作團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瓜牛廬據此則團焦者野人所結之團舍也以其爲焦先所作故曰團焦又陳其年詩序攜來笮杖竹無淚以恆斑結就焦團樓未瘦而先紫不知焦團又爲何物也

羣書札記卷之二終

羣書札記卷之二目錄

曾子植羊	五星聚東井	歲在大棣
里名勝母	<small>與顏子不合</small> 黃金滿籬	主臣
彈冠	後來居上	屠牛坦解牛
四皓	於禪	便面
擇其所者	春秋繁露	九子母
子夏木變	水到渠成	邢蓮山
度曲	東陸西陸	迎夢多神
弋者何筮	絕塵不反	獨為君子
度穀	高足	零星
馬加牛加	畫龍不成	肝饗
盧橘	玉樹青蔥	巨靈
天與地杳	周公受秬鬯	足下
天帝醉	雉媒	大谷梨
蕭杙	齒居晉而黃	桐乳致巢
奇相	齧膝	遺風
合歡蠲忿	廣陵散	神女賦

羣書札記卷之二目錄

羣書札記卷之二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及門諸子校字

曾子植羊

劉子新論觀量篇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謂剝羊皮用土種之也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駕以木臍斷便行蓄草至秋可食臍內有種按此淮南子文公樹米曾子駕羊猶為智也陸賈新語文公種米曾子曰羊不任駕鹽車則駕羊似作服牛乘馬解劉子易詳書札記卷之二

駕為植則植作種羊解矣考陶九成輟耕錄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則羊固有種者矣

五星聚東井

北魏書高允傳崔浩別為魏歷以示高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當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王幼學綱目集覽曰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故五星從

而聚之劉歷太白辰星去日卒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并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按劉說似矣然漢高元年歲在甲午而云歲星在東井此不可解也

歲在大棣

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按史記天官書歲陰左行歲星右轉以攝提格歲陰在寅歲星居丑單闕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陰在辰星居亥大

群書札記

卷之二

二

荒落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涖灘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闕茂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此其常也今太歲在午歲星安得在未乎考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午曰敦牂太初歷歲星在東井與鬼故云爾而不知其非也當從天官書為是

按太初歷所用乃六合之法以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此歲合也而以

之考歲星之右轉則非矣嘗見星命家言以子通卯以丑通寅以辰通亥以巳通戌以午通酉以未通申初不得其解既而思之此即歲陰在卯歲星居子之義也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矣

或曰如子之說漢高元年冬十月按漢用秦歷秦之十月今之七月也五星聚於東井非與余曰五星聚井容或有之以為太歲

在午則不合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律歷志漢高即位歲在大棣之東

井之二十六當作度鶉首之六度故漢志曰歲在大棣

群書札記

卷之二

三

名曰敦牂太歲在午不知大棣是何分野答大棣之名不見于十二分野但以漢高即位之年在午考之史記天官書有云敦牂歲陰在午星在酉歲陰者太歲也即所謂鶉首之六度也其云星者歲星也殆所謂大棣之東井二十六度也然則大棣即壽星之垣則星或亦一名大棣但祇見於此更無可考按律歷志鶉首初井十六度中井三十一度終於柳八度則東井之三十二度指度而言之也鶉首之六度指宮而言之也考大棣一名巨蠲巨即大字之義棣當讀大巨蠲二字切音為

棣則大棣乃未宮之分野謝山以為壽星者誤矣山海經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嶼在海中注蓋千里之嶼也未宮之名巨嶼蓋取諸此汲冢周書海陽大嶼其殼專車釋典十二星宮有巨嶼焉

里名勝母 里史記作縣

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李善文選注古有此事未詳此所本考

淮南子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鄒陽書蓋本此考尸

子孔子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

飲惡其名也則此乃孔子事又淮南子曾子立廉不飲

群書札記 卷之二 四

盜泉所謂養志也論語撰考議水名盜泉孔子不漱許

慎說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

積正也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之水本此

黃金滿簾

漢書章賢傳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魯鄒

諺曰遺子黃金滿簾不如一經如淳注簾竹器受三四

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簾者言其多耳非器名

也若論陳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

慎說文解字云簾笮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

簾為簾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簾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正義蓋兩通也案滿簾二字與一經作對自是器名若作盈餘解則失其旨矣蔡說非是文選蜀都賦注簾勝也則以簾作囊解此又一說也

主臣

漢書陳平列傳平謝曰主臣 文穎曰望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蓋康曰主臣主

其擊服惶恐之辭也顏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 陛下

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案三說俱不得其解而文晉

二說尤強作解事考漢書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中

群書札記 卷之二 五

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柙 音邑 師古曰尸臣主事之

也賜爾旂鸞黼黻璋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不顯休命案爾雅釋詁尸主也尸臣主臣也 如太康之

之尸厥官皆 作主字解 主臣二字係下自稱以彼証此極為明析

而師古不一引用反仍文晉謬說何也

彈冠

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師古曰彈冠 言其取舍同也 又蕭育傳育少與陳咸朱

博為友若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

結綬玉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俗云王陽結綬貢禹彈冠合兩事為一事似誤

後來居上

漢書汲黯列傳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案文子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黯之言本此自以或說為長第以為出于曾子豈曾子之逸篇邪抑曾子即文子之訛耶

群書札記 卷之二

屠牛坦解牛

漢書賈誼列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者所排擊割剝皆衆理解也案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注猶鐵則刃游間也莊子庖丁之論蓋本諸此

四皓

漢書張良列傳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師古注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

三口綺里季四口夏黃公或曰當作綺里季夏案後漢書鄭元傳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章懷太子注四皓高帝時也有商則夏字當連黃字不當連季也案四皓俱以姓名傳東園角里綺里疑皆地名而季則其字也若以夏字屬上句則季夏二字非名非姓為不倫矣此固不可以周之八士例也惟夏黃二字皆可作姓第以夏為姓則黃字無着落若以黃為姓則夏字必地名矣竊意夏黃二字與上東園角里綺里一例亦是地名而不係姓則四皓俱不

群書札記 卷之二

於樸

漢書敘傳子文初生棄于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如淳曰穀音構謂虎於樸音塗左故名穀於樸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按於菟二字乃虎字之切音穀楮也西陽雜俎葉有瓣曰楮無曰構不知何以取義于乳

漢書敘傳子文初生棄于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

如淳曰穀音構謂虎於樸音塗左故名穀於樸字子文

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按於菟二字乃虎字之切音

穀楮也西陽雜俎葉有瓣曰楮無曰構不知何以取義

于乳

便面

漢書張敞傳無威儀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顏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其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斜平而下圓圓即今之便面也又匡謬正俗云便面者所執持以平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人所持縱自蔽者總謂之扇蓋轉易之稱平按便面二字切音為扇此切音之以音而兼義者也

詳書札記

卷之二

八

擇其所者

漢書賈誼傳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人多不解按賈子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此其証也又北齊書邢峙傳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亦是此意

春秋繁露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說春秋事得火玉杯繁露清明竹

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或問春秋何以名繁露仲舒今注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重如繁露也仲舒以此名篇猶曰此天子之事也云爾客領之而去周禮大司樂疏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殊未得其解

九子

漢書孝成皇帝帝太子也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土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

詳書札記

卷之二

九

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于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則是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猶覺寮雜記應劭注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按楚辭天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也又劉向列女傳魯九子之母號曰母師安知所畫者非此乎此不足以難仲遠也至應氏以甲觀在甲地此指太子東宮而言非無說也恐丙殿亦是在丙方

耳

子夏本夔

漢書東方朔傳子夏為太常注應劭曰子夏當為夔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錢刻說文統釋自序子夏本夔此離析之失也考師古注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曰以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以為太常此說非也案子夏正知樂者觀樂記魏文侯之問答可見矣則子夏非夔字之訛也師古駁之良是

水到渠成

詳書札記 卷之二
漢書溝洫志韓使水工鄭國開說秦合鑿涇水自中山西底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問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今俗有水到渠成語本此案龍川志諺曰水到魚行則渠成二字又似魚行之訛矣

祁連山

漢書霍去病傳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注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山案祁連二字切音為天焉支二字切音亦為天匈奴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

息矢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皆謂天山也十道志以祁連焉支為二山似誤

度曲

漢書元帝贊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入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大各反野客叢書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釋西京賦乃度次之度音杜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可以為證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按楚詞大招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謨只此正形容度曲被歌之妙則漢書贊度字正宜作去聲讀師古之音非也

東陸西陸

後漢書律歷志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考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杜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觀而出之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熱出而用
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南方蓋日躔右行自北而西而
南而東故冬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其
序本如是也自司馬彪續漢書誤作日行北陸謂之冬
東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西陸謂之秋後人不察因而
仍之如張景陽雜詩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郭景純
遊仙詩葦收清西陸朱義將由白皆誤也案漢書天文
志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
群書札記 卷之二 三

迎婆娑神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
歌為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困學
紀聞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

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案婆娑迎神即婆娑樂神其
云迎婆娑神者乃倒字法非誤也古文每有此種句法

弋者何纂

後漢書逸民傳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言其違
患之遠也注纂字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纂宋衷曰纂取
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
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今人謂以計數取物謂纂纂亦
取也李善文選注今纂或為慕誤也張九齡咏懷詩今
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此用慕字之始

群書札記 卷之二

三

絕塵不反

後漢書逸民傳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注引韓詩外傳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則作反字解昭
明文選作絕塵不及注莊子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瞳乎
若後耳司馬彪注言不可及也則作及字解二義皆通
而反字之義較長

獨為君子

後漢書黨錮傳張儉亡命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
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遠伯玉恥獨為君子又謝承後漢書劉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南陽太守行過於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遠伯玉恥獨為君子案此語未詳所出考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是澹臺滅明之行非遠伯玉也若南唐鍾離君與許令事則襲用後漢語耳

度穀

後漢書崔駰列傳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中有句云顏回明仁於度穀注云未詳案韓詩外傳孔子見客客去都書札記卷之二
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願矣其口仁則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達旨所用卽此事也穀字以音則玉字之訛以形則穀字之訛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或云此是人名與下程嬰顯義於趙武對看則上文如原衰見廉於壺殮宜孟收德于束脯吳札結信于邱木等句原不盡是人名耳

高足

後漢書鄭元傳元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于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案世說新語文學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受而已高足二字蓋本此也

零星

詳書札記卷之二
後漢書東夷列傳高句驪其俗好祠鬼神社稷零星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故以辰日祠于東南也按零星二字切音為辰此古真青之所以通也猶曰辰星云爾祠于東南者因其方也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可發一哂

馬加牛加

後漢書東夷列傳夫餘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

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案以音名宵殊不雅馴其實即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之類也又高句驪凡有五族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等名注古鄒大加高麗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餘無解

畫龍不成

後漢書馬援傳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孔僖傳所謂畫龍不成反類為狗者龍字殊不可解野客叢書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余謂此非誤

羣書札記

卷之二

去

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芬後周書引草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按此說甚新然同一儒林傳劉昆虎渡事何以不諱此不可解也

風俗通曰衆心成城俗說曰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盡也又曰郭或謂之郭郭者亦大也

肝蠶

司馬相如上林賦肝蠶布寫司馬彪注肝過也芬芳之

過若蠶之布寫也李善注說肝蠶布也顏師古漢書注肝蠶盛作也寫布也皆言香氣發越耳後人用之祭祀或以為誤按揚子雲甘泉賦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臯搖泰一肝蠶豐融懿懿芬芬已作其香始升解矣後人用之祭祀蓋本此也

盧橘

司馬相如上林賦盧橘夏熟應劭注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注此雖賦上林博別異方珍奇不係于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案呂氏春秋本羣書札記

卷之二

七

味篇伊尹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權焉應劭所引伊尹篇即此也楊升菴集上林賦盧橘夏熟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然補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案郭璞注今蜀中有結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又史記索隱按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

熟是盧橘之說亦不一矣要其非枇杷則無疑矣

玉樹青葱

揚子雲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李善注引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左太冲三都賦序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百年木也楊震關輔羣書札記卷之二 六
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為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則太冲之訊未為當矣

巨靈

張平子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崩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蹠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崩肩作力之貌也樂道甲開山圖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與元氣齊生為九元真母

上寶搜神記二華之山蓋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

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跡于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崩肩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又郭憲洞冥記惟有一短人愛悅于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即此事也蓋巨靈之名則同而大小迥異矣

天與地杳

揚子雲羽獵賦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一作杳也應劭注顏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匝徧也謂苑囿之大遙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懸遠也說者反以杳為杳解云重杳非惟乖理蓋以失韻案杳字與月字不叶杳字與上鎬道草為韻考陶淵明詩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杜少陵詩尚書氣與秋天杳則顏說是也
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
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
白狼而夷狄賓案周公受秬鬯見書洛誥而臣鬼方事
未詳所出考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
洛鬼戎沈約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
命為伯此為近之然子淵所指明是周公不是王季且
竹書出晉世亦不可以證漢文也文王事見春秋緯武
王事見尚書緯宣王白狼事亦未詳所出姑存之以俟
考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
羣書札記 卷之二 下
不至正與此反案宋書符瑞志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
服亦不知其何所本也

足下

李陵答蘇武書子卿足下李善文選注引蔡邕獨斷曰
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
而告之因以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殿下
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案劉敬叔異苑介
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柎木哀嗟伐而製屐每
履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悲夫足下足下之稱將起于此

則小說家言矣

天帝醉

張平子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
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鵠首善注
虞喜志林曰嘒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
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嘒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六
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畫隕黔首
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旁居
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嘒所云蓋即此讖也而金誤二字
羣書札記 卷之二 下
殊不可解庾子山哀江南賦以鵠首而賜秦天何為而
此醉蓋用此也又述異記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
頃刻皆化為石嘒言得無指此歟

雉媒

潘安仁射雉賦方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善射聊以講肄
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徐爰注媒者少養
雉子至長狎人能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
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
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案西京雜記茂陵文園

陽水瑯邪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雉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鑽厠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歡娛也則當時之風尚可知矣

大谷梨

潘安仁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李善注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惟有一樹大谷未詳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梨青梨芳梨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瀚海梨東王梨紫條梨潘賦本此此亦足以證西京雜記非吳筠之偽庾子山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亦本於此杜少陵詩杜酒何勞動張梨不外求蓋用潘句也

蕭杙

于令升晉紀總論目三公以蕭杙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李善注于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杙未詳案高士奇天祿識餘晉書總論云目三公以蕭兀注謂蕭然自放兀爾無名

齒居晉而黃

稽康養生論頸處險而瘦見淮南子齒居晉而黃善注考陸

佃埤雅釋木世語噉棗令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案史記貨殖傳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以邑晉地也

桐乳致巢

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善注枳木名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莊子逸篇空門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庾子山華林園馬射賦桐垂細乳蓋用此也

羣書札記 卷之二

奇相

郭景純江賦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注江神謂之奇相考張唐英蜀檣杙將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沈江而死為此神即今江濱廣廟是也据此則奇相與湘君皆水神皆女子也

齋膝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駕齋膝乘且漢書注孟康曰良馬低頭曰至膝故曰齋膝又選注應劭曰馬怒有餘氣

故鬻膝而行也張晏曰鬻膝乘且皆良馬名駕則且至故以為名按魏志方伎傳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鬻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此亦一鬻膝也而良惡迥異矣

遺風

又云追奔電逐遺風注遺風風之疾者也按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注馬行迅謂之遺風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翮銅爵神鳧則奔電遺風皆馬名也

合歡獨忿

稽康養生論合歡獨忿萱草忘憂按博物志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合歡獨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續博物志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孫思邈有黃昏散注云黃昏木或曰合歡合昏夜合花陳無已云採囊一試黃昏湯草部木部黃昏為二物郭璞尋宮槐晝日晝合而夜舒布也江東有木與此相反俗因名合昏又云

孫思邈以合歡為萱草稽叔夜合歡獨忿萱草忘憂兩物也又云諼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名醫別錄萱草今之鹿葱也風土記云姪婦佩其花生男也案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身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稽康種之舍前則木部者是寶叔向詩夜合花開香滿庭則草部者是也

廣陵散

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善注閱洪琴賦曰汝南古曲張女哀彈然蓋古曲未詳所起按晉書羣書札記

卷之二

蓋

稽康傳初康嘗遊乎西洛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氏後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靳之廣陵散于今絕矣沈存中曰盧氏雜說云韓臯謂稽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凌母邱儉輩皆自廣林敗散言魏之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慘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

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
曲名明矣兼韻會載琴曰廣陵散寒字韻據此則散亦
可讀平聲也
按此條見夢溪筆談近刻文選者第舉綱目集覽以為
王幼學云云誤也

神女賦

姚寬西溪叢語云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
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
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
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

羣書札記

卷之二

美

文選本玉王錯誤按高唐賦有對曰神女賦無對曰故
後人遂以玉夢為玉夢然下文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
則王夢之為玉夢無可疑者何義門云今成語又
本沈存中補筆談

羣書札記卷之二終

羣書札記卷之三目錄

銀手如斷	及日	地圓
蒿柱	鞠則見	蟬游有殷
九宮	鳴龜曳銜	正則靈均
禹麾	采薇	封豨
憚青兕	黃棘	九折臂
楚些	啟棘賓商	女岐 <small>與九子母堂 合</small>
姬隅	元之妹	軒軒霞舉
茗柯	江廣	爾馨
僧之董狐	漁山樵水	阿堵
披沙揀金	一弦	坐隱手談
虺瓦弔	何乃洵	茗竹 <small>與茗柯當合</small>
末下鹽豉	冰衿	衛莊
將軍蓋	風吹蒼江樹	收珠南海
豆子熟	五雲高太甲	夕葵
杜位宅守歲	胡奴	况余白首
天闕	鐵馬汗常趨	花雜雲輕
丙穴	鳩片詩	壽我腸

昏蘇

槐葉冷淘

坐人衣

功曹

何顛

春睡美

禿節

黔突煖席

胡奴 見本卷

合歡 合上卷

羣書札記

卷之三 目錄

二

羣書札記卷之三

古虞朱亦棟 原名 學

及門諸子校字

銀手如斷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
下交銀手 當是乎字之誤 如斷是卜商之行也盧辯注銀廉鐸
也如斷言便能殊不可解案此疑即易所謂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者也說文銀白金也以銀作金解其義甚明
又家語弟子行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
卜商之行也按此即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意戴記
羣書札記 卷之三
所云如斷或即家語所謂若截耳

及日

大戴禮本命篇婦人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盧注專其志且遠嫌 不百里而奔喪 注
言及日故 按及日猶言逮日 禮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謂女子有行
必及日未入而還也考奔喪之禮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据此則百里而奔喪
者男子之禮非婦人之禮故曰不百里而奔喪也或云
不百里据注當是不見星之訛則雖奔父母之喪亦仍

不以夜行耳此其所以異於男子也此其所以爲遠嫌也及日或作日及疑誤嚴陵方氏曰遠日者及日也於日未沒之時爲及日矣

地圓

古語天圓地方案天文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是天圓而地方也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是天圓而地亦圓也虞喜安天論云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是亦以地爲圓矣後世天文家以地爲地球詳見羣書札記皆以地爲圓不以地爲方者也考曾子天圓篇單居離問于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盧辯注人首圓足方繫之天地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諦也其道曰方一日員謂水也道曰方圓耳非形也則地圓之說自古而已然矣

蒿柱

大戴禮明堂篇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竹書紀年沈約注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扛則蒿之堪爲柱也信矣俗語云村中無大樹蓬蒿當雀杆蓋淺見寡聞之言耳

鞠則見

夏小正鞠則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金仁山云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所見者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蓋謂菊始苗九日榮鞠則菊花也黃崑圃曰鞠星蓋黃星也舜時黃星見或夏后時亦有之金氏以鞠爲菊恐正月非菊苗時也顧桐陰集解云黃星是瑞應豈得入紀侯之書至傳云歲再見亦未詳仁山以鞠爲菊正與采芸相類謹闕疑可也案小正書正月鞠則見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八月辰則伏共五條書法正同則傳所云星名者是也但不知其爲何星爾考詩噤彼小星三五

在東毛傳三心五噶四時更見鄭箋云星在東方三月時也噶亦作味爾雅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疑鞠星乃噶星也若以鞠為菊則如圃有見非時有見穉圃有見杏等句書法皆不類矣

蜉蝣有股本作浮游

夏小正蜉蝣有股傳曰股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亦有見也浮游爾雅作蜉蝣黃氏曰能浮水上而游故謂之浮游顧桐陰集解云股猶衆也見其衆而知其為五月矣案股字當作衣字

羣書札記 卷之三

四

解考詩曹風一章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二章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三章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則小正所云有股卽有衣也案中庸壹戎衣鄭注衣讀如股聲之誤也齊人言股聲如衣壹戎衣者言一用兵伐股也据小正則股聲如衣不獨齊人之方言矣中庸讀衣為股小正讀股為衣故曰股字當作衣字解

九宮

大戴禮明堂記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法記用九室謂數以明其制也考易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

云大乙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而終於離宮也按此卽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者是

羣書札記 卷之三

五

鴟龜曳銜

集注鴟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鮫死爲鴟龜所食鮫何以聽而不爭乎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鮫聽鴟龜曳銜之事而敗其事然無稽之談亦無足答矣按搜神記曰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頽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

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按淮南子曰鯀作九仞之城意當日鯀之築城必有與此事相類者故天問云爾然不可考矣

正則靈均

楚詞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注正平則法靈神均調也按此乃切音之法正則二字合音為平靈均二字合音為原正平同韻而均原不同韻者此即真韻轉文元之法也後儒不知古人切音之法第以字義疏解陋矣

羣書札記

卷之三

六

禹麾

楚詞大招直羸在位近禹麾只注直羸正直而才有餘者禹麾朱子曰未詳或曰近禹之指麾用人也案史記栢翳與禹平水土賜姓羸氏其後為秦此直羸蓋指伯益言以喻強秦已服猶虞賓之在位伯益之贊禹也云爾屈子此語致有深意而注家殊不得其解

采薇

楚詞天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注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至回水之上因而得鹿其家遂

以昌熾然一女耳有何關係乃令得鹿而祐之乎何此女之徧萃其喜乎案譙周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孝標辨命論夷叔斃淑媛之言是也又列士傳夷齊隱于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柰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此雖不經之談然于天問却合若舊注云云真不堪一笑也莊子二羣書札記 卷之三

七

封豨

楚詞天問馮珧利玦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注馮挾也珧弓名也玦射鞬也封豨神獸也后帝天帝也言羿射封豨以其肉享天帝而天帝不順羿之

所為也帝既生羿使之得意滿志射豨獻媚何以帝又不若之乎此不可解也案此條與論語南宮适所問正同謂善射如羿而卒不得其死也考左昭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襲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此封豨即伯封也其云獻蒸肉之膏者即左襄四年魏莊子所云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者是也舊注隨文解義殊不得其旨

憚青兕

羣書札記

卷之三

八

楚詞招魂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考呂氏春秋至忠篤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百倍之人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典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于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

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府果有乃厚賞之招魂所云正用此事憚有戒心也即屈子事君致身倦倦不忘之義也舊注云憚負矢懼而走也從兕索解似未得屈子之意案荆哀王宜作楚莊見說苑立節篇但彼又以隨兕為科雉耳

黃棘

楚詞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也言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洪慶善曰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往來天地之間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故也初懷王二十五年與秦盟于黃棘史記楚世家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于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客死于秦今頃襄任用姦回將亡國是覆施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吳仁傑離騷草木疏云按借光景以往來猶離騷經聊假日以媮樂逸注云神光電影非是又以黃棘為棘刺而不知所據今按山海經苦山有木焉名曰黃棘案宋刻脫此黃華四字今訂補而員葉其實如蘭離騷草木多用山海經九章蓋取諸此地名之說誤也本草木部有赤棘白棘唐本註引切

羣書札記

卷之三

九

韻曰棘小棗也花葉莖實俱類棗嘉祐圖經云枸杞一名仙人杖而枸杞有針者一名枸棘今此所云黃棘以黃華得名又其實如蘭則用為馬策者特取其香耳不以刺為嫌也唯椒亦然案斗南駁王汪確有根據第在策二字不無微意則補注引史記以黃棘為地名正未可厚非也

九折臂

左定十三年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詞九章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一用易之豐卦一用羣書札記

楚些

幼讀楚騷些字不得其解考夢溪筆談楚詞招魂尾句皆曰步蘇簡反今夔峽湘湖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啓棘賓商

楚詞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注訓練為陳訓賓為列謂商為五音之尚洪典祖補注以為急相符契以

賓客之禮而作是樂朱子辨證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則是當時別本此書亦誤作嬪故或曰因以商為說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按賓商疑指商均言虞以丹朱為賓夏以商均為賓猶后嬪之言虞賓在位也若山海經所云恐不足為據耳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朱子集注屠母疑亦謂淮所說禹治水自化為熊以通輻輳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慚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羣書札記

女岐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集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釋氏書有九子之說初漢書注九子母或云卽女岐也

媿隅

世說新語排調郝隆爲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攬筆便作一句云媿隅躍清池桓公問媿隅是何物對曰蠻名魚爲媿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也案媿隅二字合音爲魚亦切音之法也

元之妹

羣書札記 卷之三

七

世說新語賢媛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元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王敬美云此豈女弟待兄言註誤妹當爲妙案王江州卽王凝之夫人卽謝道蘊過卽謝元小字下條明云謝遏絕重其姊張元常稱其妹則妹字乃刻本之訛非孝標之誤也王以爲註誤過矣

軒軒霞舉

世說新語容止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又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朝軒

軒如朝霞舉案開天遺事元宗召李白便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正用世說語也

茗柯

世說新語賞譽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劉本注言茗之枝柯小實非外博而中虛也楊用修曰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膚立當是茗柯之反案茗柯二字初不得其解既而思之此亦切音之法也當從注作茗打頂等茗打二字合音爲梗楚詞橘頌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意正相合或者以羣書札記 卷之三 七 王右軍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遂改茗打爲茗柯未可知耳然茗柯字亦自佳

江廡

世說新語賞譽裴令公曰見傳蘭碩江廡靡所不有王敬美曰據晉史作注翔蓋注字之訛而爲江翔音訛而爲廡也然注翔亦甚費解案江廡二字無所考惟逸周書作維解有堤唐山廡孔見注山廡謂廡蓋山雲豈江廡爲山廡之訛耶抑唐廡之誤耶若晉史作注翔則直作注洋解耳姑存之以俟考

爾馨

世說新語品藻王丞相云見謝仁祖語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何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耶劉本注有尊謝舉何之意案賞譽篇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又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桓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據此則所云正自爾馨者謂正得入意中所欲言此羣書札記 卷之三 十四

重之之辭非輕之之辭也王敬美云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未是令人得上謂猶得駕乎其上也劉會孟云得上亦足以發非是又方正篇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送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句如馨地劉會孟曰如馨即如此寧可鬥戰求勝又語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則皆作如此解也

僧之董狐

世說新語于寶向劉眞長敘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鬼

之董狐案酉陽雜俎具編魏李騫崔劫至梁同泰寺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此亦可資笑談之一噓也

漁山樵水

世說新語排調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案古樂府有枕石漱流之句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王敬美曰誤語乃得佳遂為口實此王子敬畫蠅也宋羣書札記 卷之三 十五

景濂竹溪逸民傳逸民謂其友曰吾將漁于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此語乃真可與漱石枕流作對也

阿堵

世說新語規箴王夷甫雅尚元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劉須溪注阿堵物猶言這箇物非以名錢楊升菴云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曰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人曰這箇

也案世說新語文學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謂理只在眼睛前也又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謂傳神只在眼睛中也則所云阿堵物者亦謂眼前物耳今俗語猶有眼睛前頭之說即此意也須溪升菴之說似猶未的耳晉書王衍傳作舉阿堵物却

披沙揀金

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韋書札記 卷之三 披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文若披沙簡金往往見寶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披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紀曉嵐庚辰集云按舊注皆引此文然唐試此題乃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材為韻李程席夔張仲方三賦皆以求賢立意疑別有所出今不可考案開天遺事明皇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唐人賦蓋本諸此所謂求寶之道同乎選材者也

一弦

世說新語注稽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此與陶淵明蓄無弦琴每醉輒撫弄以寄其意皆千古韻事也又列仙傳太真王夫人王母少女玉卮也每彈一弦琴即百禽飛集時乘白龍周遊四海此又一一弦琴也

坐隱手談

世說新語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韋書札記 卷之三 劉注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金樓子初堯教丹朱碁以文桑為局犀象為子按瑯嬛記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鬼陣相攻後人因名碁曰鬼陣此與手談雅語正相反也續博物志語林云王中郎以圍碁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碁聖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人或訛其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碁聖之稱其以是乎

虺瓦弔

世說新語輕詆蔡伯喈瞎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
折王右軍開大噴曰三祖壽一作樂器也瓦一一作弓孫
家兒打折劉會孟曰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笛也瓦弓若
非地名卽不祥短命按也瓦弓當是晉人之辭考裴淵
廣州記曰弔蛇頭鼉身水宿亦木柄俗謂曰弔膏至輕
利以銅瓦器貯之浸出而惟雞卵盛之不漏治諸毒絕
驗也此爲近之弔一名吉弔

何乃洵

世說新語排調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

羣書札記

卷之三

六

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

劉注吳人

劉旣出入問王公

云何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胡文英吳下方言考
何虛問之辭那洵猶如何也吳中呼若何爲那洵按集
韻洵與滯同冷也吳人謂之洵說文解字冷寒也楚人
謂冷曰滯當從孝標之說爲是

茗竹

世說新語賞譽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柯一作打胡

文英吳下方言考茗竹到底也到頂也吳諺謂至極爲

茗竹按晉書山簡傳酌酒無所知酌亦作茗竹醉甚

也文英之說良是此茗柯字其爲茗竹之訛無疑詳見
前條

末下鹽鼓

世說新語言語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
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曰有千里葍羹但未下鹽
鼓耳劉會孟曰最得占對之妙言外謂下鹽鼓美尚未
止此第語深約可以意得難以俊賞耳王敬美曰千里
湖名今志猶可考陳志華曰晉書千里葍羹未下鹽鼓
或云謂千里末下是葍鼓所出之地張鉅山詩一出修
羣書札記 卷之三 九

冰衿

世說新語規箴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
之後詣王丞相丞相曰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噴冰衿而
出不得一言王敬美曰冰衿二字切音爲噤謂寒戰而

日不能言也凌氏之解得之

衛莊

杜赤霄行皇孫猶曾困蓮勺衛莊見貶傷其足注衛當作鮑左傳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按左哀十七年衛莊公踰於北方而隊折股則傷足矣上文用皇孫事此當用衛莊事但不知其何所指耳

將軍蓋

杜少陵修水筒詩詎要方氏符何假將軍蓋草堂作佩趙曰

羣書札記 卷之三

辛

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按東觀漢記耿恭為校尉居疏勒匈奴來攻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一作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拜有頃非泉噴出據此則草堂作佩者是也或云蓋當作拜亦通

風吹蒼江樹

杜詩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朱子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極陰盛常雨

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按杜上漢中王詩杳杳東山攜漢妓冷冷修竹待王歸滄浪詩話云疑是攜妓去亦以去對歸也寰宇記印都縣漏天秋夏常雨棘人道有大漏天小漏天梁益記雅州西北有大小漏天時公居梓州正在其東故曰鼓角漏天東也

杜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詩天寒白鶴歸華表

日落青龍見水中注引搜神後記丁令威化鶴歸集城

門華表柱事按異苑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

羣書札記 卷之三

辛

鶴於橋下語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於是飛去此句切

橋下句切竹橋也

收珠南海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按李善文選注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少陵蓋本此也考通鑑綱目代宗廣德元年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或以自平為宮名者誤也

豆子熟

杜少陵別贊上人詩楊柳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杜詩詳註華嚴疏鈔云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煖氣色尋便出上按傳燈錄馬祖謂大梅和尚梅子熟矣亦即此意

五雲高太甲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巖滄浪詩云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考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

羣書札記

卷之三

圭

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象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按少陵此句明川王子安語則巖滄浪之欲改甲為乙者妄矣楊升菴云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姑闕疑以俟博識可也

夕葵

杜少陵詩負米力葵外讀詩秋樹根蔡夢弼注力一作夕劉須溪云力葵固不可解夕葵亦晦案陸士衡園葵詩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則夕葵二字原有出處所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也

杜位宅守歲

杜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戎一作咸千家注王洙曰晉王戎字濬冲阮藉與戎父渾為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黃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注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樵馬聞誼謹正用公此詩也案竹林七賢論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

羣書札記

卷之三

圭

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黃注所以云不應用父子事也按南史王鎮之傳王思遠王晏從父弟也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遠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阿戎思遠小字則阿戎二字正是從弟杜未嘗誤用也如功曹非復漢蕭何乃解者自誤耳

胡奴

杜少陵示獠奴阿段詩會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趙注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僅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奴

者陶侃之子名其干阿段似無干按劉敬叔異苑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杜蓋用此

況余白首

杜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尉歧問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瀾頓挫獨出

羣書札記

卷之三

五

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泊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余唐詩三百首云疑是晚餘之訛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忼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鄰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案況余二字承余尚童稚句來多少感慨若作晚餘二字指公孫大娘說則玉貌繡衣晚餘白首竟成何語耶

天闕

杜少陵遊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剗會孟曰臥字可虛可實用天闕高渾若天闕天淵豈不牽強乎蔡夢弼注引蔡條西清詩話荆公云天闕當作天闕對雲臥為親切語林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按是劉貢父問之曰直是怕他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此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此為的解楊升菴云章表臣詩詩話據舊本作天闕引史記以管闕天之語其見卓矣今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祕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羣書札記

卷之三

五

鐵馬汗常趨

杜工部行次昭陵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楊升菴集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為賊賊以為官軍相持久之忽不見是日昭陵內石馬皆汗流杜詩蓋用此也

花雜雲輕

杜少陵詩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遠一作雜案此用
邱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雜花生樹句則雜字為是
且以遠字對輕字則輕字對上讀謂雲氣縹緲處處見
山也以雜字對輕字則輕字連下讀謂春山吐雲處處
皆輕也雜字輕字乃為花而非為樹寫雲而非寫山此
唐人詩法也

丙穴

杜少陵詩魚知丙穴由來美千家注王洙曰左太冲蜀
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北有魚穴

羣書札記

卷之三

庚

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鄒
善良曰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
尺有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或
以為魚以丙日取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人耶黃鶴曰
印州太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柏枝山有丙穴
出嘉魚興州順政縣丙水出穴丙穴穴口濶五六尺有
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案水經注丙水上承出丙穴
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日向丙故曰丙穴故
為明析又本草綱目陳藏器曰左思蜀都賦嘉魚出於

丙穴六臣注云魚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魚豈能
擇日出入耶按抱朴子云燕避戊巳鶴知夜半魚豈不
知丙日乎此又一說也

鳩芹詩

杜少陵詩炙背可以獻天子野人由來知美芹蓋用列
子也案二老堂詩話蜀人縷鳩為膾配以芹菜或為詩
云本欲將芹補那知弄巧成鳩芹二字甚新弄巧成三
字不可解大約言鳩性拙也

毒我腸

羣書札記 卷之三
杜少陵夏夜歎永日不可暮爰蒸毒我腸按徐陵玉臺
新咏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皇時未通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此堂有豔淑女在此
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少陵毒我腸本
此或改毒字為愁字者誤也

屠蘇

杜少陵槐葉冷淘詩願隨金腰裏洙曰走置錦屠蘇家
注修可曰屠蘇字或作瘡蘇玉篇云瘡瘡菴也通俗文
屋平曰瘡瘡廣韻云瘡瘡草菴又屠蘇酒蓋昔人屠瘡

蘇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謂屋也古樂府插腰銅七首障日錦屠蘇楊升菴集蕭子雲雪賦曰韜翠恩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于圓池終亭華於芳井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魏略云李勝為河南太守羣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憤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案屠蘇二字切音為廬則屠蘇之為屋也明矣

槐葉冷淘

猗覺寮雜記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令合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又東坡云青浮卵盤槐牙餅紅點冰盤藿葉魚槐芽冷淘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

坐人衣

杜少陵詩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或曰坐字指螢語謂坐人衣上也坐字巧甚案坐人二字疑連

讀坐人謂在坐之人耳若以螢為坐衣則太纖矣此與黃鶯並坐交愁濕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故不同也

功曹

杜子美詩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中山詩話曹參嘗為功曹而杜詩云蕭何誤矣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墨莊漫錄前漢高帝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按吳志江表傳孫策謂虞翻曰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是亦以蕭何為功曹也

何陋

杜子美上兜率寺詩庾信哀雖久何陋好不忘劉注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胤耶胤侈于食味周顒勸之食菜應作周顒緣出處姓誤蔡夢弼曰何陋疑是周顒何離後漢黨錮之輩周顒常奉佛食菜考之南史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陋免與孤之句豈亦誤耶按唐書藝文志有何陋傳一卷老杜所用或在於此姑闕疑焉可也

春睡美

杜子美偃側行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坡詩云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蓋本諸此

禿節

杜少陵詩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歸竹坡詩話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梁乃是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為正也按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後漢書張衡傳蘇武以羣書札記 卷之三 禿節效貞禿節二字本此

黔突煖席

杜詩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注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按淮南子修務訓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高注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濕汲汲於行道也注易孔墨二字誤考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班孟堅答賓戲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皆本此也

胡奴

杜少陵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顧安武曰陶侃胡奴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乃侃子範小字非奴也或曰當作陶峴胡奴事見甘澤謠陳廷敬曰陶侃奴見偽蘇注及異苑薛夢符已辨其妄謬然其事卒不知所出舊有臆解陶侃或是陶峴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入號水仙有崑崙名磨訶善泗水後峴投劍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落裂浮于江水上峴流涕迴樞賦羣書札記 卷之三 詩自序不復游江湖峴既公同時人其友又公之友吳事新聞故公用之耳侃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因改作侃也按陶侃胡奴事以偽蘇注所引故并異苑而疑之然異苑不可信袁郊甘澤謠獨可信乎陶之子名胡奴陶之童有胡奴不必以此而疑彼也

合歡

杜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合歡却笑千年事羅石何時到海東劉須溪曰如此用合歡事不可解趙次公云合歡橋落成而聚客歡飲笑者笑前人之勞而無

按成擬合歡二字疑是合觀之訛以題上原有觀字也不
必曲解

羣書札記卷之三終

羣書札記

三

羣書札記卷之四目錄

大戴禮序 犧尊 中文尚書

二十八篇 連山歸藏 蓍一足

小人鼓缶有誤 距人從 乃衣瓜

始用暢 反玷謂之埤 畢方

涇清渭濁 畢方見本卷 日用折平

黍禾蠅蠅 鴟賦 女嬰

掌夢 反玷見本卷 匏瓜

月采 渠挈 伯都

羣書札記卷之四目錄

諧聲 犧尊見本卷 果下牛

采恩見一卷 猶軸轉斛 草淺獸肥

羊質虎文 耜耕 馬一匹

趙李相經過 毛嬙 享帚自珍

坑儒 炙穀過 乘震執規

智囊 厠諭 當虛

羣書札記卷之四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大戴禮序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十四卷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

羣書札記

卷之四

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于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設及保傅則見于賈誼疏問與經子同者尚多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元吉書芹按大戴禮八十五篇自三十九篇起至八十一篇止首缺

三十八篇中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末缺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四篇共缺四十六篇與小戴所取之數正合雖哀公問投壺二篇複出要其為小戴之所刪無疑也考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芹按大戴禮八十五篇小戴禮四十六篇合之為記百三十一篇又大戴八十五篇除小戴禮四十六篇得多三十九篇藝文志所云指此也第不知孔

羣書札記

卷之四

氏學七十篇者為何等耳以愚度之大約如孔子家語之類今所傳者四十四篇其文多與大小戴相出入也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今所傳家語十卷疑即藝文志所云孔氏學者非王肅偽撰也毛西河經問禮記無戴聖集成之事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禮記似無與焉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元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

鄭元作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凡數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為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荒唐甚矣且戴聖所

羣書札記

卷之四

三

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為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此皆當闕之以俟後此之論定者故曰戴聖集禮記未敢信也

芹 按漢書儒林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

君德號大戴爲信都大傳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

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故世以八十五篇

爲大戴所刪四十六篇爲小戴所刪而不知二戴所傳

乃儀禮非禮記也考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師古曰愈與愈同愈勝也愈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則二戴所傳其非禮記明矣然則大戴八十五篇小戴四十六篇合之爲百三十一篇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非二戴之所刪也

儀尊

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儀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儀

羣書札記

卷之四

四

請如莎莎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莎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其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阮譔三禮圖云儀尊畫以牛形芹按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据此則犧尊以木爲之但未知其象鳳形象牛形耳又莊子馬蹄篇純朴不殘孰爲犧尊

中文尚書

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建夏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
侯勝歐陽和伯也 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
文尚書考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常寶愛之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
何意東海惠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
於是古文遂行芹按漆書古文非孔壁古文也劉陶中
文尚書所云古文是正者或即杜林之漆書歟

二十八篇

孔叢子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曰曩惟聞尚書二十八篇
羣書札記卷之四五
取象二十八宿何國古文乃自百篇邪芹按伏生書二
十九篇今云二十八篇者以去偽泰誓一篇也考史記
周本紀所載漢書董仲舒傳所引皆偽泰誓篇語今其
軼猶見尚書大傳

連山歸藏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鄭注連山是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
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賈疏連山易其卦
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納于

山故名易為連山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
不歸而藏于中故名為歸藏也必以三者為首者取三
正三統之義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殷以
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
故以艮為首也芹按連山即兼山也以為山出納雲日
夜不止注與疏皆支離矣考鄭氏易贊云夏日連山殷
日歸藏此為定說皇甫謐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
人因黃帝曰歸藏則兼而用之彼蓋以連山為烈山氏
故易必戲為炎帝也然則歸藏何義矣若宋人偽三墳
羣書札記卷之四六
以連山易為伏犧氏歸藏易為神農氏乾坤易為軒轅
氏怪妄之甚

困學紀聞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
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芹按連山歸藏漢書藝文
志無之隋書經籍志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真撰
唐書藝文志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考隋書
劉炫傳時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
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然
此非桓譚所見也連山易不少概見歸藏則山海經注

時有之不知譚所謂八萬言四千言者果何据也抑桓譚新論四字亦後人偽托耶

夔一足

孔叢子魯哀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于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莊子逸篇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踴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子子矣

羣書札記

夔卷之四

七

小人鼓缶

連叢子鮑彥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子豐曰君子樂醜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足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于世

片

按文子上德篇君子有

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淮南本此

鹿人從

夏小正八月鹿人從傳曰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幽居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放于內率之也

羣書札記

鹿卷之四

八

乃衣瓜

夏小正五月乃衣瓜傳云乃衣瓜瓜乃當作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

片

按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即小正之所謂衣瓜者也鄭元周禮注云巾猶衣也故以衣飾車曰巾車

始用暢

夏小正正月初歲祭耒始用暢

暢本音暢音暢

為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

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芹按古暢字與鬯字通禮雜記暢曰以柶杵以楮孔疏暢鬱鬯也柶柏也楮桐也謂以柏爲曰以桐爲杵擣鬱鬯也則暢之爲鬯也明矣

反坫謂之埽

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埽考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坫上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于坫上于西階

羣書札記

卷之四

九

上拜主人于阼階上若拜賓于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于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于坫上者文不具耳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孔疏坫以上爲之明堂云反坫出尊則坫爲尊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于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于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于兩楹間故其坫在兩

楹間云兩君相見主君既獻于反爵焉者謂于此坫上而反爵焉雜記芹按黃氏日抄云反坫鄭注謂坫在兩

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圍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在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于坫明堂位載廟位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季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東西高卑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于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麒麟院牛羊司與凡營壘多於臺門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爾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異於經典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歟若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

羣書札記

卷之四

十

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据此則廣雅所云反坫謂之坫者與爾雅東西牆謂之序境謂之坫其義正同皆指宮室言也按上虞禮云饌于西坫上鄭注云坫在堂角郭注爾雅云在堂隅本此賈疏云坫有二若明堂位云崇坫亢圭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坫之等在廟中有之以充反坫之屬此言坫者皆據堂上角為名故云堂角也据此則鄭氏之注論語不知別有據否而其所云坫在堂角者此即廣雅所稱反坫也已

畢方

澤書札記 卷之四

十一

郭景純山海經序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願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裳西山經章莢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漢武故事有獻獨足鶴者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也海外南經畢方鳥人面一脚
又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竅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本在

開題西北郭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蹤裸被髮反復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為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矣

又海外南經長臂國在焦僂東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願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即此長臂人衣也按魏志王願討高句麗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里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通不食而死所謂兩面之客也

涇清渭濁

按涇渭二水向以為渭清涇濁與清濟濁河併為一談

牢不可破久矣近人著涇渭二水考以為涇清而渭濁
渭清涇濁向屬傳訛予詢之友人亦云考辛氏三秦記
及山海經注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并頭山東南經新
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
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于河未嘗指涇水為濁渭
水為清也惟史記河渠書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則涇
之濁可知郭子儀奏雍州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則渭之
清可知唐獨孤綬涇渭合流賦涇如經也自北而南流
渭若緯焉從西而東注至清者渭至濁者涇惟清也
羣書札記 卷之四 圭
物之道著惟濁也含垢之義形則鑿鑿言之矣 芹
按程大昌禹貢論舊說云河濁濟清濟之南出也清是以知
其能截河似是而非今世兩水之交清濁未嘗不會固
嘗見少變於多矣未嘗見多變于少也涇比渭差小於
其會也則已曰涇以渭濁矣孰謂濟能亂河而南鄉能
復清乎按泰之之論濟水未為定論其以涇方濟以渭
比河則確以清者為涇濁者為渭矣然後知史所云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者乃涇渭合流之水而非涇水之本
然也即詩所云涇以渭濁者乃涇之清以渭而濁而非

涇之濁以渭之清相形而見也說詳詩札記

畢方

山海經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自喙名曰畢方
見則其邑有譌火譌火妖火也案尚書故實漢武帝時
有獻獨足鶴者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為畢鸞也又薛
綜東京賦注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
人家作怪災也又柳子厚有送畢方文又山海經嶠山
之上有鳥焉其狀如鴉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衛火
又曰符禺之山有鳥名鵠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衛火
羣書札記 卷之四 西
則鳥又有却火者矣

日用折平一

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
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日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
則敗績矣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
對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孫凡九世叔孫
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
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
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

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
 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
 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闕坐大
 笑則前為日用折平一後乃平一折日用也芹按左傳
 孔疏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
 氏也子產公孫橋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太叔游
 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
 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
 駟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
 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
 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按子然二子孔見左襄十九
 年傳子印子羽見成十三年傳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
 子其後為羽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
 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為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
 國良七族見于經傳故稱七穆也

黍禾蠅

尚書大傳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蘩蘩
 禾黍之蠅蠅也曰此父母之園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勤

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
 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蘩兮黍禾蠅蠅文選注彼狡童
 兮不我好仇鄭注狡童謂紂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
 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
 乃作黍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
 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僇者紂也殷民聞之
 皆為流涕芹按紂君也微箕臣也即微子為庶兄箕子
 為諸父亦斷無呼其君為狡童之理狡童者武庚也作
 賓王家而狡焉思逞若紂則獨夫而已矣狡童云乎哉
 黍書札記卷之四其

鴟賦

案蠅字乃古文蠅字之誤秋秋猶油油也與仇字叶或
 疑秋秋字不宜連用考荀子解蔽篇有曰鳳皇秋秋楊
 子雲羽獵賦有曰秋秋踰踰則秋秋二字原可連用若
 作蠅蠅不特字義無解即韻亦不叶矣

鴟賦

孔臧鴟賦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鴟集我屋隅買
 誼鴟鳥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鴟集余
 舍序曰鴟似鴟不祥鳥也荀灼注巴蜀異物志曰有鳥
 如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鴟不能遠飛行不

出域片按序云鵝似鴉則鴉非鵝也陸璣詩疏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買誼所賦鵝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惟鴉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案鴉即今之貓頭鳥一名鴉鵂一名禍鳥一名畫鳥皆聲之轉也陸璣以為即鵝鳥者非

女嬃

楚詞離騷經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又九歌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羣書札記

卷之四

王逸注女謂女嬃也屈原姊也或曰須女之賤者此即眾女嫉余之蛾眉謠詠謂余以善淫者也豈靈均之姊乎芹按女嬃二字切音為姊其為靈均之姊無疑且下文詈詞是愛惜不是嫉妬本文具在可見也嬋媛猶嬋娟美好貌孟浩然詞花嬋娟沃春泉竹嬋娟籠曉烟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王逸注作牽引解恐非荆州記屈原有賢姊名嬃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地曰姊歸後立嬃廟于原之故宅有搗衣石尚存按女嬃二字乃姊字之切音非原姊

名嬃也或以女嬃為嫉妬之女非屈原之姊則又強作解事者矣

掌夢

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女曰巫陽其名也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

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案周官大卜掌三

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句謝不能句復用

巫陽焉乃下招曰云云張鳳翼文選纂注此一節巫陽

對語不可曉恐有脫誤然其大意謂帝命有不可從者

如必筮其所在而後招以與之則恐後期而其魂徂謝

羣書札記

卷之四

六

且將不得用巫陽之技矣芹按此當以恐後之句謝不

能句復用巫陽焉句上添帝乃二字解則文義自明一

本之字在謝字下疑誤

反坫

夢溪筆談常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曾知海州有筆

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自為之記其間敍畫水之因曰

設于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余竊意其心以謂邢

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邢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

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芹按爾雅

宮東西牆謂之序郭注所以序別內外邢疏此謂室前
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又云堦謂之坵郭注在堂隅坵
坵也邢疏坵者堂角也一名坵鄭注云坵在堂角然則
堂之東南角為東坵西南角為西坵也又逸周書云乃
立五官咸有四阿反坵孔注反坵外向室也又廣雅反
坵謂之坵皆指宮室言不指反爵言則以代反坵句非
無据也釋文云坵屏也亦言其屏也

匏瓜

黃氏日抄黃勉齋寧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
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
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
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又建
昌吳觀附此于四書疑義未知然否芹按以匏瓜為星
名已見皇侃論語義疏洪容齋亦主此說然從古注作
苦匏可繫而不可食解于義較優考王仲宣登樓賦懼
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則以物言曹子建洛神
賦歎匏瓜之無匹兮咏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欲賦傷匏
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則以星言也

羣書札記 卷之四
楊子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
謂之李耳郭注虎食物值耳或謂之於虓於音鳥今江
南山夷呼虎
為虓音自關而西謂之伯都俗曰伯都芹按伯都二字
即虎字之切音戴東原疏證云左傳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釋文菟音徒此注言音寶語轉也菟即虓古字多
假借於玉篇作虓註內神字諸刻訛作抑永樂大典本
作神其上仍當脫一見字芹按於菟二字亦虎字之切
音虓不得音寶也當作音顧下脫觀下節爵子及雞雛
皆謂之穀郭注格遼反關
西曰穀音狗寶各本作

月采

漢書律歷志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師古注月采
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按國語天子少采夕月月采二
字疑本諸此

渠挈

楊子方言把郭注無
齒為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挈今江東名亦
然諾豬反
或謂之渠疏語轉也按渠挈乃把字之切音挈字當作女
加反不作諾豬反渠疏乃其聲之轉耳

伯都

羣書札記 卷之四
楊子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
謂之李耳郭注虎食物值耳或謂之於虓於音鳥今江
南山夷呼虎
為虓音自關而西謂之伯都俗曰伯都芹按伯都二字
即虎字之切音戴東原疏證云左傳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釋文菟音徒此注言音寶語轉也菟即虓古字多
假借於玉篇作虓註內神字諸刻訛作抑永樂大典本
作神其上仍當脫一見字芹按於菟二字亦虎字之切
音虓不得音寶也當作音顧下脫觀下節爵子及雞雛
皆謂之穀郭注格遼反關
西曰穀音狗寶各本作

音顧可知其正以對易而訛也第顧下所脫之字不可考耳

諧聲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問六書之名諧聲者何對曰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觸聲成字不可勝舉亦有諧聲兼會意者片按六書之有諧聲即後世切音所自始以為出西域三十六字母者妄也以為起于三國孫叔然者亦非也其以兩字而為一字者如易雨而之為需言公之為訟言兼之為謙羣書札記
卷之四
主
土欠之為坎目癸之為睽女后之為姤雨辰之為震水齊之為濟是也其以一字而為兩字者如爾雅虹之為蜺蝮筆之為不律茨之為蒺藜竹之為箛蓄蓄之為雀麥蜚之為蠃蟹鳩之為鵠鳩擗之為卑居是也他皆放此

犧尊

禮記犧尊鄭氏讀為莎周禮獻尊鄭氏讀為犧熊氏經說曰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我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娑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

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而背負尊王肅以為刻全牛鑿其背為尊一以為負一以為鑿阮湛則為畫牛象於尊蓋氏三禮圖亦謂飾以牛負之與鑿有未可與臆斷者然于施勺則負為便矣片按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則古之犧尊似以刻木為之非以範金為之也

果下牛

魏志滅國傳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注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桂海虞衡志有果下馬最高不踰三尺按爾雅釋畜有犗牛郭注犗牛虜小今之犗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据此則更有果下牛矣

罌

漢書未央宮東闕罌災顏師古注罌連闕曲闕也廣雅罌罌屏也釋名罌罌在門外罌復也罌思也言臣將入請事於此復思也考蘇鶚演義曰師古釋名二說皆誤按罌罌从罌是形不思是聲罌浮也罌絲也謂織

經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毼而去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罽毼畫捲闔闔晨開皆非曲闔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罽毼彌山此亦謂羅鳥之網即罽毼為網不謬矣芹按桓寬鹽鐵論祠堂屏闔桓闕罽毼注罽浮也罽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與蘇氏之義正同則罽毼之為網也明矣

猶軸轉斛

管子我遊猶軸轉斛司馬曰是先王之觀已芹按鹽鐵

經書札記

卷之四

七

論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于臣政墜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遊海者蓋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據此則轉斛字疑即轉穀之訛也

草淺獸肥

魏文帝典論自序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考詩紀歷樞彼蒨者葭一發五犯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典論蓋本諸此

羊質虎文

揚子法言羊質虎皮見豺而戰見草而悅忘其皮之為

虎也按黃石公素書羊質虎皮者柔法言本此

耦耕

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修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于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人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芹按山海經云叔均始作牛耕則牛之教耕久矣又聖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若非牛耕何以有此名與字乎後羣書札記

卷之四

七

人以牛耕為始於漢趙過者非也後漢書立春之日京師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耕牛人於門外令地主率官吏打之今俗云打春牛蓋本此也

馬一匹

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匹風俗通云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之得一匹帛或云

馬之相匹耳淵鑿引文心雕龍曰古名車以兩名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駿服皆以對並為稱單亦為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也此說較長芹按公羊傳匹馬隻輪反者是單亦為匹也

趙李相經過

籍咏懷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相經過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何義門云漢書外戚傳鴻嘉後隆于內寵班婕妤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書札記

卷之四

美

趙賜平姓曰衛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趙李並不當指此序傳有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之語注誤也葉樹藩曰按丹鉛錄云漢書谷永傳成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注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耶芹按漢書以近幸小臣為句趙李二字連下讀指趙飛燕李婕妤而言即外戚傳之趙李也嗣宗所用乃陽翟輕俠趙季李歆故有趙李相經過之句升菴以趙李為小臣誤矣而義門亦未為得也趙季李歆見漢書何並傳

毛嬙

宋玉神女賦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善注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考莊子音義毛嬙司馬彪云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西施司馬彪云夏姬也一云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芹按毛嬙無考考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然則毛嬙者宋平公夫人也以體生美書札記

卷之四

美

享帚白珍

李善上文選注表享帚自珍絨石知謬考魏文帝典論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善注引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後漢書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然享字殊不可解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

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並為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掃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願故事頗似從里語附會糞掃做帶也如願曾致千金者也然享字終不可解

又按搜神記云有商人甌明過青草湖湖神邀歸問所須有一人私語曰君但求如願不必餘物明依其語湖君許之及出乃呼如願是一少婢也至家數年遂大富

羣書札記 卷之四 美 後歲旦如願起宴明鞭之如願鑽入糞帶中明家漸貧故今歲旦糞帶不出戶恐如願在其中也此與今刻搜神記小異

坑儒

秦始皇本紀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詆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或云始皇所坑者乃方士非儒生也 芹 按下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則所坑者乃儒生非方士也又古文奇字秦始皇改古文為大篆國人多誹謗秦王患之召諸生七百人俱拜為郎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皆使往諸瓜所先為伏機坑上諸儒至論難遂發坑填之皆終命 芹 按此事雖不可信而其指坑儒則一也

炙轂過

史記孟荀列傳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夷炙轂過髡劉 羣書札記 卷之四 美 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鄒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 芹 按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調俗語亂調二字本此

乘震執規

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木為仁仁國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火為禮禮者齊西為規

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者成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者謀中央之神黃帝乘
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者誠按淮南子
天文訓東方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南方其
帝炎帝其佐朱明即祝融也執衡而治夏中央其帝黃帝其
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西方其帝少皞其佐蓐收執矩
而治秋北方其帝顓頊其佐元冥執權而治冬相語蓋
本諸此据此則宋人之先天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
妄矣

群書札記

卷之四

五

智囊

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為智囊漢書見錯傳錯
為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
也干寶晉書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又
後漢魯恭傳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注匡設六
窮工而故號曰智囊芹按五色線魏有三高僧支謙支
諒支讖惟謙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
賢諺云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据此則僧亦有
稱智囊者矣

厠

史記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取親中中裙厠身自浣滌徐廣曰厠築垣短板也
音注厠厠謂厠潤垣牆建隱于其厠洗滌也一讀厠為
寶寶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厠寶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
曰械箭囊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厠音投賈逵解周
官械虎子也箭行清也孟康曰厠行清箭行中受糞者
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箭晉灼曰今世謂反
開小袖衫為侯箭厠此最厠近身之衣也漢書取親中
帶厠身自澣灑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厠音投
賈逵解周官云厠行清也孟康曰厠行清厠中受糞函
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厠晉灼曰今世謂
反門小袖衫為侯厠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
衣也厠厠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
芹按厠厠即厠籌也古七虞與十一尤通在七虞為厠
厠在十一尤為厠籌其義一也諸說紛紛皆非

當盧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迺令文君當盧韋昭注釭酒肆

也以上為墮邊高似鑊師古曰買酒之處以累土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而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片按世說新語任誕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是亦一卓文君也

羣書札記卷之四終

羣書札記

三

羣書札記卷之五目錄

登龍門

波太子

乾沒見一卷

瓜牛廬

披雲排霧

小巫見大坐

廢蓼莪

拜五經

鬚髯如戟

夷白齋

毛嬙見四卷

膚不生毛

駕輕鴻

映雪

虞初

瓊枝

六經

四府

墨允墨智

伯夷叔齊合

箕子胥餘

柳下季

孔子不見母

傅說

羣書札記

卷之五目錄

一

胥敖

醜女

鼓造

暉日

星如玉李

展重陽

金鷄

車渠

露布

豹直

鄒侯

將軍蓋

綠沈槍

粧妝

坐人衣見三卷

蕭史幽棲地

五雲高太甲

見三卷

胡舞白題斜

豆子熟見三卷

何太龍種極

乘龍

根如石

鷄栖

脫客

烏鬼

垂楊生肘

天幸 炳燭 女媧出地

白雪黃金 筆架沾雨 中酒

積薪 鶯解語 童烏已已

淮南寢謀 餘糧樓畝 金釵十二

報羅 阿奴

羣書札記

卷之五目錄

二

羣書札記卷之五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登龍門

及門諸子校

後漢書黨錮傳李膺獨持風裁以名聲自高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芹按蓮社高賢傳法師慧持遠公
母弟也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
登龍門据此則和尚亦有登龍門者矣

波太子

吳越春秋波太子原注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夫差

羣書札記

卷之五

日夜告于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
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閻廬有頃召
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
原注秦之子夫差芹按秦字乃太子二字之訛据此則
夫差太子波之子也然左傳明云夫差爾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吳越春秋非也

乾沒

魏志傅嘏傳吳大將諸葛恪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
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

海漂浪沈溺略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
微乾沒乎注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
富賈田甲漁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
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為
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
乾又不可了愚謂乾宜讀為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徵射
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為之芹按此亦作貪利解與晉
書潘岳傳同或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與陸沉義同則
乾沒二字絕不可解矣

羣書札記 卷之五

瓜牛廬

三國志注魏略曰焦先字孝然結草為裳自作一瓜牛
廬淨掃其中飢則為人客作飽食而已臣松之案魏畧
云焦先及揚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
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
牛蔽故謂之瓜牛廬芹按古今注蝸牛陵螺也形如蝸
蝸殼如小螺熱則自懸于葉下野人結園舍如蝸牛之
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案今俗名團焦即此又
太平清話倪元鎮所居名蝸牛廬

披雲排霧

王隱晉書樂廣為尚書郎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曰此
人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徐幹中
論文王略于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
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若開霧而觀青
天野客叢書今用披霧而見青天事多指樂廣樂孝元
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塞路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
也不知此語已先見徐幹中論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
廣耳芹按謝靈運詩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披雲用
羣書札記 卷之五

小巫見大巫

三國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
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
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
今景興在此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芹
按莊子逸篇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
如琳書本此

廢蓼莪

晉書孝友傳王哀痛父非命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并按南齊書高逸傳顧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此又一事也

拜五經

南史隱逸傳城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羣書札記卷之五四之自號被褐先生芹按城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凡庚子日陳五經再拜如神靈黃省曾亦以五經奉高架上朔望拜之有拜五經文見陳眉公太平清話

鬚髯如戟

南史褚彥回傳山陰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芹按孔叢子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馬身修八尺鬚髯如戟而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

也祖龍始者乃枕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鬚髯如戟語本此

夷白齋

南史隱逸傳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塢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日夷涅而不緇日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宋人夷白齋詩話蓋取諸此

毛嫱

王褒四子講德論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羣書札記卷之五五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善注慎子曰毛嫱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元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閭姬子者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芹按古之美女以毛嫱西施並稱而毛嫱無所見考左襄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日棄長而美疑此是與軒轅本紀黃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遊行時元妃嫫母死于道帝祭之以為祖神令次妃嫫母覆於

道以時祭之因以模母為方相氏則模母之醜可知矣

膚不生毛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夏后氏躬朕臚無皮膚不生毛善

注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

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股臚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臚

何以至是也按莊子天下篇昔者禹之堙洪水決江河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禹親自操櫓耜胼無股臚無毛沐

甚風櫛疾雨所引墨子語如此善注所引蓋莊子逸篇

也

羣書札記 卷之五

六

駕輕鴻

沈休文詩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李善注郭璞遊仙

詩曰駕鴻乘紫烟芹按述異記荀瓊字叔偉潛棲却粒

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

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

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烟滅駕鴻當即用

駕鶴事耳

映雪

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李善

注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

芹按南史孫伯翳傳父康起部郎家貧常映雪讀書此

其事也

虞初

張平子西京賦匪唯翫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

初善注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

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

者流蓋出於稗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湯臨川虞

初志蓋取諸此

羣書札記 卷之五

七

瓊枝

楚辭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音靡以為根音根王逸注羞

脯也精靡也靡屑也根糧也按莊子逸篇老子曰吾聞

南方有鳥名為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風

鳥居上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

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離騷所用

正與此同

六經

困學紀聞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以禮樂易詩書春秋為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

傳原注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泰宏謂文翁遺相如

東受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原注莊子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周續之原注南史或云九經原注禮儀禮記春秋孝

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

博士始也郁子定以易詩書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

皇帝王伯芹按韓詩外傳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

之席則又有稱三經者矣原注唐書儒學列傳谷那律淹謙羣書緒送長常稱為九經庫

四府羣書札記卷之五

困學紀聞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

於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篇同芹按邵子

又云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

為藏物之府此昊天四府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

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此聖人之四

府乎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不知其何所本也

墨允墨智困學紀聞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

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

春秋少陽夷齊之胡明仲曰少陽以夷齊為伯叔之諡

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

亦名而已矣芹按輟耕錄引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

墨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遠見周曇咏史

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莊緯

編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

箕子胥餘莊子音義司馬彪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譔注同

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披髮佯狂或云尸子

曰比干也胥餘其名芹按莊子大宗師篇若務不偕務

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甲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明明另是一人非箕子名也

考秦策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于殷楚與

尸子語正同是胥餘即接輿也而以為箕子之名謬矣

柳下季莊子音義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居柳

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諡也一云柳下邑名芹按許慎淮

南子注曰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云柳下邑名此陸德明音義所本也朱子集注於論語則云食邑名于孟子則云居柳下當是先見邢疏後見釋文及楊倞荀子注也左傳孔疏禽是二十字季是五十字最為明析

孔子不見母

莊子盜跖篇孔子不見母李未聞匡子不見父孟子事見按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諸說紛紛竊疑墓字乃母字之誤孔子少孤非特蚤喪聖父亦蚤喪聖母也正此一字羣書札記卷之五
則檀弓可解莊子可通矣否則莊子本文或是孔子不見父匡子不見母後人傳為誤耳

傳說

莊子大宗師篇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音義司馬彪云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遞此言神之不可名者也凡二十二字片按此與漢武內傳所云東方朔乘雲飛去同一誕謾之言不足信也

胥敖

莊子齊物論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司馬彪曰宗膾胥敖三國名也崔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又人間世云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片按胥敖二字切音為苗卽三苗也叢枝卽宗也膾無考

醜女

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羣書札記卷之五
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片按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只得阿承醜女則後世黃公之女又有真醜者矣

鼓造

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注鼓造謂臬一曰蝦蟇五月望作臬蟄亦作蝦蟇片按鼓造二字切音為臬則作臬者是望謂五月五日也

暉日

淮南子繆稱訓暉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暉日鳩鳥

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陰諧天將陰雨則鳴

芹按羅願爾雅翼鳩毒鳥也雄名暉日雌名陰諧天晏

靜無雲則暉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故淮南子

去暉日知宴陰諧知雨也或曰取蛇虺時呼同力數十

聲石起蛇出故江東人呼為同力鳥又廣南異物志曰

檀雞鳩鳥之別名芹按暉日二字合音為鳩諧陰二字

合音亦為鳩則暉日陰諧皆鳩字之切音也故以名之

羣書札記 卷之五 主

星如玉李

金樓子星如玉李月上金缺一霧生猶殺河垂似帶按

陶九成說郭作月上金波則缺者乃波字也楊誠齋詩

西畔天星如玉李伴人不睡向人明蓋用此也

展重陽

唐書文宗開成元年於三月十三展上巳以次年九月

十九日展重陽芹按天中記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

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事供帳事繁又逼近上巳曲

江賜宴奏取改日上日去年重陽重取九月十九未為

失遂改十三日為展上巳據此則上巳重陽皆可展也

按此與唐書先後不合未知孰是

金雞

唐書武后傳太后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為帝配

為后封壇南有大榭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芹按

封氏聞見記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

令掌其事雞以黃金為首建之于高幢之下宣赦畢則

除之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

自呂光隋書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則掌

羣書札記 卷之五 主

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魏衛尉掌之北齊每有赦

宥則于闕門前樹金雞三日而止武成帝即位大赦天

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于光祿大夫司馬

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荅曰按海中星占天雞星

動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為候據此則金雞取象天雞

矣

車渠

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

鄭注渠按夢溪筆談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

有渠壑如蚘殼故以為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露布

封氏聞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遠知亦為之露布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按春秋緯文露沉武露布露布之名蓋取諸此

羣書札記 卷之五

酉

豹直

封氏聞見記御史直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杜易簡云伏豹者言衆官皆出已獨留如藏伏之豹故云伏豹韓琬則解為燔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燔余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之直者蓋取不出之義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其疎矣芹按豹直二字出詩經即鄭風所云羔裘豹飾邦之司直者是也諸說紛紛皆堪一哂

鄒侯

李濟翁資暇錄漢相蕭何封為鄒侯舉代呼為嚙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啞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嚙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詩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嚙明矣按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鄒侯注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鄒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嚙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嚙嚙舊字作鄒今皆作鄒所由亂也漢書注臣贊曰茂陵書羣書札記 卷之五 五

羣書札記 卷之五

五

何封國在南陽鄒音贊師古曰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鄒縣音才何反非也按地理志南陽鄒縣云侯國沛郡鄒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鄒者本是春秋時陰國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鄒城城西見有蕭何廟但鄒字別有鄒音是以沛之鄒縣史記漢書皆作鄒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郡曰贊治然則沛郡亦有贊音据此則南陽之鄒亦可讀嚙沛縣之鄒亦可讀贊然要以分屬者為是

將軍蓋

杜少陵修水筒詩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趙曰何假將軍蓋意是用武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芹按後漢書耿恭傳聞昔武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此蓋字疑是佩字之訛

綠沈槍

杜少陵重過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蔡夢弼曰甲言金鎖謂以金綿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沒其柄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王逸羣書札記卷之五六

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臥綠沈槍蓋謂是也芹按臥槍猶言寢兵謂以槍臥于地而綠苔生其上也綠沉蓋綠色之深者今俗語所是或以綠沉為精鐵者非拋甲猶言拋戈金鎖甲即鎖子甲者是惟雨字不可解竊意古詩如風流雲散一列如雨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皆棄置決絕之詞此亦疑是拋甲而永不復用之意故曰將軍不好武也

粧妝

杜少陵詩粧妝作人情蒼舒曰宋玉招魂粧妝竈創有

假借些注云粧妝以蜜和米麵煎作之說文粧妝骨積

也齊民要術粧妝名環餅象環釧形廣雅謂之糝糝今

通名釧子又楚詞注吳謂之膏環亦曰寒具芹按粧妝

二字切音為黍蓋角黍也珊瑚鈎詩話端午之號同于

重九角黍之事肇於風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

年以五色絲絡粧妝而弔之此其始也以粧妝作角黍

解最為得之向來以為膏環者非

坐人衣

杜少陵詩巫山秋夜螢火飛珠簾巧入坐人衣杜詩補

羣書札記卷之五七

注田藝云北齊劉逖詩無由似元豹縱意坐山中張說

詩樹坐猿猴笑杜詩楓樹坐猿深又黃鶯並坐交愁濕

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珠巧入坐人衣豹坐猿坐猶人

所能言若黃鶯並坐語便新奇而螢火坐衣則更新更

奇芹按坐與座通坐人即坐上之人也汝成作坐字解

母乃織甚

蕭史幽棲地

杜詩補注張希良曰楊誠齋雜記蕭史宣王之史官弄

玉之婿按自宣王至秦穆公當襄王之世更與平桓莊

僖惠六王年且一百七十六襄王嗣立蕭史非有延年之術何以壻弄玉耶誠齋之說甚怪附識於此今按蕭史乃史官非人名也所謂弄玉壻者恐是蕭氏後人世為史官者若指宣王時之蕭史豈有年長三甲之人可為穆公壻乎誠齋之說亦當存疑芹按誠齋雜記云蕭仙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此條乃元林坤所輯未知出於何書以為楊誠齋誤矣考劉向列女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則蕭史似另是一人即雜記亦並不云此即弄玉壻也

五雲高太甲

杜詩補注太甲二字徧查諸注皆未詳所出年友張希良石虹曰漢武帝內傳帝受太甲靈飛於西王母又考桑道茂能為太乙遁甲之術太甲太乙皆上天貴神得此一証宿疑為之頓釋芹按內傳乃六甲靈飛非太甲也若太乙遁甲則不可云太甲惟嚴滄浪詩話云太甲之義殊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此為近之然王子安益

州夫子廟碑云華葢西臨藏五雲於太甲當時如燕公一公已不能悉况後人乎始闕疑焉可也

胡舞白題斜

杜詩詳注漢書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薛夢符曰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聖其額因得名舞則首偏故曰白題斜白題如黑芹雕題之類朱注按服虔漢書注白題胡名也西域傳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備考杜臆代醉編云李叔元在京戎騎入城有胡人風吹毡笠墮地後騎云落下白題乃知是毡笠之芹音為題白題猶白接離也疑琅琊代醉編以為毡笠者近是

豆子熟

杜少陵別贊上人詩楊柳長在手豆子雨已熟蔡夢弼曰雨或作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蘇曰崔元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且曰豆子眼中黑睛也言無邪視也杜詩詳注引華嚴經云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煖氣色尋便出土按文殊師利問經如種大麥及

麻豆等芽始生時已堪用不堪用也何以故以未熟故一切衆生善根未熟亦如是不堪制戒杜詩本此又傳燈錄云馬祖謂大梅和尚梅子熟也亦卽此意僞蘇注所引不足信也

何太龍種極

杜詩詳注青箱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巨而已爲耳蓋起于西域二合之音龍種切爲瘞瘞倒切爲老謂人之瘞老以龍鍾瘞倒目之音義取此薛蒼舒注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年老如竹之枝葉

羣書札記 卷之五

五

搖曳不自矜持此說杜撰不經後人記事珠等書據爲故實可笑也 芹按龍鍾二字不可解疑雜記以爲切音者近是但未知其的切爲何字耳若竹之名龍鍾直取義于龍之種用竹杖化龍事固不必強爲牽合也

乘龍

杜少陵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薛夢符曰楚國先賢傳孫倚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杜詩補注張希良曰神仙拾遺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此女壻乘龍之原始也 芹按

列仙全傳蕭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後弄玉乘鳳簫史乘龍共昇天去此非劉向列仙傳恐不足信也

根如石

杜少陵古柏行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按述異記虞氏縣有盧君古塚塚旁柏二株枝條蔭茂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如龜根勁如銅石少陵蓋用此也

雞栖

羣書札記 卷之五

五

杜子美晚出左掖詩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謂日之將夕雞已欲栖也或引後漢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則與晚出意不合矣然欲雞栖三字到底費解按潘安仁寡婦賦雞登栖而飲翼竊疑欲字或卽飲字之訛耳

賸客

杜少陵詩若放衰翁語須令賸客迷劉須溪云賸必勝也字誤蔡夢弼曰陸機詩遊賞愧賸客則賸客二字有本矣 芹按南史張緒傳何敬容居權輿賓客輻輳有過

詣續續取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殘客猶賸客也

烏鬼

杜子美詩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筆談峽中人謂鷓鴣為烏鬼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茗溪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之說有四曰鷓鴣曰豬曰烏野神曰烏蠻鬼其曰鷓鴣者見沈存中筆談其曰豬者見漫叟詩話云川人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為烏鬼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養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則養字讀為供養之養其曰烏蠻鬼者見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余嘗細考其說沈以為鷓鴣者是也劉須溪法養字去聲最怪決無用養字代供字之理且烏蠻鬼稱烏鬼亦可乎鷓鴣自是片按此聯以一事言則存中之說良是以二事言之則諸家之說皆通又元微之詩注云南人染病覓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竊疑養字或即賽字之訛未可知耳又

雅廣安水一俗也善沒水以取魚者也

垂楊生肘

王右丞老將行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按莊子支離叔觀于冥伯之邱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癆也癆也以為垂楊誤矣考抱朴子論仙篇牛哀成虎楚姬為龍支離為柳秦女為石則直作楊柳解右丞蓋本諸此

天幸

王維老將行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案漢書衛霍列傳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又高達夫送渾將軍出塞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士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知學古兵法此與右丞詩皆誤以去病事作衛青用也按莊子漁父篇今者邱得遇也若天幸然天幸二字本此又周策蘇厲謂周君曰白起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亦天幸之意

炳燭

古樂府子夜歌與郎對華榻弦歌秉蘭燭乘一作炳按說苑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炳燭二字本此

女媧地出

抱朴子釋滯篇女媧地出杜宇天墮案大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腹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道而處郭注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栗廣野名抱朴子蓋用此也注楚詞婦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羣書札記 卷之五
白雪黃金

許彥周詩話蜀道觀中鑿井得一抔刻文似賦似贊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蚕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穹父虛中而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起鬼驟金歟玉歟天年上壽無著于文訣之在口後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真人所著煉丹法後雜著于子玉碑僕恨不得其門戶聊復存之芹按葛洪神仙傳陰長生者新野人也事馬鳴生得道著書九篇陰君白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

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功下愚太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後白日昇天而去陰真人即陰長生者也

抱朴子微旨篇或曰願問真人守身煉形之術抱朴子曰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

羣書札記 卷之五
筆架沾雨

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弗失既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正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芹按此二條疑皆是房中術但隱其辭耳勿誤認為煉丹訣也

書紙為棋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為局削木為棊又無
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芹按下旬云書籤
映隙曠仍作沾字為是

中酒

野客叢書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
人中賢人之語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
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余謂中酒之中
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
已祖此

羣書札記 卷之五

去

考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東坡詩公特
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皆作平聲用芹按魏志
徐邈傳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醉客
清者為聖人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
濁者謂賢人子反弊于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
時復中之中字殊不可解或可作平聲讀若中酒字則
斷宜作去聲陸龜蒙有中酒猶醫家所謂中風中暑也
唐人作平聲用誤矣

又考漢書樊噲傳項羽既費軍士句中酒張晏曰酒酣

酒之中也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
不醉不醒片項莊拔劍舞按此中酒即酒半也宜作平聲師古以

為飲酒之中是矣而音作去聲殊不可解勉夫引漢書
截軍士中酒四字為句豈中酒者謂軍士耶鹵莽極矣
細玩中聖人三字即是中酒之意彼蓋以酒為聖人也
仍宜作去聲讀東坡作平聲亦是不求甚解之故耳鄒
陽酒賦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聖字
本此

積薪

羣書札記 卷之五

去

野客叢書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
救火俞無益也此說出于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
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
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語出于文子黯蓋引而
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
也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
此音芹按文子上德篤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則積字
正宜從本音讀王說非也又精誠篇不治其本而救之

于末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鶯解語

野客叢書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片按禽經倉庚鶯黃黃鳥也注今謂之黃鶯黃鸝也野民曰黃栗留語聲轉耳一作非石林本此不知此所云語聲轉者謂鶯留之轉而為栗留非謂鶯語之好音百轉也且流鶯即啼鶯也而一以為解語一以為不解語誤矣窺茂深之意疑啼

羣書札記

卷之五

夫

童鳥已已

野客叢書童鳥舊說謂楊子雲之子小名有一先輩讀法言謂吾家之童謂一句鳥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按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鳥之才年七歲而天蘇順賦童鳥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鳥為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

遼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為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南史王詢亦小字童鳥片按已已二字可補續小名錄

淮南寢謀

野客叢書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宏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宏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

羣書札記

卷之五

夫

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考困學紀聞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原注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按漢書伍被傳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不過也則何武之言非無本也勉夫特未深考耳

餘糧棲畝

野客叢書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

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于思左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于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芹按困學紀聞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原注餘糧棲畝本於此又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于畝首

金釵十二

野客叢書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羣書札記卷之五手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然梁武帝何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為不同芹按南史周盤龍傳上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据此則金釵二十非十二也然安知二十非十二之訛耶

報羅

野客叢書進士放榜須有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據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

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同芹按今報子用銅羅其原實始于此真可發一西也

阿奴

野客叢書晉書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按阿奴乃謨小字常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阿奴也考世說新語識鑿周嵩曰嵩性狼抗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注鄧粲晉語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又雅量周仲智飲酒醉曠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句火攻固出下策耳芹按仲智傲狠伯仁不與之校故呼其三弟而語之此阿奴正是周謨非阿嵩之誤也須善會之

羣書札記

卷之五

手

羣書札記卷之五終

羣書札記卷之六目錄

纏足 醉如泥 雁孤燕雙

牛以鼻聽 掌春 君子為鶴

結草為扇 煮鶴燒琴 舉子忙

朱雀 趁虛人 股河

蕩船 綠沈槍見五卷 墨客揮犀

夷羊在牧見卷 上甲微 陽侯之波

齒黃見二卷 補以詩 唾並

烟雲殿 三素雲 墓祭

羣書札記卷之六目錄

竹小春 橘中叟 晝洗夕刷

沙塊 易重一筋 大衍歷

聽風聽水 陽濤 釜星

狂花 聞於知人 錦市

曲木几 舐掌 蟬鳴稻

菁華隱沒 三爵 喫茶

度繩 大蒲荷 水蔥花

蘇晉吳翰 風將 神州娘娘

哥哥菽 留客雨 配鹽幽寂

風水 寒火 玉馬

僧辨僧儒 門風第一 如豨

吼天氏 易水生 紫濛

鍾馗 無恙 三教

鴛衾 鴈子 枸花

鴛鴦七十二 宣髮 鴈書

盧橘 解語盃

羣書札記卷之六目錄

二

羣書札記卷之六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韓偓香奩集有咏屐子詩云六寸膚圓光致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

羣書札記 卷之六

鈿帶瓔珞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韞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錦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窈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織弓為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姚鵞尺牘云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奉雀頭履一隻真珠飾口以薄檀為直長僅三寸玉飛奉為異寶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妃之先足下所記女子纏足起于李後主窈娘新月狀似未深考矣楊升菴跋雜事秘辛云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不

迨秣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聊志於此用塞踈漏之謂芹案瑯環記桑民懌撰漢雜事秘辛一卷升菴偽撰皆不足据考古樂府雙行纏曲新羅雙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則纏足之由來久矣第弓足則自窈娘始耳

醉如泥

墨莊漫錄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于齋遂收送詔獄自効論者譏其偽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

羣書札記 卷之六

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觀稗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偽閩王王延慶為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覆杯唯盡乃已蓋取此義也芹按杜少陵寄嚴鄭公詩先拚一飲醉如泥恐是爛醉之意小說所云或不足信也

鴈孤燕雙

清波雜誌世謂鴈為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

鴈屬乎陽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鴈序
鴈行蓋亦有鴈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咏何
常必及于雙曰孤曰雙豈止以耦言之耶芹按南史孝
義傳衛敬瑜妻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
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
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
既重不忍復雙飛此則孤燕詩也

牛以鼻聽

游宦紀聞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
羣書札記 卷之六
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室塞無孔始信其言之
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枕剗牛耳無竅以鼻聽也
焦貢易林云牛龍耳贖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
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芹按齊東野語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
以角聽無乃不足于耳與則龍以角聽也又焦貢易林
先儒以為面牛鼓簧為聾故也則牛之以鼻聽信矣

掌春

李尤獨異志秦併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

承莊逃入衙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
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謫
于北斗下掌春其子乃配與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
小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不經其處故此地常
少雨也案掌春即周官所謂女子入於春臺者是也一
作春非

君子為鶴

獨異志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為猿鶴君子為鶴小人
為猿案抱朴子釋滯篇三軍之眾一朝盡化君子為鶴
小人成沙御覽引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
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惟隋書李士謙傳云君子
為鶴小人為猿獨異志蓋本此也

結草為扇

獨異志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
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與其
妹上崑崙山祝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烟悉
合若不使烟散於烟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為扇
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按風俗通女媧

禱祠神祇而為女媒因置婚姻故後人遂以自媒之事附會其說與

煮鶴燒琴

雲溪友議韋鵬翼戲題肝胎邵明府壁詩曰豈肯閒尋竹徑行却嫌絲竹好娃聲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却青山臥月明按李義山雜纂中有殺風景事其一曰燒琴煮鶴

舉子忙

遊齋聞覽古語槐花黃舉子忙唐人翁承贊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乃知俗語亦自有本也又楊升菴集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錠奉脩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批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据此則又有批杷黃醫者忙矣

朱雀

夢溪筆談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皆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

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象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芹按鶉冠子度萬篇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則朱鳥即鳳鳥者是天文明云鶉尾而存中以為取于鶉之無尾謬矣

趁虛人

華書札記卷之六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芹按齊策譚拾子曰市朝則滿夕則虛虛字本此

股河

嶺真子云均州臨漢江一寺寺前水分兩股行十餘里復合名曰股河主僧曰不獨江漢如此天漢亦復如是因取天漢圖相示天漢起于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

津乃分爲二道其南條則經傳說星天籥星弁星河鼓
星其北道則經龜星南斗魁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
道故知股河天地皆然也僕曰凡水之行前過堆阜則
左右分流遂如股之狀今天漢乃水象亦有高卑坳平
之狀乎其僮笑曰吾不知也後有知星者亦不能答
按晉書天文志天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
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
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
行又分夾瓠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傳說閣道北
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河關邱天狗天紀天稷
在七星南而沒據此則雲漢原分二道一行山河兩戒
之說實本于此所謂在地成形在天成象也永卿不知
天文乃欲以意度之毋乃踈乎

蕩船

竹坡詩話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
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
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
字爲佳耳野客叢書曰竹坡殆未參此語耳使其日晚

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芹按
此句似參用蕩舟意則蕩字爲是又春色浮山外天河
宿殿陰以宿爲沒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芹按
迷宿雲門寺詩紗牕宿斗牛此與老杜同一意匠也

綠沈槍

竹坡詩話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
卧綠沈槍之句言甲拋于雨爲金所鎖槍卧于苔爲綠
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
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
是何物二老堂詩話予按符堅使熊逸造金銀細鐵金

爲線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
者爲鎖子甲言其相御之密也綠沉爲精鐵則不足辨
矣貫休詩口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野客叢書竹坡言槍卧於苔爲綠
所謂綠沉者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
沉漆管遺王逸少是指管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
黃間古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是指弓
也宋元嘉閒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

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為綠沉哉然則綠沉又不
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為綠沉也芹按槍兵器
兩頭銳以木為之唐書哥舒翰傳翰持半段槍迎擊所
向輒披靡即此器也則綠沉之非精鐵也明矣若五代
史王彥章常持一鐵槍軍中號王鐵槍此則精鐵為之
耳唐百家詩枝獵綠沉槍正用此句又鄭槩詩亭亭孤
筍綠沉槍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本此

墨客揮犀

明人稗海刻墨客揮犀多與冷齋夜話同初疑當是彭

羣書札記

卷之六

九

乘語以中有彭淵材數事稱吾叔也及觀方虛谷瀛奎
律髓云洪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兩坐罪還族一為張
天覺丞相黥海外有甘露滅詩集則當是惠洪語又中
有數條係夢溪筆設想皆明人誤刻入揮犀中耳

夷羊在牧

周語

韋注夷羊神獸按莊子達生篇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
處之莊子音義泆音逸司馬彪云泆陽豹頭馬尾一作
狗頭一云神名也芹按夷乃泆之平聲泆乃夷之入聲
則夷羊即泆陽也易說卦兌為羊鄭作陽則羊與陽通

也

上甲微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注上甲微契後八世
湯之先也案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
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神有德
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
也今尚書古文無此語蓋逸書也帝王世紀微字上甲
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

陽侯之波

羣書札記

卷之六

十

韓策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鮑注說陽侯來多矣今按
四八目伏羲六佐一日陽侯為江海蓋因此為波神與
補曰此出陶潛聖賢羣輔錄侯一作使博物志晉陽國
侯溺死因為大海之神芹按高誘淮南子注陽侯陵陽
國侯也溺死能為大波博物志本此論語摘輔象伏羲
六佐金堤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為中
職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六佐出世羣輔錄本此當
以鮑說為是

齒黃

埤雅世云噉棗令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按墨客揮犀云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常置棗于懷袖間等閒探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黃緣食棗故乃驗稽叔夜齒居晉而黃之說

補亡詩

世說新語文學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注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羣書札記 卷之六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詞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教則笙詩六篇孝若已先東哲而補之矣又唐皮日休有補九夏歌亦以爲九夏詩亡故補之

唾壺

世說新語豪爽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或云唾壺不知其所自始芹按孔叢子孔臧與子琳書侍中

子國名達淵博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養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則唾壺之由來久矣

烟雲殿

李虞仲初日照鳳樓詩旭日烟雲殿朝陽燭帝居毛西河改爲旭景開宸極以烟字不通耳不知此二句原是對起烟字當讀因與網緼之細氤氳之氤同非以烟雲字連讀也如改本則宸極帝居爲複出矣爾雅山之東曰朝陽山之西曰夕陽朝陽指所照之地而言故旭日羣書札記 卷之六朝陽不嫌並用也按周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說文作壹壹隸文作氤氳古文亦作烟燼張景七命云萬物烟燼天地交泰可證也

三素雲

唐人試題立春日曉望三素雲按雲洞真經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爲三元君三素飛雲垂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見再拜自陳某乞願侍輪轂三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爲題出此

墓祭

珊瑚鈞詩話寒食之名起于禁火拜掃之儀因乎禮經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此其本也端午之號同於重九角黍之事雖於風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炬救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芹按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猶曰此祭后土也考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逮親存也則墓祭之由來久矣必以為古無墓祭毋乃偏乎

雜書札記

卷之六

七

竹小春

荆楚歲時記十月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芹按笋譜竹八月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而來故曰小春又文心雕龍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四民月令是日謂之竹醉又謂竹迷栽竹多盛山谷詩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種辰瓜滿百區注是日竹醉宜栽竹辰日可種瓜又山家清事八月八日為竹醉日種竹易活

橘中叟

搜神記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

大橘如三四斗盎即令攀摘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肝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啜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芹按續志黃庭堅於治平二年是日為鏡堂僧作梅亭記閱幽怪錄云廊延有大夫竹凌雲三尺圍伐之見內二仙翁相謂平生勁節借為主人所伐遂騰空去黃曰此與橘中叟無異聞也

雜書札記

卷之六

七

畫洗夕刷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于用人語渾然若出于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且刷幽燕畫秣荆楚子美驄馬行曰畫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鷄鳴刷燕暮秣越蓋皆用顏賦也芹按左太冲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州顏賦本此考劉淵林注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李善注喇猶飲也劉邵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芹按說文

解字刷刮也爾雅釋詁刷清也古稱浴馬今稱洗馬子美詩晚涼初洗馬蓋亦謂刷馬也

沙塊

江鄰幾續志屢俗呼野人為沙塊未詳其義芹按左傳倍公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呼野人為沙塊此其義也

易重一劬

史繩祖學齋佔畢昔有問伊川曰易重幾何答曰易重

羣書札記

卷之六

五

一劬蓋謂一劬凡三百八十四株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也芹按參同契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劬易道正不傾則伯陽已先程子而言之矣

大衍歷

唐一行作大衍歷洪容齋曰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諸儒贊易皆不及此

聽風聽水

西清詩話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置一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之義為恨予觀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泰山開聽風聽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龜茲境也此說近之按此條予另有解

陽溝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柳于其上也一日羊清謂羊喜觸垣牆作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芹按邱光庭兼明書曰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填其上

羣書札記

卷之六

六

者土填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他說也

釜星

蘇軾秋陽賦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考漢書天文志陽朔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乍出西南入斗下案釜與缶古音通蘇蓋作飛星用故云雜出也又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乍則釜與缶皆量器也

狂花

庚子山小園賦落葉半牀狂花滿屋案東坡詩注桃李
冬花及金石上生花皆曰狂花考于寶搜神記王敦在
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花五六日而萎落說曰易說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
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狂花二字本
此

關於知人

庚子山竹杖賦中國明於禮義關於知人心之憂矣倪
注中國謂國中也言君國中雖明禮義而不知人所以
為憂也芹按莊子外篇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魯人有
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
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子山本此

錦市

庚子山竹杖賦迎仙客于錦市送遊龍于葛陂倪注言
于蜀郡而得此杖也益州記曰錦里在益州南橋東
流江南岸以錦為市芹按葛洪神仙傳介象令人騎青
竹杖自吳入蜀迎仙客於錦市蓋指此也

曲木儿

庚子山詩自然曲木儿無名科斗書芹按語林云任元
褒為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
吏憑几對客為不禮任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
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為憑几
何必孤鶴蟠膝曲木抱腰子山蓋本此也

舐掌

庚子山詩熊鷹自舐掌雁驚獨銜杖倪注熊掌熊蹄也
左傳宰夫胹熊蹯芹按酉陽雜俎曰熊膽春在首夏在
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冬蟄不食則自舐其掌此唐人
書也故倪氏不引然成式必有所本矣

蟬鳴稻

庚子山詩六月蟬鳴稻倪註月令曰仲夏之月蟬始鳴
孟秋之月寒蟬鳴六月蟬正鳴時稻將熟矣芹按齊民
要術廣志曰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又子山終南山義
谷銘序云萬頃疏苗蟬鳴再熟皆用此也左太冲吳都
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再熟二字本此

菁華隱沒

顏延年陶徵士誄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

按尚書大傳帝舜歌曰蕤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
寒裝去之

三爵

庾信燈賦九龍將暝三爵行棲倪注禮記君子之飲酒
也三爵而油油以退芹按古爵字與雀字通淮南子曰
中有跋鳥注跋趾也謂三足鳥也春秋元命苞陽氣起
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此三爵當指日中三足
鳥而言日入則鳥棲故曰三爵行棲也又三輔黃圖上
林苑中有三爵觀三爵二字本此

喫茶

今俗聘婦者禮先喫茶初不知其所自始考天中記曰
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聘婦必以茶為禮
義固有所取也

度繩

風俗通曰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
不能度種菜畦際也謹按齊有澠水裁廣三四步言馬
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蝦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
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蕭蕭按蝦蟆無尾

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蕭蕭也又曰殺君
馬者路傍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邊小兒觀之
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
已至于死芹按此三條皆今本風俗通所無錄之

大蒲萄

酉陽雜俎梁宴魏使魏驛師曰首八字添我在鄴遂得大蒲
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
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驛師曰魏武有言
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復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
羸羸書札記 卷之六

不酢道之固以流味稱奇况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
于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偏側
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為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
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
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
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
向齒自消良應不及芹按此條本與十二卷語資相連
今刻入草木篇誤也

水蔥花

本草萱草亦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婦姪佩此花則生男子格物叢話萱草花一名宜男一名忘憂跗六出葉四垂春末夏初着花有紅黃紫三種又一種名風頭或曰一名鹿葱誤矣芹按稽含南方草木狀水葱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與婦人懷孕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蔥也交廣人佩之極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據此則宜男乃水蔥花非鹿葱也

蘇晉吳翰

羣書札記 卷之六

四書偶談平仲交魯處士蘇晉齊大夫吳翰至老不衰此善交一証按平仲下交齊處士蘇晉上交齊大夫吳翰至老不衰見四書體註此偶談所本也第二人不見經傳徧考諸書亦無其人不知體注又何所本也

風將

近見一對云雪水為泉一作雲液為漿烹日鑄海苔作紙寫風將風將二字未詳所出按史記龜策列傳泉陽豫且得龜獻使使者載行出于泉陽之門雲雨並起風將而行風將二字出此考羣續字源堯因靈龜負圖而作龜書

然則為風將者龜書也或云風將乃几將二字之訛然几字對日字不過非也

神州娘娘

吾鄉有夏蓋山山上有神州娘娘廟相傳夏時神女助禹治水有功後人立廟以祀焉按葛洪枕中書九華真妃治夏蓋山或在龍山據此則俗所稱神州娘娘乃九華真妃也

哥哥

趙耘菘核餘叢考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

羣書札記 卷之六

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考漢武內傳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瓊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哥句哥畢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按說文解字哥聲也從二可古文以為哥字前漢藝文志哥永言唐書劉禹錫傳屈原作九哥哥即古歌字蓋上元夫人歌而王母命侍女四非答之也叢考

所云母乃疎乎

留客雨

陸機要覽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遙於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應欲留之二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日三雨亦為留客雨芹按說郛以五月三日為留客雨類書以三月三日雨為留客雨皆引要覽恐是傳寫之訛

配鹽幽菽

廣韻配鹽幽菽豉也熊氏經說豉之配鹽幽未今以菽

羣書札記

卷之六

畫

作豉者幽之使黑腐而已未嘗用鹽也別一種鹹豉則所主不在未豉曰幽豉可也何配鹽之有芹按今俗語別有淡豆豉之名則所謂配鹽幽菽者正指鹽豉而言何必駁之左傳孔疏云禮記內則楚詞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記急就篇乃有燕夷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為之耳

風水

藝書云乘風則行界水則止此風水二字所由始也按易之大過巽下兌上巽風風也兌澤水也風水之義蓋

取諸此

寒火

邵子觀物外篇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案白虎通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為君君不可更為臣邵子之語本此

玉馬

陳其年賀周櫟園序玉馬似殷仁而出地程注瑞應圖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芹按論語比考識殷惑妣已玉馬走宋均注女妣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此蓋以指微子故稱殷仁耳

羣書札記

卷之六

畫

僧辨僧儒

陳其年三芝集序劉氏則孝緝孝儀之外益以孝威王門則僧虔僧辨之餘加之僧儒程注齊王僧虔嘗首之子瑯琊臨沂人梁王僧辨神念之子太原祁人梁王僧儒魏王肅八世孫東海剡人非一族亦非一時不宜如此借用芹按南史王僧虔傳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

亦復不見南云僧虔探燭珠為風皇伯父宏稱其長者
云齊書如云王門則僧虔僧緯之餘加之僧達正是的
對以僧緯與孝緯同名故遷就其詞耳此儻句之累也

門風第一

陳其年顧夫人哀詞王右丞之詩歌門風第一按范攄
雲溪友議元丞相載妻王氏字縉秀王縉相公之女初
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後元秀
才到京屢陳時務深得上旨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
相寄諸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
年解笑鳴機婦耻見蘇秦富貴時其年蓋用此也

如豨

陳其年胡二齋擬古樂府序夫使豨豸拘頹調必如豨
案古樂府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
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
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狗吠兄嫂
當知之如呼豨秋風蕭蕭鼓風颺東方須臾高知之如
豨二字本此

吼天氏

尤侗花神彈封姨文今有吼天氏封姨者性成少女天
斜兒比將軍跋扈案清異錄呂圓貧秋大風鄰家朱錄
事富而輕俊疊小紙擲圓曰呂圓身寒德備一日吼天
氏作孽獨示威于圓注吼天氏風也隋煬帝泛舟忽陰
風淒緊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易水生

胡應麟甲乙剩言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
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
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

羣書札記

卷之六

美

思道七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
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為
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詛言耳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
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為湯也然書法以
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
于濁世司衡者乎野客叢書今人稱姓楊人為木易案
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
此易亦楊字耳真誥有為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
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為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

以木易為楊姓其誤久矣芹按以木易為楊易水為湯其誤正同然考吳志薛綜傳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吳字從矣音側非從天也則古人之假借由來久矣

紫濛

楊升菴集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於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濛此用紫濛事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妄猜語耳吳寶芝云考慕容虎傳邑于紫蒙之野乃蒙字非濛字也紫蒙二字于使遼誠切當然紫濛羣書札記卷之六

鍾馗

楊升菴集考工記云大圭終葵首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言大圭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為晉宋人名後人訛鍾馗又畫神像帖門執椎擊鬼又畫鍾馗除夜嫁妹圖及元夕山遊圖文士又作鍾馗傳言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有謝賜鍾馗畫先于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使立

石于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謂真有其人矣案鍾馗即鬱壘石敢當即桓石虔詳見別條茲不復贅

又蘇易簡云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慎案硯以鍾馗名也蓋硯形如大圭也案爾雅釋草葵一名蕞葵菌一名中馗則物之以鍾馗名者多矣

遞齋閒覽今人歲首畫鍾馗俗傳起於唐明皇時畫夢一小鬼盜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

羣書札記卷之六

繫角帶鞞朝靴徑捉小鬼先剝其首然後擊而啖之上問大鬼曰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蓋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久視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以百金按溫庭筠貌甚陋號涇鍾馗累舉不第是亦一進士鍾馗也

無恙

輟耕錄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作人則疾名曰猓
猓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
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
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為
獸或以為蟲或謂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
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猓字下云猓獸如獅子食虎豹及
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猓恙二義神
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三教

羣書札記

卷之六

无

輟耕錄李木魯柳子羣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
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
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
可一日缺哉上大說按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
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則佞佛之論矣

鴛衾

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
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
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按古詩文采雙鴛

鴛衾為合歡被此但言織紋耳後世奇技淫巧乃至于是

鴈子

輟耕錄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雁子其
佳王維詩蘆笋穿荷葉菱花胷雁兒又新按洛陽伽藍
記北夷會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
人謂之鴈臣據此則又有鴈臣矣

拗花

輟耕錄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

羣書札記

卷之六

辛

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鴛鴦七十二

輟耕錄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
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菩薩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
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案謝氏詩源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
爛若披錦故相逢行云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宣髮

輟耕錄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

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磨乎
髮也然本草云燕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
蒜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宜黑白雜爲宜
髮据此則當用宜字爲是

鴈書

輟耕錄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
援弓鴈窮海壘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
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
五十九年郝公書也先是有以鴈獻命畜之鴈見公輒
羣書札記 卷之六
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
向拜昇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
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
乎至今秘監帛書尚存按漢書蘇武傳漢使至匈奴常
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
言武等在某澤中此本空言非實事也此則真鴈足寄
書矣

盧橘

輟耕錄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遊獵賦

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榛枇杷然而然柿夫盧橘與枇杷
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
花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卽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
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爲重歟唐三體詩裴庾注云廣
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爲壺橘又
曰盧橘按吳錄朱光祿爲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
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近是此也

解語盃

輟耕錄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
羣書札記 卷之六
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
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
其風致又過碧筒盃甚余因名爲解語盃坐客咸曰然
按此不特勝碧筒盃以視宋人之白玉蓮花盃元人之
鞋盃其雅俗相去遠矣西陽雜俎魏正始中鄭公愨三
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
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吸之名爲碧
筒盃

筍盃

羣書札記卷之六終

羣書札記卷之七目錄

圖書精蘊

羣書札記

卷之七目錄

羣書札記卷之七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圖書精蘊

及門諸子校

河洛精蘊象辭有曰往曰來者自是易中所有之義往來不出相反之卦似亦易見之理何以先儒于卦變紛紛有異論耶泰小往大來分明是否反為泰三陰往而居外三陽來而居內也否大往小來分明是泰反為否三陽往而居外三陰來而居內也否泰反類因其易者言之他卦有言往來者復七日來復此對剝之不利有羣書札記 卷之七

攸往剝復皆一陽以初上為來往也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此因卦有九二九四二陽九二即蹇之九五故曰來九四即蹇之九三故曰往孔子作傳有當以反易取義者亦曰往曰來變文則曰上曰升猶之言往也曰下曰反猶之言來也凡言來者皆自外卦而居內言往者皆自內卦而居外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此語尤分明其他皆可類推矣此類虞翻謂之卦變因反易而有變動誠可謂之卦變程子不取卦變之說朱子本義則有兩說書首作圖一陰一陽之卦

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二陰二陽之
 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三陰
 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雖有此圖本義中却
 不與圖應必有推之難通者矣本義卦例以兩爻相比
 陰陽變易謂自某卦而來夫兩爻相比而變易者惟有
 三四兩爻謂卦一反覆則三易為四四易為三若初與
 二二與三四與五五與上無互變之理况一卦又有自
 兩卦二卦來者則其說益支離紛錯故本義雖有此二
 說恐皆非確論也然則卦變竟無知其說者乎曰有之
 羣書札記 卷之七
 有薛溫其者在朱子之前說蹇卦云諸卦皆指內為來
 外為往則此往得中為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卦則為
 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
 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按此說正得卦變之義舉蹇
 解以為例凡反易之卦皆相循也皆可覆視也即二卦
 而他卦皆可通矣此說房審權載之義海中今定此說
 為主併通攷文王演易所以用反對為次序之故往來
 上下自是易中堂堂正正之一義非若纖巧鑿智者比
 先儒意向有偏是以舍近而求諸遠爾

需與訟反對訟之九二即需之九五需之九五即訟之
 九二本義謂自遯來者非
 否與泰反對經言小統指三陰言大統指三陽言本義
 謂自歸妹來者非泰與否反對本義謂自漸來者非
 蠱與隨反對蠱之上九來為初九本義謂自困噬嗑未
 濟來者非隨與蠱反對隨之初九自下而上為上九隨
 之上六自上而下為初六也本義謂自賁井既濟來者
 非
 賁與噬嗑反對賁之六二上行為六五也本義謂自益
 羣書札記 卷之七
 卦來者非噬嗑與賁反對噬嗑之六五來為六二以文
 初三之剛又分噬嗑之初四上為上與三以文四五之
 柔也本義謂自損既濟來者非按賁為文飾剛柔交錯
 必以離明為主此即重離之主四爻剛變為柔以一柔
 文二剛者得離體之正以二剛文二柔者得離體之似
 以其柔與剛等離體未真必若重離之卦皆以一柔文
 二剛乃為重明以麗乎正也文明之卦重離為盛次則
 為賁以其上下皆有離也若使一陽二陰之下無一陽
 以閉之則不見有文飾之象故獨于此卦名賁剛柔交

斷文章爛然賁之名不可易也然則三爻之剛上下所
共下則為文剛之一上則為文柔之一在噬嗑則上而
居四在賁則下而居三似不可以為上此處殊難措詞
剛字之上著一分字曰分剛上而文柔則是分噬嗑之
初與四初上而四亦若從之以上其實是下非上也此
聖人屬文鍊句鍊字之工妙讀者鮮能知之然則賁象
重離三之剛上下所共亦學者所當知也

剝與復反對今按此卦先儒不言卦變其實是卦變也
剝反為復復之初九即剝之上九今來復也若剝則不
羣書札記 卷之七 四

利有攸往矣彖傳曰復亨剛反反即來也

亦棟

案向讀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

師古曰復卦之辭 今易崩字作朋也 自上下者為崩初以為怪絕不留意

今讀江君卦變之說乃知復之初九自剝之上九而來
則以艮山而變為震雷崩字確有意義乃知朋字必後
人所改所謂少所見多所怪也

大畜與无妄反對大畜之上九自外卦而來為初九以
為內卦之主也此語甚分明可為卦變之凡例諸卦之
言往來上下者義皆如此本義謂自訟來者非无妄與

大畜反對无妄之初九自下而上為上九也本義謂自
需來者非

恒與咸反對恒之初六上為咸之上六咸之九四下為
恒之九三也本義謂自旅來者非咸與恒反對咸之九
三上為恒之九四咸之上六下為恒之初六也本義謂
自豐來者非

明夷與晉反對明夷之六二上行為晉之六五也本義
謂自觀來者非

家人與睽反對家人之六二上行為睽之六五也本義
謂自離中孚來者非本義云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

羣書札記

卷之七

五

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按此惟論五爻之
柔故下云得中而應乎剛若三爻之柔不論也本義雖
有自家人來之一說然其所以來者則異矣

解與蹇反對解之九二為蹇之九五而得中也本義謂
自小過來者非或問卦變往來之說亦可用之解爻辭
乎此卦言往來者獨多初六往蹇來譽九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亦將謂
解蹇相循以解卦之爻論往來乎曰不可文王序卦有

反復之義故彖辭須以反卦論往來周公繫爻辭則爻位已定往來不出本卦初爻無來不往即為來上爻無往不來即為往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先儒各以臆見說卦變者獨遺貼身一卦有反覆之義則往非其所往來非其所來矣經義難明乃若是哉蹇與解反對蹇之九三往為解之九四得五上二陰爻是為得眾蹇之九五來為解之九二是來復乃得中蹇時以在外為中解時以在內為中各有所宜也有攸往夙吉又申戒往者之辭惟夙則吉近儒說此云二陽皆主解者四自三往二則來復復者无所往也往者有攸往也无所往者以不往為吉有攸往者以速往為吉不往之吉二乃得中也往之吉三往得眾而有功也有功即指得眾按此說深得經意蓋夙吉之詞為九四之往者設不為九二之來者設也本義謂自升來者非

羣書札記

卷之七

六

卦是兌何有上畫之陽上卦是艮何有上畫之陰益卦言初畫亦然于義牽強難通惟以二卦循環上下只以初上二爻說損益乃可通

亦棟按朱子之意蓋指泰否之陰陽言之以泰之三爻與上爻易則為損以否之四爻與初爻易則為益所謂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來也然何如此之以貼身取者為是乎

萃與升反對萃之坤升而居上也三爻皆柔不能獨指六四猶之泰之小往不能獨指四爻為小也本義謂自解來者非

羣書札記

卷之七

七

革與鼎反對革之六二上行為鼎之六五也本義謂自巽來者非

歸妹與漸反對歸妹之九二進而為漸之九五得位又得中也恐人疑進得位兼六四言之故又言其位剛得中也所以別於六四也本義謂自渙旅來者非

節與渙反對節之九五來為渙之九二節之六三為渙之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于九五也訟言剛來而得中此言不窮亦得中之變文棟案不窮二字即中字之切音本義謂自漸

來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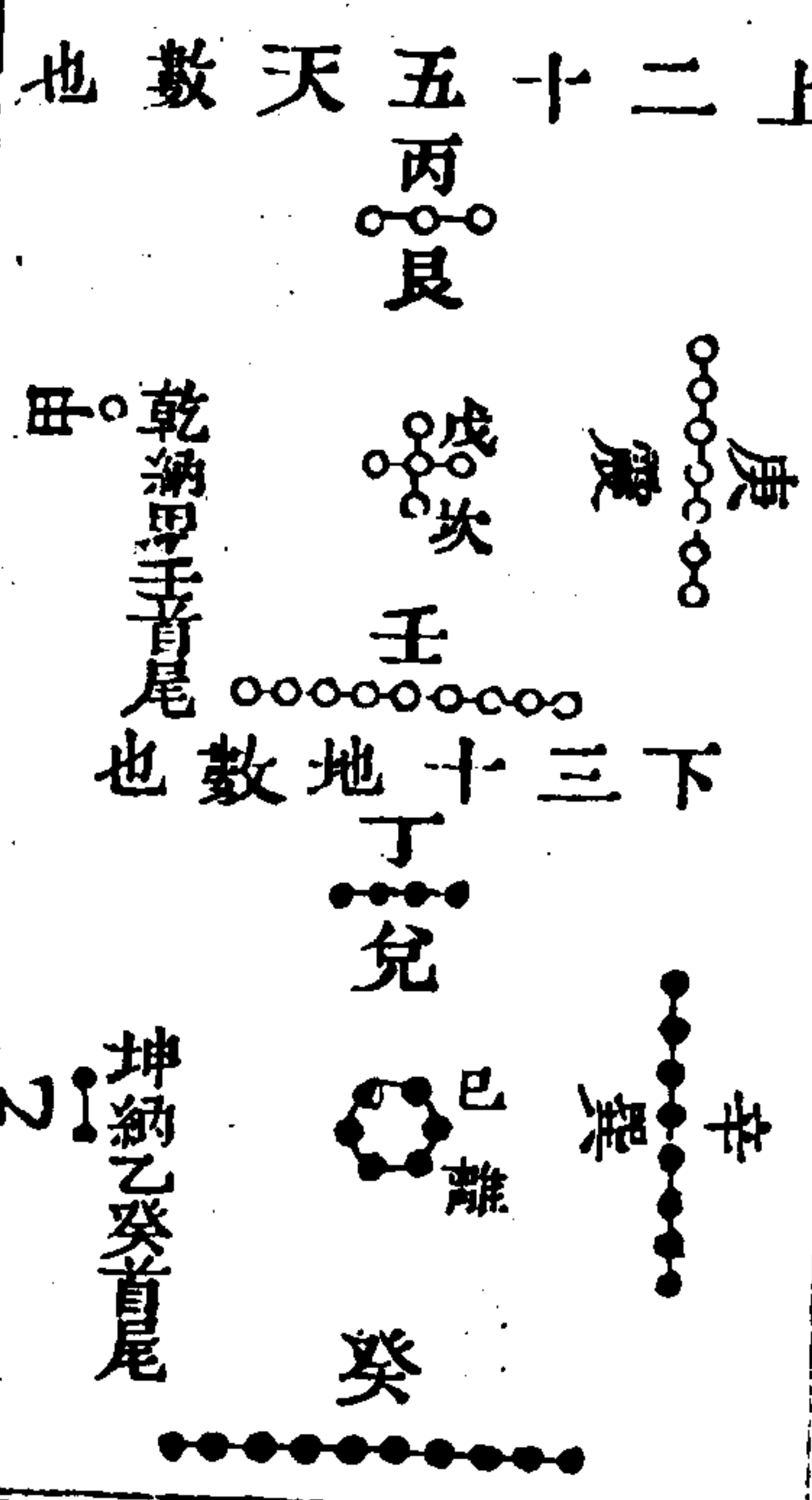
易言卦變本義十九卦今推之得二十二卦卦變本自然之理否泰之往來損益之盈虛剝復之消長寒解之安危天道人事原有此反復之理故文王以此序卦而雜卦一篇比樂師憂臨觀與求仍取義類之相反者言之則卦變實生于此是為靜中之動定中之變在易中實一要義不可視為緒餘賸義而輕忽之也

亦棟 案向解說卦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二句即以卦之反對者解之主西河毛氏說其後閱通志堂經解即不主邵康節說薛氏之說載于房審權義海中者亦曾看過而竟略不經心所謂睫在眼前人不見也今得江先生明白言之暗室一燈曠若發蒙然則微江氏聖人之蘊殆不可得而見乎前輩謂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恐如此經師千百

年不一見而曰易求也談何容易願與海內窮經諸君子共勉之而已矣

羣書札記卷之七終

陳希夷先生易龍圖序 陳良謹遵易龍圖序 此門人陳良 原名 蔡三 所悟於易理頗有關係故附錄之



羣書札記 卷之七 九 希夷先生有易龍圖序一篇自序自註見于江慎修先生河洛精蘊中慎修先生俱云不可曉長意却微有會焉按希夷先生易龍圖序云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于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縷也觀此則知圖中之數皆順次而不紊也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說此則知天地分爲二圖也中貫三五九言天上三中西下九東一西七也外包十五三爲十以中五配之各得十五也盡天三天五天九并五十之用承上中貫三五九而謂五十後形一六無位本註上去下位去六之用也按此是合上下而

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

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木註上位形五下位形六。木註五位五二十五下位五六。

得三十是皆十分而為六。木註此是言下之十分而為

明五之用也。六以四與東二而亦為六也。十既分則西形地之象焉。

之八必分二以配上四而各得六無疑矣。本註謂

用六也。六分而幾四象。九六之象也。地六不配中央六

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

三分在西北邊六幾老陽九惟在北邊六便成老陰數更

無外數添也所謂不配也。按四方既成各得六而以中

央六數以一分在南成七以二分在東成八以三分在

西成九中央六數已盡無復可分故北邊六更無外數

添也所謂不配也。又按東方少陰南方少陽本註一

分在南字疑當是東字二分在東在上則一不用形

東字疑當是南字蓋傳寫之訛也。本註一不用形

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本註上一位中心去

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四以一百六旬用子二

十四氣也故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按上位中央木

五而何以云去一蓋五數雖是土而細分之則東方

點木南方一點火西方一點金北方一點水中央一點

又是土中上矣故亦可去。希夷先生自序并自註細釋

之原自分明今為補其圖如此是亦愚者一得足以補

慎修先生所未及云

由是而配十干甚確焉夫十干木十數也甲一東方陽

木乙二東方陰木丙三南方陽火丁四南方陰火戊五

中央陽上巳六中央陰土庚七西方陽金辛八西方陰

金壬九北方陽水癸十北方陰水順四方四時之序而

夏秋之交土旺中央若有天造地設不假安排者焉

納甲之說前人配以太陰江慎修先生疑之另立其說

其詞繁冗見於河洛精蘊今由此圖觀之而納甲之理

若更有確然不可易者夫以十干納八卦則乾坤唯當

納其首尾兩干乾既納甲一壬九合十數矣於是以陽

數之庚七納震長男戊五納坎中男丙三納艮少男坤

既納乙二癸十合十二數矣於是以陰數之辛八納巽

長女巳六納離中女丁四納兌少女分配停勻毫無牽

羣書札記 卷之七 十一

強紐合之弊至於離之納壬坎之納癸是後世羅經之

配納也蓋羅經中無戊巳而乾坤既納其兩干自可分

以配坎離於是離雖陰卦以其為日而象乾故納壬焉

坎雖陽卦以其為月而象坤故納癸焉是小變其說以

配羅經也

於是而知天干之合即河圖生成之義也甲與巳合一

六也乙與庚合二七也丙與辛合三八也戊與癸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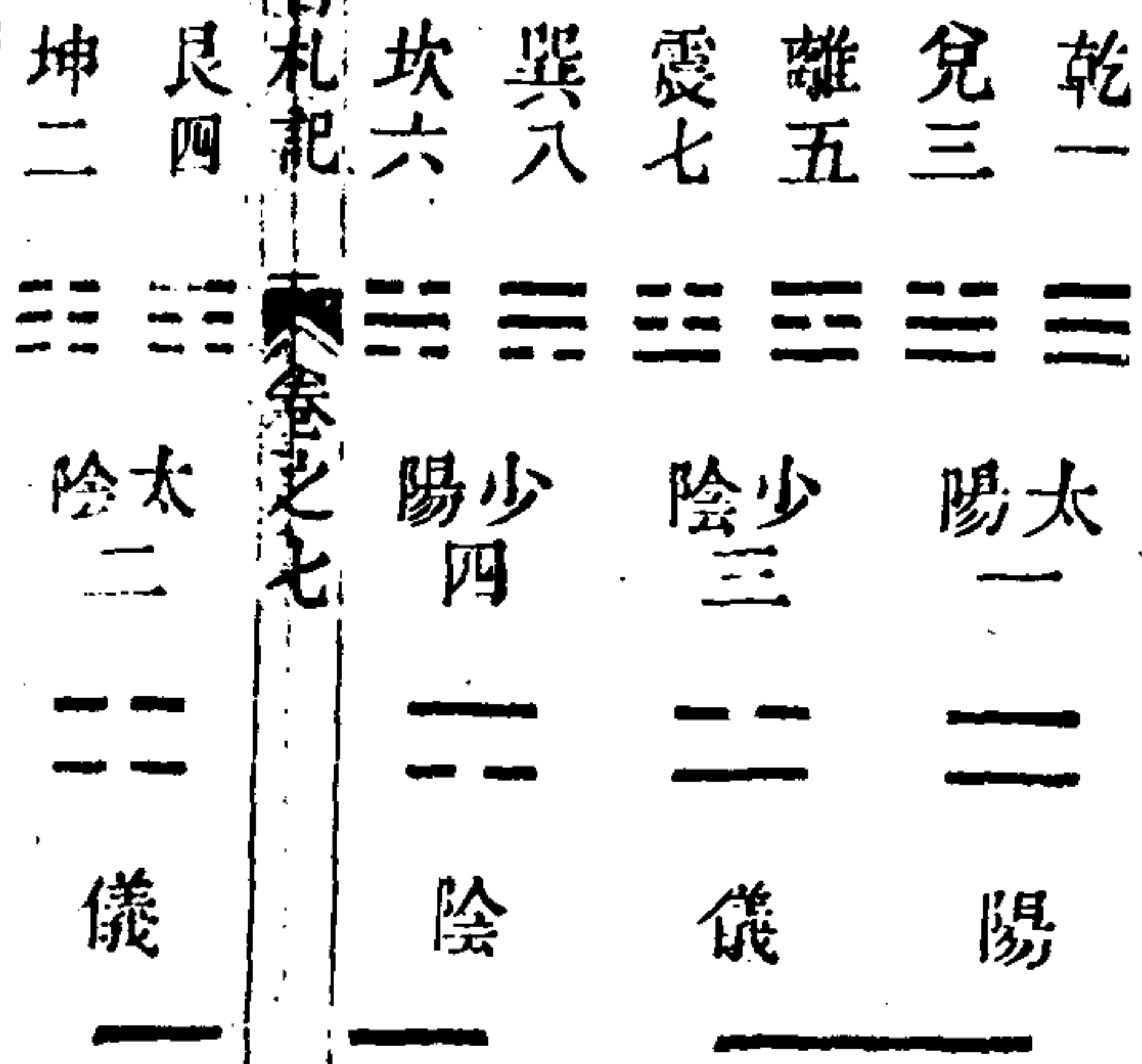
十也

按前漢律歷志云天之中數五五為聲地之中數六六

十也

為律唐一行亦云合二中以定律歷後世詩題五六天地之中數觀此圖可以得其確解矣

伏羲畫卦先後圖



伏羲畫卦先後圖

竊以伏羲畫卦必先立乾坤以成對待之局而後六子出焉未有乾不配坤而先出六子者也蓋首畫一陽一陰兩儀之象也次于陽上加陽為太陽陰上加陰為太陰又于陽上加陰為少陰陰上加陽為少陽而四象成焉次于太陽上加陽成乾便于太陰上加陰成坤繼于太陽上加陰成兌便于太陰上加陽成艮繼于少陰上加陽成離便于少陽上加陰成坎繼于少陰上加陰成

震未于少陽上加陽成巽蓋有一陽便配一陰是對待之義也故自既成之序橫觀之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其畫卦之序則應是乾一坤二兌三艮四離五坎六震七巽八也存之以質高明於是而由橫圖而布為圓圖則以陽儀一邊四卦列於東南左曲之以陰儀一邊四卦列於西北右曲之以陰陽兩兩相對而適符乎乾坤之法象義皇何容心於其間哉并於此可悟陽左旋陰右轉之義矣

伏羲畫卦先後圖

羣書札記卷之八目錄

敬 鮪 鮪

同爾兄弟 籩篠不鮮 乃生女子

祇自底兮 載寢之地合上 魚網之設

南方之原 必學為裘 裘

民人所瞻 邦封 贈之

濡軌 逸詩 螭

讒從小居 嗟子子 不敢怠遑

宗之 度其鮮原 卷

羣書札記 卷之八 目錄

魚網之設 弓矢既調 女子有行

抑戒 昔 何戈與楨

每有良朋 陂 隼

褒拜 無我有尤 及予來赫

遠父母兄弟見上卷 鳥

落蘇 發鉤 吁嗟麟兮

克長克君 四月秀萼 狐裘蒙戎

羣書札記卷之八

古虞朱亦棟原名 學

敬

及門諸子校字

許氏說文敬棄也從支壽聲周書以為討詩云無我敬
兮按詩鄭風今作魏市流切譎訓也从言壽聲讀若駢
周書曰無或譎張為幻張流切訓譎从言州聲市流切
芹按周書以為討周書並無其字不知此即譎張為幻
之譎也其不書譎而書討者初疑為缺筆者小弁怒焉
如擣韓詩作疴則討與譎原可通寫耳

羣書札記 卷之八

鮪

許氏說文鮪統也周禮謂之鮪从魚恒聲古恒切鮪鮪
鮪也从魚充聲武登切芹按史記司馬相如傳鮪鱗鱗
離注郭璞曰鮪鱗鮪也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鮪鱗出
鞏山穴中三月溯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為龍矣又左
思吳都賦筌鮪鱗注鮪鱗鮪也据此則鮪即鮪鮪即鱗
鮪鮪即王鮪也然許氏于上鮪字云鮪也周禮春獻王
鮪从魚有聲于下鮪字云叔鮪也从魚各聲而于鮪字
云周禮謂之鮪則鮪之非王鮪也明矣注家以鮪鱗為

鮪魚當亦以鮪鮪二字在鮪之下絡之上故相承而誤耳第周禮無鮪字有鮑字籩人掌應鮑魚鮪此鮑字疑是鮪字之訛考賈子新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据此則鮑魚不以供籩豆而况以之供祭祀供賓客哉此鮑字當是鮪字之訛無疑也說文于鮑字下云鮪魚也从魚包聲薄巧切亦不引周禮應鮑魚鮪句

鮪

羣書札記 卷之八

許氏說文雖祝鳩也从鳥佳聲思允切佳雖或从佳一曰鵠字案爾雅釋鳥佳其鳩鳩注今為鳩疏雖一名鳩鳩詩曰翩翩者雛毛傳雛夫不也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雛鄭箋謹愨孝順之鳥也本作佳則雛即佳矣第不曰職追切而曰思允切則隼也而非雛也考說文于佳鳥二部皆無隼字而獨存思允切三字于雛字之下此必有缺文焉然亦不可考矣

同爾兄弟

詩聲類云唐韻正曰皇兮七章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

爾兄弟後漢書伏湛傳引作同爾弟兄案从兄之字聲當以况為正詩倉兄職兄並通為况白虎通義曰兄者况也父法也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芹按此當從後漢書作弟兄為是

籩條不鮮

新臺籩條不鮮孔氏詩聲類云从鮮之字當以鮮為正按有兎斯首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禹貢析支後漢書作賜支大戴禮記又作鮮支斯鮮賜析為同部四聲故通相通轉如此芹按說文霽从雨鮮聲讀若斯息移切故孔氏据此以為證然鮮字亦自有本音奈何以協韻而遽改本音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孔氏聲類云地古音墮九章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今天問敢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居母而死分竟地羽獵賦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車驚師駭刮野掃地是也然自史記琅邪臺刻石文陵水經地即與帝解辟易畫同用是秦漢之間已有通音江氏古韻標準遂謂此章地揚一韻瓦儀議

罹自爲一韻今徧考通經凡七句換韻必上四句下三句北門杖杜小旻召旻及本篇下筵上章章皆然絕無第四句換韻者故知地也从也聲以協瓦韻爲正廣森每謂欲審古音必先求乎古人用韻之例也芹按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注易平地也易字卽平地二字之合音若地字不作去聲讀何以知易之一字爲平地乎又莊子接輿歌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則古地字明明有地音又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則地且與第通矣而必讀地爲墮讀禡爲拈此正吳棫之強作解事奈何

羣書札記 卷之八

四

反仍之耶一說瓦當作屎簍柄也收絲具也則正與地禡叶但改字爲嫌耳

祇自底兮

段氏音韻表底字在第十六部詩無將大車合韻塵字一作底無此字宋劉彞臆改底以韻塵亦無此字唐石經正作底與小雅白華底字皆甚明畫顧亭林從翻說謂石經乃從諱滅畫之例非也戴氏遺書底釋文作底都禮反則此字非唐人避諱所改明矣然不必非瘠字之訛也按此當從戴氏之說

載寢之地載衣之禡

段氏音韻表地也聲在第十七部屈賦天問與歌韻橘頰與過韻上林賦與河馳韻讀如沱又云考地字周秦人亦入于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地莫之知避秦琅雅臺刻石文陵水經地韻帝懈辟易畫字司馬相如子虛賦揜草蔽地韻絕乎心繫元命包曰芹按地字地者易也皆讀如狄自當讀第卽讀沱亦不過協韻耳段氏強歸之歌麻部而又載此條者所以彌縫其闕也然必謂生姜樹上生亦何必矣又云禡音在第十六部詩斯干以韻地瓦儀

羣書札記 卷之八

五

議罹字讀如拈此爲次第最近之合韻江氏改易地字古音謂地禡一韻瓦儀議罹一韻其說踈矣芹按此與孔氏之說正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段氏音韻表離本音在第十七部屈賦少司命合韻知字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合兒疵爲離知韻又常德不離合雌谿兒韻離字入支韻蓋久矣芹按段氏引此明知古字不盡一音卽如相鼠之詩皮儀爲三字俱作今人本音讀與下齒止俟體禮死叶頗覺神迴氣合

不必定以皮讀婆儀讀莪為讀叱也又如有鬼之詩雉
離于羅離當讀羅若讀羅則反膠牙矣然則鴻離戚施
不妨如字讀即地楊儀議羅何不可作一韻讀耶如疑
瓦字無韻又安知不如或說瓦字非屎字之訛正不必
改音以求合也古人韻緩不煩改音奈何諸君并為一
詞牢不可破耶

南方之原

段氏音韻表原本音在第十四部詩東門之粉合韻差
麻婆字古獻尊之為犧尊若十之為若柯嬰娑之為娑

事書札記 卷之八

六

娑嘽嘽駱馬之為疼疼駱馬皆此類 亦棟 按向讀此句

不得其韻後于京都琉璃廠閱一書云古十三元字多

與五歌通轉若番之為番 音波 繁之為繁 音婆 是也 今忘其

忘其人之 姓名矣 頗以為創獲然必欲改為何音以叶之則仍

不得其解矣

必學為裘必學為箕

段氏音韻表按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
治之子必先為裘知韻語也 亦棟 案列女傳臧文仲書
飲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戰國策

高冠大箕長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墨枯邱皆此類也

裘

孔氏詩聲類云按說文以求為即古文裘省顧氏據詩
終南七月大東及左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列女傳
臧文仲書飲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
之等文證裘古音渠之反則實與裘不同音許叔重合
為一字者恐未然也蓋寒者求衣故其字從衣從裘似
會意非諧聲歟 亦棟 按求衣二字合音為其顧氏之說
不為無見然以衣求切之則為裘裘亦自有本音徐幹
事書札記 卷之八 中論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則裘亦古音也

民人所瞻

詩聲類云案桑柔民人所瞻與相臧腸狂同用吳氏韻
補音諸良切引漂陽長潘乾校官碑永世支百民人所
彰子子孫孫俛爾臧昌為證愚謂此當時三家詩有作
彰者故漢碑用之毛詩瞻字誤耳 亦棟 案殷武遠字與
監字嚴字叶又漢人避諱改莊為嚴如魯莊之為魯嚴
楚莊之為楚嚴蜀嚴之為蜀莊莊助之為嚴助莊光之
為嚴光是也意嚴之與莊不特字義相通當日必有併

聲音而合之者曠之叶相滅腸狂亦猶是矣奈何以爲毛詩之誤字也

邦封

詩聲類云惠定宇論語古義曰且在邦域之中矣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古字邦封同尚書序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廣森案說文解字邦从邑半聲釋名曰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邦因同封明矣老子修之于國其德乃豐韓非解老篇引作修之邦故與豐合韻今本承漢避高帝諱而改耳毛氏古今羣書札記卷之八八

贈之

鄭風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段氏六書音韻表來音在第一部女曰雞鳴合韻贈字讀如凌戴氏遺書女曰雞鳴贈字江氏古韻標準謂贈字說爲贈不必以改字爲嫌而讀來如凌也芹按此當從江氏之說

濡軌

衛風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段氏六書音韻表軌音在第七部匏有苦葉合韻牡字讀如阜周官經立當前侯說文作前軌戴氏遺書匏有苦葉二章應是軌字軌車轍也謂道路中車行之轍迹濟雖盈于道路兩不相涉故云不濡軌與雉鳴求其牡意相反對不必泥於車前軌也援前侯以證前軌而讀軌如阜太迂曲芹按此當從戴氏之說

逸詩

羣書札記卷之八九
孔氏詩聲類云先聖刪詩匪特研乎辭義而已雖文字音韻必取其粹者焉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今逸周書有其辭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之宵幽三部竟雜然並用而刪定所存三百五篇則未見有是惟幽與宵通者七見幽與之通者八見蓋哈聲後唇言之即近宵宵聲歛唇言之即近幽讀幽又歛即爲之故詩人每借協而後代蕭宵混合之尤錯糅抑亦由此濫觴已芹按志氣庶庶句不必用韻取與不疑句下有以是御之句亦古詩非王子誥

也又庶庶一作塵塵若塵字可為韻則無將大車之疾與塵協乃真古韻矣孔氏据此為夫子刪詩之旨毋乃曲說

螭

段氏音韻表螭本音在第十七部屈賦涉江合韻知字非按此與史記齊世家所載非龍非影同非虎志作非非羅只照今人所讀之音協不必改讀以求協于古音也餘可類推

讒從卜居

季書札記 卷之八

十

案左傳讒鼎之銘服虔注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芹按魯有崇鼎見明堂位崇鼎一名岑鼎呂氏春秋齊伐魯求岑鼎魯人以廣往是也据此則讒與岑通岑與崇通故讒從得同叶也

嗟予子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孔氏聲類云案予字與下已止合韻次章予季與寐葉合韻末章予弟與偕死合韻俗讀至行役絕之誤也正義云我本欲行之時

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寢無得已止尋釋此解斷句自顯亦棟案孔氏此解極為的確讀者第於行役兩字作一讀且則得之矣

不敢怠邊

孔氏詩聲類云監嚴濫韻邊非韻國福韻孔云不敢怠邊句之非韻與猗嗟終日射侯正同但彼章通韻此章換韻耳吳才老強改嚴字以協邊音彼未知六句平分兩韻則韻法已化偶從奇故也芹按漢人避諱改莊為

季書札記 卷之八

七

嚴如蜀嚴之為蜀莊莊助之為嚴助莊光之為嚴光是也然魯莊為魯嚴楚莊為楚嚴早已見于春秋又楚詞天問勳因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維帝何饗壽命永固夫何久長亦以嚴作莊讀才老以嚴叶邊音正是古音何乃反嘗之耶竊疑監與濫為一韻嚴與邊為一韻或是隔句韻耳

宗之

公劉食之飲之君子宗之宗與飲叶孔氏詩聲類云宗古通韻讀為簪易朋盍簪苟爽本作宗芹按此條與

上讀從一條正是一例

度其鮮原

孔氏詩聲類云原字與阿沱為韻當讀為魚何反陳風亦以差原麻娑同協此詩聲類所謂元寒歌麻陰陽聲之互轉若以度其鮮原為無韻之句則不合詩律矣芹按孔氏以此句協韻真是匠心獨得特以原為魚何反則不必耳

巷

案古之所謂巷即今之所謂弄也唐韻正曰今京師人羣書札記 卷之八 謂巷為街街乃二合之音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孔氏詩聲類云離古音羅易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太元應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施古音駝芹按此皆協韻耳必以為古音如是此一偏之見也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

段氏音韻表調字本音在三部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以韻同字東方朔七諫以韻同字皆讀如重此古合韻也潘岳籍田賦以茅韻農東晉勸農賦以曹韻農韓

詩橫由其晦毛詩作橫從毛詩狂聲之狃漢書作嘽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汝南銅陽之銅見腫韻亦見有韻皆第三部第九部關通之義江氏謂車攻調同非韻離騷七諫為古人相效之誤其說似是而非

孔氏聲類云詩本音曰宋吳棫韻補讀調為同引離騷勉升降以上下分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儷而求合兮華臯陶而能調為證朱子從之此章首尾為一韻中二句為一韻蓋詩之變體按韓非楊權篇云君摯其名臣效

羣書札記 卷之八 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亦確微也蓋周字从用不從用聲調因周而返从用聲又諧聲之變法江慎修古韻標準謂此詩同調非韻靈均方朔為相效之誤段氏辨其說似是而非且引衛青傳大當戶銅離一作稠離以為證是則周傍而通同者非獨一調字矣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孔氏詩聲類云母字詩凡十七見皆讀為母惟此章讀為姥蓋方音也又易繫辭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管子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于日月

察于父母呂氏春秋爰有大圖在上六矩在下汝能法
之為民父母莊子子桑歌父邪母邪七發內有保母外
有傅父欲交無所易林訟之家人扶堯戴禹從喬彭祖
見西王母亦皆讀為姥似此字本有兩音今海姥二韻
並遺而獨音牡則誤甚芹按孔氏所著詩聲類大抵皆
生姜樹上生之說也而此獨存母字一音所以彌縫其
闕也按母字有兩音一讀姥其正音一讀牡其偏音今
皆以偏音為正音矣然方音自在也若母之讀每乃真
方音耳

羣書札記 卷之八 十四

抑戒

孔氏詩聲類云陳季立曰抑古音懿國語引詩抑戒作
懿戒廣森於陽聲二下篇謂替字當改入震韻然九章
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刻方以為圖兮常度未替以
抑替同用者此由抑旁作反印故本讀為懿轉讀即為
印正猶懿字从壹壹本吉聲而亦可通為天地壹壹之
氣忍讀者猶未安于替當改韻之說故復推論之芹按
抑戒之為懿戒猶伯益之為伯翳也替字作廢字解替
與抑叶抑讀懿替自當讀替唐韻入之十二霽非誤也

奈何欲入之震韻耶

音

孔氏詩聲類云唐韻誤入十二霽召曼胡不自音職兄
斯引古讀未詳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晉韻與詩合亦棟
按韻補替叶才淫切艱音勤此固未合然必以之入震
韻到底不確

何戈與殺

廣韻丁外切殺文殺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
羣書札記 卷之八 十五

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殺故从示爰詩曰何

戈與殺芹按今人以聲驚人口殺即此字也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孔氏詩聲類云戎與朋協古通韻讀為仍又云首二句
無韻常武首章即此例而叠用之赫赫明明二句無韻
南仲太祖二句連韻整我六師二句又無韻既敬既戒
二句又連韻變格中極整齊者也吳氏雅不達斯秘忽
將戎字叶音汝指常忽將務字叶音蒙指常何虺繫關
整之甚芹按戎汝也以戎叶汝與祖父韻不為無据而

謂戎字無韻可乎惟此章以務叶蒙則吳氏之失此仍當以戎叶汝與務合韻也而謂上二句無韻可乎臆繫紛戾孔氏無乃躬自蹈之也乎

陂

段氏音韻表皮聲在第十七部莊子生于陵陂與施為韻今入支實唐元宗不知洪範遵王之義義讀俄而改頗為陂以合之又不知陂之本讀坡也 芹按韻補曰古義字皆音俄周官注亦音俄故古文尚書本作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以叶俄音唐明皇以義字今音為父改頗羣書札記 卷之八 去 為陂以從今音古音遂湮矣

隼

孔氏詩聲類云隼唐韻誤入十七準汚水鳩彼飛隼與汚彼流水隔協又云古讀若雌唐韻正曰周禮司尊彝注雌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據此似隼可讀作佳非說文之有缺矣然隼自是鷲鳥非願鳥也禽經曰隼以引之非思允切歟

褒拜

孔氏詩聲類云按褒保報為同紐三聲故周禮褒拜杜

子春讀為報拜褒从采采即古文保與浮煇等字同諧孚聲今俗惟褒猶有讀博浮切者與韻乖而實是也 芹按褒字原有兩音其失載于十八尤者唐人之誤也

無我有尤

孔氏詩聲類云從尤之字聲當以虬為正今虬字得在灰韻毛稚黃云論語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疑與尤為韻殆與悔為韻 芹按緣衣以訖協絲治亦猶是也必以為當讀虬則又偏矣

反予來赫

羣書札記 卷之八 去 孔氏詩聲類云案桑柔釋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唐韻正曰莊子仰而視之曰嚇注一本作呼許嫁反嫁音故正作呼音 芹按此以嚇為許嫁反非以呼為許嫁反也奈何以嫁字作故音牽合之耶

遠父母兄弟

段氏音韻表玉裁讀坊本詩經竹竿二章每疑右第二字古鮮合用及考唐石經宋本集傳明國子監注疏本皆作遠兄弟父母而後其疑豁然又曰唐以前支韻必獨用即如周與嗣千字文上和下睦夫倡婦隨已下用

十韻不雜脂之二字庾信楊柳賦用二十七韻不雜脂之一字唐人之謹守六朝家法者惟杜甫近體詩凡五支韻必獨用韓愈答崔立之八十三韻亦獨用五支芹按此二條足見段氏之細心考核不可及也

鳥

孔氏詩聲類云鳥古讀未詳漢書叙傳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桓驕七說超絕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可廣鳥入黝韻之證芹按此即蕭肴豪通尤之三聲也必以鳥入黝韻則又偏矣

羣書札記

卷之八

六

落蘇

本草茄一名落蘇五代貽子錄作酪酥蓋以其味如酥酪也芹按落蘇二字乃茄字之切音貽子錄作酪酥當以其音同而易之耳謂其味如酥酪恐未必然

發鉤

左成十七年囚楚公子茂國語作獲王子發鉤芹案發鉤二字乃茂字之切音以下字切上字陸氏音義云扶廢反考成十年糴夜音義云徐扶廢反一音蒲發反按以發字讀去聲則為吠以發字讀入聲則為伐則茂字原有伐

音其古音用鉤今音用扶用蒲則七虞之與十一尤通也

吁嗟麟兮

芹案嗟字與兮字叶節南山詩以猗字與嗟字叶正其例也秦誓斷斷猗大學作兮兮與猗同又吁嗟乎騶虞首章可叶次章不可叶以首章虞字漢書作騶牙則牙與葭紀叶次章虞字讀作五紅切與達雅叶則牽強之極矣不知乎字原與虞字叶正與吁嗟麟兮一例又吁嗟乎不承權與首章可叶次章不可叶以與字無從改

羣書札記

卷之八

九

音也不知乎字與與字叶正與吁嗟乎騶虞一例近孔氏所著書以蝦蟆在東棟東自叶朝隋于西隋西自叶猗歎那與猗那自叶不若以此三章之自叶掃却一切葛藤也閱至終卷則孔氏已先得我心矣但不及權與句耳存之以証所見之同

克長克君

孔氏詩聲類云按詩之體製固有隔兩句而韻者然依文勢讀之克長克君必不當無韻考集韻入未部有寤字目畏切此君音當同之易順以從君也其文辭也為

韻讀法正同若漢律稱君姑為威姑是已芹按說文解
字若从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正與此同即庭燎之輝
熏與旂芹可讀輝輝與旂其亦猶是矣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

孔氏詩聲類云从周之字聲當以稠為正此蜩與萋同
用者萋當讀為幽夏小正作四月秀幽即可証也芹按
此即蕭肴豪之通尤也孔引夏小正以蜩字叶幽字亦
在所不必

狐裘蒙戎

羣書札記

卷之八

辛

孔氏詩聲類云案狐裘蒙戎首句不入韻左傳引之作
旃茸亦非韻茸字从耳古葢音仍若仍孫之轉為耳孫
是也芹按此皆孔氏之僻說所謂生姜樹上生者也

羣書札記卷之八終

羣書札記卷之九目錄

井里之厥 有人日斂 後門同衣

焉廣三寸 庭可搏鼠 薪傳

猶軸轉斛 遵遁 魚水之歡

喙三尺 豈兄 舉廷與楹

其堅不能自舉 得象忘言

孟浪 高偃 聆缶

湊湊而至 芋鉏 翁

耘失社稷 圃田 敬若

羣書札記 卷之九 目錄

三亭 尖 真洽

臧穀 車馬有行色 宵浴

鐵掘三折 學如牛毛 三尸

杜宇天墮 秋水 黑牡丹

白鳥 凡虫 長沮桀溺

周旦 鳥工龍工與二女合 奏對

口給藤子 蕘菜詩

羣書札記卷之九

古虞朱亦棟原名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井里之厥

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楊注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
里之困也新校本案厥同槩說文槩門柵也柵門槩也
荀子以厥為槩晏子以困為柵皆為門限意林不解乃
改為璞矣案說文厥發石也从厂音歛厥聲舊注正引
說文但少一發字耳又晏子春秋和之璧井里之困也
羣書札記 卷之九
近日孫太史作晏子春秋音義注云案宋人刻石稱門
限為石閫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但摠不若引說文之
的也

有人曰斂

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斂其為人也善
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
精楊注斂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說喻耳考列子湯
問篇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棲於蚊睫
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雌朱子羽方晝拭背揚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解文解除倚反皆方夜

捷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

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

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案解俞人名未

詳所出斂字與斂字相近荀子所云殆假此以設喻耳

後門同衣

荀子大略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
之間也楊注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
於柳下諡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
羣書札記 卷之九

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

怪者言安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新校本案柳下惠一

條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

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考毛詩

傳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

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

子不六十不閉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

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

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
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今家語
有其事
其文與案呂覽長利篇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
此小異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毛傳不逮二字義正同此近
人著類典賦以不逮為門名謬矣案俗稱柳下惠坐懷
不亂媪者母也如母
抱女故曰不亂即此事禮男女有別既坐懷矣何
稱不亂乎詩傳所云不可為訓楊注承子夏衣若懸鶉
說來以後門為守門者亦似有理並存可也羅隱兩同
書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為亂此又刻畫已甚之詞
羣書札記 卷之九 三

焉廣三寸

荀子非相篇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而
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楊注而長
三尺廣三
寸言其狹而長甚也新校本案焉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焉使
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
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案舊以焉字屬上句
今以焉於乾
反字屬下句考禮三年問焉使倍之故再期
也鄭注焉猶然也則此焉字正宜作然字解不得作發

聲解也考周禮秋官行夫掌行夫之勞辱事焉使則介
之注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元謂
夷發聲則以焉通夷至淮南子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
注焉猶於也案周禮焉字自應屬上句讀淮南子焉字
乃從呂氏春秋作於字解者也概以為發語聲誤矣案
安字同語異俱見荀子禮論篇

庭可搏鼠

荀子解蔽篇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楊注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
安能與我成歌咏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
咏也考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
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
不仁趙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
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
告子曰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邪者邱鼓瑟有
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日曲脊求而
不得邱以瑟淫其音參以邱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此
段正與此條相合故採之案此段又見孔叢子鼓瑟作

鼓琴會子作問子子真作曾子

薪傳

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按邵子
漁樵問答樵者曰敢問火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
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
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焦竑筆
乘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
傳異形此與邵子之說同也

猶軸轉斛

羣書札記 卷之九

五

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
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
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春通春種為本秋獲為利今田家諺下工用本
是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夕字與秋分夕月同義夫
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及者謂之荒先
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
曰寶法也房註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
案猶與由通軸謂車軸斛即龍驤萬斛之斛謂舟也孟
子云遵海而南放於瑯邪下云從流下而忘反從流上

而忘反知遵海而南者蓋舟行也一云遵海自陸而水始由車行而南至瑯邪則轉而舟行也房註非是司馬相如子虛賦齊東階鉅海南有瑯邪張揖曰瑯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則遵海之為舟行無疑矣孟子放于瑯邪疑即少陵放船之放東坡放乎中流之放似并不必作至字解存參

遊遁

管子小問篇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
既得霸矣今吾欲王其可乎賓須無對曰古之王者其
羣書札記 卷之九

木

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房註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同然遠
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房注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道
繆妄之事欲王天下恐未可案遵與流通遁與巡通遁
遁即遠巡却退之意也房註句讀不備隨文生義失之
遠矣淮南子精神訓日中有跋烏註跋猶躡則遵與遠
通漢書平當傳遠遁有耻則遁與巡通可証

魚水之歡

管子小問篇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口浩浩乎
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子曰公使

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
室乎則以魚水指室家言劉向列女傳桓公出甯戚擊
牛角而商歌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
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
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公使我迎甯戚甯
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
人也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
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羣書札記 卷之九 七

喙三尺

莊子徐無鬼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邱願有喙三尺注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朝野
僉載陸餘慶爲維州長史善談論而謬於判決人嘲曰
說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觔按此指能言解則

與莊子不言之言異矣又司馬彪注云喙息也宜僚弄
丸而弭難叔敖除備以折衝邱亦願有難息其三尺三
尺七首劍殊不可解

豈兄

莊子天地篇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
德而心居矣按古兄與况通豈兄猶豈况也白虎通兄
况也况父法也又吳越春秋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
繳微矢以射之豈况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抱朴子
每用豈况二字本此

舉莖與楹

莊子齊物論舉莖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爲一
司馬彪注莖屋梁也楹柱也郭象注云夫莖橫而楹縱
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舉縱
橫好醜恢詭譎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卽形雖萬
殊而性本得同故曰道通爲一也亦以莖作屋梁解案
此以大小美惡言不當以縱橫解考漢書東方朔傳謂
曰以莖撞鐘文穎注莖音庭謂莖莖也說苑善說篇譬
若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莖豈能發其聲音哉皆言

其小也莊子齊物蓋以大小美惡對言非以梁橫柱縱言也以莛為梁注似未確

其堅不能自舉也

莊子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注堅重也非一人之力所能持

不便於用案家語困誓篇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是人且不能自舉况

於物乎然人之舉是物也必物先具可舉之質而後人得以舉之則其堅固足以自舉者也若五石之瓠以盛

水漿即欲舉之而潰敗不可收拾是非人之不能舉乃其堅之不能自舉也今俗語所謂拿不上手的東西蓋即此意此句是莊子絕妙文字註家多不得其解

得象忘言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王弼周易略例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

得象忘言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此段全學莊子

孟浪

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注孟浪不着實也瓠屬閒評孟浪二字世皆作如字讀今案西溪叢話載孟浪二字孟字音母朗切又按匡謬正俗載孟浪二字浪字音奴黨切然則孟浪二字當

孟浪

作上聲讀矣案孟浪二字切音為莽皆宜如字作去聲讀徐邈讀為莽朗向秀讀為漫瀾皆不知而妄作者也質甫何足以知之

高偃

墨子所染篇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注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案此乃郭偃也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呂氏春秋作卻乃其形之訛墨子作高乃誤存

高偃

將至矣呂氏春秋作卻乃其形之訛墨子作高乃誤存

高偃

將至矣呂氏春秋作卻乃其形之訛墨子作高乃誤存

其字之半也

聆在

墨子三辯篇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在之樂畢注聆當作低在當是聿字之壞太平御覽引作吟詠是也案爾雅釋器盞謂之在郭注盆也邢疏孫炎云在瓦器詩陳風云坎其擊在則在是樂器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擊在是樂器為在也在字當如字解

湊湊而至

墨子尚同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畢注湊同

羣書札記 卷之九

十一

臻史記三王世家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太平御覽作臻案許氏說文云湊水上人所會也一日聚也考汲冢周書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以為天下之大湊戰國策士爭湊燕史記繼至而輻湊皆是也御覽作臻字誤

芊組

墨子節用篇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芊組不加者去之畢注芊組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不加猶云無益案芊古羊

字羊魚合而為鮮故畢注作是解然只宜作鮮明鮮好解謂中看而不中用者皆去之也不宜作鮮少解案美字從羊羊謂物之美者組鯀魚說文云鯀謂物之不美者則芊組二字是美惡二字替身一則失之華靡一則失之苦窳故皆以為無益而去之也老子云不作無益之器此其義也

翁

墨子卽葬篇翁緘經畢注翁義未詳案翁謂主人也漢書東方朔傳上曰願謁主人翁則主人可以稱翁也

耘失社稷

墨子天志篇國家滅亡耘失社稷畢注說文云耘有所失也春秋傳曰耘子辱矣案戰國策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耘之是也又楚策折清風而耘矣註耘下也如折然則作隕解其義亦通

圃田

墨子明鬼篇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句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案此當以田字絕句詩小雅東有甫草駕

言行狩鄭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孔疏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据此則上田字與佃通下田字乃地名不得以國語史記文選等注引用無此字遂以圃字絕句也新刻本失之

敬著

墨子明鬼篇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畢注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羣書札記 卷之九 七 為祥案著字乃著字之訛禮祭義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注焄謂香臭也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君子是以致其敬敬焄二字本此考禮玉藻注葷或作焄集韻或作著則焄字原有草頭以此與著訛耳

三亭

墨子雜守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畢注織如之織今能相救案詩小雅織音志文鳥章鄭箋云織古織字 微織也白虎通女者如也從如人也故畢注作是解而不知非也案詩大東跋彼織女毛傳跋隅貌孔疏說文

云跋頃也孫毓云織女三星跋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跋然故云隅貌据此則織女句當如字解謂三亭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若織女之跋也

矣

墨子迎敵篇狗彘豚雞食其矣案吳越春秋陳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矣二字為句劉彥和云又淮南子原道訓欲矣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注欲矣自戀其軀也矣古肉字則矣羣書札記 卷之九 七 非俗字也

真冷

莊子山木篇子桑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音義司馬彪云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冷或為命又作令命猶教之按真冷二字乃其命二字之訛注說非也

臧穀

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項曰博不投項曰塞

音義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墾婢謂之
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墾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
子謂之獲按臧穀疑卽臧獲崔云好書曰臧孺子曰穀
隨文解義恐非

車馬有行色

莊子盜跖篇孔子往見盜跖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
見跖耶按行色謂車馬有風塵之色也今人將首途者
多云車馬有行色誤矣

羣書札記

卷之九

五

宵浴

抱朴子譏惑篇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
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劉晝新論慎獨篇居
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蓬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
以夜浴改容案伯玉事見列女傳顏子事未詳所出姑
存之以俟考

鐵樹三折

抱朴子祛惑篇有古強者曾略涉書記頗識故事敢爲
虛言云孔子常勸我獨讀易云此良書也邱竊好之韋

編三絕鐵樹一作三折今乃大悟案論語識孔子讀易
韋編三絕鐵樹三折漆書三滅則強之妄言非無所本
也韋編三絕見史記孔子世家

學如牛毛

抱朴子極言篇或問曰古之仙人皆由學以得之將特
稟異氣耶答曰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乃得升堂
以入於室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故
爲者如牛毛獲者麟角也案蔣子萬機論學如牛毛成
如麟角抱朴之言本此

羣書札記

卷之九

六

三尸

抱朴子微旨篇身中有三尸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
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日竈神亦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
一酉陽雜俎玉格篇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
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
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元靈又曰一居頭中
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
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熱七守庚申三尸滅

三守庚申三尸伏案玉函秘典上尸彭瑤小名阿呵
中尸彭瓊小名作子下尸彭瑤小名季細每庚申夜伺
人昏睡陳其過惡於上帝滅人祿命故道家遇是夕輒
不睡臥時左手撫心呼三尸名令不敢為害柳子厚有
罵尸蟲文溫飛卿詩月移松影守庚申蘇東坡詩契虛
直欲仇三彭蓋用此也契虛見太平廣記

杜宇天墮

抱朴子釋滯篇女媧地出杜宇今本作壯穿非天墮案蜀王本

紀曰望帝使臣盤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且
羣書札記 卷之九 七

以德薄不及龍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去時子規鳴故
蜀人悲子規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從天墮抱朴之
語蓋本諸此

山海經有國名曰淑士顛頊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媧
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女媧地出蓋用此也

秋水

漢書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
人左右皆誦讀之按張端義貴耳錄真廟宴近臣語及
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

聞者竦立此尤奇也又蜀志劉安侍婢數十悉教誦魯
靈光殿賦

黑牡丹

雲溪友議崔涯張祐齊名每題詩媚肆譽之則車馬盈
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
似烟唇耳似鑄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
往求之乃更贈曰覓得驀驀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
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慕其
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
羣書札記 卷之九 太

白鳥

金樓子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
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之悒悒今白鳥營
營飢而未飽寡人憂之因開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
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嚙公而退
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噬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脹

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乃宣下齊國修正足
之鑿節民玉食節民錦衣齊國大化案夏小正丹鳥羞
白鳥傳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杜少陵
詩江湖多白鳥天地足青蠅蓋亦指蚊蚋而言也

凡虫

金樓子世人有忿者題其門爲鳳字彼不覺大以爲欣
而意在凡鳥也有寄檳榔與家人者題爲合字蓋人一
口也人有罵奴而命風者凡虫也案世說新語簡傲嵇
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

羣書札記

卷之九

七

字公穆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
康兄也許慎說文鳳神鳥也從鳥凡聲又提悟人餉
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鳥也從鳥凡聲又提悟人餉
魏武一栢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
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此作檳榔
小異惟凡虫一條不知其所本耳

長沮桀溺

金樓子立言篇長沮浴桀溺問焉今日浴佳耶曰佳長
沮曰浴須浴其內然後其表五臟六腑尚有未潔四肢
八體何爲者耶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內苟含瑕何遽

浴耶按此條可補高士傳之缺

周旦

金樓子立言篇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按旦
字疑是伯仁二字之訛殷此言蓋譏伯仁之嗜酒也旦
一作恒亦訛字

鳥工龍工

金樓子后妃篇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
次曰女英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
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瞍焚廩舜飛去

羣書札記

卷之九

年

舜入朝瞽瞍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龍工
往舜往浚井石墮於上舜潛出其旁又梁武帝通史云
瞽瞍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
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
裳衣龍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
疑皇甫謐帝皇世紀中有之今不可考矣

奏對

金樓子自序篇余性不耐奏對原注案此下侍姬應有疑有脫文
二三百人並賜將士案此非脫文謂不好奏音樂對美

人也其義甚明

日給藤子

尚書故實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書求櫻

桃來禽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又云胡桃種已成

矣按齊民要術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

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藤子即簡子藤也惟日給

不可考廣志曰日及木槿也豈日給即日及耶

齊菜詩

郭湜高力士傳力士長流巫州於園中見齊菜土人不

羣書札記

卷之九

王

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稱劬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

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為羹甚美或以此詩為咏笋者非

也

羣書札記卷之十目錄

曾子七十乃學

冥妻誨諭

同轅觀罪

晦歌朔哭

蹲鴟

子戟毀干櫓

顏淵不舍與勝母合長流

蜀才

鷄口牛後

孟勞

蜀才

兩東

雪見羞

荷戟入秦

一字師

下九

鴉扶

菩薩蠻

青蓋黃旗

有虞二妃

三為王后

莫難珠

兩京雜記

羣書札記

卷之十目錄

一

投壺

匡鼎來

一產二子

七出菱花鏡

平善

張養性

磨兜韃

等身金

瓦松

月中影

四味木

貝母雷丸

五大夫

吳會

蚊子樹

謝豹

雪蛆

桴炭

龍鐘

羣書札記卷之十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曾子七十乃學

顏氏家訓勉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注未詳荀卿

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

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

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早述而晚寤也案大戴

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

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

羣書札記卷之十

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

業之人矣之推正用此語是文章活用之法不必刻舟

以求也宋景文筆記曾子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

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則

痴人說夢矣

寡妻誨諭

顏氏家訓序致篇止凡人之門閥則堯舜之道不如寡

妻之誨諭案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

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鬥將就斃其怒有萬人

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

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還寧有說乎專諸曰

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

必伸萬人之上之推正用此語趙氏失注今補之

同轅觀罪

顏氏家訓勉學篇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便云我能

平獄不知同轅觀罪趙註未詳分劍追則見風俗通假言而姦露

見魏書不問而情得見晉書陸雲傳之察也案左傳成公十七

年卻鞮與長漁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羣書札記卷之十

轅杜注繫之車轅之推之句本此然此事非明察類不

解之推何以用之抑或別有所本耶

晦歌朔哭

顏氏家訓風操篇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

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必重喪道書又曰晦歌

朔哭皆當有罪天奪其算注道書道家之法書案抱朴子微旨篇

或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按易內戒及

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禳隨人

所犯輕重以奪其算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

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若乃越井跨龍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此道書之說也

蹲鴟

顏氏家訓勉學篇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跡方知如此又伊世珍瑯嬛記張九齡知蕭灵不學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案史記貨殖傳卓氏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三

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注徐廣曰古蹲字作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則蹲鴟原有別解第二子之不學則真可哂耳李善文選注蹲鴟大芋也其形類蹲鴟

矛戟毀干櫓

顏氏家訓名實篇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案韓非子難勢篇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人應之曰以子之

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之推之語本此趙氏失

注說文解字櫓大盾也

顏淵不舍

顏氏家訓文章篇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會子歛襟趙注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會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案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案論語誤考識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因地故以足蹙之之推蓋本此也淮南子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羣書札記 卷之十

四

曹子建與吳重書墨子不好伎何以過朝歌而迴車乎又論語撰考識里名勝母會子歛襟

長流

顏氏家訓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時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爾晉宋以來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按長流二字切音為秋即秋官之謂也顏氏所引毋乃迂曲歟考山海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世紀本此

雞口牛後

顏氏家訓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爾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之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為誤也按口與後叶與漢書寧為秋霜無為檻羊正同若尸從則不叶矣補正引正義云雞口雖小乃啄食牛後雖大乃出糞此蓋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也最為得解

孟勞

顏氏家訓勉學篇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挈相搏左右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五

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廣雅釋器近

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

之人為國所寶案孟勞二字反語為刀此左右之隱語

即當時之切音也若姜仲岳所云是以刀字訛作力字

真堪資笑談之一噓也

蜀才

顏氏家訓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吳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

名長生自蜀稱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

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按揚子法言問明篇蜀莊

沉冥注莊遵字君平蜀人也蜀莊之才之珍也則蜀才

乃嚴君平也豈范長生自比君平故稱蜀才與考唐書

藝文志常璩華陽國志十三卷漢之書十卷李蜀書九

卷則漢之書似別是一種非李蜀書也

兩東

顏之推觀我生賦指余權於兩東原注兩東未詳或湘東之說按楚

辭悲回風曾不知夏之為邱兮孰兩東門之可無兩東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二字本此

六

雪見羞

蘇東坡贈茶詩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李注五代劉

鄆有妾名花見羞雪見羞三字本此按曹唐勗劍詩古

物神光雪見羞未能擊出恐泉流東坡本此

荷戟入秦

顏之推觀我生賦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按揚

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嘗擬羝羊

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九齡而

與我立文蓋指此也今作入素疑誤

一字師

陳京葆化錄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筆不為臣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已然以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為一字之師又王保定撫言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姑勅略呼為勅咎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姑為姑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勅略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按前一條與齊已鄭谷事同後一條與楊誠齋事同

下九

古詩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按採蘭雜志九為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為上九初九日為中九十九日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為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為藏鈎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鶴扶

芸臆私志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鶴扶君為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蓬蒙是日蓬蒙弑羿而奪之位鬼曰鶴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按此條怪誕不經然以兔為鶴扶則古切音之遺法也

菩薩蠻

南部新書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朱或可設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為菩薩蠻方識之按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洩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又李太白有菩薩蠻詞

青蓋黃旗

陸倕石闕銘青蓋南泊黃旗東指善注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雲谷雜記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舊說紫蓋黃旗運旺東南

帝心奇其辭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為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予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按鮑照河清頌黃旗西映紫蓋東輝

有虞二妃

劉向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揮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九

竹竹盡班水經注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案竹書紀年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沈約附注后育娥皇也則娥皇已先舜死矣安得有從征江湘之事又娥皇二字合而為盲平育字當是盲字之訛案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陳倉山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則后育為后盲之訛無疑矣

三為王后

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

區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顧廣圻列女傳考證復壯者三當是二一兩字誤併爾二字屬上句讀後世有三少之語通未老之壯而言也一字屬下句藝文類聚三十五引重三字蓋亦誤改一為王后謂使壞後垣而出之也劉知幾所見本誤與今同故史通引云三為王后而橫加駁難至云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是即七篇中每以先後見世次而未省矣七為夫人七謂御叔陳靈孔儀

羣書札記

卷之十

十

襄老黑要巫臣也史通引再為夫人所見本尤誤之甚者也或以為再謂御叔巫臣今按襄老不容不數其說非是按劉向博極羣書而所著說苑新序列女等傳時或紕繆即如此篇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及壞垣而出之語向必有所本不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也至其句法當以者字作句三字連下句讀今以三字作二一兩字解則真笑話矣劉知幾史通駁劉向列女傳已屬癡人說夢而此又駁知幾是夢之中又占其夢也西溪叢語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

七為夫人或云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案三少者謂少固少壯少老亦少也此如列仙傳之女九得養性交接之術行之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故曰得道也

莫難珠

莫難一作木難珠色黃出東夷又鄴中記扇之奇巧者名莫

難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開木難善注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雜書札記卷之十 國珍之

西京雜記

世以西京雜記為吳均作非也考西陽雜俎語資篇庚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案此乃子山作詩其事用西京雜記其語偶與吳均同故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非以西京雜記為吳均語也觀下文鸚鵡賦爾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數語可見今考子山集如圍庭詩香螺酌美酒枯蚌藉蘭肴案西京雜記香螺厄出海南一名丹螺 如望

月詩照人非七子含風異九華案西京雜記有九華扇 如詠懷詩輕雲飄馬足明月動弓稍詠畫屏風詩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案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 其用西京雜記者不勝枚舉而曰不足用可乎且此書并非葛洪偽作也如書中所云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家君者歆稱其父向也如洪而作偽其肯為此言耶

投壺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案書札記卷之十 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頭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擊泉於掌中為泉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案東方朔神異經東王公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仙傳拾遺作泉 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嘖嘖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則亦以入而復反者為中僞矣朔之語言蓋此類也杜少陵詩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最為得解

匡鼎來

西京雜記匡衡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前漢匡衡傳注服虔曰鼎
猶言當也言若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
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
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張
氏之說蓋穿鑿矣字以表德豈入之所自稱乎今有西
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
名鼎蓋絕知者之聽案西京雜記雖集於葛洪實出於
劉歆之手其以鼎為衡小名或有所本未可知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七

一產二子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
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
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
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
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
者為兄囂亦當為弟按竹書紀年祖甲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囂即囂也昔許
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
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

時文長荷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
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瑯嬛記李易
安賀人學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
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
襟注曰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
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絲繩
一繫于臂一繫于足原注文粹拾遺案易安之博雅固不必言
霍將軍不學無術而亦博物洽聞如此何也

七出菱花鏡

羣書札記

卷之十

十四

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
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踴
躍之心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
裳五色文綵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襦七寶棊
屢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瑤琥珀
枕暹文枕珊瑚玳瑁瓊瓊雲母扇九雀扇翠羽扇九華
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爐迴風
扇柳葉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沉香螺卮出海
名丹九真雄麝香七枝銕飛燕外傳趙后始加大號婕

好奏書於后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
沉水香蓮心枕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
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合香綠毛狸藉
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
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瓊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
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
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
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
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案七出菱花鏡出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七
飛燕外傳或以為出西京雜記者誤也埤雅鏡謂之菱
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花
自生是也

平善

芝田錄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縱遊公令街
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
逸為戒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
之大感服按孔平仲瑣新論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
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張騫槎

尚書故實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元
宗謂人曰承禎宏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
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鶴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
先生故人謂車為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
入又洞天集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
聲如銅鐵堅而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為道像往
往飛去復來廣明以來失之槎亦飛去按乘槎事博物
志以為海上人荆楚歲時記以為張騫非實事也此所
羣書札記 卷之十 六
云張騫海槎嚴遵仙槎不知從何處得之當是好事者
為之耳

磨兜韃

酉陽雜俎廣知篇鄧城西百餘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
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磨兜韃摩兜韃慎莫言疑此亦
同太廟金人緘口銘陶九成輟耕錄襄州穀城縣城門
外道旁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韃慎勿言是亦金
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
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原注浮休案前
閱目集

一條與雜俎同而後一條更奇此條亦見沈生隨抄疑是一開未達之意

等身金

酉陽雜俎寺塔記長安二年內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又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身金銅像則等身金不獨郝

瓦松

西陽雜俎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簷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七

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雷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抵連卷開紫苔而哀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慚魏宮之鳥非而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本草瓦衣謂之屋遊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咏薔薇曰綠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案張揖廣雅即博雅昔耶鳥韭也賦中明用鳥韭字則非不知昔耶者矣特不以昔耶為瓦松耳漢殿紅蓮未詳所出疑即張平子西京賦所云蒂倒茄於藻井

披紅葩之狎獵者也沈存中筆談成式以昔耶為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則成式之駁崔公者誤矣

月中影

酉陽雜俎天咫篇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闍扶樹案此即俗所云娑婆樹也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虛水影也此語差近按春渚紀聞辨月中影

羣書札記 卷之十 六

云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即成式之說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暮俗說皆可屏之句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如蓮所辨則月之影真有不可解者矣

四味木

酉陽雜俎廣動植篇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考東方朔神異經南方大

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杜稼樞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實
味如飴實長九尺圍如其長而無瓢核以竹刀剖之如
凝蜜一作如種得食復見實即滅矣又南方大荒有樹焉名
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味如飴實有核形如
棗子或作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
辛食之者地仙雜俎似合兩事為一事又小有異同不
知其何所本也

貝母雷丸

酉陽雜俎誌臯記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
羣書札記 卷之十 尤

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
食食多覺膈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
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
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
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又續集張上客藝過十全
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
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杏杏漬之凡歷
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寮之立愈按劉餗傳記有患瘧
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綱羅天下

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
過至他藥復應如此澄因為方以此藥為主其病遂差
按陳正敏遜齋閒覽云楊勳中年得異疾每發語腹中
有小聲應之久漸聲大有道士見之曰此應聲蟲也但
讀本草取不應者治之讀至雷丸不應遂頓服數粒而
愈據此則治應聲蟲者雷丸也案本草綱目李時珍曰
雷斧雷楔皆霹靂擊物精氣所化此物生土中無苗葉
而殺蟲逐邪猶雷之丸也竹之餘氣所結故曰竹苓苓
亦屎也古者屎苓字通用又曰雷丸大小如栗狀如猪
羣書札記 卷之十 尤

五大夫

東齋記事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
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
始言為松蓋松柏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
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
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
故唐人松詩有不美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過也
按庚子山詩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已作五株用矣

唐人蓋本此也

吳會

魏文帝雜詩南行至吳會何義門曰吳會陸務觀以為是吳郡會稽按秦至會稽郡治吳故曰吳會吳朱桓傳除餘姚長遷盪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郡此吳會之明證也按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為吳會自唐已然此殊未穩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為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褚伯玉隱居剡山齊太祖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又植杖閒談云羣書札記卷之十

蚊子樹

李肇國史補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樹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案齊東野語爾雅鷓鴣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輒出蚊一二升又端新州有鳥類青鷓而背大常於池

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又謂之鷓然以其羽為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有蚊母草其說亦然若此則不特有蚊子樹更有蚊母草矣

謝豹

老學菴筆記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衡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瑯嬛記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羣書札記卷之十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為謝豹原注成都舊事案此係桑民懌所撰不足據也

雪蛆

老學菴筆記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蟻動久之雪消蛆亦消蓋按癸辛雜識西城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

熱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達魯花赤樂連木嘗為使
帶得數條來亦嘗見之又賽尚書嘗官於雲南亦有毛曾
見之其大如指 冰蛆即雪蛆也又云李聲伯云凡海
舟必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為海蛆所食
又鮮于伯姬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鐵鍋可作數百
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而視之已破矣於鐵釜中
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所
未聞也据此則不特有冰蛆雪蛆更有海蛆鐵蛆矣

桴炭

老學菴筆記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
羣書札記 卷之十
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
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
天詩云日暮半爐桴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又云北方
多石炭即今之煤也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為
之易然無烟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
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据此則石炭而外又有竹炭矣

龍鍾

劇談錄裴度微時乘蹇驢上天津橋有二老人語曰憂
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故

相戲耳廣韻龍鍾竹名年老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
持宋沉梅才調集注按龍鍾二字有作老憊解者有作
踏蹬解者有作下淚解者杜詩云何太龍鍾極高道詩
云龍鍾遂忝二千石則老憊之狀也元載入關別妻詩
云年來誰不似龍鍾雖在侯門不見容蘇頌詩云龍鍾
踏澗泥品彙注龍鍾行不動貌述異記有龍鍾石皆踏
蹬之狀也王褒書云援筆攬紙龍鍾橫集李端詩龍鍾
相見誰能免及岑參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下淚之狀
也按竹之稱龍鍾猶筍之稱龍孫以解人之龍鍾謬矣

羣書札記

卷之十

五

羣書札記卷之十終

原缺

羣書札記卷之十一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冬至候雲

易通卦驗謹候日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鄉來歲美
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青者飢赤
者旱黑者水白者為兵黃者有土功諸從日無送迎此
其徵也冬至廣莫風至蘭射干生麋角解鳥且不鳴陽
雲出箕莖末如樹木之狀小寒合陳虎始交豺祭獸蛇
垂首鳥且入空倉陽雲出本本氏也南倉北黑大寒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雪降草木多生心鵲始巢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黃立春
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楊柳樟青陽雲出房如
積水雨水凍冰釋猛風至獺祭魚鷓鴣一作鳴蝙蝠出
黃陽雲出亢南黃北黑驚蟄電一作候雁北赤陽
雲出翼南赤北白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花日月
同道正陽雲出張如積鵠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元
鳥來白陽雲出南白北黃穀雨田鼠為化駕太陽雲出
張上如車蓋下一作不如薄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鶉聲蜚
電見早出龍升天此段有誤當陽雲出紫紫色如珠小滿雀

子蜚蟻蛄鳴上陽雲出七星赤而饒芒種蚯蚓出長陽
 雲集赤如曼曼如夏至景風至暑且濕蟬鳴螳螂生鹿
 角解木莖榮少陰雲出如水波崇崇小暑雲五色出伯
 勞鳴蝦蟇無聲黑陰雲出南黃北黑大暑雨濕半夏生
 陰出雲南赤北倉立秋涼風至白露下虎嘯腐草為螢
 蜻蛉鳴濁陰雲出南黃北黑白露雲氣五蜻蛉上堂鷹
 祭鳥燕子去室鳥雌雄別黃陰雲出南黑北黃秋風涼
 慘雷始收鷲鳥擊元鳥歸昌盍風至一作白陽雲出南
 黃北白寒露霜下小秋草死衆鳥去正陽雲出如冠纓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霜降候雁南向豺祭獸霜大下草禾一作木死太陽雲出
 上如羊下如礮石立冬不周風至始冰蒼麥生賓爵入
 水為蛤陰雲出接小雪陰寒熊羆入穴雉入水為蜃陰
 雲出而黑大雪魚負冰雨雪長一作陰雲出黑如介按易
 通卦驗所載二十四候始於冬至終於大雪其所紀物
 候亦與月令諸書微有不同其字又多訛舛聊舉所知
 者改正一二姑以俟考

八風

易通卦驗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

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
 風北方曰廣莫風案陳叔齊續紀條風一日爰風起自
 變天方土之蒼門從東北來明庶風一日谷風起自界
 天開明之門從東方來清明風起自陽天波母之門從
 東南來景風一日凱風又曰薰風亦曰巨風起自赤天
 之暑門從南方來涼風起自朱天編駒之白門從西南
 來闐闐風一日盲風又曰颶風亦曰泰風起自成天之
 闐闐門從西方來不周風一日麗風起自幽天幽都之
 門從西北來廣莫風一日寒風又曰涼風起自元天之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寒門從北方來案西山經有不周之山郭注云此山形
 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故名不
 周風也

伯夷叔齊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扣
 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曰亂子在
 邾父師在夷奄孤竹以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
 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扣馬而諫何
 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

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案此

書逸篇與古史考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皇侃論語義疏

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於首陽之

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為臣伐君豈得忠乎

橫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

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二疑誤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

羣書札記卷之十一四

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

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石虎

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

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列士傳孤竹君堯伯夷長子

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夷齊皆

如周值文王堯武王伐紂夷齊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

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

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

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

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案汲冢書所載頗為近理餘皆無稽之談不足信也

在子

逸周書王會解良夷在子在子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

霍則鳴曰在子王本作弊亦疑云案容齋續筆良夷

在子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王本從此然弊

字疑是鼈字之訛按酉陽雜俎作鼈

盜泉

鹽鐵論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間注叢

羣書札記卷之十一五

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

也按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

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又淮南子云曾子立孝不過勝母

之間又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

齒如編貝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餅以疾其

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

女醜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案莊

子盜跖篇將軍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

如齊貝音中黃鐘漢書東方朔傳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如編貝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編貝李善注貝海螺其色白皆言其齒之美也以比醜女則擬之不倫矣後讀陸佃埤雅其引韓詩外傳則曰齒如編鬢始知編貝二字乃編鬢之訛校書者不知而誤改之耳

飲羽

韓詩外傳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漢書李廣傳廣出獵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六

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此與熊渠子事正同又關子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益勁猶飲羽於石梁此又一飲羽事也

異姓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綰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盧注謂以兄之子妻之

也家語以為異士言殊異之士似妾也按異姓二字切音為倩考揚子方言東齊之間婿謂之倩則異姓者婿也周制同姓不通婚姻則異姓通婚姻矣以謂異姓謂為婿也此其義也說文解字婿從工胥聲徐鉉注胥有才智之稱按士異二字切音為婿則異士者婿也胥有才智則王注以為殊異之士其義未始不通不必以此而笑彼也又方言注俗呼女婿為卒便按卒便二字切音為倩倩者婿也則七政切之倩又與倉旬切之倩通矣說文解字倩男子之美稱若草木之蔥蒨也謂婿為倩此其義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七

萬流屋

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顏延之詩庶士傾風萬流仰鏡本此

二女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帝堯女也秦

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
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于沅
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
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
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湖之有夫人猶河
洛之有宓妃也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
總云湘君哉韓退之黃陵廟碑云離騷九歌既有湘
君又有湘夫人主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
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八
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
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
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
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
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黃伯世東
觀餘論云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宓
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
帝俊帝顛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
最爲詳確退之難之非也

孺

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注孺義帝顛未詳項於此棄其琴瑟按說文解字孺孔子也從子需聲

帝俊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注俊亦音字假借

也按大荒東經云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娥皇舜妃姚舜姓也故景純以帝俊爲帝舜不知山海經

所云帝俊生晏龍生黑齒生季釐生后稷郭注俊宜爲稷也生禹號者皆帝嚳也其云帝舜生戲生無淫者乃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九
舜也考帝王世紀帝嚳高辛氏少昊之孫蟠極之子

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爰則帝俊之爲帝嚳也明矣或

疑帝俊妻娥皇俊當作舜然海內經又云帝俊生三身

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倖是始作下民百巧則又

不合疑娥皇乃常儀之訛耳

水經注渭水石柱橋舊有村留神此神嘗與魯班語

班令其人出村留曰我貌俶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

班於是拱手與言日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

脚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惟背以上立水上橋廣三丈六尺村留之象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考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壁柱始皇求于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越疑卽是也謂大碣石山此與上條相類必有傳會其說者姑並存以俟考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津逮

鄧道元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一作達非者因謂之積書巖毛子晉集祕書名曰津逮蓋取諸此

索郎

水經注河東郡民有姓劉名墮者洛陽伽藍記作劉白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若滌漿焉方士之上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

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索索郎之爲桑落乃切音之至妙者詳見前條

三天子都

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郭注彭澤今彭澤縣也一曰天子障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三天子都也毛晃禹貢指南所謂三天子都者蓋古三苗國也其水自彭澤西入江是其地在彭蠡西洞庭東自南面北言之則洞庭在其左彭蠡在其右所謂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桑陰

庾子山夫子見程生讚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按劉子知人篇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藥砧

古樂府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

上天解云葉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
上鑲也破鏡半月也言半月當還也案葉砧農家搗草
石也葉砧二字切音爲天讀如今之鐵因反婦人以夫爲天故
以葉砧隱夫字也舊解非是

花花葉葉

宋子侯董嬌嬈詩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案容齋四
筆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
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古詩似本諸此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主

妃呼稀

古樂府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閒遠君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綵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
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鳴雞狗吠兄嫂
常知之妃呼稀秋風蕭蕭晨風颼東方須臾高知之案
妃呼稀三字大約如東方朔傳伊優亞狎呶牙之類然
究不知爲何語也

歲蕤籥

古樂府烏夜啼籠窗窗不開蕩戶戶不動歎下歲蕤籥

交儂那得住楊升菴集錄異記萎蕤鎖金縷相連屈伸
在人顧況詩春樓不閉萎蕤鎖綠水迢迢宛轉橋蓋用
此也

博山爐

古樂府楊叛兒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一作歎作沉
水香儂作博山爐亦見讀曲歌李太白詩博山爐中沉香火
雙烟一氣凌紫霞蓋本此也案博山爐上廣下狹削成
而四方形象華山故以得名不曰華山而曰博山者考
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爲博
山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主
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是
故曰博山也考古圖博山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酒
氣蒸香象海之四環非是

愛妾換馬

古樂府解題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卬
劉安也古辭今不傳案誠齋雜記後魏曹彰性側儻偶
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
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鵝故後人作愛馬
換妾詩奏之絃歌焉據此則任城王事也獨異志馬號

曰白鶴後人因獵獻於文帝

黃鳥度青枝

鍾嶸詩品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眺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古樂府玉階怨謝眺詩云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思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虞炎詩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以謝較虞優劣見矣詩品所云蓋指此也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見昭明文選

扶宮

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善注漢書日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考三輔黃圖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官以荔枝為名則此所云扶宮者扶荔宮也又廟記云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今京師亦有東夾則夾道扶宮四字皆本黃圖而活用道西夾道之名則夾道扶宮四字皆本黃圖而活用之猶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無風不夜本地名而不必作地名用也不然則扶宮二字無出處矣

目送歸鴻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善注劉義慶集林日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又世說新語嵇康論畫云手探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此言真得畫家三昧唐彥謙詩高樓瞪目歸鴻遠始信嵇康欲畫難本此

隨意

隋王胄詩庭草無人隨意綠蓋本庾子山蕩子賦細草橫階隨意生也而青出於藍矣杜少陵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鬢又云無名江上草隨意橫頭雲又云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宋人小詞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羣書札記卷之十一繞天涯俱佳

夢中不識路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李善文選注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案此事真千古佳話而今本韓非子無此語豈逸篇耶何義門引楚詞云曾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之營營蓋亦未詳其所出矣世說新語云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庶幾近之又唐人詩

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是翻案語

盈觴酒

李陵別蘇武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容齋隨筆盈字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東坡云後人所擬可信也案此時陵降匈奴母弟妻子皆伏誅家已族矣而容齋猶以此法繩之真癡人說夢也至東坡辯蘇李之詩為後人擬作原非定論不足取信

繁星依青天

傅休奕詩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楊用修引春秋緯羣書札記卷之十一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依本作衣衣之為言被也如人著衣之衣注者不達誤改為依案此自以依字為是用修之說穿鑿不足信也

殘月如新月

庾子山擬咏懷詩殘月如初唐人試題改初作新月新秋似舊秋紀曉嵐庚辰集云殘月有二解一日向曉之月一日望後之月望後之說較長唐詩佳人應誤拜栖鳥反求安二說並用非也案曉嵐後說以初月為生明之月殘月為生魄之月頗近宋人名理不知題既出庾子山則其

所云殘月明指白月而言非指黑月也禪家以望前為白月望後為黑月此借用其字王鳳喈詩以殘月為望後之月未免好奇而曉嵐乃從而為之說何也即鄭都官佳人一聯乃刻畫如字並非兼用兩說而以殘月為望後之月也曉嵐之說毋乃過歟

刑天舞干戚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原作形天無干戚猛志故常在曾絃曰余常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七

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悉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書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舊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案曾君此解即強陶從我亦自絕世聰明第後人以之註青蓮曾君有如當齋冷矣

出狩回

唐元宗幸蜀西至劍門詩云劍閣橫雲嶂變與出狩回
沈確十云至劍門而云出狩同未解案此即春秋天王狩于河陽之意蓋
諱之也占帝王之通經術勝於後世儒生遠矣又康駢
劇談錄車駕幸蜀行次駱谷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
云云亦此意也

舞千戚

李太白古風如何舞千戚一使有苗平
吳昌祺云千羽改千戚本淵明

刑天舞千戚句考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江州陶靖節集
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會紘謂靖節讀山海經其詩一篇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大
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
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千戚而舞以此句為刑天舞

千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
謂紘說罔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
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

之詩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
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預千戚之猛耶

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為已說皆
誤也竹坡詩話有作陶淵明詩案陶詩自是形天無千
戚尾者云云即紘說也

歲會特据山海經以改之耳非淵明真本也而謂太白
本淵明句豈非癡人說夢乎考千羽二字自尚書以外
凡子史所引無不作千戚者即淵明有此句而謂太白
本諸淵明可乎歸愚為一時宗匠其說詩之紕繆有如
此者

驅馬

王右丞出塞作領聯云暮雲空磧時驅馬結句云玉靶

角弓珠勒馬沈確士云兩馬字押脚亦是一病案上馬

字乃馬字之訛鮑昭詩秋霜曉驅馬春雨暗成虹又楊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九
衍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馬飛雪千里之句右丞蓋

本此也

中州

王右丞奉和聖製送朝集使歸郡詩祖席傾三省塞帷

向九州又云宸章類河漢垂象滿中州兩州字重押案

下州字乃洲字之訛楚詞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

洲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此送朝集使歸郡與送祿書

見監還日本大約相同則中洲二字乃切合也

桃源西面

王摩詰訪呂逸人不遇詩起聯云桃源西面絕風塵柳

市南頭訪逸淪毛河西云西面南頭對起初以西字類面字誤作面面既又云一面字將一面

字分拆作一案唐人律詩多用對起法毛說甚允別本

向二字大誤亦有作四面者皆西字之訛也漢書游俠傳萬章字子

夏居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漢宮闕疏細柳倉有

柳市王詩本此又結句云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老

作龍鱗西河詩話曰種松皆作老龍鱗有云原本是皆

老作龍鱗老在松不在鱗後觀唐試士詩有謝真人還

舊山題范傳正試卷云種松鱗未老正用摩詰此句然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老在鱗不在松何耶案此句自以原本為允松老則鱗

老可知毛必據范詩以改之無乃強作解事

不當作

孟浩然春情詩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門管絃來西毛

河云不當作舊俱不解張南士曰猶案唐人社日闈房

北人云先道個不該也其妙乃爾停針線不作組紉謂之忌日張籍吳楚歌詞庭前春鳥

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

樹下行則此風自唐已然矣乃知浩然所云明朝不當

作者即社日停針線之謂也張南士解真堪噴飯

手綻寒衣

劉長卿送靈澈上人還越詩身隨做履經殘雪手綻寒

衣入舊山毛西河云紉俗本作綻誤綻何用手耶案古樂府新衣誰當補

故衣誰當綻韓退之酬崔十六少府詩蔬殮要同喫破

襖請來綻綻字即作縫綻解猶治亂日亂去汚日汚

之意也毛本改綻作紉不考古人用字之義內則衣裳

綻裂紉箴請補綴鄭注綻猶解也毛第據此義耳王右

丞詩綻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按揚子方言孽楚謂之

紉郭注今亦以綫貫針為紉音刃毛本作去聲用本此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交風

陶淵明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按山海經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

淵交風二字本此

琴心三疊

李太白廬山詩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按

列仙傳涓子者齊人也受伯陽九仙法著天人經四十

八篇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

有條理焉疑用此也黃庭經琴心三疊舞胎仙李詩本

此

錦瑟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人莫曉其意中山
詩話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者妄也墨莊漫錄謂瑟
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差為近之
然此實義山悼亡之作也

石尤風 亦作石郵

戴叔倫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容齋隨筆石尤打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圭

頭逆風也 江湖紀聞石尤風者傳聞為石氏女嫁為尤
郎婦情好甚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
之病亡臨亡長歎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
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
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
夫姓為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姓也近有
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
人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
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 見瑯古樂府丁督護歌

頗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蓋此意也一日石尤江中水
虫名此虫出必有惡風故舟人目打頭風曰石尤

江南刺史

蘇東坡贈張子野詩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 錦里先生自
笑在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
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
昌客略道彭宣到後堂案孟啟本事詩劉尚書禹錫罷
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徒罷鎮在京慕劉名
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圭

上賦詩曰鬢髮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
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又李相紳
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李與張晏飲必極歡醉
張嘗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致情好而終不果納至是
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
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
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
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
李令妓夕就張郎中案江南刺史句句則用劉意則用

張註家單引劉詩則與全首切張之意不合矣

不道鹹

蘇東坡咏雪詩柳絮才高不道鹽案世說新語謝太傅

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

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撒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兄女道蘊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考南史張融

傳融作海賦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

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

出素積雪仲春飛霜暑路則不道鹽三字亦有出處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雪

旬線

曹唐長安客舍懷蕭使君舊宴詩坐對玉山難旬線細

聽金石怕低迷用疊韻對旬線二字未詳所出案文選

謝元暉晚登京邑還望三山詩云喧鳥復春洲雜英滿

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

霰霰亦作線旬線二字本此觀中間懷故罷歡宴句知

此解甚確也唐詩鼓吹廖文炳作迷亂解未確且如廖

解當用瞑眩不當用旬線矣瞑眩字亦同韻嵇叔夜養

生論夜分而坐低迷思寢低迷二字本此杜少陵詩庭

樹鷄鳴淚如綫綫一作霰張衡古別離曲鷄鳴庭樹枝
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過不能止

硯凍

溫庭筠咏雪詩硯水池先凍窗風酒易消案崔實四民

月令正月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水凍

命幼童讀孝經論語飛卿之詩本此又結句六謝莊今

病眼無意坐通宵考宋書謝莊傳眼患五月來便不復

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惛則病眼二字自有出

處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一

雪

羣書札記卷之十一終

羣書札記卷之十二目錄

趙李相經過 見四卷 花信風

菊部頭 明月影 纖纖玉笋 見經尼

轉蓬 玉等子 聽風聽水 見六卷

自平宮中 天鵝 夏屋

團樂 三百顆 聽風聽水 三見

釜星 見六卷 人家園橘柚 河豚

一麾 緒月 西施

十三樓 衛 牛耕

疎影暗香 水仙 瑯嬛福地

口中蠶 十眉圖 劉棧

聘錢 車子 方朔之褒

李靖編成 獨居不樂 車箱

盧從事 水仙花 水仙王

蒸壺似蒸鴨 合歡被 龍戶馬人

水仙洞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目錄

羣書札記卷之十二

古虞朱亦棟 原名 學

趙李相經過

及門諸子校字

阮籍咏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楊用修云咸陽趙李謂遊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事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耶考漢書外戚傳白鴻嘉後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上稍隆於內寵僥倖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僥倖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僥倖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又谷永傳成帝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 趙李從微賤專寵則趙李正指趙飛燕李僥倖其近幸小臣或如張放淳于長之屬用修以小臣趙李連讀誤矣

花信風

唐人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案花信風有二梁元帝纂要云一月兩番花信陰陽寒暖各隨其

時但先期一日有風雨微寒者卽是其風花則鵝兒木
蘭李花瑒花橙花桐花金櫻黃芳棟花荷花檳榔蔓羅
菱花木槿桂花蘆花蘭花蓼花桃花枇杷梅花水仙山
茶瑞香其名具存然難以配四時十二月始存其舊蓋
通一歲言也荆楚歲時記云小寒三信梅花山查水仙
大寒三信瑞香蘭花山礬立春三信迎春櫻桃望春雨
水三信菜花李花驚蟄三信桃花棣棠薔薇春分三信
海棠梨花木蘭清明三信桐花菱花柳花穀雨三信牡
丹荼蘼棟花此後立夏矣此小寒至立夏之候也見升
華書札記 卷之十二

庵集

菊部頭

王阮亭題悔庵樂府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
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按齊東野語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
冠宮中號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卽稱疾告
歸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
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
於是再入掖庭阮亭蓋用此也

明月形

小詞十六字令眠韻月影穿牕白玉錢叶無人弄句移
過枕函邊叶俗本訛眠作明而以三字爲句則首句失
韻而明月影三字亦未能免俗矣

織織玉筍

誠齋雜記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織織玉筍裏輕
雲曰織織玉筍似此時已纏足矣輟耕錄婦人之纏足
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
宮嬪官娘善舞後主令以帛繞脚令織小屈作新月狀

華書札記

卷之十二

三

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官娘作也以此知
扎脚自五代方爲之唐音癸籤從來婦人足履之制惟
晉書之五行志附見兩言云男子履方頭婦人圓頭夫
圓頭適足小之用纏足可知按古樂府雙行纏曲新羅
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又焦仲
卿妻詩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則纏足之由來久矣
第弓足則自官娘始耳韓致光咏麻子詩六寸
唐圓光紋織與牧之合

轉蓬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薛道衡詩轉蓬隨

馬足飛霜落劍端按陳唯室步里客談古人多用轉蓬
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藥在
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玉等子

游宦紀聞于開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
點漆紅如雞冠紫如胭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
白色者漿又分九色愷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
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
子亦此法按王逸玉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四

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魏文引此作白如截肪黑
臂純漆赤擬雞冠黃侷蒸栗 一作栗誤

聽風聽水

碧雞漫志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
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蔡條詩話云
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閒聽
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
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弟子歌中留一色
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於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裴

嗣傳奇貴妃侍兒張雲容常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詩
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上乍搖
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聽風聽水蓋用此也

自平宮中

芥隱筆記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宦官呂太
一為廣南市舶使反故下云收兵南海于餘日而說詩
者謂唐有自平宮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貞
號四優者又呂寧為太一宮使尤謬按仇池筆記杜子
美詩自平中宮呂太一世不能解其意而妄者以為唐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五
有平中宮偶讀元宗實錄有中官呂太一叛於廣南据
此則宮中當作中官也

天雞

謝靈運詩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兩唐近事後主壬
申歲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
為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翰天雞翰天雞未知
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一在釋
鳥果有二因自失按爾雅翰天雞注小蟲黑身赤頭一
名莎雞又曰檮雞又翰天雞注翰雞赤羽逸周書曰文

鷓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按李善文選注引釋鳥不引釋蟲則天雞之爲鷓也明矣

夏屋

學齋帖碑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至楊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併幪也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厦已差忒矣按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後之稱廣厦大厦者本此學齋之言疎矣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六

團樂

宋景文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能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突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即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突空遠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按檀染二字切音爲團逋詩改團爲檀則可矣又俞文豹唾玉集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藍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踏賴填字骨露錮字屈學圈字鵠盧蒲字突耶唐字突突團字

吃落角字只零精字不丁臣字即釋典所用合字

三百顆

後山詩話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廿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蘇東坡詩日咬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蓋用蘇州詩也

聽風聽水

六一詩話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羣書札記卷之十二七作霓裳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洲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按裴矧傳奇張雲容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聽風聽水蓋用此也周密癸辛雜識風之吹萬不同天籟也作樂者當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霓裳近之矣然非王詞意也

金星

紫微詩話汪信民嘗予和欲晴詩云金星晚雜出雨脚
晨可歇按杜少陵詩俄頃風定雲墨色雨脚如麻未斷
絕李長吉詩洞庭雨脚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金星
二字未知所出案齊民要術胡麻宜白地種種欲截雨
脚雨脚二字本此

人家園橘柚

石林詩話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園橘柚秋色老
梧桐張文潛云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鳧寒皆
自以為莫能及案李太白詩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真好句也山谷易以兩字點金成鐵矣而石林贊之不
容口何也

河豚

石林詩話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
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
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
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二月後日益
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
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公吉州人故所知

者江西事也案爾雅翼鯢今之河豚其出有時率以冬
至後來每三頭相從號為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袴言
烹和所用多也今江陰得之最早率以冬至日輒有之
故說者解易信及豚魚或以為即此物蓋中孚十一月
冬至之卦此魚應之而來是信之著者也則石林之說
良是蘇東坡詩竹外桃花兩三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糞
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亦用歐公語也

一麾

石林詩話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常
故末有望昭陵之句夢溪筆設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
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
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
後為荀勗一擢遂出始平故有此句自杜牧為登樂遊
原詩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案建麾即擁旄也玩
牧之詩用一把字似亦建麾之意而一麾二字則誤矣
存中駁之良是若建麾則與杖節擁旄等耳無可議也

二老堂詩話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
余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
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此又回護牧之者也

緒月

中山詩話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洩世傳其神異岳
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例書謝仙火事仙姑云雷部夫
婦二人長濶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閒事
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
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案貢父此條與余所見
羣書札記卷之十二
正同又西溪叢語毗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
石牀侯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然竟不
知爲何語也

西施

葛常之韻語陽秋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
施梅聖俞云曲眉不想西家樣餒腹還如二子清太平
寔字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
故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隣而東坡代人
畱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笋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

一舸鳴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寔字記所言不
同豈爲韻所牽耶按如常之說是與山谷詩樂羊終歸
巴西同一誤也然姓字是住字之訛昔人早已辯之

十三樓

升庵詞品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也詩家多用之
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用杜牧
詩婷婷嫋嫋十三餘之句也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
詩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中建來賓
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
羣書札記卷之十二
粉梅妍柳翠十四樓於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
用妓也胡應麟續筆設按坡遊人都上十三樓或此地
自有此名樓坡直用如綠衣公言之類非故事也婷婷
嫋嫋之句杜牧本咏婦人於樓何與楊以十三餘卽爲
十三樓大可笑十四樓語近出是足爲詩家新料并識
之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大相國寺直至十三間樓此
亦一十三樓也則蘇詞之十三樓必有所本矣

衛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

故云爾耶命龜曰蔡亦是意也案猗覺雜記退之祭文虎入廐處以我驥去唐韻驢子曰驥亦見何承天纂文則驢可名衛亦可名驥也又李濟翁資暇錄代呼驢為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同有槽譬如衛有胄曹也因目為衛按說文衛地出驢故名驢曰衛或說妄也爾雅翼曰晉衛玠好乘之故以為名

牛耕

宋景文筆記古者牛唯服車書曰犖牽車馬易曰服牛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按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注始用牛犁也又聖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則牛耕之由來久矣劉跂暇日記賈子野言人言趙過始為牛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按子野名華即作酒譜者是也

疎影暗香

歸田錄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按唐人

江為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和靖見疎暗二字用以咏梅遂為千古絕唱真點石成金手也

水仙

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蓠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越絕書胥死之後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閒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吳越春秋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案晉書孫恩傳恩窮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以劇賊而稱水仙真可發一哂也

瑯嬛福地

拾遺記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摺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亦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物博識無論遠冠義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夫子刪詩書不及鬼神

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畝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里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瑯嬛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西

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議論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其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卽命小童送出華問地

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原注元觀手抄按今所傳如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郭憲河冥記大抵皆博物志削去之餘也

口中蟲

莊綽雞肋編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女鮮衣靚妝銀艾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茗衣鋪几上捕蟲投口中幾不輟手旁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五

十眉圖

海錄碎事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二曰小山眉三日五嶽眉四曰三峯眉五日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月七日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日倒暈眉按清異錄瑩姐平康妓也

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

劉杙

陳其年謝友人賚石榴啟懸焉似瘤既標劉杙之名程未重可論勍亦著離斯之國 離斯國石榴重五勍案爾雅釋木劉杙郭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邢疏劉一名劉杙其子可食陳蓋用此也

聘錢

陳其年三芝集序償井公之博進負滿十千見穆天子傳及漢書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未 貸營室之聘錢通逾百萬程注未詳案道書織女婚牽牛貸天帝錢二萬不償帝怒使居河東西但一年一會陳句蓋本此也

車子

陳其年貫花詞序簫鼓逢場還迎車子按繁欽與魏文帝賡頌詣鼓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茄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陳本此程注非

方朔之褒

陳其年賀徐立齋新陞總憲序必也道隆尼父始足當方朔之褒案漢書東方朔傳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若周邵為丞相孔邱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陳蓋用此也

李靖編成

陳其年謝友人賚石榴啟李靖編成夙號天漿之汁西雜俎李衛公言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毒故陳有此句案東有兩李衛公其一則李藥師其一則李文饒也段柯古所引李衛公言皆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未 太平泉草木記乃李文饒非藥師也改作德裕編成則合矣

獨居不樂

陳其年上台肥先生書來日大難見古樂府獨居不樂程注未詳案漢書匈奴傳冒頓遣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同陳句本此

車箱

陳其年靈巖寺重建大殿碑經轉車箱程注未詳冠朱峯而得日案少陵望嶽詩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

門陳句本此

盧從事

陳其年醴泉頌兵欄月冷盧從事因而賦詩程注未詳案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書云故吏從事中郎盧諶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宏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陳蓋用此事也

水仙花

類函謝公夢一仙女昇水仙一束明日生謝夫人長而聰慧能吟咏又內觀日疏姚姥住長離橋十一夜半大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六

寒夢觀星墜於地化為水仙花一叢甚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淑有文因以名焉觀星即女史在天柱下故迄今水仙名女史花又名姚女兒三餘帖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即今水仙花也一名儂蘭一曰女星散為配玄

水仙王

蘇東坡詩水仙亦恐君歸去故遣雙蓮一夜開王注援有水仙王廟邦街日按又云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湖上經廟在錢塘門外二里又云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屬水仙王公自住湖上有水仙王廟查注咸淳臨安志水仙王廟在西湖第三橋北西湖遊覽志餘

在孤山又云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馮注

袁詒記略云或言廣潤龍君祠即水仙王廟按錢塘水仙王事始見於蘇詩仙之廟於湖公時蓋無恙後莫知廟所在故趙夔注蘇公詩考驗無所得乃序夢中諉以茫昧使龍君之祠是趙復奚所疑哉按越絕書子胥死後王使人捐於大江口歸神大海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然則水仙王子胥也非龍君也

蒸壺似蒸鴨

蘇東坡蜜酒歌脯青苔炙青蒲爛蒸鴨乃飯壺施注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六

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官數人會食呼左右曰處方厨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鵝鴨之類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飯一碗蒸壺盧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先笑強進而罷又岐亭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王注次公曰據盧氏雜說蒸壺是鄭餘慶而先生指為盧懷慎豈懷慎事同此而別有出處耶舊注知引盧氏雜說却便改懷慎以證先生之句則甚誤矣查注按蒸壺乃鄭餘慶事先生偶誤用耳按明皇雜錄盧懷慎清貞素不營產業常罷宋璟及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

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臠菜數俎而已此外儻然無辨先生葢因此而誤引耳

合歡被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善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緣飾邊也按趙德麟侯鯖錄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又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葢以扣于項下如盤領狀兩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三 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是亦一合歡被也

龍戶馬人

韓退之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吳炯五總志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鯀當是用此而其人不可見於書傳更當詳考曾三異同話錄馬人乃馬援所謂人種也若龍戶往往以為弦戶而無明文按唐書南蠻傳馬留葢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皆姓馬俗以其馬故號馬留人龍戶疑即今之鱉戶述異記所謂鮫人水居如魚者也

水仙河

蘇東坡王氏生子口號太白猶逃水仙河紫簫來問玉華君按李尤獨異志秦併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衙城水一作小仙河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玉清有子名于休玉清謫於北斗下掌春其子乃配與河伯驂乘行雨于休每至水仙河耻其母淫奔之所輒迴馭不經其處故此地常少雨也東坡用此查注引續仙傳孫思邈事非也按此王氏即朝雲生子幹兒未期而夭者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二

七

羣書札記卷之十二終

羣書札記卷之十三目錄

長河既已繁 紫電清霜 落霞秋水

千里寄鶯毛 芳草歌 西施 見十二卷

古歌銅雀詞 命名叶韻 公冶長通鳥語

井公六博 逐子回 九曲珠

麥含金 盧鴻一 畢羅

長卿簡子 銀蒜 隱囊

扁舟 守口如瓶 鶯啼修竹

李隨 勞薪 崖窰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目錄

車渠 見五卷 反站 四卷一見 古貝

引領東望 行李 律令

借書一癡 門身 撐犁

崖窰 見本卷 上巳 髯奴

題餠 餉字 西施 三見

太上皇名

羣書札記卷之十三

古虞朱亦棟 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長河既已繁

楊升菴集古文苑王融遊仙詩長河既已繁層山方可
彌繁今本誤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華猶言
海變桑田可笑不思繁繁帶也帶河礪山眼前事耳案
東方朔寶鏡銘寶雲生於路臺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
如盈尺視八鴻如繁帶繁帶二字本此又陸士衡詩高
山安足凌巨海猶繁帶李善文選注古辨異博遊曰衆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屋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

紫電清霜

楊升菴集三國典略蕭明與王僧辨書霜戈電戟無非
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王子安滕王閣序
正用此事案此事經升菴考核已有出處而孟學士句
未詳所出考陶淵明孟府君傳孟嘉為征西大將軍桓
溫參軍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叅佐畢集時有風吹君帽
墮落溫命孫盛嘲之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
思文辭超卓子安所云孟學士蓋指此也惜龍山文今

已不傳騰蛟起鳳四字遂無可考耳

落霞秋水

楊升菴集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長蓋明月與岩桂分叢王勃滕王閣序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案徐陵玉臺新咏序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同此句法而總不若子山子安之佳又王簡栖頭陀寺碑肩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透迤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二

千里寄鷺毛

蘇東坡詩且同千里寄鷺毛黃山谷詩鷺毛千里贈所重以其人按復齋漫錄云千里寄鷺毛物輕人意重鄙語也

芳草歇

楊升菴集東坡春事闌珊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趁韻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玉真詩燕折

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案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東坡用此升菴似失檢也

西施

楊升菴集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三

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用修之辯可謂博矣考姚令威西溪叢語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今本無此語杜牧子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

下姑蘇一舸鳴夷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
膏疑之別無所据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
浣沙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沙國微不自龍獻作
吳宮娃山敷半潛匿葶蘿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
夫差艷色奪常人效擗亦相誇一朝還舊都覩粧尋若
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悟羣心邪
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考案此條自以
用修所辯爲的至延清詩下云攜妾不障道來止妾西
家乃設言耳不必實有其事也若李義山詩西施因網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四
得又云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則更不可
解矣

古歌銅雀詞

楊升菴集古歌詞長安城西雙貝闕上有一雙銅雀宿
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
不可韻難讀案三輔黃圖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
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本無宿字未知孰
是

命名叶韻

楊升菴集會見宋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
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
一韻也季隨季駒隨音歇駒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
命子之閒亦緻密不苟如此案古韻支微齊佳灰魚虞
歌麻尤十韻相通正不如升菴說讀隨爲句禾反駒爲
烏戈反改音相叶也馬融廣成頌魴鯁鯁鯁鯁鯁鯁
樂我純德騰躍相隨此其證也升菴又引云蕭穎士楚
蒙山詩尚子捐俗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之一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五

公冶長通鳥語

楊升菴集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
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鳥鶴贈答詩
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
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案論語疏云
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綬以其不經今不取也則
古固有其說矣考葉廷珪海錄碎事公冶長辨鳥雀語
云喞喞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又留青日記云公冶

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
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
彷彿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乃
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
之為之自於魯君亦不可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絏之
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鳴其上呼之曰公
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
之勿彷彿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
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六
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
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二說各異蓋皆本皇侃論
語疏而小異耳

井公六博

楊升菴集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
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案穆
天子傳天子北入于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郭注疑井
公賢人而
隱枋故穆王
就之遊戲也又天子兩升于陽過于靈與井公博郭注
穆王
往反輒從井公博遊明有出處而用修乃謂井星形如
明其有道德人也

博局真笑話矣東方朔神異經東王公恒與一玉女投
壺每投千二百矯埤按仙傳拾
遺矯字作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
嚙華曰
歎也矯出而脫誤不接者言失
之天為之笑華云言
笑者天
口流火焰灼今天不雨
而有電光是天笑也玉女投壺事本此

逐子回

楊升菴集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
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
以不佳也然亦未有好字易之近有人語予以將字易
之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七
音訂之 考大家集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
征賦賦云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則宜以隨
字易之又禮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宜以從字
易之若以將字作養字解而母隨子就養則迂曲矣案
漢書郊祀歌九夷賓將則將字原有從字隨字之義弟
如升菴說則反不妥耳

九曲珠

楊升菴集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
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辯日事相似言

聖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乎
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線燄
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九孔穿針可得過冰蠶映日吐
寒波皆用此事案唐王奉珪明珠賦一九則鶴贈於噲
參九曲乃蟻穿於夫子則唐人早已用之矣穿珠事今
見衝波傳但不知何人所作耳考干寶搜神記噲參養
母至孝曾有元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
其瘡愈而放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
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按噲參疑是曾參之訛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八

麥合金

楊升菴集梁鴻傳載鴻詩一首麥合金兮方秀藝文類
聚引之作麥合金爲是金與舍相似而行爲二字也案
鴻詩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舍舍猶漸漸同聲
也箕子麥秀歌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當從後漢書作
舍爲是

盧鴻一

楊升菴集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
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其爲鳧越人以其爲乙鴻常

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
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其脫誤
如此案舊唐書作盧鴻一新唐書削去一字作盧鴻又
大唐新語元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亦無一字
誤蓋始此

畢羅

楊升菴集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
問畢羅集韻譯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食
之精者有櫻桃鐸羅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說爲磨磨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九

案畢羅二字切音爲波羅畢二字切音爲磨波固得矣
磨亦未爲失也考李濟翁資暇集蕃中畢氏羅氏好食
此味因名畢羅非也酉陽雜俎有人夢入畢羅店及醒
店子曰郎君與客食畢羅二筋何不計直而去卽饌
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俗言餛飩是虜中渾氏屯氏爲之
按方言餅謂之餛或謂之餛或謂之餛其來久矣非出
於虜也

長卿簡子

楊升菴集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長卿

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亦必草木名取本草徧
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
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
引用必此物也又云文選蜀當作都賦平仲君遷皆木
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
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文案文選注劉成曰
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非無注也升
菴似失檢耳

銀蒜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楊升菴云歐陽六一做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垂地東
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
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鎖羅幙銀蒜葢鑄銀為
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
銀蒜簾押幾百雙按庚子山夢入堂內詩幔繩金麥穗
簾鈎銀蒜條歐詩葢本此也

隱囊

楊升菴集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晏佚始作麈尾隱
囊之製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簪

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
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按隱倚也如隱几之隱
隱囊如今之靠枕杜少陵詩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亦其義也

扁舟

楊升菴集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予按南史
天淵池新製鯢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
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案
吳越春秋范蠡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真知其所
適國語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所其終極扁舟即
輕舟也用修以為本作鯢舟無乃鑿乎又後漢書隗囂
傳方望以書辭囂曰范蠡收責勾踐乘扁於五湖注曰
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五湖

守口如瓶

楊升菴集無名氏偈羣居守口獨坐防心晁氏客語富
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案癸辛雜
識富鄭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
不知出本何經

鶯啼修竹

楊升菴集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
吠白雲間修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
知之矣予嘗怪修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
鶯啼吟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

季隨

楊升菴集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蹻季
隨卽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
亦奇聞也按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耕於蒙
草書札記 卷之十三

山之陽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
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
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
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
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江南而
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按季隨隱蒙
山事無所出穎士所用必此事也然不知何以作季隨
豈別有所據耶

勞薪

楊升菴集王劭奏改火疏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

炊晉平公使視之厨果然車朝今傳以爲符朗事考元
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
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
子陽今之妙也定子何難倫因命僕取糗糧以進予嘗
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得兼之
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家果實多
故杏時將發糗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糗以李柰汁故
兼三味第易牙別淄澠見諸子師曠識勞薪究不知其
出何書也俟考路史師曠食知勞薪然亦不晉其出處
草書札記 卷之十三

崖蜜

戴埴鼠璞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
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
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真蜜也鬼谷子
曰崖蜜櫻桃也予讀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
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
說橄欖與聚爭聚曰待爾回味我已甜了特坡公換崖
蜜作對耳按此與野客叢書皆以崖蜜作櫻桃言考冷

齋夜話崖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崖蜜櫻桃也按今本鬼谷子無此語不知冷齋所云竟是何書也

猗覺寮雜記云王立之詩話以為崖蜜櫻桃也出金樓子不知坡意正謂蜜爾言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立之見餘甘為果遂以崖蜜為櫻桃杜詩云崖蜜亦易求又云崖蜜松花熟皆蜂蜜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櫻桃且櫻桃非十分甘者又不與橄欖同時趙與時賓退錄東坡又有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古

地黃法常用薑與蜜而有櫻桃可乎按老學菴筆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食蜜歌者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筋惟東坡性亦嗜嗜蜜能與之共飽据此則東坡嗜蜜乃以甜與苦對言不必以櫻桃對橄欖也又太平廣記南威橄欖也石蜜櫻桃也木蜜棗子也見輟耕錄

車渠

程大昌演繁露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

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車者車也渠者軌

跡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考魏文帝車渠枕賦序

車渠玉屬也多懺理縛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中華古

今注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為酒枕按康盛注大傳以

車渠為車輶此不知車渠者也以大昌之博雅而不識

車渠何耶

反坫

演繁露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為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以反坫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古

為屏者沈以為誤為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按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按廣雅反坫謂之埽逸周書乃位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反坫外向室也据此則反坫自別有解不必墨守鄭注也存中不知為說文而妄駁大昌知其為說文而過疑皆非也

古貝

演繁露唐環王傳出古貝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布精曰氈按今古貝亦緝花為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

訛名耶抑兩物也按古貝二字是布字之切音以其可為布也古貝二字是罷字之切音以其可為罷也書曰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傳卉草也葛越木棉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据此則木綿之來中國也久矣

引領東望

韓退之與李拾遺書朝廷之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皇爭先覩之為快又引領西望見左成十三年呂相語襄十六年穆叔語引領南望見襄廿六年蔡聲子語楚語羣書札記卷之十三 六 同引領北望見昭七年遺啓疆際

行李

李濟翁資暇錄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岑山下人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考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古字李與理通則行李非行使之訛矣杜註是奈何駁之方勺泊宅編云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

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皆治裝之意然則理亦治也今以行李名裝何為不可則誤解矣

律令

資暇錄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為如酒飲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如之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學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按律令二字切音羣書札記卷之十三 七 為寔故有雷邊捷鬼之說不知如律令者正言如寔之速耳無取怪說也

借書一癡

資暇錄借借上子亦反下子夜反反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噬還書二噬噬笑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邵氏聞見後錄俗語借與人書為一癡還書與人為一癡予每云此語近薄借書還書理也何疑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古語借書一紙還書一

紙因檢說文紙字注云酒器古以借書蓋俗誤以為紙也則癡固作紙矣王楙野客叢書紙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瓶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鷓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酒一鷓曰慙無安世書三篋盪得揚雄酒一鷓則紙又作鷓矣按揚雄酒箴鷓夷酒稽復大如壺鷓夷酒器也故轉紙作鷓耳

門身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六

王建江南三臺詞聞身強健且為頭白齒落難追擬百年千歲不知幾許多時聞一作門按杜少陵詩客子門身強又牛僧孺詩且門尊前見在身則作門者是

撐犁

野客叢書引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軌轡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所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余謂此見元晏春秋曰余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

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然則不識撐犁者乃臯甫謫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按漢書匈奴傳單于姓嚙鞬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為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豈有士衡士安讀史而不識者殊不可解也

崖蜜

野客叢書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閉蜂蜜為証余謂坡詩為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坡詩所言當以此為証考冷齋夜話崖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崖蜜櫻桃也今本鬼谷子無此語不知冷齋所云竟是何書也

上巳

野客叢書沈約宋志謂舊記郭虞有三女於三月三日

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被潔摯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皙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灊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閒者不必暮春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按大戴禮夏羣書札記

羣書札記

手

卷之十三
小正七月漢案戶所謂天漢指隅也素秋二七謂七月七日沈約以為七月十四日誤矣

髯奴

野客叢書魯直次炳之玉版詩韻曰玉侯鬚若綠坡竹注王褒髯奴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僅約耳考徐堅初學記王褒有奴號髯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觀人鬚離離若綠波之竹鬱鬱如春田之苗若子髯既亂且枯枯禿瘁曾不如犬羊之毛又王褒

僅約王子淵從成都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名奴則鬚髯奴辭正王褒所作不得以古文苑作黃香而駁之也文心雕龍券者束也王褒髯奴則券之楮也此亦指僅約而言

題餠

野客叢書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餠字思六經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敢題餠字虛負詩中一世豪余讀周禮疏羞邊之實糗餌粉糝鄭箋今之餠餠安謂六經中無此字耶案鄭注皆粉稻米羣書札記

羣書札記

手

錫字

野客叢書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特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余考周禮少師掌教箠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余又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

中屬暮春此宋考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
錫此沈佺期詩也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
功之作也按有聲詩鄭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
所吹也周禮小師注如今宋子京詩草色引開盤馬地
簫聲吹暖賣錫天蓋用此也

西施

野客叢書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
西趙次公註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
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不契勘耳余恐言舊住西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正
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按宋之問浣紗篇一朝還舊
都靚妝尋若邪又云家住雷門曲高閣凌飛霞住字蓋
本諸此

太上皇名

野客叢書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
皇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大慈名
熾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
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大可笑余謂太上

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
名熾一名執嘉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見漢書
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母媪無
姓此說失矣按母媪無姓即唐人小說所謂不免其母
烏老之稱者是也孟康曰媪母別名烏老反故小說云
爾

羣書札記 卷之十三

差

羣書札記卷之十三終

羣書札記卷之十四目錄

吉貝 見上卷 織烏 崔君苗

通應子魚 並海 東坡女弟

硯北 毛嬙西施 四見 魚千里

東閣觀梅 王母 白題

黃姑 上祭于畢 蒜髮

刀耕火種 管中窺豹 絲囊

裝潢 河鼓 寧馨

庭堅 二十八宿 與牽牛合 修竹苑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目錄

三爵 見六卷 西河女子 東方少女

海神 聽鐸邯鄲 流珠炊玉

玉娘湖 張姓連天 王安之衣

帕首 牡丹 水晶鹽

恰恰啼 黑白月 阿堵 見三卷

牛女 賀若 三雅

人生如寄 炊砂作飯 夕陽

穀紋生 臣瓚 象耕鳥耘

樹背 闕氏 臚句傳

玉帳 密苦膽甜 栗馬

柳花柳絮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目錄

二

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學

吉貝

遜齋閒覽閩領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花成時如鷲毛綢其緒紡之以為布與紵布不異亦染五色織為班布正此種也方勺泊宅編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氎巾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按吉貝亦作劫貝翻譯名義劫貝即木棉也吳錄交州

永昌木棉樹高過屋實大如酒杯中有綿如絮色正白破一實得數觔可為縑絮及毛布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絲細縑名曰白氎子取以為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按木棉有草木二種交廣者似木江淮所種者謂之棉花此似草者也

織鳥

侯鯖錄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鳥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

梨花嘗不解織鳥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鳥日也往來如梭之織按東坡和陶詩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飛本此

崔君苗

晉書陸機傳陸雲與兄機書云君苗能文每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困學紀聞云君苗姓崔馮星實云陸雲集別有與兄平原書云前登城門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此困學紀聞所本也又通雅引應瑒書以為君苗姓應誤矣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通應子魚

遜齋閒覽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此傳聞之訛者莊綽雞肋編通應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極珍美上下十餘里魚味即異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以子名者謂子多為貴也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為佳按酉陽雜俎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東坡詩云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又云通印長魚誰肯分又荆公詩云長

魚祖上通三印蓋皆以子魚率合印魚而誤也

並海

蘇東坡詩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按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顏師古注並讀曰傍傍依也並海二字本此

東坡女弟

墨莊漫錄延安夫人蘇氏有詞行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按東坡祭柳子玉文稚子耆老名德奉書札記卷之十四三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媻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頽然二孫則謂我身是柳子玉乃東坡親家翁非妹婿也或說似誤

硯北

墨莊漫錄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糟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用避世牆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晏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疏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言几案南面人坐硯之北也陸友仁研北雜志蓋取諸此

毛嬙西施

墨莊漫錄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而深人鳥見之而高飛釋音注司馬彪云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嬖之以為夫人崔譔本作西施又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然予讀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是有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司馬彪之注乃臆說也按毛嬙無可考西施即越之獻吳者小稱篇乃後奉書札記卷之十四四人所作非管仲語不足據也惟莊子云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似麗姬又別是一人又枚乘七發有先施李善注先施即西施也

魚千里

墨莊漫錄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多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字皆有來處又芥隱筆記山谷屢用魚千里字尋師訪道

魚千里盤世功名黍一炊又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
栽芋一區又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豹一斑蓋出
關尹子以盆為沼以石為鵝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
里也

東閣觀梅

墨莊漫錄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為
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室亦不言在揚
州也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為當
朝書札記 卷之十四 五

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為中權將軍揚州
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王擁篲分庭愛客接士東陽一
院競收楊馬左席皆啟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
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
在揚州也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
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
名州按此條足以証杜詩用事都有來處無輕議也

王母

墨莊漫錄杜子美元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

畫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謂瑤池之金母
官陳彥和言頃在宜和開掌禽苑蜀中貢一種鳥狀如
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直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
子美所言乃此禽也按酉陽雜俎齊郡函山有鳥名王
母使者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此其是歟

白題

墨莊漫錄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
題或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裴子野云漢穎陰侯斬
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余嘗疑之蓋自
朝書札記 卷之十四 六

題其胡下馬捨之始悟白題乃胡人謂瓠也子美所
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為旋舞筮之斜似乎謂此也按
如墨莊所說則白題即古之白接離也未知是否庚子
山詩非是高陽路莫畏接離斜又嘗萃酒譜白接離巾
也

黃姑

墨莊漫錄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曉黃姑之說予後讀緯書見李
淳風注云黃姑即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

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異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錄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為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按荆楚歲時記云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星經九坎九星在牛南主溝渠

上祭于畢

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司馬貞索隱曰按文有上字當作畢星雲谷雜記于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据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則馬融墓地之說非矣考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史記本此

蒜髮

東齊紀事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宜髮也宜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說卦為寡髮釋文作宜髮白雜為宜髮而蒜髮書傳閒或未知見獨本草蕪菁條下有云蔓菁

子壓油塗頸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按蒜髮二字見北史慕容紹宗傳又名醫別錄今人呼斑髮為蒜髮

刀耕火種

漢書文帝紀詔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燒草下水種稻也東齊記事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按此即周官柞氏之法唐人詩多用之

管中窺豹

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晉書王獻之傳嘗觀門生擣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日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按莊綽雞肋編管中窺豹世人惟知為王獻之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者之言一似管中窺豹與晉語本此

絲囊

嬾真子杜牧之花萼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承露可以承乎此不可解按吳均續齊諧記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

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彩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川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日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且作眼明袋此遺象也王林野客叢書云按華山記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露食之又觀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綵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又述征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九

裝潢

懶真子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裝潢恐今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片按芥隱筆記裝潢音黃又音晃染黃紙修治之名本齊民要術又釋名曰染紙也今表背匠稱裝潢蓋本諸此

河鼓

懶真子余友司馬朴極知星嘗云前漢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此說非也且何鼓乃牽牛也今分為二則失之矣爾雅云何鼓謂之

牽牛注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為檐鼓檐者荷也蓋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鼓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大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潢之閒故易謂河非也片按牽牛有二其一六星主關梁二十八宿之牽牛是也其一三星主軍鼓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李淳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象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此之不知而云知星謬矣

寧馨

懶真子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馨音享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前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為一意据此則寧馨二字美惡不嫌同詞也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寧字作平聲用

庭堅

懶真子曰杜注庭堅臯陶字也然有可疑者文公五年楚滅六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注云六蓼皆臯陶後也且既云庭堅即臯陶字則文仲不應既曰臯陶又曰庭堅也若據其意則臯陶庭堅又

似兩人案列子湯問篇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問而志之豈庭堅即夷堅歟

二十八宿

懶真子云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非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氏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蒼參為虎首故有蒼之義音皆誤矣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修竹苑

庾信謝滕王集序啟蒲萄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按三輔黃圖長安有蒲葡宮又枚乘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水碧鮮又平臺一名修竹苑

三爵

庾信燈賦九龍將暝三爵行棲倪注引禮記云三爵而油油以退案爵與雀通三爵指日中三足鳥而言故曰

行栖春秋元命苞日中有三足鳥後漢書天文志注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

西河女子

庾信步陸孤氏墓誌銘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倪注張衡思元賦聘王母於銀臺注云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案西王母居崑崙崑崙為西河之源在西其西河女子耶考葛洪神仙傳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笄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

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悲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據此則西河女子非西池王母也

東方少女

庾信尉遲氏墓誌銘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倪注國風召南鵲巢以下皆言

夫人是南風夫人之詩也易卦傳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巽為長女居東南兌為少女居正秋在西方矣案先天圖兌居東南與子山此句正合第先天圖至宋始出六朝安得有此豈東字乃西字之訛耶

海神

庚信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嘗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倪注神異經曰西海水上有乘白馬朱髮白衣元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古 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案干寶搜神記文主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為東海婦欲歸今為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南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子山蓋用此事也

聽鐸邯鄲

庚信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是以聞鐘於洛浦

即變聲乘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案青菁荀勗傳初勗於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乃得諧者子山蓋用此事倪注引國策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事非是倪注邯鄲趙地也

流珠炊玉

庚信謝趙王賚米啓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倪注丹竈煉丹竈也荆臺楚襄王雲夢之臺亦楚地也淮南子曰譬若鐘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按葛洪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時經弟婦新產麻姑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王平傳作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狡獪變化也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子山之意本此倪注非是

玉娘湖

李義山詩思子臺邊風自急玉娘湖上月應沉按嵩山
記登對縣有玉女臺漢武帝見二玉女於此因名玉娘
湖

張姓連天

徐陵雜曲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按道
書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嘗得一白雀
愛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報堅終莫能
害劉翁親下觀之堅設賓主乃竊乘劉翁車駕白龍振
策登天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泰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五
山太守主生死之籍徐蓋用此也

王安之衣

徐陵裴使君墓志鮮雲霧披王安之衣吳注未詳明月團
團似班姬之扇案王安二字乃玉女之說王采安成記
月斗一作萍鄉西城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
於石間俗為玉女披衣

帕首

愛日齋叢抄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注者引實錄曰
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

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退之送幽州
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抹送鄭權尚書序帕首鞞袴蓋屢
用之陸氏筆記舉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
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
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尤誤按韓詩帕為
虛字坡詩帕為實字因文著字所用本別陸氏核之過
矣

牡丹

劉賓客嘉話錄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六
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
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陽雜俎牡丹前史中無
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
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
無也按海山記煬帝闕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則隋
時非無牡丹矣

水晶鹽

高似孫緯略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
鹽金樓子曰胡中有玉鹽瑩徹如水晶謂之玉華鹽按

北史崔浩傳帝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恰恰啼

猗覺寮雜記杜注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案以恰恰為用心反不見自在之妙仍作鶯聲為是

黑白月

猗覺寮雜記東坡月石研銘石宛宛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為白十六至卅日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七

為黑容齋四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黑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為一月又日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又云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為閏雙唐李頎題潘公山池詩清池白月點禪心白月二字本佛書今作皓月者誤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黑謂之黑月

阿堵

猗覺寮雜記王行見錢曰河堵物阿堵如言阿底行口不言錢故云今人遂謂錢為阿堵不知晉宋閒人用阿堵語甚多如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謝安云何須壁後著阿堵輩案劉須溪注阿堵物猶言這箇物非以名錢楊升菴云近世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曰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人曰這箇也余向以阿堵作眼前解今以切音求之阿堵二字切音為箇則須溪之說近是若新仲所云阿底去之遠矣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六

牛女

猗覺寮雜記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自有女星織女在牛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為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案天文女星有二牛星亦有二星經須女四星主布帛為珍寶藏一名婺女此經星之女宿也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端主果蓏絲帛收藏珍寶此詩所云跂彼織女天官書謂之天孫女者是也牽牛六星主關梁此二十八宿之牽牛也河鼓三星中大星為

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此詩所云院彼牽牛爾雅何鼓謂之牽牛者是也今俗所云織女嫁牽牛者乃河鼓耳非經星之牽牛也如新仲所言則經星之牛女又自為夫婦矣真可發一哂也

賀若

猗覺寮雜記琴曲有賀若最古浚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或謂賀若弼也余考之乃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賀若弼所撰其聲音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遂以為弼而世因是傳以為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不知所据据序則是姓賀名若案唐書王涯傳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吏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東坡所云宣宗時待詔疑即其人也若野錄所載乃文瑩之臆說耳

三雅

猗覺寮雜記古酒瓶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劉夢得云酒每傾三雅考魏文帝典論荆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

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仲雅小者曰季雅楊升菴云東觀漢記今日歲暮首請上雅壽雅酒間也隱窟雜志宋時聞下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吳均詩聊傾三雅卮今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按說文大杯亦為聞楊子方言聞栝也其大者謂之聞廣雅同

人生如寄

猗覺寮雜記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東坡云人生如寄耳多用此事云二老堂詩話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之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案尸子人生于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因歸也魏文之句本此又何氏語林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則謝安石事也

炊砂作飯

温庭筠行路難君不見擔雪塞井空用力炊砂作飯豈堪食按傳燈錄不斷姪修禪定者如蒸砂欲其成飯飛卿本此

夕陽

宋景文筆記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為斜日誤矣然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古人亦誤用久矣案爾雅山西曰夕陽郭注暮乃見日山東曰朝陽郭注且即見日則莒公之言信矣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主

穀紋生

宋景文筆記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灑西春水穀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楊升菴集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灑西春水穀紋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詩謝眺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街覩生烟而知墟片案禹錫詞江上朱樓新雨晴灑西春水穀紋生自是新雨初晴春水方生之意與靈運池塘春草之句同一白

然宋人作生熟之生已為曲解而用修又從而附和之謬矣

臣瓚

宋景文筆記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矣臣瓚者于瓚也考裴駙史記集解序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小司馬氏曰案即傅瓚而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据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亡于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秘書故也据此則臣瓚之為傅瓚無疑矣

象耕鳥耘

左太冲吳都賦象耕鳥耘此之自與論衡書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殆虛言也見越絕書蒼梧多象之地會稽眾鳥所居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

按陸龜蒙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就如鳥之啄他說舜之神怪也此又一說也

樹背

匡謬正俗焉得護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案謝氏詩源堂北曰背堂南曰襟言前後皆樹庶冀其忘也此為得之若以身體解則士衡詩云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豈不識背之為北堂者而乃有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闕氏

匡謬正俗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闕氏言可愛如烟支也按史記及漢書說單于正妻曰闕氏猶中國言皇后爾舊讀音焉氏蓋北狄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且闕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据按妾字乃妻字之訛古樂府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則闕氏者美之詞也焉支二字切音為天則闕氏者尊之之詞也猶中國之稱天后云爾又匈奴二

字亦胡字之切音

臚句傳

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張湏雲谷雜記按字書聲絕為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即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注史記但云傳從上下為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為二事云上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臚為眾則臚傳蓋眾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事辨妖祥於謠又莊子有大儒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一書證林說其妄可知矣羣書札記卷之十四

玉帳

李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雲谷雜記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曰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

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為王帳主將
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
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為此語

密苦膽甜

陸佃埤雅傳曰蝟膽甘棟密苦案老學菴筆記亳州太
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
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欽陽公守毫
時有詩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是檜密
亦苦也都公譚纂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老者同赴召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見太祖於便殿上問二老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其一人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為醫亦知密有苦而膽有
甜者乎對曰蜂釀黃蓮花則密苦猴食果多則膽甜上
曰是能格物者擢為太醫院使此又一說也又埤雅諸
魚中惟鱧魚膽甘可食今立鱧是也

粟馬

楊伯喆臆乘粟馬秣馬也西漢匈奴傳云以為漢兵不
能至乃粟馬注云以粟秣馬蓋用詩鴛鴦篇乘馬在廐
摧之秣之注秣粟也前摧之用粟字已奇注又云無事

則委之以斂有事乃予之以穀若斂馬穀馬尤奇按斂
當作莖斬草也謂無事則飼之以草有事則飼之以穀
也何奇之有

柳花柳絮

臆乘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成穗作鵝黃色
者花也花既褪就帶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綿者絮也
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為花以花為絮略無分別杜工部
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又有生憎柳絮白於綿之句則
花與絮不同顯然可見又曰穆徑楊花鋪白舊得非又
羣書札記 卷之十四
一詩鹵莽而然耶按本草李時珍曰楊柳生桑葉即開
黃蕊至春晚葉長成後蕊中結細黑子蕊落而絮出如
曰絨因風而飛入池沼化為浮萍黃蕊即花其子乃絮
也

羣書札記卷之十四終

羣書札記卷之十五目錄

盧鴻一見十卷 傅說 縣令

西京雜記見十卷 阜陶瘠 城名錄

酒誥 寤生子 蘭閣

弓冶箕裘見八卷 警枕 夷庚

翻切 虞公號公 鄭志

伯益 莫陸 榜眼

九百 繫風捕影 鬼宿渡河

南道主人 隔是 其言明且清

羣書札記卷之十五目錄

二十八宿見十卷 主臣見二卷 水立

石尤風見十卷 呂望非熊 兔葵燕麥

端午重三 霞帔 白日衣繡

一枝梅 六出四出花 一字師見十卷

羣書札記卷之十五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盧鴻一

困學紀聞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岳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鬼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或以一字連下讀謂盧鴻一字浩然以證新唐書之不謬此又誤讀舊唐書者也芹案大唐新語元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亦無一字此新唐書所據也

傅說

困學紀聞莊子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者此天官之難明者也鄭漁仲通攷曰傅說一星惟主後宮求子之事傅傅母之傅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諸家則曰傅說乘箕尾而去非也芹按甘石星經

傳說一星在第二東小者是長二寸其星明則輔臣忠政暗則陪臣亂邦與尾宿之主子孫者迥不相涉夾際之說未免傅會豈身騎箕尾亦莊生之寓言耶

縣令

困學紀聞諸子飾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芹按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遠亦遠矣縣令猶縣尹也襄二十六年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是也疏以前世無縣令乃以縣字作平聲解真笑話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西京雜記

困學紀聞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庚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芹按西京雜記不特非吳均依托并非葛洪偽撰內有云成帝好蹴鞠家君作彈棊以獻父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家君歆謂其父向也豈洪作偽而有此乎至庾子山詩其用西京雜記事者不一而足成式所引此吳均語

不足用者乃其詩句偶與吳同故旋自追改非以西京雜記為吳均作也細玩下文自見後人動以此語為口實所謂拾得封皮當信讀者也至雜記之體近乎小說今觀類書所引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又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此皆西京筆墨也而謂必六朝人為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臯陶瘖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困學紀聞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臯陶陳謨廣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考淮南子注主術訓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案說文瘖不能言也此但明不其言耳非臯陶真不能言也如子路之片言折獄亦是此意

城名錄

困學紀聞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

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乙式占周
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深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
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
錄治城宜是金陵本里地
朴子內篇登涉按城名疑是職方二字之訛周公抱朴
子作州公引錄云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語
殊不經蓋偽託之書也

酒誥

困學紀聞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
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與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四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
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與按法言
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
夫注云酒誥脫簡據今
無亡脫蓋古文獨存漢書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召
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據此則揚子所云空者正指脫簡
而言非謂其篇亡也厚齋疑之非是

寤生子

困學紀聞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當是便能開目視

者謂之寤生按西溪叢語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
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考風
俗通正失篇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為妨害父母無寤生字豈五月即寤字之訛耶然觀下
文引孟嘗事則五月非寤字之訛矣當是令威誤記耳
案魏志東夷傳今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官生能開目視
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
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官乃知俗語
本此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五

蘭闍

困學紀聞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曰蘭闍
原注此即按蘭闍二字切音為胡當是稱呼胡人
之語故下云羣胡大笑四坐竝權若蘭若音則淨屠所
居於教何取耶

弓冶箕裘

困學紀聞列子云古詩言良工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
子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
其所難按孔疏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

乃示其業則道易成也其解正同

警枕

困學紀聞少儀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按警枕二字切音為穎此切音之以音而兼義者也孔疏穎是穎發之義刃之在手謂之為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為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則鑿矣

夷庚

困學紀聞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六

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繫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考杜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孔疏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各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此解最為明析又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夷庚未入皇輿旋館與陸璣語正同下乃云夷庚者藏車之所隨文解義失其旨矣吳越春秋越性脆而愚水居山處以船

為車以楫為馬 越絕書同

翻切

困學紀聞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 閩云按音書止顏氏家訓何云按韋昭國語注 攷古編謂周顛始有翻中閒有反音亦叔然同時人也 攷非也按音之有反切與字俱生如而犬之為栗足亦之為跡是也北齊書廢帝紀帝為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又易文六十四卦如雨而之為需言公之為訟雨辰之為震言兼之為謙目癸之為睽女后之為姤土欠之為坎水齊之為濟皆切音也餘可類推

虞公虢公

困學紀聞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職方氏疏云無功繼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考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注杞宋二公竊疑虢公當是夏公之訛疏本不誤後人不知而妄改耳

鄭志

困學紀聞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皎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別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按孔氏非不讀鄭志者此亦後人不知而改非孔疏之誤也

伯益

困學紀問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謂伯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聞金仁山前編謂伯益即伯翳非二人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散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原注廣度文叔書說按翳即益之平聲益即翳之益即隤散本於此

入聲伯翳之為伯益無可疑者惟伯益之為隤散似乎未的考左傳晉人以魏獻子為將軍國語鄭人以詹伯為將軍將軍之名始此乃以伯益為將軍而冠以百蟲之號是可怪也

菟陸

困學紀聞項氏玩辭曰菟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菟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作丸寬字從此徐楷案本草注菟羊似羚羊角有文俗作獯李氏易傳虞翻曰菟說也菟讀夫子菟爾而笑之菟陸和陸也震為笑言五得正位兌為說故菟陸夫夫舊讀言菟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菟陸非也惠定宇周易辯證菟讀從菟蓋論語菟作菟也見釋文陸古文陸見漢唐扶頌及嚴舉碑蜀才作陸陸和也菟陸者笑說見於面與九三壯頰相反所謂決而和也按如惠說則虞氏之解亦自可通若山羊之說雖取象於兌未免穿鑿耳

榜眼

秦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

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此探花之名所自始也惟榜眼之名不知其所自始考周必大題跋天聖八年春參政歐陽公國學首薦冠名南宮是年廷試榜眼則丞相劉公榜眼之名見此按僧仲殊咏桂詞云狀元紅是黃為榜眼白探花郎似當時已有三鼎甲之稱矣

九百

愛日齋叢抄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云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俗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十 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數耶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小說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設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為者俚語本於史錄固有矣故漫記之按九百二字切音為白謂白癡也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注菽麥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是也而泛引虞初小說何耶

繫風捕影

瘦子山擬連珠必能係風捕影倪注見莊子按漢書郊祀志谷永曰世有僂人服食不終之藥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莊子無此語也

鬼宿渡河

容齋隨筆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蓋俟鬼宿渡河之後翟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十一 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芹案容齋知天星故言之鑿鑿如此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予初閱公巽語

頗嫌其誕後讀容齋隨筆竊喜先得我心歲乙卯吟夕
懷人不寐獨步中庭初見銀潢一帶橫亘於東鬼宿正
河之東如隔河者然至初更而明河漸高矣遲之又久
而漢且案戶矣至夜分而河漢西流鬼宿正當中矣不
隔河矣乃知所云鬼宿渡河常在中夜者以人目之所
視而言確有所指非妄語也洪氏所駁使錢翟葉三公
見之能無齒冷乎要知古人用意精細立言超妙後人
雖博學高才不可妄生異論有如此矣至蒼梧王所云
織女渡河自是流俗之說不可爲訓耳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主

南道主人

容齋隨筆秦晉圍鄭鄭人謂秦壺舍鄭以爲東道主蓋
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歲
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
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
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
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
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
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按徐陵爲貞陽侯與荀勗兄弟

書南道主人以相付也則又有南道主人矣

隔是

容齋隨筆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
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
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君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
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案元微之古決絕辭天
公隔一作誤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隔是二字初不
得其解閱容齋所記乃豁然也

其言明且清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主

容齋三筆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
不同經典說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
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余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
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
思子詩云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
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
不可曉芹按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其稱子曰者皆述子
思之言也故善注以爲子思子至周任遺規張詩本意

仍用論語非以此詩為周任作也 洪似誤會

二十八宿

容齋四筆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只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案劉熙釋名宿宿也言星各止住其所也容齋之說良是第古人去入通用故宿音夙亦音秀左思吳都賦籠鳥兎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與上狩字叶是宿字亦可讀秀也今人於星宿字必以讀秀者為是讀夙者為誤無乃知

容齋四筆

古

其一不知其二者乎

中臣

容齋四筆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臣服也言其擊服皇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

隱晉書庾純自劾以主為句殊為非是考李善文選注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淫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案即主二字殊不可解孫月峯謂當時疑按上必有臣字則臣字自應連下句讀善注所以不引史漢而引晉書也至主臣二字原不作死罪惶恐解見前惟容齋所引馬融賦似作皇恐解然不知其上下文意云何姑以俟考

水立

容齋四筆

古

容齋四筆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為老杜所云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芹按鄜道元水經注淇水有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練垂築立亭亭極峻則老杜水立二字非無出處也魯直譏之過矣

石尤風

容齋五筆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
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案古樂府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石尤二字本此容齋以為打頭逆風者是也竊疑石尤二字乃愁字之切音謂客行遇逆風則愁也瑯嬛記造為尤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六
郎石女事妄矣

呂望非熊

容齋五筆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轉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

鬼葵燕麥

文乃引史記非龍非羆今木按宋書符瑞志王將收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非熊二字本此
容齋三筆劉禹錫再遊元都觀詩序云唯鬼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于讀北史邢劭傳載劭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鬼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葉庭珪海錄碎事云鬼葵苗如龍苳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楊升菴集古樂府云道傍鬼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獲言虛名無用也蓋鬼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又作鬼絲燕麥非也今按鬼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有之土人以為朝夕常食非虛名也或者古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實也考爾雅菁蕞葵郭注頗似葵而小葉狀如燕有毛灼啖之滑邢疏案本草注云苗如石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噉所在平澤皆有田間人多識之是也又蕭雀麥郭注即燕麥也邢疏本草云生故墟野林下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穞麥而細在處亦有之是也又唐蒙女蘿女蘿莧絲邢疏陸璣云今莧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七

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按藥府自用兔絲夢得自用兔葵意各有在不得謂劉誤也升菴駁之非矣

端午重三

容齋隨筆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又野客叢書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重三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太

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曲水侍宴

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据也

霞帔

程大昌演繁露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唐書作霞文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按宋史樂志女弟子隊五日拂霓裳隊衣紅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九日彩雲仙隊衣黃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幢節鶴扇又陸游南唐書耿先生者少為女道士玉貌烏爪常著碧霞帔自稱比

邱蓋始以為道家之裝而後遂以為婦人之服也

白日衣繡

演繁露云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為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按前漢皆言衣繡見項羽本紀惟此言衣錦漢書項羽傳按蘇武書語云夜行被繡不足為榮又風俗通義江夏張遼字叔高為兖州太守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美如此按唐書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帝曰願令卿衣錦畫遊耳此亦一白日衣繡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九

一枝梅

史繩祖學齋咕嚕荆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東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為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按陸凱見吳志三國時人范蔚宗六朝時人荆州記所云范曄乃另是一人非蔚宗也若云蔚宗安得與陸凱

同時耶學齋以范疇為蔚宗謬矣

六出四出花

學齋帖囉呂氏春秋誤當作韓詩傳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

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宋文公謂地六為水之成數

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

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

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

開於秋云按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

陶貞白言即西域蒼菊花也又述異記天台山有杏花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五

六出而五色號仙人杏又陸佃埤雅凡木葉皆一脊惟

桂葉三脊以今驗之亦不盡然山谷詩話梔子花六出

者雖香不濃惟郁山梔子八出一株可香一圃

一字師

戴埴鼠璞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

白也無齊已改為虬髯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陶岳五

代史補齊已攜詩詣鄭谷咏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

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為一字

師又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垂崖作牧有一絕

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按鶴林玉露楊廷秀用干寶事相承作于有吏在旁曰本是干字檢字書以呈下注晉有干寶廷秀喜曰此吾一字師也此又一事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五

五

羣書札記卷之十五終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 目錄

月如丸

謬門

野馬

前榮

郭索

秋鶴與飛

謝仙火

龍鍾 見十卷

薪歌

齊斧

韓令

權徽

鈞鉞

鄉里

諾臯

田子春

餅書汗簡

站躡

行馬

水竹居

牛女

上已 見十三卷

寒火 見六卷

囊雲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目錄

配鹽幽菽 見六卷

野婆

桑落酒

喪家狗

夏黃公 四皓合童鳥 見五卷

宰子

牢丸

經瓶

紅芰

舊姓西

首鼠

潮鷄

梨爲五臟刀斧

牽牛 河鼓合

箕踞

琴張

水畫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

古虞朱亦棟 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月如丸

夢溪筆談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碍乎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鈞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案西陽雜俎天咫篇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見一人方眠熟即呼之乃起坐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突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雖其事荒誕不經然存中之言非無本矣

謬門

夢溪筆談歷代宮室中有謬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謬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 薛綜文選注謬門冰室門也埤蒼云冰室門名案字訓謬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晉書載記門且空注考漢書諸侯王表周有逃責之
劉曜傳謬門謂別門也
臺服虔注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追責急乃逃於此
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謬臺是也許氏說
文周景王作洛陽謬臺徐鉉曰爾雅堂樓邊小屋此蓋
小屋連於大屋體其實則別自爲一區處也據此則不
惟有謬門兼有謬臺矣又戰國策出謬門也注別也元
作訛又石林燕語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與內東門相
植謂之謬門

野馬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二
夢溪筆談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卽謂
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閒之野馬又韓滉云窗裏
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閒
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
散卽此物也 芹案野馬日中遊氣也映日則見不映日
則不見佛書所謂陽散卽世所謂紅塵也莊子壘下三
也字文法絕妙以塵埃注上野馬卽以生物之息相吹
也 莊子注生物造物也 注氣之翁闢往來也 注上句本是一物何容岐而
二之乎

前榮

夢溪筆談予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
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窗西窗
未知前榮安在考禮喪大記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鄭
注榮屋翼也天子諸侯言東窗孔疏天子諸侯四注爲
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卽
屋翼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
翼故名屋翼也又云天子諸侯言東窗者窗謂東西兩
頭爲屋簷窗下據此則不特稱東榮西榮亦可稱南榮
北榮矣唐人詩南榮正好背陽眠南榮卽前榮也郭璞
上林賦注榮屋南簷也

郭索

夢溪筆談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
鈎斡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鈎斡鷓鴣聲也
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斡格磔聲郭索
斡行貌也揚雄太玄曰斡之郭索用心躁也案荀子勸
學篇斡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
也太玄語本此

隴種東籠而退耳注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卽鍾也新序作隴鍾而退龍鍾似卽隴種語轉而然耳按龍鍾字不可解雜記以爲切音者近是然以爲瘞則非也

薪歌

西溪叢語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生先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六 而去又不注所出案蕪門先生乃孫登也呂向注本阮籍大人先生傳而延瀨字未詳所出何義門云延瀨似指延陵季子值披裘公事然亦未的

齊斧

西溪叢語虞喜志林云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成人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漢書注云易喪其資斧未詳其說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

斧音齊按左思魏都賦蕭斧戢柯以押爾說文云蕭斧艾艾之斧也案論語蕭牆注鄭元曰蕭之言蕭也則蕭斧當亦爲蕭殺之義也

韓令

西溪叢語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過此身据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尚牡丹一本直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削去曰豈效兒女耶案國史補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莫車馬若狂不以耽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園外寺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七 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削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此韓令乃韓宏非韓晉公滉也蒙求注誤

襍穢

西溪叢語杜甫送高十三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襍穢子觸熱到人家据炙轂子云襍穢子也集韻襍音奈穢音戴二字不曉事也正字通襍穢一云避暑筵一云暑月謁人衣冠束身之狀謂之襍穢子案襍穢二字切音爲臺詩都士人所云臺筵緇穢

也毛傳臺可以禦暑笠可以禦雨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爾雅臺夫須郭注臺可以為禦雨笠則襍之為笠子也明矣不曉事之言後人因程詩而傳會之耳

鈔鈔

西溪叢語宜都山水記俱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鈔鈔柳子厚鈔鈔潭記鈔字字書無之集韻胡鈔並音胡黍稷器夏日瑚商曰璉周日簠簋又鈔音滿補反鈔鈔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案正字通鈔同鈔柳宗元有永州鈔鈔潭記范成大驂鸞錄鈔鈔熨斗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八
潭之形似之又世說新語夙慧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則溫器之為熨斗也明矣

鄉里

西溪叢語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案鄉里二字乃

妻字之切音猶古詩之以藁砧為夫也

諾臯

西溪叢語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弗勝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獻子許諾疑此事也臯伯宇諉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還着令人不見臯說非也按抱朴子往山中當禹步而行三咒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聞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人鬼不能見也與臯氏同三說未知孰是

田子春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于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筋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按魏志田疇字子春一刻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

擊劍劉虞署為從事虞為公孫瓚所害瓚謁祭虞墓哭
泣而去瓚聞之大怒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
又囚之恐失衆心疇乃得北歸又先賢行狀曰疇文武
有效節義可嘉淵明所指蓋此人也後漢書注引魏志
作田子春當從之

讎書汗簡

西溪叢語劉向別錄云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本若怨
家故曰讎書又後漢書吳祐傳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令
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
別錄也

跕躩

程大昌演繁露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躩游媚
富貴注躩跟為跕掛指為躩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
者也跕謂輕躩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為屣其三面
稍隆起惟當脚跟處正低即師古所指也按此疑即後
世假小脚所自始則古人之纏足由來久矣

行馬

李商隱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按演繁

露云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
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
謂之陛桓今官府前又予是也

水竹居

癸辛雜識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
屋方好此說甚奇案白居易池上篇序都城風土水木
之勝在東南徧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
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
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為樹橋道間之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
野鶴語蓋本此也

牛女

癸辛雜識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
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
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
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漢粲粲黃姑女
耿耿遙相望則又以織女為黃姑何耶以星歷考之牽
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閒脉
脉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

則以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案黃姑卽河鼓河鼓卽牽牛李後主以黃姑爲織女者謬也大斗記所云與參俱出參字疑是心字之訛若參星則安得與牽牛俱出矣至太白詩相去不盈尺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主

用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卽詩會不容刀之意草窗駁之過矣

按容齋隨筆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辭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上巳

癸辛雜識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已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已矣故王季夷嶠上巳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三此其證也考漢書律歷志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必也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古人三月祓除之義意在斯乎其必用已者何也 案十二支叢辰三月建辰則已乃除日也古人上巳之義蓋取諸此其始之用三月三日者必三日恰值除日故耳後人但用三日更不拘定上巳也癸辛只據月令例用日干似未得古人之意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主

寒火

齊東野語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晉紀瞻舉秀才陸璣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酸又抱朴子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酸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

熱而有蕭邱寒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見故以為無耳

囊雲

齊東野語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撥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籠放之遂作捲雲篇然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宜和中良嶽初成合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函

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滂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閉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貢矣耶娘記更羸之妻能作瑣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子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原注謝氏詩源按左太冲魏都賦控弦簡發妙擬更羸耶娘記所附會即其人也羸字皆作羸不知

刻本訛耶抑古字通耶

配鹽幽菽

齊東野語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酸鹹辛甘行些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游急就篇乃有燕夷鹽豉史記貨值篇有藜藿鹽豉千合三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五

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筒蓋秦漢以來始有之考說文解字豉配鹽幽菽也徐曰赤豆也幽謂造之幽暗也案齊民要術作醬用春種烏豆意作豉亦如之則幽菽者黑豆也史游急就篇燕夷鹽豉醯酢醬顏師古注豉者幽豆而為之也則幽菽之為黑豆也明矣

野婆

齊東野語邕宜閒有獸名野婆黃髮錐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孫自腰已下有皮繫垂若蓋

膝若積鼻力敵數壯夫共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鑊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為何用也後漢引博物志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鳥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為志也案博物記漢武帝時唐蒙所作今博物志云日南有野女羣行見丈夫狀鳥目裸袒無衣襦語小異

桑落酒

謝枋得碧湖雜記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天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霏雪錄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故名桑落酒庾子山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老杜蓋本此也水經注曰劉白墮風擅釀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也

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按索乃桑之入聲以桑落切之則為索以落桑切之則為郎落乃郎之入聲以索郎切之則為桑以郎索切之則為落後人以索郎為桑落反音亦無不吻合焉或乃造試驚宋遷事謂索酒與郎飲者謬矣

喪家狗

襄陽閒評家語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喪字當作去聲言失家之狗耳故蘇東坡詩云惘惘可憐真喪狗是矣而元微之詩乃云飢搖困尾喪家狗又却作平聲用何也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七 按王肅注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韓詩外傳喪家之狗既斂而桴布器而祭願望無人意欲施之喪字作平聲讀惟孔穎達春秋正義序虛嘆街書之風乃似喪家之狗喪字作去聲讀不得執此而議彼也

夏黃公

襄陽閒評王元之詩未必類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公以為非黃公未嘗姓夏嘗云綺里季夏及

黃公爲二人可也今觀皇甫謐高士傳云夏黃公姓崔
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又却是其號未
知其孰是也案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
一日東園公二曰用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
不著姓名惟陶淵明先生羣輔錄園公姓園名秉字宜
常居園中故號綺里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
園公見陳兩志隱居修道號夏黃公見
崔氏用里先生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
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贊
甫蓋誤記羣輔錄高士傳也

羣書札記 卷之十六

六

童鳥

夔廩閒評揚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鳥乎
九齡而與我元文李軌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鳥育而不苗步里容
設謂童下合有一點蓋子雲之意歎其子童蒙而早亡
故曰鳥乎是即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鳥雖
蘇東坡張芸叟諸公莫能辨之觀東坡在惠州其子遜
之死也有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鳥與我元芸
叟以公奴終七有詩云學語僅能追驥子草元安敢望
童鳥是亦以鳥爲子雲之子也案嗚呼二字左傳亦作

鳥乎或說近似有理然考常璩華陽國志文學神童揚
鳥雄子七歲預父元文九歲卒又揚雄別傳揚信字子
鳥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擬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鳥
曰大人何不云荷載入榛九齡而與我元文蓋指此也
則以童鳥二字連讀者非無据矣按別傳之說似不可信

宰予

夔廩閒評史記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爲簡公
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以
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
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蘇東坡作志林力辨此
一段事謂李斯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
也東坡之意蓋欲明宰予之非與田常作亂是固然矣
然不知宰予未嘗被殺齊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闕止與
宰予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見子我被
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爲宰予而有孔子恥之之說抑何
謬誤以至於如此按容齋隨筆史記稱宰我爲臨爾大
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家語亦同蘇子由作古
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

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第得非義之謗據此則左傳之子我譬如魯之曾參趙之毛遂魯之秋胡非聖門之宰予也若淮南子說苑諸書并波及鴟夷子皮益無稽矣

牢丸

夔爨閒評東哲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亦作薄壯秋起搜亦起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丸亦作牢丸乎初不知牢丸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牢丸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

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丸果何物耳楊升菴集藝文類事書札記卷之十六 干

聚東哲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為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詩人貪奇趁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丸即湯餅也案牢丸二字切音為團即今之團子也東坡以牢丸為牢九誤矣升菴以牢丸為湯餅則與上湯餅句復不可解矣

經瓶

夔爨閒評今人盛酒大瓶謂之京瓶乃用京師京字意謂此瓶出自京師誤也京字當用經籍之經字普安人

以瓦壺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當用此經字也片案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牛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則經字之由來古矣

紅菱

夔爨閒評世人用菱荷二字多不辨夫菱菱也荷蓮也二者初非一物屈到嗜菱蓋喜食菱耳而案少游詩云紅菱秋開鑑水香菱花潔白無香者豈少游亦誤以菱荷為一物而未知祭耶片案杜牧之晚晴賦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菱少游蓋用此而誤耳考酉陽雜俎今人但言菱菱解諸草木書亦未分別惟王安石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則菱與菱亦自有辨矣

舊姓西

夔爨閒評蘇東坡詩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渠儂儂一作儂舊姓西西謂西子也西子本姓施而世稱西施蓋東西施之謂耳東坡詩乃以為姓西誤矣片案世說新語

吳四姓舊曰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則舊姓二字原有
出處考吳越春秋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
旦鄭姓鄭安知西子不姓西耶且西施逐鴟夷本無其
事借曰有之則范蠡已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如梁鴻之
稱運期耀安知西子不改為夷光王子年拾遺記越有
美女二人一日夷光
一日修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如孟光之稱德曜耶余向疑姓字為住
字之訛以今思之即如字亦可通耳

首鼠

褒牖閒評首鼠猶言進退耳唐書郭子儀傳云孽寇首
鼠是矣一士人與朋舊書云滯留上國首鼠六年乃作
首尾解則非進退之謂也案史記武安侯列傳與長孺
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注首鼠一前一却也漢書
西羌傳首尾兩端注首尾猶首鼠也案首鼠二字正作
首尾解即左傳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也質甫駁
之誤矣第士人所云首鼠六年想作前後用耳又後漢
書鄧訓傳首施兩端注首施猶首鼠也

潮雞

褒牖閒評朝雞者鳴得絕早蓋以警入朝之人故謂之

朝雞是以道詩乃云雞鳴本候海潮信不為金門上馬
時如此則當潮汐之潮字未知何据案異物記伺潮雞
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梨為五臟刀斧

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
東山攜酒穀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
開一茆舍有兒童誦書聲乃一叟教數村童氣調瀟灑
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李以晚渴連食數梨
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為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
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
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鴟冠子所謂五臟刀
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
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鴟
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按今本鴟冠子無此語
即有逸篇亦絕不類鴟冠子語宋入小說每喜偽造古
書此其一也

牽牛

袁文褒牖閒評世言牽牛織女故老杜詩云牽牛出河

西織女處其東然織女三星自在牽牛之上主金帛非

在東也星經織女三星在天市東二星既皆在西則世

俗鵲橋之說益誕矣淮南子七夕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本原無此語而老杜

詩又云牛女年年渡何會風浪生殆見人言紛紛聊以

為戲耳案牽牛有二其一則六星星經所云牽牛主關

梁天文志所云牽牛為犧牲者是也其一則三星爾雅

所云何鼓謂之牽牛是也郭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

擔鼓擔者荷也昔傳牽牛織女七夕相見者即此星也

案牛女之說始於漢末魏文帝燕歌行牽牛織女遙

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曹植九咏注曰牽牛為夫織女

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雖語不經而其意實原於小東今觀秋夏之交牛在河

西女在河東精靈魂合真有一則跋彼而一則皖彼者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閒脉脉不得

語蓋已兆其端矣質甫不知牽牛之為何鼓而以二十

八宿之經星當之宜其有是說也又吳筠續齊諧記桂

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

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

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嘗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

後三千年當還耳明且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

月七日織女嫁牽牛此不經之說也

箕踞

夔庸閒評顏師古解漢書陸賈傳箕踞二字云伸兩脚

而坐其說非也箕踞者乃抱兩膝而坐耳唐子西作箕

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閒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

偃僕踟躕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此狀箕踞良是

按曲禮坐毋箕孔疏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箕四星

二為舌也則唐說非矣案箕踞抱膝四字出皇甫謐

高士傳子西蓋本此也

琴張

夔庸閒評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案語弟子解琴牢衛

宗魯子張乃姓顏孫名師紹典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

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為子張第一人云琴

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為徒

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案左

傳有琴張賈逵鄭眾皆以為子張即顏孫師孟子有琴

張昶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蹠譎詭又善鼓琴
事見檀弓號曰琴張案漢時家語未出而史記弟子傳無琴
牢故皆以琴張為師張宋紹興閒取士猶用古注自朱
子集注出而注疏之學荒矣質甫所駁無乃陋乎

水畫

湘山野錄江南徐知誥得畫牛一軸畫則幽草欄外夜
則歸臥欄中誇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
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
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
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繫忽有石落
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
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紀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
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酉陽雜俎李叔詹常識一范
山人停於私第一日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
泥以麻灰日汲水滴之候水不耗具丹墨硯先援筆扣
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爾經二日搨
以緞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所
不備蓋水畫也李驚異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

散而已案野錄所載其事之有無不可信若柯古所云
水畫亦神乎技者矣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終

羣書札記卷之十六



蠡勺編 卷一

同治二年五月
南藩伍氏開

蠡勺編卷一目錄

三易	連山坤乾
歸藏卦名	歸藏本舊篇
乾坤之策	參伍錯綜
揲著求卦	乾九三不言龍
亢龍有悔	女子貞不字
即鹿无虞	師貞丈人吉
大有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遯亨小利貞	肥遯无不利
明夷	睽次家人
君子以正位凝命	渙亨王假有廟
高宗伐鬼方	坤為虎
子夏易傳	周易舉正
今本義非舊卷次	易圖
圖書原本	先天養生家說
宋儒圖書傳述	惠半農論易

蠡勺編卷一目錄

一

蠡勺編卷一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三易

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烈山氏之書也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商人因之法象庖羲氏所畫也周易因之夏得人統故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建子而卦首乾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顧甯人謂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連山歸藏不名易而周官所云三易者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連山歸藏漢藝文志不列其目惟桓譚新論有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之語意後漢時猶存也若隋時所出之連山歸藏則僞撰者矣連山十卷北史以爲隋劉炫僞撰鄭樵謂夏易至唐始出誤也

連山坤乾

堯峯易問或謂震巽坎離艮兌乾坤爲殷坤乾次第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夏連山次第然與否與曰文獻不足徵孔子嘗言之矣吾何以知其孰連山孰坤乾也吾知周易而已曰坤乾以說卦傳雷以動之一章始震終坤知之連山以帝出乎震一章始震終艮知之曰易變易也聖人錯綜言之何不可者必曰此言連山之易也此言坤乾之易

也則孔子無明文吾不敢信也彼之爲此言也猶之分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爲三易皆後儒謬誤者也然則孔子所謂吾得坤乾者非與曰坤乾不傳先儒固以爲禮家依倣魯論妄爲之說也鄭夾深謂神農本氣墳作歸藏黃帝本形墳作坤乾漢儒本以坤乾卽爲歸藏

歸藏卦名

古連山稱八萬言歸藏稱四千三百言久經散亡惟唐藝文志言歸藏十三卷司馬膺註直齋書錄言歸藏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註今止傳初經齊母本名母經以首坤也齊人傳之謂之齊母鄭人傳之謂之鄭母本著三篇錯謬不可讀非古全書也而楊文憲丹鉛錄謂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凶與周易不同需作溥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

蠡勺編卷一

畜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遜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母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有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云按任氏述記艮作佷中孚作大明臨作林禍睽作瞿益作誠咸作欽賁作規夜噬嗑作熒惑巽作奭豫作分晉作齊既濟作岑霽未濟作未霽隨作馬徒夫作耆老與丹鉛總錄異李氏過曰歸藏卦名與周易同者三之二則文王重易止因商易之舊今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商舊文則六十四卦自伏羲至夏商其卦已重矣

歸藏本著篇

李伯紀曰歸藏以靜為占故稱七八吳淵穎曰周易占以變故數用九六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數用七八所用之策連山三十六歸藏四十六周易四十九也徐氏善曰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蓋震下一陽生純坤之後進坎而中進艮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兌之二陽然一陰猶在上至離而中陽進上至巽而初陽進中于是純乾體成此陽氣漸長之序也反而推之巽下一陰生純乾之後進離而中進兌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艮之二陰然一陽猶在上至坎而中陰進上至震而初陰進中于是純坤體成此陰氣漸長而陽氣歸藏之序也歸藏名義實本諸此

蠡勺編卷一

三

粵雅堂校刊

乾坤之策

郭兼山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李仁卿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為三百六十則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為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陽少陰為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期之日為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為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期之日為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

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參伍錯綜

高安朱文端曰自羲畫開天有奇即有耦奇一也耦兩也凡奇不離一耦不離兩兩一為二兩二為四兩三兩四兩五為六八十而兩二即一三兩四即三五是凡耦皆奇與奇合无奇不成耦也閒一于二為三閒一于四于六為五

蠡勺編卷一

四

粵雅堂校刊

七是凡奇皆耦與耦閒无耦不成奇也然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不及一與兩者何也一者數所自起一无數而自為數也兩者對待之數而非變化之數也自一歷三自三歷五而一之神兩之化盡其中矣參者三之也三之者屬一于二也伍者五之也五之者并兩于三也三五為十五十五者七八也少陽少陰也六九也老陽老陰也少陰者老陽之變少陽者老陰之變也故曰錯綜其數錯者一左一右之謂左三右必一左一右必三是也綜者一低一昂之謂老陰昂則進而為少陽老陽低則退而為少陰是也

撰著求卦

歸震川大衍解曰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劫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劫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于揲則三奇見于餘六具于揲則二耦見于餘七具于揲則二耦一奇見于餘八具于揲則二

蠡勺編卷一

五

陽雅堂校刊

奇一耦見于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劫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為正掛劫十二無當于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劫十六無當于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劫二十無當于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于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為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

矣故為少陽之二十八若掛劫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歷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乾九三不言龍

青浦席文學仲遠曰乾之九三言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為人中

亢龍有悔

蠡勺編卷一

六

陽雅堂校刊

管東溟易論云五龍皆立于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知聖人非聖人不能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闢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鄭士敬亦云亢者時之亢也亢亦龍之一位位在則道在湯武征誅伊尹放桐周公負展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皆知其亢而不避曰有悔聖人不辭也故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乃為聖人之知進退存亡非兩人非兩時也文言于初上二爻一則曰潛之為言也而言君子者再一則曰亢之為言也而言聖人者再處

潛亢之地者可以思矣

女子貞不字

西河易小帖曰屯卦女子貞不字虞翻荀爽九家易及唐
儒崔憬李鼎祚諸註皆作孕妊解即說文玉篇諸字書亦
只有孕乳撫育二義故文字之字亦以子母相生為義可
見也自本義誤引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語遂註曰
許嫁曰字夫曲禮之字是名字之字故上文曰名子者不
以國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然後曰
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謂男子成人即不名而字惟君父
前則仍名而女子亦然故孔氏疏謂笄而字者如春秋之
稱伯姬仲姬是也若曰許嫁則明儒郭子章有曰男子二

蠡勺編卷一

七

粵雅堂校刊

十冠而許嫁乎姚承菴有曰女子許嫁笄而許嫁乎乃不
幸元明字書竟入其說將漢魏六朝以及唐人凡為墓銘
者並無男娶女字之文而近代有之子嘗言其非而陋儒
淺見依回兩端以已嫁者稱適未嫁者稱許字夫字何以
許此即朱子亦並無是解矣按儀禮士昏禮記曰女子許
嫁笄而醴之稱字明于字上加一稱字何可假借何可溷
淆

即鹿无虞

鹿與麓通詩瞻彼旱麓周語作旱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
鹿崩穀梁傳謂林屬于山為鹿亦與麓通也屯六三即鹿
无虞言就林麓以從禽非即以鹿為禽也以即鹿為逐鹿

即字之義未協

師貞丈人吉

九經古義曰彖辭言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此有天下之稱
也謂之丈人可乎乾鑿度記孔子言易有君人者五曰帝
曰王曰天子曰大君曰大人而不及丈人知非王者之稱
矣崔憬謂子夏易傳作大人斯為得之按師以九二為卦
主言師之道利于正惟任老成人乃有戰勝之吉專指二
言所謂閭外之事將軍制之也荀九家言文王得非熊之
占起太公于渭濱知其為丈人故著之于師之彖將以詒
命武王焉詩所謂維師尙父時為鷹揚變伐大商會朝清
明應斯占矣何必以屬君言哉

蠡勺編卷一

八

粵雅堂校刊

大有上九

鄭氏汝諧曰履信思順又以尙賢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
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尙賢也五獲天之祐
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
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說易者失于泥
爻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尙賢歸之于上九也易之所謂
尙者上也五尙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見之朱可
亭亦謂易以上爻終全卦之義者多矣大有尤顯而易見
象傳曰大有上吉言大有明其為全卦發也上吉猶言終
吉王公之尊賢天位與共也天祿與食也堯之事舜也百
官牛羊倉廩備是以其有為賢有也繫辭傳曰履信思順

又以尙賢謂以信順之道尙賢也尙賢則人助之人之所助天之所祐也天祐則諸祥至百靈集大有而无不利矣

不事王侯尙其事

長洲惠氏棟曰諸爻皆有父母之象不應上九獨異此爻當爲親老歸養之義不事王侯卽王制所謂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潔白承歡晨昏不去事之高尙莫過于此曾子閔子足以當之故曰志可則也

遯亨小利貞

鄭士敬曰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蘇氏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伏四陽之下猶未勝正而君子遂遯何也曰非直棄去而不救也彼二陰雖銳而朋尙寡寡則常欲得眾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朱可亭曰此卦舊解多誤悲天憫人聖賢不忍斯世之心當滔滔皆是之時猶轍環不息況二陰始長四陽在位豈不可爲之時乎遯謂隱忍遯避宛轉以求濟非忽然高蹈也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而嚴嚴卽卦辭所謂小利貞也小人之勢既已浸長當思所以正之正之道或潛移默化使之自新或去其太甚使不爲大害如是則小人利君子亦利矣若峻厲急迫使不能容勢必激而爲禍

彖句編卷一

九

遯

程子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是也傳曰遯而亨惟遯乃亨也以遯致亨君子行道濟世之大用故曰遯之時義

大矣哉

肥遯无不利

彭氏紹升曰艮下乾上二陰四陽君子之勢未衰也而其卦爲遯于以知幾之不可不早辨也進于是而爲否或欲遯而不能矣吾觀前世黨人之既而悲之知此義者其宋之邵堯夫明之陳公甫乎夫其遯也豈必枯槁以沒世廓乎其量四海爲隘淵乎其藏萬古非遠故曰肥遯无不利此君子藏身之固也

明夷

陽湖惲氏敬曰明入地中明夷象傳象傳同辭離爲明坤夷其明見于天地者曰爲宗無夷之者故取象于入地二離主五坤主爲義至顯

彖句編卷一

十

明

先儒以上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闇之主其上下皆曰所繞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指日之繞言之晦者明之漸入于地者登于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晦登天入地言之以坤爲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未爲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二文王也五紂也于紂之最比近者得爲之奴之箕子焉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于利艱貞之義相附也堯峯易問明夷六五以箕子當之何也曰自三至五互變離與六二相應明之象也在坤階之中夷之象也變

坎為險為隱伏為心病
與箕子作狂合故繫之

文王臣也箕子親也文王外諸侯也箕子內諸侯也事益有難言者矣箕子之艱見而紂之暴可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達周公之意而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差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為之奴也于是二與五二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又曰二四取象于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目耗此明夷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象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之達目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于門庭以得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既入則地之下皆明故取得明之

蠡勺編卷一

十一

粵雅堂校刊

象四大臣之位周公于成王復子明辟伊尹于太甲奉嗣王歸于亳而作書曰克終永德是也股者陰陽躡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之辭取左股焉

睽次家人

家人之睽必起于婦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惟修身慎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上九之象亦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序卦傳謂家道窮必乖亦以身不行道故耳

君子以正位凝命

東坡曰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半農先生易說曰

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凝命者修德以凝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王者位乎天位憑權藉勢能兼而有之不能而有凝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惟兼凝之難焉秦并七國一統天下十二年而亡能并之而不能凝也正位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年者惟能凝之而已易獨于鼎象言之何哉成王定鼎于郊鄆定鼎謂之凝命昔者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凝之道與秦不郊天是不享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不能定鼎焉能凝命故三代之鼎至秦而亡莫知所在豈非神物哉見周易本義辨證

渙亨王假有廟

蠡勺編卷一

十一

粵雅堂校刊

長洲彭允初曰萃之反為渙其言王假有廟則同者何也萃也者孝子所以饗親一志焉而已志一則與親合體渙也者仁人所以饗帝克己焉而已己盡則與天合德渙其躬者克己之謂也渙其羣而天下歸仁矣渙王居者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于饗帝也誠乎非盡性之君子其孰能之

高宗伐鬼方

鄭氏敷教曰既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高宗不屬五而屬三吾師馮未廬先生曰上柔終亂三與之應在離之外如鬼方柔極如小人離南為武丁猶震東為

帝乙也九經古義曰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一年伐鬼方
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故商頌殷武云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疑周之荆楚商
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荆者蓋鬼方之地有冥隘方
城之險鬼方克而氏入貢即詩所云有截其所也按匡衡
疏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豈湯時鬼方內屬于式圍之
中至是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與

坤為虎

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為虎譏俗儒以兌為虎
之失蓋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于天文參為白虎正當
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為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

白虎震為龍則兌當為虎然于天文未密故仲翔譏之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唐會要劉知幾孝經註議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
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
作或云丁寬作司馬貞曰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不行
已久今所存者非真本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及晁氏陳
氏說皆言其偽海鹽崔氏曰案漢書儒林傳傳易者有沛
人鄧彭祖字子夏杜郡亦字子夏則子夏易傳當是此人唐李鼎
祚易集解引子夏易傳今通志堂經解所刻本卷帙犁然
顧集解所引諸條此傳反無之則是傳又唐以後人之所
偽托也經義考言呂東萊謂崇文總目刻去子夏名以祛

誤惑最為有理

周易舉正

周易舉正三卷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自言得王弼韓
康伯手寫真本正其訛謬凡一百三十五條如坤初六象
曰履霜陰始凝也今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
何以從禽也今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之
誤作言比象比吉今吉字下誤增也字又九五象曰失前
禽舍逆取順也今舍逆取順句誤在失前禽上泰六四翻
翩不富皆反實也今反誤作失隨象隨大亨利貞无咎而
天下隨時今大亨下脫利字賁剛柔以錯天文也今天文
上脫剛柔以錯一句剝象剝剝落也今脫落字无妄象剛

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愈健今脫愈字又象曰先王以

茂對時育物今物字上誤增萬字又六二象曰不耕而獲

求富也求誤作未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今

脫亨字坎習坎象曰坎習坎今皆脫坎字離象曰明兩作
離大人以明照繼明照於四方今繼字上脫明照二字大
壯六五喪牛於易象曰喪牛於易今牛並誤作羊明夷上
六至晦今晦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蹇象曰君子以正身
修德又九三往蹇來正象曰往蹇來正今正並誤作反姤
女壯勿用取象曰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今爻辭取字
下誤增女字彖辭勿用取上脫女壯字萃彖利見大人亨
利貞聚以正也今亨下脫利貞字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

不明也今不明上誤增幽字并彖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
往來井井乃以剛中也今脫无喪无得二句鼎彖聖人亨
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帝字下誤增而大亨三字震彖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四字漸彖女歸吉今吉下誤增
也字又象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善下脫風字歸妹六五
小象不如其娣之袂良今良字下誤增也字豐九四象曰
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行上脫志字旅初六旅瑣瑣其
所取災今儻誤作斯渙彖利涉大川利貞乘木有功也今
大川下脫利字中孚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誤增豚魚
二字小過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是以下脫可字小事
下誤增吉字又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止誤作上既
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小下脫小字上繫第九章
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不爲乎今不誤作所第十二章是
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今是故下誤增夫象字下繫五
章不見利不動今動誤作勸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輔
作與說卦乾以居之坤以藏之今居作君序卦屯者物之
始生也始生必蒙今始誤作物又蒙者蒙昧也蒙下脫昧
字又比者親比也比上脫親字雜卦蒙禪而著今禪誤作
雜以上諸脫誤處朱子本義開亦採用其說然唐書藝文
志不著錄至北宋始出故晁公武等多疑其依託惟陳直
齋謂皆于義爲長

蠡勺編卷一

五

傳雅堂校刊

今本義非舊卷次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孔氏正
義曰十翼者上彖下象上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
卦雜卦也亦謂之十傳前漢時經與傳皆別行自費直治
易專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見前漢儒林傳鄭元王弼皆傳費
氏學遂相與合經于傳而以文言附乾坤象傳附于彖象
傳附于象而經與傳乃混而莫別矣隋唐而後王註盛行
展轉相傳學者竟不識古經之舊考官命題有連彖象爻
辭爲一者見陳振孫跋
吳斗南古周易至宋程子易傳猶復因之及朱子作周易本義乃
依東萊呂氏本分經二卷傳十卷而千餘年散亂之書釐
然復正明永樂中修大全乃又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
傳之後朱竹垞謂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既而習舉業
附錄一書乃移本義次序以就程傳
者專主本義削去程傳竹垞謂奉化教諭吳人程矩削利
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利
程本之以類相從便于觀翫也於是即以程之次第爲朱
之次第三百年來莫有起而更正之者至我朝周易折
中篇次始一依本義然後士林獲見古經甚盛典矣然坊
刻本義尙承其訛學者不可不察也

易圖

德清胡渭臆明曰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
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
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
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于洪範五行九

蠡勺編卷一

六

傳雅堂校刊

宮初不為易而設又曰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觀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為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為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為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于易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移皇極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

圖書原本

全氏祖望 皇輿圖賦序曰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

蠡勺編卷一

七

傳雅堂校刊

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即圖書而作則所謂圖書山川險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間其中南北高深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所載者近是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漢人雜于緯候于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垢浮河溯洛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為隕石之屬而可摹擬以入易乎惟其為典籍之最重者故顧命與大訓並陳東序宋人愈遠愈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為圖以九宮數列為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曉焉矣

先天養生家說

姚江黃宗炎晦木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論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位一章造為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即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為南北也天高地下古今不易之位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山能濛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為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為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為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為離塞坤之中畫以為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泔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為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為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為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于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如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為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之易而上之乎

宋儒圖書傳述

南宋書朱震傳紹興初在經筵表上其漢上易傳具述源流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灑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時雍與牧各有異同雍之圖則牧之書則易傳出然後也雍之書則牧之圖也至阮逸偽撰關皆以邵說為長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于象數加詳焉然蕭山毛大可謂搏之河圖即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又謂今之

惠半農論易

紅豆先生惠士奇天牧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于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

蠡勺編卷一

九

粵雅堂校刊

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直本古文至王弼盡改為俗書又創為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撰易說六卷

蠡勺編卷一

十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目錄

古文尙書

書序

孔安國尙書序

曰若稽古

平秩南訛

殳舜

二十有二人

堯舜之禪

合止祝啟

三江

九江

商邑五遷

夢帝賚子良弼

微子

古武成

洪範九疇

洪範皇極

五福不言貴

金縢

康誥

蠡勺編卷二目錄

酒誥梓材

子其殺

君奭非文王子

君陳

顧命

書義亂于史遷

蠡勺編卷二

嶺南遺書

古文尙書

東吳惠定宇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

志古文尙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即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蓋賈馬尙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為五十八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即

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

一泅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

歌十四駢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實十八伊

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 劉歆造三統歷班固

作律歷志鄭康成註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

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尙書

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伏生書二十八篇以太于時雖有

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

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

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別錄五其所逸十六

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

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

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為

逸書乎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

頤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給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

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古文尙書二十五篇

顧稱爲孔壁古文謂太康末皇甫謐得諸其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扶風蘇愉授天水梁柳謐從柳得之以授城陽臧曹曹乃授頤頤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自隋唐迄兩宋無敢詆其僞者至朱子始疑之由是而吳澄趙汝梅歸錢辛楣曰古文尙書出于有光諸人遂攻之不遺餘力也

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脩

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

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

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

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

鄭所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

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

叔重所引鄭康成所註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

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

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

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

等 郡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後漢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

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

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

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

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

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也

蠡勺編 卷二

書序

崔氏應榴曰尙書六十三序漢志云孔子纂書百篇而爲

之序隋志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馬季長

鄭康成王子邕諸儒並云孔子作孔仲達曰依緯文也朱

子以爲非孔子作蔡氏集傳因之如康誥君奭諸篇皆不

用序說又別爲一編論其得失以附集傳之後蓋仿朱子

詩小序之例竊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

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

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則並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

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

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

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

爲書之總目俱未可定然決非孔子所作也陽湖惲氏曰書序乃作僞者增益史記文爲之不知史家敘述古書自有此例觀王莽傳可見不得據史記謂書序出于孔子也

孔安國尙書序

孔安國自撰尙書傳序首述刪書次言得書之由末申明

所以不聞於當時之故王魯齋謂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

大道五典言常道大與常何自而分二曰書皆蝌蚪以世

所傳夏商滿鬲盤匜證之無所謂蝌蚪之形三曰增多二

十五篇金仁山謂此必後之傳古文者托之無待深論然

卽所云聞金石絲竹之音已涉讖緯所爲矣按孔傳尙書

蠡勺編 卷二 一一三三

為東晉梅頤所上唐天寶間定為五十八篇考漢書惠帝時魯共王於孔壁得古文班固劉向嘗言之然弟云安國獻書不言詔安國為傳也云多伏生書十六篇不言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不言傳畢不以聞也顧劉歆請置博士師丹劾其改亂舊章則即十六篇當時且疑之何有於二十五篇哉諸陽傳學沉莫菴曰孔安國書序自昭明太子登之文選世幾以為真安國之文矣豈知豫章豫章內史梅頤作偽正藉此序為嚆矢乎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迨政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之墓木拱矣而序乃云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豈子長並時之人而不知其生死乎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蠡勺編卷二

四

粵雅堂校刊

班固藝文志荀悅漢紀顏師古漢書註皆稱增多之書祇十六篇而序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其篇目尤與眾說不符而世猶按序以徵梅頤之二十五篇為真孔壁書不亦可駭然一笑乎

曰若稽古

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註書粵若稽古帝堯鄭元註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按稽古當從鄭義粵正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粵也審慎之詞則曰與粵異義爾為審本字故云審慎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後即引鄭註則鄭所註

古文尚書作粵矣宋薛季宜書古文訓尚作粵是孔傳本此字猶與鄭同今本作曰蓋後人所改

平秩南訛

九經古義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謫司馬貞索隱又作南為且曰為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以所當為之事也孔氏強讀為訛謂訛化也時物長盛當變化也解釋亦甚紆回矣

殛鯀

新城王文簡士正曰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為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為而舉而堯何為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欲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為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元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案楚辭註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

蠡勺編卷二

五

粵雅堂校刊

可信

二十有一人

海鹽崔氏曰二十一人孔傳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以職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則四岳為四人而不數稷契皋陶所以不數者以仍舊職無須勅命岳牧亦仍舊職而仍勅命者以其兼綜內外任重而告誠必周也蔡氏以四岳為一人蓋本孔平仲之說案左氏傳曰姜太岳之後也又曰許太岳之後也杜註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後章昭註四伯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孔氏詩崧高疏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皆以四岳為四人則蔡以為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非也

堯舜之禪

陽湖趙氏翼曰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即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于己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尚臨御故禹既攝之

蠡勺編卷二

六

粵雅堂校刊

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帥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尙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合止祝敵

羣經補義祝敵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祝敵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祝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擦敵以止之此祝敵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祝敵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亮大樂陳祝敵者存古焉耳後人不

三江

知敵之用謂始作擊祝將終擦敵惟首尾各一用誤矣
吾邑郭文學秉中曰三江之說紛然矣班固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舊吳縣東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東入海司馬貞顏師古王安石諸人皆以為然顧夷吳地志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為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唐仲初吳都賦註酈道元水經註皆同至章昭則以吳淞錢唐浦陽為三江毛奇齡從之郭璞則以岷江浙江吳江為三江歸有光從之吳越春秋註又以浙浦陽郊為三江黃度從之顧甯人謂北江今之揚子江中江今之吳淞江南江今之浙江禹貢該括

蠡勺編卷二

七

粵雅堂校刊

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傳莫菴曰浙江自富春至海門大江不及二百里有何水患而煩神禹之治若未患而遽列于告成之書是以然皆非禹貢之三江也諸家因經有三江隨其所見指執三水或就一隅言之或竟弃經文中江北江而言之究之混其名亡其實而無以探其淵源也三江云者今證之地理緣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其實一江而三名非截然為三也案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此融洽經文確不可易集說袁仁曰岷江在梁漢江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然則揚為三江之口入海近地而漢與岷江彭蠡以左右相合南北中均一水之貫注此所謂禹貢之三江也若

蠡勺編卷二

八 粵雅堂校刊

揚州之三江則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信江慎修曰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黟縣即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澗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閒地脈相連而勢卑宜欽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埧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註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入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九江

禹貢九江之說有三陸氏德明言義引潯陽記曰一烏白

蠡勺編卷二

九 粵雅堂校刊

二蚌三鳥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箇緣江圖曰一三三二五州三嘉靡四鳥土五白蚌六白鳥七箇八沙提九廩五州即畝三里即源也一名白蜺此一說也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也一酈二餘三修四豫章五淦六盱七蜀八南九彭九水八入湖漢通湖漢為十水此一說也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曰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中吳錄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一沅二漸三滙四辰五敘六西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則去澧澧二水易之以瀟蒸此一說也其地在洞庭湖之南案蔡氏沈書傳曰潯陽九江屬揚州此言非也漢之潯陽治今黃梅縣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鄂陵在武昌縣江口在黃梅縣皆荆州也惟桑落州在德化縣為揚州然至此已合為大江矣其不合禹貢者導水曰過九江東迤北會于匯今彭蠡在潯陽南敷百里以潯陽為九江則禹貢之文歧導山曰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衡山迤東北至敷淺原而潯陽在敷淺原之北西亦敷百里以潯陽為九江則禹貢之文益歧是以曾氏羅氏不從別主洞庭之說至彭蠡九水源委皆在揚州于荆州無可附會不足置辨蓋嘗考之潯陽之九江秦始皇之九江也彭蠡之九江王莽之九江也洞庭之九江禹貢之九江也秦九江郡仍楚都治壽春兼有

漢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而潯陽以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而通郡得其要領如治吳而舉會稽治粵而舉蒼梧皆相距百千里此秦始皇之九江也漢分潯陽屬廬江王莽改九江爲延平豫章爲九江而潯陽仍屬廬江非豫章所隸遂以彭蠡九水爲九江是莽臣之諛也如移衡山于天柱卽名南岳移恒山于大茂卽名北岳是也此王莽之九江也光武興郡國悉還漢名于是彭蠡之九江無聞而潯陽甚著且漢初儒者卽以爲禹貢九江于是地理志郡國志諸書皆主之蓋以今冒古以己意冒聖賢以所知冒所不知說經大率如是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揆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並洞庭趨敷淺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見惲子居大雲山房集

商邑五遷

吾亦廬稿云書序稱契至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者正義以爲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始居亳其餘四遷未詳竹書紀年稱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般孔甲九年般侯復歸于商則成湯之前更有此二遷而此外二遷終不可攷盤庚之誥所稱五邦據書序仲丁遷蹕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并前之湯居亳後之盤庚遷般爲五邦蔡氏以爲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案之

蠡勺編卷二

十

粵雅堂校刊

似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謂祖乙遷邢因疑祖乙兩遷不知司馬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則邢卽耿也不可分爲二以當五遷之數也嘗攷竹書紀年云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兩遷而所謂五邦者指蹕相耿庇奄而言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并不數前之湯居亳鄭氏王氏皆以商亳蹕相耿爲五邦則并遠數居亳之前更屬非是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而不取庇以亳相蹕耿奄爲五邦似亦未合

夢帝賚子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著于書矣疑者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其說固可信而楊升菴謂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可與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比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也心誠于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尙可以得況誠于求賢而有不

蠡勺編卷二

十一

粵雅堂校刊

得者乎此即書傳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故念慮所字與天無間之意宋儒亦多主此理或然也

微子

仁和沈氏亦然曰微子篇有箕子答語而無比干註以比干安於義之當死故無復言余反覆尋繹疑箕子之答至我乃顛躓止矣下自靖云云皆比干語也蓋箕子既勸王子出迪而比干意中惟辦一死故但言當各行其心之所安以自達於先王安能復顧及行道哉若皆箕子語上已云我罔為臣僕何以下又云我不顧行道耶似顛躓下本有少師若曰四字漢時已脫去

古武成

吾邑龐弼唐先生嵩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按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揆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

吾邑龐弼唐先生嵩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按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揆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

洪範九疇

江慎修曰尚書孔安國傳魏晉閒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則難強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啓其衷云爾非真以龜文爲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辨之又曰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水火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于木而明河圖三木卽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離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矣是

吾邑龐弼唐先生嵩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按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揆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

吾邑龐弼唐先生嵩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按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揆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

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洪範皇極

屈氏紹隆曰嘉靖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

重於皇極一疇為之大義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亦

作莊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為之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為言謂

皇建其有極即書所謂建中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

禮所謂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於汝極錫

汝保極即書所謂民協於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於

中正者實緣在上者之作則即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為的能發先儒之所未發

五福不言貴

貴者人之所欲而五福不言王半山以為貴賤有常分使

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而不欲賤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

詩曰實命不猶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也非也

游氏禮解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而貴在其中所謂

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

祿之失耳斯言得之

金滕

青田王廣希陽曰金滕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

夫公既面卻二公穆下以為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

自以為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為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

蠡勺編卷二 古 粵雅堂校刊

武之死則為不知命且人子有事於先王而可以圭璧要

之乎則非達孝至於卜冊之書既曰公別為壇墀則不於

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

私告之冊而藏於宗廟又私啓之即使金滕在廟武王疾

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

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滕者即此五端反復詳究

頗疑金滕非古書也錢唐袁枚簡齋著有金滕辨言之益

暢而大旨亦本於此

康誥

陽湖惲氏敬曰馬氏融王氏肅皆以康為國名與孔傳合

孔傳偽不足信馬王說不可廢也惟鄭氏元謂康為諡有

不可通者二焉左傳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如康

為諡是生而賜諡也史記曰康叔卒子康伯立如康為諡

是父子并諡也若是則康為國名無疑路史曰康叔故城

在潁川水經註曰潁水東歷康城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

少康故邑其諸康叔始封因其地與管叔封管今鄭州廢

管城縣蔡叔封蔡今上蔡縣曹叔封曹今曹縣邴叔封邴

今濮州皆在紂封東南與康叔相去不過數百里其諸東

方諸侯助殷抗周武王俘之以其地分建母弟與馬氏王

氏皆言圻內之國其諸殷之圻內後世因周都洛誤以為

周之圻內與逸周書作雒解曰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

於殷地理志曰邴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邶以封武庚孔

蠡勺編卷二 圭 粵雅堂校刊

晁曰霍叔相武庚霍叔所封在今山西霍州三監蓋去其國而為殷之監與作雒解曰王子祿父北奔俾康叔守於殷詩譜曰成王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其諸武王封康叔於康至是始封衛與夫以千載之下推明千載之上其事勢皆可以理驗之宋儒自胡氏棫謂武王封康叔於衛後之言書者并為一辭而不知不中於理夫武庚尙奉殷祀三監分治殷都及下邑武王何所奪殷之地而封康叔耶是故封康叔康武王之事也封康叔於衛成王之事也此不易之論也

酒誥梓材

康誥武王之書也曰孟侯朕其弟曰小子封曰乃寡兄勛

蠡勺編卷二

未 粵雅堂校刊

皆武王之辭非周公之辭也酒誥梓材成王之書也曰王曰封不曰小子封君臣之辭也曰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天下終定之辭也曰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殷民畔而服服而不復畔之辭也皆成王之辭非武王之辭也然則三誥之相次何如惲子居曰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以誥之者治國之要法聖戒愾之說蓋詳哉乎其言之可以治康即可以治衛成王與周公無以加也惟朝歌紂都為逋逃藪數十年奸人負釁藏匿結黨幸既一旦竊發皆以子復為辭而其人皆有朋家之助沈湎之習是以為惡必始於羣飲今武庚已誅十七國九邑已定微子已封天下大勢已必不可動其人不遇跳浪踴號之徒而已故成

王沒其子復之言以安四海之反側正其羣飲之罪以除商邑之奸宄乃事勢必然不可緩者後世說酒誥疑聖人無如是過重之刑何哉至政令法度武王立三監之時已極詳慎周公平殷亂復整齊之康叔因之可也潤澤之可也此梓材之義也是故康誥之言詳而法酒誥之言嚴而隱梓材之言婉而仁是三誥也周公蓋於作雒之日命康叔治衛之始推當日事勢及成王所以望康叔之意為酒誥梓材二書以告之而武王之書則康叔終身所受命者也故史臣以康誥冠酒誥梓材均次於大誥之後後世不察謂三誥皆成王之書致義疏割裂幾不可解宋儒復盡反之至元金氏履祥以酒誥梓材與康誥均入武王克殷之年妄為編錄蓋未詳之過也夫酒誥之首曰明大命於妹邦明康誥之非為妹也若康誥為妹言史臣當書為妹誥與紫誓同例矣

蠡勺編卷二

七 粵雅堂校刊

子其殺

酒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子其殺說者皆以為其者未定之辭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方正學亦謂吾讀酒誥疑武王欲殺羣飲為過既思之要亦先之以不可犯之禁耳案楊龜山答吳仲敢書曰以今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年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沈酗於酒而武

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沈酒則酒之流染天下其賦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爲大惡況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愚謂紂之淫酗天下化之妹土尤甚茲之汝勿佚子其殺者正爲非皆乃惟終自作不與一輩人立法耳不敢縱逸辟以止辟亦當日明大命於妹邦者所宜然也

君爽非文王子

秀水朱檢討彝尊曰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且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子之獨皇甫謐異是旣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爽其後蓋旣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諸說用釋然矣

君陳

汲郡古文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謂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成註坊記亦謂君陳周公子呂氏曰周公之沒龐臣碩輔尙多立於朝而正東郊獨屬之君陳使盡循周公之典而不敢增損此成王微指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爲之故康王付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汪堯峯曰顧命與康王之誥皆偽書也人子之於父母也

蠡勺編卷二

六

國雅堂校刊

問寢視饋病則嘗藥未嘗須臾離也成王彌留之際公卿百執事咸在而康王獨不在左右可乎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何其迫且切也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辟踊之位必俟于戈虎賁以逆之可乎成王旣殯康王方在苦咷卽不暇躬行祭咷諸文而必區區以飲福可乎且噲者小祥之禮如之何其行於初喪之日也未除喪則稱子小子雖衰周猶然禮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尙復知有辟踊稽顙者乎使康王不顧非禮岸然行之爲不孝使召公導王於非禮爲不忠會謂康王召公爲之乎夫豈徒袞服之失禮而已乎子以爲此後人不知禮者之僞爲也顧齊人謂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見左傳昭公十年葬晉平公東坡之論亦引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新君已朝諸侯無文無而狄設黼展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記曰卒哭而耐今日諸侯出廟門俟是已耐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脫簡而並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而不思初崩七日開諸侯何由畢至乎

蠡勺編卷二

九

國雅堂校刊

書義亂于史遷

葉氏大慶榮甫曰書之秦誓乃穆公自悔而作爾史記則以爲作于渡河焚舟大敗晉人之後盤庚三篇乃因遷都

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為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文侯之命乃平王東遷晉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故錫命之爾史記則以為周襄王命晉侯重耳重耳亦諡曰文蓋襄王之命重耳左傳以為用平禮也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其義甚明僖公二十八年史記乃併引父義和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字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晉文公稱霸是指義和為重耳也今以尚書序攷之其于秦誓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函歸作秦誓盤庚之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平王錫晉文侯拒幽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白史記乃牴牾如此又如秋熟未穫雷電以風拔木偃禾乃周公居東未還之事故成王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風禾起歲熟書所載甚明也遷史于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此亦遷史之誤取信于書之金勝可也

蠡勺編卷二

子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目錄

詩序	韓魯詩序
詩文同異	詩篇別名
三百篇無淫詩	天子諸侯皆有風雅頌
兔置	采蘋
吉士誘之	邶鄘衛
匏有苦葉	西方之人兮
叔于田	寺人之令
蒹葭	陳風化于太姬
檜風	東山
如月之恆	笙詩篇次
桑梓	角弓之六章
姜嫄	泮宮非學
實始翦商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詩義裁中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蠡勺編卷三目錄

粵雅堂校刊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詩序

史記列傳孟子述仲尼之意序詩書至王肅陸璣皇甫謐諸家始以詩序為子夏所作陸氏釋文舊說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以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以下則大序也然毛傳鄭箋並不分大序小序也康成謂序本自合為一篇毛公始置篇首南宋以降論議不一至有謂即衛宏所作者范蔚宗程大昌不知宏在毛公後序已見毛公書其非是無庸辨已今毛序釋鴉鳴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

蠡勺編卷三

粵雅堂校刊

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笙詩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其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淵源子夏可乎若詩之世次顧徵君甯人謂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

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月之交有豨妻語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者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資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韓魯詩序

韓詩魯詩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蝮蝮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

蠡勺編卷三

粵雅堂校刊

鷄鳴讒人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為元王孫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伋之傅母作黍離為壽閱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歸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漢初齊魯韓三家并行齊詩雖亡當日亦必有序故匡衡學齊詩朱傳于關雎註中曾引其語而毛詩後出獨河閼獻王好之未得立其後三家皆廢而毛詩獨傳以毛序尤多可信也齊詩魏代已亡魯詩唐初猶存至唐之中葉亦亡今所存者惟外傳而已至朱子集註單行而毛傳鄭箋亦廢矣

詩文同異

傅氏學沈曰漢初詩惟齊魯韓三家至毛氏出非特疏解互異即詩之正文亦多參差不齊如小雅浩浩昊天之上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見韓詩而毛氏本則無都人士首章毛氏本有之而齊魯韓三家則無周頌賚之篇毛氏本無於繹思句三家有之至朱子集註本出又與毛氏參差矣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羊牛下括作牛羊求爾新特之爾作我胡然厲矣之然作焉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如彼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作朔日爰其適歸之爰作奚天降涓德之涓作涓降子卿士之子作于如此類甚多自魏晉迄兩宋言詩者惟毛氏不知朱子集註本授之何人乃至正文亦異同若此由此而推毛說之不行于世非自南宋始矣

詩篇別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註新宮小雅逸篇羣經補義云毛詩小序外尚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為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周禮維清亦名象見毛序小宛亦名鳩飛見晉語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姬將為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為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為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答之義取思變季

女逝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也

三百篇無淫詩

馮氏景解春集曰毛稚黃說三百篇無淫詩子善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元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元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可見吾觀春秋鄭六卿饒韓宣子于郊子蕞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居子柳賦瘳兮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為戮夫非以牀第之言踰闕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為不誣矣

天子諸侯皆有風雅頌

堯峯經解詩問曰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或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為風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為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

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于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逮幽厲也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僖公以前將僭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僭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于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于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又嘗以幽詩考之幽雖成周王業所基當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間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既殿以幽風而周禮又謂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幽雅幽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爲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幽雅至近世何氏則遂謂甫田大田幽雅也豐年良耜載芟幽頌也立說甚辨理或然也獨鄭康成以七月一詩備具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爲穿鑿也斷斷爾

兔置

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閔天泰頌于且綱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人以爲兔置詩卽咏其事故申培詩說謂文王聞泰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人美之作兔置也

蠡勺編卷三

五

粵雅堂校刊

采蘋

江慎修曰昏義言古者婦人如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子之廟以魚爲羹而芼之蘋藻爲餽奠奠于與之牖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齋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此于理爲長

吉士誘之

歐陽解吉士誘之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汚行而名吉士者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于爾雅何也錢竹汀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羨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邶鄘衛

崔茂才應榴曰鄭氏邶鄘衛譜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封于衛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夫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義實難曉

蠡勺編卷三

六

粵雅堂校刊

或是邶邶之音異于衛故分繫之然莊姜共姜皆作自衛宮安見一為邶音一為鄘音如云作之邶邶者謂之邶邶作之衛者謂之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瑟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邶鄘也數說均未見的日知錄曰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其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不析言之也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為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也

漢句編卷三

七 粵雅堂校刊

苑有苦葉

陽湖惲氏敬曰衛賢者知宣公之不可仕而為此詩一章言徒濟也二章言車濟也四章言舟濟也苑有苦葉言所持不及用也濟有深涉言所遇不可嘗也深則厲淺則揭言治進亂退也雖然有冒然赴之者焉以為吾之車足恃云爾殷之膠鬲周之正大夫凡伯其不濡軌也幾希蓋內注者必外亂外亂則賢者無所用其賢才者無所用其才此濟盈而聞雉之說也夷姜蒸宣姜奪故三章以歸妻之禮言之本正則無不正矣夫匏可游車可乘舟則可絕流矣然非我友則舟之害甚于車與匏焉王陵周昌之干漢

五王之于唐可以觀矣後之君子庶幾其慎之哉

西方之人兮

簡兮西方美人傳曰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又曰西方之人歎其遠而不得見也屈華夫送司法參軍黃侯序謂西為成東為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也故曰西方之人叔于田

王文簡公曰楊龜山論叔于田謂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詩以為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為眾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為此意猶有

漢句編卷三

八 粵雅堂校刊

未盡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與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與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寺人之令

有車鄰鄰一章楊用修謂詩意在後二句夫為國君不接羣臣而特使寺人傳令其蔽甚矣蓋秦夷狄之國其初如此則媼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

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由是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既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小序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傳亦然不思美其車馬何關政治而夫子錄之乎

蒹葭

秦風蒹葭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朱子謂序說近鑿故但言不知其所指其後或以爲指賢人之肥遯或以爲朋友相念而作惟香山黃文裕謂思其人而不得故託之道阻託之一方如簡兮本思盛世顯王乃託之曰西方云爾仍未實有所指也至富平李子德曰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似卽黃說而得其悟者

陳風化于大姬

毘陵臧玉林曰晉地理志下云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大姬無子而左傳子

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于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然則陳之敝俗實啟自大姬矣以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謹守婦道雖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吁異矣哉

檜風

周書史記解昔有鄆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國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鄆君以亡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鄆鄆亦作會此鄆疑是古初侯國非周之鄆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周語富辰稱鄆之亡也由叔妘韋昭註卽引公羊說爲證此鄆是周之鄆爲鄭所滅王

蠡勺編卷三

九 傳雅堂校刊

符氏姓篇會在河濟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敎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則襲周書之文旣以鄆爲重氏滅之又何以云詩人憂之有羔裘匪風之作是直以鄆所滅之鄆當古鄆國外矣檜亡在東遷以前而遺詩尙存故別于鄭而自爲風鄭氏譜云溱洧之閒妘姓檜處其地當夷王厲王之時鄆公不務政事好絮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蘇氏以檜詩皆鄭作非也見崔茂才應榴吾亦廬稿

東山

東山之第二章町疇鹿場毛傳訓町疇爲鹿跡許叔重亦云

叮唾禽獸所踐處皆非也左傳襄公廿五年町陸氏釋文
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故曰町陸氏釋文
本作唾石鼓文疆唾唾毛伯敦銘子既唾商莊子舜舉於
童土之地疏童土唾也皆說田野詩意謂征夫久不歸家
町唾之地踐為鹿場非謂町唾為鹿跡也又其四章倉庚
于飛熠燿其羽歸土追言始行適新昏之時今既還故極
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之盛也親結其襦婦人之
褱也邪交絡帶繫于體示繫屬於人也即所謂纓也土昏
禮親脫婦之纓脫而曰結者脫其結也猶泊而曰亂也此
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牖之後又極序其情以戲
之也九十其儀九為陽天之成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
女天地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
人所謂遠將歸勝未離在家相見熟新婦歡不足也舊說
雖亦昏禮而非詩旨偶見升菴此說用括其意錄之

如月之恆

如月之恆傳云恆弦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盛陸德明釋文
恆本亦作絢同古鄧反正義云月光至八日九日月體正
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顧亭林曰古人頌
君之辭其言月不以望而以弦猶言日不以中而以升日
中則昃月望則虧故古人之取義不于其已盛而于其將
盛此大易所以貴乎月幾望也今人讀為恆久之恆失之
矣

蠡勺編卷三

十一

粵雅堂校刊

笙詩篇次

南陔六詩毛公不列于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為次什之首
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于魚麗之前而
以白華為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錢莘楣曰六詩
既有篇名則必非無辭矣或附于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
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未敢以為然夫詩
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
終閒歌三終以改小雅而閒歌之後即有合樂三終其所
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苢也亦
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芣之後尚有草蟲一篇又可
移采蘋于草蟲之前乎更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
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
依詩之序乎

蠡勺編卷三

十二

粵雅堂校刊

桑梓

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而後
人文字輒以桑梓為故里之稱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
桑梓焉其人南巡觀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南宮碑來在
濟陽顧見神宮追維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為袁紹檄梁孝
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洪容齋謂漢
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
魏晉而下承用者尤眾日知錄載之詳矣謂此于詩為興
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為人子之所瞻依惟崔氏

應榴據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註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楸卽梓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角弓之六章

李仁卿曰猥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猥猥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微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於讒詔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聲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姜嫄

生民篇鄭箋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正義云爲其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然周官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閼宮

泮宮非學

新安江氏永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宮此亦做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于此聽誓命亦卽以爲齋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於社圃

也有事頌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

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辭克

淮夷獻馘馘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夸張虛美今詩並無

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

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頌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此篇本

之陋儒爲之或言漢馬融所增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

雍諸侯之學曰頌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

半之又因獻馘馘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

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

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

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

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可無疑

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

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于三十一年卜郊不

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實始翦商

閼宮傳翦齊也箋翦斷也楊升庵謂說文引詩作戩商解

云福也言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也因戩翦音同譌

戩爲翦許氏會見古篆文當得其實惠定宇謂爾雅釋詁

云翦勤也言大王初遭獯鬻之難自幽遷岐始能光復祖

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案今說文戩滅也無訓福者

爾雅釋詁雖云翦勤也註言未詳釋言又云翦齊也疏齊

截也。要皆未足為依據。惟顧寧人曰：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誠篤論矣。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歐陽永叔詩本義曰：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強盛，僖從齊桓伐楚，齊以楚強不敢進，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舒在僖公之世亦未嘗與魯通也。孔仲達曰：其伐戎狄則無文，愚謂閔宮一詩漢唐以來諸儒箋疏皆誤。而以孟子為得其實也。蓋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勳，三四章言成王封魯使魯之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此第五

五章舉周公兼夷狄之事

以勉僖公

亦猶下第六七章言

淮夷來同，遂荒徐宅，舉伯禽之事以勉僖公也。其八九章方頌僖公復宇以宜大夫庶士邦國，並及修廟之事，但其中多以皇祖降福，孝孫受福，拉雜言之。若無統紀，此正三代以上人文章或類或隱，錯綜變化之妙，不比後儒操觚必均齊方板為能事也。人第見三章有莊公之子語，遂以為此後皆頌僖公求其說而不得，則或謂未然之期望，或謂祝願之虛詞，無惑乎兩外相承而以孟子為斷章取義也。

詩義裁中

嘉興尚承堦寓公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若干

卷其序畧曰：明道程子謂詩學必于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遂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于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為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為篤論，寓公崇正庚辰進士，除知遷安縣，改知涇縣，入主虞衡司事，有稽古堂集。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新城王考

功士祿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偽也。明有鄭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寶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原

流存亡真偽漢藝文隋經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
 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
 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
 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
 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即毛氏訓故之
 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偽穿鑿掩覆痕迹宛
 然如詩傳篇目于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
 貢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其子麥秀一歌為此篇首
 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于鄭又
 闕東門之墀一篇于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
 語唐棣之華四語為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
 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為說如陳
 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為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為泄
 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為丙子憂泄冶澤陂為國人傷泄冶
 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
 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
 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家竟躋傳于序之右以為端
 木長于西河鄒忠亂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
 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抑何
 謬哉

蠡勺編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 卷四

蠡勺編卷四目錄

- | | |
|---------|---------|
| 春秋褒貶之例 | 春秋時月皆周正 |
| 三傳五傳 | 吳楚不書葬 |
| 矢魚于棠 | 申繻對命名 |
| 鄭伯突出奔蔡 | 絕不為親禮也 |
| 甲午治兵 | 太伯不從 |
| 用致夫人 | 公子賦河水 |
| 舅犯解夢 | 繞朝贈策 |
| 作邱甲 | 棄疾不洩君命 |
| 火水妃也 | 冬十月王子猛卒 |
| 公子郢不當亂國 | 作傳左氏無所考 |
| 左傳不皆可信 | 杜氏集解之謬 |
| 左傳補正 | 國語非左邱明撰 |
| 史裁備于國語 | 公穀源流 |
| 穀梁非子夏弟子 | 戰國策 |

蠡勺編卷四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四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春秋褒貶之例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起於三傳後儒從而羽翼之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抵牾者矣其大端不過有二一則以日月為褒貶一則以名稱爵號為褒貶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抑知春秋中有達例有特筆其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

蠡勺編卷四

粵雅堂校刊

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矣而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之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

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抑其大旨又有三焉一明分義二正名實三著幾微所謂名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皋之弑既歸獄于趙穿而聖人書之盾則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也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祔而聖人書之曰入人者內弟受之辭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聶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登之擅也葵邱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泲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

蠡勺編卷四

粵雅堂校刊

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

以著幾微也其他書法尚多然大旨不出三者之外矣

春秋時月皆周正

宋熊勿軒曰孔子所謂夏時答顏淵為邦則然也至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如桓十四年正月無冰若夏正則解凍矣惟建子無冰故書之以紀異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者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毛稚黃曰春秋志在尊王而後儒輒亂之以為聖人以權自予用夏時冠周月不倍從周之謂何而夫子敢出此哉然幽風之七月流火小雅之四月維夏論語之莫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亦有夏正錯見于

蠡勺編卷四

三

粵雅堂校刊

周秦何也趙耘菘謂天統地統人統古來原有更迭為用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夏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尚書大傳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習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故朝廷雖行周正于上民間自行夏正于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于經書也

三傳五傳

惠天牧曰春秋三傳事莫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

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

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至王通好為大言謂三傳傳而春秋散于是

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

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所

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擇其善而信從之可也莫菴傳

氏曰孝經序云魯史春秋學開五傳韓退之詩云春秋五

傳東高閣今韓集誤作春秋三傳東高閣蓋漢書藝文志春秋分為五註

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鄒夾二家有錄無書然

觀王陽傳謂能為鄒氏春秋似非有錄無書也案漢儒據公羊最先出穀梁氏鄒氏夾氏次之左氏又次之故或稱四家或稱五家後儒以國語為外傳

益以胡氏春秋亦謂之五傳抑何不根與

吳楚不書葬

蠡勺編卷四

四

粵雅堂校刊

春秋雖邾杞小國必書葬且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如隱

公三年書葬宋穆公八年書葬蔡宣公是已惟越徐吳楚

則不書非貶也難乎其為稱也蓋四國嘗僭稱王矣故于

其赴告不得不從而子之如昭公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

公十四年吳子光卒之類至葬則削焉若書曰某月葬楚

平王某月葬吳王闔廬是與天王無異矣所謂名不正則

言不順也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為陳魚而觀之宋人營雪雜說獨引

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之義以為矢者射也案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為典切

申繻對命名

左傳申繻對桓公問命名謂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謂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新城王文簡曰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如瘕疥疔瘰癧虱狗彘掉尾之類見于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臂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蓬條鬚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彙編卷四

五

粵雅堂校刊

鄭伯突出奔蔡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胡傳曰是祭仲逐之也陸淳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明三衢葉氏秉敬曰陸氏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見其惡以為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是夫子與亂賊之黨而孤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能殺仲故使雍糾及

糾被殺則鄭伯之勢窘矣是以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嘗逐之故不書逐而但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造作穿鑿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絕不為親禮也

莊公元年左氏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公之母獲罪于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

彙編卷四

六

粵雅堂校刊

姜之罪大絕不為親何傷于義哉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經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謂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于廟禮也穀梁亦言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康成謂祠兵為公羊字之誤周禮司馬職仲秋教治兵與夏教芟舍冬教大閱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太伯不從

僖公五年宮之奇對虞公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願甯人曰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剪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案不嗣亦謂不嗣位為諸侯

用致夫人

傅莫菴曰僖公八年秋七月經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穀梁以為成風哀姜淫惡義與廟絕且見殺于齊桓已歷九載何為其復致惟成風以妾母未經廟見至是因廟禘而致之為後日祈廟張本其稱夫人良由母以子貴猶後世之上尊號也厥後文公四年于其卒也書薨于其葬也書小君益信穀梁氏之說為足據矣

公子賦河水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為逸詩外傳亦作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江慎修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已歸也

舅犯解夢

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得戰地矣晉侯患之既又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益加疑焉疑其謂已背舊惠謀新功也時子犯欒枝

蠡勺編卷四

七 粵雅堂校刊

皆欲戰而文公之患與疑終未釋也是以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用益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註謂晉侯向上為得天楚子下向地為伏罪腦所以柔物者故云柔之矣葉氏秉敬曰夢多起于思慮疑懼之所積子犯知文公之夢故斷之以理而曲為之解耳其謂吾且柔之矣則云何老子有言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使楚子盥腦而文公亦以盥應之則楚子之盥也愈堅如力相敵則鷸蚌並持兩敗之道也力不敵則兩虎一傷自盡之術也是以吾之剛激彼之剛失所以柔之之算矣今彼盥吾腦而吾不之盥則彼之忿怒已洩而雄心立耗是吾自處于柔以柔彼之剛而使其剛制焉而不得復逞彼且易視于吾而無以防我我得乘其虛而扼其吭焉此兵法也而杜註乃言腦所以柔物夫世豈有用人之腦以柔物者何悖謬之甚也

繞朝贈策

文公十三年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曰子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繞朝秦大夫傅氏曰繞朝會言于秦伯請留之杜註策馬搥也孔穎達疏引服虔解策為書而辨其非楊用脩亦引劉勰文心雕龍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諫子反子產之諫韓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之語而謂李白臨行將贈繞朝鞭為趁韻之誤沈赤然梅村曰杜註亦是有理蓋繞朝本謀留士會今既不從其言便樂得做人

蠡勺編卷四

八 粵雅堂校刊

情卻又不肯不道破故贈之以策云云言外有令其速着歸鞭之意如此似于兩人彼此心照神理尤有關會若作書策則所言已在個中又何須先為明說耶案杜子美別蘇後赴湖南幕詩末二句云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是亦以策為搗矣不獨太白也

作邱甲

成公元年作邱甲杜氏謂周禮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一句之賦今魯使一邱出之崑山顧氏補正曰周制四邱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

蠡勺編卷四

九

粵雅堂校

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一句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邱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具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邱出一甸之賦

也

棄疾不洩君命

楚大夫子南為令尹其子棄疾為康王御王顧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爾其居乎謂居楚對曰父戮子辱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既葬或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不告父即與謀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方氏鵬曰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為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為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為途人雖死而莫為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為讐人甯死而莫為之用也不洩君命以為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讐以為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者也

火水妃也

陳災禱龜曰火水妃也杜註火畏水故為之妃服虔云雉為中女坎為中男故火為水妃補正邵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為牡陰耦為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註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為王妃是水為火之雄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矣說者謂猛立未逾年生稱王而繫以名卒稱子在喪

之常例也不可以言崩又不可書薨故質言之而曰卒休甯戴庶常震東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

公子郢不當辭國

寄傲軒讀書隨筆衛靈歿後國亂二十餘年不定實由于公子郢之辭國也蓋蒯賁在外國無長君以年以賢非郢誰立即謂亡人無罪其子尙存異日仍以國與輒可也或召蒯賁而讓之亦可也乃父命之夫人命之徒知自潔其身不以宗社爲重遂致父子爭國違滅天常齊晉加兵般起更立故子臧可讓而郢必不可讓季札可辭而郢必不可辭其事殊其時異也

作傳左氏無所考

班固作司馬遷傳贊言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孔安國以左邱明爲魯太史啖助謂論語左邱明如史佚疑任之流趙匡亦謂左邱明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或問程伊川左傳故邱明作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鄭漁仲曰左傳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

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也郝京山曰謂左傳卽邱明作非也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其書蓋出三晉詞人之手故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賀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亂皆鋪張其事恬不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左傳不皆可信

王需人曰據史記孔子生于庚戌而左傳載齊侯將爲臧孫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此辛亥年事孔子時方二歲載鄭伐陳入之孔子聞之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此癸丑年事孔子時方四歲載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孔子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己未年事孔子時方十歲載叔孫昭子殺豎牛于塞關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此甲子年事孔子時方十五歲若據公穀孔子生于己酉諸說尙多一歲夫以志學之年未必有評品列國之事況二歲四歲乎夫子雖有尙論之際其曰孔子聞之孔子聞是言也似乎適當其時而非追憶之比矣蓋當時皆以孔子爲聖人左氏論斷借以爲重非定孔子語也故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啖助謂其解義多謬王若虛議其乖戾

甚多方正學以為率多虛辭而鮮事實朱子嘗言左氏不
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爾

杜氏集解之謬

江都焦孝廉循著春秋左傳補疏序曰孔子因邪說暴行
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
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
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
案三國魏志杜畿傳註預為司馬懿女婿晉書預本傳云
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帝
即司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昭嗣立有篡弑心收
羅才士遂以妹妻預即高陸公主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于是

蠡勺編卷四

三 粵雅堂校刊

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
飾且以為懿師飾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由
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辭祭足
而趙盾之趙穿也王陵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
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
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詔以
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
已有以啟之預假其說暢衍之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
師昭之惡夫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為鄭志在
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為志在苟
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疆禦而預皆鍛鍊深

文以為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
可指為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
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
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為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
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
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為六國時人為
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為田齊三晉飾與杜預為司馬氏
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充宗作學
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
失無錫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糾杜註之誤而預撰集解
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註惜不能全
見而近世儒者補左傳註亦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
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捕其說之大紕
繆者疏出之俾天下後世知預為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
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蠹賊也

左傳補註

惠松厓春秋左傳補註六卷其註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
書說以賈君為申生妃合尹為艾獵用世本說為叔敖之
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為京之譌塹防門而守
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為地名吳句
餘用服虔說以為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
當為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為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

蠡勺編卷四

四 粵雅堂校刊

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

國語非左邱明撰

趙耘菘曰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章昭亦以為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于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眾說故註藝文志直以國語為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

蠡勺編卷四

五

國雅堂校刊

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畫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為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為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鄆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賁皇楚語則云離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從畫一而彼此各異若是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為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

語曹翽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

孚數句括之鄆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甯必有內憂盡釋楚以為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為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采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采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騏驎以就衡軛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者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為邱明所作

蠡勺編卷四

六

國雅堂校刊

史裁備於國語

吳景熹曰國語一書始西周之末迄戰國之初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麟經為經左傳為傳皆不可為史即曰編年紀月已開百代之史法而詳內而畧外先魯而後列國此特一國之史而非天下之史獨國語首冠以周尊王也史家先本紀祖此次魯次齊次晉次鄭重中國諸侯也史家繼以世家祖此厥後乃及楚及吳及越外夷也史家終以列傳祖此故國語雖稱外傳而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

公穀源流

博雅錄曰公羊高漢儒稱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平傳子

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解詁傳于世穀梁赤應劭以為子夏弟子糜信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以為名俶字元始皆無確據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漢魏以來註解有尹更始唐固糜孔演江熙等十餘家自范甯集解行而諸家悉廢

穀梁非子夏弟子

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為子夏門人楊士勛言穀梁受經於子夏惠松崖據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既成遭戰國寢藏者百餘年故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畧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

蚤勺編卷四

七

粵雅堂校刊

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註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也

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卷司馬遷史記所本劉向所校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者也後漢高誘註自東周至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篇括蒼鮑彪定為十卷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為卷首其註凡四易彙乃定但原書無撰人名氏吾邑林孝廉伯桐曰作書者隱其名也隱其名何也恥之也古之時人皆以節操為重春秋雖亂世而奇節不絕高爵厚祿有弃之如遺者戰國則魯仲連而外其節操罕得而言矣古之時

人皆以學問為重春秋雖兵事一則曰先王之命一則曰求諸故府閱覽博物之君子相望于世戰國則荀卿而外其學問罕得而言矣當重者輕之當輕者重之舉世皆然權利是務作者恥其事故去其名也然則何必作此書曰一百餘年之事不可不記也具書其事而深藏其名斯勸戒存焉耳按陸清獻公謂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曾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

蚤勺編卷四

六

粵雅堂校刊

蚤勺編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五日錄

周禮

周禮未言之旨

周禮奇字

周官有可并省者

冢宰

鹽人

會男女奔者不禁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以國服為之息

九夏

其浸舊時

束矢鈞金

肺石

壺涿氏

立當前疾

考工記

與馬謀與人謀

王評事論周禮

儀禮傳述

漢初無儀禮之名

蠡勺編卷五日錄

周禮堂校刊

漢志稱士禮之誤

放氏集說之非

儀禮鄭註句讀

母加景

奏狸首

儀禮中自有禮記

蠡勺編卷五



番馬 凌揚藻 譽釗撰

周禮

吳草廬三禮敘錄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所註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荆公又為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詆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周禮未言之旨

北平黃少宰叔琳曰尙書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相表裏立政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參差不合周官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意而曰籲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又曰罔敢知于茲此周禮未言之旨而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

分職周官兼明盡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野立政周官如奕者之舉棋方野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棋有巧拙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備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荆舒非不藉口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奕者舉棋不善而可以咎方野乎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不乏奇古而周禮尤多如法作灋柄作枋邪作襄美作嫩呼作嘑拜作擗韶作磬怪作傀暴作赧擗作籍風作飄鮮作鯀槁作藁螺作贏脾作癩魚作鮪埋作狸吹作飲陔作祓暗作餽柝作椽探作擗翅作翹摘作哲駭作駭擊作擊辜作榘掬作菴纂作帳藻作藻吳作廐叩作敏艱作藹魅作彪與夫庖廩胖鱗盍眠耐醜桌鞮箔鬻柶絳臨與隳棘之類皆他經罕用者至考工記尙不勝數也說者謂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奇字故致然與

周官有可并省者

沈梅村曰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專職不得相侵中亦時復兼制為法極嚴密矣然其中尙有可并省者如天官所屬之漁人鱉人宜并為一官漿人酒人宜并為一官鬯人幕人宜并為一官典絲典臬宜并為一官也大司徒所屬之牧人充人宜并為一官角人羽人宜并為一官掌葛掌染

彙編卷五

粵雅堂校刊

草宜并為一官也春官所屬之鬱人鬯人宜并為一官卜師龜人蕪氏宜并為一官馮相氏保章氏宜并為一官也夏官所屬之射鳥氏羅氏宜并為一官司兵司戈盾宜并為一官司弓矢繕人宜并為一官趣馬巫馬宜并為一官庖人圉人宜并為一官也司寇所屬之閭隸蠻隸宜并為一官夷隸貉隸宜并為一官至冥氏以下十官本可不必設即設之則冥氏穴氏宜并為一官翬氏荝族氏宜并為一官庭氏庶氏宜并為一官翦氏赤芟氏蠲氏壺涿氏宜并為一官也蓋事本相通而職亦易辨非如餘官之闕一不得耳

冢宰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為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今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為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虢公忌父為右鄭莊公為左則當時之為宰者位益卑是以宰恒歸貶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未深考矣見周禮疑義舉要

鹽人

婺源江氏永曰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

彙編卷五

粵雅堂校刊

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卽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流鹽卽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卽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註飴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寶與意當時侯國產鹽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一斤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所望之守則鹽利盡歸于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會男女奔者不禁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邵文莊曰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于奔命蓋言速也潛研堂答問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會合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于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楊升菴曰天文有織女星主貴女須女星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嬖大夫之側室三婦也禮之所謂買妾又謂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又星江汪方湖基曰奔者不禁四字用讀合下若無故而不

蠡勺編卷五

四

粵雅堂校刊

用令者罰之爲句經義自明蓋云男女淫奔而父母不禁與無凶喪而不用昏姻之令者媒氏皆罰之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註謂生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者嫁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仁和沈氏亦然曰生時既非夫婦斷無遷葬相從之理想卽曹操欲爲子蒼舒聘邴原女爲婚章后爲弟洵求蕭至忠女爲冥婚之類是也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亦卽今時之尙未結褵夫家請其柩而葬之類也謂十九以下者蓋女子二十未有不嫁者也然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則雖已嫁尙不得相從何以此條下獨無明文耶

蠡勺編卷五

五

粵雅堂校刊

以國服爲之息

地官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儒以爲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屨入周官者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是周禮之害也歛縣金輔之殿撰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註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文以征布斂布之滯也同義二者皆恤商阜泉府之職也旅師職言凡用粟者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

者不令出息為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貨官財以權子母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貨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為差是謂以國服為之息

九夏

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註作韶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咸夏公出入奏騶夏鄭康成謂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具耳又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章昭註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繁

六

六

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杜子春接以為據而後鄭不從則以鹿鳴四牡皆舉現在篇名未有舉其篇中之義也然義疏謂繁遏是肆夏之第二曲渠是第三曲若以執競為繁遏豈有周公制禮所用而預歌成康者乎知執競非繁遏則時邁之非肆夏明矣

其浸舊時

王文簡貽上曰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蓼葦其川河涉其浸舊時河即九河涉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舊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州之巨浸不少願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虜池嘔夸其

浸洩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舊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舊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舊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邱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

束矢鈞金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黃東發曰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

七

七

周興來俊臣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國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者而可誣聖經乎楊用脩謂淮南子汜論訓言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史記平準書註索隱曰刀錢也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竹之小者曰箭見夏官職方註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亦六國陰謀之說托之齊桓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歆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既且及于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引之以釋噬嗑學術之害人若此哉

肺石

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公

彥疏謂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似以肺石為可坐者下文立于肺石三日賈鄭俱無明文而讀者又若以肺石為可立皆由上文有桎梏而坐講嘉石之語遂一例視之案夢溪筆談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識原其義乃伸冤者立其下擊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搥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冤也

壺涿氏

江慎修曰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立當前疾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而毛居正六經正誤謂車上無名疾者疑是立當前軌軌音範車軹前也見說文然邢昺論語鄉黨疏引周禮作前侯小雅蓼蕭篇孔引大行人亦作侯惠松屋日考工記軌下垂柱地者謂之侯蓋古文侯與疾字相似而易亂遂譌為疾耳千百年來皆沿其誤惟半農禮說嘗辨之

考工記

周禮疑義舉要曰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間水而終古咸速棹菱之類鄭註皆以為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間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為之

與馬謀與人謀

新安江氏曰駟人為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駟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法也是進與馬謀終日馳騁左不捷左謂人也捷與終需儒也是進與馬謀終日馳騁左不捷左謂人也捷與終歲御衣衽不做是退與人謀也

王評事論周禮

鄞人王忠潔公石雁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為闕攷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為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而奇似乎裁于兩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于一手然各為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攷工亦非漢人能為蓋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為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始而虛冬藏冬于地以象坎之鄰乾而以不周為周故其五官之員已具

足而歸其奇零于攷工非以攷工為冬官也攷工之為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其為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為職至于草木蟲蟻之類莫不有消磨厭勝之術其非聖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漢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于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序其割周禮以附二禮尤為無謂也見鮑琦亭集靜遠閣周禮解序

儀禮傳述

漢書儒林傳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內吉禮三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也凶禮四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也賓禮三士相見聘禮覲禮也嘉禮七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也而軍禮無存焉是其實十五篇既夕即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即少牢饋食之下篇也然而逸去者已三十有九篇矣至傳註義疏諸家考隋唐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鄭氏通志略不皆符合惟陸氏釋文序錄載註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註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竹垞先生謂當以是為正也

漢初無儀禮之名

隋書經籍志有高堂生士禮十七篇攷陳振叔謂漢初無

儀禮之名然時有容禮之稱前漢儒林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廣韻集韻並餘封切說文貌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註並與容同毛西河曰漢儀有二即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即容臺命后蒼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為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即容禮後漢劉昆為梁孝王後少習容禮是士禮即容禮容禮即儀禮也但未知名儀禮者始于何時耳

漢志稱士禮之誤

羣經補義曰漢書藝文志云漢興與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案儀禮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為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與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訛為傳而傳字易為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尙未誤也

菽氏集說之非

長洲褚部郎寅亮嘗謂宋人說經好為新說棄古註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為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為異義所汨至元吳與敖繼公撰集說十七卷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註疏而

蠡勺編卷五

十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五

十

粵雅堂校刊

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註疏之難讀而喜其平
易乃盛行于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
異特其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于排擊者是以入其
元中而不悟至于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
幾于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發敖氏之失
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為西駁之曰註明言
統于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為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
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
句為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
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觚于賓敖改觚為觶駁之曰
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
以觶矣安可破觚為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于左敖
依鄉射改為于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
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福西從福向西則北為右大射次
在福東從福向東則北為左敖比而同之昧于東西之別
矣喪服記公子為其妻練冠敖改練為練駁之曰練冠之
紕亦飾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
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
也士虞禮明齊醕酒敖以醕酒為衍文駁之曰註明言有
酒無醕據下文普薦醕酒亦專言酒不及醕豈得妄解明
齊為醕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
敖改再為一駁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為主人

蠡勺編卷五

主

粵雅堂校刊

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為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
相例乎

儀禮鄭註句讀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而絕周禮尙可說王說霸禮記
尙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為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
故學者多隱諱而不敢道甚有坐臯比稱講師自擬濂洛
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濟陽張稷若爾岐錄儀禮鄭氏
註而朱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畧以己意斷之名儀禮鄭註
句讀其言曰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
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于經以
取士而二禮反曰微蓋先儒于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
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為口實儀禮
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
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註文古
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註章
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註而止有疑義則
以意斷之亦附于末始名儀禮鄭註節釋後改名儀禮鄭
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
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于後崑山顧寧人游山左與爾
岐友善讀其書而為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
堂

蠡勺編卷五

主

粵雅堂校刊

毋加景

士昏禮婦乘以几母加景註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羣經補義謂景今文作景音當俱永切與詩之裝衣裝裳中庸之尙綱皆婦人始嫁禪穀之衣為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

奏狸首

射義云諸侯以狸首為飾又云狸首者樂會時也呂與叔曰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自曾孫侯氏而下諸侯推本始射之祖故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也亦本于鄭註樂會時者樂循法者也意耳至鄭註大射儀奏狸首則又云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

蠡勺編卷五

古

粵雅堂校刊

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莫宏通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朝者也封禪書云設射狸首狸俗作狸徐廣曰狸一名不來此蓋因大戴投壺篇祭侯之辭有嗟爾不甯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語而為之說者夫孔子與賓牟賈言樂已云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狸首何至靈王時始以不來之名加之此義之不可得而通者也狸首詩云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置又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墜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

熊與可曰狸首之詩古人以為射飾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孔子未必刪而毛氏逸之也小戴射義所記曾孫侯氏云云此狸首詩也大戴投壺所記上章本同下文弓既平張云云亦狸首詩也狸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傳于禮家而大戴尤詳

儀禮中自有禮記

熊氏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箱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所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為一也禮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

蠡勺編卷五

古

粵雅堂校刊

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

別為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
 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
 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
 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于喪大記之首
 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
 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
 篇之後各有記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
 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
 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閒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
 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
 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偽
 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
 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
 而不加意也

蠡勺編卷五

末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六目錄

戴記源流	大戴錯亂煩冗
小戴採據之雜	禮記纂言
獻田宅者操書致	子游論踊
元日元辰	苦菜秀
武王之歲	成王幼不能蒞阼
內則非禮經之旨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
南風之詩	宋音燕女溺志
商齊	周人禘嘗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王氏言郊禘之失
大夫適士官師廟	司命
中庸由乾卦得來	葉公之顧命
魯鼓薛鼓	明德可盡大學之義
樂經	聲樂之用不皆可解

蠡勺編卷六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六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戴記源流

傅莫菴曰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者至劉向考校經籍得一百三十篇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及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益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遂為四十九篇

大戴錯亂煩冗

蠡勺編卷六

粵雅堂校刊

大戴禮八十五篇今止四十篇漢信都王太傅戴德纂隋志載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朱子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然尚有零碎好處在直齊陳氏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不異保傳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反若取誼語勦入者公苻篇案舊本公冠作公苻蓋冠或作苻與苻形近因誤作公苻也錄漢昭帝冠辭則似非德本書也德州盧氏見曾曰大戴禮十三卷向不得註者名氏朱子嘗以為鄭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間有引鄭說及郭象孫炎之言惟王深甯斷以為北周盧景宣所註景宣名辯本傳云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註之

其兄景裕謂之曰昔侍中註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傳惟二十四篇有註其餘十五篇無註朱子亦謂其不可曉則在宋時本已然矣此書篇第或闕或重頗亦為後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謐著論梁劉昭註續漢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別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壺公冠等篇皆錯亂難讀學者病之

小戴採據之雜

海鹽崔氏應榴曰小戴刪大戴之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其中尚有與大戴同者如哀公問投壺此篇目之皆同也聘義即大戴之朝事篇喪服四制即大戴之本命篇此篇目不同而文同也雜記之覺廟禮即大戴之覺廟篇祭義記曾子之孝即大戴之曾子大孝篇經解記論禮之語即大戴之禮察篇此外更有同于逸周書者有同于儀禮者有同于家語者有同于魯語者有同于荀子者蓋禮經非出一手故採據之雜如此

禮記纂言

小戴記三十六篇元臨川吳澄幼清所序次其言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記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

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其書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于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閒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

蠡勺編卷六

三 粵雅堂校刊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列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外此猶有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

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 四庫簡明目錄謂其詮釋經文頗爲簡要惟重爲編次全失戴氏之舊分別觀之瑕瑜不掩可矣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勲爲君王所賜可爲已有故得自獻陸稼書謂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恐是周衰之變禮按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尊賢也此或君以田宅與賢者則書以致之而辭曰獻也

子游論踊

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劉原父七經小傳謂人舞宜樂不宜愠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閒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元日元辰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藉註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誤作吉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註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亦其義也太常丞何諱之議鄭註謂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懇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苦菜秀

蠡勺編卷六

五

傳雅堂校刊

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方慤曰南方之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馬蹄孟曰火炎上作苦故苦菜秀張處曰苦菜詩謂之茶按本草苦菜一名茶草一名選名醫別錄一名游冬邢昺爾雅疏一名菘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處處皆有陶宏景疑是茗失之矣爾雅釋木有檟苦茶乃是茗

武王之歲

諸陽傳氏曰竹書紀年武王以嗣位之十七年冬陟年五十四蓋克殷後六年也史記則云武王克殷至于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

六十年云云夫武王以未受命而逝之未生以前僅六十年安得有所謂九十有三者金仁山曰年之修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如其說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又有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是以知戴記之未確也

成王幼不能蒞阼

江慎修曰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又云遷庶殷于魯案成王十二歲卽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蒞阼親政明堂位所謂七年致政于成王者也是年始命魯侯劉歆

蠡勺編卷六

六

傳雅堂校刊

歷譜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于魯之歲是也蓋前此七年為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書命魯侯于成王卽位之元年是是不考歷譜前此尚有攝政七年耳記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已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卽奄國之地卽曲阜奄至鄉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並作亂三年殺武庚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子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以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為得其實其云遷庶殷于魯卽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內則非禮經之旨

敬齋古今註曰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盡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但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致也孔孟言之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歷數醴酒醴棗栗飴蜜薑苴粉榆兔薨滫瀡脂膏之屬及夫羹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膽桃攢相之名麋菹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費義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採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向適合曲禮王制擅釀竹帛以射時取資耳

蠡勺編卷六

七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

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又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陸稼書謂祖以義為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為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觀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汪雙池謂推愛父之心以愛祖愛以漸而殺服制以漸而殺故曰輕祖尊于父曾祖又尊于祖故曰重彌上彌尊彌近彌親也

南風之詩

禮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註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王肅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經義雜記謂家語為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據高誘註淮南子亦有其義而亡其辭

宋音燕女溺志

蠡勺編卷六

八

傅氏學沉曰樂記宋音燕女溺志十五國無宋風何所據而有宋音案史記衛靈公適晉舍于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操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其聲者必于濮水之上是宋音即師延靡靡之音也宋為殷後故曰宋音

商齊

禮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者三代之遺聲也皆在雅頌之前者經史問答曰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即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闕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

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于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予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周人禘饗而郊稷

金殿撰輔之曰天祭莫大于圓邱地祭莫大于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之祭皆謂之禘見于鄭君釋周官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烝盛楚語禘郊不過爾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

義句編卷六

九 粵雅堂校刊

其案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縑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爾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爾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烝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于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帘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

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圓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鼙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于圓邱奏之是著啟蟄而

義句編卷六

十 粵雅堂校刊

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祭為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邱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于圓邱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為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又異矣

祖文王而宗武王

丹鉛總錄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鄭康成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

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氏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案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爲證鄭氏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鄭氏王氏言郊禘之失

禘本廟祭而鄭氏以冬至圓邱之祭與孟春祈穀之祭皆改名曰禘以爲圓邱與郊皆是禘祭謂天神有六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圓邱祗祭一天帝而以魯配之國語祭法所云周人禘嘗而郊稷者此則圓邱之禘也非郊禘也夏正

蠡勺編卷六

主 粵雅堂校刊

祀五方五帝自軒黃以來各祭五德所感生之帝謂之感帝之禘周以木德王當禘蒼帝靈威仰而配之以稷大傳喪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此禘也然此是郊禘非圓邱之禘也夫以五年大禘三年吉禘四時夏禘康成在諸經亦屢有論說而忽改此兩禘又復以圓邱與郊分居兩禘名其在諸經傳別無考據然且註郊特牲大傳諸書以周郊爲魯郊以長至日爲春分日以魯啓蟄之祭爲報反之祭又且襲緯書邪說稱天帝爲曜魄寶蒼帝爲靈威仰赤帝爲赤熛怒白帝爲白招拒黑帝爲汁光紀黃帝爲含樞紐則不通之中又涉妖妄王肅從而闢之宜也第子雍作聖證論謂天帝爲一不得

有六則爾雅明有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諸稱卽詩傳稱皇天旻天亦然如謂五行助天帝分時以行化育可稱五佐不可稱五帝則周禮太宰大司徒諸職明有祀五帝掌次祀五帝掌裘掌牲諸文卽家語亦明載季康子問五帝文史記有宰我問五帝德語其于五帝之稱未有異也如又謂五帝是五人帝不是天帝則考之明堂月令諸書皆有五天帝如青帝赤帝之類而後有太皞炎帝句芒祝融諸人帝人臣以配之故方明祀五帝則但繪五采色于木以爲之主而秦漢以後凡祀五時第分設五方一帝主而并人帝亦去之此正古祀五帝之顯然者祇康成無識誤以出帝爲感帝且妄引春秋緯文耀鉤

蠡勺編卷六

主 粵雅堂校刊

諸稱以當五帝則謬戾之甚非謂竟無五帝也至謂圓邱卽郊卽圓邱世無不羣然是之而予獨不然者夫圓邱與郊俱是天祭而非禘祭則王說甚當然不可謂圓邱與郊無分別也夫圓邱祭天天子之禮豈可與所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下及侯國者同年而語且圓邱泰壇也四郊有泰壇乎卽曰泰壇者天子之郊侯國自無之然所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在天子不廢未聞畿內四郊皆圓邱也夫亦惟圓邱所穀明屬兩祭且明屬兩地鄭氏以爲皆禘而泐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泐而不爲之分則魯郊真周郊長至真春分報反之祭真所穀之祭大亂之禮也吾故曰俱不是也見西河經問

大夫適士官師廟

青田王希陽曰祭法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不當祭其廟將設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孔仲達至謂大夫無主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于禘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註大事禘祭也省問也于者自下于上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為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司命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其首曰司命非春官以禘祭祀司

中司命之司命也此文見鄭註謂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

作謹告者爾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疏引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謂年壽也有遵命謂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也汪雙池曰鄭註之說孔氏熊氏皆主之然謂實有鬼神居人間伺察小過則似看鬼神有心又似兩開鬼神亦有分司統屬如官府號令胥徒焉則密而反疎且啓後世之禱媚矣

中庸由乾卦得來

彭尺木述古謂乾六爻之義中庸一書所自出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命之謂性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率性之謂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修

道之謂教也

聖人法天之學一言以蔽之曰大明終始而已知終始之相生而未始或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至至之至此而已知終終之終此而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慎獨之功也九二之正中中和之德備矣九五之作觀位育之功畢矣語其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為首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初不以時位為加損焉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乾之德莫善于潛莫不善于亢故中庸終言尚絅之義以闡然為基以聲色為末其旨不亦微乎其蘊不亦深乎

葉公之願命

禮緇衣引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葉公爲沈諸梁楊升菴謂此文在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按汲冢周書云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與記文大同小異

魯鼓薛鼓

西河經問投壺請慶多馬後命絃者曰請奏狸首是魯鼓薛鼓正狸首詩詞之鼓節也古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管簫簫篪笛埙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

蠡勺編卷六

十五 粵雅堂校刊

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祝也鼓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鞀鼓與大鼓作節而不用祝與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鼓爲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蘋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祇記鼓節如審弓省度句絃發管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費經營或鞀或鼓毋令差誤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此歌詩者也祇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爲歌則又限于狸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

之等以致戰國時有魯薛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鼓節又異因之有魯鼓薛鼓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鞀鼓圖者大鼓譜記固甚明也

明德可盡大學之義

彭允初曰大學之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即吾視聽民憂民樂即吾憂樂是謂明門德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

蠡勺編卷六

末 粵雅堂校刊

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無其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然其功莫要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慎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
 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洪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
 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
 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
 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
 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
 知所以事心矣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
 自身而家國天下納之于一矩而一不修且齊焉治且平
 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也者本即知末止于
 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
 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為天
 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

樂經

錢塘馮氏景曰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
 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
 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為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
 致景聞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鏗鏘鼓舞許多度數
 節奏亡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尤微眇以音樂為節又
 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
 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生等
 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氏不相

遠然其道淺以益微即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
 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
 為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
 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
 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為備四時之
 氣此則可為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聲樂之用不皆可解

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為祭祀之詩小雅
 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為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
 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
 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

為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
 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
 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燕之而賦六月
 季武子與韓宣子嘉樹燕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
 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
 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他若是者不
 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燕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
 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
 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
 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
 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燕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

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
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于燕飲而天子享元侯用
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
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
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也此馬竹村之疑亦前人
所未及者

蠡勺編卷六

七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七目錄

石臺孝經

古文孝經

孝經非孔氏之舊

論語暮成之書

論語古今文之異

何氏論語集解

述而不作

從先進

孟子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孟子外書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爾雅名義

爾雅逸篇

大山宮小山霍

霍山爲南嶽

經典釋文

諸緯

開闢元始

帝王世次

蠡勺編卷七目錄

一

譚瑩玉生覆校

巢父許由

帝乙

太公之壽

召公之壽

盡勺編卷七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

石臺孝經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間顏之所藏因始傳之於世漢初芝

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

奉張禹皆有說見漢書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闕

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

疏播于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

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

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

穿鑿明皇遂于先儒註中采蕪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

盡勺編卷七

粵雅堂校刊

允當者用為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勸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碑今在西安府

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註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

子臣亨奉敕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

註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

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

八字其下有李林甫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

古文孝經

漢武帝時魯恭王得古文孝經於孔壁中則孔鮒所藏本

奉以上獻孔安國為傳既而其書亡隋開皇時秘書學士

王逸始得之以示王邵及劉炫炫遂率意改刊分庶人章

為二會子敢問章為三又多闕門一章故為二十二章復
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伸其說司馬溫公獨尊信之作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朱子作孝經刊誤亦據古文殆別有
見也

孝經非孔氏之舊

馮氏景解春集云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此本鈎而汪端明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

命決文經刊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

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

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間顏芝

所藏孔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闕門一章則孔氏

盡勺編卷七

粵雅堂校刊

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在君子之專親孝章後其文

云子曰闕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

姓徒役也共二十有四字正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

真偽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為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

幾議宜行孔傳廢鄭註證其非康成者十二司馬貞等排

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註元行神造疏頒于天下遂以十

八章為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

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惟是

闕門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

以為隋劉炫偽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代闕門不肅而

為國諱耶所謂逢君之惡罪之大者也

論纂成之書

錢塘馮氏景曰論語二十篇多孔子七十以後之言何也
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載而反乎魯其爲七十
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及七十從心假我數
年之語可徵也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與史記仲尼弟子
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
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
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
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尙成于門人
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畧無存者矣則
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
遲暮有以也

蠡勺編卷七

論語古今之異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論語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
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禹以論授成
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
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魏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安國
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
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臧玉林曰據此則張侯論語
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註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
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
語又參合古齊魯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
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平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

校從古論有註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
爲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妥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
之註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
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
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真今文或以形聲致
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也

何氏論語集解

潛研堂文集或問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
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
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
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

蠡勺編卷七

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
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
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復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
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
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
可解

述而不作

惠松崖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編半是禮經堯
日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雖人言不廢言恆德則南國有
人于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于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
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見大戴第七十克二文王官人篇已復禮為仁左氏以為古志已不欲勿施于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遺周志也見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耶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爾

從先進

羣經補義曰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尚者如飲酒賦詩贈答似從前未之有事此尚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

五 魯雅堂校刊

五

魯雅堂校刊

之禮樂為野人後進之禮樂為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為野人周以後為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應用文者從周應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慤已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尸堂事交階許子路為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于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孟子

孟子七篇漢藝文志入儒家類漢末趙邠卿首為之註析為十四篇唐陸善經刪趙氏章旨而為註復為七篇宋孫奭又采唐張鎰丁公著之說作音義一卷其他若荀卿非孟王充刺孟溫公疑孟晁說之詆孟馮休且有刪孟惟孟鈞劉軻李惟正作翼孟余允文作尊孟韓退之以為欲求至于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皮襲美請以孟子為學科其選視明經庶幾推崇之至者迨宋儒表章之朱子更為集註遂與論語相配焉顧其引書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與周官不同者或其才大取意旨而畧文辭乎且尚書後出周禮未成之書安知不同者不在孟子而在尚書周官也

六 魯雅堂校刊

六

魯雅堂校刊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趙氏章句孔叢子風俗通漢書藝文志皆謂親受學于子思即朱子中庸章句引程子言亦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是以王劭解史記謂不言子思門人姓名疑人字為衍世多從之惟京山孟子說解曰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為孔子徒而私淑諸人又言魯繆公之時子思為臣考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猶及親事孔子後此百餘年安得尚在孔子卒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卒七十一年矣子思臣繆公時計其年已老而

孟子譜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緡公之六年也上距繆公元年凡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甚豈復有親受業于其門之理乎外書性善篇孟子答曼那不擇則以為受業子思之子曰子上

孟子外書

孟子外書四篇性善辨一文說二孝經三為正四凡六十七章鄒陽馬氏謂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然兩漢六朝以來諸家不引用如日知錄所記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并見為正篇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宋桓夫大人

蠡勺編卷七

七

粵雅堂校刊

作言善和見性善篇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見為正篇周禮大行人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孝經篇宋鮑照清河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見性善篇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見孝經篇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見為正篇集註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孝經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姜周之禮也見為正篇惟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及孟仲子曰是祿宮也今外書亦無其文至文說篇言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

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于九泉兮與內篇答匡章者迥異豈出孟子之口而顧雖黃若是乎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于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後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應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

蠡勺編卷七

八

粵雅堂校刊

二年真公或又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為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歷譜謂成王元年為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年加一百五十七年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又三年耳而歷累推七十六年之朔且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誤本以六年為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為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

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為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已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靖既立共伯和歸國道遙行志於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為五十二年孝王九年誤為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為十六年厲王十二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于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爾雅名義

爾雅疏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謂雅可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適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此弗考也案詩大雅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疏爾是近義儀禮少牢饋

食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註爾近也周禮地官肆長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註爾亦近也則爾義何嘗不訓近也又謂但言近正猶未得為正爾雅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不知疏明言可近而取正也亦猶孔子對哀公言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爾之意耳而用修必謂其近于正也非疏意也

爾雅逸篇

海鹽崔氏應榴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惟十九篇翟晴江謂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邢氏強為之說義殊不了意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次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此說甚有理

彙編卷七

九 粵雅堂校刊

大山宮小山霍

大山宮小山霍郭氏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全謝山曰古人原有二讀水經註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謝山圖濬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霍山為南嶽

爾雅釋山霍山為南嶽註謂即天柱山疏曰衡之與霍一山而有三名也泰之與本後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于天柱故又名天柱為霍山耳然亦註言即天柱是據作註

時之霍山爲也其實經之霍山即江衡是也而孫舍
人反以霍山爲誤謂當作衡山抑知書傳虞夏傳及白虎
通風俗通廣雅俱云霍山爲南嶽豈皆誤乎是衡山本一
名霍山矣若周禮職方氏其山鎮曰霍山爾雅釋地西方
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晉語景霍以爲城則皆指河
內冀州之霍山又與南嶽無涉也

經典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禮春
秋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列老莊于爾雅之上未免不倫其第
一卷則序錄也自刊諸經註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
遂不復見此書之全矣武進臧氏經義雜記言明崇正閒

蠡勺編卷七

上黨馮斑跋云原書文淵閣祕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間

震澤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
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讎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詆爲異
端註疏僅存誘闕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間
句讀字祇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漸滅矣此與註疏中
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寶之也案唐初諸儒傳註尙
存此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
矣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尙書毛詩論語
爾雅莊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

諸緯

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緯書之文詎同聖製多劉歆夏賀良之徒偽造

之又託諸孔子之言乃有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五經五緯爲十經者亦舛矣南齊周續之兼通五經今稽其目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御覽七經緯三十五篇共合爲八十篇易緯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

終備也書緯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攻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三推度災厄歷樞含神霧也禮緯三合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三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二援神契鈎命決也春秋緯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曜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合孽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又有尙書中候論語議在七緯之外前世未聞有是書也朱竹垞曰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讖錄圖緯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徵之於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於是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直至隋焚毀之而後流傳漸罕然有唐猶不廢緯學一科也宋歐陽公請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其功良不小矣

蠡勺編卷七

開闢元始

開闢元始

陳四明曰案春秋元命包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日九頭紀卽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佗紀自人皇氏至敘命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相傳盤古氏之後天皇氏歲地皇氏兄弟十一人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九頭紀鄒平馬驥宛

蓋句編卷七

三 粵雅堂校刊

斯氏誤釋史其跋開闢元始云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二子生當周季而已歎古初之莫紀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迂且誕哉夫物必有所自始事必有所由起乾坤定位萬彙繁滋民生總總氣稟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以爲之主者而君道立矣第文字未興史官未設孰能默識而傳述之然則盤古以上謂無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謂盡可指數乎吾亦弗敢信也人壽之不齊今猶古矣黃帝在位百年繼此者唐帝殷宗越周文考顧不數見何獨洪濛之辟皆身歷運會乎抑堯舜齊聖朱均不移武周並生管蔡用畔高陽高辛氏之子有

才有不才矣安得九頭五龍德皆神異分理寰區無或殂落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哉以二百二十六萬餘年分爲十紀期紀約二十餘萬年因提六十八世禪通九十餘世世當得三千年而疏佗始黃帝訖獲麟不過二千年方之以前修短不倫忽焉與魯史春秋同時絕筆何其舛與太古未嘗無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垠堦仲尼不能盡識與夫管莊之所稱道戎夫之所訓戒倚相之所能讀或在書契以前或經孔子刪棄是皆無裨于政治罔資於問學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妄信諸子讖緯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尙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

蓋句編卷七

古 粵雅堂校刊

帝王世次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卽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氏據以註祭法而孔氏因而疏之者也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蟠極蟠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蟠牛蟠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此司馬氏采以入史

記者也從命歷序既荒遠而無可稽依大戴禮則堯舜禹
稷伯益皋陶同出黃帝其世次昏配更瀆紊不經余嘗有
史記帝王世次圖說辨之

巢父許由

洗耳之說皇甫謐高士傳言許由羅泌路史吳淑事類賦
言巢父而蘇轍古史考謂巢父即許由但居巢故號巢父
案漢書古今人表巢父許由在上中等作兩人孔稚圭北
山移文排巢父拉許由亦作兩人是巢父許由之事原屬
子虛烏有爾都穆南溟詩話云許由之名見於莊子與卡
有是人也世因太史公
之言而信以為實過矣又高士傳巢父許由兩傳中俱言
洗耳者為許由其巖光傳則又依范史曰昔唐堯著德巢
父洗耳夫均出土安所撰述而前後已自相矛盾尚足以
為傳信乎

帝乙

易歸妹之帝乙即成湯書酒誥之帝乙為湯六世孫祖乙
書多士之帝乙則辛受之父也說者謂殷尚質故以生日
名至元孫之孫則親盡矣故不嫌同名此外尚有小乙武
乙皆此義也陽湖趙雲崧謂觀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
自孔安國註論語謂履乃湯名孔穎達正義因之故有二
名後人以其有天下稱之曰帝乙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
帝乙也而抑知非也夏之季已漸有以十干為號代其名
者曰孔甲曰履癸是也蓋湯名履湯亦號天乙猶
帝乙天亦帝也祖乙名

滕小乙名斂武乙名瞿受父之帝乙名羨辛名受吳才老
曰紂書
稱受或
古通用即武庚亦名祿父其甲乙皆號也非名也所謂夏
以前純乎質堯舜禹皆名自
啓至發亦皆名殷以下寢乎文也迨至周而
謚起矣

太公之壽

沒縣西門太公廟有太公呂望表晉太康十年立石其紀
年謂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案說苑呂
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他書多
言八十西伯載與俱歸立為師其歲
月雖不可考然紂十一祀丁巳囚西伯於羑里史記言散
宜生闕天招呂尚三人獻美女奇物於紂贖西伯至紂二
十祀丙寅西伯薨明年子發嗣又十三年己卯乃伐紂至

蠡勺編卷七

十九年乙酉崩丙戌成王立在位三十七年壬戌崩癸亥
康王立表言六年太公卒是歲在戊辰合計之當百有五
十餘歲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
伋已嗣太公為齊侯以太公為康王時卒者非也然則太
公當不下百二三十歲人矣

召公之壽

周之大臣召公最壽王充論衡謂百八十餘歲應劭風俗
通謂百九十餘歲太史公稱召公為仁人甘棠之思世懷
其德國雖小弱而社稷血食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觀
君夷之篇天壽平格周公亦早以長年勉之孔子曰仁者
壽理固然乎

蠡勺編卷八目錄

史記

史記編次

史記亡佚

近本史記之誤

史記去取失當

五帝本紀闕少吳氏

周本紀佚共伯和

義帝不立紀

漢家不知所祖

昭靈夫人

漢封王子

漢舉孝廉

禮書

管蔡世家

世家存孤之疑

淮陰侯列傳贊

衛霍幸得侯

賈董所遇相左

汲長孺第一流人

公孫宏開東門

袁叢之隙

甘陳之功

伍被之過可原

貨殖列傳

蠡勺編卷七

十一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八

番禺 凌揚藻 撰

史記

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承尙書魯史之後據左傳國語采世本國策述楚漢春秋接以後事迄於天漢發凡起例創爲全史而歷代之作史者遂莫能出其範圍誠史家之極則也陳振孫直齋有言曰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而下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三閭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史記編次

陽湖趙氏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史記亡佚

張氏晏曰史遷歿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新削成列傳元成間褚少孫補作

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陳直齋謂今此十篇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瞻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傳新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近本史記之誤

楊升菴曰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原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廬陵劉辰翁諱孟號須溪宋亡不仕讀書精博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

蠡勺編卷八

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又曰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註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史記去取失當

元欒城李氏曰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魍魎全引左氏語或曰

欲其事互見予以為非是蓋左傳及國語事同而語異者
幾半惟輯之為二書使各自為義所以為互見也今史記
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為冗複此
不可不察也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
幾何人王名為誰又問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
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其所對史筆不當
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為後人法則足
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也其有篇翰之富瞻者亦當載
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如董仲舒
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類而後不可不盡錄屈原
傳原勸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

儀者為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為昭睢本主此事原
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
當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也遷
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反以
子我為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宜蘇子瞻摘
遷之妄也丹徒王夢樓亦謂其春秋時祇為管晏二人作
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略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
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
免于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
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纂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
論列古今用為萬世大業者固如是乎又漢高祖諸詔文

帝賜南越王書賈董策鼂錯論事諸書於紀傳中皆削而
不錄獨于司馬相如淫靡之賦則詳載本傳無少遺者其
去留之意亦殊不可解也

五帝本紀闕少昊氏

李敬齋曰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
五典當五帝也然司馬遷史記則云嫫祖為黃帝正妃生
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
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為帝顓頊也顓
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嚳父曰螭極極父
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至螭極皆不得在位至高

辛即帝位高辛于顓頊為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姬
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
是為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
芒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
為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
疑也據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
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
之窮奇杜預註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
後少昊即位為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為三皇之末以
少昊為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
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顓頊

儀者為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為昭睢本主此事原
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
當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也遷
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反以
子我為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宜蘇子瞻摘
遷之妄也丹徒王夢樓亦謂其春秋時祇為管晏二人作
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略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
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
免于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
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纂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
論列古今用為萬世大業者固如是乎又漢高祖諸詔文

崩帝營立帝營崩帝擊立帝擊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為備數以為五帝乎蓋元囂即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元囂為少昊謬為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鑒舉要歷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歷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周本紀佚共伯和

蠡勺編卷八

五

粵雅堂校刊

周本紀言厲王虐民民畔虜王王出奔彘弗敢返二相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崇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行志于共山之首太史公乃以為周召協理行政號曰共和傳莫菴謂舍可據之共伯和而傳會其說史記之失多類此然竹書出晉太康中史公實未之見也

義帝不立紀

楊升菴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尊楚王孫心為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按東坡謂義帝為天下賢主項梁既死即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獨遣沛公入關致命如約其智略信義有足多者顧史公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獨不思漢高項羽皆北面事之者乎律以史法似有未協

漢家不知所祖

蠡勺編卷之八

六

粵雅堂校刊

鄭漁仲通志高帝紀弁言曰劉者東周畿內之地名杜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是也緱氏熙甯中省為鎮入偃師隸河南劉氏者成王封王季之季子食采於劉是為劉康公劉氏受氏實由此始自康公之後有劉定公劉獻公劉宣公劉文公世為周卿士故劉氏為著族漢儒之言劉氏乃用晉史蔡邕之言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其適晉者為范氏范武子奔秦復歸于晉秦人歸其孥留于秦者為劉氏戰國之際秦師伐魏劉氏從征為魏所獲魏遷大梁徙都于豐故劉氏亦居豐然劉氏本于康公地著世系兩皆明信不知劉累者因何氏劉會無本末且劉也范

也以邑命氏者豕韋也唐也杜也以國命氏者御龍也案龍也以技命氏者此古者命氏之義也若如此論則御龍以來數更氏矣舍劉而用御龍舍御龍而用豕韋舍豕韋而用唐杜舍唐杜而用范且范氏既又為士氏隨氏今武子處秦之裔既不以范以士以隨又不以杜以唐以豕韋以御龍而獨以劉何也高帝起於微賤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諡昭靈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豐呼為豐公如此則漢家祖廟可謂荒唐矣高祖即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汎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為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畱秦故用秦巫以祠畱秦者隨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荆巫以祠居豐者豐荆地也然天子之祀必世代歷歷遠近有差昭穆有別或壇或墀有毀有遷猶恐其濫今漢家之祀其先也如此良由不知所祖求之多方庶幾或中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為火德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尙赤協于火德自然之運得天統者何哉

昭靈夫人

宋吳虎臣曰東萊先生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于陳留風

藝文編卷八

七

粵雅堂校刊

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漢封王子

漢制王子封王其郡為國制傅一人相一人傅稱太傅相稱丞相皆二千石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百官如朝廷漢惟置傅相其御史大夫以下自置之景帝時七國誅滅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朝令相治民如縣長職改太傅曰傅云見博雅錄

漢舉孝廉

藝文編卷八

八

粵雅堂校刊

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東漢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詔丁鴻等議之鴻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一百萬五人一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仁和沈梅村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雖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即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既限以數則人慮其難舉肯自勵者少自勵者少則羊質而虎皮者轉得倖獲矣東漢之末此途尤為濶矣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豈不政坐是哉

禮書

方望裕曰是篇之義益痛古禮樂遭秦而廢歷漢五世終不能興也子長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于衛而徒志痛焉讀史提要錄曰三代禮樂雖壞于秦而齊魯之士講誦不輟觀武帝時河間獻王猶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則非盡亡可知叔孫通不力反于古乃徒襲秦故遂使先王之制淪沒不振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其罪通者深矣魯兩生之不肯行蓋已窺見其隱百年後興之說特借詞以拒之耳迨後文帝不聽賈生之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繇葛之儀塞之也厥後曹褒繼叔孫通撰禮制亦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講記之文後世不傳其書而舛謬亦可概見夫以制作重任始付之叔孫通繼付之曹褒皆因陋就簡故不能成一王之法范氏曰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蓋深慨之矣

管蔡世家

惲子居曰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最少未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

蠡勺編卷八

九

禮記

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與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武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心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趙世家存孤之疑

春秋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傳莊姬為趙嬰之亡故齊原趙盾趙括趙嬰之兄譜之魯侯曰原屏

蠡勺編卷八

十

禮記

將為亂公乃殺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註武趙武莊姬史記作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孟趙盾有功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殺同括時晉國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殺同括時復歸趙氏其敘趙氏孤事止此即國語無恤智伯韓獻子之言亦止此無所謂屠岸賈又無所謂程嬰公孫杵臼也自太史公作趙世家不取左氏而取異說于是保孤之事播為美談宋元豐四年遂追封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絳州又細與十一年八月立神德殿杵臼韓尹起莘謂二公死生忠義至是封之足以見神宗激勸之典周靜軒謂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贈爵立廟為得其正而孰意其事之至等于烏有哉故朱子曰

左傳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于公官安得有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程嬰杵臼以死衛之之說也近人陽湖趙耘菘亦以史遷之說為妄辨之甚詳載所著陔餘叢考中然劉向新序已有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之語唐司馬貞述贊亦有岸賈矯誅韓厥立武之語屠岸賈姓稱岸賈亦失當宋謝枋得對魏天祐亦有程嬰杵臼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之語合之尹起莘周靜軒諸說則此事似非盡無稽故明儒陳氏霆曰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是又一說也存疑可也

蠡勺編卷八

十一 粵雅堂校刊

淮陰侯列傳贊

王禹卿曰自漢以後將才未有高於韓信者高祖固深忌之况克齊不報而自立為王約共擊楚而按兵不赴愈有以深高祖之疑矣然漢既定天下信以列侯居京師雖有快怏之心實無能為而乃用謀反夷三族漢得無少恩乎且蒯通游說時信手握重兵身係楚漢之安危不以此時反而既已失勢顧與陳豨謀反舍人上變其為莫須有之言無疑也史遷贊語用意最妙責信不能學道謙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為信辨冤意全在言外信果謀反豈無他辭責之而必作此腐語以相繩耶正見韓信矜功伐能漢

王畏惡其能又使之失職怨望信之得罪固在此不在彼耳繼之曰不知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直射到天下未定蒯通游說而信不從時一段情事相為映發而故反其辭以結之曰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文情之微婉深痛極矣

衛霍天幸得侯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王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姓也生青為衛氏霍去病青同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李仁卿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夤緣中官為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於君子小人

蠡勺編卷八

三 粵雅堂校刊

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小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於霄漢之表以致敗屨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為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豬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謂常選取驍銳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觀史筆所著二子遭遇可見矣

賈董所遇相左

董仲舒醇儒其氣象最近漢文帝賈誼英才其幹局最近漢武帝使文帝得仲舒而用之則其仁風義聞必當更進

於古而賈誼輔佐武帝亦必有以恢宏其志業而不主爲小人所中乃賈誼偏生於文帝時仲舒偏生於武帝時以英才而遇謙讓未遑之君以老成醇儒而事雄才大略之主又何怪其齟齬而兩不相入也見後村雜著

汲長孺第一流人

王氏文治曰西漢人物當以汲黯爲第一流識見高骨力剛氣魄真洵不愧社稷臣當時小人如張湯偽儒如公孫宏尊寵用事黯獨深折其奸廷叱眾罵不少屈長揖田蚡不拜衛青豈足爲黯道哉武帝爲太子時黯即以莊嚴見憚既帝即位黯屢撻逆鱗其所建白者皆關家國安危至計至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尤切中隱微深痼之疾

蠡勺編卷八

古

粵雅堂校刊

言雖過峻帝不能罪也蓋人臣無高識則爭小節而昧大體骨不剛則易於挫抑其所守而氣魄不真有一毫好名慕利之心必不能浩然直達使上下交畏之如此宏背約則謂其齊人多詳無情實湯深文稱苛黯則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故莊助稱黯守城深堅可輔少主帝亦許其爲社稷臣顧不大用何者重遠宏與湯也時宏湯用事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所以全之也乃未十載而七黯之不幸也故湯宏雖心疾之實無可如何而以武帝之豪氣狎侮廷臣不啻奴僕而于黯獨不敢不盡禮千載下讀其傳者猶覺生氣凜凜令人心開目明此黯之所以高出於兩漢諸名臣也夏醴谷曰黯既歿而柏梁建太山封自將開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者

公孫宏開東閣

後村雜著曰公孫宏爲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爲相時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爲得宰相之體賢館以待大賢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曰擢士館以待國士考漢時人材未聞有出門下者予謂當時之賢人未有過于董仲舒者素無怨於宏乃多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仲舒素行修潔則其不免也久矣宏于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爲賢者更屬何等人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立朝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閣之所謀議者從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袁盎之隙

王夢樓曰袁盎錯皆天資刻薄人也而盎之惡更甚於錯人告太尉勃反下廷尉獄盎爲明其無罪當時皆誼之不知勃爲元勳其所以免相就國者實自盎之無端讒間使文帝疑忌日甚太尉踧踏無地其後遂幾致滅族乃盎既構成其隙又以營救博義聲并市恩於太尉以見操縱在己其反覆傾險如此亦何誼之有哉其相吳而歸也以吳王待之厚專爲蔽匿言不反未聞以制吳之策謀於君相而挾其私憾摧抑申屠嘉迨七國既反又以私憾密謀誅錯謂吳兵可即罷於是挺身使吳冀吳王追其昔款而聽之庶平定之功盡歸於己不意錯誅而吳更熾使非周亞夫等力戰平賊則漢廷徒誅錯而諸侯兵終不能其辱朝廷而羞天下也甚矣盎之肉其足食乎至於錯者不

蠡勺編卷八

古

粵雅堂校刊

顧身議削七國可謂忠於謀漢然既知削之則反必速為錯計者則必區畫兵食部署將帥預定制七國之策然後遣使削地便反書朝以上討檄夕以下豈不優游制勝貽國家以萬全之安而直為此擾擾也是則錯之罪也乃議者不咎其謀國之疎而責其變古亂常以取既豈篤論哉然錯終身言術數號為智囊欲假吳楚之事謀誅袁盎乃反為盎所族滅而終不自知焉韓非死於說鼂錯死於術世之喜為小人者可以鑒矣

甘陳之功

夏醴谷曰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襲擊匈奴時鄧支斬漢使者故討誅之非生事邊徼也漢至此始雪高帝平城呂后媢書武帝空上單于臺之恥矣匡衡抑甘陳之功與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似屬老成深慮然鄧支默噉當桀驚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乃不廢矢鏃斬首萬里之外而百年之患以除此千古奇功也不錄其功反按問其吏士設再有緩急何以勸急公死事之臣耶

伍被之過可原

沈梅村曰伍被之心本不欲淮南反漢按安初召被計事呼曰將軍上被即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云云及既繫其父母始為畫計又勸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蓋以必不能之事陰消其逆謀也旋又說吳王濞之違天逆眾是以不能成功又以前車之覆明陳其利害也勸人反者果如是乎

蠡勺編卷八

五

傳雅堂校刊

後安因帝繫治其孫建遂謀舉兵西向被復盛陳漢之功德稱大將軍之材能即勸其詐為丞相書徙富民家屬等事亦皆以迂曲下策陽為謀而陰實沮之故武帝之弗欲誅被正以此耳而張湯乃坐以首謀寃哉

貨殖列傳

孟堅議貨殖傳崇勢利而羞貧賤宜與儲同人謂太史公發憤之所為作平準書專譏主上貨殖傳則譏一世矣班椽毋乃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乎皆未足以窺子長之心也陽湖惲氏敬曰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今古之數而十類傳為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為刺客為滑稽為日者為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與

蠡勺編卷八

六

傳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九目錄

前後漢書得體要 諸侯王稱元

古今人表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溝洫志 廢昌邑王

劉向宗室之純臣 梅福風節

莽大夫 師丹議定陶典禮

樓護不當入游俠 范書八志非蔚宗撰

黃叔度真儒者 漢人重師誼

期功憂去官 三年服無定制

黨錮 東京節義壞於曹瞞

蔡邕忘漢黨逆 漢以曹名官

蠡勺編卷九目錄

前後漢紀 史記漢書舛誤

班范書失實 班書詆譏忠節

蠡勺編卷九

番禺 凌揚藻 譽劄撰

前後漢書得體要

李仁卿曰為言不難而文為難文不難而作史為最難史

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非

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不可

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

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

入儒林儒林肇於史遷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文苑創於蔚宗

皆得其體要者也吾猶恨其不為儒行一傳不尤愈於宋史之稱

道學以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

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

諸侯王稱元

金石文字記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

王戊二十一年即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即地節

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

安始立之年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

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窟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

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

至末季猶然文選魏都賦劉良註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

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甍寶鐘魏四

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始太昊宓戲氏終於董騶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惲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為漢人於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即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間益多故矣孟堅於身無事功而為弑與被弑被滅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為弑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慶封陳恆益莊公下淫景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覆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高祖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

蠡句編卷九

粵雅堂校刊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人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平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藉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全氏祖望曰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未嘗為漢守豐史表功

狀之言皆謬但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留以為外援本傳以為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蒼於死而次年高祖即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三者之後又無祕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誤然漢書亦非也

溝洫志

南昌龔元玠珠山曰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為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字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

蠡句編卷九

粵雅堂校刊

禹盡力溝洫蓋五溝內溝洫為多考工記匠人舉中為言孔子亦仍匠人舉中為言也五溝五涂創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禹貢不言有其書故孔子得知之而稱禹盡力溝洫秦楚二炬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蓋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一尺之遂至深廣三丈二尺之川生成之川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為歲修常功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三三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五年河不為患則盡力溝洫之

效大也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河西皆有不可勝計之溝洫三汎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爲患也相弑之次年丙寅寒泥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盡淤至十一年丙辰去寒泥行弑之十六年爲帝杼之十三年辛丑其死於河殆以不知溝洫之故與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九遷遷地俱見圖記皆以治溝洫不如禹故也周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人冬官考工記匠人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跡在識水性者固可隨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二百四十年間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跡俱泯而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鄰爲壑齊亦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鄰爲壑至漢武瓠子作歌而患斯劇矣賈讓以放河北入海爲上策不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於溝洫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治溝洫矣乃僅鈔襲太史公河渠而無一字及於溝洫又何爲名之曰溝洫志也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之利勝於開渠宜其文之不切題也

廢昌邑王

蠡勺編卷九

四

粵雅堂校刊

霍光受先帝之託昭帝無嗣勢不得不立君而誤立昌邑議者譏其無術是矣至昌邑昏亂將危社稷勢不得不選賢更立當此倉卒廢置之時事出非常臣下鼎沸乃能持以靜重殆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又上官后冊立時年五歲距昭帝之崩纔十四歲其不能主廢立之議審矣綱目於昌邑之立書曰承皇后詔於昌邑之廢書曰率羣臣奏太后表臣心也蓋曰此立與廢皆后主之爲霍光者毫髮不敢自專云爾然而猶有執法劾奏如嚴延年者又漢博士官雖卑而與九卿參議昌邑之廢大臣列名上請必曰臣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亦云至矣見讀史提要錄

蠡勺編卷九

五

粵雅堂校刊

劉向宗室之純臣

讀史提要錄劉向惓惓進諫因事納忠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言王氏指陳痛切發於至誠蓋純臣也按漢宗室之忠前有劉章後有劉向呂氏欲危劉章力護之王氏欲危劉向力排之然章得灌嬰平勃之助故得誅諸呂向則孤忠自許志不得行而其精誠更可貫金石矣時杜欽谷永亦負人望欽以日食地震分咎嫡妾永以東萊黑龍分咎同姓無敢直攻王氏者獨向明目張膽上章極諫至謂國祚移於外戚人主降爲皂隸尤言人之所不敢言後向死十三年而王氏篡漢其係國家安危者顧不大哉

梅福風節

夏醴谷曰王用事名儒如谷永杜欽大臣如張禹皆陰附之惟劉向王章直言不忌然皆分所當言也若梅福者遠方一尉耳乃訟王章之冤譏切王鳳其言皆開通忠臣義士之憤懣可謂難已及莽專政又能超然遠引棄妻子去不知所之高風峻節使人欽仰而世乃誣之以神仙夫神仙豈榮於忠臣哉姚平仲入青城山事亦類此

莽大夫

世之辨子雲未嘗仕莽者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

蠡勺編卷九

六

唐雅堂校刊

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帝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於是美新投閣或以爲谷永或以爲劉揚全謝山曰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爲之脫者蓋雄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雄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

任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雄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也成帝並未祀甘泉豈雄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爲子雲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以二千餘年之故鬼爲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師丹議定陶典禮

沈梅村曰哀帝既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傳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又因冷褒段熲等言宜去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立廟京師復下有司議師丹議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

蠡勺編卷九

七

唐雅堂校刊

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上以太子奉大宗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後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祀非所以爲共皇也此議明白曉暢情禮兼盡不勞聚訟也

樓護不當入

張文潛曰所貴乎張文潛曰所貴乎若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

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間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耳何足道哉

范書八志非蔚宗撰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太子詹事順陽范蔚宗撰唐高宗合章懷太子賢招集諸儒張大安劉訥言革希

蠡勺編卷九

八 傳雅堂校刊

元等為之註先是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元嘉初蔚宗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取眾書為一家之作其自是甚不薄謂諸傳序論意精旨深實天下之奇作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註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陳直齋謂自今觀之幾於贅矣言謝儼撰志未成而蔚宗伏誅與孔融儼悉蠟以覆車梁劉昭得舊本補註之為志八篇編三十卷唐以前各目為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闕宋清江後天麟仲熊日世言蔚宗志宗志宗志謝儼蠟以覆車夫既日蠟以覆車安得宗志宗志統續漢書志也昭之所著實司馬

黃叔度真儒者

青陽劉一峰靜齋曰黃叔度者孔子之所謂善人也抑亦進於君子矣有善人之質故與人以可欲有君子之養故不與人以易厭元禮孟博李膺之慷慨矜矣而至於爭也范滂大極朗陵陳實之融通羣矣而於黨也和不流中立而不倚叔度其庶幾焉夏醴谷曰叔度生平議論不傳行事不傳只就當時士君子一二欽服之語而千百年後人心中目中宛然見所為叔度者則其精神傳也黃憲年甫十四荀淑謂之日子吾之師表也戴良稱憲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郭林宗稱憲汪汪若千頃波陳蕃周舉相謂日旬月不見黃生則鄙夫人之生平能使人暗中摸索而得之亦難矣又曰三代後當以黃憲管寧諸葛亮為真儒者叔度不必有所表著人自知為王者之佐後有作者其程純公乎

蠡勺編卷九

九

傳雅堂校刊

漢人重師誼

漢人最重師誼後漢儒林傳鍾興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功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為封恭而興乃因讓不受此以爵封師者也其以師喪去官者後漢則延篤孔昱劉焉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朝廷許之是猶有築室於場羣居則經遺意唐宋而後座王門生之說盛而傳經受業之誼衰朋比背公有明為甚分宜當國氣燄彌張五雜俎言霍文敏不拜王司亦不受人作我朝順治十三年

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為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終身敬謹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

期功憂去官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惟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爾見北史李彪傳故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喪西鄂長楊弼以伯母喪繁陽令楊君以叔父喪上虞長度尚以從父喪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喪楊仁章義皆以兄喪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喪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全皆以弟喪廣平令仲定以姊喪陳重當選會稽守以姊憂去官王純以妹喪

蠡勺編卷九

十 粵雅堂校刊

咸爭棄官此東漢風俗之厚羣相習為固然但必待君命非竟不得去職也至晉而稽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妹嫁于程氏者則有并不待朝命者矣非若今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雖父母之喪猶從未減也荀乾行曰後世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私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之於宋者人君亦何賴有是臣也吁可歎哉

三年服無定制

山陽吳玉搢藉五日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反者元初間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延光

元年復禁不許章帝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薨去官荆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於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於其長如北海相景君碑陰行三年服者八十二人費鳳之故吏戚忠衰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制衰裳高頤之臣吏黎庶衰絰墳側越禮過情有如此者雖云漢世近古風俗猶厚然不達於聖人之道矣

蠡勺編卷九

十一 粵雅堂校刊

黨錮

東漢鉤黨一案李膺范滂等俱拷死詔獄殺戮者凡百餘人轉相陷害又六七百人賢人為之一空自有此舉而憤懣者徧天下所以黃巾一起遂雲集響應其所係豈細故哉溫陵黃氏鵬揚曰黨人之既大抵起於好名夫以名為為人爭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於譏時則不足為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於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興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為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為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譏時譏時則為眾知高名則為物忌况有凶

豎痛心於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於既平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臧否人物但不爲危言激論蟠則併臧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名心哉名泯而既亦泯黨錮毒烈蟠獨超然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申屠蟠之謂與

東京節義壞于曹瞞

日知錄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

蠡勺編卷九

主 傳雅堂校刊

京者至孟德獎跡弛之士至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見建安中詔令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流及正始魏明帝祖少帝即位改元正始一二浮誕之徒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而風俗又爲之一變矣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欲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也

蔡邕忘漢黨逆

讀史提要錄順帝時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以附卓故也與荀彧之從曹操同又曰邕聞董卓被殺愛形於色允之殺之宜也夫邕居漢之官乃聞卓死而歎假如天不助

順卓竟誅衛士擒呂布殺士孫瑞矯詔收王允及諸大臣則邕將欣欣有喜色乎案獻帝遷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蔡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邕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辭旨甚切謂卓位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眾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知王允之殺邕不止席上一嘆也乃馬曰確譏其滅紀廢典後世又或因催汜之變責允不當殺邕是何言與

漢以曹名官

宋書符瑞志術士杜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始以曹名官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代漢之兆殆天意也案前

蠡勺編卷九

主 傳雅堂校刊

漢成帝紀註尙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後漢百官志世祖分六曹不獨吏卒言曹也

前後漢紀

漢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侍中汝南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晉東陽太守陽夏袁宏以東京史籍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繡紀差詳因參摭傳記爲後漢紀三十卷皆分代紀年因年繫事而凡制度刑政興廢理亂罔不該備亦時著論以明己志荀紀自序言立典有五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其餘所論亦多醇正袁紀則頗喜縱放如論光武卽位於鄗以及六家九流之說不盡合於道然筆力蹀躞

亦史家之雄也故鄱陽馬貴與悉稱之毗陵邵子湘謂二子之才去班范尚遠顧能於左傳之後司馬通鑒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說者言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於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又謂荀紀後於班而班之前尚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於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唐藝文志言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及劉珍等東觀記亦八家耳此言凡九家誤也今大概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五六割削而幸得與班范二書並傳於世士之著書立說其有賴於後人之表章者豈淺鮮哉

史記漢書外誤

蠡勺編卷九

古

學雅堂校刊

葉氏大慶榮甫曰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推良史舊矣乃其中有分一人為二人合二人為一人者如伯益柏翳一人爾見鄭語及後漢地志史記於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翳之後封為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為二人也闕止子我一人爾見左傳哀六年杜預註及史記齊世家賈逵註史記於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闕止是又以一人為二人也士會范子一人也王良郵無恤亦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皆以為二人公輸子魯班一人也而顏師古註敘傳實戲篇亦疑為二人且又或以二人為一人者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顛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左傳昭二十九年其祀重火正曰祝融其祀黎孔安國註呂刑亦曰重即義黎即和而史公於楚世家乃并

合重黎為國祖又以重黎為官號而吳回為之後謂熊繇黎弟吳回後故東晉譏遷并兩人為一人者此也東晉見通鑑帝至于虞仲夷逸二人也班椽以為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又齊東野語云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于季布蕭何袁盎張

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原註張騫贊傳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耶蓋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又公孫宏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蠡勺編卷九

古

學雅堂校刊

班范書失實

葉榮甫曰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挽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聲而倒則陵

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
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
能殺敵遂至於張空券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
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吁一日五
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為哉是其紀事前
後蓋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又仁和沈
梅村曰范書段熲傳熲為護羌校尉計前後出兵凡百八
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羊駝馬四十二萬七
千五百餘頭軍士死者僅四百餘人分而計之每戰不過
折一二人而已熲雖知兵果能盡出萬全麾下士果能一
當百乎古來邊將上功不實史臣載筆難信大率如此

蠡勺編卷九

六

粵雅堂校刊

班書詆譏忠節

羅氏泌曰世有稱良史而大繆聖人之意者子於班固見
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
忠謀死則以為智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
則又以為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
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
為明哲與王鳳以威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死忠也而曰
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
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為人臣而
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
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譏鮮不有害名教者昔范

氏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而子謂固且不得
為良史宋王厚齋嘗以班史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
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畧於困學紀聞近世李泉堂
取其中四十二人為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人為五傳
每傳為一論足令赤符殘燄百世下為之生色庶以成深
甯叟之志矣

蠡勺編卷九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

藝文編卷十目錄

三國志

裴松之註三國志

夏侯與諸曹合傳

管幼安古之逸民

蜀志先主傳

後主任賢之誠

曹魏受禪

帝蜀不始紫陽

仲達奸過魏武

晉書

晉書名氏多相同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書五行志

晉官品占田之制

晉不徙戎之憾

王導非純臣

以牛繼馬之誣

祖逖劉琨陶侃温嶠

陶潛傳

淵明非陶侃曾孫

藝文編卷十目錄

粵雅堂校刊

藝文編卷十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三國志

暉氏敬曰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即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為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即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耶敬反覆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于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于吳魏也其目書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為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後主禪於吳書三嗣主曰孫休孫亮孫皓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為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晦史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夏夏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為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與

藝文編卷十

粵雅堂校刊

裴松之註三國志

晉治書侍御史巴西陳壽撰三國志世稱其敘事高簡有法張華尤善之元嘉時宋文帝嫌其畧命書侍郎裴松之註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其多過本書數倍進表謂壽書銓敘可觀然失在於畧時有所脫漏臣務在周悉凡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所引書至五十餘種皆註出書名其大旨在搜輯之博以補壽之闕也故於魏之受禪劉虞辛毗華歆劉若輩之頌功德李伏許芝之上符瑞先後百餘人其文皆收入靡遺而不知適以失作史者之心也壽儕魏於吳蜀而名之曰三國意不欲指魏為正統也明已其不得不為魏立四本紀者以其時蜀入於魏

蠡勺編卷十

二

陳壽論

魏禪於晉壽身任晉安能顯然尊蜀以干大戮乎本竹垞觀其於魏受禪功德符瑞之文則盡削之於先主王漢中即帝位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則備錄之是明著昭烈之紹漢而予以天子之制姑聽後人之定論云爾而松之顧以其所削者為脫漏過矣陳直齋謂大抵本書固率畧而註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

夏侯與諸曹合傳

魏志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尚合傳惇子居曰武帝紀註引曹瞞傳及世語以操父嵩為夏侯氏

之子于惇為叔父後人謂承祚合傳夏侯曹以此此殊乖

刺按傳太祖以女清河公主妻惇子楙而淵子衡亦向太

祖弟海陽哀侯女尚適室又曹氏女也操雖鬼域何至汗

亂若此耶蓋二氏世為婚姻惇淵有開國勳與仁洪休真

等及其亡也爽與元先後誅夷大權始盡歸司馬氏故合

傳之以觀魏氏興衰之所由乃作史定法也賈詡卑雜因

諫易世子安危所係乃得與二荀同傳其諸亦此義與荀亦合傳

荀亦合傳

管幼安古之逸民

幼安名行高潔窮不失義生於魏境八十四歲仍終於魏而不為魏臣青陽劉一峯曰管幼安古之逸民也當時薦

蠡勺編卷十

三

陳壽論

之者非一人聘之者非一至胡不出而博濟天下顧乃僻處海濱區區周人之急恤人之因為耶蓋道之不行幼安已知之矣曹氏父子繼立果幼安北面之君乎荀攸賈詡在列果幼安比肩之友乎非君不事非友不友介介然屢徵不至得聖人之清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悌熙熙然言溫而貌恭得聖人之和幼安豈一節之士哉巢許隱於揖讓之朝達也夷齊隱於征誅之伐義也幼安隱於僭偽之世智也而義在其中矣達亦在其中矣

蜀志先主傳

讀史提要錄昭烈奔走間關百敗而氣不懾頗有高祖之風所遇又厄其創業視魏吳較難然第一流人物為其所

得則千秋快事也惟纔得巴蜀即自稱漢中王逮即位武
成都西擔北山名聞費詩之言意若有大不然者此其心昭然可
見倘時勢利便得遂所圖必不能恬然自守以臣節終所
云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
亦虛飾之詞耳非其實也武侯感三顧之誠挺身而出許
以馳驅論者謂得出處之正顧其鞠躬盡瘁星隕營前原
屬武侯之不幸萬一山陽未禪之先遂能誠操斬權中原
大定伯仲伊呂者將何以處之此其際難言之矣

後主任賢之誠

牛舫老人曰後主禪固非令主然其任諸葛公有足多者
焉攷諸葛治蜀政尚清明而後主不以爲嚴事無大小總

蠡勺編卷十

四

粵雅堂校刊

決於已而後主不疑其專出入中外典兵數十年而後主
不疑其偏當其時豈無邪佞如黃皓者潛匿宮闈出師一
疏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亦有爲言之而卒不聞信彼疑此
終孔明之世任不少衰此固伊尹不能得之於太甲周公
不能得之於成王者而得之於後主後世但嗤其亡國之
陋而沒其任賢之誠抑過矣

曹魏受禪

建安二十五年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
於圖緯魏羣臣因表勸進至是帝乃使御史大夫張音持
節奉璽綬詔册禪位於魏王丕丕即帝位改元黃初大赦
奉漢帝爲山陽公魏昌云曹不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册

書凡三丕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
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一桓楷等勸進者一尙書令等
合詞勸進者一劉廙等勸進者一劉若等勸進者一封國
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廙
等又勸進者一丕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擇日
設壇始即位淮陰吳氏玉指曰三代以後禪讓之事創行
於魏雖心懷攫奪而猶必貌爲遜讓假諸臣之勸進以掩
其迹又爲大書深刻以遮蔽天下後世之耳目公卿將軍
上尊號奏

蠡勺編卷十

五

粵雅堂校刊

弑之名於是假禪讓爲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
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倣之此外尙有司馬倫桓元之徒亦
援以爲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
温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
爲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
非常之原者也吳公路曰曹操迫脅君后無復臣禮逆節
已顯會其病死故篡竊之惡漏在身後耳

帝蜀不始紫陽

自陳壽志三國而其時之作史者遂不知有漢如玉沈之
魏書魚豢之魏畧孔衍之魏尙書孫盛之魏春秋郭頒之
魏晉世語皆是也獨習鑿齒不肯帝魏而撰漢晉春秋謂
若以魏語代王之德則不足語靖難之功則孫劉鼎立共

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取哉於是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而公道始申惜其書久亡其目五十四卷徒見諸唐藝文志而已以司馬溫公撰通鑑居洛十五年成書三百五十四卷而又有劉貢父劉道原范淳父爲之襄贊卒不能自拔於陳壽諸人之外即歐陽永叔論正統仍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而蘇子瞻又作正統論以駁望之非不往復明確然未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自是承其謬者逾九百年至廣漢張敬夫撰經世紀年始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其下廬陵蕭常撰續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迄後主炎興元年癸未成帝紀年表列傳而吳魏皆別爲載

蠡勺編卷十

六

粵雅堂校刊

記然後千百年是非之公釐然復正此皆前乎紫陽而以章武接建安者也

仲達奸過魏武

曹爽以司馬懿爲太傅而奪之權懿恬然受之若毫不介意者爽方自喜爲得計然懿之謀於此日定爽之死亦於此日決矣懿與操周旋多年以操之多疑嗜殺雖楊修之徒亦必翦除之而後已而懿固恬然無恙也則操亦入其元中久矣操玩弄一世而懿更能玩弄操千古神姦不得不推懿爲第一曹爽乳臭小兒乃欲班門弄斧真可笑也

晉書

夏醴谷云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宰相房元齡等修卷首題太宗御撰貞觀中太宗以何法盛等晉史未善詔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錫氏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元齡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今太宗御製集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故曰制旨而總題其書曰御撰 四庫簡明目錄曰典午一代不乏名臣而御製贊者僅一工文之傳風旨可知其畧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蓋有由來以駢體爲譏猶未中其根株之說也

蠡勺編卷十

七

粵雅堂校刊

晉書名氏多相同

晉書中姓名相同者視諸史爲較多李仁卿謂有四王沈一見列傳第九卷一見文苑傳一爲劉聰中常侍一爲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三孫秀一權弟匡之孫爲吳夏口督建衡二年奔晉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一見潘岳傳一伏波將軍孫秀即勸周處謂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三劉允一爲江州刺史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一與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三王鑒一見列傳四十一卷一爲劉聰尙書令一爲苻堅將救袁瑾於壽春者三

張茂一為涼州牧張軌之子質之弟也一見丁潭傳字偉
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號會稽三康一見石季
龍傳二張華一見列傳第六卷一見慕容德傳時姚興拘
慕容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臣計議華謂宜降大號以
申至孝之情二徐邈一與宣帝同時一見簡文宣鄭太后
傳二韓壽一賈充婿一慕容廆別駕二王渾一見列傳十
二卷一為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即戎之父也二李陽一上
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嘗與爭麻池相毆擊者一幽州
史京師大俠也温嶠軍食盡陽說陶侃分米五萬石以餉
嶠軍二胡威一見良吏傳一義熙二年秦王興徵王尙還
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畱尙鎮姑熟

八 彙編卷十

八

身雅堂校刊

二孫登一見隱逸傳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註老子行於
世仕尙書郎二解系一見列傳三十卷一見陶璜傳九真
太守董元勇將二王興一趙王倫欲篡位諸王公卿士咸
勸進左衛王興入殿論三部司馬示以威賞及三王舉義
興乃收倫一成都王穎伐京都時常山人王興合眾萬餘
欲襲穎會長沙王又被執其黨斬興降二劉毅一見列傳
十五卷一見五十五卷二王愷一見外戚傳恂之弟即與
石崇競侈靡者一見曾稽王道子傳二王潛一見列傳十
二卷一見王鑒傳鑒之父也三王修一濠之子善隸書為
琅邪王文學一見石勒傳一劉裕畱子義真守長安使王
修王鎮惡沈田子輔之二王祥一見列傳第三卷一季龍

子二劉裕一元海子封齊王後為呼延攸所殺一討桓元
者二王瑜一為李勢中書監一含之子也二盧志一欽之
從孫見欽傳一為劉聰弟父太師為聰所誅二劉宣一元
海從祖元海即王位皆宣之謀一見劉聰傳二劉宏一見
列傳三十六卷一挾左道惑眾見張實傳二王衍一見列
傳十三卷一石鑒時為侍中二王敦一見列傳六十八卷
一見李特傳二周撫一訪之子破范賁斬蕭敬文者一為
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石勒者二王皮一劉聰時為大將
軍一秦丞相猛之子二文鴛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
一見段匹磾傳二張駿一涼州牧即軌之孫實之子也一
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署府藏以叛者二王

九 彙編卷十

九

身雅堂校刊

遐一見外戚傳即簡順皇后之父一睢陵公祥曾孫仕至
鬱林太守二高柔一宣帝時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
領爽營一見王浚傳二王濟一見列傳十二卷一元帝時
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二段勤一鮮卑人初附
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垂討勤於繹幕始降一常山
樹根下得珪璧儁遣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
見儁傳二郭敬一見石勒傳一見苻健傳二王述一湛之
孫承之子坦之之父一遐之從子也二郭文一見隱逸傳
一見呂光傳二王澄一字道深京陵公渾之子驃騎濟之
弟一字平子平北將軍父之子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為荆
州刺史族弟敦為青州以備三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
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即位是
為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為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
為廢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為恭帝以後惟北
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
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見廿二
史劄記

晉書五行志

敬齋古今註曰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
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
甯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
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
是耶

晉官品占田之制

傅莫菴曰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
頃第二品占四十五頃第三品占四十頃第四品占三十
五頃第五品占三十頃第六品占二十五頃第七品占二十頃第
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族
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唐宋猶有官品限田之法

晉不徙戎之憾

溫陵黃遠公謂徙戎之議郭欽言於武帝曰宜及平吳之

威漸移邊地惜乎其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於惠帝之朝
夫郭欽不能得之武帝豈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
時鎮襄陽張華與謀國政亦未有議及此者豈平吳之後
天下無復事乎使羊祜尚存必有說以處此當不至五胡
之亂如此其甚矣

王導非純臣

楊升菴曰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
之而實不然逆機弑械之萌蓋非朝夕導不能先啟元帝
潛為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
之權君臣大義社稷為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璿言於德
宗君子以為忠孝兩全導之於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
間坐觀成敗得為純臣乎敦之兇悍勢已無可奈何導又
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
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
親石碯是也碯子從亂碯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
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璿終也不能如石碯謂之滅
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
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云
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
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
周顛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
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

蠡勺編卷十

粵雅堂校刊

竟死夫敦之用周戴為三司合僕欲使助已為亂耳導當
 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
 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
 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
 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
 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會氏而導偃然受之
 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茂宏駕疴耳
 若卜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岨當敢爾
 耶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
 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於春秋無將
 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阨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
 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
 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
 者有如此又曰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
 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
 是導有慙色郭默叛導懼勸帝大赦首以默為西中郎將
 自以為導養時晦陶侃曰是乃導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
 三大難而狼狽如此用併及之按唐人有言秦之亡由商
 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而晉書傳論至此
 之管仲孔明謂提挈三世始終一心宜稱仲父又於劉隗
 刁協傳論謂其專行刻薄使賢宰見疎以致物情解體轉
 以激變之罪坐劉刁而導無譏焉何以為史筆哉

以牛繼馬之証

晉書元帝紀三國時張掖郡水湧寶石負圖有牛繼馬後
 之謠故司馬懿深忌牛氏會有將牛金者懿以鳩酒斃之
 至是恭王如夏侯氏適與小吏牛氏通而生帝夏禮谷曰
 牛繼馬後晉元與呂羸並稱非其實也當時晉屬正統元
 魏為割據魏收作魏書欲以正統屬魏而黜東晉故傅會
 沈約宋書為牛夏夏妃之說以蟻之耳夫邯鄲姬歸異人
 期始生政其為嬴氏明矣乃六國忠憤遺臣從而呂之直
 痛恨無道秦耳晉何辜哉按唐元行冲謂元魏昭成帝名
 健繼晉受命斯即以牛繼馬之應其說似近正可從行冲
 著魏典三十卷楊升菴曰今通鑒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
 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穠名殊可笑也

祖述劉琨陶侃温嶠

周伯仁新亭流涕時王茂宏之語非不壯也然自是而後
 諸公從容江左未聞舉北伐之師者祖士雅以司州一主
 簿請命出師申討賊之大義遂乃信字羣盜威懾虜孽
 河以南地復還晉土材畧偉矣使朝廷獎其忠勤寄以專
 閫之任則恢復之功且夕可期乃國難方興主威已奪功
 之不成天也劉越石鎮并州撫循勞徠流民安輯當七州
 俱陷之餘仗義孤城力為楮柱讀其疏至聰勸不梟臣無
 歸志之語慷慨激烈發人壯志與祖士雅渡江擊楫誓清
 中原無以異也乃因段末極之間卒致困斃亦可悲已陶

士行值清談廢事之時能以恭勤砥柱中流風習爲之一變在鎮四十餘年功績甚著獨其處蘇峻之亂見義不勇向非溫太真以大義激之必不能戎服登舟以赴君父之難也此固不能爲賢者諱溫太真僞結王敦寶具苦心其以手板擊錢鳳幘妙用尤爲不測至一定王敦之難再定蘇峻之難洒泣登舟直以身任安危之意其與陶侃書所云事濟則臣主同祚不濟則灰身以謝先帝義氣凜凜使人激發絕裾之罪或可從末減與見讀史提要錄

陶潛傳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慕潛甚嘗躬造焉潛稱疾不易乃令人候其往廬山日遣潛故人齋酒半道要之潛便引酌

蠡勺編卷十

陶潛傳

野亭宏出與相見潛亦不避歡宴窮日宏要之還治遂乘籃輿至州言笑賞適恬如也元牟獻之曰名嶽蜀人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逆志劉穆之寤死不與九錫王宏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調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宏爲吏部尙書爲江州刺史遂破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愴惓焉豈非內懷前媿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滿歟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一王宏哉漁洋司寇謂此論前人所未發

淵明非陶侃曾孫

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曾祖之詞夫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侃曾孫則曩長沙公者於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於服爲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守今考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於侃傳若茂亦侃子則既見於潛傳又嘗官武昌太守不可謂不顯反不見於侃傳何也或以命子詩一篇詳述長沙勳德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勳業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序載入殷王司馬

蠡勺編卷十

陶潛傳

蠡勺編卷十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一目錄

兩晉雲擾諸國 雲擾諸君多文學

慕容恪王景畧 慕容瑰張茂段匹磾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立傳太少

宋高祖晉之曹操 諒陰生子

齊書 齊書原本

齊書類敘法 通鑒無鬱林紀年

梁書文倣班馬 梁書編傳失檢

韋叡六朝之冠 陳書隱諱

陳高祖政尙寬簡 南北史

北魏 高允清介

崔浩國書 北齊

始用士人為縣令 北齊後主

北周 北周制度近古

宇文護自衛 西魏北周不建號

蠡勺編卷十一目錄

續修四庫全書

蠡勺編卷十一

番島 凌揚藻 譽釗撰

兩晉雲擾諸國

唐太宗晉書載記序云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鄯委以

侯望始寬戎狄而輕漢甘露三年呼韓來朝乃成尊漢

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

建武二十四年呼韓邪單於款五原塞願承為藩蔽扞禦

北虜事下公卿議皆以為不可許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

故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董卓之亂汾晉之郊蕭然矣

自單于入居西河種類益煩難以驅逼郭欽騰騰於武帝

迨魏武分其眾為五部大率皆居晉陽郭欽騰騰於武帝

威漸徙內部雜胡於邊地帝不聽江統獻策於惠王九年

江統預知劉石之亂作徙皆以為魏處夷繡居都鄙請

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

津言猶自元海已至咸育五年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淵

姓劉氏語曰失以蒙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

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永嘉二年劉淵僭帝以其子聰

獲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

力不能救割長淮以北大抵棄之晉之既夷居半中原劉

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

石稱漢永興元年劉淵據平陽稱帝子和嗣弟聰弒之自

殺斯氏自立改號趙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大興二

子黑嗣為石虎所滅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大興二

遷於鄴子世嗣死劉淵之子劉曜自立時石虎又

帝於張氏先據河西故事封樂鄉侯進太尉涼州牧

嗣弟茂繼之臨終囑其姪世守忠順立有勳稱王者

元靖自立為苻堅所滅是歲白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

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二年冉閔死石勒並

為慕容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前秦苻生也苻健改

歸長安苻生將山姚弋弼之子苻丕苻丕於晉陽馮該弒之

苻丕於中為乞伏乾歸所滅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

前燕慕容廆也慕容廆之子慕容皝稱大單于慕容皝稱燕

王遷龍城子慕容皝稱燕慕容皝之子慕容儼稱燕是歲

自苻健後一年也偽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

慕容垂僭號于也封吳王出奔臣於苻堅太元九年苻丕

立苻丕僭號于中山子苻嗣慕容麟統二慕容盛殺慕容

熙馮跋弒之苻雲慕容馬後二年西燕慕容泓據阿房

僭號于也太元十年僭號于阿房韓延弒之推段隨是歲也

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西秦乞伏國仁亦鮮卑也苻堅臣

乞伏國仁王遇弒子乞伏熾繼之苻堅後一年慕容永據

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涼呂光嘗陽氏也初臣苻堅天

僭號于也上皇紹文讓庶兄慕容呂後十二年慕容德據

稱南燕慕容德亦鮮卑子也隆安二年稱燕王尋是歲也

髮烏孤據曠川稱南涼安元自稱西平王據廣武弟光

鹿孤嗣稱河西王僭號利維段業據張掖稱北涼沮渠蒙

胡也亦呂光臣隆安元年起兵推段業為涼州牧尋後三

年李元盛據敦煌稱西涼李嵩隴西人也段業之臣隆安

沮渠蒙遜所滅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

蠡勺編卷十一

粵雅堂校刊

譙縱據蜀稱成都王譙縱見列傳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

胡方稱大夏勃勃勃亦匈奴也初事姚興義熙三年稱天王

為拓跋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馮跋弒慕容

靄所滅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馮跋弒慕容

自立為北燕跋率其弟宏殺跋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

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彞咸暨人物斯在或纂通都之鄉

或據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

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旣首

晉載記僭偽諸君非中國人亦多文學者劉淵少好學習

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

不綜覽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為君子所

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

事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

嘗不反覆誦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紉一奇之年十四

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

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

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質通疑既即位立太學

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開後學千五百人選朝

廷宿儒教之慕容觀尚經學善天文劉石後立東庠於舊

宮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親自臨講上章以代急

蠡勺編卷十一

粵雅堂校刊

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氏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既即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堅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為太子時與范昂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著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與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賦詠王尙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于岐疾與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

彙編卷十一

四

慕容恪王景畧

來預命皇甫徽為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為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為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見歐北劄記

慕容恪王景畧

慕容恪近乎王王景畧近乎霸恪頗得諸葛孔明意思畧已不亞龐士元矣當六朝時英雄輩出在南則桓溫劉裕在北則劉淵石勒苻洪姚襄慕容垂拓跋珪高歡宇文泰皆有蓋世之才而不善用之卒之弑君篡國塗毒生靈無所不至惟此二人者為能自愛其才而以劉淵石勒諸人之所為為恥故建功立名酬其夙志亦庶幾始終皎然無復瑕類者恪身分尤高託孤寄命大節不可奪其諸古之

所謂社稷臣者景畧差覺發揚蹈厲唐宋而後如姚元之張乖崖猶為近之

慕容廆張茂段匹碑

高沙夏氏曰晉之渡江也國勢如累卵幽并青兗雍豫皆為敵所據衣冠華胄相率投降各鎮亦擁兵自固坐視陸沈未聞有勤王之舉惟前燕慕容廆在遼左前涼張茂在涼州皆間關萬里浮海越山稟承正朔不改初節段匹碑播越燕齊之間死生奉晉後為石虎所執挫抑百端終不見屈秉持晉節以至見殺此三人者忠貞之志可貫金石中士士對此不當愧死耶

宋書多徐爰舊本

彙編卷十一

五

慕容恪王景畧

宋書本紀列傳七十卷志三十卷齊太子家令吳興沈約於永明中兼著作郎奉勅撰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有上及太康者上及黃初者更有上及永平者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為疵獨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贊實甚矣歐北趙氏曰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歷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

其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闕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之所補也自註王智深傳約多載宋明帝鄧道濟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可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本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帝同起義者皆列於宋書約以為桓元焦縱盧循身為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謝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之所刪者止於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者此之易也自註徐爰傳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起是內外傳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為斷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元傳

蠡勺編卷十一

六

宋書立傳太少

宜在宋典餘如爰議是可見爰舊本體例也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之際宜為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為宋諱乃為宋諱者反甚於為齊諱然後知為宋諱者徐爰舊本也為齊諱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為沈約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觀宋書者當於此而推之自註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在六十六卷可見宋書時日促迫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暇審訂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孤城憲悉力拒守殺賊屍與城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

乃退又參軍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襲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日檀道濟等不敢救乃陷於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

王鑠傳泰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為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

義慶傳內附見之既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

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於妃妃以告濬遂促成元凶弑逆之既此

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疏漏而八志中卻

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

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見陔餘叢考

宋高祖晉之曹操

劉寄奴龍行虎步瞻視不凡為當世所推真一世之雄也

討桓元破盧循滅燕滅秦皆自專征伐不待詔命雖功業

燦著而無君之心行道皆知之矣魏崔浩曰劉裕之平禍

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德宗晉安帝字也後果令王韶之

縊安帝於東堂恭帝雖立未幾篡廢之為秀陵王以兵守

之復置之死地而後已則操懿之奸亦未至此甚者

諒闇生子

宋文帝即位後生元凶劭時上猶在諒闇故必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皇后生太子者惟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見宋書二凶傳徐健菴曰服內生子不孝之大世之稍有人心者莫不以爲不可唐律居父母喪生子者徒一年而明太祖乃獨去之論者謂商之帝辛宋之元凶劭明之武宗皆服內所生故終至悖戾而傾覆是則縱情背禮之事古固有之要所生必不肖之子非但得罪於名教并且貽厥於邦家亦可爲世之殷鑒矣明祖因己之多欲反詆古禮爲不情見孝慈錄序於是律文亦刪去之而世之蕩軼禮法者益放縱而不可禁矣公羊子論喪娶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愚於服內生子亦云

蠡勺編卷十一

九 粵雅堂校刊

齊書

曾南豐上南齊書表言八紀十一志禮樂天文州郡百官中分禮二天文二州郡二故云十一四十四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亦言五十九卷而梁書子顯本傳稱六十卷豈子顯嘗爲自序附入後乃削之耶先是建元二年置史館命檀超江淹掌其職功未就而超卒淹乃撰成之是齊舊有國史也又有豫章熊襲著齊典吳興沈約著齊紀吳均著齊春秋俱見各本傳則子顯之書亦本諸家之舊成之耳子顯豫章王疑之孫史稱其恃才傲物卒諡曰驕其自序有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

卽楚之唐宗唐勒宋玉梁之嚴鄒嚴安鄒陽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駕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故南豐謂子顯之於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體益下況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也哉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

蠡勺編卷十一

九 粵雅堂校刊

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見陔餘叢考

齊書類敘法

趙耘崧曰齊書比宋書較爲簡淨豫章王疑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爲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槩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十二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敘尤爲得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數人如褚澄傳敘其精於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於澄韓靈

敏傳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觀縷至此未免喧賓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尙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尙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又曰類敘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歷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逵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馮樊小翁等其後范蔚宗後漢書董卓傳敘李催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敘閻柔鮮於輔等陳壽

蠡勺編卷十一

十一 粵雅堂校刊

三國志王粲傳後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稽康等衛覬傳後敘潘勗王象等劉劭傳後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等此本古法也齊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敘法如滕曇恭傳因曇恭之孝而并及於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敘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寫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通鑑無鬱林紀年

李敬齋曰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即明帝

也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鬱林改元隆昌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鸞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鸞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鸞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陵王即位歷四月海陵改元延興於十一月鸞又廢之而自立跡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鸞志耳然槩諸子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徇鸞志而置踰年之君於無人之地甯不爲史筆之累哉

梁書文做班馬

蠡勺編卷十一

十一 粵雅堂校刊

梁書五十六卷貞觀三年姚思廉原名簡以字行受詔與魏徵共撰先是思廉之父察爲梁史官嘗修梁陳二史未成以屬思廉至是乃推父意又采謝昺顧野王等諸書成二書以卒父業徵惟著總論而已趙歐北割記謂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鋪鍾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尙駢儷卽序事之文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敘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敘鍾離之戰康絢傳敘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潔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廉父子爲不可及也世知六朝之後古文自昌

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隋之間哉史稱察至孝有人倫鑒學藝優博操行清修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梁書編傳失檢

趙陔北曰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順之為文皇帝母張氏為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官職事蹟已敘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喜蒲花之祥亦即敘於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應立為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也梁書

蠡勺編卷十一

身兼堂校刊

乃變其例編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按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稱非及身為帝者而以其子係之已屬位置失宜既係之於太祖矣則長沙王懿太祖長子也自應敘在太祖諸子之首其餘衡陽王暢永陽王敷桂陽王融亦應以次敘入總為太祖九王乃以其沒於齊朝遂不為立傳而轉附見於其子嗣王傳內其意以臨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為太祖五王懿暢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於父四人則係之於子強為區別究屬無謂既不立宗室傳矣而吳平侯景武帝從弟也不便附

於太祖諸子內又別無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蕭景傳一似同姓不宗者此蓋皆國史舊編之次第國史本武帝時所修以諸王皆武帝親兄弟若作宗室傳轉似推而遠之故修史者創為此例而不知轉多窒礙也姚思廉修梁書時已朝代革易自應改正乃亦仍原書體例何也南史盡入之宗室傳較得矣

韋叡六朝之冠

南史普通元年梁車騎將軍韋叡卒諡曰嚴楊氏慎曰六朝人才韋叡為冠司馬溫公謂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而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

蠡勺編卷十一

身兼堂校刊

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陳書隱諱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卷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父察為梁陳史官錄二代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又未就而察死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始上之趙陔北曰陳書於武帝之進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為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奪之跡此固仿照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

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特
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末回武
帝崩從子文帝即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
之於江南史本紀既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亦但書
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即侯安都傳亦但云昌濟漢而薨
自註南史昌傳謂濟江於中流嶺之使以溺告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興王伯
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為宣帝所廢
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於途陳書伯茂傳但謂路遇
盜殞於車中亦隱約其辭不見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劉
師知為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之遽牀而走曰
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南史此則師知

蠡勺編卷十一

南

學雅堂校刊

弑逆之罪上通於天何得曲為之諱乃陳書師知傳絕無
一字及之但敘其議大行靈前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載
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藻等各議共三千餘字敷
衍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豈非曲為迴護耶又虞
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
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雷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
異志寄懼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著居士服此不過知
幾能遠害耳其於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為
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為書勸寶應臣於陳武書中
并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於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
漢臣故宜歸心於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於陳當其不仕

寶應尚不失為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
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為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
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於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
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協同官於陳入隋
又與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贈徇而為之立佳傳
也南史於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為直筆而寄傳亦全載其
勸寶應書又無識之甚矣

陳高祖政尚寬簡

鄭元慶芷畦曰陳霸先以疎逸外臣三年之內輒遷梁祚
甯有殊智巧哉直以義師討賊急君父之難庶幾有慷慨
風烈耳且誓不殺一人以代梁故子孫入隋亦不遭誅戮
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此也改玉以來又能奉身儉約為政
寬簡具倜儻服眾之才明孤虛遁甲之術過舉甚少惟不
任宰相萬幾之眾獨委共事之武夫五六人刑政百未一
舉躬蹈捨身而致絕嗣位歸兄子事佛何益其亦梁武之
儔與

南北史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崇賢館學士鄴人李延壽撰
延壽父大師隋渤海郡主簿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
下分隔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諸史詳畧皆美失
實思擬吳越春秋編年刊正未就而卒延壽既數與論撰
乃追成先志以馬遷體例總序八代起魏登國元年盡隋

義甯二年凡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作本紀十二

列傳八十八為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貞明三年凡一百一十七年

十作本紀十列傳七十為南史唐書本傳稱其頗有條理

刪落釀辭過原書遠甚其進表畧云北朝自魏而降南朝

自宋以還史牒之同異繁多非修明何以示勸臣幸生景

運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為修撰連綴改定止

資一手故淹時序一十六年鳩遺逸以廣異聞編別代共

為部秩雖疎野遠慙先哲而披求所得竊謂詳盡焉故是

書刪繁補闕兼綜條貫卓有可稱倘更去其穢祥詼嘲諸

瑣屑而復采各書之志以分人其中斯為完史矣

北魏

《叢書編卷十一

六

傳雅堂校刊

北魏黃帝之後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國有大鮮卑山因以

為號傳至毛始大毛傳二十七世至什翼犍會苻秦來伐

部落分散犍孫拓跋珪北方謂土為拓謂后曰跋因以復

自立為代王遷都平城於晉安帝隆安二年僭稱道武皇

帝廟號世祖改國號曰魏百度修舉衣冠文物之盛煥乎

可觀謂諸州境沙門毀佛像固屬快舉然坑之亦太過孝

自前又可隱杜彥傳十三世計一百五十年至後廢帝期

以疎遠遜之高歡歡立孝文帝宏之孫修尋為歡所逼奔

依宇文泰自是魏土裂而為二字文泰奉孝武帝即修又

入長安是為西魏高歡別立孝靜帝名善都鄴是為東魏

其後西魏禪於周東魏禪於齊與江左數世易主若出一

魏東魏一世止十七年自修出奔歡立善見於洛陽篤

好文學從容沈雅究無補於敗亡既禪位高洋未幾被弒

時梁大寶元年也西魏三世計二十二年自修出奔軍國

大事悉歸宇文泰泰弒修而立寶炬簡稱文帝傳欽稱廢

年及廓稱恭帝復為宇文泰所弒即為宇文覺所滅時陳

永定元年也

高允清介

夏醴谷曰高允好切諫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後乃為中

書令魏主親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

已清介之節為游雅所推其薦舉賢才無間新舊歷事五

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元魏諸臣當以允為第

《叢書編卷十一

七

傳雅堂校刊

一南朝亦無其匹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

皆無官爵其廉退處允不可及郭公積芻滿牀吾不以彼

易此矣

崔浩國書

崔浩奉詔撰國書成三十卷高允嘗謂其以私欲沒其廉

是浩之作史亦如魏收之時太史令閔湛皆諂事浩請

立言以彰直筆於是北人無不忿恚舉相譖浩以為暴揚

國惡浩被族誅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族高允亦同

領史職太子召允使言國書皆浩所為入請赦允及允見

上自言浩所領事總裁而已其間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欲

誅之太子為解允又曰臣罪當族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

欲句其生耳魏主曰直哉此人情所難遂赦之半舫夏氏曰載筆記言固當據事直書以存史體然誼關君父詎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直播其惡而無所忌者不幾以證父攘羊為董狐耶孔子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世不以為諛也浩但知賣直其嬰滅族宜矣至允不受太子指導直任其罪且云著述臣多於浩真人情所難其後魏主復謂太子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者矣夫太武不嫌其忿而轉為數千人幸固不失為賢主若允則惟不自恤其死乃能救人之死仁人之言所全顧不大哉

北齊

北齊高洋懷朔人也其七世祖隱為晉元菟太守因世居

蠡勺編卷十一

大

粵雅堂校刊

之父歡晉追稱武帝仕魏誅爾朱氏執國柄兄澄晉追稱文襄帝為盜所殺洋即遷魏祚宣帝因三方鼎峙繕城郭修甲兵宇文泰見其軍容整肅歎曰高歡不死矣僭位後自矜功業沈酒酣歌未幾暴卒帝晉周秦山道士曰吾得為幾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日後果先是命邢邵為其子制名擬名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死兒其不能立乎此天也他日謂弟演曰奪時勿殺殷立廢帝不一年演果殺之自立演晉稱廢帝止兩載遇暴疾傳弟湛廢帝湛因彗星見傳子緯後主縱侈敗度邊塵告急孳孳竄身國事付之幼子恆幼主周師迫迫卒赤其族北齊起於高歡盛於高澄高洋篡魏傳六世僅二十八年并於北周而北齊亡

始用士人為縣令

後主緯天統二年丙戌綱目書齊始用士人為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游子弟發勅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耳

北齊後主

後主緯為無愁之曲自彈琵琶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民問謂之無愁天子與陳之奈何帝相彷彿陳後主窮極鳥鼓翼而稱奈何帝又宮婢封郡君奇矣馬稱儀同雞號開府則更出人表迨平陽已陷馮淑妃請更獵一園禽荒色荒兼而有之為周所滅不亦宜乎

蠡勺編卷十一

九

粵雅堂校刊

北周

北周宇文覺代郡人其始祖葛烏兔有孫普回得黃帝玉璽建國號宇文北俗謂天子為宇文又因以為氏十三世生泰仕魏進封周王晉追稱文帝子覺嗣位年十五從兄護移魏祚授之晉稱孝自恃強果欲圖殺護卒為護弑護既弑覺立覺之庶兄毓晉稱明帝而大權仍總於護毓苦護逼當易箕時舍子立弟邕晉稱武帝邕遂能誅護報兄讐以正王法而又尊儒術斥異端省如嬪崇節儉武帝智深勇沈厲精圖武又令民同以時稼務遵朴儉蓋數年之間平齊土而

擒高緯亦英主也子贊為世子時已多失德及嗣位宣帝極意逞志自號天元皇帝兇暴弗堪傳子闡宣帝僅七歲后父楊堅廢之為介公尋弒之宣帝崩劉昉等矯詔以楊不從及堅索符璽復正色呵之堅輔少主獨顏之儀推而大節凜然按之儀之推弟也自宇文泰握魏柄二十餘載至子覺僭位未久兄弟被弒歷五世止二十五年族滅于隋

北周制度近古

讀史提要錄曰北周制度頗近古蘇綽亦問世異才其請作府兵復官制皆井井有條今之論府兵者咸以為李唐之制唐書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設屬各有差平居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耕於野而將歸於朝故士不失

業而將帥無操兵之重不知始於綽所建議也農隙講武猶有三代遺意

宇文護自衛

夏氏之葬曰宇文泰駕馭英雄致有遠畧及臨死託孤宇文護遂致二子被殺幸立武帝能除之耳蓋宇文泰之為賊與高歡不同歡明目張膽公然作賊泰卻藏頭露尾猶若顧畏名義未弒君之先泰正也微賊也既弒君之後則泰之罪浮於歡矣至護則純任嚴直殊不似有篡奪之心使護而欲篡當日自可以不立覺即立覺之後亦自可以不立毓立豈其所以迭弒二君者正恐我不圖人人將圖我自衛之計爾

西魏北周不建號

西魏高澄氏自廢帝欽及恭帝廓皆無年號其時宇文泰當國專用周禮稱天王但紀元年二年不設號北周孝閔帝宇文覺禪代之後亦因之至明帝毓三年用崔暉奏乃從之建號武成是自魏末壬申梁世祖承聖元年至周初己卯陳高祖承聖三年無年號者凡八年也

蠡勺編卷十一

主

譚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一

譚堂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二目錄

隋書

隋書十志

隋處周陳之異

大業十四年

隋為南北朝結局

竇建德有王者度

李密每失事機

徐文遠相時

唐創業起居注

新舊唐書

舊書藝文志之雜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書告成之難

唐書糾繆

府兵原委

節度使始末

太宗念切賢臣

篤終將相陪陵詔

秦王破陣樂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蠡勺編卷十二目錄

李衛公告獄之誣

房杜相濟有成

平高麗

薛仁貴免死除名

蠡勺編卷十二

隋書

番馬 凌揚藻 譽釗撰

唐武德初令狐德棻建言近代無正史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後將何傳焉高祖以為然乃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開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給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撰歷年弗就罷

蠡勺編卷十二

粵雅堂校刊

之太宗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乃以左僕射房元齡總監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殿中侍御史崔仁師祕書郎岑文本中書舍人令狐德棻次周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而祕書監魏徵次隋史顏師古孔穎達于志甯李淳風章安仁李延壽敬播趙宏智等同撰書成貞觀十年上之鄭氏樵通志畧曰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眾手晉隋諸書是也然亦隨其所長而授之未嘗奪人以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甯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之徒博通古今于李之徒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

以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而隋書尤詳明也

隋書十志

隋書八十五卷唐秘書監魏徵顏師古等撰其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蓋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魏文貞以南齊掌故或闕而不書或書而不詳故備述之而獨編入隋書者位置之體宜爾也自開皇仁壽時王劬為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紀傳尚闕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陳齊周隋詔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魏徵修之房元齡為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

蠡勺編卷十二

粵雅堂校刊

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月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淳風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攽校刊時所記

隋處周陳之異

隋文篡周滅陳撫有華夏以周書考之凡周文帝節閔帝明帝武帝宣帝子孫以次誅殺殆盡其宗室內惟宇文洛以疎屬年幼得封介國公以為隋賓未幾又斃之于是宇文氏之宗族畧無左者至于陳不惟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嶠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于

宇文氏則盡殄之于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以婦翁之親矯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迥等之起兵匡復者時尉遲迥宇文胄石惡諸毗王謙司馬消難等皆稱匡復周不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為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敘用由是並為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無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固天道之不爽者且劫運將終殺氣漸滅也隋煬帝孫亦無遺種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愔隋蕭太后入突厥後歸于唐官尚衣奉御楊氏僅延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與周同姓而非同宗之字文化及以大業十四年

蠡勺編卷十二

粵雅堂校刊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為帝改元義甯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甯紀年而煬帝之被弒轉書于義甯二年之內陽湖趙氏以為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隋為南北朝結局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故主亡恙而宗支並全自是而後一經禪代屠戮無遺南朝北朝如出一轍唐室受命代興世運將由否入泰而隋廣江都之慘仍假手宇文化及以報之蓋堅篡周之初即盡滅宇文氏之族此特為李唐驅除

難耳亦南北朝一大結局也

竇建德有王者度

王阮亭曰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不在太宗下楊維禎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為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殺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子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為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化及以為上儀同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夏醴谷曰煬帝被弒赫然與師擒化及集隋宮而斬之于冠履

蠡勺編卷十二

四 粵雅堂校刊

例置之秋獨伸大義高祖太宗有愧色矣漢高為義帝發喪不過假此以動人心隋兩世為天下主場固不道文之澤猶在人建德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此言較漢高之告諸侯誠偽不可同年語也秦王俘建德世充于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顧乃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為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李密每失事機

大業十三年密攻東都入其郭移檄郡縣數帝十罪有罄南山之竹書罪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語明年敗宇

文化及于黎陽忽又奉表降隋高沙夏氏曰與前數罪之檄不自相矛盾乎柴孝和說密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不聽已失一機會後徐洪客獻書洪客才氣不在李衛公下知神器有歸即深藏不勸其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復不聽見自處尤高又失一機會失此兩機故終于無成天下遂為唐有

徐文遠相時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性方正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耶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

蠡勺編卷十二

五 粵雅堂校刊

唐創業起居注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藝文志作三卷工部尚書晉陽溫大雅撰所載自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述神堯不受九錫反復之語甚詳陳振孫謂足以掃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禪者乃以尊立代王之故曾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為明白洞達也愚按阿摩罪浮于桀使唐之君臣早聲其大逆不道而舉兵討之以快天下之人心庶幾乎自毫之載矣乃不倡弔伐之義師而徂篡竊之故智必立幼君加殊禮然後取焉使一代之興名義之正且不得如漢高此昔人所以謂有撥亂之才而無反身之學者也

惜哉

新舊唐書

長洲沈文愨公曰撰唐書者本非一家刪吳兢舊本而成者出于韋述至石晉時因韋述本增損之為舊唐書宋仁宗朝奉詔刪定名新唐書二書之成皆不能無失也舊書繁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以良吏次宦官之後節義次酷吏之後吳淑之死難而概之以外戚劉蕡之忠憤而概之以文苑陽城之直諫而列之隱逸一楊朝晟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而本傳斥為紕繆宋時更修宜矣而新書于魏謩之相志以為十一年傳以為十五年陸晏洪之將紀以為陸晏洪

六 蠡勺編卷十二

粵雅堂校刊

傳以為陸景洪膠東王道彥等紀以為降封郡公傳以為降封縣公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又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儒林傳復出此文而中闕賈逵作二十一人此亦抵牾之顯然者大抵舊書成于五代干戈文氣卑陋之時其采擇推考援據難于精確新書之成共十有七年而歐陽修始任其事則未任以前未必悉當故詔歐公詳改歐以宋公為前輩竟不易一字夫是以不能無遺憾也

舊書藝文志之雜

李仁卿曰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

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陶稱陳雷風俗傳三卷陶稱漢人後以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

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與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為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元景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

七 蠡勺編卷十二

粵雅堂校刊

子通真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元真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夫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靜無為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乎皆不可得而攷之也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城王文簡曰舊唐書為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按巨川為韓建掌書記撰許華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昭宗幸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又李商隱為黨人所惡乃李宗

閔楊嗣復令狐綯白敏中一輩小人耳傳遂謂其詭激無特操爲當塗所薄然則必背公死黨乃爲有特操乎史官之無識如此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新書告成之難

王阮亭司寇古夫于亭雜錄曰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少卿張尙書余尙書爲纂修曾魯公趙龍圖周何密直公范侍郎景趙龍圖不宋集賢道爲編修而賈爲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間景文以修慶曆編敕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母憂張楊皆外補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紀志曾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公南遷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歷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

唐書糾繆

宋仁宗慶曆間嘗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刊修唐史久而未就至和初復命翰林學士歐陽修撰紀志端明殿學士宋祁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曾公亮提舉其事閱十七年而成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增志三增表四共二百二十五卷論者謂舊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固不足傳而新書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

蠡勺編卷十二

八 粵雅堂校刊

大畧猶未失爲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識者病焉聞置局時同僚即相約曰著舊史所無者三事其始立之法已鄰非善故唐子西劉器之皆嘗詆之而成都吳縝遂撰糾繆二十卷序言其失有八因摘謬誤者爲二十門侍讀胡宗愈言于朝紹聖元年上之又王明清揮塵錄嘉祐中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年少輕佻拒之縝志甚而去迨書成乃指摘其瑕疵是其意本欲洩憤懣之私未必可盡云公是然以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新書實不能無過求簡淨之失當進呈時仁宗卽有旨謂舊唐書不可廢乃其時敘列十七史之目仍止收新書而無舊書則以新書爲本朝所修而景文文忠二公手筆亦遠過天福諸賢也

蠡勺編卷十二

九 粵雅堂校刊

府兵原委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按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時天下未定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

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衛六人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所類反與帥同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凡當宿衛者悉上兵部更番給役視遠近為差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番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曠騎自此歷安史之亂而曠騎為藩鎮矣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振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專方面兵甲財賦有列天下故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所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見文獻通考

蘇句編卷十二

兩雅堂校刊

節度使始末

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特使帶節者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名官自賀拔始自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皆制節度使矣趙氏翼曰唐中葉每以數州為一鎮名方鎮及藩鎮節度使即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為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于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為王侯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力

蘇句編卷十二

兩雅堂校刊

太宗念切賢臣

洪穉存曰余讀新唐書馬周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下魏徵傳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

歲夢進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傅說或尙神其說以服眾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

篤終將相陪陵詔

册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

蠡勺編卷十二

十一

粵雅堂校刊

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坐地一所及祕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塋塋開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餘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烏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卽標識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按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觀此則太宗之眷意功臣益見矣

秦王破陣樂

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蓋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三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殆如夫子與賓車賈出至六成後號神功破陣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復綴之類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牛舫老人曰建成失德魏徵知之太宗有大功而人望歸徵亦知之使徵效邳揮勸東海王彊以避位徵固不能得之于建成然以親親之誼勸譬之可也乃勸殺太宗以佐其讒徵安得無罪雖然不能盡輔導之職不善全人骨肉

蠡勺編卷十二

十一

粵雅堂校刊

之間徵之罪止此耳至責以死建成之難則過矣蓋高祖命徵爲太子洗馬則爲建成之僚屬一旦高祖不子其子則徵依然高祖之臣也徵臣于高祖非臣于建成奚必責徵以死哉此與管仲之奉公子糾事稍有別不可以不辨

李衛公告獄之誣

朱竹垞曰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鄴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爲

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畧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偽作昧者從而刻之石宜歐陽趙氏諸錄皆無之也

房杜相濟有成

漳浦藍玉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畫夜岌岌菹醢間元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舜之

藝文編卷十二

唐雅堂校刊

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元齡濟以文學稍為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歿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若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滯礙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使天假之年如晦四十六卒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更有可觀者

平高麗

唐太宗親征高麗數出無功其後忿蓋蘇文之弒逆銳欲討之卒不能克高宗時蓋蘇文已死乘其隙遣李勣薛仁貴大舉滅之收其城百七十有六厥功偉矣丹徒王夢以為受俘之日當斬蓋蘇文子男建男產于昭陵以快太宗

在天之靈遣使至平壤正蓋蘇文弒逆之罪戮屍焚棺以謝高麗君民復立高藏擇其賢臣輔之以見王師之出伐罪弔民初非貪其人民土地也其蓋蘇文長子男生姑念其有請兵嚮導之勞免其一死給以散職屏之遠方如此則處置得宜義聲播于遐邇矣奈何利其封疆覆其宗祀不問大惡而使男生兄弟并列顯榮于中國刑賞之義何居乎蘇文親為弒逆罪通于天男生雖有功于唐亦不得而議減也况男生兄弟相圖不能歸國其請兵者不過為自救計耳既為高麗之叛臣亦不得為唐室之功臣免死足矣他何及焉

薛仁貴免死除名

藝文編卷十二

唐雅堂校刊

讀史提要錄薛仁貴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之不受節度也免死除名已非平允而魏元忠封事願以不即重誅為失刑夫勝負兵家之常倘一不捷即以棄干城之將則古今來自韓淮陰岳忠武外其得保首領者鮮矣按仁貴每戰必克名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而突厥入寇召還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仁貴脫稍整見之虜驚顧下拜尋解道去是知名將立功絕域為敵人所畏懾即國家之輕重繫焉顧輒為罷棄徒以快敵人之心而自壞長城爾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書正義十四

藝文編卷十二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三目錄

武后本紀之非

武選狼于呂雉

石淙倡和詩

狄梁公亦邀天幸

姚宋不當並稱

將相廚食之侈

睿真沈后傳之謬

唐年補錄

唐都會盛衰

梁唐晉漢周書

五代史記有可議

劉知遠殺李從益

王朴言至宋乃驗

綱目書劉仁瞻

蠡勺編卷十三

嶺南遺書

武后本紀之非

歐陽公修唐書作武后紀沿史記漢書呂后例也唐史館

修撰沈既濟嘗有言曰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約耳

無遷鼎革命之事也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

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復

祚雖尊名中奪天命未改則武后安得立紀乎宜范淳父

撰唐鑒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事繫之中宗曰此春秋公

在乾侯之義也用既濟之言也唐書不能有所裁酌而立

紀與中宗同卷不幾民有二王乎又直齋書錄有唐則天

實錄二十卷題吳兢撰陳振孫謂武氏罪大惡極固不當

復入唐廟光武以呂后幾危社稷不令配食高廟特識也而題主猶有聖帝之稱

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是武氏不應有實錄而正史

又何可有本紀也又神龍元年武氏崩將合葬乾陵給事

中嚴思善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人今啟乾陵是以卑動

尊術家所忌且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

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毋亦以武氏

不當合葬故為是委婉之詞與

武后改月之謬

唐歷志武后自永昌元年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

月明年正月為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

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為歲終是以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孔子有言曰行夏之時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猶未盡協敬天勤民之道也而秦始皇二十六年乃以十月為歲首事不師古剛愎自用紫色蛙聲後先一轍

武嬰狼子呂雉

夏醴谷曰當高宗立武后時褚遂良以死爭其對上語慷慨激烈淒然動人至云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尤言人所不敢言者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一何壯也李勣謂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助成大惡幾危宗社同服上刑可也立武后詔可謂廉恥盡喪古今來窮

蠡勺編卷十三

事是蓋呂后雖狠毒猶知有子也而武后並不知有子自

殺一女以中王皇后發其端後凡其子之畧有圭角者即行剪除雖庸懦無能如中宗睿宗其得免于死皆僅也世有食父母之禽獸梟獍是也而卒無食子之禽獸讀黃臺摘瓜之辭吾不知武氏為何物矣

綱目用武后紀年

癸辛雜志日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以為唐已經亂遂有嗣聖等二十四年之號但于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而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

撰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為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也

石淙倡和詩

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合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陽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巖按金字記尚有給事中閣中閣人崔融守給事中徐彥伯右玉鈐衛尉卿左奉宸內供奉楊敬述司封員外子季

蠡勺編卷十三

子通事舍人沈佺期朱竹垞檢討謂武后是遊新舊書本紀均未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又按別有秋日真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資笑柄耳當牝朝淫昏之世

二張每侍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于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耶見漁洋山人跋唐詩小補

帝在房州

全紹衣曰唐沈既濟駁吳兢史天寶錄則以為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范氏祖禹撰唐鑒書中宗嗣聖元年至神龍元年凡廿一年武后光宅至長安年號並不用朱微公謂淳夫受是說于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

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
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託于他國者其諸考春
秋而未熟者與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為精密子
則謂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
立不勝而居于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
宗所可比也即昭公雖為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頌言
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
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
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不知史以紀實非
其實者非史也故中宗之廢也當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為
廬陵王于則天之稱制也當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
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
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

蠡勺編卷十三

四 粵雅堂校刊

狄梁公亦邀天幸

藍氏鼎元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
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爾人臣之義苟利
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為謀則忠于唐
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汙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宵不忌
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
命官皆書周獨仁傑張柬之為相則否亦深許其為唐臣
非偽周之私人也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
八告終仁傑年七十一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孫之翰論改元

孫之翰名甫蜀人著有唐論揚升菴稱其筆力在范祖禹
之上中宗景龍四年臨淄王隆基起兵誅韋氏迎相王入
輔少帝名重茂中宗四子為韋氏所立已而睿宗即位即相王旦廢重茂
為皇未踰年即改元景雲之翰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論
曰古之人君繼體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
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
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
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姚宋不當並稱

高沙夏氏曰開元賢相以姚宋並稱此就當國功名言之
耳其實不同也姚公流剖積案不愧救時之相然多用權
譎若廣平者大節凜然不畏強禦非獨停頌碑抑美號裁
后父之葬制誠奉天之虛文卓卓有可稱述也觀其待王
毛仲屈張昌宗皆以專主之寵挾內奧之援而治之曾不
少挫曾謂崇而能之乎使終元宗之世信任不疑復得張
文獻繼之則內足以制國忠林甫之奸外足以弭祿山之
變彼闕冗之流何自而煽亂耶故論宋公品節宜以韓休
張九齡作配不當與姚公比也

李長源近張子房

鄴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與留侯同揆柳地稱兩京收復
魯連魯連至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四皓以全太

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新書本傳亦贊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為有唐一代異人爾漳浦藍玉霖曰李泌王佐才也以好言神僊詭誕為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橫家者流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僊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以泌之賢不免為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在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也

將相廚食之侈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

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常例其後乃至每遣江淮大

賈使主堂廚食例因是挾貨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

人倚以自高李文饒為相始罷之王文簡曰以一堂餐之微至遠取大賈主之使商賈因以為利政體之謂何贊皇困賢人而裴中立李深之輩亦安之何也又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于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并請置宴于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左右教坊

文獻通考言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謂太常禮樂

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已開元二年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雜錄云梨園在光化門北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凡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夏醴谷謂其溺志音律如此宜末年致播遷之既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以放鄭聲其慮遠哉

睿真沈后傳之謬

代宗沈后德宗母也陷賊不知存亡建中興元間屢求不獲憲宗即位禮儀使奏會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久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為忌

從之乃先令造禕衣一副擇日附代宗陵毛西河曰此亡

于禮者之禮也大抵魏晉六朝多遭喪亂故賀循庾蔚輩

每仿曾子問劇言變禮在唐時作通典者專引其語此特其一耳緣代宗沈后在天寶末當安史之亂流散洛陽距憲宗即位已六十餘年即其子德宗大行時亦在位二十一年壽六十四而崩猶未議及此禮必又越順宗至憲宗而始發哀迎厥作主附廟原不可解然約計其年已逾八十與庾氏中壽之語畧合矣乃唐史沈后傳反云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七年並不知其年當從何數法則荒唐殊甚然且此時憲宗承順宗後其所云大行皇帝啓攢者順宗也乃又云大行皇帝至孝曾于建中時立奉迎使遍訪

太后則建中係德宗年號一似此大行不指順宗指德宗者天下有信史而大行皇帝尙不知誰屬者乎

劉蕡策切過江都

漳浦藍氏曰蕡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概緩而不切蕡獨譏切宦官若如所云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尙盛蕡親見憲宗敬宗之既故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蕡太疎直恐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蕡當亦笑無以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蕡忠誠鯁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戶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嘆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可以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為唐惜焉當時裴度韋處厚在朝而不能使蕡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

唐年補錄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獲鹿賈緯撰天福五年詔戶部侍郎張昭遠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及緯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緯念武宗之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以成此書始會昌終天祐雖論次不無闕誤而事迹粗存實有補于史氏也按唐之國史藏興慶宮本極詳備唐書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安史之亂悉遭焚逸天寶而後存者僅史官韋述

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耳廣明亂後愈益散亡自高祖至代宗尙有紀傳德宗止存實錄武宗以下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賴緯輯成是書故會昌以後紀傳多為緯所補綴是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為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力為著而遐蒐博采網羅遺軼是書所係尤非淺鮮云按緯又有賈氏備史六卷題漢諫議大夫賈緯撰敘石晉亂每一事為一詩系之

晚唐氣節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并其人而薄之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允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鈞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又全謝山遐追山碑謂晚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尙有如許儻之不屈于梁王居巖之不屈于吳朱葆光顏蕘李濤之不屈于楚孫郃之不屈

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閩張鴻梁戾之不屈于漢皆不愧為唐之貞士

唐都會盛衰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章曲驚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瑤異錦華清宮之香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于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故肅宗入京作九廟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衛街廬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

龜彙編卷十三

十一

粵雅堂校刊

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并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簾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尚有百餘年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亦尚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廊閣鞠為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構之功至是又掃

地而盡于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黃巢等傳歐北劄記

唐餘錄

五季之亂干戈倣擾君臣易置如傳舍然疑其典章制度泯而弗講矣顧各朝咸有實錄可采此開寶間薛居正等五代史所由援據而作也然其書自金泰和而後日就湮沒體制義例無所考見惟寶元二年集賢院學士益都王暉子融王沂公當歐陽五代史記未出之日撰唐餘雜史三十卷上之文獻通考有紀有志有傳又采諸家小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其下方蓋五代之別史也歐陽公不為韓瞪眼立傳附見建隆實錄尙見譏于時此則列諸忠義傳內

龜彙編卷十三

十二

粵雅堂校刊

且表出宋代褒贈之典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有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之句後呂伯恭編文監制詔類即以冠首蓋通之死在太祖未踐極之前其人其事自當為五代之不可闕者乃新舊史皆意存迴護而不及此甚矣史筆之難也又建隆初宰相王溥上所撰五代會要三十卷此尤在薛史未修之先者

梁唐晉漢周書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其曰五代史者後人總括之名監修者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纂修者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悉依各朝實錄為稿本明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其後歐陽修以為繁猥失實自加刊定為五代史記藏于家神宗熙寧五年詔

取付國子監由是薛歐二史并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
專用歐史而薛史乃日就湮沒浸而失傳其散見于册府
元龜太平御覽及永樂大典者皆割裂亂淆無復見薛史
篇第之舊蓋歐史重書法薛史重敘事不可相無人咸惜
之幸遇我朝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諸書甄錄
排纂其闕逸者則采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于是
合四五百年亡軼之薛史一旦復為完書得列正史以成
二十三史之數誠漢唐以來稽古右文未有之盛事其嘉
惠士林之恩固深且重而薛盧扈張劉李諸臣亦當拜
舞于地下矣豈不休哉參趙歐北劄記

五代史記

蠡勺編卷十三

主 粵雅堂校刊

歐陽子五代史記七十四卷文獻通考初約尹師魯分撰
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
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以歸于要也
竹垞五代史記註序然惟過求高簡而又欲采証極博則未免有語焉弗詳似轉鄰于舛誤脫漏之處如朱友謙殺程全暉紀振善振遠謫遊往視之兩傳不相符氏叔琮李彥威止事一朝不入梁臣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事劉守光降于唐不人雜傳而入唐臣傳又如高平之戰清流關之戰六合之戰楚州之役迎鑿江口之捷皆宋太祖勛望最著者薛史于周紀大書之類觀徐無黨註中所引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鑿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固所采用者其修唐書時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皆羅之為考訂而宋初績學之士所紀五代事者已無慮十餘種

如范質五代通錄王溥五代會要王禹偁唐餘錄鄭向開
皇紀外又有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補錄王禹偁五
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龔穎運應圖其出自各國者有
錢儼吳越備史湯悅江南錄徐鉉吳錄王保衡晉陽見聞
之類罔不參互而甄綜之其心力亦甚勤也已故卷帙不
及薛史之半而文直事該過焉雖于司天職方二考之外
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皆畧焉勿書宜其來毋
乃太簡之謂然文筆峻潔合追史記楊升菴曰譽歐史者人習氣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非篤論也史記之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之司馬相如東方朔輩之文以為模範也五代史所載文章有是乎况筆力不及乎又以春秋書法寓褒貶于紀傳之中即未必盡不謬于聖人要可為後世作史者法矣徐無黨五代史記凡例曰凡諸國名號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于未封正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

五代史記有可議

歐陽五代史書法嚴潔固為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為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為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為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于唐臣又不入于死節傳亦屬疎漏劉景岩仕晉以太仕梁段希堯仕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亦不當入雜傳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為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使國家至此

蠡勺編卷十三

主 粵雅堂校刊

不可謂之無罪况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甯者累日此通鑿載之甚詳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瓚牘開評云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之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有可議者見陔餘叢考

沙陀亦唐末之賊

晉王之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父朱邪赤心為唐振武

蠡勺編卷十三

西 粵雅堂校刊

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克用破黃巢復京師拜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夏醴谷曰黃巢為流賊朱溫為不流之賊要其為賊則一也雖然沙陀獨非賊乎李國昌曰斷不以一子負國家其言似侃侃可聽迨除官未極即父子同反此時若非北討沙陀賊巢之既未至若是也後朝廷播遷使討賊自贖沙陀果有忠義之心便當星馳電赴而乃留連析代間為巢穴計其設心居何等耶唐在大中之時國勢猶盛特逆巢為難遂致潰裂當時若有汾陽西平一輩人未必全不可收拾無如諸鎮碌碌使沙陀獨專收復之勳又全不為善後計因之宦豎內訌藩屏外肆流離蕩析蔑有甯宇以訖于亡而胡氏范氏屢以忠義許之得毋為一二

美言所寶耶

劉知遠殺李從益

五代之主惟劉知遠得國為近正蓋當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視躬為篡逆者少異耳然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唐明宗弟三王淑妃曰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語甚悲切夫知遠曾為明宗臣子無嫌無逼而必殄其祀不仁甚矣故享國日促見五代史闕文

郭雀兒殺趙童子

五代史補曰高祖即周郭威歐薛二史俱稱太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視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眾曰樞密太尉威為樞密副使志

蠡勺編卷十三

十五 粵雅堂校刊

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犯皆殺之居人數千家賴以保全其致金帛于門為酬謝者積若邱陵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乃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譏趙氏當為天子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此與點檢作天子同一徵應也周世宗從書囊中得點檢命宋祖代之惟趙童子以無辜受戮為可惜已

王朴言至宋乃驗

藍玉霖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用

所長蓋亦偉矣策平邊瞭如指掌倥傯戰伐之間定律歷興禮樂幾幾乎太平休風非復五季之天下也乃年五十四卒而世宗亦中道而崩其後宋興定欽天歷作大晟樂皆用之不能易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五季之臣無足取者周之有朴可不謂景星鳳皇哉按朴本傳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而明王文恪鑿震澤紀聞又名震澤語謂王朴忤旨大祖命斬于市臨死作詩行刑者復命上問朴死何言以詩對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坐死者周世宗六年為戊午越恭帝己未至庚申乃宋太祖建隆元年何文恪之失實若此

吳越世家

五代史記吳越世家謂自鏐世即重斂其民以事侈僭下至魚雞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子元確嗣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之殆盡至俶世益多珍玩奇異以獻宋祖謂此吾帑中物者是也而司馬溫公撰通鑑多本薛史不主是說且謂宏佐年十四嗣位溫恭禮士嘗問倉吏蓄積幾何吏以可支十年對佐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彼此懸異可疑也按鏐夙好在玉帶名馬改所居城為衣錦軍嘗賜錢八千萬貫于新昌石城寺鑿佛像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至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時人指此為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則其他之

侈靡而不恤其民者可知乃胡致堂讀史管見言永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後作史遂誣其祖以重斂是以歐公為魏收一輩人矣尚足辨哉又朱子嘗言致堂是書讀嶺表所作時無一册文字隨行多出憶記云

綱目書劉仁贍

讀史提要錄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守壽州拒周世宗力盡援絕固守不降斬其愛子以明大義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三軍感泣並欲效死此與張許何以異其後病篤監軍詐為書以降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降世宗命昇至帳前嗟歎久之褒其軍曰忠正復授仁贍天平節度使是日仁贍卒嗚呼周世宗之表忠可謂至矣若仁贍者周雖授官仁贍實未嘗受也身雖以疾死實以抗節而死也綱目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得其實矣按歐公五代史既特列之死節傳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績傳亦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若此乎

後蜀石經

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云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按范成大石經始末記謂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本紀作

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周德正書本紀正周禮孫朋古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為蜀人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而所書周易者亦多出一楊鈞也又母昭裔傳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立賢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世楊升庵曰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孟詵乃表章諸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今之戒石銘亦詵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

蠡勺編卷十三

六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四目錄

宋史新編

吳越納土

不取燕雲之憾

孝章皇后之殯

崇政殿說書

宮觀使

韓范用兵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神宗哲宗實錄

道學傳

青苗錢

流民圖

元祐棄邊

元祐黨籍

崇甯鑄鼎

張柔直諫

北狩行錄

僭立楚齊冊人

昭慈太后手詔

劉豫事迹

蠡勺編卷十四目錄

徽宗之喪

金葬欽宗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四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宋史新編

元世祖中統至元之間即詔修遼宋金三史至仁宗延祐文宗天曆又屢詔修之固已再三采綴而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為世紀遼金為載記或以遼立國先於宋欲以遼金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史各持論不決至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等修遼宋金各為一史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書成雖紀傳表志屢次編排粗有成緒然以如許卷帙遼史一百一十六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凡七百四十七卷不及三年告竣則其中之牽率潦草可知

蠡勺編卷十四

粵雅堂校刊

知而又集挽強負重之人俾以司南董之任其漫無體要理固然也故其時周以立即欲改修而未能其孫敘嘗思續成先志於明正統間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就而卒嘉靖中廷議更修以嚴嵩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他如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成就緒矣而又畧焉弗詳惟柯維騏合三史為一編以宋為正統而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於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年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其義例可謂綦嚴也已同時王維儉損仲亦嘗刪宋史蕪穢為宋史記一書聞已沈於泮水幸吳興潘昭度得副本朱竹垞檢討曾鈔存焉未審較

柯氏新編何如也

吳越納土

葉石林曰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謂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舟輿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此恩我何可負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不取燕雲之憾

高沙夏氏曰燕雲十六州淪陷朔漠以時勢論之所當取也當太宗時宿將猶在兵力未衰不因此時并力北方為子孫永久之計乃下封禪之詔詳定儀注雖事卒不行而志已荒矣夫以北漢之孤南唐吳越之弱蜀與南漢之荒淫皆不足為勁敵所當費經營者惟燕雲耳乃高粱一敗輒已倦而思返岐溝再敗便君臣噤口不復敢言契丹事燕巢於幕雀處於堂上恬下熙了不為怪所云無遠慮必有近憂者其是之謂夫

蠡勺編卷十四

粵雅堂校刊

孝章皇后之殯

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革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

舊禮帝不悅坐謫責知滁州豐城能氏尙文讀史日記曰太祖挈天下以與弟而使其妻無養病殞殮之所太宗之負其兄亦甚矣使當時公卿盡皆禹偁或者不至如此寇萊公生平遇事敢言而於此亦不聞出一語何耶

崇政殿說書

吳氏曾曰王荆公作賈魏公神道碑謂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以公爲之然傅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據傅簡公所言則是職之設不始於仁宗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置耶

蠡勺編卷十四

三

粵雅堂校刊

宮觀使

朱供奉竹垞曰宋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相臣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至元豐乃再定官制按葉少蘊石林燕語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變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

事留京師以資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甯初神宗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嶽廟等職熙甯間始置在外宮觀本荆以觀使居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句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高宗南渡特改洞霄宮爲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者自建炎迄咸淳得百一十餘人始楊時中立終馬廷鸞翔仲竹垞謂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至自殺有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也

蠡勺編卷十四

四

粵雅堂校刊

韓范用兵

鶴林玉露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親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

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遂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宋曾文瑩湘山野錄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質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說謂

蠡勺編卷十四

五

專雅堂校刊

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懿后赦文孫承旨林當筆協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欄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神宗哲宗實錄

神宗實錄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溫公日記一卷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宜論之語與夫聞見雜事皆記

之紹聖中章惇請重修蔡卞亦言神宗實錄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卽詔蔡卞林希等重修舊文以墨書新修以朱書刪改以黃書其增改刪易處又有籤貼由是初修之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罪貶官蓋卞爲王安石石壻專以安石日錄爲主介甫熙寧日錄四十卷說而復者謂宋朝既亂萌於此書而復機以宿憤陳瓘所謂尊私史而歷宗廟者此也司諫延平陳瓘撰四

明尊堯集一卷專辨王安石日錄之誣僭坐此羈管台州徽宗時又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提舉者蔡京編修者蔡卞每一卷成納之禁中蓋將盡泯舊錄之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在禁中見其書爲元祐諸家子孫道之師成自謂蘇氏遺體願招延元祐諸臣子孫如范溫秦湛之輩諸人曰此不可不錄

蠡勺編卷十四

六

專雅堂校刊

也師成如其言靖康之難有得其書攜之渡江者初欽宗時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紹興四年隆祐太后爲帝言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誣罔建炎之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其何以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帝悚然卽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錄事多失實宜命趙鼎監修范祖禹之子冲以宗正少卿兼史職刊定冲乃爲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乃備朱墨黃三書以明示去取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名辨謗錄并以昭慈遺旨卽隆祐太后高宗聖語繫之哲錄之末

道學傳

古無道學之稱言道學者乃宋時宵小攻擊程朱所指之

名目也淳熙中朱子為林栗所劾博士葉適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買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紹熙初廷試王介對策亦言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道學之名以一網去之而宋史乃創立道學傳自謂推崇宋儒以高出於漢唐儒林之上而未知實以當時之所薄者名之也豈亦如後漢之傳黨錮意乎不然儒以道得民幾見有儒而不本於道者哉

青苗錢

通鑑集覽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即征之也趙耘崧謂其名實始於唐通鑑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稅青苗

蠡勺編卷十四

七 粵雅堂校刊

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闕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土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為常例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浩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之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驍騎故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然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尚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

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為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而既天下也

流民圖

夏醴谷曰鄭俠監安上門繪流民圖直刺安石時值大旱使奏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頭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夜不能寢遂詔權罷新法翌日果大雨遠近沾洽天人之故亦可徵矣夫抱關擊柝中有此直陳民隱轉移上心若蹇諤之節宜大加褒擢乃竟為呂惠卿輩所構獲罪遠謫帝之盡於羣邪顛倒銅蔽政如膏肓之疾不可瘳也

蠡勺編卷十四

八 粵雅堂校刊

元祐棄邊

宋自熙寧以後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元豐六年夏人乞還不許哲宗元祐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議以西邊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還之以游師雄練於邊事召而問焉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神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既不行功復不賞殆

以專反熙豐失於偏滯終成... 撰元祐分疆錄三卷記當時... 人治平二年進士官直龍圖閣學士

元祐黨籍

朱檢討跋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曰徽宗所書立石端禮... 門其初九十八人爾宋史徽宗紀作既而蔡京復大書頒... 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甯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 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 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 管荒微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

蠡勺編卷十四

九 粵雅堂校刊

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其後紹興間張綱看詳謂王珪一... 名不合在籍內珪執政十六年無所建白時號三旨宰自... 九十七人外宰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 九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耆甫孫諤六人... 在三百內共一百有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 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有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 傳譜述一百卷其有傳者三百有五人不可詳者四人然... 則小人之厄君子適足以榮之而已按龔頤正書久佚明... 海忠介公瑞嘗作黨人碑考一卷其搜羅甚富云又張湜... 雲谷雜記載李仲甯工刻字崇甯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 姓名太守呼仲甯刻之仲甯曰小人家舊貧因開蘇內翰

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以姦人名之誠不忍下手郡守... 義之曰賢士故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事與安... 民相類而世鮮知者

崇甯鑄鼎

丹鉛錄言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 之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 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 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既也其後門生... 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 於鼎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 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

蠡勺編卷十四

十 粵雅堂校刊

消伏卒致戎馬南鶩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 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 長遂怒而碎之

張柔直諫

張翥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蔡京當國延為子弟師忽謂... 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 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 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告京京曰... 此非汝所知也即見翥斂容問計翥曰宜亟引老成耆德... 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 一義耳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

北狩行錄

明錢柳之士升曰南燼錄所紀徽欽二宗受辱事至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云開運事小吏王淑模幽懿錄厚誣以逞宿怨歐陽採入正史遂以妄為真當時小臣怨徽欽者亦撰是書記之阿替計所述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惟蔡條北狩行錄可證其誣今記其畧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貨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寺體有袒裼者太上命姜諤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幹離不作會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無語但首肯之自燕京遷居霽郡

龜句編卷十四

國朝雅堂校刊

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冒頓石勒德光之強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戊申八月入見又徙韓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貨書者至太上嚮得春秋一部謂條曰恨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鉤纂而編節之改歲書成乾龍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嘗與賦詩屬對一日太上得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卿王楷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又曰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晉郡王孝壽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為之感動宗子時有挾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鄉幸得聚集乃欲尋禍耶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壽

及嫡孫有奕等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慎為先各宜杜門省事宰夫有造飯尅減及蒸羊不熟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太子幹烏歡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回云二人自汴京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諸板夫人致書惠藥物亦求內侍答以祇有二人難以輟送藥物亦不敢留嘗讀李泌傳令張瑋錄一通以賜章夫人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樛駙馬劉文彥首告謀反太上驚悼遣蔡條渡河詢虛實字董按打曷已陳兵河濱矣聞有不測之議條以貫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萃王植同條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棟宗邦先往三懇乃許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

龜句編卷十四

國朝雅堂校刊

使即送太上處置太上曰子雖悖逆天倫豈忍二使乃自宣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自悔過條以神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座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老夫幸矣宗室仲暑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上京至有關食死道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蔡條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異事不為不多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為予記之自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秉昇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為別集條并錄之按錢公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授修撰崇正六年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國變後七年卒又攸條條皆蔡京子條未考曹太尉勛亦著有北狩行錄未審視

條作何若爾

僭立楚齊册文

宋相州岳氏珂程史曰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予嘗得其二册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刻錄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金太祖稱太宗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金阿骨打後改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於治粵惟有宋寶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輅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有造於宋也不圖變晉淪盟以

蠡勺編卷十四

主

粵雅堂校刊

怨報德開端招既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後戶禮切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册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

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

為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適者有遠運屬頓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旂妖氛既殄區宇大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

蠡勺編卷十四

古

粵雅堂校刊

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費弓力積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蠹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界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顛倒冠

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昭慈太后手詔

世知宋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不知昭慈孟太后亦難能而罕觀也靖康初瑤華宮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宅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獲免張邦昌僭立既避位尊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忠厚等迎康王於濟降手書播告天下有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又曰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覺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

彙編卷十四

五

彙編卷十四

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云云康王即位南京后於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請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曰強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爲國力拒之帝恐生變下詔禪位皇子太后聽政韓世忠妻梁氏令諭止之俄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手扎趨帝還宮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年五十九崩諡昭慈聖獻皇太后

劉豫事迹

劉豫一無足重輕之叛臣非有莽操之智術也非有安史之梟悍也譬傀儡然其機發動靜惟金人之所爲爾而其

生世所由來亦若有定於冥漠之中而非偶然者牛錫也檢討跋劉豫事迹稱一卷不知誰氏所輯按書錄解題有傳一卷右從事謂王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楊堯弼等撰謂王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又言豫祖塋在阜城南十二里元初尙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

徽宗之喪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薛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

彙編卷十四

六

彙編卷十四

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撤馱閣侍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寅上疏畧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乃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甯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

事雖眾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觀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昔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孟子謂親喪固所自盡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

蠡勺編卷十四

七

粵雅堂校刊

秀傅元之言會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尙可自勉耳吳王夫差不忘越讎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敵有人焉豈不知畏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

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甯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申變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輿自朕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胡公之疏剴切詳明有詔褒論而張浚譏之宜尹氏起莘謂浚平日罷和議主恢復之說自相矛盾

蠡勺編卷十四

六

粵雅堂校刊

金葬欽宗

陔餘叢考云周密癸辛雜識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髯發宋會稽諸陵事元世祖時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真加方恪勢殺當毀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真璉遂悉掘諸陵以下十餘陵攫取金玉珍寶無遺已乃盡哀諸帝后骸骨建白塔於杭之故宮名曰鎮南以示壓勝又截理宗顯骨爲飲器真璉飲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章太后歸於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於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

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

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

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

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北宋山陵皆在鞏洛及欽宗梓宮為

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為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

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至金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眾遷諸陵梓宮歸宋上命

雄止之 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

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為汝國葬之則宋并

不以欽宗之柩為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

于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于金而未嘗

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

不可信也又孫氏暘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

如山高麗人皆知為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

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于此以空柩歸中國耳觀此事

之異同則諸說之傳聞不無失實者矣

蠡勺編卷十四

九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五目錄

南宋書

和議

南北宋任相之驗

陳邁非忠義

文山無歸故鄉語

南都事畧

遼史

遼即契丹

遼宗人多喜文學

海陵都燕

金史世宗本紀

金史食貨志

金人南遷錄

金元國號

元史

錢官詹論元史

元史五行志

明宗文宗甯宗本紀

羊皮聖旨

蒙古官名

庚申外史

順帝本瀛國公子

蠡勺編卷十五目錄

一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五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南宋書

明禮部尙書兼京閣大學士錢士升患宋史冗長因集南渡後事蹟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興紀事本末諸書而淹貫之成南宋書六十八卷嘉慶丁巳南沙席世臣氏序而梓之謂其於宋史中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如據蔡條北狩行錄以關南燼竊憤錄之謬是其卓識也

和議

趙陞北曰宋史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

蠡勺編卷十五

粵雅堂校刊

已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事見謝枋得上畱丞相書謂洪忠宣皓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誦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為己功耳論者徒以事讐辱國為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

復宜便進兵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進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為非也夫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宋遭金害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恥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強敵畏

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為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燕雲十六州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粱河岐溝關兩敗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

蠡勺編卷十五

粵雅堂校刊

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燕雲十六州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粱河岐溝關兩敗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

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
戰利害之較然者也是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
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皆當勃興之運天
意所屬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存之善策
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譏真所謂知義理而不
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南北宋任相之驗

讀史提要錄曰治亂之機決於任相為君子為小人及任
之專且久皆有數存焉如宋之治也趙普為相前後十六
年呂蒙正前後十年王旦十二年呂夷簡十五年故自建
隆至慶厯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為治迨哲宗

蠡勺編卷十五

粵雅堂校刊

朝章惇為相七年徽宗朝蔡京為相十四年高宗朝秦檜
為相二十年甯宗朝史彌遠為相二十六年理宗朝賈似
道為相十六年故自崇甯以迄南渡雖未必無君子參於
其間而不免於亡蓋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乃理勢之
固然者是以卜相必嚴於登進之始而任之專居之久實
與運會相乘除即治亂之機繫之矣

陳遘非忠義

顧亭林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
節而經制錢一事為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
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為
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

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
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
其數別厯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
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
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浸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
於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
謂制民斂怨既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
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
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
十七人為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制民之罪也孔子述
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警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

蠡勺編卷十五

粵雅堂校刊

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為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
遺厥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
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為諒而已焉得
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為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
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文山無黃冠歸故鄉語

鄭所南文丞相敘忽必烈欲釋之俾公為僧尊之曰國師
或為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
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
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是安有黃冠歸
故鄉語作宋史者不識文山心殆遷就其詞為之爾

南都事畧

錢竹汀嘗言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甯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詳即褒貶亦失其實邵學士晉涵聞而善之蓋學士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謂南宋諸傳其稿創於袁梅桷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梅著者有清客集乃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畧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

遼史

趙耘菘曰遼史最為簡畧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

蠡勺編卷十五

五

粵雅堂校刊

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哀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即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

遼即契丹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為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散遣伶人解縱鷹犬開剋之主英風烈氣矯矯出人五代諸君無能及者至耶律德光當石晉時始改號曰遼追宋太平興國七年降緒初立復國號曰大契丹閱八十餘年洪基復改稱遼自後皆以遼書之然幅幘最狹自遼左以內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

遼宗人多喜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名倍見義宗傳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為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

蠡勺編卷十五

六

粵雅堂校刊

入宋祕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即載書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平王隆先倍子見義宗傳亦博學能詩有閭苑集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冑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為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冑工詩重熙中興宗宗真年號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駑舊名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甯中道宗洪基年號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甯集上亦命

夏詩為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與孟簡同見文傳工文章與宗命為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幹律舊稱耶律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名隆緒號統和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饑者駭其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海陵都燕

金自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詔造燕京宮室而未果至海陵王亮乃遷都於燕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丞相張浩張通古等

蠡勺編卷十五

七

粵雅堂校刊

調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為然是時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采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蓋海陵弑戮宗室靡遺兄弟親戚莫不殺其夫而奪其婦其罪殆浮於桀紂者吉凶之言偶合天理耳

金史世宗本紀

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會甯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

久之計甚微一至會甯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平湖陸稼書曰世宗之言可謂不忘本矣有周公幽風七月之遺意焉然周公不忘幽俗至於制禮作樂則監視夏殷不純用陶穴陶復之舊蓋文質得中然後為久安長治之道世宗所謂漢風乃漢人後進之禮樂耳以為不足學固矣何不反而求之先王文質得中之道乃沾沾於會甯舊習哉至於明昌承安之際文物粲然如一拜儀也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可謂損益得宜矣特不能擴而充之且婢寵擅朝而金源氏從此衰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揚雄所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若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蠡勺編卷十五

八

粵雅堂校刊

金史食貨志

金制夏稅起六月止八月秋稅起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論羣臣曰十月民獲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又以陝西諸處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為初陸稼書曰金取民之制亦煩苛矣然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則猶無之自明季以來急征法行今有夏稅起正月者求如金制不可得焉民奈何其不病哉

金人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一卷稱著作耶張師顏撰陳氏振孫謂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為也

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
王文簡曰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永中孰
董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昭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初封
徐王章宗即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即位改封夔
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杖貞祐中薨自世宗迄
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
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
王允迪初名允恭為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
園是年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為鄭王亦非三年始立太
子封諸王也允迪即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
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答愿

蠡勺編卷十五

九

學雅堂校刊

入謝命取幘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
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
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
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
殷如雷中都百姓皆為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為皇太
孫是為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涼觀
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宗明昌二年崩諡孝
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
稱章宗母趙為降授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
謾不根耶世宗賢君也而詆以新臺之行尤為謬妄小說
之無稽如此貽誤後世不淺又曰章宗以太和六年崩完

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為衛紹王錄載牛刀兒弒章宗
兀映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弒逆張克己等
乃立濰王允文諡磁王為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九主
遇弒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構
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尙多聊舉其大者
又曰章宗時宋韓侂胄敗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叛
尋即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愛王請兵
北國云云皆妄也

金元國號

三代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金太祖阿骨打謂遼以
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
金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金然亦因其國產金且
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爾故亦稱金源氏元太祖鐵木真亦本無國
號但稱蒙古如遼之初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
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
此始

元史

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
朝寶錄元起朔漢史官不備失於記述其敘字端又見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世祖以來始有寶錄以
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得汪克
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篋傅恕王
錡傅著謝徽高啟曾魯趙壖凡十六人明年二月丙寅開

局天界寺秋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
 六十三惟順帝三十六年事蹟無實錄可徵復詔儀曹遣
 呂復歐陽佑等十二人周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
 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幟等分行燕南北凡詔令章疏及
 野史碑碣有涉蒙古書者時東平王士默曹州商企翁同
 撰元祕書監志用國書載詔旨
 公移凡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
 十一月二月乙丑仍命濂禕二臣為總裁續成元史纂修十五人
 朱佑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汝張
 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趙堦仍與焉七月丁亥書成紀十
 志五表二傳三十六今刊行本為紀四十七志五十三表
 六傳九十七統前後計之卷數不皆
 符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時諸臣懼帝威嚴不

蠡勺編卷十五

傳聖堂校刊

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覆勘故有先後失之倒置者如列
 傳第
 三十卷已載元末泰不華余闕等死事諸臣而開國之類
 耶律楚材乃見三十三卷張宏範乃見四十二卷之類
 彼此自相岐互者如峻都傳言其力戰死於交趾而有一
 人誤作兩傳如九卷之雪不台即八卷之速不台三十九
 類一事分屬兩人者如憲宗紀言征大里者憲宗之類餘以
 迫促脫漏匆遽舛錯者尤指不勝屈宜其時朱佑即撰拾
 遺解縉又作正誤也夫以龍門扶風廬陵涑水積十數年
 或二十年而後敢成之書而以前後統計不出十三月成
 之又何怪其疎畧失當草率貽譏也哉噫是不能無待於
 後之審訂而更定者已

錢宮詹論元史

錢辛楣曰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甯人謂食貨選
 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
 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
 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
 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為立傳皆乖謬之甚者浦江
 義烏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
 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即謬即假以時日
 猶不免穢史之譏况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
 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温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
 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
 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

蠡勺編卷十五

傳聖堂校刊

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
 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
 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
 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
 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及其他
 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為皇太
 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
 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為深州長官在太祖朝
 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者

元史五行志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

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界之其為五性著為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為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陸清獻曰此引伏生伏傳之言可見六沴有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蓋古來無不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蔑以加矣

蠡勺編卷十五

三 粵雅堂校刊

明宗文宗甯宗本紀

泰定帝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即位仿武宗仁宗故事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為皇太子皇太子迎明宗於翁果察圖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或以為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弑逆也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直至雅克特穆爾甯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於廣西即順帝舊名安歡帖穆爾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是明宗被害之迹至此始一見餘外紀

傳絕無錯見其事者吳興鄭芷畦謂明宗不俟至京朝見百官急於得位非義也史書其名曰和世球即位於和甯之北文宗布告中外以攝位迎兄漠北比人見明宗暴崩讓兄矯情也史斥其名曰圖帖木爾復襲位於上都然臨終固讓不傳已子而傳甯宗甯宗夭折又傳順帝攘其位者仍歸其子則又何為者仁和沈梅村曰因明宗暴殂遂疑文宗有弑逆之事天乎冤哉且文宗果弑其兄何以後日遺命必傳位於明宗之子及甯宗又崩而文宗之后仍不立其子復迎甯宗之兄順帝而立之是文宗心迹光明昭如日月順帝以疑似之言撤其主徙其后且逐其子元六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於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於途以怨報德乃至此乎

蠡勺編卷十五

四 粵雅堂校刊

羊皮聖旨

元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甯沙中撲邀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見丹鉛總錄黃俞邵千頃堂藏書有羊書一種純正統北符事甚詳塞外無紙書之於革故名羊書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如太祖開創之初即置扎魯忽赤亦曰扎魯火赤又作扎魯花赤位最

尊在百司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其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達魯花赤多色目人為之而漢人亦有官此者名貴族者曰賽典赤又曰扎刺兒台名知書通文義者曰必閣赤名善射之尤者曰默爾傑其宿衛掌服御事者曰速古兒赤或曰溫都赤佩囊鞵侍左右者曰火兒赤或作火而赤名中書省椽曰玉典赤亦曰怯里馬赤名進酒者曰寶兒赤亦曰博兒赤或作博而赤至於軍名則有探馬赤哈刺赤合必赤舍兒別赤昔寶赤又世祖本紀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

庚申外史

蠡勺編卷十五

五

專雅堂校刊

明初權氏衡元人至正未隱居太行黃華山以制氏所輯自元統以來佚事畧具別撰庚申外史二卷又名大汪堯峯曰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脚所謂根脚者率皆生長富貴鸞翹擁彘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逸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萬民之眾悉舉而付諸鸞翹擁彘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問以兵刑不知財賦不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不知設所娛者聲色耳所婪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舍者名位耳而為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譴男女裸受辛之惡茲加於此自是威福賞罰之枋旁落創置上可豔妻煽處主器弄權於內次則建牙把鉞之臣飛

揚跋扈蹠方走戟之寇泡哮陸梁於外天怒人怨幾何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譔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稅命宣撫十道以救郵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既久驕惰又生安而忘危治而忘亂一旦眾潰身竄為後世笑人謂元亡於盜賊抑知元自亡也彼揭竿為難者豈遂能撼元之社稷而夷其宗廟哉

順帝本瀛國公子

蠡勺編卷十五

六

專雅堂校刊

順帝本瀛國公子
恭帝伯顏入臨安執之北行後學佛於土番娶適來的元王國洲謂二年租於沙漠誤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即和世球武宗長子初鎮雲南泰定帝祖文帝乃遣使迎帝正統於與瀛國善索適來的為妻遂生順帝此符臺外遺民錄謂世祖妻以公主世祖見金龍之兆欲除之公主以告乃乞從釋氏號合尊大師大事記謂為僧後從甘州有趙王若憐之贈以同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見程生男明宗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求為子并載其母歸見程克勤遺民錄及權衡庚申帝大事記余應合尊太師詩宋遺民錄說有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結有至今兒孫主沙浪吁嗟宋德何其隆之句袁忠徹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即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常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撤去文宗廟主詔

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
 虞集傳亦見此事庚申外史順帝因尚書高保哥言文宗
 呈上文宗御筆時作詔事大怒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
 脫脫救之得免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
 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甯立明宗次子名懿璘質班是為
 甯宗時年七歲立
 而甯而不立順帝迨甯宗夭而順帝始立則符臺外集宋
 遺民錄大事記諸書之說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
 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亦何妨畧見其由瀛國公歸
 於明宗之原委所謂疑以傳疑也又至元十三年瀛國公
 降時六歲二十五年學佛土番時十八時延祐七年順帝
 生時瀛國年五十歲按朱太史錫鬯跋高麗史曰庚申君
 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為
 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
 諡曰惠宗即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
 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
 非告紀年天元辛禍遣永甯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
 而殂北元諡為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
 其史畧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觀此則余應
 詩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洵非漫語矣

蠡勺編卷十五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六目錄

- | | |
|---------|----------|
| 明史 | 革中書省廢丞相 |
| 明代服制非古 | 明代刑制非古 |
| 明代宗室之祿 | 明代土司之制 |
| 明代農商之別 |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
| 明初功臣 | 常忠武功高命舛 |
| 鄉兵僧兵 | 狼兵苗兵 |
| 通天詭寄 | 燕兵借名齊黃 |
| 篡宇定燕王之罪 | 遜國 |
| 革除 | 仁宗不出建庶人 |
| 內書堂 | 三楊不去王振 |
| 復辟 | 東陽不當被嘗議 |
| 王文成將畧 | 潘孔修勸行通喪 |

蠡勺編卷十六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六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明史

趙甌北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也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時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總裁官而諸纂修皆績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又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

蠡勺編卷十六

粵雅堂校刊

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紀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也即如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即附本傳此仿史漢之例以敘功臣世次也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以其家世為將此又一例也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為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

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否則如楊肇基子御蕃各有職功以御蕃功在登萊則甯附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稱變通者徐壽輝僭號未久為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不另列在羣雄傳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為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會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以其藉此邀寵則入佞倖傳而不入方技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其或數千人共一事則舉一人立傳餘附小傳於此傳之後即同事

蠡勺編卷十六

粵雅堂校刊

者另有專傳則此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中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云與奇瑜同賊烏林關等處之類甚至熊廷弼王化貞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并入廷弼傳袁崇煥毛文龍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并入崇煥傳此又編纂之得當者也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

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再附武臣則太冗乃以武臣附劉肇基傳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立傳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人一一見其名氏于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類敘於何孟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五十人於何孟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五十人類敘於何孟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五十人春等傳若人各一傳則不勝概刪之則泯滅惟一載其姓名使皆見於正史此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延祥六人而所附小傳捷與維垣獨缺則以二人本闕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為之附傳此又附傳中自有區別益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革中書省廢丞相

讀史提要錄曰唐虞有百揆之官商有阿衡之號而周禮所載六卿而已三代以前其官制不同若此明太祖革中書省廢丞相官何必非古然一二傳後六曹之勢漸移於內閣內閣之勢復奪於中涓三楊死而王振興劉謝去而劉瑾橫使內閣任宰相之事而不使內閣有宰相之權故宵人間作內閣輒束手無可如何部寺而下安得不從

蠡勺編卷十六

三

粵雅堂校刊

風而靡哉萬厯初江陵柄國毅然以宰相自任內閣之勢稍振迨其既歿媒孽蜂起綸扉之地眾射叢焉居其中者惕湯焉惟以避人言為務而璫珖又作天下事遂不可為矣

明代服制非古

洪武七年十一月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按姜寶祕史洪武七年秋九月孫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

蠡勺編卷十六

四

粵雅堂校刊

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於適母不得申其私故權為此例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雖不肖忝居適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問若珠曰成穆貴妃薨上命吳王權為之子則似無所上出者又曰南太常寺志懿文太子為淑妃李氏所生必欲太子服之太子不奉詔上大怒顧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震懼皆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為之心動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之事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

父子矣徐健庵曰儀禮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歷代皆守之不變豈有太子而服庶母者乎輕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期服期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杖期宜太子之不肯服也且非獨太子也即降而士庶人服之以期已為重矣何至加之杖然則太祖之制此禮誠不可為萬世則矣

明代刑制非古

刑法有刑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此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極舉朝野之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太祖時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詹同亦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帝深然之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是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又何怪後之流而愈甚者乎

明代宗室之祿

甯都魏叔子曰明制諸王子嫡長襲爵而親王支子為郡王郡王支子為鎮國將軍鎮國子為輔國輔國子為奉國皆將軍奉國將軍之子為鎮國中尉鎮國子為輔國輔國子為奉國中尉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拜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拜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朝廷使之財費皆厚贍在太祖之為是制以為遠至數十世皆吾子

孫屬毛離異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光王守謙一人後雖皇子寢多除趙王已少子南之殤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宗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崇正時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陵蔑宗室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既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之業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太祖愛其子孫為甚厚之制豈知其弊之至於此哉

明代土司之制

朱竹垞曰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玃曰狝曰獠曰獯曰獯各有大姓為之酋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司後以其半隸武選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帝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聞不靖旋即削平濊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朱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味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

蠡勺編卷十六

五

蠡勺編卷十六

六

明代農商之別

洪武十四年令農人得衣紬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紬紗正德元年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洪武初罷科目用選舉與漢法為近十七年復行科目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詔令尤為諄切如聞權謹孝行即徵為文華殿大學士乃風厲之大者迨後專重時藝士習於以日靡矣故自制科計之狀元凡八十九人然可指目者如黃觀死建文之難曹鼎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慎舒芬以爭大禮

蠡勺編卷十六

粵雅堂校刊

謫戍羅倫沈懋孝以劾座主罷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劉理順死甲申之難皆其表表者若彼降燕之胡靖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賄不遂拷掠以死之魏藻德皆頑鈍亡恥談之汗顏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有旨哉

明初功臣

高沙夏氏曰太祖削平之功當遇春十居八九其不永年幸也宋穎二公馮勝傅友德功名如許卒以杯蛇弓影之疑先後不長於死况涼國公藍玉固開平妻之兄弟乎六王中徐武甯奇勳大猷古今無兩而又能學道謙讓其與國長世也固宜開平跳盪蹕厲亦一時之雄才而僅而得免曹國

李文衛國平平互信國湯和論功猶不得齒於絳灌顧以能齟齬李太師之故獨蒙寵渥則尤其可怪者

常忠武功高命舛

常開平王遇春與唐尉遲鄂公敬德生同年月日功同佐命封同鄂國然尉遲鄂公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築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賓客凡十六年以壽終而開平自敗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甯進攻大興州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贈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與尉遲鄂公貴匹助齊而食報或爽何哉

蠡勺編卷十六

粵雅堂叢書

鄉兵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以獸皮為矢房如瓠長於走山習短兵而嵩及盧氏永甯靈寶並多礦兵又曰角腦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以習長竿名徐州有箭手其人善騎射真定之井陘曰螞螂手善運石遠者可百步浙之義烏溫處善狼筈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柄在頂長一尺臨敵遮蔽全身間以叉槩威繼光製鴛鴦陣刀槍不能入真行伍蔽籬也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居前為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笮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次一火兵居後專事樵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名粵東雜蠻蛋喜擊刺習長牌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半至閩之漳泉習鏢牌與浙之鹽徒鼃丁又利水戰者若夫僧兵向推少林寺次則伏牛伏牛學於少林以禦礦盜者又次為五臺五臺之傳

本楊氏世所謂楊家槍者是也

狼兵苗兵

居西南邊服者蜀曰川兵黔蒙氏粵西岑氏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俱曰狼兵狼兵最悍然不易得真狼也其部署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如一人歿左右不夾擊者駢斬一伍赴敵一隊不夾擊者亦如之此外則楚九溪曰苗兵即永順保靖兵也永為上有鉤鎌矛弩諸技其法每司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為第四重餘皆後助謹呼為聲若前者却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成化中三廣公陶魯立賞罰法以勵之土官以次遷職宏治末

平思明正德中平蜀盜永保兵力為多嘉靖中倭亂南京

兵部尚書張經王江涇之捷永保兵尤力也

通天詭寄

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帝因命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丈尺四至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

燕兵借名齊黃

削藩之舉操之太蹙而遣將命師復多乖舛以此責備齊黃固不能辭其咎若論燕王之稱兵則不闕乎此也夫以

燕之強王之雄武當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武備不臣之心路人知之矣舉兵南下不過借清君側之名為口實耳假如建文當燕兵薄城時竟以親王禮奉迎設周公負展以待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曲盡臣節而奉孺子王乎吾知其必不能也

燕王智力材武足以鉗制天下天下亦或惑於叔父從子之說謂其罪可未滅自方正學昌言斥之正其名曰篡而後燕王之罪定天下亦曉然於君臣之大義初非叔父從子之說可得而奪也燕王之必誅十族以此先生之必不敢愛十族亦以此蓋其所爭者大矣故夏醴谷謂建文帝出亡之說見諸野史大抵皆始於侍書史仲彬所紀意當時排闥進刃之後燕王反使其徒黨倡為游言俾都人士藉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而陰謝其弒逆之名好事者不察遂撰為此篇而託之於史仲彬其實墮老奸計中久矣按侍書史仲彬諸野史作徐王府賓輔史賓王漁洋跋史西村集西村名鑒字明古成化間高士彬曾孫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為明古

篡字定燕王之罪

燕王智力材武足以鉗制天下天下亦或惑於叔父從子之說謂其罪可未滅自方正學昌言斥之正其名曰篡而後燕王之罪定天下亦曉然於君臣之大義初非叔父從子之說可得而奪也燕王之必誅十族以此先生之必不敢愛十族亦以此蓋其所爭者大矣故夏醴谷謂建文帝出亡之說見諸野史大抵皆始於侍書史仲彬所紀意當時排闥進刃之後燕王反使其徒黨倡為游言俾都人士藉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而陰謝其弒逆之名好事者不察遂撰為此篇而託之於史仲彬其實墮老奸計中久矣按侍書史仲彬諸野史作徐王府賓輔史賓王漁洋跋史西村集西村名鑒字明古成化間高士彬曾孫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為明古

表墓止言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

遜國

吾學編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成祖至金川門大內火帝遜位壬申葬建文皇帝或曰帝發火宮中即削髮為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滇南入京師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客座贊語曰建文帝壬午遜位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載於紀傳然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髮髯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漸弛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且靖難兵至日爬梳搜捕無遺誰敢指后屍誰以為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蠡勺編卷十六

十一

粵雅堂校刊

革除

顧徵君炎武曰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不得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謂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年初未嘗有革除字樣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年二年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四年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

淺陋嫌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規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始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為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犁然也其他奏疏移文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為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亦不可以已乎五代漢高祖即

蠡勺編卷十六

十二

粵雅堂校刊

位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也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年十一年成祖之仍稱洪武與此開合朱竹垞曰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於史燕王取天下於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觀顧氏之說革除之目似皆臣下獻諛者之所為而朱氏則專責成祖蓋奏疏文移必經上所流覽而未聞有詔令臣下改正又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園陵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并兄嫜之徽號且革除之其心跡復何能揜耶顧氏不欲暴其先君之過而為是迴護之說耳至福王南渡時始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並褒卹靖

仁宗不出建庶人

夏醴谷曰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年已五十七矣噫此仁宗之過也當永樂取建文天下時錮其二歲子使不得婚娶絕嗣育之道仁宗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即位之後即宜出之繫所封之大國以奉懿文之祀乃忽焉若忘歷宣德正統景泰至天順時英宗敷歷於憂患之故而始出之此則仁宗不得辭其咎也且仁宗嘗赦建文時諸人族屬矣齊黃族屬猶蒙矜憐況建庶人者而置之不問乎或曰宣宗以下何獨無責焉曰斬草者必盡其株末世殘刻之風入人深矣宣宗以下非所敢望也仁宗葬舜之主也或曰仁宗在位日淺恐未暇及此爾曰此自是即位第一日事至第二日則已後矣況仁宗在位一年許豈得云不久耶

內書堂

三代以下宦官之既惟宋為差少則以韓魏公得以頭子句任守忠故也預填空頭救得明太祖禁內臣識字永樂中此令已不行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使西域至十八年而命內官主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矣十九年則繫尚書夏元吉吳中等於內官監獄矣成祖為高帝子其法宣德初立內書堂以劉紳為修撰授內書此時設有後舊制以沮之者縱未必即見聽納亦或少知敏戢而皆坐視不言則大臣之無遠識也自是王振劉瑾相繼並起東廠司禮稍膺上眷者輒陵轍九卿了無顧忌城狐社鼠憑依者固而大權一落不可復收原其始則皆內書堂階之厲耳

三楊不去王振

夏氏之蓉曰英宗即位纔九齡耳寵任王振擅作威福是時三楊秉政東楊榮西楊士奇南楊溥清君側之惡事無大於此者帝既幼冲仿韓魏公竄任守忠故事必無旁撓之患況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猝而戮之機與勢更無捷於此者乃跪為乞命養此大愆致有麓川之征誰秉國成繆戾至此世稱三楊相業為有明之冠不知其心薰祿位志怵既機直患得患失之鄙夫爾

復辟

寄傲軒讀書續筆曰見濟死羣臣請立東宮見濟景帝子也英宗子景泰不許蓋其時帝已不豫固欲以此位還英名見深

內書堂

宗矣英宗復辟皇嗣非見深而誰此其所以不許羣臣之微意也英宗不察其心乘人於疾病而奪之遷西內削尊號加惡諡雙槐歲鈔天順元年二月廢景泰仍為郡王歸西內邸王薨葬祭如親王諡曰戾按諡法不悔前過抑何寡情至此也按景泰五年給事中徐正請增高南城鎔鐵灌鎖帝怒其疏問骨肉謫成鐵嶺衛視唐肅宗父子問其心更可白諸行路乃弟非紿臂兄則操戈死者有知不知異日何以相見地下

東陽不當被訾議

武宗時劉瑾用事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健遷瀕行李東陽祖道欲獻健正色曰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夏醴谷曰此語雖正然非古大臣之用心也當榻前受

顧命時責任綦重豈一疏足以了顧命之局乎故章懋當去劉健謝遷不當去劉謝既去則東陽益不可去蓋其迹雖愧於知幾而其心實有所不得已也按東陽當理時不能無小枉屈故橫被訾議不知國家元氣猶有一綫未盡者未始非東陽之力第云保全善類比於陳太邱之弔張讓猶淺之乎知東陽也對山救我一語何其哀切動人若坐視不救豈復成康對山哉然對山一生只做得一件事其餘皆彈琵琶填曲子之日也

王文成將畧

高沙夏氏曰有明將畧韓襄毅而後斷推王文成宸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擁衆二十萬順流而下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當其破桶岡三泖時驅三五千市人以為兵用一二書生以為將而掃數十年積寇如拂塵然措畫安閒防禦周匝只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字中變化出奇所以為難乃宸濠就擒之後江彬等欲縱之鄱湖俟上親遇戰而後奏凱軍旅重事幾同兒戲文成之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殆亦有所不得已也夫

潘孔修勸行通喪

紹興府志理學傳潘府字孔修上虞人自為諸生讀濂洛書即慨然有志成化丁未成進士憲廟賓天敬皇踐祚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趨者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

蠡勺編卷十六

傳雅堂校刊

勸行通喪其畧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為父臣為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於下未足為聖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卽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為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後世仰為三綱五常之共主顧不偉哉剴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府不聽疏竟上喪經待罪詔輔臣看詳並泥成說禮部郎倪岳獨贊決之定儀制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引府獨衰經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府名重海內矣

蠡勺編卷十六

傳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

彙編卷十七目錄

大禮

廷杖

東林氣節

海忠介子孫

熊經畧被刑

打事件

袁督師殺毛文龍

黃太沖白冤

崇正遺錄

懿安皇后之誣

南都防亂揭

傳疑錄

牧遊生知兵

明季門戶之局

明季貪墨之風

通鑿不尚奇節

綱目書死節之別

綱目黜更始

尹氏發明多迴護

王止菴論讀史

史筆之謬

彙編卷十七目錄

每卷堂校刊

彙編卷十七

大禮

番禹 凌揚藻 譽釗撰

嶺南遺書

陽湖趙氏曰大禮之議天下後世眾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璠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漢圖之說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即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為孝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

彙編卷十七

每卷堂校刊

和等之自為窒礙無怪張璠等之伺間也璠之論曰漢成帝之於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為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漢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復以濮王為親此亦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為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世宗生在孝宗既崩之後二年此二說明白了當自為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輿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說之至當爾豈篤論乎自明史傳贊出而是非定矣毛西河曰執政大臣先說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

序夫所謂兄弟及者謂同母之嫡弟否則同父之庶弟
未有伯叔父之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
祇有傳子傳弟二法夏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如
周匡王無子傳弟定王之類殷商傳子則傳弟之窮然後
傳子如河宣甲無弟然後傳子祖乙之類是以禮運曰大
人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弟及皆以先君
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又無
親弟亦無傳及向使大臣畧知禮必當於憲宗十皇子中
擇其長之嫡長者以爲武宗禮長子不爲人後若後君則
非嫡長不可奈何誤解兄弟及而以庶族兄弟當之不
取庶族之孫而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
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兄弟皆不倫片顛倒莫此爲甚
卽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釀於此宰相須用讀夏禮答曰
書人非妄語也○西河有辨定大禮議甚明哲

與獻大禮楊蔣之混一在不許與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
子臣其母也一在立崇仁王子爲興獻嗣是真謂父子可
互易也何以平世宗之心而間執小人之口乎至其後加
皇稱宗配享上帝則悖禮之大者夫正德爲帝興獻復爲
帝是兩帝也既崇其廟號則主將何立入七廟數乎身未
爲帝而入廟稱帝古無此義也別立廟乎有帝之號而無
觀德之實是虛名也兩者無一可張璠等本以干進意涉
於諛當諸賢竄逐之餘希合迎寵成此謬舉非獨人倫之
罪人亦經術之誣賊也至楊慎等撼門大哭聲震闕廷雖
忠義有餘然近於激矣

嘉靖三年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爲皇考羣臣伏闕諫帝怒
成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杖死編修王
相等十有八人凡二百二十人自是衣冠喪氣聰尊等勢益張孝
宗遂改稱伯考王氏文治曰古云刑不上大夫又云士可

殺不可辱臣子有罪貶之黜之罪大則殺之未聞以鞭杖
笞擊從事者隋文帝聽律外決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吏唐
時杖人於朝堂亦偶一爲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
乃爲廷杖之法著爲國典流毒縉紳莫此爲甚蓋緣君相
深惡言官又不肯冒殺諫臣名往往借此以洩恨嘗閱魏
叔子文集載廷杖事甚核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眾官
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
衣襖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
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
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許醫治數
月乃愈嗟乎以此笞奴隸猶酷况士大夫初無大過而但
以洩其私恨者乎又不削其官而以此殘辱之此固石
勒高歡之所不肯爲也吳氏曰明時譴怒忠良惟成祖世
宗爲甚按成祖於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世宗之忠
臣則皆吾臣而思蓋於我也乃諫而罪者十常八九諫而
從者百無一二惟予言而莫之違獨何心哉

東林氣節
高沙夏氏曰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以江陵奪情事受杖
驟得重名及其再起氣節之士仰之如泰山喬嶽此東林
先聲也涇陽講學東林所著會約語語皆踏實地自王汝
中而後徧地狂瀾忽然得一砥柱豈非吾道之幸使當時
絕口不臧否人物但以倡明正學爲事庶幾乎鷺湖鹿洞

之亞矣乃一轉入聲氣遂使諸奸得指之以為名豈非恨事又曰東林前輩意氣激烈然其為國實出一片血誠楊左之獄山飛海立鬼泣神號二祖列宗之靈其將鑒之東

林理學以顧端文憲成為首而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諸公繼之氣節在嘉宗時以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為首而趙忠毅南星高忠憲攀龍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諸公繼之在思宗時以盧忠烈象昇范文貞景文為首而倪

文正元璫金忠節鉉馬文忠世奇劉文正理順諸公繼之其有所守不堅喪節末路者不當屬東林之列復社何為羣聚一班浮浪子弟談文論詩徵歌選伎及阮賊再起狼

奔鼠匿乞生無地反以國亡為大幸嗚呼此心何可令京林前輩見也故東林為有明三百年士氣一大結局亦為局程以來道學支派一大結局

海忠介子孫 海忠介公無子人多惜之相傳天啟間有秀才作文祭之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

孫天下之直臣孝孫皆公孫也將焚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去鈕玉樵瑋請崇正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

洋據綱鑑輯畧天啟元年八月蔭名臣海瑞子晏入監是則公有子矣公卒於萬曆十五年八月距蔭子時已三十

三年而史傳及文集亦言公無子疑其族人為公立嗣未可知也又瓊州府志云公之父諱翰庠生母謝氏年二十

八而寡公繼室邱氏年十四來歸亦二十八歲而寡撫孤孫以嗣所謂孤孫者豈即祖述耶見香山黃文學瑞谷粵小記

熊經畧被刑

鮎埼亭集言倉橋陳氏有秋曹日錄一書不著名氏其人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廷弼事最怪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飲一食魏奄合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夜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而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

蠡句編卷十七

五 粵雅堂校刊

手書遺疏猶為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乃就及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

見一藤枕大駭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秘其事不宣而

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願也魏奄敗後公子兆璧連疏請首歸葬以消此冤案而已古多有兵解之說出自神仙家其言荒誕不足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也

打事件

天啟時魏忠賢秉筆領東廠專以酷虐鉗中外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

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厥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黃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官中或傳為笑譁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甚而厥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

袁督師殺毛文龍

督師袁崇煥初受事即以毛文龍擁眾糜餉欲誅之而是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制我朝而文龍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鎮江之功每有奏報輒多殺降人難民以冒功觀熊廷弼海州不宜輕舉之奏及貽書朝士謂文龍鎮江之捷目為奇功乃實奇阨蓋深斥其激怒我朝致四衛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見開國方畧卷之八

黃太沖白冤

明熹廟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餘姚黃忠端尊素遭羅織死詔獄思宗即位忠端長子宗義字太沖攜鐵椎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子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阨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正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

蠡勺編卷十七

六

傳雅堂校刊

元對簿宗義出所袖鐵椎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義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新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義三千金求勿質宗義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辭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鐵椎椎之然丙寅之阨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內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為之惻然宗義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樞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

蠡勺編卷十七

七

傳雅堂校刊

崇正遺錄

北平王霜舉諱世德字克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國亡奔淮南隱安宜以霜舉名其居嘗憤野史誣罔奮筆作崇正遺錄一卷其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日蹙盜賊蠶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其才以圖匡濟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

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會莫之恤使天子循眾議以用人既不效排眾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即齟齬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剪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即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

蠡勺編卷十七

八

粵雅堂校刊

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為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已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讖異時史筆或有取焉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有司錄其副上史館

懿安皇后之誣

甲申之變朝野相傳懿安皇后不死朱竹垞謂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而蔣良騏東華錄又有順治五年閏四月天津妖婦假稱明天啟后同黨王禮張大保制王印令旗伏誅之語讀者疑之嘗記丹陽人賀天士紀內侍王永壽言熹宗時有京師小家女任氏貌麗而心狡魏忠賢嚮之以進立為貴妃素見惡於張后甲申三月后聞變自經永壽目覩其死任氏盛粧見賊給曰我固天啟皇后也賊信之遂擁去未幾賊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懼京師不可留乃攜之數百里外據此則天津妖婦其為任氏無疑者第亂離之際野史所載傳聞多訛耳崇正十七年春京師陷思陵傳旨後宮令自裁太監

蠡勺編卷十七

九

粵雅堂校刊

王永壽奔告於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見朱竹垞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南都防亂揭

崇正中復用消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為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為援奄黨又熾即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鍼觀望南中心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與陳貞慧甯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餘姚黃忠端公長子宗羲縉紳則推周儀部鑣大鍼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羲為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之難赧王立

國大鉞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義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既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義也遂與臬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踰險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義糾黃竹浦宗義所居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宗營

傳疑錄

汪堯峯題其仲弟楮九傳疑錄謂錄末永王事見於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王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偽太子疏於朝於是

蠡勺編卷十七

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者非是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癩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者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畧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畧曰如其真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諡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存此一縷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畧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斥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既改而欲緩頰措辭於其間不更難

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楮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

牧遊生知兵

牧遊生姓堵氏其父禱於三茅山夢神界以牧牛兒而生因小字曰牧一後又自號牧遊生嘗挾冊爲里塾師年三十餘舉孝廉崇正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率鄉勇破山賊蕭相字又破醴陵燕子窩賊皆斬其渠中外稱知兵甲申西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改督學尋權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名一功者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生單

蠡勺編卷十七

騎詣其營錦一功以鐵騎數十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生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纏纏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劍鳳紐銀印順治六年正月我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徵召李赤心等於藤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稍散赤心等亦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且半索紙筆草遺疏尋卒生名蔭錫字仲緘義興人一

于世明亦以是年先卒於軍見邵子湘青門籠彙

明季門戶之局

呂晚村曰明季仕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註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飾罪為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為難蓋自熹宗時閹阝蔓延正人刳屠殆盡思陵之世一二僅存而門戶愈堅朋黨之既愈熾黨同伐異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匱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馴至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見所

蘇句編卷十七

撰平涼隆德令費彥芳墓誌

明季貪墨之風

明白太祖痛懲貪墨元末之習一戢至洪宣時餘烈尙存猶且黜劉觀登顧佐防微杜漸兢兢乎慎之迫萬安柄政已賄賂公行至嚴嵩而大熾徐階承嚴嵩之後稱為能矯其弊然致政歸時連舟尙百餘里簾載囊裏不可勝計他可知矣隆萬以來無缺不鑽無官不賣縉紳家高堂大厦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珠玉歌舞宴戲皆積窮百姓賣兒貼婦錢為之盜安得起嗚呼天下應有李自成久矣猶沾沾於裁驛站之間真目論也

通鑒不尙奇節

汪鈍庵曰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楊子雲獨譏之司馬文正公之為人豈子雲比哉而所撰通鑒不尙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畧而不取則亦已矣至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其為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填海大節炳然微獨甲子紀年也而通鑒不載夫子雲曲學之士溫公好之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元集註又作潛虛以擬之是其不取原與淵明得非平時所好不免深中子雲之毒故耶至綱目於元嘉四年乃大書晉徵士陶潛卒以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

綱目書死節之別

二九居集曰人臣盡節死難自商夷齊後春秋書孔父仇

蘇句編卷十七

牧荀息嘉其能以死殉君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歷代諸臣或死君或死社稷或死封疆或死討賊皆書死之以

子之所以著為人臣者立身事君之大節示後世委質盡

忠之烈也漢十一人劉崇程美劉快傅雙耿紀章見孟十五人周處劉沈精紹譙登庾現王雋吉明辛賓段唐十

四人劉慈呂子誠張善相李元通來濟高叔李橙曹魏王

經孫吳張悌西涼掌據後秦姚平蕭齊顏見遠元魏崔楷

後梁王彥章後晉沈斌後漢鞏廷美孟蜀趙崇溥各一人

苻秦王充徐嵩后毛氏蕭梁韋粲張暉沈峻各三人後唐

裴約姚洪夏魯奇宋令詢四人南唐劉仁贍張彥卿二人

而婦人惟苻秦毛后焉雖然不盡此也攷其事知其人書

法雖異而忠烈不可掩也則有以卒書者莽迎漢大夫襲勝爲太子師友祭酒魏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二人俱不食而卒此非劉氏司馬氏之夷齊與則有以及書者宋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尙書江湛此與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無以異則有以殺書者漢建武三年張步執伏隆殺之建安二年袁術殺故兗州刺史金尚晉咸和四年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至隋破相州尉遲迥自殺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武后殺右衛將軍李安靜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是皆殺身成仁守死報國不事二姓不忘故君者也唐興元間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不書死之說者謂惜其死之晚非也

蠡勺編卷十七

西 粵雅堂校刊

真卿忠義天植百折不回甲子八月之事有從容之致焉何計早晚然而變文書之者病德宗也何病乎德宗有臣如真卿不能用乃聽奸讒擠之死地而不惜使真卿在朝希烈安得而殺之四世元老委以遺賊變文書之以是爲深病焉爾天寶末安祿山陷陳畱殺張介然陷潁川執太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此三人者時且與李盧張許同追贈矣事蹟雖異而其死則一也若夫嗣聖初李孝逸擊李敬業殺之君子以爲武墨將滅唐室敬業首倡大義興兵討逆不克見殺斯漢翟東郡復起也而書法若此得非偶置之耶則有以死書者陳湖州刺史陳叔慎起兵敗死與夫漢巨鹿男子馬適求謀誅王莽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

南宋中書監袁粲尙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唐越王貞瑯王冲父子舉兵匡復皆不克而死焉斯又與漢之安眾徐鄉少府司直諸人先後一轍圖亂賊於方盛扶國祚於將顛自靖獻乎先王存綱常於萬世豈可以史筆偶殊而謂其微寓不足乎夫春秋之法善善爲長忠臣義士聖心嘉予況捐軀殉國大節炳著者哉若乃化工之筆美惡不嫌同辭故當時惟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善觀史者當攷跡以明心無因文而害意斯可與論世矣

綱目綱更始

高沙夏氏曰更始雖孱懦然故春陵戴侯之曾孫遺兵誅莽報漢室之大仇此非楚義帝比也更始在位二年赤眉

蠡勺編卷十七

五 粵雅堂校刊

劉盆子攻長安更始未及降蕭王秀已卽位鄯南詔封更始爲淮陽王乃義帝見弑於項藉高祖猶爲之發喪光武北面爲更始臣旋且叛之而去於義何居綱目進蜀漢於正統而黜更始爲未成君尙非篤論

尹氏發明多迴護

周氏密曰綱目一書朱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抑過矣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賜字之譌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已甚尹氏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

孟子殺人以挺與刃與政之說其實通鑑失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度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為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帝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同坐大理少卿趙綽因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

蠡勺編卷十七

六 粵雅堂校刊

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邱悅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殊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

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為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為后冊訖前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又綱目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但不當從而為之說耳

王止庵論讀史

掖縣王茂才爾齊字襄哉一號泡齋其論讀史曰以正史為主而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

蠡勺編卷十七

七 粵雅堂校刊

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垫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畧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畧凡此諸書皆當參互考訂者

史筆之謬

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

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蠡勺編卷十七

六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七

譚坐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八目錄

- | | |
|--------|--------|
| 國朝班爵之制 | 國朝冠服之制 |
| 文武品官冠服 | 命婦冠服 |
| 士民吏役冠服 | 兩浙儀仗 |
| 大駕鹵簿圖 | 京職儀衛 |
| 直省品官儀衛 | 命婦儀衛 |

蠡勺編卷十八目錄

一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八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國朝班爵之始

我朝自太祖乙卯明萬曆四十二年既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

牛象額真五牛象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

每固山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紅藍白四旗至是添

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八旗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

扎爾固齊十人佐理五日一視朝凡有聽斷先經扎爾固

遊擊亦如之眾牛象額真俱為防禦官每牛象下設千總

四員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即位改明年為設八大臣

為八固山額真總理一切事務與貝勒坐議出獵行又設

十六大臣佐理國政審斷訟獄不又設十六大臣出兵駐

防以時調遣仍天聰五年設六部每部以貝勒管理其下

設承政參政啟心郎天聰九年八月設蒙古都統八旗各

一員下設副都統參領各一員四月上尊號改崇德三

年七月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門官制每衙門設

滿州承政一員以下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

共五等順治五年九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御史

各一員六年四月增設戶部十四司漢主事各一員十年

六月設內三院秘書宏漢官大學士各三員十五年七月

諭吏部本朝設內三院有滿漢大學士侍讀學士等官

今斟酌往制除去內三院秘書宏文國史名色大學士改
為殿閣大學士仍俱正五品照舊例兼銜設立翰林院設
掌院學士一員正五品其餘學士亦正五品內閣滿字稱
為多里吉衙門翰林院滿字稱為筆帖黑衙門其侍讀學
士以下數員官銜滿名照漢官稱謂通着查例詳議具奏
六部滿漢尚書俱作正二品滿字仍稱阿里哈昂邦侍郎
俱作正三品滿仍稱阿思哈尼昂邦理事官滿稱一齊蝦
喇哈番漢字稱為郎中俱正五品副理官滿稱愛惜喇庫
哈番漢稱員外員從五品額者庫哈番漢字稱為主事正
六品司務添設滿官稱為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都察
院左都御史滿字稱為思戶額爾機阿思哈尼昂邦

蠡勺編卷十八

嶺南遺書

正二品左副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思哈尼昂邦
喇昂邦正三品左僉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達飛
拜察喇昂邦正四品監察御史滿稱察脈拖喇哈番正七
品經畧改為司務添設滿員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
通政使司通政使滿稱阿思哈尼昂邦正三品左
通政滿稱喀思戶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右通政
滿稱一齊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左參議滿稱哈
思戶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右參議滿稱一齊額爾機愛
惜喇庫哈番正五品經畧改為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
布勒哈番從九品大理寺卿滿稱阿思哈尼昂邦正
三品少卿滿稱一爾希哈番正四品寺丞滿稱惜喇脈哈

番正五品寺正滿稱一齋蝦庫正六品寺副稱愛情喇庫
從六品評事稱額者庫正七品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
布勒哈番從九品這改定官名通行傳諭各衙門啟心郎
原因諸王貝勒管理部院事務而設令宗人府啟心郎仍
照舊其餘部院啟心郎俱着裁去其太常寺等衙門官名
品級著并詳議畫一具奏

國朝冠服之制

大清通禮 皇帝冬朝冠薰貂爲之自十一月朔至上元
用黑狐上綴朱緯頂三層員京珠各一皆承以金龍四飾
東珠如其數上銜大珍珠一夏朝冠織玉草或藤竹絲爲
之緣石青片金二層上綴朱緯前綴金佛飾東珠十有五
後綴舍林飾東珠七頂如冬朝冠端罩紫貂爲之明黃緞
裏左右垂帶各二下廣而銳色與裏同十一月朔至上元
用黑狐裘服色用石青繡五爪正面金團龍四兩肩前後
各一其章左日右月前後萬壽篆文間以五色雲朝服色
用明黃惟 南郊 祈穀 雩祭用藍 朝日用紅 夕
月用月白其制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綠夏
用片金綠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腰帷行龍五正龍
一襃積前後團龍各九裳正龍二行龍四披領行龍二袖
端正龍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黼黻在衣宗
彝藻火粉米在裳間以五色雲下幅八寶平水十一月朔
至上元用緣貂朝服其制披領及裳皆表以紫貂袖端薰

蠡勺編卷十八

三

粵雅堂校刊

貂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襃積行龍六列十二章均在
衣間以五色雲朝珠用東珠一百有八佛頭記念背雲大
小墜珍寶雜飾各惟其宜惟祀 天以青金石爲飾祀
地球用蜜珀 朝日用珊瑚 夕月用綠松石雜飾惟其
宜條皆明黃色朝帶之制二皆明黃色其一龍文金圓版
四飾紅寶石或藍寶石及綠松石每具銜東珠五圓珍珠
二十左右佩份淺藍及白各一下廣而銳中約縷金圓結
飾寶如版圓珠各三十佩囊文繡燧觸刀削結佩惟其宜
條皆明黃色其二龍文金方版四其飾祀 天用青金石
祀 地用黃玉 朝日用珊瑚 夕月用白玉每具銜東
珠五佩份及條惟 園丘用純青餘如圓版朝帶之制中
約圓結如版飾銜東珠各四佩囊純石青左繡右削並從
版色吉服冠頂滿花金座上銜大珍珠一龍袍色用明黃
領袖皆石青片金綠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雲
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
一下幅八寶立水裾左右開吉服朝珠珍寶隨所御吉服
帶用明黃色鑲金版四方圓惟便銜以珠玉雜寶惟宜左
右佩份純白下直而齊中約金結如版飾餘如朝帶常服
冠紅絨結頂常服袖色用石青花文隨所御常服袍色及
花文隨所御裾左右開常服帶如吉服雨冠雨衣雨裳皆
用明黃色穗及羽緞油綢惟其時 皇后冬朝冠薰貂爲
之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各

蠡勺編卷十八

四

粵雅堂校刊

三珍珠各十有七上銜大東珠一朱緯上週綴金鳳七飾
 東珠各九貓睛石各一珍珠各二十有一後金翟一飾貓
 睛石一珍珠十有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三百有二五行二
 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
 六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明黃條二末綴寶石青緞為帶
 夏朝冠青絨為之餘如冬朝冠金約鏤金雲十有三飾東
 珠各一問以青金石紅片金裏後繫金銜絲松石結貫珠
 下垂凡珍珠三百二十有四五行三就每行大珍珠一中
 間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八末綴珊瑚耳
 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一等東珠各二朝褂之制三皆
 石青色片金緣其一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下通襲積四層

蠡勺編卷十八

五

粵雅堂校刊

相間上為正龍各四下為萬福萬壽其二繡文前後正龍
 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襲積下幅行龍八其三繡文前後
 立龍各二中無襲積下幅八寶平水領後皆垂明黃條其
 飾珠寶惟宜朝袍之制三皆明黃色其一披領及袖皆石
 青片金加貂絲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金龍九間
 以五色雲中無襲積下幅八寶平水披領行龍二袖端正
 龍各一袖相接處行龍各二其二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
 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
 文前後正龍各一兩肩行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襲積
 下幅行龍八共三領補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中無
 襲積裾後開餘如貂絲朝袍之制領後垂明黃條飾珠寶

惟宜領約縷金為之飾東珠十有一間以珊瑚兩端垂明
 黃條二中各貫以珊瑚末綴綠松石各二朝珠三盤東珠
 一珊瑚二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珠寶雜飾惟宜條皆明
 黃色采悅綠色繡文為五穀豐登佩箴管繫裘之屬條皆
 明黃色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織金壽字緞下石
 青行龍雜緞皆正幅有襲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
 時吉服冠頂用東珠龍褂之制二皆石青色其一繡文五
 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
 水袖端行龍各二其二制亦如之惟下幅及袖端不施章
 采龍袍之制三色用明黃領袖皆石青其一繡文金龍九
 間以五色雲福壽文采惟宜下幅八寶立水領前後正龍

蠡勺編卷十八

六

粵雅堂校刊

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開其二
 繡文五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
 八寶立水領袖及裾均如前制其三制亦如之惟下幅不
 施章采吉服朝珠一盤珍寶隨所御條皆明黃色

文武品官冠服

文一品朝冠薰貂為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青狐頂鏤花
 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補服色用石青前後繡鶴
 及四爪正蟒朝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其制披領及袖
 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兩肩前後正蟒
 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襲積裳行蟒八緣貂朝服之制披
 領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端罩貂皮為之藍緞裏朝

珠珊瑚青金綠松蜜珀隨所異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朝
帶用石青或藍鏤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紅寶石一佩
下廣而銳吉服冠頂用珊瑚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
通繡九蟒吉服帶佩粉下直而齊版飾及佩惟宜雨冠雨
衣及裳均用紅色坐褥冬狼皮夏用紅褐武一品補服前
後繡麒麟餘皆如文一品文二品冬朝冠薰貂爲之十一
月朔至上元用貂尾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
珊瑚補服前後繡錦雞朝帶鏤金圓版每四具飾紅寶石
一吉服冠頂鏤花珊瑚雨冠紅色雨衣兩裳青色惟各省督撫均
得用紅色坐褥冬用權皮夏用紅褐綠阜褐餘俱如文一品武
二品補服前後繡獅餘皆如文二品文三品朝冠頂鏤花

蠡勺編卷十八

七

粵雅堂校刊

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補服前後繡孔雀朝
帶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藍寶石坐褥冬用貉皮夏
用阜褐綠紅褐餘皆如文二品武三品冬朝冠薰貂爲之
補服前後繡豹餘皆如文三品惟無綠貂朝服及端罩一
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拾狝獾爲之間以貂皮月白緞裏
餘皆如武三品雨冠用大紅色雨衣青色文四品冬朝冠
薰貂爲之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補
服前後繡雁朝帶銀銜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青金
石蟒袍通繡八蟒皆四爪雨冠紅色前加絲二寸五分後
五寸青色四品以下在內廷行走及講官雨冠皆紅色坐褥冬用山羊皮夏用
阜布餘皆如文三品武四品補服前後繡虎餘皆如文四

品二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赤豹皮爲之素紅緞裏朝服
翦絨綠色用石青通身雲緞前後方欄行蟒各一腰帷行
蟒四中有襲積領袖俱石青絨緞冬夏皆用之餘皆如武
四品雨冠 御前侍衛 乾清門侍衛皆用紅色雨衣雨
裳 御前侍衛用紅色其餘侍衛各從其品四品官以上從官衣服織文均得用蟒文五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
上銜水晶補服前後繡白鸚朝服片金綠色用石青通身
雲緞前後方欄行蟒各一中有襲積領袖俱石青絨緞冬
夏皆用之朝帶銀銜素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水晶坐褥
冬用青羊皮夏用藍布襯白氈餘皆如文四品武五品補
服前後繡熊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三等侍衛戴孔雀

蠡勺編卷十八

八

粵雅堂校刊

翎端罩黃狐皮爲之月白緞裏朝服翦絨綠如文五品朝
服之制餘皆如武五品文六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
藍寶石一上銜硨磲補服前後繡鸞朝帶銀銜玳瑁圓
版四吉服冠頂用硨磲坐褥冬用黑羊皮夏用黑棧色布
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五品以下惟京堂翰詹科道得用如朝珠六品以下惟禮部主事司務光祿寺署正署丞典簿太常寺博士典簿國子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太常寺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壇廟執事武六品補服前後繡彪餘皆如文六
品藍翎侍衛戴藍翎端罩朝服朝珠均如三等侍衛餘皆
如武六品雨冠紅色青緣雨衣青色文七品朝冠頂鏤花
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金補服前後繡鸞朝帶素
銀圓版四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繡五蟒皆四爪雨冠

青色前加緣二寸五分後五寸紅色坐褥冬用鹿皮夏用
灰色布餘皆如文六品武七品補服制如武六品餘皆如
文七品文八品朝冠鑲花陰文金頂無飾補服前後繡鶴
鴉朝服色用石青雲緞無蟒領袖皆青倭緞中有襲積冬
夏皆用冬朝帶銀銜明羊角圓版四吉服冠鑲花陰文金
頂坐褥冬用鹿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七品武八品補服
前後繡犀牛餘皆如文八品文九品朝冠鑲花陽文金頂
補服前後繡練雀朝帶銀銜烏角圓版四吉服冠鑲花陽
文金頂坐褥冬用獺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八品武九品
補服前後繡海馬餘皆如文九品未入流冠服制如文九
品雨冠青色紅絲雨衣青色凡文武候補候選官頂帶均

蠡勺編卷十八

九

與現任同

七品以上得用諸花繪八品九品用雜花
及素繪舉人視七品貢監生員視八品 左都
御史左副都御史監察御史直省按察使及各道補服均
前後繡獬豸其都察院都事經歷筆帖式及按察使經歷
照磨等官俱照本身品級不得用獬豸補服

命婦冠服

一品命婦冬朝冠薰貂為之頂鑲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
銜紅寶石前綴金簪三飾以珠寶護領條用石青色金約
青緞為之中綴鑲金火燄飾珍珠一左右金龍鳳各一後
垂青緞帶二紅片金裏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雲銜珠各
二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緣繡文前行蟒二後行蟒一領後
垂石青條雜飾惟宜朝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披領及

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前後正
蟒各一兩肩行蟒各一襟行蟒四中無襲積披領行蟒二
袖端正蟒各一袖相接處行蟒各二後垂石青條雜飾惟
宜領約鑲金為之飾紅藍小寶石五兩端垂石青條二中
各貫珊瑚末綴珊瑚各二朝珠三盤珊瑚青金緣松蜜珀
隨所用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采帨月白色不繡花文冬
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緞下石青行蟒緞皆正幅
有襲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吉服冠薰貂為之
頂用珊瑚吉服褂色用石青繡花八團蟒袍藍及石青諸
色隨所用通九蟒皆四爪二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
飾紅寶石一上銜珊瑚吉服冠頂鑲花珊瑚餘皆如一品

蠡勺編卷十八

十

命婦三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藍

寶石吉服冠頂用藍寶石餘皆如二品命婦四品命婦朝
冠頂鑲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朝袍片金
緣繡文前後行蟒各二中無襲積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
朝裙片金緣上用綠緞下石青行蟒緞皆正幅有襲積
吉服冠頂用青金石蟒袍通八蟒皆四爪餘皆如三品命
婦五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水
晶吉服冠頂用水晶餘皆如四品命婦六品命婦朝冠頂
鑲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硨磲吉服冠頂用硨磲
餘皆如五品命婦七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小水
晶一上銜素金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五蟒皆四爪餘

皆如六品命婦他若品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受封者冠服得如所封之品本身加級受封冠服均從本任惟致仕後得照所封之品服用其京外革職畱任之員得照原品頂帶服用其有因公革職未追封誥者祇許服用原官頂帶

士民吏役冠服

會試中式貢士朝冠鑲花金頂上銜金三枝九葉狀元金頂上銜水晶授職後各視其品舉人公服冠頂鑲花銀座上銜金雀公服袍青紬爲之藍緣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八品朝帶吉服冠頂銀座上銜素金貢生吉服冠鑲花金頂餘皆如舉人監生吉服冠素銀頂餘皆如貢生

蠡勺編卷十八

士
粵雅堂校刊

員公服冠頂鑲花銀座上銜銀雀公服袍藍紬爲之青緣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九品朝帶吉服冠制如監生外郎耆老冠頂以錫民人冬夏帽上不得用絨纓大結考職吏員在籍止用頂帽不得僭用補服內外各衙門供事書吏非年滿考職者不得僭用金頂奴僕優伶卑隸許用繭紬毛褐葛布梭布貉皮羊皮其紡絲紬絹緞紗綾羅各種細毛及石青色衣俱不得服用冬帽用染駱鼠狐貉獭皮不得用貂

鹵簿儀仗

漢官儀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兵衛以甲盾居外爲前導皆著之簿故曰鹵簿宋延祐後始著爲圖我朝法

駕鹵簿前列導象四民尉二十八人次寶象五民尉八十八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靜鞭四民尉十四人治儀正一人次前部大樂大銅角四小銅角四金口角四和聲署史十二人次革輅駕馬四民尉三十二人木輅駕馬六民尉三十二人象輅駕馬八民尉三十四人金輅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玉輅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鑾歌大樂大銅角八小銅角八金鈺四角二十四龍鼓二十四龍篳十二拍板四仗鼓四金二龍鼓二十四紅燈六署史四十八人民尉百八十八人冠軍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引仗六御仗六吾仗六立瓜臥瓜各六星鉞各六出警入蹕旗各一民尉六十七人五色金

蠡勺編卷十八

主
粵雅堂校刊

龍小旗二十民尉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翠華旗二金鼓旗二門旗八日月旗各一五雲旗五五雷旗五八風旗八甘雨旗四民尉七十二人列宿旗二十八五星旗五五嶽旗五四瀆旗四神武朱雀青龍白虎旗各一民尉九十二人天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黃猨白澤角端遊麟影獅振鷺鳴鳶赤烏華蟲黃鸞白雉雲鶴孔雀儀鳳翔鸞旗各一民尉四十人五色龍纛二十次前鋒纛八護軍纛八驍騎纛二十四民尉百二十人雲麾使二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黃麾四儀鎧斃四金節四進善納言敷文振武褒功懷遠行慶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節旌各二民尉五十六人龍頭旛四豹尾旛四絳引旛四信

扇四羽葆幢四霓幢四紫幢四長壽幢四民尉六十四人雲
 麾使二人治儀正一人整儀尉二人次鸞鳳赤方扇八雉尾
 扇八孔雀扇八單鸞赤團扇八單龍黃團扇八雙龍赤團扇
 八雙龍黃團扇八壽字黃扇八民尉百二十八人雲麾使
 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赤素方緞四紫素方緞
 四五色花緞十間以五色九龍緞十民尉八十四人九龍
 黃蓋十紫芝蓋二翠華蓋二九龍曲柄黃蓋四民尉八十
 四人鑿儀使一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
 次戟四親軍八人及四親軍八人豹尾槍二十護軍四十人
 弓矢二十儀刀二十親軍各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
 二人整儀尉四人仗馬十護軍二十人冠軍使雲麾使

蠡勺編卷十八

三 粵雅堂校刊

二人次金方几一金交椅一金瓶二金盃盤一金盃一金
 合二金盞二拂二立夏陳列旗尉二十二處暑收人雲麾使一人
 治儀正二人次九龍曲柄黃華蓋一執蓋武備院掌蓋司
 蓋四人前引佩刀大臣十人提鑪二執鑪侍衛二人金釐
 在中左右奉輦鑿儀使二人扶輦冠軍使一人雲麾使一
 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旗尉二十八人後扈佩刀大
 臣二人豹尾班執槍佩儀刀侍衛各十人佩弓矢侍衛十
 人領侍衛內大臣一人侍衛班領二人後管宗人府王公
 二人散秩大臣一人前鋒護軍統領一人給事中御史二
 人各部郎中員外郎四人侍衛班領一人署侍衛班領一
 人侍衛什長二人次黃龍大纛二領侍衛內大臣一人大內

臣散秩大司憲侍衛什長二人建纛親軍四人佩鳴螺親
 軍六人凡職事官均采服親軍護軍旗尉民尉各服其服
 皇后儀駕鹵簿大儀輿一乘民尉三十四人儀輿二乘旗
 尉十二人黃輿二乘民尉三十四次五色龍鳳旗十旗
 尉二十八臥瓜四立瓜四旗尉十二人吾伎四旗尉六人
 次黃赤二色龍鳳扇八雉尾扇八旗尉三十二人赤素
 方緞四五色四季花緞四旗尉二十八人五色九龍緞十
 旗尉二十人次金節二旗尉四次拂二立夏陳列香鑪
 二金合二盃盤一盃一瓶二金倚一方几一旗尉二十二
 人次黃色九鳳曲蓋一旗尉三人鳳輿一乘旗尉八人凡
 擊執旗尉民尉各服其服皆內監充

蠡勺編卷十八

古 粵雅堂校刊

大駕鹵簿圖

休甯汪文端公大駕鹵簿圖記序曰鹵簿之名沿于西漢
 所稱千乘萬騎屬車九九其獲畧麤綬致偶容裔之盛槩
 可想見自時厥後代有損益我朝參用前代舊式視昔
 特為簡省制詔有司博考成規不昭鉅典一器一名必
 本之于經參之于史驗之物象徵之度數綜往古之豐儀
 折衷以皇朝之隆軌品章儀具文質得中更定大駕鹵
 簿為法駕鹵簿行駕鹵簿為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為騎駕
 鹵簿合三者為大駕鹵簿南郊用之命內苑供奉諸
 臣圖寫裝潢各成巨帙復合繪南郊大駕鹵簿橫卷凡
 輦輅鑾和旗旗戈戟旌幢麾蓋之設羽儀導從誓御環衛

章服車騎之容莫不臚于細素傳以丹青承命為之
記竊惟蔚宗始志車服江左備圖鹵簿至宋而景德天聖
屢圖仗衛延祐一圖尙藏 秘府然開寶大駕多至萬有
一千餘人後乃增至二萬餘人過于繁縟則若大觀而示
尊極誠莫盛于 今日矣謹稽首颺言卷端而件繫其名
物人數如左云

京職儀衛

京官一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四用清漢文書銜
旗槍八金黃棍二二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三旗
槍六金黃棍二三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二旗槍
六金黃棍二四品杏黃繖一青扇二灑以金旗槍四五品

蠡勺編卷十八

圭

粵雅堂校刊

以下青扇一以上儀衛出京用以導從常日在京一品前
引二後從八二品前引二後從六三品前引二後從四四
品無前引後從二人五品以下後從一人滿洲官惟親郡
王大學士六部尙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
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漢官三品以上京
堂在京乘四人輿出京昇夫八輿頂用銀幃蓋用阜四品
以下文職昇夫二出京四輿頂以錫願乘馬者聽四品以
上得繫繁纓凡文武大臣因事入 景運門內許帶從官
一人

直省品官儀衛

直省文職總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劍金

黃棍桐棍皮槲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巡撫
杏黃繖青扇獸劍金黃棍桐棍皮槲迴避牌肅靜牌旗槍
各二青旗八二品以上大臣 陛見到京入 景運門內許帶從官一人布政司按察
司杏黃繖青扇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六各道
杏黃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槲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四
知府同府倅藍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槲各二肅靜牌二青
旗四知州知縣並同縣佐藍繖一桐棍二教職藍繖一雜
職竹版二河道漕運總督視總督學政鹽政織造暨各
欽差官三品以上視巡撫四品以下視兩司督撫與夫八
司道以下教職以上與夫四雜職乘馬餘同京官三品以
上得用引馬 欽差官三品以上與夫八武職三品仍不

蠡勺編卷十八

圭

粵雅堂校刊

得用直省武職提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
劍刑杖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總兵官杏黃
繖青扇飛虎旗大刀獸劍迴避牌肅靜牌旗槍各二青旗
八副將杏黃繖一青扇二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
旗六參將遊擊都司杏黃繖青扇各一桐棍迴避牌肅靜
牌各二青旗四守備減牌餘視都司各省駐防將軍視都
統副都統以下官均與京職同武職均乘馬將軍提督總
兵官年逾七十不能常乘馬者聽其奏聞請 旨二品以
上得用引馬

命婦儀衛

一品命婦車輿阜蓋四角綠絲絲幃阜幃輿用銀頂二品

命婦卓蓋不緣飾絲幘卓幘三品命婦卓幘餘視二品四
品命婦青幘餘視三品輿用錫頂五品以下命婦均青蓋
餘視四品自二品以上命婦用繪餘均用布凡儀衛皆從
其夫

蠡勺編卷十八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九目錄

禁內侍入班行禮 恩卹前明諸王
平定三藩 伐西藏
破青海 征廓爾喀
平臺灣 西陲撫地之遠

蠡勺編卷十九目錄

一 粵雅堂校刊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禁內侍入班行禮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給事中郝傑奏言自古刑餘宦寺特供灑掃耳從不敢與朝臣齒明末寵任厥衛遂貽杜勳閻思印邊永清等開門迎賂之禍我國家痛絕中官厥衛鑿糧悉歸有司遠近無不歌頌乃者頒 詔大典賜宴廷臣突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辱朝廷而羞當世乞 敕下禮部朝賀不許內監入班行禮二年十二月禮部亦言內監仍故明例每遇朝參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于禮未合嗣後槩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從之

恩卹前明諸王

順治三年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入廣州執紹武殺故明藩王十五人于東校場惟滋陽劍陵興化永豐信陽永甯六王避地惠州七年廣州圍急有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誘執六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殺之凡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盡殺焉八年閏二月 上諭兵部故明諸王多被誅戮朕甚憫焉今朕親理萬幾務期萬姓得所豈獨故明子姓不在涵育之中今後各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將伊家起送來京分別蓄養其鎮國將軍以下各照原籍編氓一體輸稅當差爾明宗室亦宜悔厥革心仰體朝廷愛惜生全之意於戲

章皇帝仁育正之心上符湯武而二三連播之臣蒼黃反覆猶欲務翦焉以為快果何面目以立于寬大之朝乎哉

一子定三藩

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吳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總兵鎮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于我 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遂降于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仲明道卒子繼茂襲廣東平與可喜共鎮其地後繼

茂移駐福建卒子精忠襲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于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稱三藩三桂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于緬甸平水西安氏功最多進封親王令統所部鎮滇黔久乃驕蹇蓄異志精忠亦桀黠不法大為閩人害惟可喜素恭順守藩服 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適可喜疏請乞骸骨歸遼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待已亦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邊郵傳并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于是十一月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偽號昭武事聞 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

郡王勒爾錦為甯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
荆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刑部
尚書莫洛經畧陝西軍事粵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婿孫
延齡為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碩岱允進據常德以遏
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小除夕陷沅州十三年正
月賊至常德常德降澧州長沙俱降四川巡撫羅森提督
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
反于廣西三月賊兵陷岳州耿精忠亦以是月反時三桂
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親至常澧督戰四方響應雲南
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 廟謨
鎮定先事布置故終獲戡定也先是京師有楊起隆者市

蠡勺編卷十九

粵雅堂校刊

井無賴偽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州各官家
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主即以主之官官之
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奴夜醉漏言廷樞急上變遂捕得
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并奏誅三桂子孫之官于京
師者乃戮其子應龍及孫世霖以淨根葉起隆尋亦捕得
伏誅未幾察哈爾又蠢動立命大學士圖海及其未發殲
之于是諸蒙古帖服無後顧患然穀城懷慶饒州官兵多
背叛餘于徽州湖口彭澤池州皆有賊竊發 上以賊渠
三桂也渠滅則諸賊自散趣察尼分兵攻岳州又命貝勒
尚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子彰泰副之專攻岳其餘以
貝勒洞鄂與莫洛由陝勦蜀康親王傑書由浙勦閩孫延

齡之叛則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祖勦禦而以安親王岳
樂繼之分遣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瓖部校
廢反時殺瓖來降至是從莫洛進甯羌忽反兵攻莫洛戕
之遂回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
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偽劄
各路煽誘給輔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將王屏藩吳之茂
等出蜀肆擾故所在多響應十五年春 上以洞鄂等屯
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為撫遠大將軍往莅師海至督諸將
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下輔臣懼率偽巡撫陳彭偽總兵
周揚名王好問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畧定耿精忠
既據全閩又遣賊陷浙之温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

蠡勺編卷十九

粵雅堂校刊

撫州廣信諸郡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礪石總兵苗之秀
亦與通潮惠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
衢州賊不得過而陸路有偽都督曾養性偽將軍祖宏勳
等連屯二十五營于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偽都督朱飛
熊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于小梁山諸
處浙東危甚傑書觀望屢奉 詔趣督始進兵既而瑪哈
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温州為會養性踞守迄不下
會耿繼祚再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 上知閩中必有
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進兵敗偽將軍馬
九玉于衢河西敗偽總兵林福于大溪灘乘勝復江山縣
至仙霞關偽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甯相

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櫓先
遣其子顯祚繳送偽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于是
閩浙亦定初三桂欲由秦蜀入犯及王輔臣反正圖海等
守陝無隙可乘乃力保湖南拒守又使偽將軍高大節圍
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尙之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
遂反遣人禁其父可喜于私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擊將
軍舒恕于省城恕引兵出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
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
恕等走南安南安又陷乃守潯州十六年春吉安賊遁莽
依圖乃進兵南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
遁我師遂踰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偽監軍道傅宏烈先

蠡勺編卷十九

五

粵雅堂校刊

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一而當之
至是迎于韶尙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
尤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歿命之信仍襲父爵之信招
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
佟國卿以瓊州降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碣石來歸而
廣東粗定耿精忠屬下徐朝弼等首精忠雖歸降仍遣王
進功通海寇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前三日殺范承謨
以滅口 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以凌遲誅三桂既
失援勢漸孤乃以衡州爲僞都自長沙移居之十七年征
南將軍穆占復郴州桂陽興甯宜章諸處賊乃盡銳逼永
興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

晝夜不息城壞于礮以竹篋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戰瀕
危者屢矣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
衡州故也冬我軍分泊舟師于香爐峽立營于九貴山以
斷賊長沙衡州路賊困乏食十八年正月遂復岳州由是
賊始震恐多棄城遁我師由長沙入衡州所向輒克勒爾
錦等在荊州亦渡江勦賊所過松滋枝江宜都皆下并復
澧州貝子準達進常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蓋三桂孫世
璠已僭即僞位于雲南矣 上以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
軍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之師也傅宏烈莽依圖既平廣
西命莽依圖即由南甯進雲南傅宏烈亦請由慶遠進雲
南十九年馬承蔭又結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于是命駐

蠡勺編卷十九

六

粵雅堂校刊

守潮州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尙之信雖降仍懷兩端
趨其援宜章援韶州皆託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
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
事 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
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于武宣
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圍
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歿乃命
賴塔爲大將軍取雲南此由粵入滇之師也趙良棟偕王
進寶圖海定蜀良棟復龍安復成都敗胡國柱于建昌遂
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八月彰泰蔡毓榮自沅
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并復貴陽

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朔敗偽將軍何繼祖于石門坎遂復安籠所會偽將軍詹養等率數萬眾陣于黃草壩列鹿角按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哺大敗其眾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彭泰賴塔會于曲靖整隊合進屯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世璠遣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壕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敘州永甯馬湖諸處又喉潭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間至是危急調諸賊回救 上預敕諸將

蠡勺編卷十九

七

粵雅堂校刊

各路追躡令弗得至省城馬寶遁于楚雄眾盡潰與偽將軍巴養元偕降 上命械寶至京磔之十月十八彰泰等合楚粵蜀諸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城內勢蹙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偽將軍線絨等開門降遂擒偽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戮世璠屍傳首京師夏國相竄于廣南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為三桂婿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于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偽文武官皆降 上乃盡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贈卹節諸臣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億萬年丕丕基于此矣又福王名由松福王常甲申國變南中府部等官迎王至南

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四月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明年為宏光元年順治二年乙酉五月 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 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唐王名聿鍵聿鍵王順孫其父器禮先順治乙酉僭位於福州以布政司署為行宮改元隆武丙戌二月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欲往江右八月乃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啟行二十四日抵順昌 大兵追及與曾妣同斬于汀州永明王名由榔榔王常瀛少子以順治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即位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宮庚寅正月王避滇寇奔梧州雷馬吉祥李元允守肇慶壬辰孫可望遷王於安隆所丙申李定國護王遷

蠡勺編卷十九

八

粵雅堂校刊

雲南已亥王入緬辛丑緬人執王歸于 王師故福王唐王永明王亦稱三藩先是唐王聿鍵被執于汀州其弟聿驥等奉王監國僭位青浦楊陸榮采南氏嘗採劫灰浮海于廣州改元紹武 等書成三藩紀事本末四卷自序曰闖賊肆逆既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 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赫怒興師逆賊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 真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 威靈共剪殘孽迨乎罪人斯得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剛書不以微子不正位號為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

聖朝之取天下于闐而且爲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天朝天既厭明德尙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實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匡苟審所優負而爲之君子且不以爲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仗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諸臣之爲功爲罪瞭若指掌矣

伐西藏

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永甯副將岳鍾琪征之鍾琪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過我兵鍾琪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

蠡勺編卷十九

九

粵雅堂校刊

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鍾琪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齋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强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鍾琪即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聖祖仁皇帝嘉之遷鍾琪四川提督駐松潘

破青海

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甯撫遠大將軍陝督年羹堯召四川提督岳鍾琪會謀鍾琪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虐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甯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即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于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鍾琪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鍾琪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鍾琪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慶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累累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我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鍾琪曰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鍾琪曰青海賊無慮十萬

蠡勺編卷十九

十

粵雅堂校刊

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大將軍以其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鍾琪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募食速驅果禽百餘人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鍾琪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知羅卜藏丹津擁眾數萬駐烏蘭大呼兒鍾琪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尙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為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鍾琪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穆穆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

卷十九

十一

聖祖實錄

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鍾琪乃班師是役也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鍾琪公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輿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

征廓爾喀

廓爾喀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即古佛國今分爲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二驛至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宿橋爲後藏極邊地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活佛號曰達賴喇

嘛相傳如來後身世世轉輪爲之每將死則自言往生處其大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即奉以歸謂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真偽不可知而準噶爾喀爾喀及各蒙古萬餘里夷人皆尊信之爲佛教大宗後藏亦有活佛號曰班禪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夷亦崇奉惟謹此二藏本不隸中國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爲帝師明成祖時有哈立麻册爲大寶法王皆未嘗待以屬禮也入我朝始內附爲我外藩康熙末爲準噶爾所竊據以大兵克復之先嘗有藏王主國事乾隆十五年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謀不軌爲我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誅遂不復立王以國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于是以教主兼國王事尤

卷十九

十一

聖祖實錄

倚天朝以爲重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納巴都爾突入後藏拆殿上金瓦及掠寶器而去兩藏教主所居皆鑄金爲殿瓦石不啻華嚴樓閣七寶裝成者乾隆五十三年事也班禪及達賴喇嘛飛章馳奏上以地遠不欲用兵將遣人諭解之而賊又盤踞聶拉木絨轄擦木瑪噶轄爾甲等處肆擾告急之奏狎至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川督惠齡爲參贊大臣調集滿漢官兵及蜀省屯土番兵備征勦其饋餉則命大學士川督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七年將軍等由清海至後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

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紮防其剽襲後路福海二公與賊戰于擦木戰于瑪噶轄爾甲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佔後藏城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拒于噶多普福公分前隊為三合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為二公自統之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相持福公即從間道衝賊營海公又繞山出賊營之上與福公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公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以壯聲威于是舉國洵懼遣人來乞降福公曰是緩我兵也弗可聽嚴檄斥之七月庚子裏糧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木集等處

蠡勺編卷十九

古

粵雅堂校刊

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喇特納巴都爾益震懾遣人再乞降先歸丹津班珠爾之屍以其首既也獻還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莫第馬達特塔巴等齎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其餘方物不可數計高宗鑒其誠乃許受降八月丁亥奉詔班師是役也用兵在二萬餘里之外成功于一年之間將厲死綏士懷挾續良由 聖天子睿謨廣運洞燭事機轉餉調兵信賞必罰用能成此大勲也猗與盛哉

平臺灣

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旁有毘舍耶國蓋即是也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為俞大

猷所逐遁入臺灣以地皆土番不樂居遂殺番取血固舟入占城天啟中奸民顏思齊引日本倭據之鄭芝龍附焉崇正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僑荷蘭紅毛夷我 朝順治初大兵下閩芝龍降其子成功不從據金門廈門諸島屢為患十六年自江南敗歸十八年夏遂取臺灣名東都設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錦襲改東都為東甯改縣為州南北路及澎湖增安撫司三其地肥饒穀歲三熟閩粵人爭趨之二十年錦卒子克塽襲偽將劉國軒鎮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克塽國軒降乃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闊四五十里或十

蠡勺編卷十九

古

粵雅堂校刊

餘里東則層巒疊嶂生番所居不隸版籍也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倡亂總兵歐陽凱戰死府城及諸羅鳳山俱失一貴稱義王僭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平之俘一貴獻闕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俗日淫侈官斯土者又日事腹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鬪至數萬人吏不能止至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乃解散自是民狃于為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為城外無名屍誑往驗甫出城即被殺并胥役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報因以酒肉誘番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民

由是益輕官吏而番亦銜恨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民林爽文恃所居大理地險族繁久恣為盜賊囊橐而閩廣閩故有所謂天地會者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眾嘯聚夥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往捕不敢入駐營于五里外之大整諭村民禽獻否則村且燬先焚數小村怵之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眾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俞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為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挺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為羣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

蠡勺編卷十九

五

粵雅堂校刊

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固守城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偽官來監稅爽文本漳人當械同亂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為泉人倡志賢自署理番同知至鹿港收貨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禽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間變黃仕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為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理棧賊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二

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殄賊有旨令閩督常青為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即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既陷之信至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為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為參贊分浙兵三千以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人心咸奮時賊雖猖獗勢力未大各村民俱未為所脅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慮兵

蠡勺編卷十九

六

粵雅堂校刊

少不敵甫交綏即退常青又請兵一萬賊得以其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結寨自守賊敢犯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官兵從鄰省調至又守風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矣諸羅為南北之中爽文必欲陷之六月中連日夕攻不止大紀與兵民共守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遊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度往援皆為賊所截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矣貴林及遊擊楊起鄰都司杭富等皆戕于賊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賊又禁粒米不得入城攻益急凡百餘戰幸不大餓然饑

疲不能支時藍元枚已歿常青催恒瑞自府城總兵普吉保自鹿港兩路赴援各兵五六千俱以賊盛不得進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預于六月中調陝督福康安為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統兵并發聲言十萬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五十先至有旨當往鹿港進會颶風守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謂真十萬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將軍等起行賊方列拒于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賊即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遂麾兵入沿路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

蠡勺編卷十九

七

粵雅堂校刊

至無不泣下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遂遁歸大理棧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賊無算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上就高岸壘石為陡牆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番社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孥五十二年正月四日爽文潛出覓食

遂禽之莊大田之在南也雖與爽文同逆而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糧為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將軍已于十六日至牛庄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蹙之于大武壠大目峯南潭中洲大小岡山水底寮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耶嶠者負山臨海最遼阻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于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禽而戮者千餘大田亦就獲臺灣平

西陲拓地之遠

西陲準噶爾諸番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我西北兩路常駐重兵備堵勦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內大

蠡勺編卷十九

六

粵雅堂校刊

臣傅爾丹為振武將軍駐阿爾台尚書富爾丹為靖逆將軍駐巴里坤散秩大臣那爾德為協理將軍在西路策應之追額爾德尼招之捷雍正十年噶爾丹策零為額駙策類乘勢蹙之殺賊萬餘人戶敵始乞和高宗皇帝御極滿山谷河水數十里皆赤乾隆四年定議之初旋與之定邊界通市易乃寢兵不用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喀爾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兩國然聘使往各遵守已又許其通市易乃盡撤西北兩路兵然聘使往來仍用鈞禮猶未得為臣服之也至乾隆二十三年靖回部并戡定準夷則不惟臣服之且盡掃除之蓋天欲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高宗先天不違後天奉若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既偃甲息戈而即疆以周索計屯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烏魯木齊而伊犁以次墾關屯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提督于烏魯木齊統轄之伊犁築

大城設將軍總理準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選滿州兵三千
挈家往駐室處而兼游牧之長地沃衍種輒倍收自官兵
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
相望巷陌間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
紹興之酒崑崙之戲莫不全至地大物博設道府州縣官
理訟獄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戍已校尉唐之四鎮北
庭不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地未有如今
日者也其回部即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前代
祇通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闢目順其俗而撫治之設
爐于葉爾羌鑄乾隆通寶錢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貢天
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販流通市有肥豕他可類推也統
計自伊犁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非我 高宗皇帝智
勇天錫烏能廓清蕩定以拓此一統無外之模如是哉

蠡勺編卷十九

九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九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目錄

- | | |
|------|------|
| 古三墳 | 本草經 |
| 陰符經 | 山海經 |
| 周髀經 | 九章算經 |
| 饜子 | 管子 |
| 孫子 | 老子 |
| 孔子家語 | 晏子春秋 |
| 列子 | 莊子 |
| 文子 | 子華子 |
| 公孫龍子 | 墨子 |
| 鬼谷子 | 孟仲子 |
| 於陵子 | 荀子揚子 |
| 孔叢子 | 新序 |

蠡勺編卷二十目錄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古三墳

三墳之名始見於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鄭康成從之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典惟馬季常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為五行謂與道家三皇治世各受其一曰三墳八帝繼起各受其一曰八索之說相符也今所傳古三墳書一卷以山氣形謂之三墳山墳伏羲氏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而姓記皇策之

蠡勺編卷二十

粵雅堂校刊

篇附焉氣墳神農氏書言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形墳黃帝氏書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此書之出長源羅氏謂其大父孝俛先生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族者陳伯玉謂元豐間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者晁公武謂張商英撰以比李筌陰符經而文獻通考則謂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氏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亦疑天覺所偽為總之去世二千餘載三史七畧皆無之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

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見隋經籍志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賈公彥天官疾醫

疏謂子儀周末時人而陳騏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

書錄解題皆言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蓋唐書方技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尙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實始於後漢也神農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註釋為七卷唐顯慶間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至嘉祐中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

蠡勺編卷二十

粵雅堂校刊

多雜明李時珍病之乃窮摭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二百七十四種釐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

陰符經

世稱陰符經黃帝之書或謂受之廣成子或謂受之元女或以為黃帝與風后元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而戰國策蘇秦夜發書又謂得太公陰符之謀總之荒迂誕怪如秦階六符經之必託於黃帝云爾書出於李筌謂得之驪山老童然文獻通考謂唐少室山人李筌註言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合事機故曰陰符也楊用修疑六季黃冠如寇謙之之徒所偽撰至名五行為五賊有聖王出當以造言亂政之刑

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大儒乃取而訓釋之亦獨何哉

山海經

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錫山尤延之亦謂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爲何人也沈梅村曰劉歆校定山海經十八篇唐藝文志言二卷晉郭璞爲之註皆信爲夏初之書後人以其中及啟羿事又定爲先秦時人撰余謂此書真偽並有南山經至中山經五篇真也海外南經至海內經十三篇偽也何以明之夏后治水莫詳於禹貢其

蠡勺編卷二十

粵雅堂校刊

山川道里悉在九州之內固未嘗至海外也則中山經五篇已足備物類之善惡何必更侈談八荒乎夫五篇之外第六篇卽是海外南經而啟羿之事卽於此篇見之則自此以下非夏初之事益明矣故信其真而遂忘其僞者劉郭之論也因其僞而并疑其真者尤延之施青臣之論也橫枝兩端真與僞皆置之者楊升庵之論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 四庫目錄謂是書爲相傳古本莫知誰作其算法爲句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也朱檢討蘇尊曰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於錄商高

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

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

註又註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註釋

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以李

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

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隋唐志均書趙嬰註而今本卷首

題趙君卿註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

澣之作序言唐以前有趙嬰註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

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註每自稱

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註矣唐北周司隸校尉淳風

祕書省句考梅徵君文鼎著歷學疑問補論周髀所傳之

算經文字

蠡勺編卷二十

粵雅堂校刊

說必在唐虞以前言之最詳

九章算經

漢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隋經

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文獻通考唐藝文志有張邱建

算經一卷書錄解題二書俱言漢中郡守前司隸甄鸞註

而張書又稱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細

草細草者乘除法而要莫古於九章算經九章者一方田

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

九旁要也後漢馬嚴傳註劉徽九章算術與此畧同但以

相傳爲周公所作蓋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使保

氏以教國子者朱竹垞檢討謂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

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而宋有平陽奇士韓
舜元撰應用算法一卷凡八篇曰釋數曰田畝曰粟米曰
端匹曰斤秤曰修築曰差分曰雜法似亦倣九章而別出
者殆以其近而易用焉耳

管子

陳直齋言管子一卷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
所校又言管子註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中
合二章以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其甲乙篇次皆不可
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楊升菴曰管子文王時人
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漢藝文志云管子爲文王師封於楚爲始祖今其
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疑也又云賈誼新書

管子編卷二十

五

管子編卷二十

所引管子七條皆正言確論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註引
管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一條今本亦無曷不取賈誼書
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於傳賈售偽也明末錢塘楊
之森秀夫從賈太傅修政論錄出管子七則補行珪本之
闕可謂成升菴之志矣又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
以宗伯鬻能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能也升菴謂鬻能事
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管子

漢志管子二十四卷隋唐志俱作十九卷凡八十六篇今佚十篇舊題房元齡註
見氏讀書志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陳振孫謂
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同故

耶然以爲道則不類矣袁氏變習齋集曰管子非一人之
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
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
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
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子詳哉其言之也篇
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
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子申韓由此稍細矣然
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
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淺
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
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

管子編卷二十

六

管子編卷二十

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別幽蹊曲
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
其阨而不蒙其福也哀哉仁和沈氏亦然曰管子之文整
峻朴茂無過士經一篇然尙可學步至山高一篇正喻錯
落句法逐節變換似聯非聯似斷非斷奇而不怪古而不
澀真是春秋以前文字

孫子

四庫簡明日錄孫子一卷周孫武撰陳氏書錄解題作三
卷謂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兵書
之傳於今者惟此爲最古然孫武事吳闔廬不見於左傳
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全紹衣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

能必克與書所言者遠甚可謂獨具論世之識然尙惜其
言有未盡也夫世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
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左氏春秋
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即越絕諸書出
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葉氏疑吳原未嘗有此
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所偽爲者可以補七畧之遺破
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
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老子

老子著書言道德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授關尹喜魏
王弼註之仍上下二篇不分章目殆古本然也後人以其

齋勺編卷二十

七

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司馬光述要曰道德連
體不可偏舉合從本名

自是宋徽宗有御註司馬光有述要蘇轍有新解程大昌

有易老通言葉夢得有老子解其說謂孔子稱竊比於我

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

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蓋本

於韓非解老之說云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

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

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

在高處池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可當如曰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

其學多流於術數後兵家亦祖其說楊升菴曰文子引老

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
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
譏評惟以爲經故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長洲沈
文憲謂老子云守中云抱一云元德是其宗旨云昏云辱
云退云損云沖云嗇是其本領中言體處探乎天地生生
之原與大易中庸太極圖說相表裏也言用處以仁義禮
樂爲多事而不知以悶悶淳淳繩三代後之天下適以滋
僞而長亂也然則老子與聖人之道其在離合之間乎

孔子家語

今所傳家語非出孔子孔氏之書其亡已久漢藝文志注
辨之詳矣今家語乃魏王肅欲詆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體

齋勺編卷二十

八

其說因雜取二戴禮孟子荀子左國史記說苑旁及晏子

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篇割裂竄

改而又以己所駁鄭諸說混入以成之者故王弼州怪其

錯雜不精盧正夫謂其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絕不

相類王龍溪謂其附會假借鮮稽其實使聖人之學黯而

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陳直齋謂漢志八
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
果本書否余觀孟子書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及其見殺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是與孟子同

時之人之事而非追論之詞可知矣故孫宣公爽孟子音義以為嘗學於孟子今卷內載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耐柩未葬家貧身老子猶恐力不能合耐是以悲也是與孟子既不同時而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者其誦行又相懸絕豈所誤在孟子耶何風馬牛之不及若此也

沈梅村疑姓名偶同景公時別有一盆成括然崇文總目

謂晏子之書久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為墨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也洪穉存

蠡勺編卷二十

九

粵雅堂校刊

曰晏子春秋前代人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貨不可以為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為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為墨氏之徒未為無據然考墨在晏子之後見漢書藝文志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

列子

劉向校定列子書八篇謂列禦寇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柳子厚曰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

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為鄭

耳宋葉榮甫曰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弗受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攷史記鄭世家鄭繆公二十五年

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以繆為繆與又曰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

其寓言為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

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夷吾死史記齊世家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會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

蠡勺編卷二十

十

粵雅堂校刊

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則仲當垂死之歲嬰方弱冠之時耳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齋隨筆曰莊子之鵬鵬列子之六齋其語大若此莊子之蠻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

莊子

司馬子長言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內篇八外篇十四大抵率寓言也又謂其多空語無事實又謂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即其自言亦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因以曼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故曰無言言無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鱗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書雖瑰瑋而連牻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也是莊子以其書為不足信未嘗諱也唐劉子元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苟以為實則蛙鼃競長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並可引為真事矣知言哉

文子

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註漢魏文志文子九篇多載老子之言或以為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

蠡勺編卷二十

十一

粵雅堂校刊

託者也葉氏大慶曰觀史記貨殖傳註裴駟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既先乃是書守虛篇語而李善註引范子說與裴駟同又北史蕭大圖云雷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云云註家謂為周平王故其序遂謂周平王時人夫春秋始於魯隱正平王之時范蠡事越句踐乃春秋之末相去二百餘年而謂文子為周平王時人可乎况其第一卷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遠甚又其書

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亦與趙簡子同時然則謂平王時人豈不誤與故陳氏振孫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為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

子華子

陳氏振孫曰子華子十卷稱晉人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同時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贈束帛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也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

蠡勺編卷二十

十一

粵雅堂校刊

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乎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於近世能言之流為此以玩世爾按劉向校定序言凡二十四篇以相校複重十四篇定著十篇又言晉自頃公時政在六卿趙簡子招徠賢雋為己家臣子華子性闔爽善持論著書號程子名稱藉甚簡子不能致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朱徽公謂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也

公孫龍子

漢魏文志公孫龍子六十四篇趙人公孫龍撰陳直齋謂

其為說淺陋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而楊升菴乃謂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然其論注放頗僻去孔孟奚啻千里其說非也蓋史記之公孫龍字子若或作子石楚人家語作公孫龍衛人升菴所見是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辨乃藝文志所載者字子秉趙人樂正子與譏其行無師學無友者非孔子弟子也汪堯峯曰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繁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數篇以紉會子何其謬也按弟子傳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卒時龍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公子勝為平原君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歲人矣又孔穿孔子六世孫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矣何其謬也劉歆七畧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蓋春秋六國間有兩公孫龍子無疑也

蠡勺編卷二十

三 粵雅堂校刊

墨子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漢藝文志七十一篇陳直齋謂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蓋莊周嘗曰聞古有不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者墨子與禽子即滑釐翟弟子聞其風而悅之而為之太過已之太循其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汪洋而通四夷也腓無股脛無毛櫛風沐雨而形勞天下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為衣以跂蹠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不如此則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墨之為道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命尚同其道太嚴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而不可以為聖人之道而習其道者多徒至今不絕韓非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荜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孟子荀子皆非之韓愈獨以為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本然云

鬼谷子

陳振孫書錄解題從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謂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高似孫子畧亦謂漢藝文志無鬼谷子隋唐志始見之唐志則直以為蘇秦撰不可考也按丹鉛總錄言漢書藝文志有鬼谷區三篇註云即鬼與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寃侯問於鬼與區註云即鬼容區楊升菴謂容與聲相近今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然則鬼容區即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為無有矣但其謂戰國時人而鬼谷又以地得名則仍未可強同耳又隋唐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註今本稱陶宏景註徐廣又謂有尹知章註

蠡勺編卷二十

四 粵雅堂校刊

孟仲子

鄭氏詩譜謂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按孟子實學於子思之門人京山郝氏辨之已
審烏有仲子與孟子同事于思之理其謂著書論詩毛氏
取以為說則維天之命傳及闕宮傳皆引有孟仲子語是
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書矣陸璣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
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小毛公然不
載漢書藝文志意其亡佚已久乎

於陵子

向聞山陰徐渭文長評於陵子十二篇而未之見順德黃
子鳳崖以寫本示余內有陳于岸周質先評而無文長語
心竊異之又其第十一篇見皇甫士安高士傳餘皆摹象

蠡勺編卷二十

五

粵雅堂校刊

莊老而益之以五蠹六蝨之說而要其歸則墨家者流也
夫於陵子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矣何漢志所收百八十
九家不列其名氏即唐宋而下鮮能道之者豈廢棄沈沒
千有餘歲至明而始著於世耶當亦如柳州所譏亢倉子
鷓冠子之類焉已耳第其文則緊潔而雋爽姑錄而藏之
俟得山陰本以考正焉未必非好古者見聞之一助也或
曰萬歷間士大夫好撰偽書以欺世此則姚士粦叔祥所
作云又於陵齊地今屬淄州長山縣顧野王輿地志鄒道
元水經注唐張說石泉驛詩可覆按也而篇中乃以於陵
屬楚蓋以列子有陳仲子適楚居於陵因為號之語抑
知列子周安王時人在仲子前百餘年依劉向說且殊未

足為確據也

荀子揚子

楚蘭陵令趙國荀况撰荀子二十卷漢志作孫卿子避宣
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為荀卿歸震川謂荀子三十二篇至
唐大理評事楊倞始移其
篇第今篇中亦有失倫次者又謂其富於文辭引物
連類變衍多不能無疵若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漢黃
門蜀揚雄撰法言十卷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
班固敘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也韓昌黎謂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程伊川謂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
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全紹衣曰荀子醇疵
相問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合傳可謂
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殊而粉飾之以孔氏

蠡勺編卷二十

六

粵雅堂校刊

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亦正是其本色所在
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
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
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
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
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為揚子其流
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宋中
興館閣書目稱漢孔鮒撰陳伯玉謂孔光傳夫子八世孫
鮒魏相順之子為陳涉博士卒於陳下則固不得為漢人

矣且其書紀紂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以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爲紂撰乎按是書所載多附會如孟子距子思年歲不相逮故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是書有思孟論牧民之道語班固漢書趙岐序應劭風俗通司馬貞索隱皆誤信之至涑水溫公亦編入通鑑惟朱子云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編首幾章皆法左傳句義固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其好左傳便可見方合山曰孔叢子出於宋咸世以爲卽咸所作也

新序

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唐以前

蠡勺編卷二十

七

粵雅堂校刊

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不知爲合併爲殘闕也會子罔序謂此書最爲近古遠自舜禹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有雖傳聞異詞不無舛悞要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榮甫曰新序第一章言秦欲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攘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按通鑑昭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於魯成公十六年卽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至奚恤相前後二百二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於鄢陵之戰

者然令尹子西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所謂不無舛悞者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

六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一目錄

方言 釋名

論衡 白虎通

水經註 參同契

世說新語 文中子

編珠 女孝經

通典 通志

虎鈴經 皇極經世書

小學 家禮

明本釋 孝慈錄

砭狂錄 三字經

金石諸書 鐘鼎款識

蠡勺編卷二十一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一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方言

直齋書錄解題方言十四卷漢黃門郎成都揚雄子雲撰
晉郭璞註首題翰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
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抱
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
槩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
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洪容齋曰世傳方言
凡十三卷與書錄解題異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
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

蠡勺編卷二十一

粵雅堂校刊

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
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
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
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
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
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明帝諱莊
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
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
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
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

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爾

釋名

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卽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陽湖洪稚存曰序言二十七篇然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按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

蠡勺編卷二十一

粵雅堂校刊

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不遠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註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按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註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

此書兆於劉珍踵成於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闕也其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也

論衡

論衡後漢王充仲任撰或作子任充上虞人仕爲州從事著書八十五篇其一佚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得之祕玩以爲談助 四庫目錄謂充生當漢季憤時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不可以訓其文亦冗漫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陳直齋謂自王明傳之時以爲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今觀之未見異也 揮子居曰吾友張皋文嘗薄論衡詆爲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

蠡勺編卷二十一

粵雅堂校刊

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於反身蓋子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荀卿子爲塗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逕庭焉卑薄則易近於道高強則易入於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白虎通

白虎通義四卷凡四十四篇漢扶風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北宮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其議奏爲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名白虎通義其中兼涉讖緯然多傳古義攷證家藉爲據依而流及後世實亦有不可通行者如 篇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

拜尸也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
公也明三衢葉氏彙敬曰古人祭必立尸似無義理夫祭
則如在惟誠所通何必設尸然後神在且宗廟以卿為尸
謂公尊近天子嫌於受天子之拜顧卿獨可受拜乎曲禮
祭祀不為尸鄭註云尸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
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
也然既云主人之子行獨可受伯父叔父之拜耶且宗廟
立尸猶曰以同氣之孫感同氣之祖猶為以人附人如優
孟學孫叔敖也至於天地山川原非若祖宗之人形今亦
設尸以象之後世循此弊端遂至於天而立為玉皇上帝
夫天本清虛無物而今於虛空中撰出箇人又塑為土木

蠡句編卷二十一

四

粵雅堂校刊

之偶以肖之此何理哉又山川能興雲雨以澤物有功於
民故亦祭之而今泰山之上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
雖附會於黃帝七女之說亦古人設尸之法為之階厲也

水經註

水經三卷相傳漢桑欽撰見公武以為成帝時人陳振孫

日錄以為註四十卷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撰唐藝

文志及杜氏通典謂註二卷晉郭璞撰明代以來傳刻外

誤我朝趙一清東潛撰註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全氏

祖望序曰安定之註水經雖於禹貢故道不能一一追溯

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固有用之書也但嗜奇博讀者眩

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

文總目祇三十五卷元祐間無名氏跋且祇三十卷是歐
陽亮公尙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
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其不見
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原本當有弱黑涇洛厚沱諸
篇而今不得見豈止小失乎哉然即所幸存者亦多脫譌
蔡正甫所謂蜀本遷就之失撫卷茫然雖有好學如柳大
宗謝耳伯趙清常朱懋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
其十之三而於其大者未之能及也近乃有專門之學顧
亭林顧宛發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於蔡正
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
時劉繼莊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為是書之

蠡句編卷二十一

五

粵雅堂校刊

疏而惜其不果然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為澆水東樵或以
榮水為澆水宛或以澗水有二百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
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之說東樵宛
古之難也東潛拾遺糾繆而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得
代興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

參同契

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參同契三卷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

修鍊者祖之蜀祠部員外郎永康彭曉字秀川又於廣政

丁未蜀孟昶廣政丁未是年後漢高分作十九章而為之

註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宋紫陽朱子別撰考異一卷

謂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外

誤尤多乃合諸本更相正其諸同異皆并存之故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是互換之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其實乃鑿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者耳

世說新語

蠡勺編卷二十一

六

粵雅堂校刊

文獻通考言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皆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梁劉峻孝標註之唐志作八卷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此本董令升刻之嚴州以為晏元獻公手自校定刪去重複者按休甯汪文端公松泉集言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襁投於江胡翁見襁流下有小兒啼聲取長養之以為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於本親已為死人也世以此為深譏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元獻嫌其乖疎削去之以伯始之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文中子

隋河汾王通仲淹撰中說十卷唐志作五卷直齋陳氏謂第十

卷有文中子世家通事史無所考房杜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

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為前後序非也晁氏讀書志謂通

之門人共集其書之語有太常丞阮逸註有正義大夫龔

鼎臣註龔自謂明道間宋仁宗年號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氏比

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程子曰

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人傳會不可謂

全書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濟南王司寇曰世或疑房杜

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

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以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

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

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若門人薛收等議諡文中

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編珠

蠡勺編卷二十一

七

粵雅堂校刊

編珠四卷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無之至宋始著於錄然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之載也意其書流傳特少即唐宋元以來諸書之引之者亦鮮錢唐高澹人詹事得諸內府而闕其半遂按其目補之以行編首有崑山徐尙書秀水朱檢討二序檢討謂類書始南北朝然如朱澹遠語麗語對語麗十卷語對一卷皆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既已失傳即修文殿御覽今亦亡之凡三百六十卷北齊尙書左僕射范陽祖珽等撰按陳直齋謂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畧等六家今皆不存當以是書為古今類書之首又云延行事奸險毋乃盜編畧為已功耶編畧者梁徐僧權所

也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人闕訪之又不可得則數家當首公瞻此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為創獲也臺卿即公瞻之叔

女孝經

女孝經十八章首開宗明義次后妃次夫人次邦君次庶人次事舅姑次三才次孝治次賢明次紀德行次五刑次廣要道次廣守信次廣揚名次諫諍次胎教次母儀次舉惡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著也其進表曰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

蠡勺編卷二十一

八 粵雅堂校刊

動天地精神流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為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嫻詩禮至於經誥觸事而牆夙夜憂懼戰懼交集今戒以為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為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為主雖不足謂嚴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此聞達輕觸屏展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按後漢扶風曹世叔妻

妻班昭有女誡七篇載范書列女本傳中馬融善之命而妻女皆習焉陳直齋謂俗號女孝經萬曆八年庚辰有神宗御製序云頃以中宮正位宗廟有助聖母恐母儀之教未闡迺取其書命儒臣註解暨仁孝文皇后內訓后姓徐氏中山武甯王達之女俾諸保傅姆朝夕進講於宮闈仍鑠別本頒示中外便民庶之家得以訓誨女子是女孝經之名早屬女誡而此復從而擬之焉爾

通典

唐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其才過劉向宰相杜佑以為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以食貨選舉職官

蠡勺編卷二十一

九 粵雅堂校刊

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自書契迄德宗貞元元年為通典二百卷宋真宗咸平中宋白等為續通典載二百年事而卷帙亦如之龔氏鼎臣曰秩書太畧白書太煩不煩不畧最為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又因學紀聞言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甯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澁梁師其簡公羊得其畧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畧見穎士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通志

宋莆田鄭樵漁仲撰通志二十畧淳熙間經進其氏族六書七音等十五畧自謂出於胸臆職官選舉食貨等五畧

則謂雖本前典亦非諸史之文然而詆史遷非班固至敘
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為賊吏子為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
為證陽湖惲氏敬曰漢人他書無有言小戴事者故漁仲
於何武傳外亦未別有所引今據武傳曰九江太守戴聖
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
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
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
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賊也此如任意決事不
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聖
尚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為之致積愆過而已不當二千
載之後懸人以受賊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為府官所

蠡勺編卷二十一

十一 粵雅堂校刊

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賊矣傳又曰後為博士毀武
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
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
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聖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
坐其子之賓客為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
道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聖受賊失實矣可哂也
北宋以後儒者喜深刻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即妄為新論
專以挾別前人瑕累為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
完膚况聖乎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

虎鈴經

虎鈴經二十卷共二百一十篇內闕寶沈鶴首
鶴火鶴尾四篇宋許洞撰

其自序言孫子之法奧而精諸家之法膚而淺而李筌太
白陰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今上探
孫子李筌之要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
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鈴經創於辛酉之初成於甲辰之末
書首有洞進表四庫簡明目錄謂其指陳兵法上至占候
陰陽下至醫療人馬大抵彙輯舊文參以己意惟第九卷
飛鸞長虹重複八卦四陣及飛猿素圖為洞自創之新法
耳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歷雄武推官嘗忤知州馬知節
奏洞私用公錢除名景德二年乃應洞識韜畧運籌決策
科除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著有春秋釋幽五卷又演元
十卷集百卷

蠡勺編卷二十一

十一 粵雅堂校刊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皇極經世書曰元會運世蓋數學也以元經會以
運經世自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
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
之數世之能明者蓋鮮故楊升菴謂漢書律歷志上元至
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引楊朱言伏羲
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
與二家異康節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為一元到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以邵子之
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應兩番始終矣其果孰為是乎
善夫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說

誠荒唐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學

朱子小學書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共四卷明初註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訥有集解成化時臨海陳氏選有集註二公皆名儒崇正時蓋以古之蒙養必有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猶可攷見故採錄經傳以為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於尚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固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

蠡勺編卷二十一

士

粵雅堂校刊

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學既廢而移其名於六書史志所載類然舊唐書經籍志二門抑知訓詁亦小學也然則此書乃返之於古文獻通考載於經部子職附於至書中稱引或有及於廣大精深者蓋將以正言正行先人童子之心而言行之正皆大人先生所為勢不得零碎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義例不整也

家禮

陳直齋曰家禮一卷朱熹撰世傳鄧氏鍾岳所刻八卷王氏懋竑白田雜著謂依託者為之而不盡然也汪堯峯曰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四母夙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

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今即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表悉有表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既葬無受表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日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日假使禫祭得禫非間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

明本釋

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

蠡勺編卷二十一

士

粵雅堂校刊

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鑒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畧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 命館臣恭校刊於武英殿

孝慈錄

禮雜記下篇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

而禮註云此謂父在為母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自唐以前皆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武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嗣後或行或不行連年不決開元禮定亦行其文而廢其實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斬衰三年以主喪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書成

砭狂錄

蠡勺編卷二十一

古

粵雅堂校刊

僧大汕池州人或曰蘇州人性狡黠少為府縣門役翦髮稱覺浪大師遊嶺南居長壽寺嘗私販往安南致象犀珠玉之屬直且十萬以伺候當道之門諸貴人暱近之益無所忌憚潘稼堂次耕遊粵撰砭狂錄數萬言於緇素源流分涇別渭以斥其妄後為按察使許公嗣興逮治之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乾隆五十年間有寄塵者亦嶺外人善丹青頗能詩余嘗於大通寺見其題竹一絕云只因無肉食寫竹不能肥趁此秋風好別君江上歸亦有風致然癖奇服恣淫蕩日費不啻何曾萬錢雖肉食者不如也諸大僚爭延致之惜無有潘太史許中丞其人者

三字經

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朱子謂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是三字經之所從來遠矣今童蒙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宋人入中亦多叶韻語康熙間有琅邪王相字晉升號詠菴者從而箋釋之謂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凡二十中有蒙訓七十五卷小學諷詠四卷遂億七百零一卷未嘗有二字經也度而歸之爾其實區撰無疑也廣州人物傳三字經適子所撰也文殊馴雅童子多誦之與周興嗣千文並行又琅邪本改不知禮為不知義所當識為所當執識某名為識某文君臣也為君臣義曰哀樂為曰哀懼乃七情為七情具與絲竹為絲與竹至曾元為元曾弟

蠡勺編卷二十一

五

粵雅堂校刊

則恭下添長幼序友與朋二句改由孝經為小學終乃孔伋為子思筆我姬公為我周公著六典為著六官當詠諷為當諷詠稱盛治為盛世猶苦學為猶苦卓彼晚成為彼既成且聰明為且聰敏當少成為當自警當少成下添唐劉晏方七歲二句前添長幼序友與朋微足十義之數已太生強此更畫蛇添足垂於後為裕於後諸如此類皆任意為之則其謂王伯厚作愈不足信

金石諸書

金石之書唐以前所罕見自宋歐陽公撰集古錄為跋尾二百九十餘篇趙德甫倣之成金石錄三十卷自是劉原父鄭漁仲呂與叔黃長睿以及薛尚功婁彥發王子弁之

徒爭相編述而風尚與焉然陳伯玉嘗竊笑之謂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為祖丁舉字即以為伍舉方鼎即以為子產仲言匪即以為偏姑夫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遂實之乎此在考古圖博古圖說之類或所不免直齋笑之是也若永叔所云聖君賢士桓碑彝器多與史傳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正訛闕其所係亦非淺鮮也此好古之士所由博訪遐搜且日起焉而未有已也

鐘鼎款識

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皆鈎摹古器銘辭為之

蠡勺編卷二十一

六

一

箋釋大約以呂與叔考古圖黃長睿博古圖說為粉本而據拾諸書以附益之獻縣紀文達謂其訂譌考異具有辨證固非考古圖所及亦非博古圖說所及也不知何人翻作板本為二十卷休甯汪文端曰用石刻翻作板本取便摹印廣為流傳其意甚善惜刻工拙劣不能得其形似尤可詫者每條釋文辨證率以意節去字數讀之多不明瞭蓋亦刻工欺妄而主者不加勘校謬誤百出前輩嘗云明隆萬後刻書潦草為載籍一厄今是書并薛尚功姓氏不傳乃載籍之又一厄矣

蠡勺編卷二十一

譚堂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二目錄

- | | |
|--------|-------|
| 楚辭 | 楚辭集註 |
| 龍岡楚辭說 | 九歌九辨 |
| 卜居 | 大招 |
| 蔡中郎集 | 建安七子 |
| 嵇中散集 | 陶靖節集 |
| 庾開府集 | 李翰林集 |
| 杜工部集 | 韓昌黎集 |
| 元白長慶集 | 柳仲塗集 |
| 東坡集 | 致堂斐然集 |
| 玉臺新詠 | 鼓吹集 |
| 谷音 | 文不貴多 |
| 酒德頌 | 五柳先生傳 |
| 閒居賦 | 討武曩檄 |
| 上裴長史書 | 祭田橫墓文 |
| 蘇氏族譜亭記 | 寒碧琴記 |

蠡勺編卷二十二目錄

一

一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楚辭

文獻通考屈原自傷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及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其後宋玉作九辨招魂按招魂亦屈子作招魂也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之後王逸章句又宋秘書郎黃伯思長安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耳若些只楚辭楚紛侏侏者楚語也悲壯曠控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沅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故皆謂之楚辭

蠡勺編卷二十二

楚辭集註

朱徽公撰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以王氏洪氏註或迂滯而遠事情或迫切而害義理遂別為之註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訂者則見于辨證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而註者反引二書以釋天問可謂高世絕識矣洪慶善補註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朱子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惟于九章志回風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註云黃棘刺也杜曲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註亦謂施黃棘之刺以為策按薛待溪曰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既所始也則黃棘為地名猶晉有垂棘赤棘之類與

棘之盟楚既所始也則黃棘為地名猶晉有垂棘赤棘之類與

龍岡楚辭說

三閩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無異辭矣宋永嘉林應辰渭起撰龍岡楚辭說五卷推言屈子不死于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以為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于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寄興高遠登昆侖歷閭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為實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為實者何哉陳直齋謂其說甚新而有理

九歌九辨

宋玉憫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辨以述其志辭共十篇宋人不知九字有虛用之義帝嘗命成黑歌九招歌之名九辨九歌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章九德九夏啟有思九者如爾詩之九說非必九篇也強合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已開其妄近松江顧小厓撰九歌解亦將九歌十一篇并湘夫人于湘君并少司命于大司命以符九者之數抑知昌黎謂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祀典之中尊無二上知禮如靈均乃肯輕于并合者至少司命疑即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註以為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歌辭多近山鬼若大司命之辭則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

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亦豈容混合乎

卜居

卜居屈原自作設為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為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著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註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見日知錄

大招

大招第十三章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又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其云二八四上王逸以下註者皆缺毛西河竟山樂錄

蠡勺編卷二十一

粵雅堂校刊

曰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為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是也趙簫倡言以簫為倡凡絃匏鐘磬皆從簫倡之樂以聲為主樂之聲以人聲為主聲以調為準聲之調以宮調為準而皆于笛推之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為簫韶

蔡中郎集

後漢左中郎將軍陳留蔡邕伯喈撰集中時貴碑甚多胡廣陳實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如袁滿年未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濫亦甚矣王文簡曰集有劉鎮南碑劉表也獻帝初平二年夏四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瘞

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六七年矣安得復起九原而為其神靈耶碑又云太和二年葬于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至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按陳直齋謂邕集在唐志言二十卷今本十卷闕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為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為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也今陳留新刻本詩文凡九十四首

建安七子

蠡勺編卷二十二

粵雅堂校刊

魏志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然自王粲而下止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子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于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然偉長著中論二十篇有合于儒者立言之旨其傳世行遠殆非仲宣子建孔璋所可及其餘元瑜德璉公幹意竹垞所謂以辭之文人悲喜在當時雖歎其工而終未憚乎已之志而自平之者不

少與

嵇中散集

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陳氏振孫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晉書本傳錐縣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此云取稽字之上蓋以嵇與稽字體相近為不忘會稽之意文獻通考作取稽誤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于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四庫目錄謂晉書為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謬也其集散佚至宋僅存十卷今本為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林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陶靖節集

蠡勺編卷二十二

五

粵雅堂校刊

陽湖惲子居曰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為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照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搜校粗為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為鎮軍將軍遂意殺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心曲折求通而終于不可通也況戊戌七月桓元

反陷江州已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

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

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為之參佐以獎逆哉此必無

之事也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

言飢驅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即阻風規林

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

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既抱羸疾

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

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

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

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汗于元

蠡勺編卷二十二

六

粵雅堂校刊

可信矣而斗南于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為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註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為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為辛酉改癸卯為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不知所見同異何如也

庾開府集

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子仕梁為抄撰學士累遷東宮學士領建康合臺城陷奔江陵為右衛將

軍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江陵陷遂西周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錄解題謂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二十卷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首冠 四庫目錄謂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二十卷者在元末尚有傳本至明遂佚今庾開府集箋註十卷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為作註而未竟 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而倪瓚又以兆宜所箋出自眾手不免漏畧乃重為補葺並作年譜冠于前別為庾子山集註十六卷前明楊用修曰庾子山詩為梁之冠啟唐之先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

蠡勺編卷二十二

七

粵雅堂校刊

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蓋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李翰林集

唐藝文志有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宋樂史別收歌詩又于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定為三十卷今皆不傳此則宋徵求得王溥及唐魏顯本又蒐羅逸作合為一編其次第以諸家序文為第一卷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為詩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為雜著按樂史序言太白慕謝

安石之風自 1 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宋紹興間晁公武撰讀書志誤以太白為山東人後之作大明一統志者遂以太白入山東人物此由倒讀東山二字亦緣太白之僑居山東者有年也楊升菴謂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不多見因就其集中游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概于丹鉛錄云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讀書縣南之匡山或謂匡廬非也故鄭谷送人入蜀詩雲藏李白讀書山指匡山也少以才名為採訪使蘇許公所薦徵召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人呼之未久還蜀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再入長安客游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送

蠡勺編卷二十二

八

粵雅堂校刊

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游江南池州會稽而隱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邱旁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璿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其生平游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游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邱不忘故其懷趙徵君鞋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不果其願竟終于采石疾革猶以詩草托友人促月之說蓋流俗躄言云

杜工部集

唐藝文志杜工部集六十卷小集六卷宋寶元間王洙叔原蒐中外書除其重複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篇近體一千有六篇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二卷爲定本至秘閣學士武陽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校定爲二十二卷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乞于至德大厯于文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十七篇文獻通考作千四百四十七篇官洛下時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警益號精密陳直齋曰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

蠡勺編卷二十二

九

韓昌黎集

昌黎集四十卷文公婿李漢輯其序言親收拾遺文無所

失懼後人僞妄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順宗錄五卷另行無所爲外集者自莆田方務卿增考刻之南安軍乃有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八卷于是與大顛書遂見諸外集矣東坡力辨其僞惟朱子校定韓集決以爲韓筆無疑且謂此乃昌黎平生死案陳直齋曰書之謬妄三尺皆知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註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統稱韓吏部衡其書蓋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楊升菴謂僧徒妄撰似太白歌稱楊升菴引黃東發之言曰據集韓公止四其草書獨步也

蠡勺編卷二十三

十

元白長慶集

樂天撰微之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至宋存六十卷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又逸詩二卷今本乃宣和中建安劉麟所刊明馬元調據以翻雕詩二十六卷賦一卷雜文三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集後記稱前著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又續後集五卷

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今本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元白文章齊名稱皆號長慶集其出處亦不大相悖惟微之晚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士論薄之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與牛僧孺為師生而不陷牛李之黨斯可謂始終全節者樂天詩格條直中皆雅音微之意拙語纖頗流于澀故張為主客圖以樂天為廣大教化主而微之不與焉東坡品為元輕白俗未可為定論也

柳仲塗集

宋如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編亦名河東先生集 四庫目錄作十卷附錄一卷謂其文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

振興古體者開貴為之先導

開第開貴六年進士歷知常八郡以辛王漁洋曰仲塗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皋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子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億比之狐媚梟鳴噫亦詩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通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東坡集

書錄解題言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又言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于

建安稱東坡別集四十六卷亦無應詔集大畧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中雜以頽瀆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偽今 四庫本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按西吳里語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與縣紹興間為左司諫又為淮東司曹嘗以其父元之所註坡詩鈔板為施註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舊有東坡詩集註三十卷外誤蘇詩續補遺一卷康熙己卯商邱宋牧仲中丞得施註殘帙十二卷屬武進邵子湘高郵李百藥補註之牧仲又輯得逸詩二卷屬錢塘馮景續註之至海甯查慎行初白又以牧仲所刻徽暗乃重為考訂成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

致堂斐然集

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斐然集三十卷陳直齋曰寅文定公安國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于水盤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為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後以不持生母服為章復所劾復之意雖在迎合秦檜假公以濟私然所執不為無理也寅自辨之書今載集中究之強詞爾按太平御覽引世說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胡翁聞甕有啼聲往取養之以為子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于本親已為死人也世以此為深譏焉古今人倫之變莫有甚于斯二者今

世說不載胡廣此條休甯汪文端疑晏元獻削去之謂伯始之孝于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又四庫書目謂明仲集中載釋氏疏文六篇與所作崇正辨自相矛盾至其出處大節則卓然不愧矣蓋明仲以不主和議謫新州也

玉臺新詠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孝穆編所錄梁以前詩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者一卷凡十卷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朱竹垞曰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畧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偽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

蠡勺編卷二十二

三

粵雅堂校刊

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悵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言明其非乃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

鼓吹集

唐詩鼓吹集十卷相傳元遺山選郝天挺繼先註明人古岡廖文炳光甫附以解義有趙文敏海忠介二序所收九十六家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首真贗錯出其最誤者混入宋人胡宿詩二十三首次獨孤及之下遂以爲唐末爵里未詳之人今考所錄大半在文恭集內中有次韻和朱况一首况爲胡氏婿與宿同籍常州其見所撰太夫人行狀以遺山文敏金元鉅公且去宋未遠不應謬誤至此其爲偽託無疑者康熙間吳郡胡燮亭選唐詩貫珠漫不加察亦并收入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大子少師致仕有文恭集四十卷

蠡勺編卷二十二

古

粵雅堂校刊

谷音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所錄皆宋末人詩共一百首各繫小傳紀其大畧王漁洋曰上卷王澹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禺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宋吳渭編謂立月泉吟社以丙戌三月分題丁巳吳思齊評其甲乙選中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方鳳謝可卷題爲春日田園雜興其姓字皆隱語以代揚名也合

景工其後施愚山刻之清江吳時冕刻之真州又有江河刻本蓋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其之也

文不貴多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至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張端義貴耳集言張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冊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曰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

酒德頌

戴逵竹林七賢論言劉伶未嘗措意文章終其身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東坡詩亦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而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新城王文簡以為當不止一頌但此一頌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耳然則七賢論遠與伶同時者猶未足據與

五柳先生傳

陶徵君五柳先生傳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

然忘食說者謂求甚解則涉穿鑿能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固然矣而未足以知此老之深也楊用脩曰兩漢以來訓詁盛行數字之文說至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公厭之故超然直見獨契古初而臨廢訓詁俗士不遠便信其為不求甚解矣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函弄不到心者能之耶

閒居賦

夏醴谷曰賈后欲廢太子潘岳為之作書草以安仁之詞

蠡勺編卷二十二

華斐然一時罕匹而大節隳喪乃至如此世復以板輿色養傳為美談考岳在職時母常以乾沒不已責之及為趙王倫所陷臨刑謝母曰負阿母則其冒險者利亡身辱親不孝莫大乎是

討武壘檄

徐敬業起兵討武氏時為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故曰包藏既心窺竊神器廢中宗為庶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越六載天授元年始改國號曰周設敬業當日聽魏思溫言以匡復為詞直指洛陽則大功可立乃自謀篡穴妄希金陵王氣能勿敗乎唐書稱敬業討武氏不克亡命不知所之或謂

敬業禱所養似已者斬之逃入山為僧天寶初有老僧九十餘名住括者即敬業也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為衡山僧賓王亦祝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而卒

上裴長史書

沈氏讀書隨筆曰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憶惜東遊維揚不過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故為大言以形其豪俠非實有是事也不然隴西一布衣安所得如許橫財恣其揮霍耶按古之所謂百萬千萬皆言錢耳後世金銀乃以兩計此言三十餘萬則三百餘貫也

祭田橫墓文

洪氏謂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大有生氣故班氏以為雄才韓文公至為文弔之然田氏自田儋兄弟始拒楚約殺其來使後負項梁不肯發兵在當時諸侯王中田氏為最劣世徒以橫之客三千人自到歎其節烈不知皆龔材也退之是時試宏詞不售上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又知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洒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

蘇氏族譜亭記

齊東野語載滄州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山人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漸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成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其泉有

自尤詩述其妻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于坡公為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為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邵氏博聞坡先謫黃州熙甯執政妾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仇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妾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歡也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號軫石選真生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為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為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迫明崇正間

高麗困于兵請援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還中國記言子由有寒碧琴說又言琴長三尺四寸濶六寸缺兩足漁洋謂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為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嘗省公于登州也崇正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而考證甚疎每為人欺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二

譚瑩王生覆枝

蠡勺編卷二十三目錄

古人文亦多所本	五代史文所本
劉召美試論所本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湛文簡奏疏所本	文失是非之心
四六文	尺牘
古人詩不嫌相襲	詩有別才
妙在形似之外	龍蛇歌
魏晉以下人詩	百一詩
蘭亭詩	鍾氏詩品之謬
李太白詩誤	杜牧之詩誤
溫飛卿詩誤	陸放翁詩誤
題畫詩	馬嵬詩
赤壁詩	九僧詩
海忠介登科錄詩	昭代詩派
樂府	詩餘
寄吳漢槎	商家林店題壁詞

蠡勺編卷二十三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三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魯劍撰

古人文亦多所本

汪鈍翁曰古人為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陽公論隱公居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縱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即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即坊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然可見倘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五代史文所本

蠡勺編卷二十三

粵雅堂校刊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然三矢告廟亦極筆也按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為武皇父子寫生然實全用王元之五代史闕文之詞遂成絕調非歐公自創也何義門云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

劉召美試論所本

吳虎臣曰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修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為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

美此意本孫樵耳樵與買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窮
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
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于窮者
也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仁和姜叔明白唐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
郭準代為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
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
還辨雪等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長山朱氏冒
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
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議者謂文正

蠡勺編卷二十三

公雖襲用前人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壞竊也

洪文簡奏疏所本

漢順帝時梁冀為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
若水也二語本于孔子家語五儀解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羣臣其操楫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
洪文簡公嘉靖九年考滿遷侍講時近習漸幸災變頻仍
公憂之上修省疏其舟楫之論一段實本諸此而透快過
之

文失是非之心

武后延載元年明堂災制求直言姚璿對云成周宣榭火
下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

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為尊周紀信漢王之車蓋
將誰楚及李自成入承天門官民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
武功過湯武而無慙德沈文憲謂此是黃巢即位時語皆孟子所謂無是
非羞惡之心者也

四六文

陳伯玉錄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浯溪集云四六偶儷
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
李商隱之流號為能者殊不工也義山有樊南甲乙集四
十卷皆表章政體四六
之文時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至歐蘇始以博學富
文為大篇長句敘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荆公尤
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眾

蠡勺編卷二十三

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按我

朝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嘗輯宋人四六為藝林傳誦所著
恩餘堂集經進稿中亦多典重渾成語如天下有三重
議禮制度考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 天子所至
日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以人情為日 大德之致永年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是謂太平之世日雨而
雨日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後樂而樂有象之
存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
雨雪我潤澤之我滲漉之我氾布濩之十二時不翼而飛
天之所助者順于萬里如指諸掌 聖不可知謂神奉
三無私 聖人之所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 昊天其

子之以保佑申 國家豐亨豫大再籌三十年之通民戶
朝饗夕殮或鮮千萬斯之積富非藏國利本因民矧常太
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見松軒隨筆

尺牘

常熟嚴太僕虞惇曰漢書陳遵傳遵畧涉傳記贍于文詞
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弄尺牘之名始此梁昭明撰文
選書表賤啟之外別無尺牘宋初文苑英華無體不備亦
無尺牘之目近代乃或以此名家東坡山谷往來酬答之
札好事者掇拾綴輯名之曰蘇黃尺牘家挾一編而蓮幕
之士尤好之蓋賤啟之作施于達官貴人其體多駢偶之
文而尺牘則關言長語單辭隻句衝口信筆嬉笑涕洟無

蠡勺編卷二十三

四

粵雅堂校刊

所不可令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翰墨之高致
而通人之緒餘也已

古人詩不嫌相襲

列子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
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
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倚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
子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
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
幽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
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又屈子遠遊篇
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

吾不聞陳射洪登幽州臺歌實本此數語然風緒邈而陳
則微韻矣又李習之拜禹言歌全述此四句但長作常及
弟閣之下加已而已而四字耳

詩有別才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于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
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
適則慮周而藻密嚴滄浪言詩有別才正是此意非教人
廢學也然亦有不讀書而能詩者北齊斛律金不解押名
而勅勒歌乃為一時樂府之冠

妙在形似之外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

蠡勺編卷二十三

五

粵雅堂校刊

人王從之謂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第于題
而要不失其題也凌駿甫解鷄鳴曰賢如傲長之心詩人
隱隱不道破大抵風人之致借有為機倚無為用說處不
是詩詩在不說處可謂得此道三昧

龍蛇歌

龍地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一為介子推事晉文公即位
賞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
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
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地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
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綿上山一則舟之備事
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爵祿不與文

公酌諸大夫酒曰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詞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甯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欲爵祿之舟之僑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也遂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葉榮甫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僑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求之不得乎觀此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並載之非也

魏晉以下人詩

白沙子有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率吾情益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飭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宋

蠡勺編卷二十三

六

傳雅堂校刊

袁潔齋變亦謂古人詩猶籟之自鳴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聖人斷之曰思無邪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其間以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自深至唐人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而去古愈邈獨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矣然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所由不能不與古異也二公之說持論過高然必明此義乃可讀漢魏以上人詩

百一詩

寄傲軒讀書隨筆曰應璩百一詩或謂璩詩有百一篇故曰百一又謂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故謂之百一文選註均辨其非是獨取詩序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

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之語以爲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亦不可從也按註引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璩作百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弃之云云然則璩已毀其九十九篇惟此一篇止自勉勵之語故獨畱之蓋存百篇之一耳因卽以百一名題有何難解而紛紛曲說如此耶

蘭亭詩

周氏密齊東野語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鄒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

蠡勺編卷二十三

七

傳雅堂校刊

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適是日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于盃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暄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也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非平日靜退之故耶

鍾氏詩品之謬

梁記室參軍鍾嶸撰詩品三卷以漢魏至梁作者百一十九人而評品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每品冠以小序每人系以論斷漁洋山人曰鍾嶸

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畧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鴟之與鷓鴣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噪譏其以筵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岳鮑昭出于二張尤陋不足辨也

李太白詩誤

蠡勺編卷二十三

八

太白送賀監詩曰鑒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鸞按晉書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鸞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鸞悉以去是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鸞非黃庭也而野客叢書謂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鸞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則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他如黃鶴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換山陰道士鸞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鸞皆承此謬東觀餘論曰世傳黃庭真帖為袁帝與帝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長史許君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漂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晉昇平五年卒歲在辛酉後二年即興帝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

預書之唐張懷瓘以爲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羣鸞不遠少春初未嘗收之也知劉何以知其爲劉姓也然考晉帖跋之有劉道士鸞羣亦復歸也之語無乃據此乎

杜牧之詩誤

丹鉛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蓋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也墨子曰吳喜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去吳之世甚近宜得其真又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緣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影撰此語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蠡勺編卷二十三

九

溫飛卿詩誤

丹鉛總錄曰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應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陸放翁詩誤

新坡蠟尾集謂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子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嘗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燭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爲宰

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題畫詩

王文簡曰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為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為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棧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初始之功偉矣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敗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為真輔相之句宋吳氏曾曰敗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如意

赤壁詩

陸放翁云黃州赤壁圖經及傳者皆以為周公瑾敗曹之地李太白有赤壁歌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肯輕下如此至韓子蒼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為公瑾赤壁矣顧景范方輿紀要云江漢之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以嘉魚之赤

壁為孫曹對壘處按謝枋得曰子自江夏沂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壁字其北岸曰烏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為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合屬嘉魚黃州之山則名赤嶼亦名赤泉見地志及桑欽水經

九僧詩

王新城曰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編多五言近體其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詩凡四百七首有景元年直昭文館陳序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畫句也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承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劍南希

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墜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人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為節本或即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樞大厯十子稍窮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

海忠介登科錄詩

順德談用修樵著一枕亭詩草內有題海忠介公登科錄後詩自註海公登科錄是蘇以修于敗麓中搜出者其詩曰吾儒讀詩書仁義其大旨國家設科目忠孝求真士士不愧科名古今實有幾鼎鼎百年內何者為足恃有宋三

百年取士不勝紀試錄存二本要亦偶然耳文公與文山
芳名炳青史甲九十年同年小錄一卷以朱子列第五
文天祥二名一名為謝科第何足奇況乃錄科紙公在
明中葉理學真君子盈廷尙說隨視之等僕婢不朽在其
實名亦誰與比科第雖無奇自立有本矣試錄亦偶存覽
之恭敬起同榜者何人臭味通蘭芷

昭代詩派

洪雅存編修曰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尙書士正商邱
宋尙書榮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為宗所選唐賢
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為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
韋柳之派商邱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

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

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

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

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温李為極則是又學温李之派

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尙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
天寶為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
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惟
子居曰言詩于今日難矣哉古近諸體備于唐唐之詩人
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歛矣
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 本朝順治中詩贈

而宕康熙則適而適雍正則整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
而 本朝諸名家復變焉于是自乾隆以來凡能于詩者
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為質古山
經水註以為博雅聲軒碣陀以為詭逸街彈春相以為真
率博徒淫舍以為縱麗然後推為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
詩于今日難矣哉

樂府

中興書目言劉次莊取前代樂府分類為十九門而各釋
其命題之意陳直齋謂其所載止于陳隋人當是唐集之
舊次莊因而增廣之耳要莫備于太原郭茂倩樂府集為
門十有二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焉上起周唐下迄五

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

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

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

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温李為極則是又學温李之派

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尙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
天寶為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
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惟
子居曰言詩于今日難矣哉古近諸體備于唐唐之詩人
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歛矣
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 本朝順治中詩贈

變也

詩餘

詞之興萌于唐始太白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以通儒鉅公若韓范司馬朱仲晦真希元輩亦皆為之故陸放翁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靡而長短句獨精巧高華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文簡曰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為功雖百變而不窮矣朱竹垞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諸子自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至崇正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也

寄吳漢槎詞

吳漢槎兆篤以科場事謫甯古塔無錫顧中翰貞觀與太傅明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為友懇侍御救之未即許貞觀作金縷曲二闕以寄漢槎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兩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為期侍御告之太傅漢槎遂以辛酉入關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死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

蠡勺編卷二十三

五

粵雅堂校刊

前酒杯魑魅擇人

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殺比似

紅顏多命薄更不

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

杜陵窮瘦曾不減

夜郎倜傥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

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

雷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經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

觀頓首貞觀字華峯號梁汾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著積

書巖集有彈指詞三卷

商家林店題壁詞

蘇藍山北征草記商家林店有無名氏題壁金縷衣詞云

五

粵雅堂校刊

瞥眼黃沙撲看公車席筵圍住小干場屋一角紅旗書會試轅上壓將僮僕車夫子挨肩眠熟早晚打尖還下店待嚼完麩餅添稀粥土炕裏聊栖宿就中我亦同馳逐笑年來京城灰土飽吞幾斛此道不荒安得中中了算何名目竟不中豈非清福若論大挑挑一等這太爺滋味都嫌俗挑二等也拘束觀此已足為邯鄲枕上人作一服清涼散矣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言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合嘗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雖雅諳可推格言至讀袁子才韓生哀辭又可為

痛哭流涕也

蠡勺編卷二十三

去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四目錄

倒用成語

反用字義

兩韻連押

偶句

集句

反切

今韻非沈約本

串字平聲

十字平聲

查為在之轉聲

委蛇字變體最多

以甘為念

古文奇字

篆與八分不始於秦

漢隸之失

真書

別構異體字

諸自製國書

劉表張飛皆善書

唐太宗書

蠡勺編卷二十四目錄

一

粵雅堂校刊

淳化閣帖久失真

右軍小楷帖

宣和畫譜

中麓畫品

書畫肥瘦之辨

印章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倒用成語

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古人倒用成語以就韻者甚多如中
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裳衣衡縱斯蠡下上羊牛甥舅孫
子京周鼎鼎息偃之類皆是也按漢深陽長潘乾碑用蒸
黎作黎蒸董仲書賢良策用勉強作強勉昌黎詩用玲瓏
作瓏玲參差作差參元黃晉卿王仲謀輩亦以窮兵爲兵
窮傷財爲財傷鷹揚爲揚鷹卽孟子亦有父子母之語
蓋古自有其法若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用於陵作陵於
則不可通矣

蠡勺編卷二十四

反用字義

揚升庵曰古文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
香潰之爲遂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
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
明我新造邦不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
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
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直時其臭羶臭陰達于
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

兩韻連押

漢曹全碑銘末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鳳
謂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鈍

根老人曰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
用韻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并非異義者詩雲漢三
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邇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焦仲卿妻
詩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人懷念汝豈得自由兩
遺字兩由字皆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若重用韻則不可
枚舉曰知錄言之詳矣

偶句

海鹽朱笠亭云魏晉談詩聲律未精然如日下荀鳴鶴雲
開陸士龍已開其漸齊梁而後子山集中最夥如文昌氣
似珠大史明如鏡凱樂聞朱雁鏡歌見白麟漢帝看桃核
齊侯問東瓜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學異南宮敬貧同

蠡勺編卷二十四

北郭駢不一而足唐代淑爲律體裁對最要飛卿以玉條
脫對金步搖致動人主樂天帝與九齡山呼萬歲之對王
直夫謂少有其比寒山子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
鳳裘請對載在困學紀聞荆公殺青生白飛瓊弄玉帶眼
琴心三甲六丁洪駒父青奴黃嬭及銀鹿金瓠諸對載在
雪浪齋日記山谷格五朝三管城子孔方兄諸對載在冷
齋夜話放翁手版肩輿温券熱官酒聖錢愚虎頭雞肋竹
郎木客箱紙尾摸床稜空虛腹壘塊胥老學究病維摩乞
米帖借車詩麴道士楮先生子午谷丁卯橋一彈指三折
肱百衲乘雙鉤帖烈士壯心狂奴故態下澤乘車上方請
劍長劍拄頤短衣掩脛百錢拄杖一鋪隨身愛山人骨髓

嗜酒在膏肓諸對載在後山詩話其他名人集中不勝枚舉更若少陵自天當暑之對皆經語荆公一水護田兩山排闥皆漢人語阿蘭若窰塔波皆梵語翠碧黃鸝皆鳥名又兼四色晉公垂手緩聲皆樂府名黃詞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皆歇後語

集句

晉傅咸毛詩一篇為集句之始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勉爾遺思我言維服益言孔甘其何能淑證人罔極有視而目後來文人因難見巧往往有清切湊泊如天衣無縫者甚至有從經史中成語摘為佳對者亦筆墨遊戲之一端也然大雅猶且弗取晁美叔嘗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

蘇句編卷二十四

三 粵雅堂校刊

倘集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有佳客器血肴藪悉假貸于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輝是貢父東坡皆不以是體為貴矣時惟荆公晚年喜為集句如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之類有多至百韻者文文山集杜詩亦至二百首我 胡華亭黃唐堂中允有香屑集皆集唐人之句為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為之 四庫提要謂雖取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五

言長律中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纏繞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有疊韻不已至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嘉慶十四年我 仁宗睿皇帝五旬萬壽先 諭羣臣曰近年慶典諸臣所進每集用文選各書成語而恭集御製詩文者尤多究非正裁况進呈文字當華實並茂如古人頌不忘規者庶合對揚之義嗣後宜歸體要毋仍習佻巧致失脩辭立誠之旨見邸報

反切

世傳漢以前未有反切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而聲病益詳然韻書肇于陸法言其為部二百有六上平自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自一董至五十五花去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自一屋至

蘇句編卷二十四

四 粵雅堂校刊

三十矩矱秩然不可紊也自平水劉淵併為一百七韻今世所已承唐人官韻之舊矣而鄭夾漈六書畧且謂韻學起于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華嚴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蓋韻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宮商角徵羽及半徵半商七音也意若舍西法即無以成韻然者而于是嗜奇喜異之士曰惟向龍龕手鑿搜真玉鏡等類是求置詩書易象之音聲效見溪羣疑之反切舉一世而入于浮屠氏之學可不謂之大惑乎竹垞先生有言曰學者但守韻書分部之舊作為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

不兩能者已戴東原曰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叔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

今韻非沈約本

毗陵邵子湘氏著古今韻畧於古韻通轉則依少陵昌黎叶韻依吳才老朱紫陽今韻間有增字則依廣韻及宋毛晃氏劉淵氏其說見于所自言者頗詳畧曰世以今韻爲梁沈約氏書非也沈誤四聲一卷已久亡矣約所誤四聲志至唐四庫書目不載蓋已亡之矣繼之者隋陸法言氏陸誤四聲切韻亦亡嗣是唐孫愐氏而孫所誤唐韻五卷亦亡今韻書之存

蠡勺編卷二十四

五

傳雅堂校刊

者廣韻宋祥符間所脩也集韻宋景祐間奉敕脩也禮部韻畧宋時列之學官者也毛晃氏仍禮部韻而增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部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作韻會仍劉氏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遞增字寔以多禮部韻初纔九千五百九十字至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尙不足當集韻四之一也最後陰時夫兄弟著韻府乃大加刊削僅存八千八百二十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顧明初至今用之學者或稱爲沈韻或指爲平水韻皆是書也然則今本固非沈韻較劉韻又少三千字並非劉韻可知也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襲舛承訛三百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串字平聲

串音釧物相連貫也與穿讀去聲通前漢司馬遷傳貫穿經傳卽貫串作去聲讀惟宋富文忠過邵堯夫詩云貫串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用平聲此字書所未收者見康節外紀

十字平聲

老學庵筆記曰故都里巷間謂十爲謔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耳然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鼉以道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謔矣

蠡勺編卷二十四

六

傳雅堂校刊

查爲在之轉聲

國初閩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方無人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啟奏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訛之始康熙十七年開制科上虞徐咸清仲山被薦至京偕應鴻博者數十人謁高陽相公門下相公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訛石仲山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爲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查槩卽槎也

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為槎槎轉為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為裁為財也若曰察之轉則廷父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遠色變乃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即察也改查為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為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為裁乎在之為裁察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為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為纜僅義同也然而纜之又為才則無義矣才可纜則查可察矣高陽惻然謝而

蠡勺編卷二十四

七

專雅堂校刊

起仲山著有小學書自一畫以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資治文字

委蛇字變體最多

金石存載漢衛尉衡方碑有夙夜惟寅禕隋在公語隋卽隋禕隋卽委蛇也隸釋云見韓詩內傳跋引容齋五筆言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透迤四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透移九曰透地十曰倭蛇十一曰迤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又作禕隋唐扶碑作透隨劉熊碑作委隨枚乘兔園賦作委移博雅陝險也文選薛註周道威夷險也則陝亦委蛇之別體而字書尙有螭蛇螭蛇陶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

公尙考之未盡也

以廿為念

揚升庵曰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而誤之唐開耀二年開業寺碑陰在元氏縣封龍山多宋人題名有云濟南李致至道王亢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金石文字記謂以廿為念始見于此

古文奇字

野客叢書曰劉茶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

蠡勺編卷二十四

八

專雅堂校刊

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旂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畧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聲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一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誦也又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亦謂之八體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篆與八分不始于秦

世言史籀變古文為大篆李斯變籀為小篆程邈變篆而為隸王次仲割隸篆為八分而楊文憲慎不謂然也其言曰水經註載齊地掘冢得石槨上有八分書驗其文乃太公三世孫或以為六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于秦矣若夫小篆則五帝以來皆有之蓋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用各不同耳如禹刻响嶼則用科斗宣王石鼓則用籀書此傳世文字也至用之民庶媿灼昏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虞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無異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

蠡勺編卷二十四

九

粵雅堂校刊

悉見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自秦始皇也故今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二語本于路史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尔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此推之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也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又曰贊皇山吉口癸巳周穆王書乃是小篆宣王石鼓卻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高談雄辨可驚四筵但恐如陳晦伯者見之又當作正楊篇耳

漢隸之失

今本六經三只多為漢人隸書所誤大都合數字以歸一

字問斤分一字為二字者如繁之與盤男之與離

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准人張昭力臣有堪機漢隸字原枝本一書其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襄抱之襄則不從心而襄袖之襄又別焉溷用之者誤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麀字其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無壹字故借而為烟煴又借煴而為緼若氤氲乃俗字而網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為鵬猶雞之為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鵬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謬之尤者也論和字曰唱咏當用咏餘平當用餘其論段字曰段字

蠡勺編卷二十四

十

粵雅堂校刊

得斷音段字得賈音通用者譌論華字曰古作粵通作粵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彊也論憂字曰憂者行之和也憂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繫繫之繫省而為累非積繫之繫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于意亦合若草則櫟實也別為一字論寢字曰寢乃寢廟之寢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也論气音焉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為气而加食字以為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于雋旁通以為俊謬之大者

也論聖字曰朔望之望省而為思望之望不可潤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球字曰盛土于裡之謂球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敝字曰敝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敝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敝非敝也後世加草于市為蒂非也又改韋作糸為紱亦非也但是皆敝之變而非敝之變漢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蒂而通書作敝皆誤也論惠字曰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之謂惠是惠行之惠也若德則升也非惠也其正定者大畧如此

真書

朱檢討彝尊曰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

蠡勺編卷二十四

十一

粵雅堂校刊

始從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為真也然洪适以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為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宏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万用正書見于寶泉晉古文通作泉註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

管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

別構異體字

三國志註引會稽與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魏書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為楷式故其時碑版多雜用變體別構字金石文字記後魏孝文帝弔殷比于墓文曰此碑字多別構如蔑為蕞蔽為弊菊為築寔為寔箕子為其子往為住厥為厥邈為直顛為巔辛為亲因為曰梓為梓躬為躬曳為电芙蓉為扶容葩為葩漂搖為灑颺慮為憶螭為螭裔為裏帶為帶詎為詎雛為雛瀾為瀾俯為府閭為閭騶虞為騶騶隨為隨轡為轡吸為歛闕為闕踴為踴

蠡勺編卷二十四

十二

粵雅堂校刊

不可勝紀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艸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畧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軌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為惠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魏承百正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象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

于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
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
言行于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于魏齊周
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于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仲璇
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
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千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
字唐元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爾然明嘉
靖十三年建史宓門于重華殿西門額以史為史以宓為
宓左右小門曰龍厯以龍為龍皆世宗所自製而手書也
則不獨武璽之璽劉龔之龔為然已

諸自製國書

蠡勺編卷二十四

三

粵雅堂校刊

寄傲軒讀書三筆曰契丹西夏金元皆有國書契丹字則
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而成凡三千餘言夏蕃書
為元昊自製命野利仁榮演釋分十二卷形勢方整類八
分女直字有小字大字二種大字乃古紳仿漢人楷書因
契丹字體製為之其小字未詳為誰作也元蒙古新字僅
千餘世祖時命西僧八思巴製大要以諧聲為宗

劉表張飛皆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
肥絲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蔚
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
見觀三國志註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

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又涪陵有張飛刀斗銘飛所書
其文字甚工張士環詩所謂人間刀斗見銀鉤者是也按
吾郡粵秀山麓關侯廟有桓侯草書碑筆甚飛舞萬歷已
丑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劉繼文立石未審何
處摹來重勒者

唐太宗書

李氏縛尚書故實貞觀十四年太宗自寫真草書屏風以
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冠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
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
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
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常召三品以上賜

蠡勺編卷二十四

四

粵雅堂校刊

宴于元武門帝操筆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
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
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釐今見常侍
登牀

淳化閣帖久失真

宋太宗游意翰墨購古帝王名卿墨本命待詔王著去取
時秘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但欲備晉宋間名跡遂
以江南人一手偽贗混入其間都為十卷鏤板藏禁中是
其初已不能不失真也故董道詆之謂決磔鉤別更無前
人意米元章辨別其偽已得大要至黃伯思撰刊誤二卷
董別益精惟當時珍惜特甚必大臣登二府者乃得賜其

後並寢不復賜焉元豐中嘉王請于神宗借板模拂幾百本然後流布稍眾而歐陽永叔時即謂板已被焚舊本不易得幸其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及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說者謂希白善書其本頗勝而後人更以棗木傳刻流行于世吾不知其去廬山面目又幾何矣

右軍小楷帖

休甯汪文端公曰昔人評黃庭有飛天仙人之目然歷來傳刻多過于拘謹大都所傳右軍小楷如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之類皆唐人鈎摹倣倣非復山陰故物即如蘭亭傳刻多至數十百種或肥或瘦或莊重或流逸千百億化身究不知法身安在吾嘗論詩文字畫與運會相關至唐為古今一大升降譬之炊米作飯飯熟失米安從覓穀而嗜古之士迂而多蔽要知非穀必不成米飯何由熟百千億化身中有百千億法身明眼者當自得之耳

宣和畫譜

汪堯峯曰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于賞鑒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為贗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真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真

蠡勺編卷二十四

五 粵雅堂校刊

應各半耶

中麓畫品

章邱李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進吳偉陶成杜堇為第一等倪瓚莊麟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其畧曰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沫倪雲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買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而濟南王貽上尙

蠡勺編卷二十四

六 粵雅堂校刊

書以為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可為定論也

書畫肥瘦之辨

丹鉛錄記方遜志曰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之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眉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答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愚謂書畫之肥瘦如文質之不可偏廢其輕重損益

固宜規矩而神明之然大約以骨為幹而肉為附若二者不能無偏勝則舍癡肥而取瘦硬也

印章

朱錫鬯曰印信不始于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惟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迄于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元末諸暨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又壽山石產田中者最佳大洞所產亞于田

蠡勺編卷二十四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四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五目錄

名教	流品
士氣	士習
古今取士	經義取士
諸生	生監巾服
貢監	貢生之別
廩增附學之別	廩生餼糧
進士題名碑	博學宏辭科
武科	武科廷對
特奏	女神童女學士
俸祿	九粟補官
假年冒籍	衝繁疲難
吏胥	由單欵式
明代以來丁口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蠡勺編卷二十五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五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名教

日知錄云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宋范文正公曰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洪稚存曰孝經言揚名于後世論語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又曰好名之弊尙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乎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即足以拘之然則名亦可

蠡勺編卷二十五

粵雅堂校刊

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承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承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

流品

六朝最重流品宋書蔡興宗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元嘉初

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往詣王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真從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敦謝淪而敦乃移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梁書有宦者張僧胤候羊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夫分別流品雖是六朝結習然士大夫之榮為當時所企仰至人主不得而予陟之不可謂非盛事也顧甯人謂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于宵人詩字頌于輿皂至于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蠡勺編卷二十五

粵雅堂校刊

士氣

陸清獻公曰虞周之養士也教之于未用之先而策之于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于中而止自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尙奇謀而以凌轢王侯為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漢之弊崇獎高尙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逮及其矯之而弊又甚于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于正何如養之使漸歸于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于雜何如養之使漸底于純也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

日趨于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利方爲圓者比比而
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
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虛名
爲尙者今且以貪鄙爲尙矣竊以爲前之矯之者似乎太
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于今也

士習

後村雜著或問士之貴于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
于人者農而勞心以治人者士也工之事止于宮室器用
其志在于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
謀道而謀利爲下此士之所以貴于農工商賈也雖然此
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曰從事于修齊治平之道高可以
至于聖賢次亦爲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天下不得
志則獨善其身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皆不失其可
貴之意而後世之士異此矣庸夫豎子白其首于制舉之
業其巧黠者漁獵聲華以攫取朝廷富若貴窮則暴橫鄉
里曰營營于苟賤不廉之地以謀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
其操術尊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
士其操術卑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
古而無士農必無以自安于田野工必無以自安于官府
商賈必無以自安于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今之士天下之
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無商
則百貨無自而聚無工則宮室無自而成器用無自而出

蠡勺編卷二十五

三

尚書堂校刊

而士之所爲必不可無者安在乎問其修于身者蔑如也
問其講貫于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于斯世斯民者
蕩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于天下
而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士貴于農工商賈吾不信也
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
士何別而以爲非賤于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鬻賤以
有易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尙寡
且明明求利者庶人之事也雖商賈半天下豈足爲吾道
之害哉士而謀利其事大于貨財其心險于居貯其利倍
于鉤校其爲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操戈
肆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
訓盡壞于讀書談藝貌法趨利之徒而天下之農工商賈
亦且更千百百年而不獲被真儒至治之澤其謀利之害視
區區以什一爲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其貴與賤乎吾所
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于農工而并賤于商賈者此也

古今取士

王禹卿曰昔人謂古之取士以上而求下故士曰貴今之
取士以下而求上故士曰賤又謂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
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其說甚偉然未可謂之篤論
也伊尹就湯不嫌于五孔孟之聖亦云皇皇而自漢以後
畔君從賊惑世殘民者大半出于名流致使海內靡然望
風而偃由此觀之下何必不可以求上而名又豈盡足以

蠡勺編卷二十五

四

尚書堂校刊

為治故使今之持世者欲以上而求下以名而為治者恐
弋名釣譽之徒必皆閉門假寐以要上之羅致內啣道行
外襮美聲視鹿鹿于場屋條例中者且愈增其醜矣大率
斯世升降之故惟孟子勘得透徹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一亂而終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蓋世道之盛衰視乎士君
子士君子之貴賤視乎其人品心術之邪正上之所以為
治下之所以致身必于此立其本根而後善其法度以佐
之乃為切要不刊之論徒于名法形迹間區區較量得失
者皆末也

經義取士

朱竹垞曰五經垂世蓋合義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註論語從禮記

五

齋勺編卷二十五 尊雅堂校刊

中摘出中庸大學為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由是淳
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
為考試程式第一場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明代
因之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畧而
已標味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發題宜先五經而後
四書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松軒隨筆曰近日四書文
蓋無題不備蠅頭縮錄秘本彌多僥倖有人效尤滋甚如
欲杜偽而取真則竹垞先生所云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
書其說似屬可行即謂舊章當率不能以經題為先而作
偽宜防要必以經文為重庶真才得以自見而遴才者亦

易于鑒別矣

諸生

宋氏俊柳亭詩話云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為諸生學問鍾
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東觀漢記相者謂
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任昉為梁武帝策秀才文朕本
自諸生弱齡有志此二字高常侍用之于詩諸生日萬盈
四十乃知名贈外甥也方元英過宋協律故山亦云殘編
續大雅稚子記諸生

生監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甄別士子巾服命工部制式以進太祖親
視凡三易乃命制生員襦衫用玉色布絹為之寬袖卓緣

六

齋勺編卷二十五 尊雅堂校刊

卓條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洪熙中帝問衣藍
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帝曰著青衣較好乃易青圓領

貢監

明制府州縣學諸生必入國學乃可得官不入不能得也
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
弟曰廕監捐資曰例監其初每歲天下按察司選生員二
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監又於會試下第舉人令翰林院
錄其優者俾入監後並設為定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
一人翰林院考試經義判語中式者一等入監而勲臣子
弟亦多以廕入監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
以下者送監尋令已任者亦送監而年少勲戚爭以入監

為榮造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消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不得不頻舉選貢以充國學矣

貢生之別

同一貢監而有歲貢選貢恩貢納貢之不同歲貢之始必考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以充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而已資格所拘英才多滯故於常貢之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即今恩貢者國有慶典以常貢充之而其次即為歲貢納貢視例監稍優其實相倣也

廩增附學之別

漢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昭帝增滿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唐太宗貞觀以後數幸太學增廣生員是弟子員及增廣之名始見于漢唐而無附生之名又無別為廩生之名也自明永樂而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宣德五年定為之額如廩生之數于是乎有生員而不廩食者正統十二年又有軍民子弟待補增廣之名久之乃號曰附學而附生之名由是以始

廩生餼糧

順治十三年九月 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入不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千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以滇黔用兵康熙二十四年

六月都御史姚締虞請復廩生餼糧以培養士氣戶部左侍郎蔣宏道亦力請復之部議准其支三分之一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在國子監歙縣吳鱗潭宛為祭酒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正凡七十八科碑僅存三之一 本朝制科始于丙戌碑亦列焉厥後十七科未之繼也吳祭酒謀于朝伐石鳩工豎之又令吏掘地徧索獨永樂碑不見一日墻傾吏諱曰永樂碑得矣于是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見知新錄按竹垞太史跋語謂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即命立

蠡勺編卷二十五

八

粵雅堂校刊

石北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正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畱特用于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周廷儒奉勅撰文乃立石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鑒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不師舊典相視淺輕易代以來僵踣遺佚者過半然則吳司成搜索之力詎不偉哉

博學宏辭科

制科所以待非常之士唐志謂漢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其來遠矣故唐時于常選之外天子又自

詔之曰制舉四方才德高蹈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
 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達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
 之類皆臨時所著之名目也因學紀開唐制舉之名多至
八十有六如姚崇舉下筆成
章科張九齡舉道
作伊呂科皆此類然其意固專重策論宋承唐制畧有增
 損謂之大科黃衣草澤並許應詔仍未嘗有宏博之名自
 哲宗紹聖乙亥始詔曰宏辭科不試制誥止于表檄露布
 誠諭箴銘頌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徽宗大觀中改曰辭
 學兼茂科去誠諭及檄而益以制誥亦為九種四題而二
 題以歷代故事及高宗紹興初乃名曰博學宏辭科復益
 以詔贊檄為十二種三日試六題各一古一今遂為定制
 南渡而後號稱得人迨甯宗嘉定戊辰以還時相不喜此

蠡勺編卷二十五

九

專雅堂校刊

科主司務以艱僻之題困試者如題是堯舜湯禹所舉何
魏相傳書天子所服謂中謂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
舉秋真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題是因民常而施教實
則地官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縱有記憶不遺
有二教焉題中固隱數目字使疑悞之類縱有記憶不遺
 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供指摘故中選者日少而非
 常之才又復置諸閒散矣我朝康熙己未鴻博科一等
 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讀卷者相國李公蔚杜公
 立德馮公溥掌院學士葉公方諒掄才之典莫大于是得
 人之慶亦莫盛于是乾隆丙辰鴻博科一等五名二等十
 名皆授館職武進劉綸為之冠丁巳補試復得萬松齡等
 四人閱卷者鄂文端爾泰張文和廷玉二相公少宰邵公
 基

武科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制武舉有長槩弓射步射筒射又有
 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
 詳定故事而未及行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騎
 射而以策為去雷以弓為高下明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
 請設武科鄉會試不果行宏治六年定六歲一行先策畧
 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乃改定三年一試出
 榜賜宴大率做文闈而減殺之其後倏罷倏復至萬曆三
 十八年始定會試之額

武科廷對

趙雲松謂通鑑宋熙寧六年初策武舉之士紹聖四年又

蠡勺編卷二十五

十

專雅堂校刊

御集賢殿策武舉然文獻通考慶曆六年已舉行之雖皆
 親試要亦如天聖故事耳未足據為廷對也至孝宗時命
 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賜武舉出
 身此則武科廷對之始惟引試無定期又不聞數舉故既
 廢之後歷元而明莫或紀載迨崇正四年辛未中允方逢
 年倪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文例乃賜王來
 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至于今踵行之遂為武科殿試之例

特奏

今之 欽賜古之特奏也王氏栒燕翼貽謀錄宋開寶二
 年三月詔禮部貢士凡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
 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因頓風塵潦倒場

屋非有特恩終成廢棄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
景德二年三月因賜李迪等進士及第賜特奏名五舉以
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
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
立也景祐元年正月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
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
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
年二月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又以
人多而裁抑之也

女神童女學士

李氏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
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
省批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又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
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抱
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畱宮中帝作詩每令廣和呼女學
士祕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宮內稱先生
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廷芬有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若陳後主選宮
人有文學如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此衰季之朝窮極奢侈
之所為不足道

俸祿

沈氏亦然曰俸祿之制惟漢為最優唐自開元以後無事

蠡勺編卷二十五

十一

粵雅堂校刊

屢加失之太濫宋初折支多因後唐開寶中始減州縣而
增其俸太宗雍熙中復詔令俸錢皆實給嘉祐元豐制又
屢更至崇甯間則又濫矣南渡後京官減三之一而小吏
俸增于前猶不失為調劑之法元則以公田租充俸名曰
公田而實輸之于民此法之極弊者也至明洪武所定百
官祿米之數一品月俸止八十七石其餘以次遞減至五
石而止已薄于前代矣其後乃以鈔折米米一石折鈔十
貫鈔每貫僅直錢三四文尋以鈔少又以布折鈔布一疋
當鈔二百貫是以三四百錢之布代二十石之米矣夫農
之下者猶足食五人今如明制雖官至極品一月俸米僅
易錢一千二三百文不足給一身飭粥何以責其飭節籩
芻苞苴乎無怪明季贖吏之多而鄉紳之橫也

蠡勺編卷二十五

十一

粵雅堂校刊

入粟補官

前朝姜南叔明半村野人閒談曰宋晉陽王叔承云納粟
補官固初無此天禧元年宋真宗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
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饑乞補弟異官不從異迴李維
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即今
郎自後援異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
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
官者至宏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戶之例或為蓄積邊
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
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籍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

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據此為故事以喻之耳

假年冒籍

容齋四筆云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新城王文簡謂司馬明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而今日尤甚有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者又陔餘叢考言唐時已有赴他郡取解者然其人籍貫或不必改從取解之地惟宋冒籍之禁最密天禧二年福州人周總值詔下赴鄉薦不及遂認譙郡吏周吉為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總父問之寄以詩有直須焚却蓼莪篇之句總鬱鬱以卒按宋劉荀明本釋稱李潛君行其子欲貫開

蓋句編卷二十五

三

明雜室校刊

衡繁疲難

州縣向例有繁簡兩調雍正間金銜任廣西布政使請分衡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從之今直省所行自茲始

吏胥

德清許宗彥周生曰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之六朝時令史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操

守稱官者矣未聞以操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于府寺吏散處于民間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于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洪稚存曰官之累民者少吏胥之累民者多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遷升為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遷升為丞尉令令令令不然由吏胥而為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私之念益專姓名一人卯簿則呼之為公人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好狡桀出把持

蓋句編卷二十五

西

明雜室校刊

官府之人則官亦畏之何則官即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究之人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諛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辱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况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為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于新舊交代之時則又黃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為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糊之意乎

由單款式

康熙二十四年戶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
 煩請更造簡明全書 上允其請開烏山西司休甯趙吉
 士恆夫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
 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似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
 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課起運存留條
 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
 不符動行駁改名為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升合
 勻銀數止分厘毫自抄撮絲忽以下悉刪除之而升秒為
 勻升絲為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
 式未定而佳育卒俄動洋言以晰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
 刪去者朝士多惑其說于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

蠡勺編卷二十五

五

命下公卿議吉士作論一篇援唐元稹富州所上狀中
 云解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缺于官司簿
 書永絕奸詐是則昔人已清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
 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鑿諸棗梨徒繁其目况會
 計凡析一為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
 行盈庭莫能難也

明代以來丁口

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民數共六千五百四萬五千八百一
 十二口宏治四年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口萬曆六年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橫雲山
 人明史稿曰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頽極盛其後休養生

息反不及焉靖難兵起准以北鞠為茂草其時徵反增于
 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為最衰成宏繼盛正德以後又減
 周忱謂投倚于豪門招誘于異教冒匠引舟居四處莫
 知其踪理或然也 國朝順治九年天下民數共一千四
 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康熙五十三年二千四
 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乾隆四十年至三萬七
 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口較康熙五十三年增十五倍
 有奇而殊方異域耕屯游牧共載生成者且無算也陸稼
 書蠡勺志論曰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于洪武
 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癯殘疾寡孤獨盡去之所以
 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曆六年天下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

蠡勺編卷二十五

六

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曆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
 始萬曆缺額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
 首宏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宏
 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
 不可必取盈也 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
 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熒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
 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
 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予
 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册上之丁黃口之兒已
 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
 至是哉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王夢樓曰古之為民者尚上也農也工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也自先王之澤既竭禮樂法度所以整齊化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士已非復古之士矣競趨淫巧爭相壟斷亦非復古之工商矣惟農夫者耕耘收穫歲無甯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古所謂脫衣就功暴肌膚而勤四支者至于今不改蓋後世之民能無愧于古之民者祇此農人而已抑又甚者古之時尊重農夫在百工商買之上勞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朝廷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

七

七

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于古而又無古者為農之利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天地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為士其巧者為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遂聽其為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毋為農之勞而為士之逸也毋為農之拙而為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敦孝弟明禮義佐天子以治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而資其匱缺者也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也天下苟無農何取乎士與工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

此言之民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以食者又皆農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奈之何使之為窮民而無告也吾用愛農之無愧于古而又歎其不幸而為三代以下之農也

七

七

七

七

七

蠡勺編卷二十六目錄

治河

海運

西北水利

東南水利

粵東水利

任地

溝田

鹽政

銅政

錢鑄年號

華亭義米

粵海米舶

蠡勺編卷二十六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六

治河

番禺

凌揚藻

舉劍撰

嶺南遺書

治河

王逸庵曰夏時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至泮水分九河以殺其勢復為逆河歸于海其餘衍沃皆資種食魏晉六朝以至金皆精水利未有運南方粟米供給北方者自明開會通河運濟而北方水利久廢昔日九河今變為三十六淀七十二沽千里內外沮洳淤澱海門又復狹隘不能迅速歸墟是以往昔膏腴悉歸蕪沒也趙甌北曰元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于河間為患凡七八年脫脫任賈魯治之其勞績具見

蠡勺編卷二十六

粵雅堂校刊

歐陽元所著河平碑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為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之也夫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于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為之障東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

暨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啟民之怨所謂開
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
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濟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
河入口之處盡為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
年亦預濟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
盡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
深通之河便其行若則自無潰決之患即河工官員兵役
亦可不設蘆藉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
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
策也舍此不圖而徒年年堵築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
即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脩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

蠡勺編卷二十六

粵雅堂校刊

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于橫流何如
為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
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
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
直至宋始徙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
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
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
通久之會也或又謂挽使北流將不利于漕運此亦非也
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土至宿遷草壩
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
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

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
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于漕運也臨
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人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
于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于出海則
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過行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

海運

保昌胡給諫定曰海運之利興于大禹盛于李唐而莫備
于元代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春夏二禹貢言揚
州貢道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千古海運所自昉也第
其時由江而出海由海而北以入淮所行不過千餘里唐
時范陽盧龍之軍仰食東南其糧運南由吳會北達渤海

蠡勺編卷二十六

粵雅堂校刊

數千里之遠一葦可杭邊軍百萬馬騰士飽故杜甫詩云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然其時都于關中漕粟以給京
師必由河渭其由海而達者不過給薊北諸軍而已元都
于燕其初運糧之道亦自浙西涉江入淮河由黃河逆水
至中灤復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及至元二十九
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自浙西不旬日達京師大收
海運之利雖其時曾于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名會通河
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每歲河運不過數十萬石其歲漕
三百餘萬石多從海運明洪武年間會通河淤塞永樂初
復開會通舊河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至今因之蓋以河
內為平穩也然考元史豔稱海運為良法明臣邱濬亦稱

海運為良便訪求海運道里其由大江出海者約十六七
更路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為十更可到五條沙由五條
沙約二十餘更路可抵天津其由黃河出海者至山東膠
州入口有河二百八十里經高密縣至海倉鎮復由海倉
鎮出海約五六更路可抵天津其間無剩殘之費無挨次
之守且海船每船所載加倍于河船上可以節國用下可
以紓民力似于漕政不無裨益如以海運為險意外之虞
內河亦或有之不獨海運為然也又元虞文靖集曰東南
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濱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
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
築埝捍水為田聽富民欲耕者合其眾分以地官定其畔

蠡勺編卷二十六

四

與雅堂校刊

以萬夫耕命為萬夫長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徵其
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烏夷可以省
海運矣仁和沈氏亦然謂使伯生之議果行數年之後畿
輔盡為沃野誠百世之利也惜乎未有行之者

西北水利

大興劉繼莊獻廷曰西北乃二帝三王舊都二千餘年未
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故西北非無水
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
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踏無道可行此則近日治河過之
使不得北者助之厲也德清胡氏渭曰漢唐以來河道遷
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為民生國計所繫故清口不利海口

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
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竈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
更甚為既尤烈近日治河乃過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
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
乃治漕也設會通河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
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
卑培薄更于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
入于渤海斯不煩人力也

東南水利

平湖陸清獻公曰今浙西諸郡歲苦淹潦者疏鑿之不時
經畫之未周耳蓋浙西之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
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江旁諸浦又三江之肘腋也顧
昔之為江者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為浦者三十有
六而今則僅存白茅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
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當不至于大患也前代治東南之
水者朱莫詳于郝亶單鏐而明莫詳于夏原吉郝亶主于
築隄捍田而單鏐主于滌源濬流亶之說可以防一時之
害而鏐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亶而緩則宜
從鏐二者相時而舉之可也至于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
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事之可舉者乎

蠡勺編卷二十六

五

與雅堂校刊

粵東水利

吾邑方孝廉恆泰曰粵東水分三江東自河源出虎門入于海無論已北江源自梅嶺南過樂昌又南過連州至三水會西江出虎門入于海西江經流源于滇過于黔至粵西潯州名爲右江其勢度大併發源貴陽之左江于中江兼併發源都勻之中江于右江而三江合其勢愈大由是下梧州爲泮河出羚羊分流爲二東流至三水會北江出虎門入于海南流出大蘆經西樵復分爲二一過新會出厓門入于海一下甘竹出焦門入于海此粵東水路之大概情形也向因海口寬河面闊故無水患嗣漸民利淤積日望海變桑田于是就沙尾築石角以阻淤沙未幾見魚游矣未幾見鶴立矣東以斥鹵報西以工築陞增一頃沙

蠡句編卷二十六

六

田即減一頃河面田愈多河愈窄沙愈滯水愈高近水村庄不得不築基圍以自衛圍築過漲而奔駛益緊漲大蓬湖而冲激尤橫潮與漲敵而堅圍潰矣水退復業僅仍修固基圍恐不足恃自應免其致患之所以然也現在北江之蘆包及南岸之橫江沙雷公沙佛山沙腰等處潮落則洞枯水漲則互塞有此一阻以蓄其力遂挾懷襄之勢宜挑挖深之工不煩而利甚溥斯小弊之尙易除也至若沿海沙田早經陞科給照若毋庸議已即千百處圍積淤沙之木椿石壩皆民利藪姑無論難于拆拆縱拆而轉眼復然又烏能禁而長守耶此大弊之不能除也惟有亟亟禁止不准報壑報陞或者補牢未晚縱有稅與子母接生非

賴椿石積成者亦不准承壑三年一丈稅有溢出田沒入官庶幾沙棍無由瞞混且知不准壑陞積淤無益自不致石壩年增一年河道日蹙一日矣然下游仍不能如前寬闊以通暢其流得無從上游圖之使分疏使決注乎北江自北而南直趨入海無可疏亦無可決西江由西而東入肇慶界有羅定江新興江俱從南北注焉羅定江發源處稍高難使轉注不若新興江發源平坦較易爲力計從新興河頭陸行至陽春之黃泥灣不過三十餘里通衢大道間有小岡阜儘可鑿而通之使水轉行南注徑出陽春歸大洋則西江之水從而分洩以殺其勢更於新興江口分水使之六分東流四分南流不漲不涸功德與水而俱遠

蠡句編卷二十六

七

矣聞廣東新語載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知先會疏通後乃閉塞果疏鑿至黃泥灣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全省之利也陶三廣公會開之旋爲無識者阻功敗垂成至今遺憾乾隆間康公茂園精風鑑以輿圖元武之方水相錯則盜風熾任高廉觀察時請開黃泥灣未果嗣屏藩東粵又欲興舉旋他陞仍未果卷合存焉是前人已多議及者況商販免盤駁之勞米穀有接濟之便西場運鹽節省糜費利有不可悉數者皆得禦水忠利外之利也或恐添一海口又增一盜賊門徑可于黃泥灣出口處添建砲臺撥弁守之與高雷廉三郡聲勢聯絡于海防更爲周密若慮私鹽私貨進口添設海關鹽關查禁透漏亦易定防範

章程也。遊古宜今有利無弊。惟是開敷十里河道。恐有礙
田園廬墓之處。必賴賢有司剴切勸諭。厚俸其值。使無怨
吝。至于經費浩繁。無難籌畫。思每次基圍修復。不下十餘
萬金。一遇水災。蕩為烏有。今疏其上游昏墊。永免有不欣
然捐輸樂助者乎。其間賢能之士。隨其鄉俗。或按畝或量
筭。剋期定可匯集。況照成案。分別獎勵。有力者更恐不先
矣。相機展布。事必易行。行必有效。明如觀火也。

任地

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
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變而不可復。秦
之法豈能過于古。與抑春秋以來古法浸壞。履賦稅之類莫能

蠡勺編卷二十六

八

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雖欲不變而不可得。與漢氏之
與因陋就簡。公私之積宜乎。既乏而雞鳴犬吠。煙火萬里

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至盡除之。高祖約法省

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田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買

賣。受田者悉如制度。未幾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

還舊貫。而非其人與。苟悅若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眾

之時。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

當時稱為極盛。戶口眾多。而能畧依古制。勻給天下民田。

鄭通仲言井田之廢。已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帝。從隋開皇中

李安世奏。行均田之法。如露田桑田麻田之類。隋開皇中

墾田千九百萬頃。戶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

天下之田。如永業田。職分田。公廩田之類。其已然之效。于是可觀矣。而曰

不宜于眾多之時。可乎。故平湖陸氏謂學者多言井田。然

觀周禮載師。土田買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為掩

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行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

井有不井也。祝熊言魯衛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

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隨其土宜。定其經界。

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

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

倣唐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

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為二。即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為一。而

總派于地。即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

人焉。

蠡勺編卷二十六

九

溝田

溝田

康熙十年。遼陽新文襄公巡撫安徽時。皖屬頻旱。鳳陽田

野多蕪。不治。公既上補救三疏。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

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

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

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

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

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為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

之舊。稍遇水旱。即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

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

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

畝為一畝二十畝為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為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于田五尺溝低于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道既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而適演閩變作故未舉行

鹽政

吳廣文蘭修曰鹽政之日壞也淮揚為最長蘆次之兩浙又次之兩廣為後以廣引八十一萬四千餘道歲不及額

蠶絲編卷二十六

傳雅堂校刊

故也惟淮鹽重弊厥有二端而私梟與鄰私不與焉正引包額三百四十斤而淮南相至五百餘斤淮北多至二三百斤是謂商私官船舊載大者三千引小者千餘引今則大者七八百引小者二三百引商私之外皆為夾帶是謂船私夫一船之載引居其一私倍其三船私響于途商私積于岸無引之鹽日銷有課之引日滯上負府帑四千餘萬論者顧切切焉私梟鄰私之是議是急手足之疾而忘心腹之患也然而積重難返奈何曰太上變易之其次補救之改埠歸場就場定額先餉則有同關市之征貯倉則參用常平之法此變易之說也權其輕重度其緩急節費以恤商因法以便民此補救之說也補救則易為力變易

則難為功杜千萬人之口而任之合數十人之力而舉之其利可以百世矣淮人蕭梅生曰改埠歸場就場徵課財用足而訟獄清斯經國之遠猷平世之大法也是時言官亦上此議 特派大臣前往會勘格于眾論而止非常之舉會有其時乎

銅政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言定興王芥子太岳官雲南布政使憫銅政之弊旁搜博訊指利害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大畧謂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為經理歲有常課至雍正初始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茲銅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皆數倍于前而又

蠶絲編卷二十六

傳雅堂校刊

益以課長之指越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廠民受價六兩四錢之外尚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採辦之難此其一也 滇銅自乾隆四五年以來歲產六七百萬觔乾隆三十八九年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至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既不可缺而江南江西以外尚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求之益眾費之益急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採辦之難此其二也 銅民皆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亦有開銅無成虛費工本懸項累累名曰廠欠自頃定議每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然工本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採則為之量借油米爐炭以資工作而其欠借不歸之油米爐炭亦不下巨萬之值大廠

之通累積重莫蘇採辦之難此其三也 小厥收買渙散莫紀合計數十小厥之銅比二三大厥不能半則大厥安得不困採辦之難此其四也 若夫轉運之難牛可載八十觔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非十萬匹頭不辦今司運之官既皆增價僱募然不免以人易畜里民每釐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打瘁民生而虧政體非小故也 嘗竊求前人之論議其有已效于昔而可試行于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厥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僱值以集牛馬也 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厥眾集厥眾集而後開採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以厥民之銅鑄錢即以鑄錢之息與厥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厥百千萬眾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懽呼翔踴之氣銅即不增亦斷無減 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厥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人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地僻人少林木蔚萃炭亦易得較大厥攻採之費有事半而功倍者誠于厥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于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眾皆有所繫屬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

蠡勺編卷二十六

三

粵雅堂校刊

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雖有不成者其矣 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而瀘州旋收旋兌畧不停息則終無儲備之日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儲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啟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令運何爲而遲哉

錢鑄年號

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制始定淮陰吳山夫金石存載齊公刀銘齊公者太公也其時尙爲刀形首作一環可貫韋索銘三字曰齊公貨細若絲髮瘦硬圓健稻芒書也後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是皆錢文之所由始矣顧亭林曰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曰四銖其後去四銖一邊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通行之術也舊唐書食貨志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其文乃給事中歐陽詢所書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及下先右及左又自上及右回環讀之於義皆通馬永卿謂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故開元錢

蠡勺編卷二十六

三

粵雅堂校刊

如此之多明皇紀號偶相合耳鄭度會粹云詢初進蠟榜上有昭文熙甯中劉斧撰青瑛集則其末昭宗有天祐錢謂事出明皇楊妃何不考之甚也五代晉有天福錢宋太祖乾德間所鑄仍不載年號而曰宋通元寶至太宗鑄錢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皆以年號元寶為文惟仁宗年號寶元乃改鑄皇宋通寶以不欲用兩元字兩寶字也自後錢文皆曰通寶歷代因之而無不鑄年號者

華亭義米

順治六年六月戶部議覆江甯巡撫王國寶疏言華亭縣義米一項始于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十餘石

蠡勺編卷二十六

古

粵雅堂校刊

幫賠役累優卹貧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收種以成義舉從之

粵海米舶

梅州吳石華曰廣東幅員二千里瀕海諸縣土壤膏沃厥田上上其餘山谿間錯厥田中下生齒繁庶食常不足桂柳潯梧諸郡歲浮江而東下者凡數百艘或歲款諸郡閉糴則市價頓起皇然如不可終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大饑海關監督穆騰額請飭商夷于小呂宋採糴免征船鈔米舶大至粵人德之六十年乙卯與嘉慶十一年丙寅均依故事而監督阿克當阿議以載米夷船既免船鈔止准空船出口由是米舶不復至謹按小呂宋在臺灣之南

蠻地于呂宋故名其去呂宋甚遠一在南洋一在西洋也地平土美芝草布穀不耕而獲稻米一石直銀三四錢其至廣州不過六七日又無船鈔之征豈不甚利然而空船回國遠涉重洋無貨物之載有風濤之險宜其不復來也各國夷船運米者均由小呂宋裝載今上御極之四年甲申總督阮元奏言各米船照舊免輸船鈔仍准原船載貨出口照例收稅如此則洋米可以源源接運且以出口貨稅抵算進口船鈔有贏無絀似于裕課便民綏遠均有裨益得旨俞行自是以後連檣而至歲約三四十艘計米十萬餘石米舶有二種大者約載四千餘石小者千餘石夫裕民食者補救于荒年孰若綢繆于豐歲即使家給人足而歲增十餘萬石市價益平倉儲愈實羣黎百姓食德而不知所謂無赫赫之名而其利周于百世者也然而法久弊生索費漸多則來者日少是在善後者嚴以剔之良法美意庶恃以勿替也夫又曰此篇作于道光七年自後驗米開船漸增規費而米舶少矣十一年辛卯歲款中丞朱公桂楨會同制府關部出示如員弁書役等再敢需索畱難許載米船戶即赴本衙門具稟嚴提重治于是連檣繼至米價頓減張鳳曹曰臺灣米舶向至潮州民食賴之近年來者已少甚矣胥役之為蠹也若依洋米例一律未行則閩間幸甚

蠡勺編卷二十六

五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七目錄

姓氏 公羊穀梁氏

相里氏 朱邪氏

郭姓號之轉聲 符與符姓不可混

三字姓 釋氏

東漢少兩字名 一字字三字字

別字別號 避諱

生諱家諱 臨文不諱

五服為行 姪甥

猶子 封贈

贈抗節者祖父母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貴不加親之誤 誥敕

諡法 特諡私諡

婦人諡 關壯侯定諡神武

岳鄂王定諡忠武 明季諡用神號

明季諡用神號

蠡勺編卷二十七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七

姓氏 番禺 凌揚藻 警釗撰 嶺南書

陳直齋跋姓源韻譜唐張曲江公撰謂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

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

為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

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湖亂

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興臺之子孫混為一區

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

趙氏彥衛曰姓與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

史筆亦然日知錄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為一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按史記帝紀註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

族于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公命以字為展氏註者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

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

子孫之所自出也解春秋者曰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

媯禹之姒伯夷之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

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也于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

臧倍伯是也于諡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也于官

則司馬司徒之類是也詳此諸侯既命于天子為某公侯

則是命之氏矣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

為氏或以官以邑為氏者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註
史記者所以有族者氏之別名之語也姓者統百世如周
姓姬是也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明邗晉應韓之分是
也又春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
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
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申孫叔孫
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若夫
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
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公羊穀梁氏

朱竹垞曰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

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假託然自高傳子平

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
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
必假託也

相里氏

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是相
里氏東周時即有之今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

縣北三十里相里氏子孫千有餘歲尚數十家聚族居焉
考北齊寺碑題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墓汾陽小相里之
名亦多相里氏北碑云顯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仕堯為大理官至殷

殷末有理徵為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既故去玉而稱里
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
于相城時人遂呼為相里氏相里武為漢御史相里覽為
十六國前趙偏將軍

朱邪氏

西突厥沙陀部有朱邪氏其始生于雕窠中酋長以為異
使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翁為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後訛諸
為朱訛翁為邪唐末朱邪赤心為部落所嫉舉族歸唐授
雲州刺史咸通九年桂州戍卒龐勛亂赤心討平之賜姓
李名國昌以為大同軍節度使轉振武軍節度使即克用
之父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

郭姓號之轉聲

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號東周始兼名郭
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耳按隸釋郭
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采于號
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號通作郭也高誘註國策言蔡中
郎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
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故通志氏族畧謂春秋
有郭公遂以為氏或云號為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為郭
氏今號氏無聞惟著郭氏

符與符姓不可混

晉書載記苻堅其先有扈之山裔因家池中蒲生長五丈遂以爲氏其祖蒲洪又以譏有草付應王之文改而姓苻後漢黨錮傳苻融其先魯頌公孫雅仕秦爲符璽郎因而姓苻故宋王琳野客叢書曰苻堅之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金石文字記謂漢碑隸書率以竹爲卅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皆然今前漢書符瑞多從卅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古不見通用後人趨從省便耳至顏元孫千祿字書謂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則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蠡勺編卷二十七

四 粵雅堂校刊

三字姓

萬紐于乙速孤兩氏皆出北魏後周有驃騎將軍萬紐于瑾萬讀若萬金石錄金石齊有前軍都督右武侯乙速孤史遂書作萬紐于非是安唐有開府右武侯左車騎將軍乙速孤晟右武衛將軍上柱國乙速孤行儼按萬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萬紐于氏行儼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仕魏爲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安晟行儼皆其後也又後魏書有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西方有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北齊書有步大汗氏見廣韻後魏有壹

斗眷氏見姓苑

釋氏

葉石林避暑錄話曰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利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

東漢少兩字名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見陳正敏遜齋閒覽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字名或者之說不

蠡勺編卷二十七

五 粵雅堂校刊

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竊偽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于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爲莽也然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平字公游此固曉然二名者而又有薊子訓計子勲費長房之徒是後漢非絕無二名也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歐公跋楊震碑陰謂賈伯所書僕固不敢謂然蓋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皆字立孫子儵躬修孝道焉有子孫于父祖墓碑中稱字者乎疑歐趙諸公未深考爾

一字字三字字

池北偶談曰筆記云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字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義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澂字季恭陽董樵字樵皆以布衣遊都門初不相識子為介之二君遂賦詩定交余按容齋隨筆謂古如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爰益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甚多即論語中管仲會稽皆是人習不覺耳又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為字無不為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暇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蠡勺編卷二十七

六

別字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註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所昉乎祝氏允明曰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如因性急而以草自勉性緩而以弦自厲之類非謂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為重而更重其所謂號大可笑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父不然外自闔市村隴鬼人瑣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必竹有名木者號曰半林有姓管名蕭者號曰四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葵媪也又粵江

西一令世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如此風俗未知何時可變

避諱

葉榮甫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殺爾私何以不為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蒞詩有發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為之備尙遺朴畧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為尊者諱故

蠡勺編卷二十七

七

改其故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為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敘逸欲有國是固為高祖諱矣及韋孟諷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為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為通侯見秦書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與觀漢書蒯徹謂之蒯通固為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為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與况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字之類皆

不為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固不與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為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湖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為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即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眾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為治何為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章觀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鼓吹曲涇水黃篇云義和顯曜乘清氛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格高韓奕烝人矣而

蠡勺編卷二十七

韓文公

生諱家諱

韓質即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客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之生名死諱周制也故尚禮卒哭乃諱而吳楚材彊識畧言漢西嶽碑云宏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殺時尙在也又趙明誠金石錄謂漢碑生而稱諱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初諱病已後更諱詢以為西漢已如此至于家諱之見于諸家文字者尤眾邵氏博曰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為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為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坊刻之謬古本作問不違也付因朱旗北斗閣古本作北斗

殷也李翱父名楚今故所為文皆以今為茲按別父諱是今此或諱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辨持言微不言在之說退之父名仲卿子文不諱也曹志為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為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又王氏明清曰歐陽公文名觀文多避之如云碧落碑在絳縣龍興宮之類蘇長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敘

臨文不諱

顧徵君金石文字記題顏氏家廟碑謂魯公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又云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騰字成

蠡勺編卷二十七

九

騰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說之首曰君諱弋字嵩之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說之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弘嗣皆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鏗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温公諱鏗即居

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其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登縣府君之長子即居李親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為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王父母則不諱者也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故晉荀偃稱稱平公為曾祖今人自述先人事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五服為行

唐宋以前多序五服兄弟為行少陵集所稱高三十五詹事元二十一曹長之類是也

姪甥

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

義句編卷二十七

十

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姪甥唯施于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朱子語類謂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宜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猶子

劉共父刊二程集改姪為猶子朱子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按猶子二字始於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然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似當為師稱弟子之辭而弟子亦可稱師為猶父蓋檀公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

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封贈

洪景盧曰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與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通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與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尚書請河贈其祖僖詔不許納官而贈僖為尚書禮部郎中此後世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尚書楊於陵贈其祖為吏部郎中祖母崔為郡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為檢校吏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為戶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吏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已當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

義句編卷二十七

十一

城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概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詔皆許之後遂為例此則宋時可以已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王言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尚有差別我朝甲令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矣見陔餘叢考

贈抗節者祖父母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既以死瑯難贈太常寺知其子茂蘭刺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

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詰詞至明則否湯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絲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威武弁勒爲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塘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敘功績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威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誥賜誥敕房忠臣則翰林能文者亦爲之後中書以惟被魏閣所害諸爲使官崇正三年仍命誥敕中書爲之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于禁絕諛偽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諛法

蠡勺編卷二十七

古

諛法

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諭行以賜諛惟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諛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諛其父故諸侯之諛多不以實也支允堅異林曰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諛至周始加諛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諛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諛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諛蓋始于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諛至元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諛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蓋稱其至者故也今諛號逾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諛時皆從真卿議獨裴儻謂陵廟玉册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以下多言臣諛王文簡曰諛法漢制雜見于白虎通獨

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擬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諛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諛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洪武初惟武臣有諛至永樂中文臣乃得諛自姚廣孝始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本朝率沿明舊其大畧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諛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諛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諛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諛自餘翰林有講經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諛至邱園之得諛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諛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諛有六家蘇洵及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諛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諛百三十一中諛十四下諛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諛今則又減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諛文然有不翰林而諛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諛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諛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諛自戚里外如虞淵母孫之諛定李思齊妾鄭之諛貞烈皆有瑰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諛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諛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諛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諛如崔武子嬖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

蠡勺編卷二十七

五

諛法

爲上諛百三十一中諛十四下諛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諛今則又減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諛文然有不翰林而諛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諛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諛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諛自戚里外如虞淵母孫之諛定李思齊妾鄭之諛貞烈皆有瑰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諛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諛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諛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諛如崔武子嬖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

議欲諡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于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議朱熹諡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諡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諡皆一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鏞諡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諡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既諡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尙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諡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至 本朝賜諡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諡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樞之諡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諡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

蠡勺編卷二十七

六

特諡私諡

梁書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子野以令望特賜諡貞子陶宏景賜諡貞白先生劉瓛賜諡貞簡先生北史李謐賜諡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諡而出于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諡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諡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雷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諡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諡之始也然私諡究非禮故苟爽嘗著論正

之見後漢書爽本傳朱竹垞跋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曰私諡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諡惠黔婁之諡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諡元儒先生其一也

婦人諡

顧夢麟中菴瑣錄曰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諡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諡者夫人而已眾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嬌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諡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諡宣不從夫諡又虞潭母諡定桓温母諡敬南史駱文牙母諡恭此婦人有諡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忒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蠡勺編卷二十七

七

關壯侯諡神武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諡關羽曰壯繆侯按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爲惡諡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爲榮也然要不如我 朝定諡神武之爲協也

岳鄂王定諡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

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竟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載定既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是見丹鉛錄

明季諡用神號

明武宗自稱大慶法王世宗自號聖智帝君宣宗故后胡氏賜號靜慈仙師萬曆中尊孝定皇太后為九蓮菩薩崇正中尊孝純皇太后為智上菩薩皆構殿于泰山碧霞元君宮後因更名曰聖慈

蠡勺編卷二十七

天慶宮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孝孺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顧亭林謂以天子之貴帝后之尊皇子之冢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為優崇所謂國將亡而聽于神者耶然視唐元宗稱上清弟子宋徽宗稱教主道君則已開其先矣

蠡勺編卷二十七

譚望玉生撰

蠡勺編卷二十八目錄

漢學 道學

濂谿不以賢自命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朱子之學所得 朱湘陶論朱學

朱陸異同 宋儒用二氏語

宋儒衛道之力 李敬齋論性

姚江學案 陽明釋毀錄

康齋聖門之猴 白沙曾點之流

白沙出處合于道 碧玉非聘白沙者

蘇門之學 慎獨圖說

錢子仁論學 邵青門論諸儒

蠡勺編卷二十八目錄

譚望玉生撰

香馬 凌揚藻 擊劍撰

漢學

掖縣王爾齊止庵曰鄭氏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以後蓋荀爽之易亂于王輔嗣馬鄭之書亡于偽孔氏賈服之春秋淆于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為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甘泉江藩子屏曰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于世漢興乃出言

蠡勺編卷二十八

易滿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公培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辦理依經逞其私說偽作家語妄撰聖說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註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偽書費魁為義疏于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

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偽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為古文皆不為當時所尚而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江都汪容甫嘗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闡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

道學

蠡勺編卷二十八

周氏密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議論講解卓然自成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天人性命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目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朱公而始無餘蘊必如是然後可以言道學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而語矣世

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為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既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為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為偽學甚至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偽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于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燬而向之得罪于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又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材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為麓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畱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廡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

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既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其後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輩人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哉

濂溪不以賢自命

廬山蓮花峯麓有水出自蓮花洞周元公築書堂于其上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其後遂定居焉黃山谷濂溪詩小序謂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如光風霽月為更十五年

彙編卷二十八

四

中歲乞身老于湓城又與元公書云公在湓城可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歸宗寺在金輪峯南晉時有西域僧佛馱耶舍來廬山王羲之舍宅為寺以居之雍正八年賜名吾邑張司馬維屏曰山谷勸元公見文老夫元公聖人之徒豈待取益于老僧哉然公因山谷之言遂與文老遊公生平出仕不卑小官論交不拒釋氏進則民物為念退則山水怡情胸懷灑落遇物隨緣初未嘗以賢自命後因程子受業于公遂有濂洛之稱且謂得絕學之傳接道統之緒公當日未必存此見也嗚呼不自以為賢此其所以為賢與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史稱汴人大中大夫程珣官南安通判時見周茂叔氣貌

異之與之言知其為聞道者使二子往受學即明道伊川也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伯子嘗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二程之學實淵源于茂叔矣顧正叔序其兄伯淳墓表絕不言所學由于茂叔但言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其自上太皇太后書亦謂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皆欲直接孟氏之傳雖以漢唐諸大儒無一足與其列者而何有于茂叔乎說者謂宋儒自大多此類

朱子之學所得

蠡勺編卷二十八

五 粵雅堂校刊

朱子之學以得之延平李侗者為最著不知其得于劉勉之致中胡憲原仲者為尤早也勉之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禁止元祐學勉之求得其書每夜深俟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遂厭科舉歸耕結廬讀書人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勉之以後事且戒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憲安國從子紹興中人太學與勉之共習伊洛之說既而同學易于譙定遂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親從遊者日眾號篤溪先生後與松交松將沒屬熹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篤溪為久云

朱湘陶論朱學

朱澤澐字湘陶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

即後次讀之數年而徧復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其原委久之始有志于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厭致有心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為不親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為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為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知此則朱陸之辨可無辭費矣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薦湘陶固辭弗應

朱陸異同

蠡勺編卷二十八

六 粵雅堂校刊

朱子集羣儒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厚皆殆猶張之于程也雖所尚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鷲湖之會探赜朱子之支敵及後祭恭甫有曰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商豈足酌議亦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項平父書言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伯恭書言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足敬服也今朱學大行于世而俗儒詆陸如楊墨噫亦冤矣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齋鮑陽明且及象山目為異端雷化范明徵雪厓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謂象山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所從入之塗異而適燕則一也或言象山

尊德性而畧問學是踐于禪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以道問學為事而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各家弟子持其師說以爭勝非盡考亭本旨也陽明之是象山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得于心而成為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于孔孟而謂之為禪耶孟子所以闢異端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之為世道人心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虺舌之狂吠亦非考亭所樂聞也

宋儒用二氏語

蠡句編卷二十八

七

宋儒多取二氏語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中庸章句第十二章引程子此一節子思吃緊為人處活潑潑地集註補謂程氏遺書原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轉漉漉地圓陀陀地光燦燦地豈有盡耶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至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是波羅提語

宋儒衛道之力

日數十年來學人盛談攷據多尊漢儒詆宋儒歸安姚文

僖公秋農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五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為詬病詳見邃雅堂集中宋諸儒論文僖所著有易原春秋日月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

李敬齋論性

元李治字仁卿引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而仁卿乃謂下愚畏威而寡罪為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余以為程子之說可與孟子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相發明至彼謂性無與于賢愚則仍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矣

姚江學案

陽湖惲氏敬曰陽明先生標致良知之說夫言致則不得為良言良則不得為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即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則其義不可立矣于一變而為良知即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為良知即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

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或支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故平湖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為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辨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于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茶盞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滄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為學之本源故雖甚

蠡勺編卷二十八

九

近不可據此謂同于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則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慎恐懼亦言慎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築蕪繩尺與聖人之教同一轍惟兢兢然子然俯首之實而不敢高言言之紆而不敢徑甯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敬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以此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再有宰我之過後人為之宋儒所必損也而以言諸政事

得為高第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騶施子恒琴子張是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于眾人矣况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磨大鑒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朗博大如陽明先生反不收在弟子之列不敢信也

陽明釋毀錄

長洲彭勤止定求其學出於湯文正斌斌出於孫蘇門奇逢奇逢出於鹿忠節繼善繼善之學則宗王陽明守仁傳習錄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勤止見而恫之以為謂陽明

蠡勺編卷二十八

十

倡為良知之說病其為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于朋黨不亡于寇盜而亡于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敢縱恣戕賊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聞誣之者顛倒黑白至于斯極也若陽明釋毀錄又勤止生平愛慕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穀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朱竹垞曰王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揚雄作太元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後之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爾世之儒者生無事之日匡坐而談性命之學

及其既歿門弟子矜其迂腐之說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吾的必其言之不出于偽耶文成王先王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廣濟金檢討德嘉嘗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潯陽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

康齋聖門之猥

吳康齋應召入都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待之時尹直為編修來見令坐于側直大愠又知府張瓚謁見不得放歸後瓚募人代其弟投牒爭訟直一一筆之于所著瑣錄

蠡勺編卷二十八

十一

康齋聖門之猥

且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見沈文憲跋語是爭訟本無其事也惲氏敬曰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猥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猥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為先生設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為宗子守祭田而弟嘗之以為弟得罪于祖若父也己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猥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于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欲然也又以爭訟為有其事也姑並錄之以俟考

白沙曾點之流

太倉陸桴亭世儀著思辨錄其論白沙之學曰世多以白沙為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主于灑脫曠閒以為受用其先本以居敬為主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為宗其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放達為自然非也彭允初曰先生固不諱言禪睡起詩云無奈華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鄒吏曰詩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胸中一部蓮花經江雲浩浩江冷冷蓋先生之學脫畧見聞期于自得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蠡勺編卷二十八

十二

白沙出處合于道

惲子居白沙先生祠堂記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慎于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于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為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于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綱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篡焉于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

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于乾侯後昭公薨季氏反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于陽貨執政之時而仕于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為大儒

碧玉非聘白沙者

惲氏敬碧玉說曰右碧玉搗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詣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劍之去首二寸強為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為兩珥橫出五分強下逸之以放于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閩皆

蠡勺編卷二十八

三

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瑋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內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纁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為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為勺之龍口若則駟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為鼻璋之鼻其以系纁與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微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于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深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故前在廣州問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

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詩亦無之先生既薨文在成化三年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與又曰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日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朱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即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縐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諸博古者

蘇門之學

蠡勺編卷二十八

古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曆中舉人時畿多內盜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恩教既行盜莫敢犯順治初祭酒薛所蘊等交章論薦固辭弗應既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與定興鹿百順交始自誓于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辨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菴顧涇陽十一子為宗自漢董申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論議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二十四氣耶次之七十二候耶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慎獨自言年

七十以往每益十年而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戒懈而已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開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武夫悍卒工商故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莫不聞風慕之康熙十五年九月十二卒

慎獨圖說

慎獨圖說十八章雲間倪元坦醒吾氏著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即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慎不勝恐懼不聞所以慎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慎獨之效也其

六章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五

專修堂校刊

知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慎獨入門洗心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于坤也是慎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凡居于明者不見暗居于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潛為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慎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第七章人心即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

是知非知好知惡統乎天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靜時見于初發念時見惟慎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于慎獨

錢子仁論學

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既長數為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為聖人之徒始取四子書讀之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人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

六章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六

專修堂校刊

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為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芸人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于自信

如此

邵青門論諸儒

武進文學邵子湘曰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為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廣濟金會公檢討曰姚江之徒能豁緒山諸子假尊師煽羽翼土宜傳註精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為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並游于孔子之門必皆為孔子之所許夫諸先生同學聖人者也其流雖分其源則一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為

蠡勺編卷二十八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 卷二九

蠡勺編卷二十九目錄

- | | |
|---------|----------|
| 孔聖諡號 | 避孔聖諱 |
| 孔聖世襲 | 孔廟百石卒史 |
| 文廟祀典宜釐正 | 祭古聖賢 |
| 三皇廟 | 女媧廟 |
| 上帝 | 三清 |
| 魁星 | 西王母 |
| 神女廟 | 關神武廟 |
| 梓潼之神 | 天妃 |
| 華光神 | 城隍 |
| 家廟 |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
| 影像 | 墓祭 |
| 古墓祭用寒食 | 前代陵墓守戶 |

蠡勺編卷二十九目錄

粵雅堂校刊

四七九

句以掌屯田百戶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
魯人亦譌為百戶也至于今竟莫有從而正之者

文廟祀典宜釐正

王草堂曰宋時洪邁熊禾皆以為顏曾升堂配享其父顏
路曾黜仍列廡下安有子處父上之理明嘉靖間宋其議
并伯魚遷入啟聖祠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為崇聖祠是矣以此推之孔忠
非夫子之兄子乎公治長南容非以子妻之以兄子妻之
者乎今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若遷三賢亦配啟聖
則伯魚子茂兄弟也公治南容姻婭也分同誼合情理不
尤允協乎啟聖從祀者嘉靖庚寅進程珦朱松蔡元定三
人乃明道晦菴仲默之父萬歷乙未進周輔成一人乃濂

蠡勺編卷二十九

三

溪之父今闕里位次圖周居末座是以從祀之遲早論而
不以生時之先後序也其可乎今各學崇聖祠兩廡至于
正殿兩廡宋儒從祀者凡十八人今位次以歐陽文忠為
首繼之以胡文昭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邵康節張明公
司馬文正楊文靖胡文定羅文質李文靖朱文公呂成公
陸文安張宜公蔡文正真文忠然考其年文昭最長生太
宗淳化癸巳其次歐陽文忠生真宗景德丁未康節生大
中祥符辛亥元公生天禧丁巳司馬文正生天禧己未明
公生天禧庚申純公生仁宗明道壬申正公生明道癸酉
楊文靖生皇祐癸巳文質生神宗熙寧壬子文定生熙寧
甲寅李文靖生哲宗元祐癸酉文公生高宗建炎庚戌宜

公生紹興癸丑成公生紹興丁巳文安生紹興己未蔡文
正生孝宗乾道丁亥真文忠生淳熙戊戌是胡翼之長歐
陽永叔十四年永叔作翼之墓表稱先生實前輩也今永
叔居翼之上可乎邵堯夫視茂叔六年以長而長程伯淳
二十一年伯淳嘗稱堯夫曰先生之學汪洋浩大其生平
敬禮可知況伯淳之父與堯夫交好是父執也司馬君實
齒長十三年于伯淳為先建張子厚齒長十二年又伯淳
之表叔也故伊川答子厚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
又云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今皆居二程之下
可乎至張敬夫長呂伯恭四歲陸子靜少張敬夫六年今
乃死張于呂陸之後可乎夫從祀諸儒異代者既以朝為

蠡勺編卷二十九

四

序同時者自宜以齒相先何錯綜失次若是之甚也或曰
聖門重道不重齒故邵居周後而張居程下也不知闕里
位次圖諸儒首左邱明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孔
子為先師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
邱明而周程列漢唐之後是明序代矣朱元晦居宋儒之
第二十三是明序齒矣若然則茂叔之上有翼之永叔獨不
可有堯夫乎伯淳之上有翼之永叔茂叔獨不可有君實
子厚乎蓋禮之無容疑者也或又云明崇正時以周邵二
程張朱六儒收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矣不知親炙者
稱先賢私淑者稱先儒從祀之例不可紊也況元晦受業
于愿中之門若列漢唐之上豈有弟子而僭越其師者是
非禮之尊諒所不受安得與思孟之配享也升于七十二

賢之例援彼証此乎至于孔子弟子親受業而未祀斷宜
增者尙有顏何泰冉顏湊聚牧皮縣直孔璇薛邦孺悲八
人嘉靖九年罷泰冉何泰正二漢儒有功聖門已從祀
年復泰冉顏何增祀縣直牧皮而誤斷宜復者鄭元盧植二人嘉靖九年改鄭元盧植
祀于其鄉雍正二年復元鄭元以身殉經衛道而未議祀斷宜補者顏芝孔鮒尹焯三
人也雍正二年增祀尹焯

祭古聖賢

唐禮儀志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
取文明之義其次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
河曰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
卜時曰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

儀禮通考卷二十九

五

師在州縣官既主殷祭而學士亦隨可行今徒以官祭之
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為僭而州縣官亦遂禁士
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贊師博習親
師諸義悉蕩然矣仁和沈梅村曰元魏初祭孔子無限制
鼓舞樂舞特其至獻文帝即位始謂祭孔子巫妖現則
不聽婦女合雜所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云
蓋所禁者惟男女雜還禱祈鼓舞耳今欲入學祭則或致煩瀆
惟擇堂宇選日為位以祭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芹
藻以少存釋菜之意至于生其地如濟南伏生北海鄭康
成游其地如諸葛忠武侯關壯繆侯之類亦可祭之

三皇廟

橫雲山人明史稿嘉靖間建三皇廟于太醫院北名景惠

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其從祀列兩廡儼貨季岐
伯伯高鬼與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
鵲淳于意張機十四人在東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
巢元方孫思邈章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
素朱彥修十四人在西廡我朝東廡儼貨季岐伯高
甫謐巢元方章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廡
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扁鵲張機王叔和葛洪孫思邈
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春秋仲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
修皆東向見大清通禮禮大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復建聖濟殿于內祀
先醫以太醫院官主之按洪武六年秋監察御史答祿與權
上言伏羲神農黃帝盛德大業被萬世今天下社稷宗廟
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願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

儀禮通考卷二十九

六

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禮部尙書牛諒曰三皇開
天元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合太常掌之伏羲以
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
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西為
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是三皇之祀原在帝王廟中此
特領之于醫又別建三皇廟爾

女媧廟

陽湖趙氏曰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
義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風俗
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
謂女媧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為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日

神隸則女媧亦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自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而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為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為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于是北史祖珽謂陸合造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比即伊川易傳于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俗訛女媧為婦人久矣按康熙壬申太常卿金德瑛奉命祭歷代帝王陵寢使還上疏曰臣見女媧氏陵前寢宮中塑女像旁侍嬪御鄉愚奉為求嗣之神等語注祀竊思斷髓煉石雖聖人所不言和樂誅兇豈當陽為女德推其命氏蓋如姚姒姬姜之倫遠在洪荒難求日伯龍顏之行理宜毀去舊像設立牌位顯發私祈概行

蠡勺編卷二十九

七

禁絕仰符 聖主尊崇古聖之心永飭守臣獨潔烝嘗之典事下禮部議從之

上帝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又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張子曰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朱子曰周禮上帝是總言帝五帝是五方帝昊天上帝只是天鄭氏曰以其氣之浩浩曰昊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為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又漢時太乙便是帝如今郊祀增成十帝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按唐禮志謂讖緯亂經鄭康成主其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康成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小

崇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康成以為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三清

明宏治中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按老聃得久視長生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子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為三清位于昊天上帝之上何哉

魁星

日知錄言世所奉魁星立廟祀之又象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其意本為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今之應試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也

蠡勺編卷二十九

八

鬼舉足而起其斗其意本為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今之應試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也世傳金侍郎姓其大驚怖家人問之云見一藍面人從天而下以魁星像示之云所見同是年壬戌科公得會狀然獨次女見之未喻其故後女適江康古庚子科公外孫汪如洋亦得會狀乃悟魁星示象而女獨見者蓋狀元之女而又狀元之母也其信然耶否耶唐以前狀元未近亦有改魁為奎者設而魁星果何所職耶足博一笑然李仁卿古今雜詠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曰天系亦曰封豕主兵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不相涉按孝經按神契亦有奎主文昌之語屈曲相鉤似文字之書故顧氏猶有取焉要不若北方元武七宿壁二星九度文獻通考謂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石氏星經亦謂其明則王者興道術行圖書集國多君子而世莫之祀也何

哉

西王母

西王母始見山海經世以為女仙之宗者出列子及汲冢周書啟之也考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戴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以為女王也其見于祠祭則漢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簿經歷郡國西人關至京師遂會聚祭西王母今則處處有祠廟矣而塑像皆作美婦人緣集仙錄諸書載其服物居處備極都麗故從而盛飾之然山海經云狀如人虎齒狗尾蓬頭戴勝善嘯穆天子傳註亦云虎齒蓬髮吾以為世有邂逅相遇者當深避之不違何穆王漢武欣慕若是乎

神女廟

神女廟在巫山縣城西三里許之高唐觀舊燬于兵後始構新屋三楹西向冠帔儼然有嘉靖中范守已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為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侍大醫庚辰童律虞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徵詞以兒女子愛之王新城亦謂六朝唐人詩多言入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詠未至士人繁知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候清詞時人傳為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云上帝降臨姬來處刑巫閭神容豈在猛玉座幽且閒

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丹書玉玆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舊廟本在十二峯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錄載之甚晰

關神武廟

洪氏亮吉日余成伊年所過鎮堡城成必有廟祀神武侯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註三國志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謂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系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荆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為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鎮甯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

梓潼之神

世傳梓潼之神姓張氏諱亞子越傷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姚萇至蜀趙梓潼流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無主康濟其在君乎萇既稱帝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神著靈異因脫佩劍賜之封濟順王王鐸蕭遇成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錢如意贈萇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或又言神即張仙諱惡子祈子者恒禱之而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掌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帝君由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是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陸稼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月合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中與焉然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即謂以之配文昌如棄之于稷句龍之于社然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諸賢擇一而配可也于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爲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中者耶

天妃

天妃之神不一毛西河太史得勝壩天妃宮碑記言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頃出玉女于岱山之

蠡勺編卷二十九

主

嶺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此一天妃也三韓張立巷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次猴嶼祭天妃天妃姓蔡氏此地人爲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又一天妃今世所傳湄州天妃則莆田林氏女契元典而爲水神西河謂此乃後人所附會者然自宋元祐以後久載祀典我朝亦累加封秩康熙中新城王尙書官侍讀時撰論祭文云惟神鍾奇海岳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蓋亦指湄洲言之也又明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祭天妃今三月猶然而知正月者鮮矣

華光神

香山黃文學芝撰粵小記曰里閩于八九月命巫禳火告

以祀華光神神白晝少年衣白衣當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盞西方金神也按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蓋火出于辰伏于戌死于酉詩曰七月流火言火之流于西也火本炎上之物流于西則爲金所伏屈而不伸屈則變爲災矣祀金神者欲火之伸使不爲患也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即燦燦之謂也況其爲少男介居西北先天主正爲金旺火衰之地觀神之形狀器服可見世以爲火神誤矣且火神另有專祀又何以華光爲也道家言神姓陳爲元武將官其亦取金水相生之義與

城隍

城隍之名見于易又記曰天子大蜡八注言蜡祭八神水

蠡勺編卷二十九

主

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即城隍之祭也而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縉雪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廟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文皆書于史又非唐始有矣迨宋以來其祠遍天下錫額封爵至附會一人以爲神如鎮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顧袁九江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明自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其後則南京以八月祭北京以五月十一日祭謂是日爲神誕辰廣州以七月二日祭

東省會向釋府城隍其祀以太守主之雍正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改都城隍然後司道督撫始皆展謁

家廟

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為影堂起于後世非也胡敬齋曰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于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矣賈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問官不毛西河曰古廟祀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家之賢能者司之

齋勺編卷二十九

三 東雅堂校刊

或一或祭于寢夫一廟止禰即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會之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高會而上者也古無合祭先代之典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眾多者合金錢為之若鄉社然而其所與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高會為神為鬼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人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為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然者而其後不可考也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為祠

建且那雖其事而家廟之制仍未有定夫族之大者亦原有子姓通籍可等干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為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傳世祿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父為大夫子忽為士子為官師孫忽為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即時而修舉楹桷成毀既不勝其煩難而貯蠶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吾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彼夫合祠而祀抑亦孝子仁人之用心然矣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讀禮通考曰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遠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為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詩楚英先祖是皇朱註皇大也君也輔氏慶源曰君即皇

齋勺編卷二十九

三 東雅堂校刊

府君之謂乃人子尊祖而當時乃以此為嫌何也其在于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又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註云有官者皆書封諭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為府君也又姚翼家規通俗編曰朱鹵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洪甘泉告祖文稱會祖處士府君邱文莊鄭介菴作無封婦莊韓家禮亦稱處士府君二公遠禮者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于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

影像

萬氏斯大曰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為非古故于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愚則謂繪畫自古而有畫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于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于紀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噫亦思像果何害于禮而必欲避其名乎

墓祭

王伯厚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始有上陵之禮然孟子

蠡勺編卷二十九

五

專雅堂校刊

堦間之祭趙註謂郭外塚間也已可為古墓祭之切證關百詩曰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而逮親存也此墓祭之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文王葬地也此墓祭之見于史者周禮塚人凡墓祭為尸此墓祭之見于經者豈得以墓祭為非古乎按墓祭始見曾子問然非常典即漢魏而下亦或行或罷自開元二年救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恆式胡三省謂但許士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至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正謂此也

古墓祭用寒食

毛西河曰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譌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啟蟄霜降諸名雜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歷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蚤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原報親語原不始開元二年之救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為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沿及五代吳越王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竟改寒食為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為寒食一百六日為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日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歷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歷中至寒食上已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節又復列代相因展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前代陵墓守戶

漢高帝十二年詔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及魏公無忌皆與戶守家自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齊明帝建武二年梁武帝天監六

年魏高祖太和二十年孝明帝熙平元年隋煬帝大業二年皆詔禁前代陵墓不得樵牧或言修理灑掃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自上古至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及賢臣烈士邱壟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為之致祭明洪武九年遣國子生周淵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牧設守戶每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

蠡勺編卷二十九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九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目錄

天子宗法 親王班次

太子世子 大喪儀

大行 遭喪不祭

奪情之非 喪葬之惑

喪事鼓吹用夷禮 師友心喪

子執出家父母喪 僧道制服

度牒 賜僧道官

張真人賜號 巫覡自僭名號

女巫 三教

天主教 毀淫祠

蠡勺編卷三十目錄

一

粵雅堂校刊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天子宗法

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謂之二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為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為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者名之為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為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匹夫而與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為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即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為宗不惟前君為今君之宗而今君即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為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為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為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為族屬蓋君無共宗宗無共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見毛西河辨定大禮議

親王班次

宋朝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樞密使之上至明始不與羣臣齒列為得體其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或稱王或稱別號無稱名者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稱名矣至江陵當國稱晚生契甚而其時之襲封者稱門生矣其襲越不已甚乎沈文憲編 國朝詩別裁集誤 諸王名次雜羣臣中高宗皇帝命 內廷翰林重校冠集首所以尊國體凜臣職也

太子世子

白虎通云天子之子太子諸侯之子世子然春秋傳王世子會于首止是天子之子亦稱世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諸侯之子亦稱太子然則太子世子古所通稱自漢制始分屬矣

大喪儀

唐書禮樂志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徒其次于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開元禮及新唐書皆不載國恤惟杜氏通典有之然所載止代宗之喪禮說者謂代宗之崩顏魯公為禮儀使意此禮即顏公所定而通典收之故其儀注悉備如此徐健庵曰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從考見周

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
至杜君卿通典鄭漁仲通志諸書尙條貫闕如惟黃勉齋
續儀禮經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爲主而博采諸書以
足之最爲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
陳其中馬賁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按喪服次第
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完則
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

大行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
小名初崩未諡而嗣帝以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
大行言其有太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諡也

遭喪不祭

徐健庵曰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矣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
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總不祭儀禮則言有
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
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于主烝
嘗禘于廟服虔註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于廟焉此正
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已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
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
皆不足信乎愚以爲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
祀死者于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于新廟而行烝嘗禘
于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古祭乎且左氏原爲

儀禮經通解卷三十

三

禮記

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于他廟之常
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
之舊廟也所以爲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于祖
父之廟祭畢反于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
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
嘗禘于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
建太子短喪之議爲時人所嘗必欲求伸已說未免牽合
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又曰遭喪不祭固禮
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
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後世惟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
卿大夫以下則鮮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爲喪祭亦
不成其爲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
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
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
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
可祭準情度禮此爲得其衷矣

奪情之非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
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註
云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
晉襄公瑩衰之事漢唐以來遂藉口而有起復之禮宋制
凡文臣諫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

儀禮經通解卷三十

四

禮記

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徐健庵曰朝廷敦風教之本當自大臣始豈有寬于大臣嚴于小臣之禮縱朝廷嚴爲之制猶恐有貪位忘親如薛宣翟方進其人者視顏居具瞻之位而不肯去又况導之短喪彼無恥之輩復何所顧惜而不忘哀就列乎故其時之不肖者固不必言卽有修飭之士亦靡然從之而不以爲恥自富鄭公力辭起復鄭公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公復抗疏上知詔意必欲起公再下再力辭未至切責其不可奪乃已後之爲執政者始不敢冒奪情之名而靦然就職賢者之有益於人國豈不鉅哉

喪葬之惑

蠡勺編卷三十

五

傳聖堂校刊

竹垞先生撰吳周瑾葬經廣義序曰孝子之葬其親非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體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家人營之墓大夫掌之其後周禮既廢家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每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濂水漬又從而遷之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體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可以勿悔也洪稚存曰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墳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

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尙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尙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

喪事鼓吹用夷禮

蠡勺編卷三十

六

傳聖堂校刊

宋史章頌傳頌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河按東莞李用字叔大當宋末時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及卒王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榮之名過洋樂相傳粵喪用樂由此始

師友心喪

徐健庵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爲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曰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于記中曰朋友麻註

云弔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經疑衰布裳既葬除之至于
師弟則尤重矣變貞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蓋亞于君
親矣乃并不列于五倫何與說者以為蓋統于朋友之中
矣然則師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與義皆非
可輕也有父事之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
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與且夫朋友
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長幼可以該尊卑
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
經而出絰必素弁矣必疑衰矣此師弟之服見于朋友之
說也聖人又以為師之恩重未足以報也于是乎有心喪

禮記卷三十

七

禮記卷三十

為師心喪三年如事父為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用示差
等焉然則何為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微權
焉鄉塾歲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皆曰師若友之族
則益眾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滋偽乎心喪者生乎心者也
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為舉主故吏
為舊君治民為守令以及親屬之厭于所尊而不得遂者
皆可與于心喪之數也又曰濼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
一時從遊之士遍于海內其所以事之者迥異于常師賢
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考伊洛淵源錄名臣言
行錄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寥罕聞焉何諸賢之事
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為制服耶抑有之而

傳者失記耶吾觀呂與叔之傳初不言為師心喪而胡文
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疑洛
關諸高弟為薄于其事師之禮哉

子執出家父母喪

柴天紹炳曰人子于父母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剃染之日
業告終于祖禰矣為子孫者不能挽之于生前而于死後
復引而近之一且使圓頂方袍之屬得復與于同宮耐食
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乎勝國士大夫多託于名義
是事故柴氏况彼出家者誠欲了死生空諸一切且不貪
人天供養惡用世俗香火人戀戀不舍哉人子處此當執
喪死所葬無首邱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不得仍

禮記卷三十

八

禮記卷三十

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于禮者之禮耳

僧道制服

金史章宗紀明昌三年尙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
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
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
狗于未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
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制曰可明律凡僧
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親
屬在內喪服等第如
衰期功總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徐健庵曰二氏
之徒自以出家離俗竟不為親屬制服彼其本教固然也
今乃使之行服雖非二氏之本教其于敦厚人倫化導異

類固甚盛心也第不知唐之世曾以此條載之于律否
元宗特頒此詔則律文之不載可知矣至明之定律遂以
此條入之豈不尤為度越前王哉有司教之責者勿徒以
虛文視之而違者一繩以法庶幾扶翼世教之一端也

度牒

趙耘松曰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
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細流何所利而買
之及觀唐書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
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為僧每人納二絹
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為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
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費
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即當失卻
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
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
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賜僧道官

舊唐書高宗調露二年賜玉清觀道士王知遠為太中大
夫後聞葉法善名徵詣京師詔入禁中盡禮問道法宗即
仁謂法善有冥助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
其父慧明為狄州刺史唐書方技傳法善括夫以一道士
而位之卿尹爵之上公贈及泉壤名器之濫不已甚乎由
是開元二十年相州刺史韋濟薦張果入宮元宗又以為

蠡勺編卷三十

九

銀青光祿大夫其視改集仙殿為集賢院時大不倖矣及
代宗以胡僧不空為特進大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蒲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遂為後代沙門授官之祖此本齊三筆然當以後續沙
門法果并補國宜城子加侯為

宋元豐三年詳定官制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
臚卿少卿者後以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小卿者賜
三藏法師又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

經三藏南漢劉鋹亦多賜僧官有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
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者有都監住持秀華宮

使上將軍上柱國某伯食邑十萬戶者見光孝寺鐵塔識
元武宗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仁和沈梅村謂

王堂仙掖中此禿可謂破天荒矣

張真人賜號

張道陵光武時人邵氏見開錄謂順帝時人善以符治病
續通考謂章帝和帝時人

百二十三歲卒唐天寶間號正一靖應真人而子孫未有

賜號者通考言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

真靜先生邱文莊公謂此徽宗崇甯二年賜張繼先號虛
靖先生然亦未有階品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

為靈應冲和真人始給三品銀印明洪武元年張正常入

質即位太祖諭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為天師寇謙之
道陵為天師故世俗稱

天師元時亦號真人耳夫天豈有師可改授正一嗣教真

人錫以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隆慶間并

蠡勺編卷三十

十

革真人止稱提點萬曆初復之俗至稱爲三天扶教 康熙
二十六年六月張繼宗具疏請郵吏部題查正一真人從
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
旨張繼宗見號真人即着照所襲銜給與誥命一切僧道
不可過于優崇恐日後漸加縱肆或致妄爲也 聖祖睿
見可云邁越前古矣

巫覡自僭名號

漢白石神君碑陰凡主簿十六人祭酒六人都督一人非
官府僚屬也乃巫覡所自相署之號耳故隸續有米巫祭
酒張普碑亦然蓋當時習俗有此名目

女巫

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絕地通天之間曰民之精爽不攜
或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周禮春官男巫女
巫皆司巫之所屬孫偉夫謂祠祀禱禱本天道之不可測
人心所不能已者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
祭之者自絕後世寔失此意以感召之舉徒望之愚婦人
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女巫升壇搖鼓甚而
孔廟之祭亦進倡優典禮陵夷于斯爲甚見魏書高祖紀由是廣
張罪福以資誘脅人主不察往往使闈入宮禁宋元嘉末
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元凶劾令東陽公主託云善蠶
召入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于含章
殿上覺劾乃弑帝見宋書二凶傳五代史南漢世家樊胡子自言

玉皇降身呼後主張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盧瓊
仙張澄樞等爭附之乃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
不可問尋致亡國

三教

朱竹垞曰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
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
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
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
自庖羲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
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
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
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
爭之漸起以彼之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
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
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
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不若矣且所謂教
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
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
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
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弃絕
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世之儒者誦聖人
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天主教

大西洋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女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有意大利亞國人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又令其徒王豐肅陽瑪諾等居南京倡行其教于萬曆二十九年因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始以方物獻并進天主及天主母圖行李中有神仙骨神宗命給糜賜第秀水朱文恪公疏謂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之圖既屬不經然既稱神仙自能神舉安得遺骨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南京與內監交往致別生支節

蠡勺編卷三十

三

明神宗

毀淫祠

魏武帝為濟南相毀劉章廟及秉大政普加剪除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者于今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晉世祖太始

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典其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好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禮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

蠡勺編卷三十

十四

明神宗

蠡勺編卷三十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一目錄

古算器

珠算

楊損以算術選吏

黃鐘之異

納音

唐人吸律

太初四分三統歷

西歷

三元九宮民歷

旬服

測天

黃道赤道

經星非有定位

經星之度不齊

星名

分野

老人星

客星

字彗長星之別

荷避候星

蠡勺編卷三十一目錄

火星微應

比食

諸方節氣

定歲

置閏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六更十更四更

選擇宜忌

蠡勺編卷三十一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算器

丹鉛錄云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經猶可考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言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所以為算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為四觚餘圓為四庇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珠算

梅徵君文鼎曰珠算之興苦無稽據似亦起于明初耳何者歸除歌括最為簡妙此珠盤所恃以行也然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濫蓋即是時所創後人踵事增華乃更簡快耳是書為錢塘吳信民作其年月可考而知則珠盤之來固自不遠吳氏省蘭曰欽天監歷科所傳通軌凡乘除皆有定子之法惟珠算則可用然則珠算即起是時又嘗見他書元統初元順帝年號造大統歷訪求得郭伯玉善算以佐成之即郭太史之裔也然則珠盤之法蓋即伯玉等所製亦未可定

蠡勺編卷三十一

楊損以算術選吏

唐闕史載青州楊尙書損觀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戎校缺必採於輿論而升陟之有專兵籍者闕局司頗重選

置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爲吏之最孰先於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問者聆羣跣評竊賄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仗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視小吏著於紙令俯階籌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闕儕類則貽伏而退以其類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黃鐘之異

黃鐘律管呂覽以爲三寸九分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皆用之故金縢王積慶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此說也司馬以爲九寸自京房以下至蔡元定皆用之有明宛樂韓氏因之以作志樂以其人論則元定諸人可從以其世論則呂覽亦未可廢蓋不草之時韶樂盡在咸陽其樂器必有存者且十二律之音黃鐘至濁今試次管吹之管長則清管短則濁黃鐘不宜獨清也意呂氏以三寸九分者爲黃鐘之宮蓋月令中央之律與子月黃鐘九寸者不同李文利輩或誤用耳

納音

瑞桂堂資暇錄曰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二八水音一六火音二七土音五十此不易之論也

蠡勺編卷三十一

二

唐人明律

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者水也也沈梅村謂以頻年歷日考之信然如壬子癸丑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也未有自然之音故納音卽從木甲寅乙卯其數三十者土也水假土而爲音故納音不屬土而屬水丙辰丁巳其數二十有二者火也土假火而爲音故納音不屬火而屬土餘皆可類推矣

蠡勺編卷三十一

三

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審諦之徐曰此霓裳第三聲取初指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洛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翻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又唐有安說者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說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沈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

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澆泐時年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蠡勺編卷三十一

四

樂律室校刊

太初四分三統歷

三代以前歷無定法兩漢之歷張蒼主顛項歷唐都洛下開司馬遷等作太初歷初用夏正欽向父子作三統歷章帝時行四分歷而當日所推美者莫過於太初四分由今觀之未有疎於二歷者也周末冬至日已在南斗而太初猶起牽牛四分不知歲差百餘年後必差一日漢人惡得為知歷哉敬齋古今疑曰劉歆說三統歷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於後世至于章部發微之術則義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

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為妄取歷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為辨之者深可恨也

西歷

崇正時歷法益疎外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西洋人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即以崇正元年戊辰為歷元名曰崇正歷其法視大統歷為密 國朝因之歷日益精蓋中法但知渾天西法先明渾地中法指恆星為天西法七政恆星各居一重而恆星之上復有天中法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西法齊之以三百六十中法分一日為百刻西法齊之以九十有六中法繫宮度於星宿西法繫宮度於節氣中法平分一歲為二十四氣西法實測黃赤道相交之一點為春秋分而餘氣各以日行遲疾加減之中法知太陽有歲差而西法則曰恆星行中法知七政有遲疾而西法則曰高卑度根極理要測出前賢之上又論恆星有南北差黃赤道有疎密差太陽有不同心差七政有視差七政近地平有清蒙氣差日食有三差又有外三差月食時刻與節氣時刻有里差亦皆振古所未聞也梅氏叢書曰遠國能言歷術者多在西域蓋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即今登萊海隅之地也

蠡勺編卷三十一

五

樂律室校刊

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皆濱大海故以為限和

叔宅朔方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不可更北故以為限
獨和仲宅西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既無大海之阻
又氣候皆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唐虞聲教四訖和仲
既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
一言之指授一事之聞傳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
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也吾邑張
南山曰西法實中法所流傳至萬歷間復還中國非至是
而始行于中國也今畧舉數端證之太史公言幽厲之時
疇人子弟散入殊方一也西洋歷所言寒煖五帶之說與
周髀七衡合而周髀算經漢趙君卿已為之註二也立天
元一法利瑪竇不得其解而宋秦九韶元李冶皆能言之

蠡勺編卷三十一

六

三也利瑪竇撰經天該其星名與中國同而丹元子步天
歌隋時已著四也西法言各省節氣不同即中國里差之
法是里差之法實為西法所自出五也西洋有借根法名
阿爾熱巴拉阿爾熱巴拉者華言東來法也是尤為中國
流傳至西之明證六也且用西法者第取其測算之精而
已至紀日于午何如紀于子之善也紀月于望何如紀于
朔之善也是西法有不及中法者而中法固在西法之前
者也

三元九宮民歷

歷日內所歷男女九宮以上元為中元傳誤已久康熙五
十二年二月欽天監奉 旨悉依星歷考原更改以康熙

二十三年甲子為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乾隆起
四宮下元甲子嘉慶起七宮

句股

古有句股弦矢以割圓測弧而今則有句股直角又有銳
鈍二角而三角以成蓋嘗求其說焉點線體面立其程也
弦矢割切通其法也有三等之角有二等之角有不等之
角盡其類也四角者可分為一五角者可分為三六
角者可分為四窮其變也兩線不能以成形故角始于
三弦矢割切各有正餘故線全于八試定正十以度天由
十中之點分引兩線以極天表其適得九十度也則三方
平而角宜其過乎九十度也則太寬而角鈍其不及乎九

蠡勺編卷三十一

七

十度也則太狹而角銳回互其位反覆其數舉一反三由
三度一以古乘除法求之天之度無復遁矣餘姚黃梨洲
謂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
竊其傳梨洲著有授時歷故測圖要義其後梅徵君文
鼎本周牌言歷世驚以為不傳之秘不知梨洲實開之
也

測天

李仁卿曰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為一次者有
以三宿為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
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定論否前漢律歷
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

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皆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測望之時遠近疎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為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即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為綴術所謂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緝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所處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既名之為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為鳥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正天星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可以減之而此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為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為九十度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為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為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為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

蓋勾編卷三十一

八

傳聖堂藏刊

道設欬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望之時畧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黃道赤道

沈存中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間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而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蓋勾編卷三十一

九

傳聖堂藏刊

經星非有定位

葉氏秉敬曰二十八宿為經星附天不動隨天左旋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本無定位今以堯典日中星鳥考之此時春日鳴鳥昏見南方故井鬼柳星張翼軫定為南方之宿而角亢氏房心尾箕分列于東斗牛女虛危室壁分列于北奎婁胃昂畢觜參分列于西此不過春日一時之方位觀星者遂分別其識號以為前朱鳥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使有名色可記云爾若夏時則角亢等宿龍七宿昏見南方秋時則斗牛等元武七宿昏見南方冬時則奎婁等白虎七宿昏見南方由此觀之則春時之

前朱鳥又為夏時之右白虎秋時之後元武冬時之左青龍矣且井鬼七星雖是春時昏中之星然只是昏時一刻在南夜半則轉而西且則轉而北午則轉而東昏時則又歸于南由此觀之則昏時之前朱鳥又為夜半之右白虎且之後元武午之左青龍矣此其轉移頃刻易位故謂之權立識號則可謂之分定方位則不可也

經星之度不齊

二十八宿之度闊狹不齊最闊者為東井三十四度其次為南井二十五度最狹者為觜一度其次為鬼二度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所可記者星耳故取相當之星以爲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闕觜鬼之傍非星眾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

星名

袁坤儀曰中興志以軒轅為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傳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考之鄭夾滌嘗論傳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傅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至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亦曰天馬意後人以其人善主馬而名之曰王良推之造父奚仲之屬可知矣

分野

蠡勺編卷三十一

十一

卷三十一

婺源汪雙池曰分野之說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甚善然古人則天垂象主其事則祭其星故祝融分柳星張闕伯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皞分奎婁顛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人乃分別郡邑謂某郡某地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固者又謂天體覆冒天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青浦胡廷佩曰漢書地理志某星分野分去聲今人誤讀平非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野者分內之野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又有月建分野十干分野十二支分野左僖三十年杜註分野之星昭十八年杜註大辰大火宋分野二十六年杜註出齊之分野陸德明並音扶問反又漢地理志有皆趙分也皆燕分也等語又曰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史記天官書註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偶拈數則分非平聲信矣又王維終南山詩分野中峯變陰晴眾怪殊以分野對陰晴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雷連風月晉名賢古人無錯拈者

老人星

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孤南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入于丁按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

蠡勺編卷三十一

十二

卷三十一

星見于其位南粵之星多于天下唐時有人行瓊海以八月時見老人星下有六星無數皆古所未有方愚者曰南極下有海石金魚飛鳥小斗附白諸星于南極甚近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一卷或即此等星

客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温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温星皆為咎徵韓昌黎謂百越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牽牛于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得安生禍旅之徒皆蒙其蔭其殆老子星與然觀象玩占謂客星非常之星其出無時其居無定忽見忽沒不可推算寓

蠡勺編卷三十一

主

客星

于星辰之間如客故謂客星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羣史書客星鮮以為吉者世稱嚴子陵足加帝腹占者謂客星犯帝座考通鑑光武微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後漢書紀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有客星燄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中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凡六尺占曰死喪二年二月帝崩此又國皇温星之類與

彗星之別

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傳曰彗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于北斗杜預曰彗也爾雅釋天彗星為欃槍郭璞註曰

亦謂之彗是申須公羊杜預郭璞皆以彗孛為一星而不然也前漢文帝紀有長星出于東方註文穎曰彗彗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其形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者或十丈或三丈二丈者大率彗為除舊布新及火災長星則兆兵革

荷蓮候星

德清許駕部宗彥曰西土彌納和為余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攷歲差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

蠡勺編卷三十一

主

彗星

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蓮候星則西土所測其荷蓮候星與

火星微應

葉氏適題姚令威西溪集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火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後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不智于人當智于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于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余觀其以易肥遁為飛遁引

說文不若念以辨孟子不若是愁尤非寡見淺聞所能到也豈獨智于天而已哉康熙十七年大兵討吳逆陝西道監察御史成其範上言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與鬼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其時則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其地則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必至之應也蓋火退鬼金則火能燦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况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曆其野則逆寇之滅亡必矣未幾雲貴平因讀水心題跋而並綴之

比食

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比食之理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比食後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亦有之皆史家之誤石氏介謂天道至遠不可執交會之度而強求似經文斷不容輕議者然則宣十七年食當在五月乙亥朔而經書六月癸卯襄二十七年食當在十一月乙亥朔而經書十二月且宣十七年六月朔為甲辰固無癸卯襄二十七年

七月經有辛巳十二月又安得有乙亥耶

諸方節氣

順治元年七月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請所有應用諸歷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又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為重若節氣之時日不具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歷稽大統同回舊歷所用節氣止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况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處而樂諸方故種種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共增數頁於篇首從之

定歲

歷家定歲首之法以九年之歷為準括九十七月半凡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四十八週九年前之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朔而月之大小則以朔日干支求之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即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其正二十四氣日則天干三地支七時則隔八相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也亥見巳七數也即乙巳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而未時交也若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

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

置閏

猶賢錄曰古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之書閏皆在歲末文公六年哀公五年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並在歲末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言閏即歲終可知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數為部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部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部首也按今法則以月無

蠡勺編卷三十一

六

中氣謂之閏陳氏曰古歷十九歲為一章章有七閏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若于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每月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周禮冬官匠人疏夏至日在南陸躔于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陽盛陰消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晝長冬至日在北陸躔于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陰盛陽消天卑一

萬五千里故晝短春分日在西陸躔于雙秋分日在東陸躔于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然亦關乎地之遠近坤輿外紀莫斯科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唐書骨利幹傳骨利國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而東方已明又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晝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見康熙三十一年實錄又職方外記言北極有鳥魚國半年無日其地去南陸甚遠日行南陸為地氣所障故秋分後無日臺郡雜志言海中有暗島亦半年無日蓋在地極南去北陸甚遠日行北陸而為地氣所障也見大雲山房禱說

六更十更四更

蠡勺編卷三十一

七

稼軒補氏禱說宋藝祖問國祚于陳希夷有寒在五更頭之語因命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點以配之至二十一點即轉六更謂之蝦蟇更然宋人周遵道約隱紀談言內樓五更絕柳鼓交作謂之蝦蟇更此即六更也外方謂之撥點更初無二十一點即轉六更之說按陰時夫韻府羣玉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謂出開元遺事而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張蠟詩云蝦蟇更促海濤寒似六更非宋始也又南夷如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為十更其計海道亦然故風帆所至有日七更可達八更可達者有日五十更六十更可達者蓋海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云其臘國分一夜為四更吾粵海塘亦四更而天即明相

傳擊五鼓則湖水泛溢此不足信然究莫得其所自始

選擇宜忌

梅定九應學疑問補曰歷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歷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閏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既斷之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尊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慎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

蠡勺編卷三十一

大

九

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既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點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喝聾俗愈出愈支六十千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為大吉彼以為大凶令人無所適從惑世誣民莫此為甚未竹垞羊石山題壁曰白地與選日之術與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四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配今官歷宜忌本于選擇歷書不知其為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歷者初無一字及于選擇又如羅計四條郭守敬歷經所無而大統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為耳原其初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趨然官歷雖頒宜忌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渺論不

能止也今若一切刪去紙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至意復覩于今日豈不快哉

蠡勺編卷三十一

九

譚堂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二目錄

崑崙山 北嶽

塗山 華不注

東蒙 粵嶽

東嶽 西嶽

五嶽 三峽

居庸關 八達嶺

唐公山 佛閣岡

石屋山 桃源洞

金牛驛 風峪

丹陽 吳會

江西 匡州

日南郡 燕薊之惑

廣州城北諸山 息壤

蠡勺編卷三十二目錄

蠡勺編卷三十二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崑崙山

水經注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別有崑崙也按明史賓童龍國有崑崙山截然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海曰崑崙洋是即海外之崑崙乎又張騫至大秦烏遲國西海之濱亦有小崑崙

北嶽

亭林集北嶽辨曰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

蠡勺編卷三十二

粵東校刊

秦室於嵩高南嶽濤山於濤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恆爾雅恆山為北嶽註並指為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

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
 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
 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為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
 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
 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
 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
 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
 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
 年冬十一月南征巡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
 正月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
 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
 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
 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為帝王之
 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
 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者也隋書
 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
 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為定州刺
 史於恆嶽廟中立頌子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
 唐鄧子存章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
 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歷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
 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
 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

蠡勺編卷三十一
 二
 傳聖堂校刊

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
 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
 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
 登其顛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
 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
 遠絕曠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
 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嶽山為南嶽而
 漢人亦祭於潞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潞之地也水經
 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
 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
 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
 有下故此為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恆山於此
 豈不謬哉五嶽惟晉無間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
 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
 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與言三
 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為禮部尙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
 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
 文而末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
 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馬文升疏謂恆山為北嶽
 沈氏謂恆山於山所故祭五代朱崇承亦不謂之恆山
 自謂為界遂祭恆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云似未曾見十七
 者史

蠡勺編卷三十一
 三
 傳聖堂校刊

塗山

海莫巷曰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在壽春縣東北今濠州地史記稱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載塗山之歌應劭則云在永興永興今蕭山地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其處皆有禹跡然考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皆指在濠州似當以杜註為準

華不注

成公二年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胡傳讀不如卜非也蓋不芳無切與柎通花萼附也詩常棣箋不當作柎陸璣詩疏作柎東晉補亡詩白華絳趺作趺皆同花之帶也伏琛齊記引犂虞畿服經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於水丹鉛錄謂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言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比以芙蓉亦可為華不之一證也

東蒙

放翁老學庵筆記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曰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合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種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頤火為東蒙主以為魯地

粵嶽

元次山嘗謂九疑當為南嶽屈華夫乃直推羅浮為南嶽謂北嶽在渾源為天地之極北羅浮在博羅為天下之極南羅浮固宜稱南嶽彼以為南嶽佐命者史之陋也遂大書南嶽二字於朱明洞口且署其所居曰南嶽草堂嘉慶間吾友黃子實數游羅浮一日憬然曰羅浮望也亦可稱粵嶽乃即浮山絕頂西蜀唐闕戎文才所建羅浮君祠易以石而式廓之名粵嶽祠汀州伊墨卿詩所云誰能開闢洪荒後肇錫羅浮粵嶽名者是也南城會賓谷方伯為之記謂羅浮靈勝具載圖經然未尊之為嶽也是未見華夫香山黃君培芳即羅浮君祠顏粵嶽焉夫天下名山五嶽而而外多名嶽者秦幸會稽爰有稽嶽之號漢禮天柱遂假南嶽之稱豫州太嶽幾與嵩崇雍州吳嶽乃同華峻他如江左幕阜江右匡廬平樂以龍岳峙峯蒲圻以魚岳列嶂荆茲羅浮作鎮南越尊厥稱號名實允符固宜丹荔黃蕉四時修祀出雲降雨百蠻蒙福黃君以余守土之責請援筆為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云愚按粵宅南隄殆南嶽也故合字內言之曰南嶽以長海外言之曰粵嶽夫南嶽之祀於瀟霍久矣而欲以羅浮奪之有競心焉孰若粵嶽之安於無爭而愈足見其尊也雖謂粵嶽之稱當於南嶽可也

東樵

羅浮一名東樵以與西樵相望而言高三千六百丈表五

百里峯巒四百三十有二其谿澗川源不可勝紀鄒師正所以謂邈處海上非逸世高蹈希仙慕道之流不能到亦未易徧覽者此也陽湖惲氏敬曰羅浮山之以致勝者也如見荀奉倩劉真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北氣峭倩如杭之龍井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龍眠龍井之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爲最二泉源於山頂重疊走樹石間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於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爲不同耳西爲浮山東爲羅山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奇羅山二百里有奇蓋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傳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

蠡勺編卷三十二

六

粵雅堂校刊

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愚者往往爲眩惑以古爲今以虛爲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爲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篇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觀遠澹之境幽奧潤朗之趣如遇諸心目之間故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最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

西樵

陳獨漉謂西樵方十里東西南北一日可盡凡山知名而小者莫西樵若也然所在皆水麗於水而有巖洞厓壁可觀者得二三十境山小而富泉石亦莫西樵若也按圖經

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峯皆內向大小相屬隱於削成之中若芙蓉之未開然者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爲七十二峯而以太科爲絕頂巖二十有一洞十其飛泉之散於諸峯間乍合乍分或臥或立凡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漱玉巖二在垂虹洞左右飛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谷中羣峯迴合有白沙書院瀑布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二在天峯左右曰左天泉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谿有二亭以收其勝其在廣朗洞口者作三級透迤而下冰轟雪吼倒射青冥其勢益暴又一在水簾洞爲九曲溪下流披灑壁間霏微若珠箔又一在雲端村從空細下石薄巖虛琤琤相應其在碧玉洞者摩厓而出橫直無定勢餘氣散爲煙霧冥濛數十丈望之若飛泉然蓋自噴玉巖至此爲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碧玉巖之瀑爲最有陳中州壁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十字勒石上翁潭溪粵東金石畧所未收者蓋是山固多泉飛泉外其迸出石間者或仄或涌爲乳爲湯大瀾小淪無不極其變怪盤舞噴薄響振一山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爲湖或築壘爲塘於四十餘里間以泛以漁隨向所至蓋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雞犬鳴吠若近若遠杜鵑蘭桂之屬掩苒含風花棧參差雲畦歷亂遊者往往迷路

蠡勺編卷三十二

七

粵雅堂校刊

五嶺

史記張耳傳秦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水經注曰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也最東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今大庾在南雄府北騎田都龐在韶州府及連州北湖廣之境餘二嶺屬廣西或謂臺城之嶠在大庾廣嶺古名臺嶺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湖廣亦得其一然騎田今屬陽山即古湟谿關也則廣東得嶺之二矣又乳源有臘嶺為五嶺之一亦名騎田連揭陽而言則廣東又得嶺之三考史者謂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蜀楚之交山有三峽左思蜀都賦註三峽在巴東永安縣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也盛宏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不見日景而嶠南之山亦多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瀆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冷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連州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萊鳥巒諸灘亦甚險蓋以居

上流多石故也

居庸關

居庸關 亭林昌平山水記州之西六里為居庸關南口有城魏書謂之下口見常景傳北齊書謂之夏口見文宣紀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水經註所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莫不傷心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嶠函蜀之劍門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為徑者八名之曰陘居庸其第八陘也關之設不知始於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年

蠡勺編卷三十二

九

粵雅堂校刊

年徙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三國志謂之西關魏書謂之軍都關唐書謂之納款關通典謂古居庸關北齊改為納款是也元皇慶元年始改為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戶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為絕險然遼之亡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金之亡也冶鐵鋼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

降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下不及百年而王禪兵入之禿
堅帖木兒兵入之孛羅帖木兒兵入之頃者李自成之犯
門也下宣府懸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會無藩籬之限地非
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人心去
也

八達嶺

八達嶺有城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凡一關必有南口外
北二口為羽翼
五里曰全道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言全道有二路一自
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為西路一
至延慶州永甯衛四海治為北路蓋全道者八達嶺之藩
籬而八達嶺又居庸關之藩籬也全道兩山崢嶸若犬牙

蠡勺編卷三十二

十一 粵雅堂校刊

錯從澗中亂石以行三里許至八達嶺嶺即軍都山也有
城曰北口城下視居庸若井底居庸以此嶺為咽喉守居
庸當守北口守北口當至八達嶺元人所以設萬全軍府
於此蓋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斯嶺最高憑高
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即
全道堡守此又所以守八達嶺也

唐公山

唐公山西北山之近而高者曰獅子嶺以形肖得名上有宋
也田使張德雄及其馬氏夫人墓頂平多石可坐數十人
下為唐公山旁注小澗曰唐公水昔言漢布山令唐頌琴
延祐中耕者得斷石尺許上下碎裂皆漫漶好事者強

指為唐公碑愚十三世祖濬玄公曰唐公斷碑余兒時聞
諸儲南先生謂縱極磨滅而字畫樸勁疑出初唐斷非近
代人手筆惟以助伐姓氏歲月都無所考遂不甚貴惜舊
時人亦但以故老相傳及山與水皆以唐公名姑實之耳

佛閣岡

佛閣岡去廣州治西北十五里陳沙門拘那羅陀焚身處
也陀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止廣州光泰二年入北嶺山
今名北嶺告衆入滅道俗挽留遂歸王園寺太建元年正月
十一日化去弟子焚其肉身於此岡後有人見其趺坐於
別山之陽因號其地曰佛嶺

石屋山

蠡勺編卷三十二

十一 粵雅堂校刊

徐姚邵以貫得魯甲申國難時為頭陀黃忠端第三子澤
望志節與邵近至是來同居潭上園相與讀謝皋羽遊錄
而慕之曰方今豹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
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峯峯有吾二人履齒於是徧走山
中然山寒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
一日忽人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
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
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
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
僕故孫公頌唐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
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真桃源

矣

石照洞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微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洞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驚而貨之衣食頓富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七古詩一章正用其事見能改齋漫錄

蠡勺編卷三十二

主 學雅堂校刊

桃源洞

一統志湖廣常德府秦曰黔中漢曰武陵領縣四桃源漢沅南地屬武陵然自淵明記外其事不見於他說梁任安為武陵記亦第祖述淵明語即武陵志亦止載桃源詩而不及記是可知此老曠懷高寄故託辭示意而為蒙莊之寓言非必實有其地也唐舒元與桃源畫記乃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故後之好事者遂飾而揭諸石曰桃源洞不亦謬乎

金牛驛

宋吳氏曾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

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此事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置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勾天波到海流自晒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莫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風峪

曝書亭集風峪石刻佛經記云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屈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於內環列所刻佛經

蠡勺編卷三十二

主 學雅堂校刊

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蝎居之雖好游者弗敢入焉金石文字記謂北齊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取距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大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風谷即風峪北人讀谷為裕俗并加山作峪耳通鑿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北史地理志載胡三省註謂風谷當作嵐谷唐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

丹陽

博雅錄云楚嚮熊始封丹陽其地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

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考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晉元帝遂移治於建康而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地理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俱與今潤州之丹陽無涉

吳會

吳會吳郡會稽也三國吳志宗室孫賈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恆傳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為惠安郡今讀為都會之會者誤矣

江西

六朝以前稱江西者並在秦郡為今之廬江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三國吳志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壽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遂虛可證也至豫章之名江西是因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西耳

厓州

粵小記曰今之厓州乃古之儋耳西南隅地唐改為振州宋始改為厓州又改為吉陽軍明復為厓州本朝因之非古之珠厓也古之珠厓即今之瓊山縣然南漢時亦有厓州即今之澄邁縣屬地見十國春秋

日南郡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為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曰日南郡北向視日乎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又漢書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問日南人應向北看日對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為門金城不見積金為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南越志曰日南至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燕薊之惑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史記武王封堯之後於薊

蠡勺編卷三十二

五

水經注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亦云然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邱為名按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惟樂記有封黃帝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顧甯人謂張氏之說為長然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註云南燕國疏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註言南燕以別之則又何也世本及地理志言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

廣州城北諸山

黎太僕遂球西湖雜記謂廣州城北諸山其形體亦多與湖上峯巒類乃皆童而裸為可憾此殆如古銅器湖山則流傳世家時代已久其翠色皆摩挲所致而又裹襲文霸蓋飾瑤玉安得不佳城北諸山如纒出土器非不真古要之未經收藏家刷拭耳余家潭溪面白雲之陰每當暝色初曉晚陰生涼清光滿簾在我几席幃簾間颯然具有秋意竊謂昔人以西湖比西子必洗妝理衣乃見姣好何如此波斯女粗頭亂服嫣然見人正以滌除脂粉之為潔也

息壤

史記秦本紀甘茂伐韓宜陽五月不拔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拔之一日息壤全土也路史

蠡勺編卷三十二

末

粵雅堂校刊

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言寺東北陬之地隆然負塼壁而起廣四步高尺五寸夷之又高凡持鋪者盡死黃梅喻石農文整有至荆州尋息壤瘞處詩云息壤傳自山海經又復見之冥洪錄羅泌路史語具詳自岷至荆禹功篤頗憂汎濫在萬世埋之洪荒鎮以屋偃旁剝上迫視難非金非石非土木後來發掘致雷雨謂此可已早魁酷張南山松心日錄曰據詩言則息壤在荆州續博物志息壤而在荆州南門外而余前年在楚北聞人言漢川修隄於漢水中見一物大如屋其質非金石亦非土木識者云是息壤然則息壤不止一處耶抑今漢川縣本古荆州地耶

蠡勺編卷三十二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二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三目錄

河源	黃河九曲
九河故道	滹沱河
永定河	三河
五湖	北海西海
西江	牂牁江
昆明池	三曲江
五西湖	巴江以字名
頓江以字名	神仙島
五溪	潭溪
硯阮	硯洲

蠡勺編卷三十三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三

河源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嶺南遺書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也其言得之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出玉據古圖經遂名河所出為崑崙耳按元史地理志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涑沮洳散渙勿可逼視方七八十里登高下瞰察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譯言星宿也今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河源也按滿洲七十一號椿園著西域聞見錄又云星宿海在賀卜諾爾之地自闐展西至和闐四五百里之南自和闐至後藏四五百里之東周迴萬里皆星宿海也渺無人煙間有道途非絕壁即泥淖直峯橫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不可以千萬計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為黃河極大之湖濼洞渟瀄旋轉而伏其東北皆峻嶺凡數百里始見黃水一縷自山下涌出東北流入中國是為黃河其言與上諸說異而地名亦復不同也姑錄之以俟世之更能窮其境者

蠡勺編卷三十三

粵雅堂校刊

黃河九曲

河圖緯象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邪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為別符星三曲也邪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關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逆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千里東至碓會名地神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岷山名地肱上為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

蠡勺編卷三十三

粵雅堂校刊

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一一皆合見丹鉛錄

九河故道

陸清獻讀南皮縣志謂志云九河多在境內或錯呼者有之非全無蹟而妄借虛名也酈道元及宋儒皆謂已淪於海恐非確論夫西南之邢臺即大陸東北之靜海有逆河而此方支分派別渠岸顯然謂非九河之故道不可奈何舍有蹟而談無蹟又云徒駭在縣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南覆舖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在城西鉤盤在西北高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在東南五十里外岸高丈餘中闕甲許境內迴環三十餘里又曰毛河即覆舖王莽河即馬頰銀鉤河即鉤盤其言鑿鑿蓋亦土

人相傳之說似乎可信惜修志者不細考其上下流之在鄰封又不載前人之議論以為據可慨也然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議漢河隄尉許商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南律在鬲縣太史馬頰覆舖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鬲縣之北及鄭康成孔穎達詩允猶翁河註疏考之其蹟正當在此許商鄭康成先於酈道元其言可據也

溲沱河

清獻公溲沱河辨云漢書地理志以溲沱為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峯謂溲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酈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樞云班固以溲沱為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黃河北流西

蠡勺編卷三十三

粵雅堂校刊

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溲沱其一也溲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即恆山以東諸水逆河即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黃河自南而北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為逆河入于海蓋直以今保定真定諸水為九河逆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間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濱海矣又何藉於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溲沱為北播之始易水為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既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兗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間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溲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哉洪荒

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永定河

輿地記唐立銀州集韻陝西白狄地北周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圍水

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更是名唐陳陶詩可憐無

定河邊骨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皆指此康熙三十七

年以渾河泛濫因改河道于固安縣北直隸順天府地直達湖淀

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修理告成 賜名永定河

盡反銀州圍水意也

三河

宋吳氏曾曰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堯都

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蠡勺編卷三十三

四

粵雅堂校刊

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為河東郡河東縣為理所

自註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為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為

河內郡河內縣為理所自註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為懷州

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為河南府河南縣為理所自註古本

朝隸西京為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與唐屏翰

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小學紺珠以黃河析支河程中河為三河

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水經注五湖謂長塘湖射貴

湖太湖上湖滂湖也又曰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

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張勃吳錄曰

五湖即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然虞仲翔謂太湖東通

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滂湖

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謂太湖上

稟咸滄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而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

莫湖游湖貢湖胥湖吳人總謂之五湖范蠡乘舟入五湖

即太湖也歸氏震川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

今之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

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其言

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世俗或以洞庭彭蠡青草雲夢巴

邱當之誤矣

北海西海

新安江氏羣經補義曰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

蠡勺編卷三十三

五

粵雅堂校刊

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

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

勃海猶是九河下之口河而稱為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冬

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

北海之濱挾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

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

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為戎羌渾蕃所居雖

漢唐之盛亦未嘗為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

郡立五縣不久即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為名而

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

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為西界以合三方之

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

李張手

祀北海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畧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為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蒞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

六 蠡勺編卷三十三

六

粵雅堂校刊

山在奉天府屬今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 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鳴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嶽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古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為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得旨允行

西江

西江有三其一為灘一為左一為右右江至潯灘左為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匯灘為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故惟曰西江是西江在西粵為三在東粵為一一名鬱水亦曰牂牁江昔人謂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為一大瀆岫嶼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洋牂牁者黔中兩山西江以牂牁之山為始以厓門之口為終然則牂牁亦西之岷山也按牂牁江即今巴盤江黔之水惟此為大鯨填阿述羅雄徑廣西泗城田州乃至東粵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其趨海之道又苦為羚羊峽所束咽靈雨時至則狂波獸立往往淹沒田廬開故老言馬伏波平定貳側築隄於其國使交水不為粵患自是交人恆虞泛濫賄粵吏去石一版遂以我為壑考水經注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蓋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淵此舉與史祿皆有功於粵粵之上游如淮如漓如橫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祿所鑿不止靈渠自史祿鑿靈渠而兩伏波賴之以下樓船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祿嘗開闢此道云

七 蠡勺編卷三十三

七

粵雅堂校刊

牂牁江

庭稗珠錄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牂船於岸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牂船處名其地為牂牁黔書謂夜郎今之桐梓且蘭今之遵義則牂牁江今之烏江自遵義過湄潭雍

安入思南城之巴江其地有牂牁城舊址以辨牂牁不通
番禺其說似矣而不知非也水經注莊躡沅沱夜郎逕
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而漢武開夜郎立初郡今思
南平越遵義鎮遠黎平靖州都勻皆牂牁舊履而時伐南
越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同番禺古番禺城去廣州城南
五十里漢建安交州移
治於此吳分交州為廣州亦治於此今之沙灣紫泥港是
也然唐蒙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而浦則為今之石門
其去廣州城西北三十里而於
沙灣紫泥港又幾八十里也蓋江以郡名即今之盤江
是也盤江有二源一出雲南之曲靖名右江一出貴州之
都勻名左江俱經廣西至鬱林州合至封川入廣東界東
赴番禺入於海人知都勻之河為盤江之源而不知古州
三卻屯乃盤江之源也卻當為郎形之誤也屯當為豚音
之訛也漢時女子浣於豚水三節大竹流入足間破之得
男遂雄濮氏竹為姓唐蒙開牂牁斬竹王夷獠咸怨帝立
其三子為侯死配父廟今楊老黃絲驛尚有竹二郎竹三
郎祠而金竹貴竹以命厥司由是以推則三卻屯古三郎
之豚水也今自黔入粵者由三卻屯發權二旬內外可到
廣東此其證矣夜郎自王不知漢大其封域周楚蜀黔三
州之境北且至於施南乃以桐梓一縣當之而烏江之水
入於四川歸於蜀江與沅江源流隔絕亦非莊躡入滇之
道矣

昆明池

全謝山曰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昆明為今

蠡勺編卷三十三

八 粵雅堂校刊

雲南之大理府滇為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躡之後世為國
王即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為滇徼外之蠻
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於是發使滇國
滇王為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
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
戰迫兩越既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
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
未附通鑿唐武德四年昆瀾遣使內附昆瀾即昆明也時
有西瀾河蠻東瀾河蠻通名昆瀾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
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
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未有移也昆明尚
在其西南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
即以昆明名誤矣且滇王未嘗得罪漢無故而欲伐之無
是理也漢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
而戰於滇必不可信之說也及讀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
瀾川漢武帝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瀾
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無疑焉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
險厄為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即古葉榆水之北出
者自浪穹縣罷谷山匯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為巨浸
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甯
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
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懼請

蠡勺編卷三十三

九 粵雅堂校刊

內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西洱是洱河者大
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募
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
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然昔
人有事於南中未有以為戰地者况武帝之所欲討者非
滇耶又唐揚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
請雖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即古之身毒伯英之
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為昆明無可
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惟昆明則
昆明之險可知也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於姚州建鐵柱
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

蠡勺編卷三十三

十

明倫彙編

徵戰勝於大理不應建柱於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怪自還
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通典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
世之答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抑知西
洱河之本為昆明池也又子瞻謂南詔有西洱河即牂牁
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思以為昆明轉而為昆瀾昆瀾分
而為東西瀾瀾又轉而為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
為牂牁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書界不知天南事跡之詳
故耳

三曲江

能改齋漫錄曰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
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

云曲江隱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
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
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
伍子之山句今胥山在蘇州

五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為西湖東以城為儲
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為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曾
買此湖為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隄障水人號曰蘇隄是
天下有兩西湖兩蘇隄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
云出守二邦輒為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又燕京西湖
去玉泉山不里許即玉泉龍泉所瀦環湖十里荷蒲菱芡

蠡勺編卷三十三

十一

明倫彙編

與沙禽水鳥出沒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趙恆夫謂昔人
贈坡公詩我公到處有西湖指杭州潁州惠州也而此獨
不傳豈非未得其人哉見寄園寄所寄是四西湖又粵西
西湖在桂林府西郭淳熙戊戌廖重能詹體仁張敬夫泛
舟西湖北湖洞吾邑張南山司馬桂游日記謂宋時隱山
六洞在西湖上風景之佳遊蹤之盛擬諸杭之西湖是則
五西湖矣

巴江以字名

吳虎臣曰宋之問送道士使蜀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
形連李遠送人人蜀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作字流然則
巴州因水得名矣按杜佑通典陝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

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為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謂閬苑白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名考唐人有巴字江賦乃知山形似巴者非也

贛江以字名

唐韻贛縣名章貢二水合流因其處立縣因以為名在南康郡王文簡十八灘記贛縣城北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為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髡髡郭璞曰曩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

神仙島

澄海姚天健行軒神仙島詩引云近我郡有海船風飄至

蠡勺編卷三十三

十一

粵雅堂校刊

仙臺國之神仙島詢屬日本地方離三千餘里東去弱水不遠島中人俱祠徐福為始祖皆當時所攜童男女後裔相傳不計世代從未有中夏人至其地俗通漢書尤工秦篆善歌詠尤喜讀韓文臨行自國王及羣臣皆有詩詞贈送大意咸仰中華文化遠被之盛按外國記云周詳泛海落綜見一嶼上有三千餘家傳是童男女之後俗似吳人所記與此畧同又行軒東漂曲引云乙亥季冬姪舉先從姪業先輩由上海航海回籍遭巨風越十五晝夜漂至薩摩國之寶島詢其地為日本所屬西離日本二千餘里東離仙臺一千餘里去弱水不遠島中民居僅百餘家為姪等結茅以居供給備至閱半載至丙子六月護送至薩摩

國由日本歷兩月到長崎自註即東洋地附銅商船回浙江此亦與神仙島事畧同以是知徐福非方外者流蓋隱君子託求仙以避秦者也世誤傳日本為徐福後不知神仙島乃其正派也

五谿

五谿之名各書不同而以雄谿楠谿無谿會谿辰谿為是沅水出且蘭為旁溝東行二千餘里入洞庭所匯諸谿之水甚眾而惟此五谿為大故以名之五谿之入沅也無水最居上流字或作濞作澗故今鎮遠稱澗水次則楠谿其上流則柱水水經注所謂沅水東合柱水水導源柱谿是也柱谿即今天柱縣其志云楠水東流界在楚黔之交

蠡勺編卷三十三

十一

粵雅堂校刊

不詳楠水之源別稱西江源於鬼括寨脚下合北江北江源於新溪下合清水江清水江源於黔屬苗界不知幾千里由岔處至托口合渠水至黔陽縣入沅若然則清水江即楠谿也地理今釋以清水江為沅水之源殊為謬誤夫沅江踞黔陽之上已無無谿能谿龍谿諸水流漸巨矣而清水江治從黔陽入之不得以為沅水之經流故斷以此江為楠水無疑自是而下為會同之洪江則雄谿之所入也志稱其名凡九曰朗一作郎或作浪曰澗曰雄曰辰曰龍曰敘曰桂曰武曰酉而雄為眾水之會若知所云則朗澗入水俱會於雄此尤非也但沅水至此而大故湘湖大編可以至此而此上則難行矣自是而辰谿源出三山谷其入沅

處之辰谿口又東為酉谿今辰州城西之水是也水經注云酉水導源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流逕無陽遷陵酉陽故縣又東逕沅陵入沅

澧溪

潭溪源從鬱水下石門至沈香浦分流而東其一遶鳳皇岡逕嶺一嶺凡三里達海口一迤而北十餘里由峴江轉環容合白沙湖諸水出石井橋逕唐公水趨海口匯而成潭以南達珠江今小汶支流躋多淤澱若瑣屑而不足科然昔投九節蒲於甘溪後得諸靈洲投孟九眼井乃自石門出以是知其舊悉海渚也獨念番禺為治最古而北郭大姓多始宋元無五季以上者所在墳墓亦然蓋

蠡勺編卷三十三

古

粵錄堂校刊

南漢僭偽時所立苑囿不可悉數在城西者有華林園在城北者有芳華園芳春園而郡志言昌華苑在荔枝灣廣四十里袤五十里以道里計之吾郡如當在城內想其時棄田廬毀閭巷以自養者曾莫知其所屆宜乎三唐氏族不少概見也又劉氏興亡錄云開寶四年正月辛未偽少主迎六軍於城北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雖苑囿亦化為荆棘坵墟龜狐兔之藪矣負郭百里豈復觀有甯宇耶然潭溪自吾宗聚族以前已歷譚氏舊名譚溪廢鐘歌序見吾先考里門鄉約亭又立於淳熙二年則鄉之始其在南宋乎

硯坑

羚羊峽距肇慶城東三十里硯坑凡十有一在北岸曰阿婆坑曰白婆墳石質黝曰梅花坑在峽外其南岸則巖仔坑其石質即之治新坑石細潤朝天巖石堅古塔巖石比巖無火燒屏風背在古塔後宣德巖在屏風下石如在巖仔飛鼠巖今粵中所貴者老坑所賤者新坑餘坑不聞稱之也石以水巖為上見竹坑吳石華曰端石高下在水巖山巖之別大地之氣凝者為石融者為水端州之質則石也而性水也山巖者石之性九而水之性一水巖者石之性七而水之性三是以材殊也然則水巖之石大西洞獨美何也曰泉脉之所注也石堅而性腴泉清而性潤二者必相孚也相孚者性情俱化如忘其為石也老坑最深曰大西洞以二百餘人汲水晝夜易之三月而後涸其泉脉可知矣

蠡勺編卷三十三

古

粵錄堂校刊

硯洲

墨硯洲在羚羊峽下宋包孝肅摘硯處檀默齋曰孝肅去郡口載一硯猶棄之於江初疑其制行太過而公卒棄之者亦有激而出於是與宋英宗治平四年遣魏太監重開海花坑開鑿中空崩開數百人太監死焉明萬曆二十八八范太監李鳳開水坑即今所謂老坑也石工入之者必殫其身盤盛稀膏然火腰錘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稍一縱步即墮其中流開坑必先引水彌月石未見面已費千金疲民力傷地脈以應悉索之供或以充包苴

卒贖之用其辱此石也甚矣孝肅所以激而棄之也與不
然張承吉祐自海解職載羅浮石筍未聞以此玷其清操
也

蠡勺編卷三十三

六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四目錄

- | | |
|-------|--------|
| 黃金臺 | 普救寺 |
| 宏教寺 | 羅永庵 |
| 五華山故宮 | 拽梯郎君祠 |
| 繡鎧臺 | 根青閣 |
| 黃帝陵 | 商均冢 |
| 禹穴 | 湯墓 |
| 澹臺墓 | 齊四王家 |
| 漢高祖祖墓 | 霸陵 |
| 呂冢 | 鍾山墳銘 |
| 南漢康陵 | 宋永福陵 |
| 明十二陵 | 明景帝陵 |
| 婁妃墓 | 五妃墓 |
| 王壓墳 | 姜貞毅衣冠冢 |

蠡勺編卷三十四目錄

一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四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黃金臺

齊東野語曰王文公詩功謝蕭規斬漢第恩從隗始託燕臺然史記止言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為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為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太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婦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掃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

蠡勺編卷三十四

嶺南遺書

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太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之名始見于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諱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為昭王而王隱以為燕丹何也後見水經註謂固安縣有黃金臺者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

之南陲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此知王隱以為燕丹者蓋如此也

普救寺

池北偶談曰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境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即其地為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宏教寺

都城西山宏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欄過澗壘石為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千戚錢鍾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朱竹垞曰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宏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即宣宏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

羅永庵

白雲山在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帝避跡之所上有羅永庵金璫記云帝之避蹤無定未有宿居至中間之結廬則以漢之鶴慶浪穹始以黔之金筑終其初入黔也瘴雨蠻烟深林密箐帝惟望白雲而行先登唐帽山覺撼動不能居次至列生天臺亦不堪卓錫遙見白雲起于東南跡之至羅永寨其白雲籠罩處一山巍然方廣百畝俯瞰萬山拱若禁衛喜曰吾托足處也結茆名羅永庵二三伴侶蕭然于中虎豹不侵苗獠不近時聽梵音聞吟咏忽去忽來莫定蹤跡其閣楞嚴四律及錫杖一絕顧備人謂羅永庵之詩為偽作皆題于此庵者後金筑安撫司金鏞為建廟獨田招僧肖像而祀焉廟之遺跡簷下有井深不二尺四季澄清跪取始得因名跪井廟門雙杉大三十圍傳帝手植餘如望天碣帝每登此以望神京棋盤山以會仙侶白驪死此墳冢巍然高平檀默齋曰明初金筑安撫司只稱名如密定保珠得塚得珠皆名也至金鏞始氏金子孫承之金璫即鏞之後也鏞以正統初承襲則帝之隱此暨入都皆所目擊其立廟置田確有名目鑿鑿可據如此而竹垞諸公必欲謂帝崩于火何哉按永樂初嘗遣內監鄭永和出海訪建文蹤跡永和以重利誘諸番故三年以後相率來朝如建文帝果闔宮自焚文帝何必有內監之遺然則致身錄從亡隨筆諸書縱不足信而實錄皆脩于永樂之後又可信其必無曲筆乎建文帝無出亡事已見卷十五纂字定燕王之罪及遜國條而默齋又指陳鑿鑿如

蠡勺編卷三十四

三

此故兩錄之以存疑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歷故宮在其上順治乙未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歷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于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杭 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見鈕玉樵粵觚

拽梯郎君祠
顧氏炎武曰予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東方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為敵昇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磔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為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叙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為拽梯郎君而為之立祠焉

蠡勺編卷三十四

四

繡鎧臺

遵義有繡鎧臺乃秦良玉治兵遺蹟良玉從夫馬千乘會
師征播萬曆中平播置時正少年神姿明秀慷慨知書恂
恂儒雅有神力工左右射每戰先鋒陷陣所向披靡故播
之奏功書伐宜最嘗誓眾此臺侍女數千百人繡鎧弓刀
鮮明奪目以此進退號令嚴明莫敢仰視人因呼為繡甲
軍臺之得名亦以此也其始出已能如此厥後馳驅王命
以靖妖氛久在兵中未嘗敗衄迄至分兵斷境握節以終
雖烈丈夫何以過此乃出之谿峒女子奇哉

根青閣

楚庭稗珠錄吳江鈕玉樵琇令高明簿書之暇不廢筆墨
其觚牘一書則成于此時也故其序有鵬鵠啼處朱旗錦
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及宮逢鬪毅得虎說于
荒江語習嫩隅成魚吟于蠻府之句時康熙庚辰三月之
望也方是時潘稼堂尚棉村先後俱來玉樵館之根青閣
根青閣者以踞青玉山之根而名即今之大士閣是也為
字三間面南開敞城郭山水盡列几前最為佳勝文人仙
吏迭相唱酬想見一時盛事後有俗令楊某更其題署假
供慈雲天下韻事事遂湮沒至於今無人知所謂根青閣
者故特表而出之

黃帝陵

朱竹垞曰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皇壽謂在上郡地理志謂

是上郡同陽縣括地志謂在甯州羅州縣今平谷有黃帝
陵人多疑流傳之誤然帝既都涿鹿則葬于此理亦有之
抑衣冠之葬或者非一處也徐健庵曰軒轅陵在橋山載
紀所同特橋山匪一上郡媯州皆有之漢武帝元封元年
帝北巡朔方祭黃帝冢此上郡之橋山也北魏明元帝神
瑞二年六月丁卯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登橋山
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遂至廣甯泰常七年九月
幸涿南遂如廣甯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太武帝神麤元
年八月東幸廣甯以太牢祭黃帝此媯州之橋山也郭景
純註山經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經往往復見蓋聖
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亡四海無思不哀故絕域
殊方各自立位而祭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焉景純之論
可謂善言古者矣後之讀史者偏執成見以史記為是必
以魏書為非然黃帝既都涿鹿安在媯州之不可營葬也
乎

商均冢

傳莫庵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鳴條河南安邑地今安邑
有鳴條陌帝紀河中又有舜冢是已自竹書紀郡國志有
舜葬蒼梧之言漢儒遂以為信至鄭康成欲改鳴條為南
夷以實其說亦荒唐甚矣大荒南經曰赤水之東蒼梧之
野帝子叔均之所葬也九疑山記亦云商均窆其陰叔均
即商均也是舜陵實在安邑而蒼梧為商均之冢無疑路

史辨之甚晰

禹穴

圖經言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取石為窆故今禹廟東南小阜有石崇五尺覆之以亭云禹穴窆石也石初無字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始題字刻之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為漢刻不誣者矣而楊用修乃謂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耳蓋蜀之石泉禹生之地乃禹穴也按子長自言年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下鄢接以閩九疑浮于沅湘皆南游之所至然後言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迨既仕為郎中乃奉使西征巴蜀豈有于上會稽而下一路皆南游景况而獨綴一語以言巴蜀者乎且永建之去子長止百餘年耳時已刻字于石記禹穴不可謂後人不知其解者為之也大抵禹穴為禹發石得金簡玉字之跡出于黃帝中經其真偽不可知而要其崩于會稽葬于會稽固理之可信者

吳越春秋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居于秦餘

春秋祀禹墓于會稽則更生諫起

昌陵亦言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何待二千餘年之後至

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許升庵外集謂得之

安宜喬氏之宦于蜀者彼言又有正書二字大幾如屋以

艱于捐彼家止一本不肯與人碑無題署不知孰為太

青升庵亦未明言也准陰吳玉指

謂其書法不佳斷非為古刻云

然後禹穴始著于世耶然則石泉之禹穴正作偽者藉石丑為禹生地遂欲并爭

其勝焉耳乃反指會稽之禹穴為誤不亦可笑也哉

湯墓

湯墓晉杜預謂在薄城中魏王泰謂在偃師縣東皆非確據也漢劉向告成帝時尙云殷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始得之于汾陰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也宋太祖乾德四年著為祀典迄今遵之

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吳虎臣曰余按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齊四王家

顧甯人曰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家焉水經註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家也予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于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潛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潛王殺死于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為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于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

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于萬而葬之其制不少殺于威
宣二王之舊吾以是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
之為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志周厲王墓在霍
州東北王流于彘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復也詩
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
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晉王不稱晉也此襄王之孝也

漢高祖祖墓

大雲山房雜記曰甯都民多立祠祀漢高祖州志言州北
八十里為漢高祖墓故祀之此言鄱野無故實地志之
謬多此類也漢書高祖紀贊曰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
秦晉梁荆之巫註范氏世祀于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謂

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徙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

豐屬荆故有荆巫是漢之先世自晉而秦而梁而豐較然

可敬于甯都不相涉贊又曰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淺
墳墓在豐鮮焉是豐公葬豐也太上皇葬櫟陽昭靈夫人
葬小黃豐公以前當葬梁甯都無高祖祖墓可斷已惟五
代漢劉知遠號高祖南漢劉龔亦號高祖十國春秋載劉
龔之祖自上蔡徙間或甯都為道所經有旅葬者未可知
與

霸陵

王氏懋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
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

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
帝矣觀晉史索琳傳不能無疑也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
多獲珍寶晉帝問索琳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琳對以漢天
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
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
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金
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自索琳傳至此見敬書古金註僕觀此說以謂
武帝固應如是多藏已見于賈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
然以賈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
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
炳然載諸史册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

景帝有違治命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

及薄太后陵金玉絲帛不可勝計救收其餘以實內庫可

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
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節儉而無隙處發掘其何
言鮑濟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
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
人間暫借泉中買身既省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
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沈白等所言則
霸陵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呂冢

朱竹垞曰半邈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屏陵蒙冢也者吳

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宏之荆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惻惻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體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為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為蒙爾

鍾山壙銘

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書言水旬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過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唐開元中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鞏縣尉郭欽說欽說出

蠡勺編卷三十四

主 粵雅堂校刊

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曰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南漢康陵

新城王文簡書劉漢冢碑後崇正九年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地奮而成穴耕者某投以石空空有

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忘恙乃發之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斤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并程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朱竹垞述陳元孝語謂隨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并而坐者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地皆金蠶珠貝旁一鏡光燭穴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眾耕者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丈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偽漢劉龔冢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帝崩于正寢越光天五年竹垞集作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末云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賜紫金魚袋

蠡勺編卷三十四

主 粵雅堂校刊

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祖通鑒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啟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為其弟晟所弒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巖為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也楚庭稗珠曰皇華紀聞碑文撰人作盧應初按志番禺志俱作盧應初遂疑南漢諸臣有盧膺而無應初耳要亦字之誤也古人表奏必署名而此碑但署姓豈僭偽之亂制

耶據此則讀盧字為句應勅撰又為句矣

宋永福陵

行朝錄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曰永福潘
楫元廣州鄉賢傳見馬南帝舟次于化州之界病大作四
月帝崩于礪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于香山馬南
寶家偽為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

明十二陵

明惟太祖孝陵在鳳陽自荆塗淮濠之間發祥其脈綿亘
由南而北山勢盤迴如鳳展翼故曰鳳陽誠東南最勝一
代本根之地也餘自成祖長陵以下十二陵皆在昌平州
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曰太行結脈之處百里至昌平州

蠡勺編卷三十四

圭

西北六里至長陵中路碑亭有仁宗御製成祖神功聖德
碑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直當正脈門曰祫恩凡五空享
殿亦曰祫恩凡九間他陵則五殿前後門三道其後為隧
隧上為明樓有碑以金書曰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上二
字篆書下七字隸書明樓後有寶城梓宮藏其下皆一帝
一后合葬如鳳陽孝陵制凡十二陵皆然階墀欄楯華表
皆白石甬道有屏風則以黃琉璃為之長陵之右天壽山
西峯之下為仁宗獻陵左天壽山東峯之下為宣宗景陵
皆制度狹樸僅及長陵五之一顧亭林曰十二陵制度最
從儉約也最壯麗者世宗永陵在長陵東南三里名十
八道嶺亦名陽翠嶺其殿十一間純以錦石鋪之距昭陵

北一里名大峪山為神宗定陵全燬于賊距長陵西南四
里名文峪山為穆宗昭陵距泰陵西南一里名金嶺山為
武宗康陵明樓皆為賊所焚英宗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
西三里憲宗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十二陵惟茂
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簾簾之屬猶有存者孝
宗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北二里殿上止存御座案榻
及承塵五色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爐之屬或完或
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為之眩光宗慶陵在天
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熹宗德陵在檀子峪距
永陵東北一里定陵西北為宮人葬地名西井其東井在
德陵之東南蓋井者內人斜也葬時不隧道而
直下故謂之井諸陵皆有

蠡勺編卷三十四

西

神宮監以司灑掃一二老太監猶存歲收御園花紅蘋果
以獻又昌平山水記先是世宗孝潔陳皇后初葬曰悼陵
世宗崩遷耐永陵其封兆猶稱悼陵悼陵之東距西山口
一里為鹿馬山有懷宗田貴妃墓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
賊以懷宗及周皇后梓宮至昌平州士民率錢募夫葬之
田妃墓內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為帝
椁斬蓬藿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
間其規制曾不及東西井之闊深也此則不與十二陵之
內者

明景帝陵

成化時荆門州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

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既亂何由平
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厥功不小其後御史楊
守隨亦言郕王有功社稷然當上皇復辟石亨徐有貞輩
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以太后制廢之仍為郕王未幾
薨諡曰戾毀其所營壽陵而葬金山與妖殤諸王公主墳
塋相屬至憲宗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始改諡戾王為恭仁
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故亭林昌平山水記言景
帝及皇后汪氏之葬不在十二陵內別在金山門三道三
重殿五間門內有碑亭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
世宗神宗皆嘗謁焉

婁妃墓

蠡勺編卷三十四

五

粵雅堂校刊

鉛山蔣心餘曰前明甯庶人婁妃沉江後南昌人私葬之
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乾隆辛未蔡書存先生述朱赤谷老
人言婁妃有墓在南昌城外隆興觀側今廢矣碑跌尙存
惜無能復之者予乃告青原方伯遣吏訪得其處遂立碑
表識之越三日有鍾某來謁方伯曰某本上饒婁氏裔妃
即某先世祖姑也因避逆藩甌易姓鍾旋徙居隔江沙井
明末宗室子弟鸞妃墓地為郡守陳公建生祠守憫焉索
地券益官牒一紙給某家世守之戒勿更售鼎革時家漸
傾廢後建上饒新建兩酒倉以有妃墓故虛其間數丈今
市兒各構屋實之耳乃探懷中牒以獻則朱墨符篆居然
前代物也予時撰南昌志以地屬新建故祠墓篇例不得

載乃紀其事參雜志中見忠雅堂集

五妃墓

五妃墓在臺灣縣之仁和里故明甯靖王術桂之姬袁氏
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墓也明亡甯靖挈眷依偽鄭以居庚
熙癸亥施襄壯琅克澎湖王語諸姬曰我死期至矣皆對
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同縊堂上越日甯靖死乾隆十
一年方司馬邦基立穹碑南門外曰五妃墓道并刻詩其
下其最佳者張侍御湘詩云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
草長春雲寒孤島魂相聚直抵田橫五百人見六黃門臺
海采風圖考

王壓墳

蠡勺編卷三十四

六

粵雅堂校刊

順治庚寅耿尙雨王兵過清湖村民誤以為寇礮斃一卒
十二月廣州城破明年王借點煙戶冊為名誘村民入祖
祠盡屠之死者四百餘人族人收其遺骸于村西紅泥壑
鑿大穴同瘞之號王壓墳每于三月初八日各陳酒饌燒
紙錢私祭名曰大難忌余門人龍之虬清湖道中詩曰紅
泥壑草綠茫茫八尺高墳夕照荒鄉例年年逢祖忌禁人
私說兩藩王見吾邑黃匯仁鄉曲雜記

姜貞毅衣冠冢

萊陽姜如農採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正末
為給事中建言論成宣城衛鼎革後遂卜居吳郡不歸鄉
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未賜環不敢首邱張杞

園貞作詞記書其事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既而遷其夫人之隱合葬于宜而葬給事之衣冠于父母墓左新城王司寇曰非禮也夫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邱又不歸骨先塋顧遠葬成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可也至遷其夫人遠耐江南而以已衣冠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于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于君臣之義厚而于父母之恩薄也予讀思穎詩每致憾于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為然聊書以質諸知禮者

蠡勺編卷三十四

七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四

譚榮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五目錄

頌十三經義疏

治易當主象數

君子以類族辨物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若濡有愠

三正

洪惟圖天之命

王釋冕反喪服

關雎五章

北堂

無衣

鴈鳩

魯春秋當始伯禽

左傳之左別解

諸侯用六

會于召陵侵楚

溝防之善

儀禮脫誤

長曰能御矣

孔子少孤章

蠡勺編卷三十五目錄

粵雅堂校刊

見于母母拜之

別序孝經

真草孝經

接輿楚狂之名

仲子崔復讎

武城有越寇

子思臣穆公之疑

鶴周燕燕乙

經厄

經稗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頌十三經義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又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始頒行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後賈公彥又撰周禮儀禮疏宋史李玉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既已頒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修望詔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僊佺等重加雋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不著姓名或曰唐徐彥也

蠡勺編卷三十五

粵雅堂校刊

治易當主象數

上元文學程廷祚字祿莊以經學名其治易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吾邑張南山本惠半農說謂治易當以象為先如以理而已則卦爻中曷為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而狐何以言三狐鬼何以言一車乎蓋理處于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于虛聖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即祭祀為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即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使眾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此牖民覺世之苦心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鄭士敬曰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凡物之族至不一也比而同之則反亂惟使之各從其類而物始可辨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凡此皆所以審異而天下始无僭瀆乖爭之患乃所謂大同也朱可亭曰同人同也辨則不同矣惟有不同而後有同若无不同又何同之有乎禮運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此說出自老莊漢儒擴入禮經非聖人之言也良楷美惡之不齊物之情也親疏厚薄之異等人之倫也去稂莠所以植嘉禾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渾而同之是大亂之道也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蠡勺編卷三十五

粵雅堂校刊

半農易說曰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為仁庚金為義門內之治恩掩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為早庚從其為續古文甲作甲續作庚甲者開其始故象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无初有終

若濡有愠

韓城王文端公杰著惺園易說其解夬九三爻辭曰若濡有愠言已若為所濡不能無愠究之事過而心跡自明所謂其要无咎也蓋公拜東閣大學士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為壯頰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附致政時 睿皇帝製詩送之有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

韓城之句亦足以見公生卒矣

三正

蔡九舉註甘誓以子丑寅為三正蘇氏亦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其說皆非也所謂息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說蓋商始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所未聞董生謂舜紹堯改正朔然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江都之言亦未可深信葉氏秉敬曰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舉謂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為歲首此三說也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子以十一月為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改月則夫

孟句編卷三十五

三

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故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共宗漢儒力詆宋說然不知漢儒之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建子為春正月故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謂周必改建丑為春二月故左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至也愚則謂建子建丑或可改為春正月春二月不知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氣中氣耶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又可移作立夏以後之節氣中氣耶若依彼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作春正月立冬又作立春而二十四氣皆錯亂矣夫春分秋分夏至

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真筆合以孔子所書春王正月為準正月而係之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為千古正案此聖經所以有功于萬世者此也後儒悖聖經而宗傳註謬謂商建丑周建子不亦妄乎故愚謂唐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天子承天命諸侯承王命此天命王命之分也言今武庚已承王命為殷侯奉殷祭祀乃又暗奸天命顯逆王命便是自絕其祀也蓋此二句緊接上文惟爾殷侯尹民我惟

孟句編卷三十五

四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敷句命即命為殷侯之命罔即罔念作狂之罔此爾罔不知與詩彼昏不知語意正同惟其昏罔不知王命之當敬大惟天命之是圖只顧目前不計其後遂致覆宗絕祀亦弗念及此真昏罔無知之極也蓋寅念即下文克念作聖弗永寅念即下文罔念作狂夫武庚既蠢動闖天之命亦生于弗永寅念寅敬也永遠也言不知永遠敬念其祀一念之肆天命是圖孟子善利之問舜雖遂分可不信哉此節上承殷侯等句下開惟帝降格于夏敷節斷指武庚言不當如蔡傳以奄插入治亂理脈也

王釋冤反喪服

東坡蘇氏謂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冤服非禮引孔子曰將

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南昌姜會濟泉曰東坡所引孔子之語實本于曾子問考曾子問開卷一章即問君薨而世子生孔子曰太祝禱冕執束帛命毋哭告曰某之子生三日太宰太宗太祝皆禱冕太宰命祝史以言徧告于五祝山川考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禱服禱服而若冕玉藻禱冕註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禱冕華于麻冕蟻裳多矣夫君薨世子生太祝告殯服之三曰命名太宰諸臣又皆服之若夫世子初即位主喪視世子初生太史諸臣承天子臨終之命告于嗣王嗣王承君父之訓以正其始視告殯以世子生其事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如謂君薨子生可以禱冕告殯而嗣王親承冊命御見羣臣其事之重且大者不可服冕有是理乎蘇氏只知援照將冠子服喪服而冠以譏康王之非不知比附禱冕而告世子生實爲天子之禮是東坡讀曾子問舍其大而舉其小也即以冠論天子與庶人異亦有可考者家語孔子曰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其頌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厥袞職由此觀之康王君臣皆冕服而御冊命正本于成王服袞冕而見諸侯東坡謂周公在必不

蠡勺編卷三十五

五

爲此豈竟漫無所考乎夫周公攝政成王始加元服服厥袞冕朝祖廟見諸侯在武王既葬之後孔子尙不以爲非召公作相康王君臣麻冕蟻裳受冊命見諸侯在成王未葬之前蘇氏獨譏其非禮是豈東坡之知禮反出于周公召公成王康王孔子曾子之上耶昔朱子答潘子善書曰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是亦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王之命以告嗣王韓愈順宗實錄其事可考又答余正甫書云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朱子援古今以證服冕最爲確論但又云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際只得除之猶未免惑于東坡成說而存兩可之見也故九峯作傳悉用蘇言陳櫟解書並存朱語皆不能斷歸一是甚哉大禮之難言也久矣又曰子爲此解中引家語或謂家語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不足爲據或又謂大戴禮公冠篇述孝昭冠辭竊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譙周五經然否論謂成王十五已除喪周公冠之按周公作儀禮士冠禮一切冠醮之辭皆四言體與詩經同家語冠辭之體亦與之合若大戴記成王之辭僅僅五句首句五字中三句各三字末句四字長短參差與儀禮冠辭體例不同又附載孝昭冠辭共十二句多七言長句不過其中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禪免之幼

蠡勺編卷三十五

六

志偶同家語而字句多少又殊安見為肅竊之耶許叔重五經異義謂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正是喪服冠與家語合家語冠與儀禮合烏可以偶同孝昭冠辭四字遂斷為竊又烏可以大戴禮之畧而舍家語之詳哉况曾子問伊訓韓文皆著明吉服即位為歷朝大禮東坡既援曾子問因喪不冠之語不知援國君生子禫服而見世子之文反議召公非禮獨不思本文固明言王釋冕反喪服可見王先服喪服以盡子道繼而即位受命又服冕服盡君道旋釋冕服仍反喪服以全子道而終喪其即位服冕者權也釋冕而反喪服權而不失其正仍歸之于常也經文如此明顯東坡議之固非先儒多為所惑其故何也因世人過形家語故附論之

蠡勺編卷三十五

七

關雎五章

朱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姜汝念謂舊本作五章朱子答劉珥書亦論及此乃傳仍作三章何也考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與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一興體其求之不得四句為第三章則賦體也第四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以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第五章參差荇菜左右芣之又以興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此全詩義例也若四五章合為一章則是既以荇菜興琴瑟友又以荇菜興鐘鼓樂一章之中興而又興八句之

丙取興有兩凡三百篇無此義例也當從五章之說為長

北堂

衛風伯兮篇焉得諛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蓋婦人專禮由正階昏禮親迎婦從降自西階入門升自西階見與姑升自西階舅姑饗婦降自阼階是也婦人從夫相次而行亦由正階士喪禮下篇遷祖從柩升自西階既祖婦人降自阼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降自阼階適殯宮升階自阼階是也其不從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由闔門升降自側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之朝夕哭皆然側階者北堂下之階以其在北而北向曰北階以其在東西房之北則無之曰側階婦人升降多由于此故俗稱母為北堂也

蠡勺編卷三十五

八

無衣

秦哀公因申包胥故而作無衣之詩見于左傳甚顯而詩傳不引殆為變風終于陳靈之說所惑姜氏會曰定公四年相舉之戰吳敗楚師庚辰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云云哀公曰子姑就館行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謝秦師乃出考春秋賦詩有二體一自作一述古如七子賦詩及歌詩不類皆述古人之詩以見志也至因事而新作者如賦賦賦賦碩人賦清人賦黃鳥及此賦無衣左傳載之詳矣即就秦風論黃鳥詩傳云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

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辨說云此序最爲有據不過據左傳耳夫同一秦風同一左傳文公六年傳可信而定公四年傳獨不可信乎國人之賦詩可憑而哀公之賦詩獨不可憑乎今且卽其辭析言之所稱之子卽包胥也與左傳子姑就館之子同所稱之王卽昭王也當時惟吳楚僭王詩三稱王正合時事所稱之仇卽吳仇也同仇云者蓋與楚師同報父兄暴骨妻君妻妻大夫妻妻楚王母之仇也此指以班處官言然左氏謂以尊卑官爲室且以室爲妻大謬興師二字與如秦乞師秦師乃出以秦師至等師字互相照應矣王于興師修我甲兵云者蓋曰子之王興師于先與吳人戰我卽修我甲兵戈矛等器相助破吳以復仇也此與子蒲子虎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又天然關會矣觀其與子同仇同袍同澤偕作同裳偕行何其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蓋哀公初聞包胥之辭有若鄰于君疆場之患憐之以害逮吳未定君其取分又欲之以利想哀公之心已動觀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可知其意矣又感包胥忠烈立依庭牆而哭至于七日之久其悲哀之聲頓連之狀真令聞者傷心見者酸鼻且爾時十有八國同侵楚又同盟而秦皆不與正秦楚和親之時見吳滅楚國班居王宮殘其廟社雖楚人不共戴天之仇秦獨無感激乎是以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或謂此王指先王然子若對面相稱之辭仇者必有如父兄

蠡勺編卷三十五

九

粵雅堂校刊

君上朋友之仇方可云也夫民思戰鬪或可平居稱述先王亦可若謂思周之盛時而念同仇不知盛時之王倒載干戈四海永清豈有未報之仇待後人修戈矛與同報耶所指之王果何名所言之仇果何事由或說思之全無着落失詩旨矣或曰春秋書楚子削其王也詩之王指楚何不以不刪耶曰孔子未嘗刪詩前人有言之者且春秋孔子作故可削楚之王詩非孔子作何能禁秦人之不稱楚王乎又春秋時乞師及興師救人其賦詩見志未見引此詩者其詩晚出爲哀公所作更可見矣秦誓係于尙書五十八篇之末無衣作于春秋二百十八年之間是書終于秦詩亦終于秦矣又劉向新序節士篇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闔閭內傳秦桓公哀公誤作桓耳爲賦無衣之詩皆與左傳合可以互證

蠡勺編卷三十五

十

粵雅堂校刊

鳴鳩

陽湖惲氏曰鳴鳩鳴鳩也鳴鳩鳴鳩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紉焉如鶴鶴其鳴多聲聲二十四疇故曰鳴鳩黃鸝十二疇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鳴鳩之詩大矣哉

魯春秋當始伯禽

江氏永曰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

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
傳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
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為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為
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
二篇于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
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于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
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
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左傳之左別解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即以官為氏史有左右江慎
修疑邱明世為左史故以左為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

蘇句編卷三十五

十一

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皆經生敘述傳聞
未嘗見國史也按程伊川謂傳無邱明字不可考鄭漁仲
謂其人必在趙襄子之後距孔子之沒七八十年郝京山
謂其書出三晉詞人之手反有借義公穀者而上蔡張沐
仲誠至謂孔門弟子採雜史所序左者左右之左經在右
而附傳于左故名左傳左之義佐也傳之義傳也佐經而
傳故取名左傳其中斷語如君子曰孔子曰之文則闕史
時所筆如今之批評並載以為傳焉爾似未觀漁仲京山
之說者

諸侯用六

隱公五年初獻六羽眾仲之對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杜

氏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
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為左傳
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
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
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註左傳與隆同襄公
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
人為列之證隆言是也見左傳杜解補正

會于召陵侵楚

春秋定公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

蘇句編卷三十五

十一

楚也南昌姜懷哲謂齊桓五霸最盛召陵之盟止書八國
以敬王之季世劉子能合十有八國之諸侯同侵荆楚何
其盛也蓋劉子克定內難復辟于周楚納子朝故侵之胡
氏曰書侵陋之也然則齊桓侵蔡亦陋之乎不知潛師掠
境曰侵用奇兵也是時諸侯侵楚不聞楚出兵應敵下書
蔡公孫姓姓音生帥師滅沈不聞楚出兵以救沈三月侵
楚之諸侯五月又盟于臯鼈得志于楚故尋盟也七月書
劉卷卒書楚人圍蔡于其後可見前之侵楚滅沈楚不敢
較者以劉子能合十八國之師勢不能敵也其卒之後書
楚圍蔡可見諸侯不能復合因無劉子故也故春秋又書
葬劉文公其卒其葬皆書于朔蓋詳錄時賢以見其身之

存亡關世之盛衰衛彪奚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懷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殆有天意耶觀春秋詳載劉子及諸侯序爵則侵楚實美之非陋之也又按自隱四年會潛至哀十三年會黃池凡九十七會王人主會惟此列會之眾亦惟此是春秋之會未有盛于此者使天假之年則劉子復合諸侯南制楚東服吳有餘力矣東周又何難為耶向觀春秋思開鈔收高安朱文端公說猶謂書侵為貶晉人以見王綱之不復振而劉子與東諸侯無能為也得姜氏此論乃心開目明用亟錄之

溝防之善

冬官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注謂以淤泥王昭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執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執則其土易崩為溝者必因水執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執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滋蓄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執也善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執也

儀禮脫誤

崑山顧氏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較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

舉解者祭卒解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解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監刻矣中北監本江慎修曰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脫誤

長曰能御矣

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康成曰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平湖陸清獻稱其說不可易謂集說指御車甚謬按葉夢得亦謂大夫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對少儀問國君之子幼曰能御未能御豈國君之子亦執御乎

孔子少孤章

羣經補義檀弓孔子少孤章為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漢孫字遂正甲辰舉人官比部著有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而蓋殯也問于聊曼父之母為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于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為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于聊

曼父之母而知之蓋惟耶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敢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句當在問于耶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為句遂為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為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為已葬也耶曼父者意其為聊人也殯聊大夫而聊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見于母母拜之

蠡勺編卷三十五

五

禮記注疏

冠義見于母母拜之說者疑母無拜子之理故陳氏註援賈疏以釋又引呂氏云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庸敬以申斯須之敬復以王氏此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體故禮之異于眾子為的又疏義云冠禮薦脯于廟冠者奉脯出闕時母在廟門外故先見而拜之儀禮明云母拜受原是拜脯之自廟來非拜子也然脯醢所以醴子而子自徹非歸酢之比何必拜受且兄弟亦拜之烏在其為脯醢也玩冠義云成人而與為禮謂之與為禮則是子拜于母而母答拜之非母先拜也吾師馮未廬先生曰見拜見也拜答拜也子稽首而母手拜之以尊重事所責于冠者重也蓋古人童子拜跪尊者不為答禮至冠始與為禮其為答

拜無疑矣

別序孝經

博雅錄高麗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按國史補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緯書載雌雄圖不言越王孝經新義皇靈孝經也

宋高宗真草孝經

宋高宗書真草孝經殘碑舊在廣州府學今廢為井牀嘉慶十八年修省志採訪者得之始移置明倫堂東序按高宗御書諸經俱刊石太學玉海載紹興二年八月十六日癸卯上出所寫孝經詩書篇章宣示宰執此言孝經而未言

蠡勺編卷三十五

六

禮記注疏

真草相問之孝經七年九月戊寅賜向子禮御書真草孝經九年六月辛丑秦檜乞以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于後上婉辭檜再三請乃從之十二年頒于天下州學此則真草孝經刻石之可據者矣蓋高宗嘗以真草御書賜曹勛見於隱文集又嘗書嵇中散養生論行楷真草相問見於州人稿生平蓋好用此法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賜秦檜真草孝經當時守臣晁謙之刻之郡學至元時已經火不全至國初則更無有故朱垞經義考並湖州學常州學諸刻皆云未見據王昶金石萃編今杭州學所存者左壁易書詩中府論語孟子共三十八碑右壁左傳四十九碑于是疑孝經為易經之訛不知洪邁御書閣記已言有孝

經可據今吾粵尚存此石雖殘剛愈可寶也碑凡五層層五十二行行約十字或十一字九字不等真先草後兩行相間上兩角闕泐如圭以慮虜尺度之高五尺八寸廣六尺一寸經中敬字避寫作欽恭字避寫作謙上自本也二字起下至廣要道章目止新通志曰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則為石今已亡每章標目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然與釋文間不同蓋釋文稱本鄭氏而後人據石臺本改已非陸氏之舊如無念誤刻毋念匪懈誤刻匪懈災害誤刻災害續莫誤刻續焉之類得此刻尙足正之或謂第五層之末已刻廣要道目則正文不當另在他石考光堯石經中庸僅一石孝經以字計僅千七百有奇較中庸尤少

蠡勺編卷三十五

七

聖惟堂校刊

此碑每層五十二行一層可容二百七十餘字廣要道章以下計七百有十餘字更加三層則全經可具即年月跋語皆可臚列矣然則此實半截碑耳或因欲為并牀椎鑿令其方正未可知也至碑之立不能定為何時然玉海既云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當時秦檜勢微顯赫守臣承順意旨惟恐後時此可想而知總之此石在今日為絕無而僅有不獨顧亭林石經考缺載即竹垞覃溪竹汀諸先生皆親至粵而皆未得見物之顯晦信有時乎見譜荔軒筆記

接輿楚狂之名

顧麟士云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壘名之以

絕其人王草堂謂論語只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又云白莊子以接輿為名又稱為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閻氏釋地江氏圖考皆遵用之姜樟圃曰莊子三十三篇以內七篇為主先儒稱是莊子手定之文接輿之名一見逍遙遊有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子接輿等語再見人間世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等辭三見應帝王有肩吾見狂接輿及接輿曰是欺德也等言均在內篇若以論語歌辭六句莊子演之為疑蓋莊子楚人記之宜詳孔門聞歌畧紀大概亦情勢之自然者且二十八句何嘗不用韻乎况以接輿為人名不獨莊子亦不始莊子楚辭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

蠡勺編卷三十五

六

聖惟堂校刊

應行伍子逢殆兮比干菹醢戰國策范雎說秦昭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于殷楚夫范雎魏人以接輿箕子並數于秦廷屈子以接輿桑扈伍子比干援為同侶是天下皆知接輿之名也莊不足信豈國策楚辭亦皆不足信耶至皇甫士安高士傳又謂接輿姓陸名通抑知自齊宣王封少子季達于平陸其後始以陸為氏當接輿時無陸姓也

仲子崔復錄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凜凜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為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考南史孝義傳師覺授讓孝子傳八

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
赴蒯瞶之亂衛人于厲遂殺之左傳作孟獻子崔既長欲報父
仇厲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決戰其
日厲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
仕衛赴蒯瞶之亂衛人狐厲史記作時守門殺子路子崔
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厲知之于
城西決戰厲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授之書久
已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復有孝子並垂
不朽也但子路之死見左傳哀公十五年辛酉閏月必歲
暮明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即孔子卒此兩引皆言子崔既
長似于歲月猶有疑義焉

武城有越寇

九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武城魯北境去吳越數千里越雖并
吳亦無由寇魯傳莫庵謂竹書紀年貞定王五年於越徙
都琅琊越絕書亦云句踐徙都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
烈王并越于琅琊或由越徙琅琊之後與武城密邇故致
寇耶然考琅琊山在青州諸城縣秦始皇畱此三月有瑯
琊城漢瑯琊郡治此蓋係齊地至山海經所云瑯琊臺在
勃海間句踐必不離江淮吳越而僻治于此大抵秦以前
事紀載多失傳較難究詰

子思臣穆公之疑

傅氏學沆曰淳于髡謂魯穆公之時子柳子思為臣按史

記伯魚年五十歲子思年六十二歲孔子二十而生伯魚
當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時子思之年已約畧二十矣自
是歷哀公十一年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至穆公
嗣位之元年合計七十年據史公所記子思之死三十餘
年矣何緣尙有臣穆公之事然髡去子思不遠又不應妄
指地下陳人以禦口給此疑至今未釋也

雋周燕燕乙

爾雅釋鳥雋周燕燕乙說文解雋字曰周燕也從佳從引
象其冠也同聲通雅曰說文失爾雅句讀誤以周燕解雋
字而陸璣則云雋周子規也燕燕則乙也惟孫舍人謂雋
周燕燕乙一物三名是雋周亦燕名矣而景純不取故其

經厄

九

註亦曰子雋鳥出蜀中而註燕燕則云一名玄鳥齊人呼
馭其曰燕燕者古人重言之如詩言燕燕于飛漢書童謠
言燕燕尾涎涎也由是邢疏亦以雋周為子雋鳥格物總
論亦謂杜鵑一名雋周而顧野王玉篇則又曰即布穀也
衆說紛紜要當以孫氏為正

經厄

朱竹垞曰大戴禮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遂束之
高閎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弃夏小正不用殊
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
之則大戴在宋曾列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
當知也傅氏學沆曰漢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

學官以教授更能誦者比孝經莽書比孝經呂不韋書稱禮記此千古經厄

經釋

經釋六卷建安鄭方坤荔鄉撰採諸家筆記中說經之語排次成書以補傳註之闕因多採自說部故取稗官之義以裨為名蓋傳註之文全釋一經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雜家之言偶舉一義大抵有所獨得乃特筆于書說多可取良以此也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見四庫提要愚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

蠡勺編卷三十五

主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 卷三六

蠡勺編卷三十六目錄

五經所載人數 九經字數

九經所無之字 漢世印文

史莫切於日厯 漢初宗室蕃衍

漢高祖度大器小 漢世重農

蒯通傾險 魏丙器量之別

東漢祠祀之非 子瞻論黃霸

宋行都南北內 宋理宗廟骨歸故陵

明祖斥言利之臣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于忠肅易儲疏 王忠肅家法

選舉愆期 勝朝殉節諸臣錄

南都兩案 史閣部孫

蠡勺編卷三十六目錄

粵雅堂校刊

五四三

蠡勺編卷三十六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五經所載人數

周櫟園曰五經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

九經字數

各經字數歐陽永叔言之詳矣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合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無茶字茶茗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即今之茶也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蓋古人用墨以器和之莊子所謂砥筆利墨是也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又九經無醋字無斂字無麪字無糕字無真字無仙字無佛字虞書無也字論語無此字只有斯字大學無斯字只有此字詩經於字皆音鳥易經無字皆音无今序卦中無字偶一見之疑後人誤矣

漢世印文

漢世印文皆作五字如丞相之印章是也有不足五字者則以之字足之蓋漢以土德王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無他義也

史莫切於日曆

陳氏書錄解題有建炎中興日曆五卷宰相新安汪伯彥廷俊撰敘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事天台徐一夔大章曰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

蠡勺編卷三十六

粵雅堂校刊

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

之史所以為精確也

漢初宗室蕃衍

漢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李仁卿曰高祖即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以三十年為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抑何如是之多耶然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間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高祖度大器小

高沙夏氏曰豁達大度是高祖遠邁後王處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遂趣鑄印張良借箸而籌以為不可遂趣銷印其胸中空洞無物馬援所謂無可無不可是也顧漢治不得比隆於三代者器小故爾始由咸陽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後因叔孫通定朝儀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也此其發露處底裏已可概見

漢世重農

丹鉛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盡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

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語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陸倕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貽之也

蒯通傾險

王禹卿曰蒯通酈食其陸賈皆楚漢間辨士之傑出者也陸生文雅酈生豪邁若蒯生者特傾險反覆小人耳食其說齊下之通嫉其功說韓信使襲齊齊遂烹食其夫齊已下矣襲之何加於漢襲無備之齊又何加於信而徒陷食其於死地殊不可曉信既定齊逆力勸信反其詞之疎動至矣是時微信不聽通言則漢事幾殆而信亦早有滅族之慮矣通之傾險反覆如此豈可與酈陸二生同日道乎然食其以博辨雄一世而不得其死吾竊哀之劉須溪曰士於功名之會惟恐不至食其一日下七十城縱酒而飲得意河可言豈知蒯通之說其側哉為高陽酒徒以死未為矣也三復斯言庶幾哉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按半舫老人謂陸生稱說詩書貫開漢代文教和平勃誅諸呂

蠡勺編卷三十六

三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六

四

粵雅堂校刊

立孝文皆預參贊又能審勢藏機而不露其迹蓋得子房之遺意者以辨士目之儼非其倫也

魏丙器量之別

魏相諫擊匈奴一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旣真經國遠謀也中言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弑夫者凡二百二十人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矣當時丙吉同心輔政各竭所長觀魏銜霍氏武庫意在必報丙有曾孫阿保之功絕口不言其器量似丙勝於魏至問牛喘一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則非也夫不問民間是矣變理陰陽乃驗之牛喘耶於牛喘而憂時序失節豈知變理之本者所當爲乎宜乎曰

蠡勺編卷三十六

五

與雜家類刊

月少光蕭望之以爲三公非其人也見高沙夏氏提要錄

東漢祠祀之非

諸陽傅氏學沈曰兩漢祠祀惟二祖六宗二祖謂高祖世祖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按光武爲景帝子長沙王發之後孝武暴虐皇統盡於哀平而文景之澤未艾天故生發以延後漢二百年之祚不宗景帝而宗武宣元旁支張純并欲舉春陵四廟而廢之當時不知其非也東漢多經術大儒而制禮若此殊不可解

子瞻論黃霸非允

李敬齋曰東坡論黃霸以鴟爲神倚云黃霸本尚教化乃復用鳥攫小數陋哉穎川鳳皇蓋可疑也余以爲不然夫

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逸况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穎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爲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真過論矣盍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穎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鷙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穎川之鳳幾何其不爲洗垢求痕與

蠡勺編卷三十六

六

與雜家類刊

宋行都南北內

程史曰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陬爲太官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譏記曰天目山垂兩浮長龍鸞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於人因更末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識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願

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
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於位燔猶戀戀
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為光祿丞爾泄家廟以
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於建康遂
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
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為奕重華繼
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薨
為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
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符
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也

理宗顯骨復葬故陵

蠡勺編卷三十六

七

博雅錄云楊璉真珣發南宋諸陵截理宗顯骨為飲器真
珣敗其貲入籍於官顯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
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其事於明太祖帝嘆息命北平守
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勅葬故陵世徒知犬年羊月鬼戰
山南為唐林諸義士之功不知月支無恙乃太樸之力也
事具明史危素傳

明祖斥言利之臣

太祖每斥言利之臣如王德亨請開階州水銀治帝曰營
營求利商賈事也王允道請置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
賢不聞無遺利可謂大哉王言日照知縣以善督運署上
考帝以無興學課農績非為政之本黜之平遙主簿考成

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何恢焉毋乃額外科斂以
厲民與此真得設官為民之意者若元成宗大德時七道
奉使宣撫使罷賦污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賕四萬五千
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亦九百四
十九人蓋獎廉黜貪國之大典倘墨吏不加嚴斥則官方
紊而風俗不可問矣見讀史提要錄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吳雁山曰關中八志素有名尤以朝邑志為最顧舊志不
書程濟事韓五泉獨病其闕畧見五泉自序按建文遜國一事
錢虞山十必無朱竹垞十三不足信之辨最詳謂程濟之
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皆為偽書不足據鄭曉今言

蠡勺編卷三十六

八

云金川門開天竺僧溥洽為建文帝薙髮長陵聞其事囚
之永樂十六年姚廣孝疾革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廣孝於
榻上叩首曰溥洽繫獄久矣上即日日出之都穆譚纂所載
正同是知帝即祝髮出亡亦溥洽非程濟也而楊士奇為
溥洽塔銘則並不言削髮事但云遭讒左遷周忱撰鳳嶺
講寺記則云公當永樂間為同列所間下獄兩公身事長
陵服官史館所紀非野史可比然則朝邑舊志不書程濟
事不為無見而五泉顧病其闕畧何耶而黃石牧又謂虞
山據史鑑字明古成化間高士有西村集乞吳文定寬撰其曾祖彬墓表
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亡記不知萬曆十二年始釋建文
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

史太祖本紀後故諸書至是始出成化距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蓋以處士乞朝臣之文有觸礙者蓋或之寬或削之薄洽塔銘不書削髮或以此耳今觀此志乃云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見下卷人物志則似實有其人而獨不言出亡之事豈五泉以朝邑人志朝邑事又別有所據而云然耶福藩稱制時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論者已譏其太濫而程濟史仲彬顧不及焉則事之不足信亦明矣今 欽定明史本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傳疑傳信兩得之已

于忠肅易儲疏

碧谿詩話齊次風侍郎未遇時夢于忠肅曰景泰帝易儲

蠡勺編卷三十六

九

粵雅堂校刊

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冤及侍郎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徧覽忠肅奏疏卒不得後餘姚邵進士晉涵預分纂之任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册載景泰某年某月日于某一本為太子事此即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

王忠肅家法

王忠肅翊為都御史時夫人為娶一妾逾半歲始語翊翊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即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耶翊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謂亂而敬擾而毅簡

而廉剛而塞疆而義也

選舉愆期

萬曆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會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為第一場二十五日為第二場二十八日為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四十四年丙辰會元沈同和試卷係第六名趙鳴陽代倩事覺同和削籍為民鳴陽謫戍四十七年己未廷試狀元莊蔡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劾之不報明世最重科目而時事如此足以規盛衰之運

勝朝殉節諸臣錄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

蠡勺編卷三十六

十

粵雅堂校刊

詹科道博徵史乘核議獎卹明代遺忠 予諡入祠以昭軫慰若封疆若甲申若福唐魯桂諸王以及寇難並建文時殉節之臣能忠於所事者共一千六百餘人皆仍其原官臚列姓名考證事蹟專謚通謚各為分册四十一年十一月書成 奏進 御製詩篇弁諸簡首褒忠之典超越千古矣

南都兩案

南都擁立順治乙酉二月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

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能對於是識也又問先帝親鞫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孫耐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旨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特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慮實多既為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

蠡勺編卷三十六

十一

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甯南侯左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偏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頑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厭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與論懇

求曲全兩朝倫姆始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鈔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畧論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出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又順治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如童氏由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如故周府宮人洛陽破如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如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如故在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為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蠡勺編卷三十六

十一

史閣部孫

茶餘客話載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
息 史稱可法無子遺命以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
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
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
督師赴揚寄孀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
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
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
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天之祚忠節良非偶然
而鄧公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

蠡勺編卷三十六

三

譚堂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六

譚堂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七目錄

- | | |
|---------|----------|
| 國初名儒之最 | 亭林餘集 |
| 李檢討乞終養疏 | 湯文正毀淫祠疏 |
| 崑山耆年會 | 張文和爲子辭一甲 |
| 詹事府沿革 | 戶刑二部官屬 |
| 比部 | 畱中 |
| 起居注 | 行在行 |
| 出任外國 |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
| 琉球遣子弟入學 | 安南入觀 |
| 臺灣紀畧 | 壕鏡寓番 |
| 英咭喇犯澳 | 市舶 |
| 官商 | 官妓 |

蠡勺編卷三十七目錄

譚堂覆校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國初名儒之最

松心日錄曰 國初名儒予最服膺顧亭林先生先生之學博矣而無考據家傳會穿鑿蔓引瑣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無講學家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習先生之才識優矣而無縱橫家矜才逞智劍拔弩張之態所著日知錄一書舉經史子集之要統修齊治平之全擇精語詳扶世翼教其學為有用之學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當之矣讀 國朝詩人徵畧歎南山先得我心用刺取之

亭林餘集

長洲彭允初言少應童子試於市得鈔本亭林集一帙中多點竄乃先生所手定既以刻本枝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於此爰重錄而敘之又曰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 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為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乎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闡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於當時其有功於

後世何如也見二林居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富平李子德康熙己未以布衣 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授官後即以母老乞終養通政司不肯上疏子德自齋疏跪 午門外三日遂得 俞旨乃許其疏畧曰臣因篤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願恩歸養事臣竊維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臣某以臣姓名聯塵薦贖陝西撫臣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榮煢相依為命臣若負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闥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 釐路三千難通暫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鉅蠲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於士庶詎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乃臺司郡邑絡繹遣行急若風火臣抵都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竟更

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遠離膝下哀痛彌復晝夜思
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追諒
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
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求 君父查例門無次丁聽終養
臣身為獨子與例相符子德將往雁門其紀別詩有弟從門戶弟言慎車馬而此言獨子想爾時弟亦喪矣故云然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
遺歸養母叨沐優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
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長
洲沈文愨公曰情詞懇惻比李令伯之陳情則又過之
聖主之仁人子之孝宇內共稱不止羨其鴻軒鳳舉也

湯文正毀淫詞疏

蠡勺編卷三十七

三

學雅堂校刊

河南湯潛菴先生以原熙丙寅撫吳疏毀吳下淫祠五通
五顯劉猛將五方聖賢等廟禁婦女不得入寺院勒石上
方山吳俗一變其疏曰竊以吳中之俗尚氣質而重文章
闔閭詩書以氣節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
黠者藉以為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
婦人好為冶遊靚粧纏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
臂號肉身燈虧體誨淫目以為孝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
社一幡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
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絲服送喪仁
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參勇身刺文繡
輕生好鬪名為打降此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

告誠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
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跡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
年之後庶幾反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義明則爭
訟息固吳下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
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旤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
肓非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
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
祭妖邪巫覡創為怪異之說愚夫愚婦為其所惑牢不可
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為五通所踞
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
之聲晝夜喧鬧男女雜遯經年罔問歲費金錢何止數十

蠡勺編卷三十七

四

學雅堂校刊

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資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神
報必豐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蕩民志耗民
財此為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
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為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
往羸瘠而死家人不以為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
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蕩民志耗民財敗壞民俗若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
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
臣遂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撤行有
司凡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並葺城垣之用
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為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

除神即降之禍殃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有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與復愚民無知必然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臣敢懇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矣

崑山耆年會

柳南隨筆云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於徐氏之遂初園舉人錢陸燦年八十三御史盛符升八十檢討尤侗七十七贊善黃與堅七十五尚書王日藻七十二

蠡勺編卷三十七

五 粵雅堂校刊

提學僉事何棟七十舉人孫賜六十九按察使許纘曾六十八尚書徐乾學六十四洗馬周金然六十四中允徐秉義六十二諭德秦松齡五十八以齒序坐各賦七言律二首用蘭亭二字為韻

張文和為子辭一甲

乾隆丁巳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直廬辦事 帝命內侍傳諭曰爾子張若雷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 旨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內侍傳奏未蒙俞允廷玉奏請面見仍免冠叩首奏曰臣家世受 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雷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 純皇帝憐其愚忱乃命改為二甲第一名

後五年諸城劉文正公官左都御史亦奏言大學士張廷玉子姓宗族及姻黨占仕籍者至數十人宜加裁抑三年內停其遷轉以保全之奉 旨如所請然則文和所謂家世受 恩無所不極其至殆實出於知足惡盈之心以為言者

詹事府沿革

王文簡蠶尾續文曰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完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 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註導馬也國語曰句踐為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蠡勺編卷三十七

六 粵雅堂校刊

戶刑二部官屬

香祖筆記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

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 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 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為十五司

比部

唐時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傅氏學沆謂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為司計至德初復舊唐書楊炎傳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而太尉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山堂考索云會計遺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今財賦不關刑部久矣而猶稱曰比部誤也

畱中

復齋漫錄謂臣僚文字畱中之始本於蘇頌知制誥明皇曰卿所制文誥可錄一本進來朕要畱中披覽葉榮甫曰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會去位事畱中謂所論事畱在禁中未施用之又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子羣臣請立閔且胥齊王閔燕王且為廣陵王胥也為諸侯王四月奏未央宮畱中不下是畱中漢已有之謂木於蘇頌誤矣

起居注

傅莫菴曰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

家錄云知漢起居注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始易以近侍之人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至隋開皇所謂起居注之職凡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見野客叢書

行在所

更始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傅莫菴曰按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為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皆曰行在所

出仕外國

永樂九年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言其國長吏朱復本江西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察度洪武五年始通中國四十餘年不解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乃命復為國相兼左長史致仕成化五年其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為琉球通事傳至璟擢長史乞如制賜誥贈封其父母章下禮官以無例而止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瓜哇自劉宋元嘉時已通中國其宣德七年貢表末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國朝順治十三年土魯番始入貢其康熙十二年貢表末書一千八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順治十七年俄羅

《藝文編卷三十七

七

粵雅堂校刊

《藝文編卷三十七

八

粵雅堂校刊

斯人貢其表末亦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皆書年之罕見者又土魯番表文援引比例多用外國事畧云恭惟 皇上一統攸同倘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刺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又云旌旂閃爍超越乎墨烏威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亦運事之新奇者康熙九年四月奉表投誠表文字畫不可識其體自下而上類道家符篆因召來使譯文以進

琉球遣子弟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焜等疏言中山王尙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

蠡勺編卷三十七

九

粵雅堂校刊

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弟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尙貞以本國遠被 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新城王文簡爲祭酒咨覆禮部畧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

皇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疊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命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

蠡勺編卷三十七

十

粵雅堂校刊

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鈞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楫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 命禮部 賜宴給賞如貢使例

安南入覲

安南諸大枝莫黎鄭阮互相吞噬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奪之阮惠誅鄭并逐黎氏乾隆間黎維那敏關求內附 朝廷已遣忠銳福郡王總督兩粵將議討時無錫孫春臺永清爲廣西巡撫密陳曰黎阮相噬

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憐 天威可以折箠使也五十三年
阮惠果悔罪陳乞效職貢且入覲既至請用中國冠服
上嘉之賜名光平 命山莊筵宴之日得用所賜殊等頂
綉服色而詣京朝賀仍用該國衣冠以昭體制按唐大中
三年吐蕃來歸上御延禧樓觀之解辦賜冠帶皆拊舞呼
萬歲薛逢詩所謂衣服初迴左衽難者是也胡越一家古
今同轍

臺灣記畧

王文曰曰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於漳南
鄰於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
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

《蠡勺編卷三十七

《海國圖志卷一百一十一

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
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湖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侯其
斃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
顏思齊者為日本國甲螺稱云頭日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
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
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
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板船為犄角雖
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而聽命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
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
歐汪即今鳳山縣界也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
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

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
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
戰不利退保上城即今安平鎮城其首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
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夾板十餘艘
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遁歸其國成功既有
臺灣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
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
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甯
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死
子克塽嗣王戌福建總督姚啟聖用間謀陰結備為霖為
內應事洩為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 命率
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
嶼普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 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
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蠡勺編卷三十七

《海國圖志卷一百一十一

壕鏡萬番

唐設結好使於廣州漸有番人立戶然不過留寓海濱灣
泊之地宋天聖後益夥乃立番坊有居瓊管者立番民所
明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船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永
樂四年遣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百二十間以居
番人隸市舶提舉迨正德中始有番人私築室於灣澳以
便交易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館客尋徙諸高州電白縣
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乃復移之香山縣

南虎門外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土人亦利其房租

郎機遂得混入築室建城櫛比相望雄踞海畔若一國然

久之其來益眾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為所據萬惡中破

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三十四年又於隔水

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閣做奇秘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

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

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塚鎬故地當事不能用

番人既築城雜番蛇聚至萬餘眾閩粵鉅商視為利藪吏

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實貨洋禁而陰許之者總督

戴耀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而不問番人又潛匿倭賊敵

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

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

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

番尙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

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

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况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

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

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故毀無弛防相安無患

之為愈也部議從之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

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司馮

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今大西洋人居此

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云

英咭喇犯澳

嘉慶十三年七月英咭喇兵頭都路厘率千人駕戰艦經

達香山澳挾逐西洋人奪壕鏡居之聲言粵中大吏許其

分佔西洋船額辭甚蹇傲制君遣知廣州府事福明往諭

都路厘與明爭禮各不相下嘗領番兵百人詭服持械至

廣州城下迫見制軍制軍拒不納仍令明等與會於十三

行都路厘桀驁不屈制軍益堅壁自固水陸戒嚴礮石之

聲晨夕不絕者四閱月乃命嚴禁內地不許運出薪米斷

其日食都路厘令兩舸薄魚珠主客相持官軍四集人心

惶恐後得命旨自度無所得利乃稍退出旋復搜括在

澳諸番賈賄兵餉始遠去先是罷職欽天監副西洋人劉

思永寓廣州者近二十年言語飲食幾同土著賄賂貨緣

狡黠巨測人謂都路厘之來由思永勾引將欲效嘉靖中

海澄人李錦誘和蘭奪澎湖故事乃獲之為香山縣彭

復令免脫故莫能窮究本源十四年春上命百齡來制

兩粵未下車卽巡視沿海嚴整引夷商喇喇等詰責之乃

具結畧曰舊歲英咭喇兵丁來澳因喇喇西屢欺西洋人

物其國王趨逐於味喇堅地方我們孟呀以兵頭都路厘

聞其欲來犯澳將英咭喇市易阻隔不及稟知國王卽就

近來澳防護並無他意厚求見前任制臺總不准見後報

謝復不見納嗣奉大皇帝命旨不許在澳都路厘立卽

退回但都路厘不先稟明卽行登岸實屬冒昧幸天恩

蠡勺編卷三十七

粵東通志

治蕩僅予驅逐感激無地喇等已將本末馳稟國王必將
此心嗣後倘有訛言仍懇准見俾得上達喇等即當稟知
喇國夷商喇喇等稟結五月二十日奉旨議覆嗣後各
國護貨兵船俱不許駛入內港夷商銷貨合即依限回國
並令洋商早清夷欠其澳內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人民
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戶給照銷照俱責成澳門
同知辦理

市舶

明吳元年置市舶提舉司洪武三年罷太倉黃渡市舶七

年泉州甯波廣東俱罷永樂元年復置命內宦提督之嘉

靖元年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甯波二

司惟存廣東市舶

司惟存廣東市舶

官商

國初閩粵江楚等省凡省會要區百貨叢集其費本盡屬
官商康熙初王文靖公熙疏請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
撫提鎮不許持費貿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
能覺察及徇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為甲令

官妓

官妓即漢世官婢之遺唐宋皆有官妓至明初猶有十四
樓之設後總憲顧佐奏除之丹徒王禹卿曰秦始皇刻石

會稽云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佚男女潔成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
不得母成化廉清其正民厲俗之意不憚諄復如此君子
不以人廢言可也至唐宋時乃有所謂營妓官妓者雖明
君在上賢有司在地方亦不以為怪夫人有貧富貴賤之
不同而含氣肖形為天地所生之人則一也人而為妓此
何等事而官使為之剗削其羞恥滅絕其人道而納之於
禽獸之域著為令甲以褻天汨民於為民父母之道何居
焉其有愧於暴秦也多矣

蠡勺編卷三十七

末

海雅堂校印

蠡勺編卷三十七

譚瑩玉生

蠡勺編卷三十八目錄

古籍多後人所屨 六帖白樸

會真記 碧雲賦

推背圖 武備志

徐陵誤用左氏傳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陶詩題甲子之誣 王鐵夫論韓柳

中晚唐詩主客圖 巴渝曲

韓碑詩 題宣和畫扇詩

明史雜詠 盛青嶼入蜀詩

周希甫函谷關詩 詠雲詩

論語詩大學詩 烏鬚藥詩

鮑辛浦詩癖 歇後語本于葩經

屬對服遠使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新韻譜 傳青主論書

薛巖字說 書札可規靜躁

張南本畫火 彈碁

蠡勺編卷三十八

番禺 以揚藻 譽劍撰

古籍多後人所屨

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本草神農所

述而有豫章珠厓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等郡縣爾雅

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修春秋而經書孔某卒世

本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載秦望碑蒼

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列仙傳劉向所撰而云七

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撰終于趙悍后而傳有更始

韓夫人明德馬皇后及梁夫人媿此皆後人所屨非本文

也見博雅錄

六帖白樸

文公談苑人言白樂天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

作七層架列置齋中諸生采集事類投諸瓶乃倒取之

鈔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王阮亭司寇曰六帖

本當時科舉之書唐制帖經者掩其兩端微露一行裁紙

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

為通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又王氏懋野客叢

書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之句註言白樂天于翰

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每新入

學求訪重于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不載此書每

訪弗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覽之即微之所謂白

樸者是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
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
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會真記

瞿宗吉云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
名仙客往往皆然元微之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
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殆癡人
前說夢也東坡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
去鶯鶯在殆亦以為張氏事按會真記言張年
二十二未嘗近女色金聖歎據白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
和五年薨年五十三謂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
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其為微之無疑者以專悖於義

蠡勺編卷三十八

粵雅堂校刊

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又金石文字記有鄭恆暨夫人崔氏
墓誌銘給事耶秦撰大中十二年立願甯人曰此即今
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此銘得之魏縣
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而誌墓之功為不細矣按會真記
崔母鄭言崔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于貞元庚辰生十七
年矣考德宗興元元年甲子至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崔
年當七十五而誌溢一歲豈立石者為十三年而金石文
字記之或誤與然要不可謂之誣矣又聖歎謂鄭恆之名
見于西廂傳奇原屬烏有世見墓誌名氏偶與之合遂以
墓誌之崔為鶯鶣誤矣噫世豈有名氏偶與烏有合而時
代年歲亦與之俱合者乎輟耕錄曰唐元微之傳奇鶯鶯

事說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據微之
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
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
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甯尉鵬娶鄭濟女則
鶯鶯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為中表也

碧雲騷

葉石林避暑錄話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游
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騷一
卷為梅聖俞撰皆力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
亦所不免議者遂謂聖俞遊諸公間官竟不遠意而為此
夫君子成人之美即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況未

蠡勺編卷三十八

粵雅堂校刊

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為嫁
之聖俞者也泰喜作偽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
名武人張師正又自出姓名作東軒學錄皆
用私喜惡誣譏前人最後作碧雲騷假名聖俞
。駁旋毛馬名世以旋毛為醜因取以名書 此豈特累
諸公又將誣聖俞歐陽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為法
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推背圖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作者不知何許
人託之李淳風五季之亂王侯崛起
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譏吳越至以徧名其
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
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
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攝有司患之一日趙韓

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眾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棄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惜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見程史

武備志

武備志防風茅元儀輯內奇門元覽二卷遁甲經纂三卷大六壬直指一卷大六壬軍帳賦一卷大六壬兵帳鉤元一卷大六壬兵占一卷占選擇一卷占厭禳一卷太乙廟算二卷太乙陰陽遁六卷共一十九卷合名之曰武備志

蠡勺編卷三十八

四
雅堂校刊

鈔本無序例余從南海招心齋司馬插架見之

徐陵誤用左氏傳

博雅錄云李百藥父與友共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籍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為奇童按昭公十八年經書邠人入邠註邠國今琅琊開陽縣又傳六月邠人籍稻註其君自行籍稻籍當呼為典籍之籍蓋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孝穆誤籍為刈百藥知其出處猶未及正其訛謬也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潘子真曰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三薦阮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苟勗一麾之而左遷

始平太守延年賦此蓋以一生踪跡確肖始平也後人誤以麾為麾蓋之麾遂以郡刺史出守為建麾其誤始自杜牧之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之句後人遂仍之以為故事而不知其失也

陶詩題甲子之誣

博雅錄曰秦淮海謂陶潛自以祖侃侃為淵明族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檄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述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張爾公曰陶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為彭澤令在官凡八十餘日而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十六年庚申晉始禪宋不容于晉未禪

蠡勺編卷三十八

五
雅堂校刊

宋前所作詩便只題甲子以自取異恐所題甲子十二首亦偶記一時之事耳按陶詩題甲子之說始傅會于文選五臣之註後仍襲遂為詩家典故得爾公是辨知少游博雅之士亦墮雲霧中也

王鐵夫論韓柳

長洲王惕甫曰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于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為大家自非馳騫于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于文犬羊之鞞而已自宋以後歐曾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矣蓋韓柳皆嘗從事于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掃

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負絕千餘年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為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于柳亦由方氏所涉于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會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誠坐歐會數公於此而俾之執筆為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

中晚唐詩主客圖

高密李懷民名憲璽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早孤與兩弟蓮塘少鶴相師友嘗與少鶴依張為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為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其言曰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一派賈長江力求峻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御熱俗子每欲聚集諸家分承兩派訂成一書嫌於創始或驚俗目喜得張為主客圖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謹依其制尊水部長江為主而入室升堂及門以次及焉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註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也

見能改齋漫錄

韓碑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曰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韓碑詩目為聖相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周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臣則可謂裴度為聖相其可哉詩人言語大不得為義山諱之矣

題宣和畫扇詩

岳氏珂曰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檄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翫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釐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首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明史雜詠

烏程嚴刺史遂成著海珊詩鈔外有明史雜詠四卷凡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共一百八十二首其詠劉學士三吾一章中云早知天命有所歸金陵城上燕南飛不如當時不力諫無用喪師五十萬指李景隆言十族九族免塗炭指方

蠡勺編卷三十八

六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八

七 粵雅堂校刊

等言 四庫提要謂太祖欲立燕王為三吾所沮遂釀靖難之既不為無見

盛青嶼入蜀詩

王蘭泉曰吳縣盛庭堅著青嶼詩鈔以入蜀諸作為最世人輒以杜少陵王新城為比不知少陵由秦階經桔柏渡而至劍關新城從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甯羌陸路不同若青嶼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即吳漢伐公孫述之路亦即放翁入蜀新城出蜀之路其地雖皆屬天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迥殊放翁雖有鐵馬西風大散關之語其後封爵渭南而南北棧實未按轡及之故諸公摹寫山水各傳其勝論詩者乃并為一談正如屈肢之蟲方隅之眼宜見笑於通人也

周希甫函谷關詩

聽松廬詩話曰老子賢而隱于吏者也後人惑於神仙奉為道教之祖長沙周有聲希甫函谷關詩云老聃古儼君意不在著書脫不遇尹喜應知一字無紫氣果何祥得無近誕迂後來夢金人相率祖其誣咄哉關尹子實為此既樞此詩一掃荒誕之言可云卓識

詠雲詩

詠雲詩如王荆公句云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美之也又宋人句云無限早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峯責之也汪東山句云閒雲莫戀山頭住四海蒼生正望

恩切之也陳侗亭句云卻怪紛紛頻出岫不曾行雨竟空還讓之也用意不同各有其妙

論語詩大學詩

九西堂檢討嘗作論語詩三十首說者謂其經可以詩為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遠圖書言福清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千頃堂書目載許魯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子充魯齋專主理解而西堂則自見才情耳

烏鬚藥詩

烏鬚藥前人集中罕見佳詠德清徐方虎倬費村集有走然謝談未菴惠烏鬚藥詩云妙藥封題百感生欲教鵲浴

變烏鬚拔心草已經霜萎半死桐難向日榮對鏡只愁衣失素逢人還恐面先頰休將混沌娥眉畫畱得天真此數莖亦饒風趣

鮑辛浦詩癖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鮑鈐西岡世籍雲中今為奉天正紅旗人年二十即知浙江長興縣既而再而三前後逾三十年彭城李敏達公督浙治尚綜數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搥手注目神采如有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

過而怨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為百日計乎于是辛浦
勉束筆度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
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脩舉部民頌之彭城
徐察之而不復怒也辛浦宗法新城所著詩集四十卷別
有道腴堂文集亞谷叢書並行於世

歇後語本於葩經

太末葉敬君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
夕此歇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
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竟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雖
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如此若後人作歇後語便露
色相如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侏儒之隱言

不彙句編卷三十八

身推堂校刊

市井之諺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株門外
柳屈指重陽又不日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又歇後語也
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賓載手仇室人
人又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
事推敲而百代文士剗心嘔血千鍊成字終不出其範圍
孰謂六經無文法哉

以屬對服遊使

宋岳氏珂曰承平時國家與遠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
來率以談諧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遠使素
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
傲言者必犯上一字于是徧國中無能屬對者首以請于

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
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
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雖肝欲起辨坡
日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
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為坡
逆敢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返辭舌不敢復言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張南山曰王東澂柳南隨筆謂落鳳坡出三國演義王新
城弔龐士元詩不當着之于題又謂雨絲風片出牡丹亭
曲新城不當用之于詩予謂土人既以落鳳坡名其地即
以之著題從其實耳雨絲風片用于秦淮絕句亦未足為

不彙句編卷三十八

身推堂校刊

病然其謂小說詞曲不可入詩文則誠篤論也如生瑜生
亮之語亦出演義人習而不察者多矣

新韻譜

大興劉繼莊獻廷嘗作新韻譜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
為韻本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
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
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
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

傅青主論書

陽曲傅山青主堅苦持氣節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
朱衣居土穴天下大定始稍稍與世接有問學者則曰老

夫學莊列者也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亦不工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具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于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為非止言書也

韓廩字說

相州岳亦齋曰王荆公在熙甯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

蠡勺編卷三十八

三

粵雅堂校刊

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宵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韓廩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為變黨伐之論于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既也

書札可規靜躁

晦菴題跋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

也書札細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張南本畫火

蜀張南本與孫位俱學畫水南本以為同能不知一勝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于火中結跏趺坐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偈云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燄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見博雅錄

彈碁

王右丞詩不學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按顏氏家訓云梁朝貴游子弟駕長簷車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是坐彈碁謂坐碁子方褥也以爲對坐手談者誤

蠡勺編卷三十八

三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九目錄

今人為聖賢易 姓上冠子字

干寶本姓干 老泉是子瞻別號

推恩贈外祖父母 甥舅知名

處士 信士

蒼頡 桐江釣臺

端洲硯 銅雀硯

河鼓 嫦娥

花信風 寒食雨

兔葵燕麥 稱黔首不始于秦

奉佛不始漢明帝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小山大山 八仙

八寶 晦庵詞

富翁五賊 婦人七出

平南王像 古今不數見之戰

蠡勺編卷三十九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樓

今人為聖賢易

譜荔軒筆記譚虞珠字寶川羅定州歲貢生少孤事母黎朝夕不離側母卒合門二日不舉火哀感行路逾年以毀卒先是州牧李華庭屢步行訪之稱為真儒虞珠常言古人為聖賢難今人為聖賢易古人知行並進今則經傳中無理不闕不患不知患不行耳

姓上冠子字

毛西河曰相傳明莊烈帝人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之之辭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官無以應

蠡勺編卷三十九

按公羊傳子沈子何休註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為師也然國語吳使王孫雒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雒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雒未嘗師范蠡也古人偶爾稱謂原無定解全謝山曰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為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是即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鉞為子宋子猶王孫駱駱與雒古通用稱范蠡為子范子是平輩相推重之辭非必師弟也

干寶本姓干

傅莫菴曰干于本二姓干古寒切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國有干彘晉代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作邢周武王子

邪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有將軍于延望
出東海河南自晉書改于寶爲于寶二姓遂混按宋楊誠
齋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寶也問何以
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
汝乃吾一字之師是後世韻書以于作于久矣

老泉是子瞻別號

葉少蘊石林燕語曰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
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坐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
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問東坡居
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東坡畫竹亦用老泉居士硃
文印則老泉乃子瞻號矣按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

蠡勺編卷三十九

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
後人遂加諸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推恩贈外祖父母

唐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以總貴贈工部尚書制曰
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亦
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
推恩于祖母此曠典也

甥舅知名

朱葵瞻曰古來豪傑血氣稟受耳目濡染父子祖孫繼美
者多矣至于甥舅之間煜耀史冊者如楊惲太史公之甥
也杜鄴張敞之甥也杜林張伯松之甥也羊祜蔡中郎之

甥也卞壺張華之甥也何無忌劉牢之之甥也尉遲迥宇
文泰之甥也李衛公靖韓禽虎之甥也韋丹顏魯公之甥
也韓持國兄弟蘇才翁子美皆王魏公之甥也徐師川洪
駒父皆黃山谷之甥也曾文清孔毅父之甥而呂成公兄
弟又文清之甥也吳思齊陳同甫之甥也吳萊方韶卿之
甥也王保保察罕帖木兒之甥也胡長孺徐世隆之甥也
祝允明徐武功之甥也其他未及記憶者尙夥

處士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處士之名始此漢郗
陽合曹全碑陰列縣三老等出財者五十餘人中有處士
河東皮氏岐茂孝才皮氏縣人姓岐特超上一列書之說

蠡勺編卷三十九

者謂處士德行可尊之人不使與吏掾屬也杜牧之送蔣
處士序曰處士者有大智而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甯與
木石爲伍非六君子其孰能當之觀通鑑綱目于宋元嘉
四年大書晉處士陶潛卒以其獨得爲晉全人也夫豈易
言哉

信士

古者出財布施曰義士後漢曹全碑陰有義士河東安邑
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
百義士安平邳博季長二百之文今則曰信士顧甯人謂
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作信今之信士卽漢碑所
稱之義士也

蒼頡

楊升菴曰蒼頡家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為是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問人牟準作衛觀碑文云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額金針八分書也若頡廟在御縣漢延熹五年御碑於滿已甚見趙明誠金石錄

桐江釣臺

桐江嚴先生釣臺兩石壁立數十尋左右諸山合沓江流若斷中涵一曲是為嚴瀨蓋非釣所也史稱先生嘗披羊裘釣齊國大澤中被徵不仕歸耕富春山後人遂名其石為釣臺云爾見施愚山侍講釣臺記

藝文編卷三十九

四

端州硯

葉氏夢得曰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為硯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于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硯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硯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元宗甲申三載正月改年為載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硯遂不敢復出非原父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為硯計者硯但論美惡誠可為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硯者亦或以其人

棄之若論李氏硯則許敬宗真贗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惑如此彼為硯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銅雀硯

升庵外集銅雀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池北偶談據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曰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耳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于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辭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

藝文編卷三十九

五

闊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于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于南城矣

河鼓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註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為擔鼓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荷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

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演之間遂易何為而前漢天文志又分河鼓牽牛為二星失之遠矣見懶真子

嫦娥

丹鉛總錄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常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註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儀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註音機船作俄樓集何切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又後漢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及之為蟾蜍與王充論衡同是以嫦娥為羿妻本名也

花信風

仁和姜南叔明曰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為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闕于丑天之氣會于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枋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為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于丑地氣臨于子陽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為造歷之端十二月天氣運于子地氣臨于丑陰呂而應于下古之人所以為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于木四時始于春木之發榮于春必于水土水土之交在于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

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始梅花終棗花棟花竟則立夏矣

寒食雨

三衢葉氏秉敬曰唐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言去冬至一百六日愚以二十四氣數之一氣凡十五日自冬至及春分共七氣正合一百五日姚合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此從一百五日之說也元稹詩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此從一百六日之說也愚獨取其以疾風甚雨為寒食于理甚正後世乃以介子推事附會之夫左傳言介子與母偕隱而已史記則言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封之名之曰介山而已何至以火焚之而令其出如劉向新序之所云耶蓋禁火之說實本于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燔狗火禁于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殆周制也與荆楚歲時記所言疾風甚雨謂之寒食二說皆可信若介子推專流俗妄傳君子不取也

兔葵燕麥

詩人多用兔葵燕麥字本草曰兔葵一名天葵一名雷丸草錫嘯神書曰紫背天葵出蜀中靈草也今方藥中多用之而燕麥則不然博物志曰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故古

樂府曰道旁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無用也二物並稱何性之相懸若此而屈華夫先生自代北入京記乃謂舊廣武城外店旁有土窟民居其中所食者苦菜燕麥至鶯鶯深鎮湖樓又謂其地多沙米燕麥之植抑又何也

稱黔首不始于秦

禮記祭義孔子云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集說馮氏謂秦稱民為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南昌姜汝念曰書稱黎民於變時雍說者曰黎黑也謂黑首之民也黔亦黑也稱黔首猶之稱黎民也戰國趙策惠公謂襄王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

蠶勺編卷三十九

八

傳氏學沈曰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降得金

是趙國亦明明稱黔首矣安見夫子時之必不稱黔首乎馮氏考古疎畧而集說引之何也

奉佛不始漢明帝

傳氏學沈曰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是武帝之世已有佛矣又劉向列仙傳序稱得仙者四百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魏志西戎傳稱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隨書經籍志亦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日授浮屠經是成哀之世並有佛經特崇向其教自明帝始爾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博雅錄曰梨園演劇色以十人為度此有所自也高麗樂志載元文宗二十七年文宗在位五年無二十七年也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弟子十人南曲始于元則十人亦確遵元制矣又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則旦色三人亦本于此蓋古之優人以諧謔供人主嬉笑不過如葬馬漆城李天下十五郎之類而已自樂府流為北曲而金源氏始以一人登場倚絃索而唱至北曲轉為南音于是有傅粉施朱者曰正旦副旦貼旦茶旦外旦小旦卜旦有祿額雜靴者曰正末副末冲末砌末則又有外有孤有細酸有孛老有祇從雜常邦

蠶勺編卷三十九

九

老粉賊者其曲之高者有海鹽崑山太倉蘇州松江下者

則有弋陽義烏徽州樂平其變調有石臺太平于是有玉馬白荆魏良輔梁伯龍陳太聲湯養仍沈詞隱之徒倚聲度曲其指授則有南九宮譜南曲全譜南詞韻選唱曲當知正吳編曲律等書自是羯鼓銀箏幾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廢是亦積漸使然也按程史崇甯初既建辟雍詔以荆公封舒王配饗宣聖廟壁荆坐像故夷堅支乙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辯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

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卡也蔡卡為荆公婿時正烜赫用事方議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為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但猶不愜也其後朝論亦頗疑于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為對未嘗為止夷堅誤耳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其位尙可考也觀此記優人所戲則梨園諸色人數北宋之末已然不始元文宗時也

蠡勺編卷三十九

十

粵雅堂校刊

小山大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集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之大小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乃云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為山谷之山霄誤矣

八仙

世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為八仙黃休復茅亭客話記蜀孟昶生日有道士張素卿送八仙圖則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瓚也

八寶

宋徽宗時得良玉六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故陳氏書錄解題典故類有大觀二年八寶記一卷

晦菴詞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絕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

蠡勺編卷三十九

十一

粵雅堂校刊

仙惟寬欲右詞滿江紅世傳以為朱文公作後讀鶴林五露有舉以問文公者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菴云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已則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且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贊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耶見

程史

婦人七出

嘉定錢曉徵宮詹曰家語婦人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家室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于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仇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于妻子也然則聖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于舅姑讒間于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廢陵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

蘇句編卷三十九

三

傳集卷四

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于鄉里猶不失為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于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乎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平南王像

香山黃瑞谷曰余於番禺郭翁家曾見尙平南王像面貌猙獰兩頰高聳環目短髯黃帶藍袍緯帽不戴頂是時尙未設頂應嘴靴叉手而坐猶覺其殺氣勃勃也郭翁之祖即王瑒

蘇句編卷三十九

三

傳集卷四

官總鎮王生女十餘人于歸日賜影像與婿曰令汝他日識阿翁英雄也今羊城雙門底道全李公書院即郭總鎮故居事蹟別見李安溪集中

古今不數見之戰

黃遠公曰天下三分係於赤壁一戰故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豎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元敗苻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雲巴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溫驚魂柏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兀朮于京口白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

戰有關於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者不知此草草
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廝殺罔識來歷徒喜一場熱鬧
耳

蠡勺編卷三十九

古

應寧堂校刊

蠡勺編卷三十九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四十目錄

古以右為尊	古今物產不常
嶺南有鴈始于唐	痘疹始于唐末
吉貝混稱本棉	無射大鐘
淳熙廢鐘	大將軍礮
黃屋左纛	金銀魚袋
鐵券	銅柱
指南車	如律令
寓錢	食蛙
揣摩	陽秋
煉銀化金	埋鐵制木
埋木生煙	白衣冠
白打	不認親
鬼彈	都都
伽南香	龍涎香
焙鴨	種羊
宜男草	一品妃

蠡勺編卷四十目錄

應寧堂校刊

蠡勺編卷四十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以右為尊

王氏懋曰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故殿秩為左遷居高位為右職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為左丞相以王保為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馴至今日凡國家班次與鄉黨齒序之類亦未嘗以左為尊者至于官職名號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又往往先左而後右初不可以一槩論也白樂天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

古今物產不常

羅氏大經曰書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言標有梅又言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畧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迨宋則連篇累牘推為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眾香草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與蘭之類無不歌詠而梅之清香玉色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凡庸而今瑰異或昔

瑰異而今凡庸且如古人之祭物蕭酌鬱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何嘗有香在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唐已前未有聞也自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卉于是舒元與為之賦李太白諸人為之詩至宋之前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矣宋歐陽永叔牡丹譜一卷陸放翁天彭牡丹記一卷蘇軾牡丹一卷我朝鈕玉樞著牡丹述至百四十三種又如荔枝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瀛洲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自後又有出于君謨所譜之外者朱竹垞曰世之品荔枝或謂閩次于閩蜀最下以子論之粵產桂絲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數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精好者僅比

蠡勺編卷四十

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

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藁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嘗見者後不復見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句漏令句漏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產然也巴邛閬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胡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嶺南有雁始于唐

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大厯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見唐會要

痘疹始于唐末

痘疹方書胎毒也有終身不出者洪穉存曰天地之氣薄而後有痘疹蓋自唐末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痘疹而麻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痘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

蠶勺編卷四十

三 粵雅堂校刊

吉貝潤稱木棉

陔餘叢考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是梁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為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則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鷲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祇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為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氍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

黃紫露唐璞王傳亦稱古

其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即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于蠶繭之綿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其即此樹之花所織耳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也

史紹通鑿釋文謂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為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又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

蠶勺編卷四十

四 粵雅堂校刊

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但種未移中土爾

無射大鐘

能改齋漫錄曰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乃作此賦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于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隋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收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淳熙廢鐘

先府君樞鳴公淳熙廢鐘歌序言吾里潭溪鄉亭有淳熙廢鐘其制甚古四圍作沉綠色周以雷紋寶光可鑒頂紐高四寸蛟螭蟠之自紐下至口高二尺四寸圍三尺八寸厚一寸鐘口外圍四尺六寸五分內圍三尺四寸肩起圓線二條口上一寸八分圓線二條身分四片各起浮線三條限之又自口線上八寸二分橫以腰線三條分上下二層共成八片上層鑄有款云皇宋淳熙二年太歲乙未秋八月壬午迪功郎王府典膳象州司戶里人譚鳴治鑄造永充供養正書徑六分字體不工然五百年物是可寶也乾隆甲申鄉人銷毀之更造新鐘予止之弗克及姑紀以

蠡勺編卷四十

五

粵雅堂校刊

歌之使後之好古者有考焉歌曰鄉亭榕樹風日暄蒲牢屈曲眠高原陰森寶氣生廟垣頂紐鬚鬚蛟螭蟠古苔四匝沉綠痕剝蝕瑟縮銀泥温蝸涎蠟篆蒙肩跟昔人供養誠惟敦淳熙乙未字可捫歲閱五百紱黎元鎮壓饕餮蚩尤魂胡然弃置蒿藜根鯨鯨躑躅聲暗吞瓦釜鐵鐸詠朝昏龍蛇之蝮身固存偃蹇尙可輝乾坤伊誰遽起雷霆燉頓令躍治深煩窳矜新厭故勢莫援後此孰得尋其源陋儒眼豆奚足論

大將軍礮

古所云礮皆以機發石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礮蓋出此元用西域砲攻蔡州城始

用火至明遂爲行軍要器成祖平交趾得其神機鎗砲置神機營領之嘉靖中得佛郎機法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其腹發百餘丈最利水戰架以蜈蚣船所向無不糜者今造之發各邊用謂之大將軍萬厯末大西洋船至復得巨銃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位號遣官祭之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礮成鑄曰天祐助威大將軍我 國造礮自此始康熙十五年紅毛國進蟠腸鳥鎗上命翰林侍講戴梓做造十鎗齊其使 上又謂梓曰法瑯器中國所無汝能思得其理乎梓五日成以進西洋

蠡勺編卷四十

六

粵雅堂校刊

南懷仁謂冲天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 上命梓造八日成 上大悅卽封炮威遠將軍鑄製法官名以示不朽後征葛爾丹以三炮墜其營遂捷

黃屋左纛

古者車皆立乘惟婦人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之至漢制乘輿乃爲坐乘車蓋用翠羽黃其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棧未建太常十二旒駕六馬施十二鸞金爲義髦插以翟尾又加鼈牛尾大如斗置左駢軌上所謂左纛也

金銀魚袋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

身魚袋賜紫者金魚袋賜緋者銀魚袋惟宋亦然蓋古之
鑿制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小
囊盛悅巾者宋禮志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
囊或謂之綬囊顧雜傳言李淳風有江中鯉魚之識為唐
受命之符故高祖初受禪即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旋又
改銀菟符為銅魚符以應其兆始則用袋盛魚後乃以魚
飾袋是若以袋為因符而有而未知其所從來者遠也第
其製為稍異耳

鐵券

台州民錢允一有家藏吳越王鏐唐賜鐵券洪武初太祖
欲封功臣遣使取其式而損益之其制如瓦第為七等公

蠡勺編卷四十

七 粵雅堂校刊

二等 高一尺九寸五分 廣一尺六寸五分 一侯三等 高一尺九寸五分 廣一尺八寸五分 廣一尺四寸五分 伯二等 高一尺七寸五分 廣一尺二寸五分 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銅柱

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
陸東界馬文淵又于欽邑北岸立三銅柱為海界林邑南
立五銅柱為山界唐馬總為安南都護建二銅柱于漢故
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二銅柱于溪州何銅柱之多皆出
于馬氏也見赤雅

指南車

指南車周公所作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為其不
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不存
魏高堂隆秦朗皆云記者虛說無其器明帝青龍中令博
士馬鈞更造之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
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之其制設木
人于車上手指南然機數不精猶須人力宋順帝昇明末
命范陽祖沖之再造其制精巧百屈于回未嘗移變晉代
又有指南舟俱見宋書禮志

如律令

漢人公移及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後漢書東觀

蠡勺編卷四十

八 粵雅堂校刊

餘論所載檄文末多作如律令三字或作急急如律令五
字張道陵漢人故李濟翁資暇錄謂令當讀作零律令雷
邊捷鬼周穆王時人死為雷部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
此鬼之疾速也若讀去聲作律法之發號施令則誤矣按
程大昌據風俗通論謂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
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
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正做官府制度為之不必鑿以為
雷鬼也

寓錢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故塗車芻
靈自古有之至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是亦備物

之意今則用寫錢楮以交鬼神賄賂公行雖幽明無以異其孰有甚于此者吾知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吐之矣故唐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同紙錢宋惟錢鄧州若水不燒楮鏹斯能不隨流俗為轉移者宋史王嗣宗病家人私焚紙錢以祈福嗣宗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杜受斯耶又歐陽子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王伯厚謂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不自五代始也然封演見聞記謂紙錢蔡倫所造魏晉以來始有其事古埋帛今則燒之按倫製紙以易竹簡縑帛耳未必即為寫錢所自始然云魏晉以來有其事要亦理之可信者是又不自開元始矣

食蛙

蠡勺編卷四十

九

傳雅堂校刊

南人食蛙貝韓昌南食及答柳州食蝦蟇詩宋葉榮甫謂西北人未始不食之也東方朔傳武帝為上林苑朔諫以為此地土宜菹芋水多毒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饑饉之憂師古註毒即蛙字人亦取而食之又周禮秋官甸氏註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為御膳也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毒可以此罪也註云羔菹毒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為宗廟之薦也

揣摩

春官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也人見戰國策有簡練以為揣摩之語

輒訓揣摩作量度摩作研究失之矣

陽秋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謂春秋為陽秋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裕京字季野孫盛晉春秋曰晉陽秋安帝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曰陽秋之義毋從子貴若葛立方韻語陽秋之類以易世而避其名則惑矣

煉銀化金

倭人每浮舶至粵市楚中白鉛歸以前煉每百斤得銀十八兩其餘滓成黑鉛仍售中國銀鉛非出于倭也但其術不傳即爐人家亦不解耳又史記正義安息國其人多巧能化銀為金

蠡勺編卷四十

十

傳雅堂校刊

埋鐵制木

唐元和中桑道茂善太一遁甲所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淮南子曰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此可以悟埋鐵之理

埋木生煙

天啟六年十月辛酉南京西華門內有烟無火禮臣往視乃舊宮材木瘞土中久煙自生土石皆焦以水沃之三日始滅

白衣冠

孔仲達曰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
特牲曰太古冠布齋則緇之不齋則用白布矣朱子亦謂
古人不專以素色為凶蓋古用皮弁皮弁絕白自今言之
則凶矣然屈華夫宗周遊記言陝人皆麻葛巾白袍或不
巾但裹一白布蓋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尚白故以白為常
服選慶賀亦皆麻葛巾白衣以往弔喪則加一白布于巾
上耳

白打

章莊詩上相閑分白打錢齊雲論曰白打蹴鞠戲也蹴鞠
譜每人兩踢名打二曳開大踢名白打蓋寒食蹴鞠見劉
向別錄猶古今藝術圖言北方寒食為鞦韆戲之類耳閑

蠡勺編卷四十

十一

分白打錢則出錢賞資以博歡笑若景龍四年清明上御
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可證也楊用修謂打錢戲名
已未深悉其義而周櫟園謂武藝十八終以白打如昔人
以不持寸鐵為白戰即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亦未免
好奇之過

不認親

崇正時北方小民製幘低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
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欲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

鬼彈

世人嘗人輒曰鬼彈于寶搜神記言漢永昌郡不韋縣有
禁水惟十一二月差可渡自正月至十月運之無不害人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俗語為鬼彈謂中人輒害也又水經
註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
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有鬼彈飛丸以礮

都都

六黃門居魯臺海采風圖考巡使按年巡歷南北二路撫
賞番黎士女歡迎馬前有跪獻都都者張侍御淵詩云爭
迎使節共歡呼驄馬前頭眾婦趨首頂糝盤陳野食大官
曾未識都都按都都猶內地糝團也

伽南香

黎媿曾筆記伽南出日本支國東浦素甚不易得取時必
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
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儂之

蠡勺編卷四十

十一

專政者重加洗剔上者雷之厚酬其值次下者聽別售今
中國所有皆非真者按耶瑛七修類彙言奇藍香出占城
等國他書多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楠後得其國所賜書
物錄之于藥乃知作奇藍二字愚謂梵書僧伽藍眾園也
譯云園取生植義夷俗多依佛氏教則此香當作伽藍乃
是紛紛記錄都無確據也

龍涎香

龍涎香傳為鯨魚精液泡水面凝為涎能止心氣痛助精
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為佳番子浮水取之價十倍不

可多得按何喬遠名山藏云龍涎香出蘇門答刺國其國
西有龍涎嶼嶼時南巫里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
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
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
遍市京師不得下諸藩司採買部文至廣東臺司集議懸
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訪買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
姑存之亟取真者部文再至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
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
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真不贗尋有
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
辨驗是真許雷用自後夷船聞上供稍稍挾來市始定價

蠶勻編卷四十

三

每香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台和能收斂騰騰
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和香焚之翠烟裊空不
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惟汎水者可
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間
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嚙入久即
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焙鴨

順德黎景升選著上寮翁傳謂翁忘其姓名業焙鴨嘗言
其法曰始集卵五六百為一筐置之土墟覆以衣被環以
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虛筐候之卵得火小温輒轉徒虛
筐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床床策亦

籍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旋誠之這一月而雛孳孳啄殼
出矣然業是者其志欲勤其身欲親其火候欲勻其卑幼
有事于左右者欲和而羣其耳目必專無外分若是者維
肥而澤易育且速長故凡畜養者競趨吾門論者謂其得
相適云

種羊

姚桐壽樂郊私語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
肉而雷其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為
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數子羊此
蓋四生胎外之化也

宜男草

蠶勻編卷四十

十四

人多以萱為宜男其說見于風土記又梁徐勉萱草花賦
其葉四垂其附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古然南方草木狀
曰水慈花葉皆如鹿慈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與婦人
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鹿慈也蓋水慈生水中如慈
亦名翠管又羣芳譜曰鹿慈色頗類萱然各自一種本草
注萱即今之鹿慈亦誤

一品妃

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蔣蘿
淺紫色新安汪洪度詠一品妃詩自注云當歸花曾入禁
苑賜此名

蠶勻編卷四十

譚瑩玉生覆枝

右蠡勺編四十卷 國朝番禺凌揚藻撰按揚藻字藥洲諸生所著有嶺海詩鈔海雅堂詩文集俱生前手自授梓此編則其讀書隨筆劄記或采擇先哲著述或紀錄同時師友講論之言或斷以己意題曰蠡勺編不自滿假之意也晚年依類編次裝裱成帙藏之於家有目錄而無序跋惟三十五卷引鄭荔鄉經稗言愚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則著書之意可見矣然經稗專采說經之語此編則搜羅四部博觀約取尤爲其難也先生終身著述耄期不倦據文集尙有所撰四書紀疑錄柱楣菴記羣居課試析疑集今未可得見先假錄此編付梓以爲遺書之一種焉同治二年癸亥仲春花朝令節南海伍崇曜跋

蠡勺編跋

粵雅堂修刊

龍藏街萃文堂承刊



曉讀書齋
雜錄八卷

道光壬寅
刊于姑蘇

曉讀書齋雜錄序

余昔蒙

恩在

上書房讀書得間業於張牧村洪北江

兩師時雖髻鬣亦知親炙名賢

為幸北江師尤勤於著述講讀

之暇每與吳穀人張船山諸先

曉讀書齋雜錄序

生飲酒過從訂證經史當酒酣

耳熱論列上下千古間窮日夜

不厭迄今雖閱四十餘年追憶

其言論丰采不啻前日事故序

先生之遺書猶依依在函丈旁

也先生以文章氣節震耀海內

其詩古文詞及乾隆府廳州縣

圖志等書久已風行遐邇家有
其書矣此曉讀書齋四錄八卷
皆考訂經史疑義隨手所劄記
者其精覈通博與顧徵君日知
錄閻徵君潛邱劄記諸書足以
抗行千古而尤所致意者為訓
詁地理蓋先生於二者固為專

曉讀書齋錄序

二

門絕學也是書為先生幼子子
齡孝廉所手錄本藏之篋衍有
年今先生族子子香參軍始刊
而行之表章前哲嘉惠後學厥
功甚鉅海內固當爭先而快睹
矣余頃奉

恩命視師海上道出平原其行館卽

為牧村師故宅因得謁其家祠
讀其行述為祗徊者久之及舟
次毗陵深以未獲一謁先生影
堂為憾今幸得此編而為之序
雖學業無似不克如房杜諸賢
上紹河汾之傳然得於師門襄
編校之役亦生平之幸也子齡

曉讀書齋錄序

三

嗜學能文於地理之學亦能窺
見其堂奧善繼善述余能無厚
望也夫

欽命揚威將軍協辦大學士吏部尙
書受業宗室奕經拜序



曉讀書齋初錄卷上

余自絕域生還或局戶浹旬或授書日課讀書
二卷非人事牽率歲臘倥偬未嘗輟也偶有所得輒筆
之於書非敢云質之同人聊自記其不廢學云

孔叢子言孔子妾不衣帛前人以孔子有妾不見經傳今
攷楚辭東方朔七諫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取之以自侍
王逸章句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
喜其貞信故以自侍細繹語意似此女歸於孔子朔逸並
漢代人必非無據是亦可為孔子有妾之證

蛟龍神物也然馬八尺以上為龍魚二十斤以上為蛟則

蛟龍本無定名

又按大鹿為麟大鳥為
鵬四靈亦本無定名

爾雅姊妹之子曰出左傳晉公子姬出也及康公我之自
出是也今俗皆以已所生子為出傳碑志狀並踵用之然
攷之亦未為無本史記秦本紀帝舜咨費曰爾後嗣將大
出小司馬索隱曰出猶生也言爾後嗣繁昌將大生出子
孫也禮書無先祖惡出楚世家集解引宋忠曰芊姓諸楚
所出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傳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臣出
自桓哀公二十七年智伯謂陳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
出楚辭天問曰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于文北史陸騰
傳子麗二妻杜氏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
出是生與出亦可兼稱宜小司馬之以生訓出矣

周書作雒解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公殺之乃自
經也

人之傳名有幸不幸誦頌造書而人第知有倉頡秋儲工
奕而人第知有奕秋離朱子羽明目而人第知有離朱伶
倫榮將審音而人第知有伶倫夔俞師曠聰耳而人第知
有師曠公輸王爾伎巧而人第知有公輸西施陽文美色
而人第知有西施與兒易牙知味而人第知有易牙弦高
蹇他存鄭而人第知有弦高養由基黃衰微救楚而人第
知有養由基蒙恬楊翁子築長城而人第知有蒙恬陶朱
卜祝巨富而人第知有陶朱

漢制一金直千貫若家累千金則直百萬貫矣故陶頓之
富皆以千金為率

漢制見史記
正義九十七

說文覆手曰爪川亦尹也從反爪闕諸兩切按此即古掌
字其義雖闕然覆手曰爪即仰手曰川矣廣韻掌字音切
與川同明係一字孟子母仇姓即爪字之譌廣韻云掌又
姓晉有琅邪掌同前涼有敦煌掌據是也
大別山在安豐雩婁縣界水經注江水又東則巴水注之
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是知大別山與江水
本甚近
莊子盜跖篇堯殺長子崔謨注曰堯殺長子為監明按未
知何本然則丹朱非堯之長子矣
五十以學易孔子之言也自宋以來學者置詩書執禮不

講六經則首讀易矣五十而知天命亦孔子之言也自宋以來學者置十五三十四之功侯不言首欲知天命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之言也自宋以來學者以文章為小道日夕所談者皆性與天道矣於是洒掃應對之教不講所玩者太極一圖也禮樂射御書數之學不講所執者性理數冊也亦勇於學聖人哉亦勇於求勝聖人哉

史記趙世家引汾水灌其城按汾水當從魏世家作晉水水經注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北瀆即智氏之故瀆也太平寰宇記引春秋後語亦同括地志晉水源自并州晉陽縣西懸瓊山昔趙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漑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蓋晉水下流入汾故亦通謂之汾水魏世家又述智伯之言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攷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則灌安邑可用汾水若引汾灌晉陽則道殊回遠矣

淮南說山訓將軍不敢騎白馬高誘注一曰白凶服故不敢騎夫將軍之行尚鑿凶門而出何況白服乎此語不可使行軍者聞之

陶潛傳大司馬侃曾孫祖茂武昌太守今攷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見於舊史若茂亦係侃子則既見於前傳又曾官武昌太守不可謂不顯乃不見

於舊史明潛祖茂非侃子潛亦非大司馬侃曾孫也又前卷陶淡傳稱太尉侃孫此傳又稱大司馬侃曾孫義例不畫一如此

春秋時晉有屠氏亦作杜昭公九年膳宰屠蒯禮記作杜黃鄭康成周禮注作杜蒯是也僖公四年有杜原款二十八年有屠擊國語里克及不鄭使屠岸迎夷吾又作屠疑皆屬一姓又襄二十四年范宣子自言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疑武子未封范以前尚皆氏杜及武子邑於范則自武子一支以邑為氏餘隰叔之後在晉者仍氏杜也又攷堯祁姓劉累為帝堯之後故亦姓祁據此則晉文公妃杜祁蓋亦范氏女故使士會迎公子雍也

呂覽先謙篇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高誘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說苑作屠餘

孔穎達禮記疏引舜妃癸比氏應從山海經作登比以字近而譌郭璞注山海經云一日登北氏按比北亦以字近而譌

淮南王書舊有許慎高誘注二家新唐書藝文志並列之舊唐書無注而元修宋史志亦止稱高誘注十三卷蓋宋時已誤合兩家之注為一而許注遂滄入高注中不可復辨矣然攷宋初修三大書其時許高二家尚各有專本故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卷引淮南子東風至而酒泛濫許慎曰東方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酒泛為米麴麴之泛者風至而沸動皆與今注不同是許注

之亡當在北宋未可知

吳中人呼人面四周為面般如淳漢書注般讀如面般之般則方俗語亦皆有本

今人言詩者輒推十九首然按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有

九章為樂府之祖文選所錄行行等十九篇為五言詩之

祖若泛稱十九首則未知其指樂府與指五言詩與

說文晏天清也馨無雲也按史記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晏

無雲也是則晏馨本一字合訓分訓皆得史記封禪書作

噍亦同

山海經中山之經半石之山其中多鱸魚郭璞注音綸余

謂鱸當讀如綸巾之綸即鱸魚也觀下云食之不睡可見

羿羿拓皆非定名善射者謂之羿帝嘗時之羿堯時之羿

與有窮后羿是也多力者謂之羿尚書無若丹朱羿及寒

浞之子羿是也大盜謂之拓黃帝大盜名拓又李奇注漢

書拓秦之大盜以及柳下惠之弟盜拓是也說文羽部羿

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日射師弓部羿帝嘗射官夏少

康滅之是羿焉皆射官射師之名非人名也皇侃論語義

疏云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又云羿古時多力人皆不

確指為何人最得解賈逵左傳注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

射官故帝嘗賜羿弓矢使司射史記張守節正義云拓者

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做古號

之盜拓又盜名躡者亦非一韓非子楚莊王時莊躡為盜於境內漢書西南夷傳莊躡者楚莊王苗裔也

吳俗飲食過飽有逆氣出為咳高誘注淮南王書咳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咳即此義咳古字通亦作咳莊子釋文飲食至咽為咳

晉書蘇峻傳上言於陳斬韓見下又言張健等復與馬雄

韓晃等輕車俱走李閔等率銳軍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

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收箭據胡牀彎弓射

之傷殺甚眾箭盡乃斬之今攷王舒傳子允之追躡韓晃

等於長塘湖復大破之則晃之死實在長塘破敗之後何

得先于攻苑城日云臨陣斬晃乎一傳中前後舛錯若此

他可知矣

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謨考據家並云漢無安南郡

今攷晉書循吏傳魯芝嘗魏時行安南太守又吳志薛綜

傳避地交州從劉熙謨安南郡正屬交州則舊本所言不

誤

鱈魚今俗作鱈字書無鱈字今江東人又呼為鱈黃魚說

文鱈字下引傳曰伯牙鼓琴鱈魚出聽淮南說山訓云瓠

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蓋一事而傳聞互異孫卿子又作潛

魚潛鱈淫同聲字古通用劉逵蜀都賦注引淮南王書淫即作鱈

淮南人間訓文王葬死人之骸高誘注葬以五大夫禮按

五大夫秦爵殷周間何得有之又云因枯骸見夢乞葬且

而行之亦與他書所說異賈誼新書又云乞葬以人君之

禮人間訓一卷注最

屠牛吐一朝解九牛錢州判帖校本引太平御覽吐作垣以為疑坦字之譌不知吐坦音同古可通用

近當塗徐文靖著管城碩記內臆說極多即如言范少伯

所泛五湖當在今江寧太平兩府并指丹陽姑孰等湖以

實之著論甚辨不知非也國語越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

於王曰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

終極而史記越世家則云乃乘其輕寶珠玉自與私徒屬

乘舟浮海以行下又云范蠡浮海出齊云云越絕書外傳

亦言范蠡已告王立志入海貨殖傳則云乘扁舟浮於江

湖呂覽悔過篇亦云范蠡流於江湖是時越都會稽吳都

句吳今蘇州府吳縣越滅吳反國必不更至丹陽湖熟之間一也

一云乘舟浮海一云浮於江湖則此五湖必近通江海今

太湖下流即吳淞等江由江即可入海不出百里內外左傳

公十年徐承率師將自海入齊與此正同二也云浮海出齊又云浮於海畔

是由海道抵耶邪東萊等境越世家亦言范蠡遂去自齊貽大夫種書故下云

齊人聞其賢以為相又云適齊為鳴夷子皮之陶為朱公

皆與海濱相近三也且越破吳於五湖國語注即今笠澤

章昭云今太湖也不應破吳者一五湖蠡泛者又一五湖

四也蠡曰不復入國乃專指越國而言五湖本非越國之

境五也推文靖之意不過泥於不復入國一言以為越既

并吳則吳亦屬國境蠡泛五湖必不在吳越境內無論越

新滅吳版圖尚未盡定况蠡欲由湖入江由江入海則去

越漸遠又豈越之所能蹤跡乎且古所稱五湖皆指今笠澤若丹陽湖一名南湖名僅見於漢末又與石臼等湖相通亦不止有五則文靖所言無足據也又按吳越春秋范

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水經注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後漢書皇后紀高祖帷薄不修李賢注謂周昌入奏事高

帝擁娥姬是不修也按注誤此蓋指呂后幸審食其而言

蜀志秦宓傳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未知所出

南中土俗多指腹為婚今攷北史王慧龍傳子寶興母及

尚書盧遐妻俱孕遐妻崔浩女也浩謂汝等將來所生皆

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云云則此風自六朝時已然不始

近代矣

儀禮慈以旨甘管子慈孝於父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

孝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是子於父母亦可以言慈

元和郡縣志沈邱縣本漢寢邱孫叔敖子之封一名沈邱

漢為寢縣屬汝南郡後漢加丘字今考後漢無寢邱縣前

漢之寢丘中興已改為固始吉甫所言誤也

又陳州下云漢獻帝末王寵為袁紹所殺今攷後漢書寵

傳殺寵乃袁術事非紹也吉甫亦誤記

廣雅釋水一篇列舟名至五十餘俗字居其十八獨舳舻

二字說文所有者反不錄又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所引

廣雅曰艦大船也又曰吳曰艦之類皆今本所無則廣雅

已非全書可知

古稱四瀆釋名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今泆與河合淮亦與河合祇有二瀆耳若古合而今獨者其河北之漳水乎

燔詩書非始於始皇商鞅實首行之韓非子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五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行法令

王莽改園陰為方陰隋文改陽曲為陽直不學之弊千古一轍

注家前後不畫一高誘注淮南王書詮言訓羿死於桃楸云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注說山訓則又云桃部地名不知楸部本一字傳寫異耳御覽兵部八十七楸下引前一條作許慎注是前說屬慎後一說乃誘耳又誘注

曉讀書齋雜錄

北

呂氏春秋白公死於法室云法室獄也注淮南王書白公死於浴室云楚地名彼此不同豈亦叔重注淆入誘注中耶

烏不烏鵲不鵲見戰國策驢非驢馬非馬見漢書西域志羊非羊猪非猪見宋書符瑞志狐非狐貉非貉見後魏書

史記伍子胥列傳集解引徐廣曰伯州犁之子卻宛卻宛之子口伯詬宛亦姓伯又別氏卻蓋本楚世家宛之宗姓

伯氏子曰詬一言而曲說今細釋史記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如宛果為伯州犁子不應反敘州犁於宛之下又

云伯州犁之孫伯詬亡奔吳不云宛子是遷語本明晰誤竇自王符潛夫論及徐廣始耳若楚世家宛之子曰詬容

或同名又成十六年傳晉三卻害伯宗服賈諸注並不言三卻與伯宗同族且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若綺又自戕族姓則獻子當不僅以絕善人為三卻責矣况宛之死距楚殺伯州犁幾三十年不應至此并書史記好采雜說駁文甚多徐廣又誤會遷之意以立說妄矣吳越春秋又以伯州犁卻宛為一人更非

同父同母皆可謂之同宗漢書景十三王傳史記則稱五宗世家蓋十三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呂覽異寶篇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常疑太行在河北與楚吳絕遠員何得登之及考史記伍子胥列傳子胥自楚奔宋從太子建奔鄭下云太子建又適晉不言

曉讀書齋雜錄

十

與伍胥俱此蓋史闕略其實建之適晉伍胥亦與俱及自晉與建還鄭之時登太行望鄭故有國險而多智數言耳後因建還鄭謀泄為鄭所殺員又自鄭之許異寶篇云胥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再拜受教遂如吳越絕書亦言子胥奔鄭從橫嶺上太行北望齊晉又言子胥挾弓矢以逸楚鄭之間合史記呂覽越絕書等觀之員出亡後蹤跡始悉蓋歷宋鄭晉許四國後乃入吳左氏文簡質且要其後言之故於楚殺尙奢下即云員如吳也

杜祐通典職官十一云漢文帝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今攷史記靳歙傳高祖時以騎都尉遷車騎將軍漢書歙傳

亦同則車騎之名不自薄昭始

崔駰達旨顏回明仁於度穀注未詳

論語辭達而已矣集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以

富麗二字反訓達字於訓詁之義殊乖子夏曰富哉言乎

孔安國舊注富盛也漢書揚雄傳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

之賦麗以淫字書麗著也美也是富麗二字訓作美盛並

無支離牽率之義何得以之反對達字乎且富哉言乎集

注即以為所包者廣而此注語意反若以富麗二字謂不

能該括何前後相反若此乎釋孔安國舊注云凡事莫過

於實不煩文豔二字即有分寸余謂集注此條反不若阮

逸之注文中子文中子王道篇辭達而已矣逸注云聖人

不煩文惟達意而已語極簡括勝於集注

今人所談不經者謂之嚼蛆此風六朝已有之北史甄琛

傳謂邢辯何處放蛆來即此意

天問有兩女岐一無合夫而生九子王逸章句神女也一

堯之嫂王逸章句女岐與堯淫佚

齊國中國也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

斯離也齊中也又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亦同

關中土音以無為毛如問已食乎曰毛則未食也後漢書

馮衍傳飢者毛食衍三輔人故操其土音耳水經注地理

風俗記燕語呼毛為無是燕秦土音相似

淮南王書汜論訓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汗君之朝

不食亂世之食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今攷史記孔

子弟子列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

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疑即此人又襄哀二字字體相似

疑傳寫誤也

道元注水經好引傳記雜說有自知其謬而不及改者如

渭水下引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子云云至光

武獲雉於此山以為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不知前漢

南陽郡已早有此縣小顏曰舊讀雉音弋爾反則縣亦非

以陳倉之雉得名道元所引不足憑也

又舊說皆以陳倉

石雄至此縣小顏於雉縣下引太康

地志說正與此相反其誤更不足辨

玉篇拉折左氏傳拉公榦而殺之按左氏傳應作公羊然

公羊傳作擗此蓋引杜預注而誤以為傳也玉篇骨部又

引左氏傳拉公榦而殺之云以手拉折其髀下句即係何

休解詁

論語棘子成蜀志秦宓傳作革今攷列子釋文夏革音棘

字子棘為湯大夫革棘古本一字非止音同也

水旱亦肖君德商政失之嚴故湯七年大旱堯政失之寬

故九年大水

文選注四十三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與

許叔重所說同近日阮侍郎元著浙江圖攷以浙水為江

南是也

落下閭姓黃見桓譚新論落下蓋其所居之地耳風俗通

言姓有落下西漢有落下閔非也益都耆舊傳閔字長公論衡叔向之母姬姓劉列女傳亦云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

今小錢之弊偏於天下富商大賈販米湖湘竟有下置小錢上鋪六穀以掩飾人耳目者故米船到則小錢更多甚至滇黔川陝士大夫順流而下多挾之以射利則他可知矣然此弊六朝已有之齊竟陵王子良啓高帝云鑄錢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存竟與今日情形大同無怪乎錢弊日輕而百物踊貴也

今府州縣學宮前有二石牌鐫文武軍民人等至此下馬其制實始於明成化時麟遊人虎臣所奏見明史列傳五

十二高瑤傳末

沅水在南北朝已有清江之名北史郭榮傳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是也周法尚傳亦云破黔安夷向思多於清江

後漢書李賢注束脩二字之誤辨已見與盧學士文弼書至賢注第五倫傳又出新意曰束帛也脩脯也復分作二項其誤與束身脩飭解同蓋當時賓客分卷作注故各出臆見不同如此

小司馬著史記索隱言遷及事伏生此言殊非事實校伏生雖文帝時尚存然年已九十餘自文帝景歷帝至武帝元年已六七十年使遷果及事伏生則至太初之元已八

十餘矣而張守節正義云太初元年遷止四十二歲明小司馬及事伏生之言妄也

釋氏輪回之說報應之言實出道家緒餘列子天瑞篇云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莊子庚桑楚篇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之類是矣

宋書文九王傳景素秀才劉璣上書曰曾子孝於其親而沉於水又云曾子不逆薪而羹又顏氏家訓勉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三事皆係曾子而皆未詳所出則古書之不傳者多矣

招隱士一篇淮南王賓客所作王逸章句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昭明文選竟指為劉安所作誤矣

漢書郊祀志秦巫祀社主巫保族繫之屬注師古曰巫保族繫二神名按族繫即繫壘古字通

左傳隱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翼納諸郟懷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唐叔始封時所受於周者也今已越四百年復藉其力晉侯得以歸國於是知封建之澤長矣

說文艸部不列莊字云上諱蓋避明帝諱也然丁部典字又引莊都說作正莊字豈後人追改耶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是猩猩一物兼有禽獸之名故

字林一則曰猩猩能言鳥也一則曰能言獸也山海經曰人面豕身交州圖經猩猩知人名如豕人面又似黃狗此所以名曰獸又曰頭如雄雞衆經音義所說與圖經略同此所以名曰禽陸德明禮記釋文又引盧本云一作走獸恐非

廣雅釋訓腓腓肥也王給事念孫作箋釋引左傳原田母毋云亦謂原田之肥美也杜注以為原田草母母然失之今攷腓腓與臙臙同故毛傳及張載注皆云美也鄭箋云臙臙然肥美貌蓋字皆从肉故廣雅亦訓腓為肥若母字从中故說文云草盛上出也杜注草母母然蓋本說文其失惟在不就原田立說而反以為喻晉君盛美則其誤耳至以草盛解母母不可譏其失也蓋腓與母音雖同而意則異自應各从本訓不可牽合

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十一年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恬之按地形志黎陽作郡雖在後魏孝昌中然晉書載記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慕容儁則東晉時已有黎陽郡矣此紀云執太守滕恬之安知非即黎陽太守乎及閱滕修傳修曾孫恬之為魏郡太守成黎陽蓋是時黎陽屬魏郡恬之以太守成其地耳本紀魏郡二字殊不可省又攷謝元傳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成黎陽時又似為晉陵太守紀傳前後舛錯究未知誰是也

秦風夏屋渠渠鄭箋依爾雅訓作大具楚辭招魂章冬有突夏王逸章句云夏大屋也詩云于我乎夏屋渠渠是則

以夏屋作室屋訓者康成前不止崔駰一人也又大招篇夏屋廣大亦訓作高殿峻屋

唐馬周李泌二人位極人臣始終眷遇不替而死後獨無諡法

今世盛行紹興酒或以為不知起於何時今攷梁元帝金樓子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則紹興酒梁時已有名顏氏家訓困學篇亦引之

孟子所引孺子之歌與楚詞漁父之歌無異蓋江湖間舊有是歌漁父孺子皆述其詞也

晉書蔡豹傳兄子裔字元子殷浩北伐使裔率眾出彭城卒於軍而殷浩傳末復另行附裔小傳載二偷入室一事

事既瑣屑即欲表裔之勇豹傳末多增一行足矣何必一人分見兩處乎晉書蕪穢皆此類

于越前人皆以于字為發語聲蓋本左傳杜預注獨高誘淮南王書注于吳也則吳之為于又若以音近而轉

陳仲子與孟子同時較在前高誘以仲子為孟子弟子非也至云離婁孟子弟子則更誤

淮南齊俗訓三苗鬢首高誘注三苗之國在洞庭彭蠡之南鬢以臬束髮也按今銅仁鎮遠以西生熟苗皆以麻束髮惟讀書應試者乃同

本朝服制

文子一書其引用前言有可攷者如佐養者得嘗佐門者

得傷則引王子晉今見周語下齒堅於舌而先弊則用老萊子

見戰國策及老萊子妻子備而孝衰於親云云則用管子爵高者人

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爵益高意益下祿益

厚施益博官益大心益小則用孫叔敖見呂覽甘泉必竭直

木必伐則用周書周祝解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

自來則用周書大聚篇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

儉等五語則用周公之訓魯公之言見詩外傳說苑其他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則與易同高而不危所以守長

貴也等語則與孝經同至引用老子尤多則守其師說不

必復述竊嘗謂老子之後能守師說者惟文子一人他若

申韓莊列意旨雖各不同然皆去而益遠矣

曉讀書齋雜錄上

十七

父母皆可稱社淮南子說山訓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

高誘注江淮謂母為社社讀謂公謂阿社之社是矣

時俗語皆有所本今北方人凡遇有以非禮相擾者即曰

汝黽我今攷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若黽之不置文

選李善注曰黽撻撻也字亦見三蒼吾友孫兵備星衍曰

黽即媯字草書之誤也

周書和寤解王乃翼厲于尹氏八士孔晁注尹氏八士武

王賢臣也按論語周有八士當即此

楚辭招魂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章句長薄地名在江

北按即今歸德府商工縣漢薄縣故城在西北古所云南

毫也正在廬江之左薄毫古字通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

縣臣瓚曰湯所都皇覽及杜預左傳注湯冢在亳城中皆

指此

嘉興出馬皋魚味較他魚清美舊未解其命名之義今攷

水經注沔水下云谷水之右有馬皋城故司鹽都尉城吳

王濬煮海為鹽於此縣也則魚當以地得名又圖經海鹽

治為春秋時馬皋城越絕書吳伐越道逢大風匹馬啼啤

因名馬皋城即馬皋城也

漢宣帝時有兩嚴延年一在酷吏傳者字次卿一見昌邑

王賀傳者字公孫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沙隨程氏一條乃

合兩延年為一可謂讀史不審

說文贛从貝贛省聲非从章从貢也水經注贛水下引劉

曉讀書齋雜錄上

六

澄之曰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二水合贛字因以名

縣焉道元譏劉氏專以字釋水而今復引此是劉氏既昧

制字之原道元亦未審六書之指均為失之

北史最不檢點儒林樊遜一傳前半稱名後半稱字

淮南說林訓曹氏之裂布高誘注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

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按說文胡曹作衣曹氏或

即指此

漢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侯靳

歙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縹傳亦為信武

侯小顏注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縹後又更封蒯城侯則

與歙異小司馬於功臣年表信武侯下云地理志無信武

縣蓋失攷又按欵為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戶縹為信武侯食三千三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當與後來關內侯關中侯等相倣

魏志于禁傳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按王景興傳未嘗為將軍此蓋別一人

春秋時有兩黃國一沈妘尊黃之黃國近晉一江黃之黃國近楚又有近齊之黃近宋之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按此即東萊郡黃縣杜預左傳注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薛瓚曰縣有黃溝故名之也春秋時屬宋

李善注東征賦引論語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按此當屬舊說可補陸德明釋文所遺

陸德明釋文

九

衆經音義引論語惡居下而訕上孔安國曰訕謗毀也今攷漢石經殘碑及皇侃義疏下字下並無流字即陸德明釋文本亦無誤當自開成石經始吾友莊邠州所云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用此語亦可為論語本無流字之證

水經注溫水下九德浦內徑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道元引竹一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今按爾雅水醮曰汎說文汎水厓枯土也玉篇蕉水盡也蕉醮古字同則九德究等之究宜作汎為是吾鄉宜興城外有東汎西汎春夏即漲秋冬即枯義與古說同

張守節正義述宋齊異物志曰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羔羊

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按此即今所謂骨種羊也向在秦中問鄂爾之斯貢使所說亦同並云此種皆以羊骨種成之恐古亦當然耳漢書薛宣傳宣為左馮翊以栗邑縣小僻在山中其人謹樸以頻陽令薛恭換栗邑令尹賞二縣俱大治按此即調繁調簡之始愚以為苟上官得人專指所轄府道而詳請則所屬州縣才具大小皆平日所素知當任其更調滿歲始行

奏聞于吏治民生必大有裨益若一一必

奏請方得調任則天下之廣州縣之多既事事上煩當宁

陸德明釋文

三

而督撫兩司之偏私者又或為人擇官即不勝任者亦可鑽營而得一經調任即為回護百端內既開部胥駁缺之權外或長大吏營私之漸若府道統于督撫職分較小果較近因讀薛宣傳有感用附及之有所更調必不敢不公以耳目

兩漢祀河于臨晉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是也郡國志亦同惟應劭風俗通曰廟在河南滎陽則未知何時所移豈一河而兩處祀之耶

豫章郡治南昌其城水經注云漢高祖六年陳嬰所築也太平寰宇記引豫章記漢高祖六年大將軍灌嬰所築今攷史記及漢書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以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楚柱國四處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云云

灌嬰傳遂定吳豫章會稽郡亦在斬項羽之後皆與漢高
帝六年之文合豈二人共定豫章郡又共築城又同名嬰
故傳聞不一耶元和郡縣志南康縣下云本漢灌嬰所置
南壘縣也則城宜以灌嬰築爲是又宜春縣及湓口等城
亦云灌嬰所築

曉讀書齋初錄卷上終

曉讀書齋初錄卷下

陽湖洪亮吉著

海魚之極大者通名曰鱣鱣一作鯨說文鱣海大魚也春
秋傳曰取其鯨鯢蓋魚之疆大有力者曷強也京大也羽
獵賦卽作京魚非別有一種鱣魚也爾雅釋魚云魚有力
者徽劉逵吳都賦注卽云徽鯨魚之有力者也是凡魚之
有力者卽名鯨不專指一魚矣淮南王書及玉篇鯨魚之
王亦以其強大得名蓋魚滿三百斤爲蛟蛟無定名鯨亦
無定名矣爾雅蟒王蛇玉篇王蛇卽作大蛇明王訓爲大
是魚之王卽魚之大者耳集韻采古說一曰鱣大魚雄曰
鱣雌曰鯢又按劉逵吳都賦注引說文鯢猶言鳳鯢猶言鳳

管子法法一篇言赦之害最切諸葛忠武學管子者也故
治蜀二十餘年不下一赦令吳漢雖武人而臨終勸光武
慎無赦孰謂其不學哉蓋愈赦則犯法者愈多余庚申夏
蒙

恩自伊犁赦回與同赦者數百人先後同入關其曾犯竊
盜者一入關仍行竊行劫不悛蓋此曹不知感

恩惟知犯法並以爲再犯法又可再遇赦其怙惡不悛如
此以是知古人之用意遠矣

今人以姑舅兄弟爲外兄弟非也禮記喪服篇姑之子鄭
注云外兄弟也又左傳成公十一年聲伯之母出嫁於齊
管於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

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是姑之子外同母異父之兄弟亦可為外兄弟

檀弓篇申生使人於狐突稱為伯氏注禮者以為伯氏突之字非也孤氏姬姓本晉之同族故以伯氏稱之

小爾雅廣度四尺謂之仞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此亦云四尺曰仞衆經音義引亦與釋文同余驟閱亦曾疑之近日

錢唐丁進士杰云當是四尺謂之下脫去五字蓋四尺別有度名而倍之為仞仍是八尺為仞也其說頗辨然余不

敢以為然者此句下即云倍仞謂之尋說文云尋八尺也使小爾雅果有八尺為仞句則倍仞謂之尋已十六尺倍

尋謂之常已三丈二尺矣有是理乎釋名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若常為三丈二尺則賁育亦不舉矣魏志挹婁傳作

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是知三丈之矛必數人共持况三丈二尺乎且古人舉尋常為數皆云八尺為尋毛詩傳

及儀禮禮記注高誘應劭釋名何承天纂要陸德明釋文等並同 文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儀禮鄭注考工 安得別生異說乎

和州有麻湖蓋歷湖之誤也御覽十道志州南有歷水故曰歷陽今湖在州西南故知其為歷湖歷字脫下止字故

俗訛為麻 趙高指鹿為馬史記與諸家說並不同然要當以陸賈春秋為正其辨惑篇云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

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及問羣臣半言鹿半言馬云云

賈與高同時所言當得其實

錢少詹廿二史攷異云據宋志南梁之睢陽縣即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即僑立南梁郡於此又避鄭太

后諱不立壽春縣即以睢陽當之云云余已有辯見東晉疆域志今又得一顯證隋書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

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是又東晉時兼立淮南梁郡及有壽春縣之一證

史記晉世家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按詳考內外傳申生之年長于重耳高誘注呂覽亦云重耳申生

異母弟申生係獻公蒸齊姜所生當在即位以後是則申生等三公子皆即位後所生可知安得云獻公為太子時

重耳已成人乎此與申生母為齊桓公女同一不經呂氏春秋卷第十二序意一篇趙襄子以下一百三十六

字當在上不侵篇是國士畜我也之下錯簡在此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

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蓋其地甚大故所出繁多韋昭注雲為雲夢下云連屬

恐非連當係地名與雲夢相近故曰雲連左傳成元年連尹襄老昭二十七年連尹奢二人蓋皆連地尹故以官稱

之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連道縣今故城在連當以連得名古連字無水旁與縣名連道同通典連山郡連州春秋

時楚地秦屬長沙郡之南境即其證矣又左傳僖二十八

年楚地有連穀杜預春秋土地名云地闕

後漢書馮異傳蓋延據盤屋及公孫述遣將趙匡救冀校

此二人偶與虎牙將軍及右扶風同名非即虎牙扶風也

人第知建武初併省郡國極多不知此後增置者亦復不

少今細核之潁川之襄汝南之征羌思善襄信原鹿定類

梁國之穀孰陳國之扶樂武平鉅鹿之廣宗常山之樂城

安平國之經陳雷之已吾穀城泰山之成山山陽之金鄉

防東琅邪之西海平原之厭次南陽之成都襄鄉南鄉江

夏之平春南新市豫章之臨城建昌石陽武陵之作唐沅

南桂陽之漢寧零陵之湘鄉昭陽長沙之醴陵鄱巴郡之

平都廣漢之德陽隴西之鄠漢陽之顯親酒泉之延壽上

黨之陽阿雲中之箕陵樂浪之樂都南海之增城等皆是

雲漢詩旱魃為虐毛傳魃旱神也說文魃旱鬼也周禮有

赤魃氏玉篇引文字指歸又云女魃禿無髮者所居之處

天不雨也是魃非神但女屍之無髮者耳然一女魃無髮

何得遮干天和今俗亦盛傳旱魃皆女鬼豈即本於此耶

南史蕭推傳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

吳人號旱母焉不日旱公而日旱母者知旱魃皆女鬼也

史記老子列傳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今攷魏

世家有段干木及段干子戰國齊策有段干綸魏策有段

干崇韓策有段干越人豈皆老氏之苗裔耶三輔決錄云

段氏李老君之白出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為段氏

自此以後不見有姓段干者則決錄之言似可信矣然風

俗通云段干木本姓段名干木則封段干之說又不足據

且呂氏春秋自干木布衣耳至干木富于德凡四稱干木

不韋去干木甚近當得其實魏文帝詔及左思魏

都賦亦並稱干木疑風俗

通之言為有據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又云

吾鄉有孟瀆河通大江唐元和中常州刺史孟簡所濬州

人德之因名孟瀆今攷新唐書本傳州有孟瀆久淤簡治

導溉田凡四千頃書法非是當云州北有瀆久淤簡治導

溉田凡四千頃州人遂名為孟瀆方得其實蓋漢溝洫志

稱鄭渠白渠事後稱之即其例也

莊子一書秦漢以來皆不甚稱引自三國時何晏阮籍嵇

康出而書始盛行陳壽魏志曹植傳末言晏好老莊言王

粲傳末言籍以莊周為模則于康則云好言老莊老莊並

稱實始於此於是崔譔向秀郭象司馬彪等接踵為之注

而風俗亦自此移矣士大夫之好尚即關國運之興替可

不慎哉故吾以為魏晉風俗之壞始於何晏成於嵇阮曹

七啓亦有仰

老莊之言

裴松之管寧傳注引傅子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今攷

管修為白公所殺在田氏未有齊之前傅子所言恐不足

據

又荀彧傳注引傅子云蔣詡姻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云

云是詡與莽族連姻而前書不載此可以補漢書列傳四

十二卷之缺

肝貽圖經引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貽因縣城在山上可以眺遠故名今考慎但云盱張目也貽直視也無所為舉目之文圖經蓋以意言之耳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亦引此二語而不攷之原書云可無考與涇縣舊志云三水為涇皆係臆說不足信

劉向列女傳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姓楊氏論衡亦云叔向之母姬姓今考羊舌氏食采于楊故以采邑為氏地理志河東郡楊應劭曰楊侯國是也叔向母家豈亦采食于楊故亦以為氏耶同出姬姓又同食邑于楊恐未必然况叔向叔魚本不同母

經學家有三鄭鄭司農鄭大夫鄭康成同注周禮是矣史學家有三劉劉敞劉攽劉奉世同作漢書刊誤是矣文人有三陸陸機陸雲陸耽孫惠所云不意三陸一旦湮滅是矣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僚任倕並有英名時人亦謂之三陸詩人有三謝謝靈運謝惠連謝朓是矣詞人有三李李白李後主李清照是矣

李杜有六前人已言之蘇李并有八前漢以李廣蘇建合作一傳一也李陵蘇武有贈答五言詩前所云蘇李河梁之什二也唐李嶠傳與蘇味道齊名三也蘇頌傳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人四也隋書蘇威傳國子博士何妥奏威與侍郎李廷和等共為朋黨是又一蘇李五也李德林傳

載德林與蘇威爭議格令事條是又一蘇李六也宋史蘇易簡傳與李沆同為翰林院學士是又一蘇李七也昨余遊餘杭大滌山洞霄宮見宮側建祠祀宋蘇軾李綱二人曾提舉余有謁二公祠詩二賢一體同樽俎蘇李河梁有洞霄宮余有謁二公祠詩二賢一體同樽俎蘇李河梁有嗣音是又一蘇李八也

尚書家有夏侯勝故夏侯建為小夏侯詩家有趙人毛公故毛萇為小毛公禮家有戴德故戴勝為小戴史家有司馬遷故司馬貞史記索隱為小司馬又南部新書云裴延齡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注家有顏之推顏游秦故顏師古注漢書為小顏又唐人呼孔穎達所撰諸經正義為小孔以別于漢孔安國尚書傳也他若詩家有杜甫故杜牧為小杜文家有蘇軾故蘇轍為小蘇畫家有李思訓故李公麟為小李書家有米芾故子米友仁為小米其餘如大耿小耿大馮小馮大宋小宋等則又以官階伯仲而異不能枚舉也

江南土俗凡臃腫不靈者輒名之為纍推今攷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襍襍子集韻襍音柰襍音戴二字不曉事也則纍推當作襍襍曉詩蓋俗語所本

荀子知賦周流四海會不崇日楊倞注崇充也用爾雅釋訓文今按荀子不崇日亦與詩衛風崇朝公羊傳不崇朝義同毛傳崇終也何休解詁崇重也訓皆可與充通晉書鍾雅傳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錢鳳起兵按此與周宣

佩同名非一人也

北史安同傳同父子並名屈

三國傳雖止有益州然以陳降都督別統南中七郡則與

晉時置寧州無異也以江州都督統三巴等郡即與李嚴

建議以五郡為巴州無異也至杜佑通典云蜀統益梁二

州不知蜀未嘗立梁州魏平蜀後乃分建耳

水經注沔水下胥水又東經七女冢至世人疑是項伯冢

按項伯為羽之季父籍隸下相邑封射陽冢不得在此道

元傳疑誤也

唐書薛登傳嘗上疏言自煬帝設進士科後生復相馳競

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云云足見士不讀書及臨

試勦襲之弊隋唐已然何怪今日鄉會兩試士子臨場皆

閉門讀三家村所作策學以至朝代不分姓名舛錯者十

人而七耶

東萊郡曲成有萬里沙祠見史記漢書人或不知命名之

義今攷御覽所引十三州志西自湘江至東萊萬里故曰

長沙是萬里沙首起湘江尾東至海故一名長沙一名萬

里沙也

古人述作皆有所本荀子入賦可云奇創矣實本於管子

小問篇自命之曰粟命之曰禾文法既同又皆用韻管子

對桓公之言曰臣非聖也善承教也足知古人才識皆自

學問中來

張晏漢書注於地理最詳郭璞注爾雅引張氏地理記云

云水經注即作張晏是張晏所著又有地理記惜不傳晏

三國時中山人字子博

人但知華周杞梁之妻而不知華周杞梁之母讀說苑立

節篇而後知華周杞梁之母亦烈女子也忠孝賢節萃於

一家難哉

春秋之後魯國蓋已分季孫之費亦久已作國武城諸邑

悉當屬費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云云說苑則云魯

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及魯師罷鄆

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與孟子所載略同鄆君當即季孫

與魯人交兵蓋已顯然作敵國矣呂覽亦云以滕費則勞

是知春秋之末強臣背主大都耦國之勢已成固不僅田

氏篡齊三家分晉已也魯連子亦以魯費並稱見水經注沂水下

春秋時楚縣尹稱謂有三一日尹沈尹藍尹連尹城麋尹

等是也沈即濳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濳縣藍在南陽郡國

志南陽郡棘陽有藍鄉連即楚語雲連徒洲地理志長沙

國有連道縣城麋穿封成所尹襄公二十六年伯州犁所

云方城外之縣尹是矣二日君昭二十年傳伍奢子棠君

尚等杜預注尚為棠邑大夫之類三日公文十年期思公

及申公葉公之類楚縣尹皆僭稱公也

漢儒重老子次則文子而絕不及莊列蓋老子文子之道

可以治天下而莊列不能也漢儒采二家之語亦最多自

君相以至處女皆然其尊老子文子也并過於孔顏王充論衡自然篇可見矣云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謹告况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也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尊之者若此自黃初以後崇尚元虛而遂無有言及老子文子者矣君相之好尚而風俗之熾惡人心世道之淳漓即繫焉唐元宗時升老文莊列四子之書為經而無所區別此開元天寶治亂之所以分也

老子文子之學出于黃帝故二書亦時述黃帝之言如谷神不死之類是也蓋老文莊列四子實三代以後治術學術興替分合一大關鍵老子文子則上承黃帝開西漢之治者也莊子列子則下導釋氏啓魏晉六朝之亂者也然

莊列之流弊即其徒亦知之郭象之注莊曰夫治之出於不治為之出於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及者斯由之也象之言亦審矣其稱莊老者不過隨當時人人所稱而稱之推象所言之旨則實指莊列不當云莊老也

知老子之學者莫如河上公其言曰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又云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

老氏旨哉言乎通河上公之言即知老氏之實可致治矣按釋文亦言河上公四篇授文帝治身治國之要

西漢尚老子而為老子解義者皆西漢以前人漢書藝文志 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陸德明釋文漢長陵三老毋正望之章句二卷漢徵士蜀都嚴遵注二卷又指歸十四卷魏晉尚莊子而注莊子者皆魏晉間人陸德明釋文晉議郎清河崔譔注莊子十卷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祕書監河內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太傅主簿河內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丞相參軍潁川李頤解三十卷三十篇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一篇新唐書藝文志又有司

馬彪莊子音一卷王元古集解二十卷李充釋莊子論二卷文苑李充傳云上下二篇

後漢書順帝紀漢安元年下云是歲廣陵賊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至質帝永嘉元年云廣陵賊張嬰復反蓋嬰降及復反未及三年也今攷張綱傳嬰降後天子嘉美欲擢用綱嬰等上書乞爾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卒是綱降嬰後一年乃卒嬰等制服行送喪到健為負土成墳當係第二年事蓋自健為歸廣陵嗣綱為守者或撫之不以道故復反耳是則守土之官所繫於一州一郡者豈不重哉如綱者直化賊為民若後守者則又化民為賊耳

史記曹相國世家杜天侯反於衍氏索隱引地理志云柱

天在廬江濳縣按此說非是無論濳縣與衍氏相去遠近
衍氏且濳縣有天柱山亦不名柱天此云柱天者不過夸
大其詞言若天之柱耳非地名也後漢書齊武王縝傳自
稱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賈綜傳交阯兵自稱柱天將軍
亦同此意

晏子不可云墨家蓋晏子在墨子之先也前人以之入儒
家亦非是今觀史記孔子世家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
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
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貨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
與儒者爲難矣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愚以爲管
子晏子皆自成一家人前史藝文志入之儒家既非唐柳宗

元以爲墨氏之徒亦前後倒置特其學與墨氏相近耳吾
友孫兵備星衍校刊晏子亦深以宗元之說爲非謂晏子
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是又不然試思墨子重跖救宋
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爲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
見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距晏子更遠卽如宗元之
意亦當云開墨氏之先不得云墨氏之徒也

唐書裴度傳赴淮西是時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
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
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按通鑑唐文宗長慶二年言諸節
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又置中使監陳是監軍外復有
監陳故度奏罷監陳後李愬入蔡尙偕監軍並行也

又李德裕傳言將帥出兵其弊有三其二則監軍各以其
意見指揮軍事三則每各有宦者爲監使選軍中驍勇數
百爲牙隊每戰監使自有信旗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
而潰是唐時監軍之外又有監使監陳其將帥之屢劾敗
宜哉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從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輔政以
古有勇士名賁故以奔爲賁按賁奔古字通且莽以前經
傳皆作賁約說恐傳聞之誤

太史公著書自相矛盾處極多卽如杞世家末言伯翳之
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而本紀言垂益夔龍其
後不知所封是以伯翳伯益爲二人矣然下卽云五人之

後皆爲帝王今攷舜五臣有伯益無伯翳既云後皆爲帝
王則是以秦爲伯益後也而又云後不知所封豈非自相
背謬乎若伯翳伯益之爲一人余已有攷在文集中

東漢建武十五年詔羣臣議立皇子時預議者大司空融
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其時歐陽歙爲
大司徒吳漢爲大司馬皆不預議蓋封皇子則上輿地圖
者須大司空擇吉日須太常而司徒司馬無事故不入議
也若固始等三侯得預則一親二賢又非他人所可望耳
史記虞卿傳躡蹻擔簦徐廣曰簦長柄笠笠有柄者謂之
簦按此則簦卽今人所稱之繖俗作傘今人出遠出者行李
外必以一繖自隨卽其遺意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

扞而下井皇甫謐云謂兩縵織笠形

吳縣有欏溪城圖經闔閭所置船宮也按玉篇欏小船也司馬彪注亦同本作麗又譌作擺衆經音義欏小船也擺又因欏而別是欏溪本以船得名故船官亦在此

宋書劉懷肅傳懷肅弟懷慎次弟懷敬初高祖產而皇妣殂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替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據此則懷敬年大於高祖懷肅則更可知今攷高祖以永初三年崩年六十七距義熙三年僅十四年懷肅以此年亡年至少亦當在五十五六以外而傳云四十二何也

今人以鄙俚爲鄙俗非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俚是俚亦都鄙之號鄙俚之言蓋亦謂鄉里之言耳漢書質而不俚

明倫彙編

十四

如淳注曰雖質猶不如閭野之鄙言也得之說文俚聊也

俚聊同聲故又通作聊賴之聊其實下邑爲俚乃係本訓俚野古通故說文于野字下云南陽西鄂野亭是也元應

注顯揚聖教論亦云俚亦作野按巴人下里之曲里亦或作俚

枹朴子俗字最多如景字加彡及字加艸皆始于枹朴子又云凹陷也凸起也皆係俗字之尤蒼頡篇卽作突突校說文窵窵深也突說文本作云云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

曰云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穴部突云犬从穴中暫出也余以爲窵云正字也云亦可作突若必以同聲字相借則坳坳亦可玉篇坳不平也莊子云坳堂之上然坳字已屬徐鉉新附字若作凹凸則從無此字體矣

蒼頡篇作突突說文所無

水經注渭水下云成紀縣漢以爲天水郡王莽之阿陽郡治也按莽未嘗立阿陽郡俟攷

漢書夏侯嬰傳轉爲滕令注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據此則公丘本名滕元和郡縣志滕縣至武帝始名公丘地理志原注本滕國國字宜作縣爲是史記功臣侯表高后四年舍人呂更始亦封滕侯至八年始國徐

三國志張遼傳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轉入瀾山瀾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財通蘭等壁其上按

此陳蘭卽後漢書袁術傳之陳簡術傳言術奔其部曲陳簡雷薄于瀾山是也瀾山卽天柱山矣魏志術傳亦作陳

明倫彙編

十五

蘭則知范史作簡誤也于禁張郃傳並作陳蘭

水經注延江水下云營縣故健爲郡治也按營縣向未嘗屬健爲道元疑誤

省中本稱禁中蔡邕獨斷曰避元后父王禁諱因改稱省今攷李善文選注引魏武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則禁與省制本別似非因元后父諱改前人云四海無北海然亦有在北地而稱北海者北史烏

洛侯國傳又西北二十日行有 泥大水所謂北海也瀚海不特西北有之東南亦有瀚海三國東夷倭人傳及北史倭國傳皆云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濶千餘

里名漸海

玉篇首題云梁大同九年太學博士顧野王撰本唐上元年南國處士富春孫強增加字二十卷然今本不止非顧氏之舊亦并非孫氏時所定本如土部塔字并部薩字皆北宋人所增又云鑿說文作壘今本說文亦無此字則玉篇為北宋人所淆亂不少惜哉塔字下引說文西域浮屠也不知此係徐鉉新附字何得以為說文以是知玉篇并係雍熙以後人所增益

人死後以四十九日為七七見北史外戚胡國珍傳蓋浮屠法也儒林傳李靈暉為南陽王偉七日百日設齋亦同地理志丹陽郡歙縣說文邑部有鏡字云地名从邑翕聲

當即指此縣字又可通作歙耳說文歙縮鼻也丹陽有歙縣鄒歙音同

李密變姓名為劉智遠至後漢高祖而名姓適同是又識之適合者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在新泰縣宮山之陽或以晉書地理志有任城國無任城郡為疑今攷沈約宋書州郡志任城縣本屬任城江左省郡為縣是任城國西晉又嘗為郡故得有太守也

吳志胡綜傳黃武八年黃龍見舉口今攷孫權傳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云黃龍鳳凰見黃龍元年即黃武八年水經注江水又東徑上磧北北岸烽火州即舉洲也北對舉

口與夏口相近黃龍見于其地故或云舉口或云夏口也論語吾與汝勿如也包氏注言吾與女俱不如淮南道應訓顏回謂仲尼曰回坐忘矣仲尼曰夫子薦賢且請從之及人間訓或問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且勿如也皆曹孟德祭喬元文昔仲尼稱不如顏淵所本

呂氏春秋達鬱篇厲王使衛巫監謗者至流王子彘按衛巫亂周胡巫亂漢亡國敗家古今一轍

史記周封帝堯之後于薊說文周封黃帝之後于鄴讀若薊上谷有鄴縣是鄴薊古字通叔重所云上谷鄴縣即漢書地理志廣陽國薊縣也秦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叔重從其朔言之故云上

谷鄴縣也史記云封帝堯之後說文封黃帝之後不同者堯亦黃帝裔孫或本其初言之

司馬遷報任安書僕昔與李陵俱居門下按三公開府得稱門下褚先生史記補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青時為大司馬大將軍攷陵為當戶遺腹子當戶先廣死則應

在元狩四年以前至天漢二年陵即擊匈奴不還自元狩二年至天漢二年止二十年則廣死時陵當在十歲內外故史記亦言陵既壯選為建章監又嘗深入匈奴後數歲始至天漢三年是天漢二年陵年當已三十內外從此年上溯至元封元年十二年中為丞相者石慶公孫賀二人大司馬則衛青一人廣之死由青敢又射傷青則陵必不

居其門下可知惟石慶居相位最久疑二人或居其門下也

淮南詮言訓瓶甌有提注提瓶甌下安也按卽今酒杯下之托

隋書秦王傳子浩煬帝卽位立爲秦王以奉孝王祀據此則俊謚孝前傳不書非也

北史楊愔傳輕貨財重仁義六字前後凡兩見

鄭康成詩箋以阮祖共爲三國文王侵之蓋本魯詩校韓非子難二篇又云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

蓋祖卽莒也古字通孟今本作于蓋字近而誤孟子同孟子引秦誓侵于之疆是矣說文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

陵西南與共國亦近蓋于與阮祖與莒鄆與共本皆聲相

近故祖又可作旅也吾友

旅爲地名山毛義爲長又云書西伯載黎伏生書大傳作

古今文之異史記殷本紀作飢宋世家作仇蓋阮字之誤說文卽地名此書載黎與侵阮異疑阮卽阮字以點畫近而誤也

通典宣城郡南陵縣下云有當塗縣故城亦誤以晉僑縣爲漢縣

說文止再成坏前高後平整廣雅小陵曰止止上有水爲祕王逸楚辭章句土高四墮曰椒止均可補爾雅釋止

所不及如淳漢書注云止多椒故名疑誤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海鹽原注本武原鄉水經注秦置海

鹽縣後縣淪爲湖又徙治武原鄉改爲武原縣按縣移治安帝時又淪爲湖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今計偕簿則云在順帝時亦當以昭注爲是

時俗之語有古今如一者卽以吾鄉而言人面少瘦寡精采則曰面白皤皤見玉篇他若耳中有聲則曰聾聾手出汗曰齋皆是

說文地從土也聲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一物出形也是土从二从一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十夾一爲土又

云土力於乙者爲地皆與許君所言異未知何本又說文水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而元命包則云

水之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今攷元命包詰字皆

有義無音已開宋王荊公字說之始元命包又云王

字三人爲仁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

諸毗謝康樂曰浮玉山在句餘東五百里按此則無從望具區及諸毗吳興郡圖經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洲一

畝餘其上草樹鬱然亦隨水上下名曰浮玉山豈卽此耶如以爲過小則古今陵谷變遷多矣何必泥耶又安吉縣

亦有浮玉山爲霅水發源亦近之按安吉縣浮玉山卽天目山與臨安於潛接界

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今考菽麥在九穀中種類尙少最易分別而尙不能辨則他更可知杜注云豆

麥殊形易別似謂不辨豆與麥同異恐非

三國志倭人傳賜女王國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縹栗罽
十張紺地句文錦三匹裴松之注以爲地當作縹非是今
攷地猶質也絳地紺地蓋以絳色紺色爲質耳今俗語尙
云質地是矣今藝器亦有所謂青花白地者亦即此義

爾雅釋畜駉駉枝蹄踞釋文引舍人注駉駉外國之名枝

蹄者枝足也西陽雜俎載唐太宗時骨利幹國獻馬百匹

十匹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驗者近後足有距按骨利幹亦西北國長

編宋太平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宣和中燕山府

貢馬亦然二距即枝蹄是靈州燕山所貢即是駉駉西北

塞外所常有故舍人云駉駉外國之名也偶閱陸游老學

菴筆記乃詫以爲馬禍豈詞章家爾雅亦不讀耶高誘淮南注距

也瓜

古今人表第四等有齊杞梁殖妻華州本分作三行杞梁

一行殖妻一行華州一行近有好奇者誤連讀殖妻華州

遂著論以華州爲殖妻則並左傳亦未讀矣古今人表類

以母附子妻附夫如介之推下另行書推母晉文公另行

書夫人姜氏是也

元和姓纂按采頗廣然鹵莽處亦不少如園姓云郭林宗

傳有園文今考郭傳見裴松之魏志衛臻傳注中云茲弱

冠與同郡園文生下又云文生訾呵滅賈是文生實二名

姓纂減去下一字非也

世傳陳蕃爲豫章郡太守時爲徐穉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亦見後漢書徐穉傳而陳蕃傳則不然傳言蕃遷樂安太
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蕃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後又從
尙書出守豫章不言有爲穉設榻事豈因已見穉傳故略
之耶然同一設榻周璆在前徐穉在後今人但知有穉不
知有璆爲高士亦有幸不幸耶

近時錢唐孫侍御志祖著讀書勝錄頗有發明經傳處內

一條云古衣冠不忌白歷引樂府白紵歌及唐制以白紗

帽視朝爲古人不忌白之證實亦不然淮南說山訓將軍

不敢騎白馬高誘注一曰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又史記刺

客傳荆軻入秦士皆白衣冠送之蓋以其往而不返故預

爲凶服是又皆古人忌白之證蕭吉五行正義引黃帝素

問等書亦云西方金色白白者喪之象也

漢書王尊傳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

曰律無妻母之條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前

人或誤認何休公羊桓公六年所引漢律云立子姦母見

乃得殺之以爲律未嘗無明條不知律所云立子姦母者

乃對子姦母不得如此傳義也若必以春秋斷獄之法例

之則上淫曰烝方屬此條正律衛公子頑楚黑要乃與美

陽假子同耳

涇縣東北有崑山土人呼爲長山崑山不當有長音疑屬

自字之譌也玉篇曰部有崑字云丑減切日光照也山部

有崑字云蒼龍切日欲夜也廣韻東部不收崑字集韻有

之音義與玉篇同然云丑減切蒼龍切皆與土音不合疑
 山勢長故土人以長山呼之非昂字有長音也又枚昂字
 之譌劉連吳都賦注引許氏記事曰昂
 隅山之節也今昂山長若節形亦似之
 晉書桓彝傳後附徐寧一傳兩傳皆云彝過與縣與寧結
 交及得一佳吏部事云云殊屬疊牀架屋愚以為此事當
 載寧傳彝傳前數行削去可也
 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今考宋永初山川記御覽引沔口古以為滄浪水若
 如唐已後以沔口山為大別則禹貢滄浪水下不應又云
 過三澨始至大別矣益信大別當在安豐唐以前亦無異
 說也

後漢書

傳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李賢注未詳今考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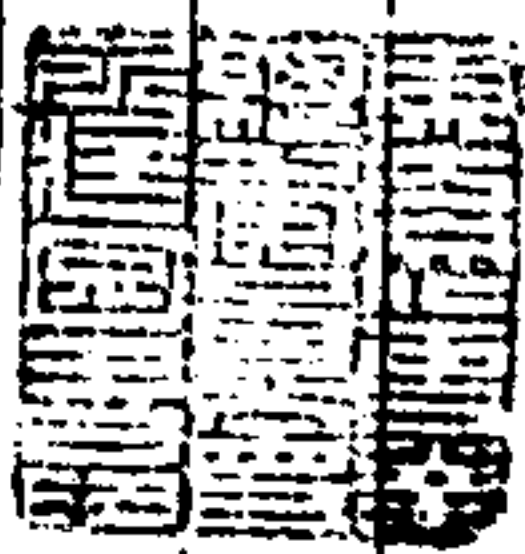
子形勢篇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
 所賓是飛蓬係紂時事與微子正同時當即指此也下形
 勢解即云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飛
 蓬之問尹知章注云飛蓬因風動搖不定是即隨風之義
 也

郭璞注爾雅自釋訓丁丁嚶嚶已下皆用韻學王逸楚詞
 章句及荀子成相篇

說文楚謂大巾曰帟鄭康成禮記內則注又云齊人呼佩
 巾為帟說文齊謂多為夥服虔漢書注又云楚人謂多為
 夥是齊楚口語略同

說文璽王者印也此舉秦以後制而言非璽字本訓已有
 釋見集中夫古人尊卑皆可稱朕至秦制惟天子得稱焉
 若以璽為王者印例之則朕字下亦應注云天子自稱也
 而許氏于舟部下注云朕我也是我為朕之本訓明字皆
 當從本訓璽字注從後言之失制字之意矣玉篇朕下始
 注云天子稱
 新唐書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屯疏勒水上即漢耿秉所
 屯之疏勒城非疏勒國也

曉讀書齋初錄卷下終



曉讀書齋二錄卷上



自兩晉六朝以來國家凡有慶典及
義夫節婦諸名目並在錫賚之例惟宋書孝武大明六年
大赦錫賚又增入慈姑一條殊為創舉南史孝武帝紀刪
去之非也

鑑湖本通潮汐後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瀆
水蓋湖自此始淤塞今考論衡貴虛篇云浙江山陰江上
虞江皆有濤卽是鑑湖通潮汐之證

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豈有蚌珠亦
可證珠爲玉屬不可盡以蚌珠概矣亡友邵學士晉涵爲

爾雅正義極詳審獨引說文蚌珠以釋霍山之珠玉余嘗
規之然卒未改也郭璞注云珠如今雜珠而精好不主蚌
珠立說最爲得解

邲說文晉邑也春秋傳曰晉楚戰于邲公羊傳獨以爲邲
水今攷水經注濟水於此又兼邲春秋傳宣十二年晉楚
戰於邲卽是水也是公羊所云邲卽濟水矣古人一字不
妄下况經傳乎

玉篇云邲在滎陽宛陵縣按此條係野王篇舊本蓋晉省
新邲入宛陵至隋開皇十六年復置新邲縣野王在陳時
故云邲在滎陽宛陵也

後漢書萬修傳爲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

按任光傳又云與都尉李忠令萬修蓋修或前爲尉後乃
擢令否或以尉攝令事史文簡略不及詳載耳

淮南本經訓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高誘注疇華
南方澤名按當卽國語依疇歷華二地

東陽人陳嬰封堂邑侯小司馬注史記功臣表云在臨淮
蓋以嬰東陽人又隨義帝都盱眙東陽盱眙皆屬臨淮

准郡故以意度之以爲當在臨淮耳實則不然漢書地理
志凡縣係封邑班固皆注云侯國而臨淮之堂邑不注

會孫季須至元
卽元年始國除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於博州堂邑縣
下皆列入堂邑故城云在縣西北二十七里高帝五年封

陳嬰爲堂邑侯卽此是陳嬰所封于漢在兗州東郡下非
臨淮之堂邑也後屬博州李吉甫樂史皆云隋開皇十六

年以漢清縣發干二縣地置因縣西堂邑故城爲名惟杜
佑通典云博州堂邑漢舊縣舊唐書地理志云堂邑漢縣

後魏廢隋分清陽縣復置
按漢志祇稱清縣此及
通典稱清陽縣似後誤
東郡下亦應有堂邑縣今攷後漢書鍾離意傳建武二十

五年遷堂邑令李賢注云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北又二
漢兗州下有堂邑之一證

按漢志萬戶以上爲令是兗州
之堂邑在漢尙爲大縣故得稱
令若嬰所封或繫鄉聚或係一縣則不能懸斷

漢書功臣
表云侯六
百戶則所
封或非縣
要之非臨淮之堂邑則可信矣

水經注睢水東徑石馬亭西有漢伏波將軍馬援墓按援
扶風茂陵人本傳又云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

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所云城西者茂陵城西也下又云家上書訟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則是定葬於茂陵舊塋可知何緣遠至睢水旁卜冢元之說誤也

淮南原道訓彎棊衛之箭高誘注棊美箭所出地名也按棊卽淇古字通淇澳多竹故以爲美箭所出之地下兵略訓卽作括淇衛箭籥

春秋時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曲禮注曰生者不避相名說似可通矣然考鄭武公名掘突厲公名突祖孫同名又豈周人以諱事神之義哉

三國吳志孫權傳赤烏八年八月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按此卽今

續修四庫全書

三

丹陽城西抵句容達江寧府大道也小其當在今江寧句容界中俟攷明史丁賓傳爲南工部尙書自上元至丹陽道悉易以石行旅頌之蓋勳始闢道至賓則又易以石也今歷數百年石亦頃圯未知誰更續賓之功耳

張守節爲史記正義於地理最詳然亦有脫漏者春申君傳下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春申等蓋皆號謚孟嘗亦是謚今攷詩居常與許鄭康成云常

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君邑於薛城則嘗非田文之謚矣史記云謚爲孟嘗君者蓋孟是謚嘗則食邑也或稱薛公或稱孟嘗者猶春秋時季札封於延陵又封于州來或稱

延陵季子或稱延州來季子是也信陵君傳云魏亦復以

信陵奉公子則信陵明係食邑或曰卽春秋時之辰陵辰信同聲字又宋白云信陵君邑於甯今宋州寧陵縣也春申亦係邑名三國吳志孫亮傳亮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今江陰縣西三十里名春申浦俗名申港當卽其地也

說文至漢末始盛行張揖謨廣雅劉熙製釋名采掇此書爲多吳志嚴峻傳少耽學又好說文是矣韋昭唐固注國語亦多采說文

史記項羽本紀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也按古皆以面爲背三國時尙然吳志駱統傳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面而不顧亦謂背之也劉攽作

續修四庫全書

四

漢書刊誤乃云面之直面向之耳宋人不通訓詁如此吾宗爲春秋時弘演之後歷見于姓譜姓纂諸書又云至唐時避太子弘之諱始改弘爲洪歷代譜系並遵之然竊有疑者三國吳志孫皓傳有五官中郎將弘璆注引吳錄

云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諸葛瑾傳卽云孫權妹婿曲阿弘咨見而異之按曲阿弘氏至六朝時尙爲著姓梁書上爲文帝作皇基寺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

州買巨材東下云云夫弘氏能與帝族婚姻當亦江左世族而姓纂列洪氏宣城舒城毗陵三望顧不及之且孫皓傳有五官中郎將洪璆賀齊傳又有洪明洪進姓纂又有

吳宣城太守洪矩是三國時江左既有洪復有弘二姓並

列非至唐初始改明矣不然又豈弘氏以避諱改洪與本姓洪者遂無別耶姓纂前一說云洪共工氏之後本姓共氏因避仇改洪因憬然悟曰洪與弘本截然兩派漢三國時之洪蓋本姓共氏因避仇而改春秋時及前後漢三國之弘則本姓弘氏至唐初因避諱而改一因避仇一因避諱二者不可混而為一也然吾宗之洪則實係弘氏改者祕笈新書及林寶已明云監察御史洪察常州人本姓弘氏避孝敬諱改姓洪生子興起居舍人生經綸諫議大夫吾宗自諫議之後世次瞭然則又弘改為洪之明證也今宣城丹徒並有洪氏倘皆係土著則與吾宗之洪蓋同姓不同宗耳

曉讀書齋雜錄

五

三國吳志太史慈傳賊於屯裏緣樓上行嘗以手持樓琴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琴說文琴復屋棟也棟極也鄭元儀禮注云正中曰棟夫人即至長手不能及正中之棟明甚此屯樓蓋即輶車之樓左傳楚子登輶車以望晉軍巢車若鳥之有巢其高下廣闊當亦僅容一身故手持其琴以為固耳

前史云倉頡沮誦造字蓋皆上古聖人通知天地象數之變又適值混沌始開神農氏已畫卦遂踵而製字然尚有天雨粟鬼夜哭以記變異此後聖如周孔皆奉行不怠不敢變一古文制一異字也至吳孫休始妄作聰明造為靈菑冀昇等不經之字然身既早天妻子遂即滅絕魏太武

始光二年亦造新字千餘未幾而身即遭弑皆僭聖不經之咎也嗣後則唐武后制鑿字以為日月行空未幾唐祚反正南閩劉氏制龔字以為飛龍在天亦旋即滅亡並不蒙其福至宋而王安石作字說亦顯背聖經自矜臆見皆小人無忌憚之尤于六書訓詁究無所損也他若秦以罪為臯按字形罪當从网非聲此嬴秦法网日密之兆隨去是為隋字書隋裂肉也此隋兩傳天下分裂之讖孰非變易古文之咎乎

曉讀書齋雜錄

六

唐元宗以鄭嫌近鄭改為莫幽嫌近幽改為邪忌諱益多喪亂轉至亦何益乎獨怪元次山為唐代名公而欲合昏荒二字改諡隋煬帝夫或以一字不足盡煬帝之罪則改二字諡可矣何必破古人之字方足罪近代之主哉此皆好奇之過深所不取

顧雍傳次子裕裴松之注引吳書雍母弟徽子亦名裕安有江東名族同祖兄弟並名裕之理注又引吳錄雍次子裕一名穆則名穆者是也徽子名裕字季寬則是名與字配且穆為雍第二十子次第亦不得稱季明雍傳裕字誤晉書顧榮傳即明言父名穆可證矣

宋史范純仁以麥舟助客前人以為美談不知前已有行之者吳志全琮傳琮父柔使琮齋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柔更以

奇之二事實相類而人豔稱麥舟不及米舟者豈以琮後為妻子所累至于覆滅雖有善事亦不欲道之耶然米舟麥舟二事皆在吳郡故特表出之

槃江始見于蜀志李恢傳諸葛亮南征戰于盤中即此張疑傳亦有槃水王

今之人有別號非古也然亦未嘗無本史記秦本紀云帝令處父不與殷亂小司馬索隱曰處父蜚廉別號別號二字似始于此他若魏王肅云上者地之別號等類係泛論五行不指人而言

今江淵諸小神祠不稱王公即號將軍甚至箭風淫祀亦有大王之稱青蛙小神並被將軍之號善乎南齊書周山

續修四庫全書

圖傳山圖義興義鄉人時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世祖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以六朝偏安之主能為此言過乎祀猫鬼賽淫神者遠矣

節度之名始于三國吳時江表傳云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是節度之設本為軍中糧運耳徐詳諸葛恪等並曾為之至唐景雲二年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後節度遂為領兵之官節制一方迄五代宋不改唐志及通典並云邊方寇戎之警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不知命名之由本樽節用度起見非旌節之節也

魏晉以來風俗凌夷極矣然秦秀議賈充之定謚何曾阮籍之居喪侍婢丸藥陳壽以之沈淪郡吏贈詩惠連因而擯斥則中正之設雖亦隨時世浮沈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之類而清議尚未盡廢也下逮六朝而風教始掃地矣

孟堅地理志漢末已盛行蜀志秦必傳劉璋時必與治中從事王商書引地理志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云云至晉初司馬彪撰郡國志又以孟堅為宗志首行即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水奇異風俗所由至矣蓋推服如此

續修四庫全書

八

地理志西河有臯狼縣今攷左傳閔公二年晉伐東山臯落氏是臯狼係臯落之轉音非二地也史記秦本紀又云蜚廉有子季騰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臯狼又云臯狼生衡父則臯狼係人名豈漢時立縣即以人名為地名如益州郡不韋之比耶疑宅臯狼者孟增始居于臯狼故云宅耳張守節正義于宅臯狼下亦云西河郡臯狼縣也是可證矣

三國時蒙莊之書盛行鄴下由嵇阮倡之也吳蜀則不然吳志孫登傳勸權修黃老之術蜀志秦宓傳老氏絕禍于未萌又云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皆以黃老並稱與東西京同裴松之注引益部耆舊傳王商諫劉璋亦引老子關之利器云云

吳地記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為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為縣今攷陸遜傳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是海昌既有

都尉又有鹽官縣也吳地記云後改爲縣恐非是
梁書知足傳顧憲之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瓜祭
下復有必字則集注以瓜字作必者非矣

今吳俗遇風信起及驟寒輒曰寒屍屍不知寒屍屍非住
語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屍屍
識者知韓氏將死也後果韓謚伏誅而韓族殲則三字實
權輿于此何可襲其識耶

南齊書高逸徐伯珍傳伯珍東陽太末人宅南九里有高
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今攷漢書地理
志太末下無九巖山惟劉昭注郡國志引東陽記云龍丘
山有九石特秀林表龍丘萇隱居于此因以爲名復有巖

曉讀書齋雜錄卷上

九

石外如窗牖云云疑九巖山之名後漢始有之東陽記遂
因而錄之云耳蕭子顯以爲得名于班固蓋誤記也

吳孫休造窳窳等字亦略有所因會稽典錄載孫亮時有
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
以上是育已於六書外別造異字矣育所造字汗簡古文
四聲韻亦間采之然云依體象類則尚不敢顯倍六書休
傳云自丹陽徙居會稽數歲會稽卽治山陰休備見育所
製造因倣而爲之者耶

三國時吳郡有西部都尉見顧承諸葛瑾等傳而地理志
不詳今按其治所當在丹陽或曲阿裴注亦云吳書赤烏
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

人會新都都尉亦不詳治何所也又攷程普傳普爲吳郡
都尉治錢唐東部既治錢唐則西部當治京口耳時尙未
分毗陵典農都尉也

溫都斯坦所製玉器其薄如紙有大小相承一器至十數
具者余嘗于伊犁見之北齊書元韶傳齊神武帝以孝武
帝后配韶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
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當卽溫

都斯坦等國所進也溫都斯坦在北魏時亦西域大國
左傳昭公六年使長鬣者相依本訓鬣當訓髮杜預注左
傳始取韋昭說長鬣美鬚髯也北齊書許惇傳惇美鬚髯
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蓋是時河外儒生伏膺杜氏

曉讀書齋雜錄卷上

十

故取其說以爲據耳非鬣字本訓也

隋蕭吉五行正義引河間獻王問溫城薰君云云薰蓋董
字之譌卽春秋繁露中五行對一條也溫城或卽董君長
安所居地

龍可名爲蟲亦可名爲獸亦可名爲禽韓非子說難篇龍
之爲蟲也王逸楚辭章句引傳曰河伯化爲白龍羿見射
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使汝深
守神淵羿何從得犯汝今爲獸爲羿射固宜是矣春秋繁
露木傷敗則龍深藏木禽懼而不見是矣

鼻敖澆古字並通論語鼻盪舟王逸章句作澆盪舟說文
作敖皆指寒浞之子而言集注從之近時有以爲此鼻卽

丹朱者引管子曰若敖之在堯為證然下云皆不得其死然則非丹朱明矣

說文邑部鄩祝融之後妘姓所封莊子齊物篇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司馬彪注三國名崔譔云三國宗一膾二胥敖三校膾當即鄩古今字也

古人雖倉猝戲語亦皆有本南史王融傳沈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蚧淮南道應訓盧敖就而視一土方卷龜殼而食蛤梨高誘注蛤梨海蚌也昭略語蓋本此

史記秦本紀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此秦氏趙所由來也淮南人間訓秦王趙政兼吞天下高誘注以為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者非

御覽引方輿記云新蔡縣葛陂費長房化竹之所後漢于此立葛陂縣太平寰宇記亦同按後漢未嘗立此縣二書不知何據杜佑通典又云新蔡縣有葛陂亦後漢葛陂縣也今本葛誤舊今攷河南圖經葛陂故城在新蔡縣西北五十里則作葛陵為是然亦恐非後漢所立也

晉書藝術幸靈傳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吏令各作箸一雙太平廣記引豫章記箸作楫是引船之楫又通名為箸矣然疑晉書箸字係篙字之譌也

淮南王安作書亦避厲王長之諱如長短為修短左傳封豕長蛇作封豕修蛇等是也

修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千萬屬之子虎高誘注秦

大夫子車鍼虎殊誤鍼虎穆公時人且已從葬不得尚在且左傳明言子虎則非子車可知

太平寰宇記引輿地志漢盱眙縣屬下邳晉初屬臨淮郡今攷盱眙縣前漢本屬臨淮郡後漢乃移屬下邳耳輿地志誤也

史記秦本紀昭王更元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不言張儀儀傳亦同惟甘茂李斯列傳皆言張儀西并巴蜀茂斯距儀不遠且言本國事必當有據司馬貞引蜀記亦云張儀伐蜀蜀王開戰不勝為儀所滅今細考之儀之伐蜀蓋在秦惠文王後十四年蜀相殺蜀侯之時非後九年事也鄭道元水經注可證矣注云秦惠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

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儀築成都以象咸陽蜀圖經亦云成都州城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所築攷惠王後十四年統前十三年實二十七年圖經係所傳舊本故鄭元李吉甫皆因之立說耳並言司馬錯者二次伐蜀或錯亦預往故井及之李斯列傳下小司馬所說非也常璩蜀志儀築十七年御覽引郡國志亦云成都城應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城象咸陽

史家記事美醜各出即如蓋延傳左馮翊注引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而第五倫注又引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云云是其行事若出兩人華嶠馬彪未知誰是竊以范書于延為左馮翊下不置臧否最為得之彪嶠之倫或有畸重畸輕之病

也

經傳所有之字說文玉篇不載者如邑部無郟字見左十七年說文無蓋郟字見左傳定又玉篇廣韻皆無郟字今攷水經注伊水下新城縣有郟聚今名蠻中是也郟字當即同鄆字說文鄭廣漢鄉名

宋書少帝紀景平元年十二月省寧州之江陽犍為安上

三郡合為宋昌郡今攷江陽犍為二郡晉宋志皆屬益州

又別無安上郡州郡志并無宋昌郡俟再考

又劉粹傳封瀋縣男按瀋縣應作瀋陽沈志瀋陽縣晉惠

帝時分安陸縣東界所立

通典徐州下云晉置宿遷郡按晉安帝置宿預郡後始改

為宿遷通典誤也

水經注淮水下引十三州志云富陂縣漢和帝永元九年

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今攷漢書地理

志前漢汝南郡本有富波縣東觀漢記光武封皇考姊子

為富波侯王霸傳建武二年亦從平鄉侯改封富波安得

云和帝時立十三州志蓋誤也

十三州志又云漢武帝分穀熟置亳亳薄古字通今攷前漢山

陽郡有薄縣無穀熟縣續漢書郡國志始有之安得云分

穀熟為薄十三州志每有此謬說不足據也

宋書劉懷慎傳高祖遷都壽春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

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按晉書恭帝紀元熙元年八

月劉裕移鎮壽春以劉懷慎為北徐州刺史宋書武帝紀

亦同今考壽春屬淮南郡東晉亦同太元後又僑立南梁

郡及睢陽縣于此義熙十二年封劉裕為宋公以迄元熙

元年進封宋王前後二十年内並無淮南南梁二郡不知

何以都在壽春俟攷劉粹傳以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春者梁郡即南梁郡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引吳均破鏡賦邑號朝歌顏子不舍按

此事不知所出或係曾參之誤

晉陽劉毅傳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

諸軍事按安豐下脫堂邑二字應從何無忌傳增入

元和郡縣志邵州邵陽縣云本漢昭陵縣後漢改為昭陽

今攷續漢書郡國志無改昭陵為昭陽事吉甫蓋誤又宋

書州郡志邵陽縣下沈約云二漢無今考水經注邵陵本

昭陵也則吳特改漢舊名非本無此縣沈約亦誤

晉書溫嶠傳初蘇峻黨路永匡術賈窳中途悉以眾歸順

王導將褒顯之嶠言術輩首亂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

復寵授導無以奪今考劉超傳超與懷德令匡術密謀奉

帝而出未及期事泄云云庾亮傳亮征郭默率將軍路永

匡術等又云時王導輔政委任趙允賈窳諸將並不奉法

云云則述等仍蒙顯授至委以腹心不以嶠言而止也周

札開門既蒙寵贈術允降賊又使牧民將兵前人以導為

敦黨豈盡有激之言哉

史記索隱曰秦自宣公以上皆史失其名今按世本古史

攷得穆公名任好按任好之名見于春秋經傳何必待世本古史耶可云舍近而求遠矣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云云伯序即桓階魏志列傳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碑以緒為序古字通階傳言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傳所云已結婚者當屬階之元配碑所載伏氏者既云柔少則或是階之繼室書此亦可補裴松之注之缺

左傳桓十一年雍氏宗有寵于宋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云雍氏為宋正卿故有寵今攷宋六卿春秋時皆用公族此雍氏或當與宋同宗元和姓纂亦云宋有雍氏本子姓也似可證服虔之說然傳云雍姑則非子姓可知故賈逵此下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為宋大夫則服說為無據矣至姓纂又雜采譜系不可為準

偶閱元牟熾陵陽集其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為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今攷裕在晉末未嘗為建威將軍宋書謝晦傳晦嘗為孟昶建威中兵參軍則淵明為建威參軍或亦孟昶所辟校晉宋書隱逸傳年代亦適合而熾云云豈晉宋書亦未讀而妄欲立異論乎吾友莊述祖云靖節為建威參軍在乙巳三月為義熙元年晉史安帝紀義熙元年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桓振或又謂劉敬宣以建威將

軍鎮潯陽辟靖節為參軍雖未知孰是然亦可證其非劉裕矣

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郟郡地形志郟郡秦置漢高改為東海御覽引十道志海州為東海郡秦為薛郡地後分薛郡為郟漢改郟為東海郡是秦三十六郡內有薛郡又有郟郡也今攷秦三十六郡之名見于裴駰史記集解常疑其所列未諦蓋與其信集解不若以馬遷班固應邵等言為據細校地理志班固原注所列秦原置郡名若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陽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邪會稽鄣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南海桂林

象郡邯鄲碭郡薛郡長沙他若黔中郡見于史記楚世家郟郡見于應邵漢書注所謂三十六郡也內史為秦所又都不在此數攷漢東海郡本秦郟郡所改漢魯國本秦薛郡所改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至三十六郡之分則在二十六年疑分薛為郟亦即在此年也

漢書高祖紀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交為楚王而楚元王交傳則又云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今攷碭郡漢為梁國彭城漢屬楚國史記楚元王交世家交所封不當有碭郡地疑當以傳言為是也

地理志豫章郡莽曰九江元和郡縣志于洪州饒州吉州袁州下並云秦屬九江郡則高帝未置豫章郡之前地皆

屬九江莽蓋復故名也

裴松之注魏志文帝紀引魏書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洛陽係略陽之誤囂激水作隄灌略陽見來歙傳

後漢書陳實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按漢書地理志

沛郡無太丘縣惟敬丘縣下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

更名犬丘下犬字應作太傳寫點誤在上耳然則犬丘即

敬丘近錢少詹大昕漢書攷異疑敬丘為瑕丘似誤水經

注淮水又東徑太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

韓非子齊有豫章之門或當以大木得名

南陽郡有義陽縣始于魏文帝黃初中至義陽郡之立則

又在晉武帝太始中在兩漢則平氏縣之義陽鄉也漢書

功臣侯表義陽侯衛山下注云平氏是矣至東晉省義陽

縣則又併入平春

漢書地理志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

會稽郡山陰為浙江水經江水又東徑餘姚縣故城南縣

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

章之北也江水東注于海又沔水下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

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今按分江水至餘姚中隔浙江故前

人以爲疑不知分江水本合浙江浦陽江始入海水經注

之外道元所引闕駟十三州志可證矣云江水之會稽與

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

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又云許慎晉灼並

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蓋分江水自石城已下已合南江

南江至會稽郡又兼浙江之名近日阮侍郎元作浙江圖

考亦以浙江為禹貢南是也宋葉夢得避暑錄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北字似微誤

當作南江之下流為是

東觀漢記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

如廁按前漢書鮑宣傳云蔣翊字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

廉直為名云云此蔣翊當即東觀記之蔣翊以字近而譌

也玉篇翊普也大也徧也翊有大義故翊字元卿若翊則

說文云飛兒與字元卿不相應矣

郡國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今攷地理志東海郡無海

西有海曲海曲蓋即海西之譌也功臣表李廣利以太初

四年封海西侯沈約宋志亦云臨淮郡海西前漢屬東海

是矣至前漢亦有海曲縣屬琅邪郡劉盆子傳所云琅邪

海曲有呂母是也

臨淮郡海陵本戰國時楚海陽地後漢縣省晉太康中又

立復名海陽屬廣陵漢晉地理志縣下皆云有江海會祠

可證

朱雲右扶風平陵人今山東通志歷城縣東有朱雲墓非

是蓋因漢濟南郡亦有平陵縣而誤不知此平陵兩漢皆

曰東平陵至晉永嘉以後始去東字耳

地理志沛郡公丘故滕國周懿王子所封小顏云懿王當

作文王今攷春秋左氏傳隱七年正義引地理志卽作文王是懿字係傳寫之誤

鄆說文宋魯問邑玉篇北海都昌縣西有鄆城是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鄆鄆杜注都昌縣西有訾城訾卽鄆釋文玉篇二字同子斯切蓋古字通廣韻收二字亦在一處惟注云鄆城名屬海北海北當作北海誤倒耳

余以遣戍出關道出巴里坤至天山脊憩關神武廟親讀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蓋永和二年八月日也姓諸伯益之後封于菑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从衣至敦煌太守裴遵始自雲中徙居河東姓譜之裴遵疑卽紀功碑之裴岑也吳人讀遵岑音亦相近

曉讀書齋二錄卷上

九

渠上有二一齊之渠丘左傳昭公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渠丘實殺無知郡國志齊國西安有遼丘里古渠丘是也今故址在青州府臨淄縣西一莒之渠丘左傳成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九年楚子重伐莒圍渠丘及下楚入渠丘地理志北海郡安丘注孟康曰今渠丘亭是也今在青州府安丘縣南一里地雖甚近然實係二區近方志或合爲一非是又方志于莒州下復載渠丘里亦非

呂覽簡選篇吳闔閭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高誘注國名余按地理志琅邪郡裨卽春秋時向國韋昭國語注卷十管敬仲云夷吾之字也卷十一管敬子

又云敬子管仲之諡一書之中前後不同如此玉篇廣韻涇縣名在酒泉今地理志郡國志酒泉郡樂涇字皆从官非是

史文往往夸而不實卽如吳起傳起爲楚相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夫陳蔡之滅久矣豈待吳起始并之哉

蘇秦傳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此冥山卽冥阨司馬彪以爲在朔州非今考莊子云南行至冥北面而不見冥山言其近也冥阨在韓楚之界山南卽楚山北屬韓

太史公爲父諱故凡名談者皆改爲同獨李斯傳兩言宦者韓談豈錄舊史文不及盡削耶否則後人所追改

南史梁始興王蕭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言荆土方

曉讀書齋二錄卷上

三

言謂父爲爹今考字書吳人呼父曰爹今俗尙然是吳楚口音同也

張載七命駕紅陽之飛燕李善注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驃合卽紅聲之誤不知非也夫含陽既係駿馬名不得又云含陽之飛燕明矣攷漢書元后傳外戚

五侯有紅陽侯王立傳明言五侯皆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云云則必畜駿馬可知飛燕或卽紅陽侯立駿馬之名也下句云驂唐公之驕驕卽可互證

曉讀書齋二錄卷上終

曉讀書齋二錄卷下

陽湖洪亮吉著

古箭鏃皆以石為之說文弩可以為矢鏃賈逵國語注弩中矢鏃之石是也亦以銅為之說文云从金族聲李巡爾雅注曰以金為箭鏃也近人有得長平箭鏃者驗之皆以銅為質若以鐵為鏃實始于三國時諸葛孔明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亮損連弩為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是矣

道經德經山經海經古人本皆區別如老子著書上下二篇述道德之旨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是矣若伯益之書五臧山經以下名為山經漢儒引之者止稱山經是也

曉讀書齋二錄卷下

海外經已下始名海經自後人取簡便之稱遂合名為山海經道德經然統舉其經則可若止引道經而名之曰道德經止引山經而名之曰山海經則非矣陸德明釋文即分道經德經音義

左傳閔公二年狄入衛傳末追言衛事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夫以宣姜及公子頑之惡而所生子及女子盡賢戴公文公則亡而能復國者也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能拯衛難者也賢而又有文載馳一篇許穆夫人所賦河廣一篇宋桓夫人所賦但不知夫人何以遭出河廣詩序所云生襄公而出居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此河廣所由作也

夫以宋襄公之賢又豈不思其母哉劉向說苑立節篇可證矣云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襄公固請立目夷而已為之相桓公問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于衛是背母也蓋實念母而又不敢明言其旨故託之于舅氏以為舅愛臣耳若宋襄公母子均可謂之不幸矣說苑言桓公後妻生日夷即桓夫人遭出後復立者以春秋時制言之蓋即桓夫人之姪姊也

曉讀書齋二錄卷下

狐與吳同音故易以為狸耶

爾雅東陵隄司馬彪莊子注以為東陵陵名今屬濟南元和郡縣志東陵在章丘縣南二十八里今攷之非爾雅所云東陵也惟水經注引禹貢至于東陵以為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縣字傳寫之誤按梁書韋叡傳合肥既平高祖詔眾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贊城二十里此則禹貢爾雅之所云東陵矣夫禹貢本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東陵自在九江之下蔡氏以岳州巴陵縣當之亦非也
姓苑姓譜諸書有極可哂者如謂子胥抉目吳門因號子胥門子孫乃以胥門為氏不知子胥之前已有胥門巢又云申屠周幽王后申氏兄申侯之後支系居安定屠原因

以為氏不知申侯之前已有申屠狄其他又可以類推矣
樊地有三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有陽樊樊茅田服虔云樊
仲甫所居故名陽樊一也圖經引舊說周宣王封仲山甫
于樊後因氏焉在今南陽即今樊城二也說文樊在京兆杜陵
鄉玉篇樊鄉名在京兆杜陵亦作蠻三也然服虔之說與
圖經所引又不同疑在修武者仲山甫所居係食采之邑
在南陽者仲山甫所封國耳

玉篇言部謎隱語也徐鉉說文新附及廣韻並同不知非
也說文頁部類難曉也即係謎字正文徐鉉等不知六書
故復重出耳

國語日月會于龍菴菴字字書不見向疑為豚字之訛廣

雅豚鬻也

玉篇

雅豚鬻也玉篇豚尻也字書豚尾下竅也與賈侍中龍尾
之義並同然豚字亦僅見于廣雅而說文無之古文豚豚
同疑豚字先傳寫作豚後又誤作菴也此條丁未年欲疏
國語曾寄質錢少詹今少詹集中有見答一書亦議及此
所見與鄙意同爰附錄之以志人琴之感玉篇豕部又別
出菴字云音卓龍車也不知菴豚實一字然即其音卓亦
可知豚豚聲近聲轉即為也

列子湯問篇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此即鄒
衍大九州所本

離婁高誘注及韻書以為孟軻門人殊誤

高誘淮南王注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

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
今攷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賈逵左傳注窮奇共工也其
行窮而好奇放驩兜于崇山賈逵云渾敦驩兜也極于
羽山賈逵云檣杌蘇也惟饕餮不言則竄三危者當即指
饕餮耳又高誘注崇山南極之山羽山東極之山幽則北
極獨不言西極孔安國曰三危西裔之山水經注三危山
在敦煌南肅州圖經云白龍堆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為
西極要路是矣禹貢雜指引肅州舊志亦同

臧獲古皆以為奴婢之名獨高誘注淮南主術訓注曰臧
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似又以為臧孫氏之族必當有
所本

郡國志

四

郡國志河東郡解縣有解城晉大夫解揚解狐等類皆食
采于此因以為氏今攷韓詩外傳晉大夫解居父聘于吳
此居父當亦以采地氏者其聘過陳事亦見王逸天問章
句

吳志孫登傳臨終上疏言及諸葛恪諸人蓋皆宮僚也末
又言謝景虞翻志節分明始總言凡此皆陛下日月所照
選置臣官是虞翻亦當為東宮官屬而翻傳不言蓋史文
略耳

家語載孔子數少正卯之罪云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云云
皆本管子法禁篇下云如此者皆聖之禁也疑太公之誅
華士罪亦當與少正卯同

玉篇俗字極多遇蟲類則必增中如爾雅傳負版作蟬蟻
蝻繼英作蠟蟻鳥類則必增鳥如夷由作鷓鴣馬類則必
增馬如四蹄皆白前二日曰與與前皆增馬旁魚類則必
增魚當互皆作鯽鮓之類不勝枚舉

漢康居國與大宛相近按漢書陳湯傳殺郅支單于於康
居而劉向理湯疏已云揚威在昆山之西明今天山即昆
侖山不必專指葉爾羌以上者爲昆侖山也西域傳匈奴
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十餘里南
北千餘里此大山即昆侖山河即黃河也下云其南山東
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漢南山即今涼州以東至西安府
之南山也

曉讀書齋雜錄卷下

五

曾子出妻見家語子思出妻見檀弓孟子出妻見荀子解
蔽篇禮經又云孔氏三世出妻何聖賢之多不幸也

兩宋說部稍有根據者如夢溪筆談容齋隨筆揮麈錄齊
東野語等不及十種然其中即有極可哂者如野語載鄧
艾征涪陵射援母子等事今攷蜀志鄧艾傳注載華陽國
志又一說云芝見援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援母其子
拔箭以木葉塞創云云此蜀鄧艾之事而野語以爲魏之鄧
艾豈陳壽三國志亦未見耶且艾亦何嘗至涪陵其誤不
辨自明矣

北齊書高乾傳上云爾朱榮弒莊帝下又云榮死乾馳赴
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云云一傳之中不應舛錯如此今攷

孝莊實爲爾朱兆所弒魏書北史並同乾傳榮弒莊帝字
榮蓋兆字之譌也

孟子萬章篇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小爾雅廣
言艾止也杜預左傳注艾息也蓋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
少止息艾子云妻子備而孝衰於親即可作此注解故下
即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明
終慕父母者惟大舜能之餘則或移于君與色此中人以
下盡然聖賢亦不皆以大孝責人也曲禮五十曰艾周書
諡法七十曰艾又有衰老之義鄭元禮記注及小爾雅艾
老也此少艾艾字可訓止亦可訓衰趙岐注艾美好也集
注從之然艾訓美好不見他處又王逸楚辭章句幼少也
艾長也故下即云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艾似無美
好之義容俟與精訓詰者再質之

曉讀書齋雜錄卷下

六

同一王芻也衛風以興君子楚辭以喻惡人同一艾荷也
鄭風以比美德楚辭以譏小人同一柏實也宣尼以比後
凋之節方朔以方閉塞之心同一桂樹也小山以興忠貞
七諫以比佞諂豈遷地弗爲良抑所見者心自各異乎
高誘戰國策注公孫衍魏人也仕于秦六國時號爲犀首
少日讀此即疑犀首爲官名而無確證後讀莊子釋文引
司馬彪曰犀首爲官名也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
始大悟因是知雜號將軍亦起于戰國漢書百官公卿表
亦言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時置

又按雜號將軍并不起自戰國春秋時卽有之氏族譜楚文王庶子有列威將軍何丘寄是也亦見廣韻

楚辭九章之九折臂卽左傳之三折肱特甚言之耳

史記刺客列傳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韋昭及襄駟集解皆云飲酒棹榼也然韓非子喻老篇云漆其

首以爲浚器呂覽又作浚杯夫襄子既深怨智伯則以其

頭爲棹榼似尙不足泄憤明當以韓非等說爲是蓋此亦

如史記酈食其傳沛公不好儒諸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

浚溺其中韓非所云浚器當亦如此耳

淮南說山訓桀有得事高誘注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

按有虞氏已有瓦棺則瓦非自夏始周書云神農作瓦器

倉頡篇陶作瓦舜始爲陶衆經音義陶又通作姚余以爲

神農作瓦近之故孟子云舜陶于河濱明舜時已有瓦矣

古史考云夏昆吾作瓦世本夏臣昆吾更增加瓦器昆吾

係夏桀時人故又以爲桀作瓦也

字書犬生二子曰獅廣韻同 是狻猊玉篇狻猊師子也

獅皆爲犬類故字亦从犬 說文無獅今俗畫獅子尾毛大

如斗犬有一種亦如之玉篇獅猛獸也蓋師實犬之猛者

耳或以爲神獸及外域異種皆非也符瑞志等獅並作師

師正字獅俗字 說文無獅今俗畫獅子尾毛大

封虞黃麟皆豕類故字从豕獅豕獅子皆犬類故字从犬

麒麟麋皆鹿類故字从鹿犀神獬皆牛類故字从牛

楚辭七諫恨申子之沉江王逸章句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爲申子也按子胥所封之申或卽今江陰之申浦

又遇厲武之不察兮王逸章句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

或毀以爲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卽位復獻之按史記楚

世家無厲王以武王上推之厲王當卽蚡冒也然以韓子

證之 御覽八 玉部下則云先獻厲王再獻武王與逸所說

同 御覽四 肘部下又云先獻武王再獻文王一書而先後

所引不同疑當以後一說爲是

宋史邊歸謙傳晉天福中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

使臣過州縣券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儉從多索人驢用遞

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供億稍遲卽加鞭笞吏民受辱

甯免怨嗟云云足見驛站之擾自唐以後卽然然僅索人

驢不敢多騎驛馬今則一使出空驛不足以給之至數州

縣津貼一縣并役及民羸民馬者矣站規門禮又盈百累

千食物器具所不屑帶也書此以志古今之不相及夫州

縣之虧缺起于驛站驛站之擾害由于使臣畱心于國計

民生者盍于此加之意哉

定制叩關者皆照衝突儀仗例發邊遠充軍非過也蓋國

家設府廳州縣督撫司道原以爲民理冤抑申屈滯耳今

刁民于田土細事鬪毆薄斃輒敢上控豈國家設官分職

之遺意哉余嘗見州縣衙署創建在百年以前者門闕必

有榜云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赴訴者不由縣而徑至府不由府而或徑訴司道已有應得之罪况敢以瑣事上瀆天聽乎此等當設一例限小民先以事訴縣一月內不為審理者許訴府一月不為審理者許控司道司道一月不為審理者許控督撫督撫一月不提訊審結者方許上控如此既可警州縣擔延之弊亦可杜軍民越控之繁然刁猾之徒不妨預寫六七呈分雇多人于督撫司道府州縣處一日投遞以求免越控之罪然此亦有法果有事上控則必于狀內申明于何日控縣何日控府何日控督撫司道皆不得直以至上控如此層累而上已及半年半年尚不得直則叩關越訴亦宜倘如此立法庶紛紛入都干冒例禁者不至朝夕接踵于葦下乎然此法亦非創昔本有行之者矣隋開皇元年詔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是也公輸班趙岐孟子章句一曰魯昭公子也今考公輸與公衍公為名皆相類岐說當有所本檀弓引公輸班亦正與孔子同時薛綜西京賦注亦云魯哀公時人也漢書梅福傳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按吳市門所在前人說不一今攷傳言後人有見福于會稽是時會稽未分吳郡則此吳市門即在今之吳縣無疑或又以為在南昌者皆不善讀書之故晉松滋郡縣有四地志皆分析不清今考松滋之名起于

漢始元五年本為侯國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松滋注云侯國是矣後漢省當是晉初復立又移屬安豐郡也安豐郡本分廬江郡立是安豐之松滋即廬江之松滋無疑矣至晉成帝又于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圖經今廢縣在九江府德化縣東至安帝又省松滋郡為松滋縣晉地理志所載是也此松滋僑縣之一若荊州南郡之有松滋縣沈志云疑是有流民寓荊土故立今湖北荊州府松滋縣蓋尚承晉僑縣舊名此松滋僑縣之二今實土郡縣皆已改移惟荊州之僑縣獨存諸輿地圖經或反以此為漢舊縣故詳辨之晉大夫惟范宣子最無家法女適欒氏者至殺其子而滅其宗適董氏者又訴夫而繫之蓋武子文子之遺規蕩然矣再傳而滅有以哉孟子言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鬪臣五人當即是也史記孟軻鄒人也小司馬云鄒魯地名又云邾人邾又徒鄒故名前人又謂春秋之後邾始改名鄒其實不然蓋邾鄒聲之轉其實一地也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春秋之前邾已名鄒矣濡水之名不一而足今灤河名濡水班固云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是也北易水亦名濡水班固云故安縣濡水亦至范陽入涑是也俗呼之為北濡外則有自完縣發源者

本名祁水亦名濡水今土名方順河俗呼之為南濡又高陽縣亦有濡水下流為依城河杜預昭公七年左傳齊燕盟于濡上是又若別一濡矣水經注又云元水有小濡水之稱是與前凡五也然杜預高陽縣東北之濡水正義已譏之云高陽無此水

林寶作元和姓纂徵引頗詳然如箝耳一姓唐天寶中有箝耳大福為哥舒翰裨將見翰傳而寶不錄

晉卻缺諡成子見內外傳然新唐書呂諲傳博士獨孤及議諲諡曰冀缺之恪甯命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皆諡曰武是缺之諡又當為武非諡成矣成武字正書本相近豈武字傳寫誤為成耶及為唐中葉聞人所著有獨孤常州

集不應疎陋若此疑別有所本也

鄆說文姬姓之國玉篇鄆國名鄆字林畿內地鄆周大夫名

涇水由涇縣入江說文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清水地理志宛陵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清冷涇音同三水實一水也

玉篇疒部引埤蒼云晉大夫冀叔疒也今攷廣韻集韻疒皆作疒左傳瑕飴甥竹書紀年作瑕父呂甥則呂或係瑕父之名也僖三十二年傳云復與之冀則苒木封冀可知

故埤蒼云冀叔疒疒店呂古今字

漢書武帝紀元封四年詔曰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

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小顏云楊氏河東聚邑名今攷楊氏即河東郡楊縣非聚邑小顏說非也

三國魏武帝紀漢相國參之後裴松之注引王沉魏書云周武王封曹俠于邾春秋列于盟會至戰國為楚所滅曹相國參即其後今攷史記漢書參傳並不云繫出于邾姓

譜載魏武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廣韻所引亦同皆不言繫出于參疑魏受禪後有所附會王沉遂依以為說也

又攷松之注引魏書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云蕭何曹參縣吏也若果係參後則操自作令不宜如此明後人附會可知

按曹為邾後尚有所徵宋書符瑞志引邢史子臣言後四百年邾王天下是也唐宰相世系表亦不言曹為相國參後

古人剖玉為珠故珠字从玉古人屑米為粉故粉字从米

古人範土為壘故壘字从土今說文珠云蚌珠粉云傳面之粉壘云王者之印皆非本訓也又人部仇云人名疑當云仇高亢也又人名伊云殷聖人阿衡也疑當云伊水名

又殷聖人阿衡蓋伊尹生于伊水故姓伊似不當以伊字專屬伊尹

又竹部簾堂簾也堂廉字不當从竹按釋名簾廉也自障蔽為廉恥也玉篇簾編竹惟廣韻簾簾箔義並同疑說文有誤字

地理志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領零陵等十縣按零陵

縣蓋先郡置藝文志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據此則秦時已有零陵縣不自漢始矣劉逵吳郡賦注亦引秦零陵令上書云荆

軾七首卒刺陛下云云是零陵三國時吳張紘謂權曰秣陵楚武所置名為金陵按春秋楚境不及此又歷代輿地志並云建業戰國時楚金陵邑

蓋戰國時楚已滅越則地盡東海置金陵邑當在此時疑武王當作威王傳寫誤也史記楚世家楚威王伐徐敗之

于徐州徐廣音義云時楚已滅越而伐齊是矣紘說見江表傳或江表傳誤以威王為武王也

八音所以宣八風也今八音祇存七而天氣不能宣矣晉以後無四瀆所以疏四氣也今四瀆祇有二而地脈不能

泄矣天氣鬱此八風之所以不暢也地脈塞此四氣之所

以不調也州縣少廉平之吏東南多水旱之災有以哉

西京桓氏皆能著書桓寬鹽鐵論桓譚新論是矣所著皆名論又皆官郡丞寬官廬江郡丞譚官六安郡丞亦屬異

事三國魏二桓亦並能著書桓威有渾輿經桓範有世要論

爾雅朕我也說文同而闕其義按攷工記函人為甲既其朕鄭司農注朕為草創今朕字立舟部或始造舟之時名之為朕以其有草創之義遂以得名亦未可知

漢丹陽郡有春穀縣列史地志皆不注命名之義即今南陵銅陵等地也五穀成孰皆較他縣為早每歲二月已蒔

秧六月中已有新穀疑縣名因春時已種穀故曰春穀也土人亦有此說今故附記之

吳志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獨劉逵吳都賦注作甯飲建業水不向武昌居蓋歌謠本無一定各據所傳聞故不同耳

說文駢并脅也晉文公駢脅論衡作比脇金樓子作駢脇並同今左傳本作駢駢駢古字一也然駢脅亦非異相大

抵多力者合駢居多故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多力而駢脅者參乘是矣

薛綜劉逵等注三都兩京引左傳皆用服氏由時無杜注故也酈道元注水經裴駘作史記集解亦多引服義時服

杜尚並行北史儒林傳所云江左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慎是矣孔穎達疏詩釋道元注一切經宋初諸人輯太平御覽采取服說亦多足見公道自在人心而服注之亡亦

在北宋以後矣賈公彥周禮儀禮二疏亦多取服說而不甚取杜然南史王僧儒傳春秋美疾不如

惡石獨引服子慎注則江左亦非專主杜預可知又南史儒林傳崔靈恩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餘義以明之王元規傳亦言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

馬取鳥名鷓鴣是也獸取木名檣杙是也木取獸名六駿

是也鳥取木名石林是也魚取獸名虎鹿是也獸取魚名鱣魚是也牛取木名椒櫟是也

狀元非第一人之稱榜眼非第二人之稱探花非第三人之稱唐摭言所載狀元皆係新及第之人不必皆第一又

宋周益公省齋文集有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回第三人李狀元寅仲啟是第二第三均得稱狀元矣宋王禹偁送第三人朱巖先輩從事和州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呼榜眼也至探花則以榜中年最少者為之不必皆第三人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摠言亦言探花主宴主酒主茶之類皆錄事所辟明無一定也

權輿揚雄云天地未祛也故權輿亦名堪輿張晏漢書注云堪輿天地之總名許慎淮南注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爾雅以權輿為始亦此義或以為權者木之始輿者車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十五

始不知權輿二字為雙聲或亦作權輿皆連文不可折也春秋時孔子老子老萊子墨子楊子並先前同時而學術各不同史記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列子云楊朱南遊沛逢老聃莊子云孔子南遊之沛見老聃又云楊子居南之沛陽子即楊朱也

戰國時孟荀莊列申韓尸商騶慎等亦並同時而學術各不同以是知一道德同風俗惟三代以前然也

老子老萊子雖皆楚人雖皆為道家言而學術各不同一為周藏室之史故孔子就之問禮魏書崔浩傳所云老聃習禮孔子所師是也一惟主清虛而已老子則西入關終于關中水經注蓋屋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合之以莊子

所云老聃死秦失弔之文是老聃死于秦也劉向云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至門逆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是老萊子生平未嘗出楚境與老子一東一西蹤迹亦不同矣

說文援履法也今俗猶稱履法曰援頭

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十四縣其一陽阿郡國志上黨郡所領惟少余吾未嘗有增置也元和郡縣志後漢于涅氏縣地置陽阿縣不知前漢本有此縣蓋誤記耳

元和郡縣志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縣也以涿郡有深澤故此加南按漢地理志中山國有深澤縣涿郡有南深澤縣與此正相反亦吉甫誤記也

續修四庫全書

六

木理生蠶蠶即食木人體生蚤蚤即噬人此其性即與鏡食父鴟梟食母同苟卿所謂性惡者當即此也

鮑昭蕪城賦格高五嶽袤廣三墳李善注三墳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墳莫大于河墳蓋三墳不知非也若總經傳言之墳亦不止三昭賦蓋用天

問地方九則何以墳之王逸章句云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三墳即主九州之土而言與上五嶽正配若泥為河淮汝之墳則河汝距蕪城較遠昭何以反舍江而言河汝乎以是知當用王逸說註此為長矣 蕪城賦注引王逸說共四而此獨遺之可云近而不察

李善注文選極該博然間亦有遺前而引後者如卷三十

八樂府陸機猛虎行注人實難本春秋是楚巫臣語乃不引左傳而引王粲答蔡子篤詩君子有所思云注肉食亦不引左傳曹翹而引說苑東郭氏與晉獻公之答問吳趨行灼灼其華當引詩毛傳而反引廣雅豈善注亦厭陳而好新耶餘皆可類推

說文聞知聞也玉篇引說文則云知聲也今以韻略等書校之則从玉篇聲字爲是又心部愁說文一曰且也今且誤甘而玉篇所引不誤

王逸所著楚辭章句外又有漢詩百二十三篇見後漢書文苑本傳廣陵郡圖經見李善蕪城賦注正部論八卷見隋書經籍志集二卷錄一卷亦同而唐書藝文志皆不載

蓋唐時其書已亡

史記趙世家魏敗我噲字書噲通作滄今攷水經滄水出河東絳縣東西至王澤注于汾左傳成公五年韓厥所云有汾滄以流其惡卽此戰國時滄正屬趙又魏世家武侯九年翟敗我于滄惠王九年代韓敗韓于滄正義引括地志云滄高山又云滄山在冀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滄水出北山蓋滄水所出之山屬魏其人汾之處又屬趙矣戰國魏策亦云魏與韓趙戰滄北

前人云杜預爲左氏功臣顏師古爲班史功臣不知亂左氏者杜預也亂漢書者顏師古也必欲尋左氏功臣則賈逵服虔諸人是必欲尋班史功臣則蘇林張晏諸人是至

若劉炫規過則杜預之諍友也史記正義索隱之拾遺則顏師古之諍友也

南史明僧紹傳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其後也因悟伯里奚與虞公本同太宗秦伯爲太王之伯故後世卽以祖之字爲氏故氏伯也至孟明之後亦以祖之字爲氏故又氏明左傳云孟明視則視爲名而孟明爲字可知因是以推則官之奇亦虞之同姓可知孟子云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左傳僖公二年宮之奇諫伐虢五年宮之奇又諫兩諫弗聽始云宮之奇以其族行族者同祖之親也與春秋末智果別族爲輔氏之族同况傳又明言少長子君倘非同姓何以若此若宮之奇本非同姓則

孟子何以云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豈有同姓之卿不諫而異姓之卿輔反覆陳言若此乎况姓苑本云宮姓虞有宮之奇疑宮之奇爲虞公近支較百里奚支派更親故反覆懇諫蓋宗臣之誼然也左傳史記並云以百里奚媵秦穆姬春秋之例同姓則媵異姓則否是晉獻亦因百里奚爲同姓故使爲媵以辱之至伯作百古字通南雍州記又云百里奚字井伯

三國魏志陳思王植傳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文選注引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今攷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粲以建安二十二年春

卒則文帝寡婦賦之作當在十七年以後二十二年以前
諸人之作並不可攷惟潘安仁寡婦賦注兩引王粲寡婦
賦而引丁儀妻寡婦賦者至二十歸去來辭注復一引詞
並典則淒麗當亦同時所作不則或代儀所製按裴松之
注引魏略太祖欲以愛女妻儀為五官將所阻遂與夏侯
楙即清河公主也公主不聞有才而儀之妻雅贍若此蓋
儀不能尚主後所娶或亦文帝戚屬故亦承命作賦也他
作並不見然即以此賦論已可伯仲文姬師友辛憲非鍾
琰等所可及也

文選四十二陸機答賈謐詩又引丁德禮寡婦賦按魏略
丁儀字正禮廩字敬禮此德禮當亦儀廩昆仲今攷德禮
又有厲志賦見文選注四十卷

曉讀書齋二錄卷下終

曉讀書齋三錄卷上

黔中錄

幽冀之境有水皆名為海吳越之地有水皆名為河至黔
蜀之區有水又皆名為江故貴州一隅江之名有數十類
皆小水也印竿以筏索得名漢書武帝紀注西南夷循竿
以渡水因號印竿是也牂柯郡以船牂得名華陽國志莊
嶠伐夜郎軍至且蘭牂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
有牂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是也禮記中庸篇言聲
名洋溢必首及舟車所至信哉樊說文健為夷也从人棘
聲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元和郡縣志云戎獠之中最
有人道故字从人然玉篇又云屏之遠方曰熒熒之言偏
也則又諧聲之字非指事矣

宋書州郡志武陵郡黠陽長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按諸
地志皆以為吳分西陽縣疑黠陽即黔陽以音同而轉也
說文黠淺黃黑也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也徐鉉二
字並音臣淹切蓋古字通

方言彘朝鮮列水之間曰葉禰郭璞云今短度絹為葉禰
也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有葉禰縣或亦以織彘得名

犛牛西南夷長尾牛衆經音義引說文以為即今之貓今
攷說文無貓字止作貓玉篇廣韻貓獸捕鼠也犛貓音同
爾雅云虎竊毛謂之號貓是貓可以名虎亦可以名牛矣

銅柱灘爲延江水入江之處土人云馬援始欲鑄銅柱於此故名樂史引周地圖記曰涪陵江中有銅柱灘昔人於此維舟見水底有桐柱故名今攷水經注本作桐柱灘則前一說皆附會也

後漢書西南夷傳桓帝時牂柯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今攷說文及後漢書儒林傳慎卒當在安帝建光之初下距桓帝時尙二十餘年不得云桓帝時慎尙在也惟貴州圖經云珍學成後歸鄉里至桓帝時官至荊州刺史較得事實

又按華陽國志尹珍母劍人今遵義府綏陽縣東王草里有尹珍講堂豈綏陽卽漢無劍縣地乎

竹三王郎祠在今平越府黃絲驛與牂柯江相近後漢書西南夷傳所云夜郎侯生於邈水卽此蓋遵義平越都勻等府皆古夜郎國地漢書所云夜郎東接交阯西鄰滇國自西徂東奚啻千里是也今人皆以唐所置夜郎縣爲夜郎矣又攷遵義府在今貴州北境而通典云播州爲夜郎國之東南隅又可知夜郎之大矣

水東水西以烏江分貴州土司傳安氏領水西宋氏領水東是也水內水外以三岔河分貴州紀事陸夢龍等諸監司分駐岔河共翦水 逆苗是也明天啓六年巡撫王璠等拒安邦彥於趙官堡殺傷甚衆水外之賊一時潰歸

丹江在丹江通判城西合諸山之水以成江下流合台拱小江入於清江按沿江諸苗又有大丹江小丹江之別實止一江也

施秉縣本與清江接壤明萬歷中清江叛苗結連播州楊應龍爲寇四出焚掠乃遷施秉縣治於偏橋以避之雍正十年台拱苗渡江焚舊施秉縣卽萬歷前故縣址也

貴州四川以赤水河爲界明史四川土司傳蘭州平總督朱燮元請以赤水河爲界河東龍場屬黔河西赤水永寧屬蜀迄今遵之

都江又有上下江之分由諸葛營而西爲上江由諸葛營而東爲下江今設有上江營古州協副將主之下江則設通判治焉

牛皮箐在新疆之中綿亘數百里不一其名丹江雜在其北古州上江在其南八寨九門在其西南清江台拱在其東北爲生熟苗逋逃之藪乾隆元年因逆苗包利紅銀等叛經略張廣泗遣兵四面進勦窟穴始空然其境陰霾布地黑霧障天近年鎮遠鎮遣一外委及五兵戍之數月間皆爲暴雨震死蓋沓厲所鍾洵非人境矣

貴州初建會城本擬在安順後以秤秤貴陽之土較安順重十之三是以移建焉

古州氣最溫和二月未中百花齊放溶江車 流其北飛山擺山峙其西余與彭軍門廷棟孫司馬鑑御袂衣坐諸

葛 尙覺暖氣馥郁低瞻屏宇翠歷千層東望郭門花黃
十里覺江鄉春景無此繁麗也

甲秀樓在貴陽府城南芳杜洲上文端公鄂爾泰雍正中
平苗至此有石刻一絕句云炊煙日午散如絲十萬人家

飯熟時問訊何人稱濟火斜陽滿樹武侯祠蓋樓傍即諸
葛忠武祠也俗傳濟火爲安氏始祖佐忠武征孟獲有功

故土人以之配食然此事究未知所出田雯作濟火考以
爲苗人相傳云殊不足據今明史貴州土司傳始載入濟

火事當亦據萬歷中所修貴州通志耳通志言蜀漢封濟
火爲羅甸國王又

云濟火爲亮先鋒其說皆不經按舊唐書南蠻傳會昌中
封鬼主阿佩別帥爲羅甸王是唐時始有羅甸王之名
貴陽府與遵義府以烏江爲界平越府與遵義府又以渭

河爲界明史貴州土司傳播州平分其地爲遵義平越二
府以渭河中心爲限按渭河僅小水在黔西州境流合以

濟水始入烏江當時以爲界者蓋是水適當二府之中耳
余癸丑四月自大定按試遵義會過此水水上有橋亦名

渭水橋有絕句云渭河北去路尤稀急溜橫衝石徑微二
十二條衣帶水劈空爭欲上山飛蓋水盛時渭河尙有洶

湧之勢也
又按銅仁縣亦有渭水故唐渭陽縣以此名與此自別

飛雲洞距黃平州二十里在官道旁是以競傳其勝余以
爲尙不及天柱縣之師子崖開泰縣之少寨諸洞惜地甚

癡阻惟學使三年一過此然尙須舍輿而騎舍騎而步僅

乃得過則山之奇險峭厲可知

諸葛洞在施秉城東十里石檻三重懸漏百仞余棹小舟
過之未到數十步已飛瀑及額矣厓昏接天水激冒嶺久

佇之懍懍乎似非人境
沅湘之間祀馬伏波鎮遠以西則祀諸葛均屬報功之典

然近日貴州又甚重黑神香火報賽不絕云神爲唐南壽
雲則神與地殊不相涉并未知所以號黑神之故

自獨山州三角屯舟行至古州約水程三日即古豚水也
亦名牂柯江漢武帝元鼎五年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

柯同會番禺即此水余以甲寅二月自都勻按試黎平道
出於此灘奔似箭石轉如星或魚躍高崖或花生天半蠻

中之景奇麗極矣
自畢節至四川永寧今已爲通衢運銷往來皆由此道明

貴州土司傳自永寧而普市而霑泥朱熹元傳作靡泥而
四川土司傳亦同

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又四百里
爲白巖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里爲畢節畢節至大方不

及六十里按今圖經云畢節至永寧二百五十里實不止
也當以明史爲準他若靡泥普市隨時而改不可悉考惟

層臺廢站尙有遺址耳
乾隆六十年正月湖南逆苗吳華登石三保鉤結銅仁石

柳鄧等焚劫附近諸寨大學士公福康安時總督雲貴會
四川湖南北兵勦平之按明貴州土司傳宣德五年銅仁

長官石各野聚衆出沒銅仁平頭甕橋諸處誘脅蠻賊石雞娘并算子平長官吳畢郎又有吳不爾吳不跳等共爲亂亦彙川湖貴州進勦乃平今相率煽亂者又此二姓蓋其種類實繁屢經誅勦尙不能盡耳聞吳華登証或諸首以爲逆藩吳三桂之後不知明時長官卽有此姓且吳逆又安得尙有後人耶按明成化十一年銅仁烏羅前在全州安稱元末明玉珍之子孫繼官軍討平之亦與吳華敦

詭稱吳三桂後相類思南府治西明一統志云有漢牂柯郡廢通志府志皆因之實非也攷兩漢牂柯郡皆治直隸若思南府治則爲漢武陵郡西陽縣地安得云漢牂柯郡在此乎蓋唐武德二年別立牂柯郡或當是耳太平寰宇記牂州牂柯郡下亦云有古牂柯郡城在今郡西漢末之時所保於此說亦未諦

華陽國志云牂柯郡上當天井故多雨潦今諺云天無三日晴又目之爲漏天亦以此余居此三年近秋冬間亦有晴至十日者土人卽詫以爲異今攷漏天二字亦始見華陽國志

貴州名宦宋元以前僅止數輩然其功德在人典籍可稽者尙不乏人今約舉之以待有心者補入祀典焉三國蜀志馬忠傳拜忠牂柯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張嶷傳注引益部耆舊傳牂柯與古獠獠復反馬忠令嶷領諸營往討疑招降得二千餘人悉傳

諸漢中費詩傳爲牂柯太守李恢傳爲庾隆都督追朱褒之黨南至槃江東接牂柯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晉書載記李壽遣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元和郡縣志思州思王縣下云漢時陳正爲牂柯太守阻兵保據思邛水漢將夜郎王破正於此安撫百姓時人思慕遂爲縣名太平寰宇記費州下云後周宣政元年信州總管龍門公王述招慰生獠王元殊多質等歸國遂肇立爲費州也又云唐武德四年山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招慰生獠置城樂縣始築城時人歌樂之遂以爲名以上諸人或有戰功或畱治蹟於蠻方有裨卽於吏績無慙願核實入之以勸後來云

貴州人物亦有可補入太平寰宇記漢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髮二縣晉書載記涪陵民藥紳起兵應羅尙又寰宇記云周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因置奉州後改爲黔州又云唐貞觀中東謝首領謝元深南謝首領謝彊又首領謝汕謝文經杜佑通典西趙首領趙唐圖經牂柯酋長謝龍羽唐貞觀三年授牂柯刺史封夜郎公此條寰宇記亦同按自漢建安至唐貞觀謝氏皆世爲渠率則亦涪陵之巨族矣

遵義府城東有桃源洞俗傳爲李白長流夜郎所居之地有石刻聽鶯詩通志縣志皆錄入之無論詩之鄙俚必非白作白外集全卽以輿地考之唐初有二夜郎一屬夷州

尋省在今綏陽縣界一為業州治在今湖廣沅州府界後改名峨山一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兼置珍州今廢州及縣皆在桐梓縣界並與今遵義縣無涉是白曾到遵義與否尙無確據詩之工拙又可以不論

太平寰宇記引蜀志蜀先主於武陵五溪立黔安郡今攷黔安郡之置在隋大業三年安得三國時卽有黔安郡之號黔安郡蓋涪陵郡之誤下云永嘉後地沒蠻夷益可見係涪陵非黔安也圖經引舊說樂史引蜀先主以地控涪江之源故於此立涪陵郡涪陵郡後周時改爲黔州隋又改黔安郡樂史因此誤也

樂史又云黔州在漢爲武陵郡西陽縣地武帝於此置涪陵縣是則涪陵縣係分西陽縣所立而別屬巴郡也向讀

元和郡縣志黔州理彭水縣乃於黔州下云本漢涪陵縣理於彭水又云本漢西陽縣地一地兩名常以爲疑今始豁然蓋吉甫一本舊所隸而言一本分隸後言之欲讀者互見也樂史於地理雖不精而采掇極廣此等蓋皆係賈耽四夷縣道述等舊說樂史采用之耳

今西陽州黔江彭水等縣皆漢涪陵縣地永順府永順龍山思南府安化婺川等縣皆漢西陽縣地壤本相錯故前人云漢西陽縣極大也

思邛水出思邛山今思邛山無可攷

前漢武陵郡治義陵縣後漢移治臨沅劉昭注郡國志引

潘京之說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爲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

傳曰止戈爲武高平

日陵於是改名焉昭以京說爲非余按前漢郡治義陵則京說亦未爲無據但郡名之改當在前漢時至光武中又移郡至臨沅京不分別言之故

劉昭之疑耳

今銅仁府卽辰陽

舊唐書吳分西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按吳未嘗置黔陽郡蓋縣字之誤耳樂史誤亦同

漢夜郎縣所在今已無攷惟舊唐書地理志珍州夜郎縣下云漢夜郎縣之地

今縣字誤作郡據此則漢故縣亦當在今遵

義府境內但漢時縣大不知其境何所界耳

玉篇卽警縣亭名今不知所在

遵義府卽唐播州也韓退之云播州非人所居然以今日論之入遵義界卽山勢開展水田平曠實爲貴州十三府

之最江浙人遷居此者頗多蓋已皆指爲樂土云

曉讀書齋三錄卷下

陽湖洪亮吉著

塞外錄

唐書王方翼傳為庭州刺史與十姓阿史那車簿較戰伊麗河按唐庭州治後庭縣後改金滿縣即今古城距伊麗河尚遠蓋轉戰所至也

熱海當即今烏魯木齊之布爾噶布拉克台站西之湯海西域聞見錄周百餘里中皆飛灰置物於中則燄起頃刻灰盡

固原州度六盤山山甚險峻東西咫尺顯晦頓殊古以此為隴山之尾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有略畔道即此也小顏

曉讀書齋三錄卷下

云有略畔山今在慶州界其土俗呼為洛盤音訛耳水經注又謂之六盤口今名曰六盤山實一山也十道志亦云

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今西寧府即漢金城郡臨羌破羌等縣地後魏初於此置鄯善鎮後又改置鄯州唐宋皆仍其名蓋破羌縣本繫破鄯善時所置其地或置鄯善降戶故名趙充國傳等可證故又名為鄯善鎮又名為鄯州也漢破羌故城在今碾伯縣西

過安西州行一百里有泉土人名為疏勒泉余時已疑漢疏勒國在龜茲之西去長安已及萬里安得此問即有疏勒泉車中無事因取漢書西域傳與耿恭等傳細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疏勒城實非漢疏勒國所都之城名偶同耳

前漢書西域傳疏勒國治疏勒城後漢書傳云疏勒國領戶二萬二千勝兵三萬人於西域中為強國則都城內既有王又有疏勒侯擊胡侯以訖右譯長等官既不一加以居民勝兵自不下數萬何以棄而不居反畱空城為恭等

一二十人所據若云與疏勒國眾同城則匈奴車師不圍恭等并圍疏勒國君民矣匈奴既於城下擁絕澗水則一城之人必皆大困恭即能穿井得水疏勒國眾又將何

飲乎恭即能煮弩作食疏勒國眾又將何食乎且西域諸國類皆逐水草而居今城旁之泉寬止二十餘步不足以供十數萬眾飲汲及畜牧明甚况自圍城及圍解傳不涉

疏勒國一字明非疏勒國都城可知一矣二則地理遠近不合恭傳言恭為戊校尉屯金滿城謂者關龍為己校尉

屯柳中金滿城即今奇臺縣東之古城柳中縣在今哈密城西十里皆與今州西之疏勒泉近而與漢疏勒國遠至

二倍圖經古疏勒國去陝西省九千六百里今鎮西府去陝西不及五千里古城在府西不及五百里二矣三則日

月遲速不合恭傳言肅宗建初元年正月秦彭等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自柳中至交河城一往一返及攻城之日

至少亦須一月及車師降後乃分兵使范羌從山北迎恭又大雪丈餘即至速亦必半月可達圍解之後且戰且

行吏士又素飢困然恭傳云是年三月已至玉門則道里甚近必非自疏勒國之玉門可知三矣又恭傳云發張掖

曉讀書齋三錄卷下

曉讀書齋雜錄 三錄卷下

六三一

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部 在今沙州衛西與三郡皆
 距今州西之泉密適當日必就近徵發四也四則南北向
 背不合交河城即今土魯番在雪山之北今疏勒泉亦在
 山北而疏勒國遠在雪山之南若恭果據疏勒國城則當
 使范羌自山南迎恭何得反從山北此又一顯證五矣又
 與班超傳彼此情形不合超傳建初三年上疏言臣孤守
 疏勒於今五載自建初三年上溯至永平十七年方及五
 載校恭傳被圍之日正在永平十八年及建初元年且超
 傳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寵
 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
 為首尾即疏勒國王使恭此時在疏勒國都城正可與超往來
 接應不慮勢孤而何以超傳既言孤立無援恭傳又云孤
 城固守明二人必不同在一國可知况一疏勒城也豈有
 龜茲姑墨攻其一面匈奴車師又攻其一面而兩不相聞
 者乎且恭果在此城是以喪敗之餘二三十人受四國迭
 攻恐亦無此理况鮑昱鄭眾訟恭之功使圍城有四國正
 當張大其詞而何以一則言匈奴圍之歷旬不下一則言
 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皆僅言匈奴不及他國乎此又
 可準情酌理明為必無之事矣至非疏勒國城而亦名為
 疏勒者此亦如上郡之有龜茲酒泉之有玉門或居其流
 人或徙彼降戶皆未可定

疏勒水在安西左近於唐時又得數證新唐書郭元振傳

為安西大都護會突厥娑葛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
 勒水上云云疏勒水近安西之顯證疏勒或又作娑勒李
 嗣業傳嗣業應募安西軍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
 城據山瀕水又聯水作郭云云瀕水即疏勒水矣嗣業又
 嘗為疏勒城使漢耿恭故井久涸嗣業禱已泉復出益可
 知即恭所守之疏勒城矣

又據嗣業傳疏勒城旁又有信圖河今無可攷
 金滿新唐書地理志等皆訛作金滿近古城內掘得舊碑
 正作金滿蒲滿字形相近而誤亦如春秋左傳晉厲公名
 州滿釋文作州蒲又云一本作州滿是矣

趙充國傳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院入窮水塞核窮水
 塞即今戈壁掘地至丈餘無水今自安西州至哈密皆是
 故云窮水塞也

涼州以西沙磧中皆出鹽其味較海鹽池鹽更美掃地即
 可得之自涼州至伊犁皆然呂覽本味篇所謂大夏之鹽
 是也高誘註大夏澤名或云山名在西方即指此

又本味篇所云不周之粟陽山之稌三危之露昆侖之井
 皆在西方足跡所經之地何得云流沙西北即非人境乎
 今烏魯木齊伊犁所食之米穀粒大味甘尚勝中土
 祁連山又名碁連山見北齊書碁連猛傳是碁連氏蓋以
 山得名

唐貞觀以後開元以前西南境最廣自今伊犁至西海皆

有州縣觀唐書蘇定方等傳可知定方傳爲伊麗道行
大總管出金山破處本昆部進至曳咥河又薄金牙山與
賀魯及十姓等戰擒賀魯於是修亭障列蹊隄定疆陲唐
之州縣及於西海其明證也金山在今喀爾哈界唐書突
厥傳頡利敗車鼻率所部竄金山之北是矣
距惠遠城南門一里有望河樓下瞰伊江爲遷客眺覽之
所
果子溝山徑極險南北並高峯峻嶺中闕一道劣僅通人
每歲雪深時往往連人及騎陷入雪中至三四月路開台
員卽絡續報雪中檢出人馬屍骨其人尙皆僵坐馬背不
仆蓋爲雪氣所逼也

曉讀書齋雜錄

五

伊犁大風至拔木土人云今歲尤甚余所居與撫民同知
官廨相對廨中老柳一日拔去十數株其奔騰盪擊之聲
休人耳目
賽里謨淖爾在伊犁後三台間有島嶼無輪委不生一物
不染一塵投以巨細頃刻必漂浮上岸余以冬夏過此
水色皆深綠環以雪峰久視之覺心形俱澈土人稱爲西
方淨海云中有神獸形似青牛大角而多髯見則雨雹
布爾噶西淖爾在精河正北精河水入其中東西廣四百
里南北百里常見層樓遙聞大礮聲則翌日大風
精河水發時勢亦洶湧余以五月十日四鼓渡此時斜月
欲落村雞亂鳴急浪中馬凡數歇乃得過

沙 南北兩路皆有之自巴里坤之精河其迤北一帶皆
是齊七罕河在伊犁霍爾果斯城西
昂吉爾圖淖在烏魯木齊東南卽古鹽池也
戈壁中烏鵲皆穴地作巢其飲啄與內地雞豚無異

老聃未嘗入西域其以爲老聃入胡者釋氏欲引爲同道
故神奇其說以炫世耳至葛洪神仙傳等并以老子爲十
三聖師皆屬不經之談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
出莊子爲老氏之學使老子果不死方將表其靈異肯反
實其死耶水經注蓋屋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是老子之
死既有弔賓復有葬地明生未出秦國境可知何云至西
域耶今蓋屋縣東南三十七里有樓觀或因老子休神之
所故爲之立觀也

曉讀書齋雜錄

六

元和郡縣志蓋屋縣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周穆
王爲召幽遠之人置爲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云云
余又疑之史記老子列傳云見周之衰適遂去至關關令
尹喜 之著書以其時攷之當在春秋之末漢書藝文志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是喜
官止關吏又與老子並時何得云周康王時喜已作大夫
耶疑吉甫等亦采傳記之誤而未及細考也劉向列僊傳
卽云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不言在康王時
葛洪書老子西遊遇關令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
魏崔浩亦云尹喜爲散關令李尤函谷關銘則云老子所

萬松塘在天山下卽詣巴里坤要道也細驗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等皆云楠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楠讀如姓楠氏之楠今按左傳莊公元年楚武王卒於楠木之下卽此木陸德明釋文及正義並云有曼助二音蓋正義疑楠木爲朗榆故楠又有朗音也余己未冬遣戍伊犁過此曾畱一宿土人尙呼此爲楠木是矣又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楠木山樂史稱郡國志云楚武王卒於楠木之下卽此山玉篇又有武官莫昆二切今人亦皆讀作門哈密瓜卽古敦煌瓜也漢書地理志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小顏引舊注云卽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瓜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徐堅引廣志云凡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敦煌之種爲美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然唐書地理志沙州瓜州等皆不貢瓜或以其生脆難致故不入常貢耳敦煌瓜亦有種皮薄而軟者出哈密回城等處大者如枕瓜熟時到口卽消融無滓其貢御者乃係未熟時生摘至熟則不能經久且不能歷遠道耳一種皮厚而脆者嘉峪關以內至甘涼一帶皆有之大者如斛食時須削去其皮其美亦不減哈密等所出地理志注所云瓜入瓜中首尾不出者蓋指此種耳

在皆有之
昆侖山出玉不特河源及葉爾羌和闐諸處也烏魯木齊巴里坤諸山亦皆有之余自哈密至巴里坤道出天山石色盡紺綠溫潤夜輒有光土人亦呼爲玉石
相傳溫都斯坦有石柱長數十丈上鐫寒門二字今攷淮南王書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若今溫都斯坦則在正西已屆西海非北極也蓋偶同其名耳土人相傳又云寒門二字倉頡所篆益不足信
水經河水注渠犁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犁接敦薨之水又南流注於河按今精河當卽昔之精絕以道里校之亦合精河今入布爾噶西淖爾
河河周廣四五百里當卽古之大河也
辛氏三秦記長安正南山爲秦嶺固矣圖經今在鞏屋鄠縣界者爲終南山其自長安以東至藍田者爲秦嶺不知塞外之天山亦可稱爲秦嶺南史夷貊傳河南王其界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所云秦嶺卽天山也蓋天山本終南山之首是南山之首南山之尾皆可名秦嶺矣
楚辭大招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洋洋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旄只白 顛顛寒凝凝只連龍當卽天山之異名招魂則云魂兮歸來西方之青流沙千里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今出嘉峪關抵

伊犁七十里中實皆西而兼北戈壁之險雪山之寒或經旬而斷水或匝月而無人偶揭此二篇讀之真覺古今一轍也

齊語縣車東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韋昭注拘夏辟耳之谿也是拘夏水名近太行山今攷水經注濁漳水下白渠水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與拘澗水合水導源武始東山白渠北俗猶謂是水為拘河也拘河或即春秋時拘夏何以言之水經注下云渚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又東故瀆出焉一水東為澤者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雞正矣雞澤既為國語之雞正則拘河亦即國語時之拘夏也

水經注卷之二十一

十一

春秋時有兩成一在濟陰郡成陽史記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即杜預左傳注所云邾姬姓國周公弟邾叔處之後在東平剛縣西南應劭曰其後乃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成又作邾公羊又作盛穆天子傳有盛姬疑即邾國之女也水經注洙水下云洸水西南流逕盛鄉城京相璠曰剛縣西南有盛鄉城者也亦即此矣一在東郡廩丘說文邾孟氏邑从邑成聲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成都故城魏王泰括地志亦同王莽所云成穀矣今考成縣故城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北相近又有成城圖經成城在罔陽縣東北九十里春秋時魯邑也城都故城成陽故城並在今曹州府濮州東南又考應劭誤以叔武為

季載管蔡世家本云冉季載少未得封杜預又以叔武為叔處或音近而誤

曉讀書齋四錄卷上

左傳宣公二年其御羊斟不與鄭衆陽羊斟為大

姓名衆又云叔牂即羊斟也正義申杜并云羊斟與叔牂

當是名字相配今攷即以羊斟為人姓名則羊當是姓無

緣作字與姓相配惟淮南繆稱訓載此事為得其實云魯

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斟訓為斟酌之斟方

言斟汁也羊斟者猶言羊汁耳小司馬史記索隱云斟謂

羹勺故因名羹斟是矣傳下云羊斟非人亦云羊羹細故

而致敗國師故云非人耳猶戰國中山策所云吾以一杯

羊羹亡國事絕相類況細校淮南魯酒二語句法大同若

以羊斟為人姓名則魯酒二字亦可云人姓名乎高誘注

第云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亦不以羊斟為人

姓名最屬得解淮南高誘皆在鄭杜之前說當有據也

龍門有二一為江渚之龍門一為河津之龍門江渚之龍

門一名郢東門河津之龍門又名渡門是也楚辭九章

涉江云過夏首而西浮願龍門而不見王逸章句云龍門

楚東門也劉向九歎亦同以迄謝朓辭隨王朓白雲在天

龍門不見隨王子隆時在荊州故朓朓云然至若河津之

龍門名雖見於禹貢水經然文士相承用登龍門一語實

始於辛氏三秦記而李賢注後漢書引之後漢書李膺傳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賢注云以魚為喻也龍門

河水所下之口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

集此門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自唐以後皆承用之於

是人但知有河津之龍門而楚郢之龍門隱矣又伊闕亦

傳教都賦及水經

費於春秋前蓋魯附庸國孔安國尚書費誓傳伯禽為方

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救之左傳隱公元

年費伯帥師城郎伯蓋其封爵郎地近費故帥師城之否

則或受命於魯合觀傳二年書法自明杜注言魯大夫非

也史記魯世家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蓋前此魯已

兼費故至是以封友自此之後費遂為季氏之邑矣費一

作鄭又作柴皆古字通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今按左傳莊公十一年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歎孫生搏之歎顓同是魯

本有顓孫姓不必盡出陳矣兒子飴孫又云莊二十年左

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春秋時有以王

父名為氏如楚令尹門班齊公子橐堅之類子張或即顓

孫之後太史公從其先世之籍故曰陳人如孔子居魯而

曰宋人是也說亦可通

晉宋書及南史隱逸傳皆列陶潛皆云為大司馬侃曾孫

余已有辨見前卷及集中陶氏族譜序矣今細核三傳不

特此一事不可信也南史於著五柳先生傳下即云親老

家貧州召主簿不就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

及饋梁肉云云攷宋書本傳道濟拜江州刺史在文帝元嘉三年五月不及一年而淵明已卒今敘在淵明為鎮軍建威參軍及官彭澤令以上一不可信也淵明此時年出六十久已無親淵明與子書即云年過五十而窮苦而云親老家貧二不可信也於此條下始云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是以宋之元嘉為晉義熙以前前後倒置三不可信也王弘為江州反在道濟之後四不可信也顏延之傳為後將軍劉柳行參軍因轉主簿皆在義熙十二年前至為始安太守則在宋少帝景平中契闊十年誅所云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以下十數句是也是淵明始終交契無過延之然敘淵明家世祇云南岳之幽居者也又云物尚孤生絕不及其先世而三傳皆云系出於侃與其信异代之史臣不若信生平之知已是傳所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云云五不可信也宋書南史並云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而誄則云詔徵為著作郎下即云春秋若干以元嘉四年月日卒今細校之以著作佐郎徵在義熙之末以著作郎徵則在宋受命以後實係兩事故官階正佐亦不同此誄可以補史傳之缺一也傳云親老家貧而誄則云母老子幼合之淵明命子詩於皇仁考淡焉虛上又云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是淵明父亡在母之前至母之亡又當在彭澤解組之後誄所云遠維田生致親之義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

為彭澤令是矣以此知淵明作令非僅為三徑之資亦兼存祿養之義此誄可以補史傳之缺二也宋書南史並云延之在尋陽與淵明情款今考劉湛傳父柳亡於江州州府江州治在尋陽又按尋陽郡亦治此故傳又有郡將候三命則知不特州辟淵明潛云云郡將即太守也又誄云辭州府郡將亦曾有辟命可知尋陽圖經淵明故宅在縣西南柴桑里延之佐劉柳時所居當與淵明最近故誄云接閭鄰舍宵書懇非舟非駕也此誄可以補史傳之缺三矣又傳云罷彭澤令在義熙二年其為鎮軍建威參軍又在作令之前則元興末義熙初也晉書安帝紀義熙元年二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桓振斬之又劉敬宣傳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今攷長民傳破桓歆在義熙以前與淵明筮仕之時恰合是淵明參建威軍事非劉敬宣即劉懷肅不出二者無疑矣按敬宣為江州刺史又鎮潯陽則淵明參敬宣軍尤近事實吾友莊述祖云劉裕為鎮軍將軍在元興三年為壬寅歲而淵明之為鎮軍參軍又在庚子以前明與劉裕無涉此又別傳可以補本傳之缺一也余又按淵明為建威參軍時裕時正為領軍將軍徐州刺史並非鎮軍此又晉宋二本紀可以正流傳之誣二也總之三隱逸傳及昭明所著皆有不能徵信處而南史誣妄尤甚此皆係淵明一生出處大節故詳悉列之如此而古人庶不受誣於後世乎

地理志沛郡有義城縣後漢屬九江魏晉屬淮南晉書桓

宣傳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按義當作鄴說文鄴臨淮徐地春秋傳曰徐鄴楚是也今左傳本作儀義儀鄴並同今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土人訛作拖城亦以聲近而轉也

今徽寧二府間多祀唐汪華以為土穀之神其木主有稱越國公者有稱汪王者然吾以為既稱王即當稱吳王以從其自號唐書高祖本紀所云汪華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稱吳王是也本紀又言梅知巖據宣城不言其有僭號今宣城及寧國縣皆有知巖祠廟或稱魯公或稱魯王名號亦不畫一又本紀於武德六年三月梅知巖左難當降今方志于歸降年月亦前後不同自當以本紀為正

曉讀書齋錄上

五

鄴道元河水經引左丘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尚存薛綜西京賦注亦引此文不言出左丘明而但云古語今攷外傳既無此文且文法亦絕不相類按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新國語三十四篇劉向所分向素好采異說此條或即向所掇拾道元誤認為左丘明也楊雄河東賦云河靈矍矍掌華蹈襄蓋西漢時已有巨靈之說矣秦法斬首一名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後人遂云官階中之加一級二級始於此非也說文級絲次第也鄭元禮記注級等次也因等次復借為階級之級故級又作級曲禮拾級聚足家語歷級遠登階不聚足皆是且左傳僖公

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即有加勞賜一級之文二十三又云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辭則官階之一級二級明非自秦始也

左傳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云殄滅我費滑杜預注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為子馮等帥師侵費滑亦即此是費滑亦如周之陽樊晉之郟邵魯之須胸雖二名而實則一地然亦有僅稱費者郡國志滎陽有費澤當即費邑之澤遂以得名至水經注渠水下引襄十八年楚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而不言滑是費滑又若截然兩地矣或以為道元引傳脫一滑字然滑下傳尚有胥靡等三邑道元亦不引而即云右回梅山則非脫字可知

曉讀書齋錄上

六

梁書文苑劉昭傳載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蔚宗後漢書世稱博悉今昭後漢書集注蔚不傳惟司馬彪遂以續漢書十志稱劉昭注補人疑昭本傳止言注蔚宗而不言司馬彪續漢十志強屬之於昭而反沒其注補之實不知非也昭注范史時范志三十卷久已亡故取司馬氏續漢志以補之史文簡略故止云注范史耳南史所述亦與梁書同

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夫子閉門距躍李善注距躍不行也引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步今攷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魏犢

距躍三百曲躍三百杜預注百猶勵也無此義疑三百當為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也襄公二十五年晏子枕尸殿而哭與三踊而出亦卽此義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妻之傳下所稱姜氏是也劉向列女傳晉文公迎之以歸為夫人然細校之列女傳所云亦未可盡信文公六年傳趙盾云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合以僖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三十三年傳上云文嬴請三帥下云夫人請之則是時晉文公夫人實文嬴也其二卽偏姑其三卽季隗而四卽杜祁無姜氏之位次也疑姜氏留齊未歸否則文公復國之年姜氏或不幸已死均未可知

與其信列女傳不若信內傳吾友邵學士晉涵南江札記引列女傳云蓋以正室之禮待之蓋亦未深攷

水經注沂水下云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緡為侯國指城陽之盧縣故注下按地理志城陽國有盧縣而無盧縣又盧縣屬泰山郡不容此復有盧史記漢書二

表稀所封又皆作雷皆云屬東海今攷東海郡亦無雷縣而有昌慮縣注曰侯國莽曰慮聚豈稀所封卽此耶以辟土侯壯所封在東海例之亦合史記表及水經注作共王子而漢書表又獨作共王弟亦不同

皇侃論語義疏頗采異說如齊景公章疏云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

石虎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女不食周粟何食周草太夷齊聞言卽遂不食七日餓死今攷令支雖見於國語及周書王會解而遼西郡之名至秦始置且祐家白三字亦恐有脫誤則不若譙周古史攷之言為可信矣劉峻廣絕交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李善文選注引古史考云夷齊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疑侃所引不過六朝人之譏述而古史攷之著尙在漢末且以情事度之亦較義疏所引為可信也

今歲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枯旱至數十州五六十年来所未有也吾友寧化伊秉綬守揚州以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之法行之未嘗不屢驗但未得深透耳以是知古法何嘗不可行於今或築壇饗社向背陰陽法稍未合故應驗亦不至十分也且法亦何嘗翔自董君董君為春秋之學蓋三代以來吁嗟求雨之時盡當如此耳漢藝文志雜占家又有請雨止雨二十六卷不著姓名隋書經籍志復有董仲舒禱雨圖三卷書皆不傳然卽繁露十卷所言或可類推也吾願有牧民之責者平時先講求之以備倉猝則亦救時之良法耳伊君禱雨時余正居焦山故知之最稔

山中老衲言今年大江水較往時減至八尺潮信亦減十分之五以致東南水國溝港絕流斗水十錢誠從來未有之災也

廣韻東部餽注引地理志曰東郡館名今考今本地地理志東郡臨邑有凍廟字从水非食也玉篇亦不收餽字是當以凍字為正說文凍水出發鳩山入於河與東郡之臨邑無涉惟濟水實經於此乃悟地理志凍字實涉之誤下小顏注涉亦濟水字也益可證凍當作涉郡國志云涉廟在臨邑水經注云臨邑有濟水祠是也因涉而誤作凍因凍又誤作餽真所謂字經三寫焉變馬矣廣韻集韻等皆然字書之不足信如此

孟子遷於負夏趙岐注負夏鳴條皆地名史記舜本紀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元云負夏衛地而不言所在今考漢書地理志山陽郡瑕丘縣應劭曰瑕丘在西南郟道元云

九

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負瑕是也衛公叔文子與蘧伯玉升瑕丘即此故鄭元皇甫謐等又以為衛地也據此則負夏即負瑕以聲近而轉耳尚書大傳又云舜販於頓丘就時負夏頓丘地理志屬東郡春秋時亦衛地與負瑕相去亦近

郭巨埋兒一事世俗所盛傳不知始出何書據太平御覽等所引以為出劉向孝子圖今攷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並不載向此圖惟經籍志於孝經類載孝經內事圖二卷亦不言出劉向御覽八百十一卷又載有宋躬孝子傳所述郭巨事大類與孝經圖同宋躬唐書藝文志作宗躬其書載於王韶之孝子傳下則六朝時人也外此則于

十

寶搜神記李瀚蒙求等亦載巨此事大約皆本於孝子圖然亦有疑者劉向宋躬等亦云巨河內溫人而水經注濟水下云今巫山之上石室世謂之孝子堂圖經今名孝堂山即郭巨石室也有郭巨畫象有齊隴東王威孝頌夫巨既河內溫人何以石室又在平陰縣之巫山一可致疑也又宋書孝義傳載有郭世道南史孝義傳作郭世道亦云家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產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夫同為孝子又同姓郭又同慮缺供養瘞兒何事之巧合若此二可疑也且即以二孝子而論巨則讓產二千餘萬與兩弟而世道則家貧無產業巨所奉養者親母而世道則已屬繼母

巨埋兒得金一釜遂兼得養兒而世道之兒竟生瘞而死以情理而論則世道之孝又加於巨數倍而何以巨事則人皆豔傳而世道之純孝世竟罕有知之者豈孝亦有幸不幸乎此三可疑也余意二郭事必有一附會惜古書之流傳者絕少無從證質之耳或又云郭世道即郭巨以其巨孝故世呼之為郭巨耳存考陝西圖經李潤鎮在大荔縣西北而無里數今考北史魏安定王休傳子燮除華州刺史州時居李潤堡燮請移馮翊古城按馮翊郡舊治高陵此云古城蓋即高陵故城在今縣西南者也高陵東北至同州所治大荔縣三百八十里大荔南至華陰一百六十里燮云采材華陰陸運七十

則馮翊古城至華陰縣境實止七十里北史又云馮翊東有李潤鎮是李潤在馮翊之東臨晉之西北不出百里自李潤鎮更西北則洛川縣界矣李潤前秦時與杏城已並為重鎮圖經云始於後秦亦非也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按汲冢瑣語作平公夢赤熊晉語作黃熊韋昭注公夢熊似熊合賈逵注熊獸也觀之則平公所夢者實熊熊之熊釋文引又一說云三足鼈者非矣說文及字林亦云能熊屬

世說新語載鄭康成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束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逐之告左右曰元在上下水上而

據本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人或謂融漢世大儒必不至此然余以為世說所言必非偽造融既可為梁冀草奏誣李固固以此遂致殺身又作西第頌以媚冀則其心死久矣忌才而害及門下士尙其小者耳范蔚宗以融及蔡邕傳合為一卷然邕聞董卓之死尙歎息動色則與融合傳伯喈當亦羞之蔚宗傳贊乃云籍梁懷董名撓身毀是以一例論之不可謂平允矣

自周以後雖以諱事神然命名尙不甚相避父子同名者漢書王子侯表廣陵孝王子廣平侯名德嗣侯亦名德林邑王范陽邁死子咄代立復名陽邁北史安同傳同父子並名屈是也祖孫同名者鄭武公名掘突而其孫厲公亦

名突是也兄弟同名者三國吳顧雍傳雍次子名裕裴松之注引吳書雍母弟微子亦名裕是同祖兄弟同名也君臣同名者衛襄公名惡臣又有齊惡何休公羊注宋向戌與宋平公同名成是也自唐以後始不復有然近日蕭山汪大令輝祖為同姓名錄言明人劉江父子同名見明史劉榮傳此則又事之罕見者矣

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夫諂豈特不可施於非其鬼即應祭之鬼敬之則可諂之則不可推之而事神之道何莫不然余親見吾鄉腐儒乞人代製文昌三代名諱以立木土者夫以孔孟之聖高曾祖諱尙不盡傳家語係王肅偽子木金等語殊未可盡信即如史記世家所諱所云孔父生言孔防叔生伯夏防叔伯夏亦皆字非名也況下於此者

乎近世諂神之道又別生一法必載籍窮而無可稽者即云掘地得碑石云云周倉麥城之碑關索盤江之碣皆是也近人有為關侯祖考名氏記云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得碑於關侯故居之塔廟碑記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云侯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平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于諱毅字道遠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無論東漢尙無塔廟又既有諱有字矣而復云石盤公則必其別號也豈有東漢人而已有別號者乎至于支之外錯更不足辯此必係明時村學究所為故所取諱字皆不出四子書中所與吾鄉腐儒製文昌以上三代名諱者又何以異夫諂神者欲神之喜

耳安有妄造神宗祖之名諱而能博神之喜者乎且神之
俎豆一世俎豆千秋原不藉乎宗祖又豈藉宗祖之名諱
方能震耀一世乎諂人不已而至詔鬼詔鬼不足復至詔
神吾見今之無所不用其詭矣

秦法亦有不可盡非者如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
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甚
無謂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
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按此亦如質家之法以甲乙丙丁
為名未可為非也其失惟在欲自一世二世至萬世耳若
云以世數為號至絕世即止如漢光武所言日復一日安
敢期十歲乎則大哉王言矣

余頗不喜人持輪回之說以為即有此理亦置之不論不
議之列而已近時士大夫集之可傳者無過錢少詹大所
然尚惜其多輪回說一篇蓋輪回之說始於六朝盛於初
唐宏明集廣宏明集等可見豈有為漢儒之學者斤斤焉
與唐人辨六道之終始十八獄之升降乎惜哉不作可也
否則刪之可也

左傳僖公十年秦伯使冷至報問昭公二十一年冷州鳩
曰釋文本並或作伶今攷成公九年鍾儀封曰伶人也詩
疏及文選注即引作伶是冷伶本一字可作冷亦可作伶
也元和姓纂又云冷後諱為冷後漢有冷壽光前趙錄有
冷道皆是其後

水經注沔水下稱義熙十五年漢水出銅鐘十二枚刺史
索邈奉送洛陽歸之宋公府今考義熙無十五年所云十
五年實恭帝元熙元年也晉宋二紀及符瑞志亦不載此
事又義熙十三年十二月裕已離洛陽南歸今隔二年而
復云送鐘於洛陽亦非事實又是年正月裕已進公爵為
王而此尚云宋公亦非疑道元所采失實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絜絜公羊穀梁作輒或
云出公名輒靈公之孫與絜世數甚近不應同名不知公
孟子名輒本以疾名與出公之名輒不同穀梁傳曰輒者
何也日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跣衛謂之輒玉
篇廣韻輒足不相過是輒當作跣或作綦或作絜皆以聲

近而轉也詩載寔其尾毛傳寔踣也說文踣躓也又云蹇
蹇足也與絜輒音義並通是公孟子名跣亦如慶集頭傾
游販眼白春秋時即隱疾為名者極多無足怪也又說文
取字引春秋傳云秦公子取取者其耳垂也是秦公子之
名亦近取諸身與此同取輒古字並通

元和姓纂鍾離朱微子之後桓公會孫伯宗仕晉生州犁仕
楚食采鍾離因氏焉子孫或姓鍾氏楚有鍾儀鍾建今攷
鍾儀尚在州犁之先何得以州犁之采邑為氏且廣韻引
世本云鍾離氏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為姓是鍾離氏又不
盡微子之後矣林寶雜采唐代譜牒多有不足據者此其
一也地理志九江郡鍾離應劭曰鍾離子國疑鍾離蓋以

國氏也

趙岐孟子注王豹衛之善謳者蓋岐亦無別據以處於淇故謂之為衛人耳今攷淇水自廣宗縣以下已與齊接界則淇非盡屬衛也左傳哀公六年囚王豹於句瀆之巨杜注云景公嬖臣則孟子所云王豹或即此

鄒衍以九州外有大九州其說已不經矣釋氏更推為荒誕無稽之說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為小千世界千小十世界為中千世界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是更拾衍之緒餘而不知其理之必不可通矣吾固謂西方之數皆吾儒之末流好為邪說者倡之釋氏不足責衍之罪則亦聖人所必誅也至云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象法一千年

續修四庫全書

五

末法一萬年則又竊大戴禮孔子對宰我之問黃帝而云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更十倍百倍之以與吾儒爭勝又不足一哂矣戰國齊策齊取淄鼠魏取伊是高誘注淄鼠伊是皆趙邑也按伊是即上黨郡之伊氏以音近而轉

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云山出美玉然自漢以來未聞有在藍田采玉者惟北史李先傳子預帶馮翊太守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蠹黑者亦篋盛以還觀之皆光潤可玩是藍田之產玉信而有徵矣然傳又云預時聞之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是預亦適逢其會耳余以為

不然即如東南產銅之山不下數十座自吳王濞諸人後豫章鄣郡諸山不聞更有產銅致富者蓋地力有消旺非產銅之山終古皆出銅不竭也藍田之玉亦視此而已矣余官滇黔時其地產金及產鉛錫之山亦頗多然力乏則須封閉不能源源不竭也合浦郡產珠亦然官貪則珠亦移徙即此道耳孰云地不愛寶哉

續修四庫全書

六

曉讀書齋四錄卷上終

曉讀書齋四錄卷下

陽湖洪亮吉著

廣雅襍奇方外旌表也王給事念孫疏證云暴與襍聲近而義同今按襍與暴不可云義同亦不當引左傳襄三十一年不敢暴露以證此襍字蓋暴露之暴从日字生義與孟子之一暴十寒同說文暴晞也是矣若表襍之襍从衣暴聲則暴已作聲而非義矣衣故有表裏之殊曹大家注幽通賦高誘注呂覽忠廉篇並云襍表也毛詩素衣朱襍襍亦當訓从表故說文襍字下引此詩易林亦云衣素表朱可證

元和姓纂可補正者極多如侍其一姓云漢廣野君酈食其元孫賜以食其為氏不知六國時已先有侍其曰季一姓云齊公子曰季之後不知晉亦有曰季以采邑為氏是婁等複姓下云南燕有徐州刺史是婁盧不知東魏又有揚州刺史是云寶今北史等皆脫云字从廣韻補正按三國吳志是儀傳云孔融嘲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然亦有未可盡信者三國後有是復有氏則是姓亦未全改新唐書奸臣柳燦傳有氏叔琮姓苑及集韻等書亦並云氏姓也

南宋人不甚通字學如王深寧可云該博矣其著困學記聞小學內引爾雅槩若茶一條云注言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說文茗茶芽也今攷茗字玉篇始有之云茗茗芽

廣韻茗草也若深寧所引說文茗茶芽也係徐鉉新附字何得以為說文乎今考芽字亦說文所無芽茗皆始見玉篇云芽茶葉老者廣韻芽茗草蘇文忠係北宋人下語即有分寸所云茗飲出近世也

說苑君道篇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云云按景公以魯哀公五年卒此飲諸大夫酒當又在定公初年又攷晏桓子卒在魯襄十七年其老已稱晏子為大夫則是年以前晏子當已服官政則年應在二十以外三十以內也自襄十七年至定公初已及五十年是晏子年亦最老壽與史記晏子本傳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之言亦合惟本傳不載晏子卒之歲月故因校說苑備及之

史記貨殖列傳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小司馬引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按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鴟夷子皮云云指武篇鴟夷子皮為田成子謀宰我云云則子皮事成子之說不妄矣今攷越入吳在魯哀十三年後一年田常弑簡公又五年而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之代齊蓋亦鴟夷子皮之力居多也十年之中佐越滅吳復佐田氏代齊又皆功成不居引身而退蠡真人傑也哉

泉水詩出宿于于飲餞于言隋書州郡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衛邢同姓之國無嫁女之禮前人以為嫁於邢旁

小國亦嫌無據今以泉水一章道理核之首章言泉水及淇則思衛而以衛地起興也衛女既於所嫁之國思歸其道路所經自必由近及遠次章曰泲曰彌夫泲水在齊境內居多漢書地理志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齊策齊有清濟濁河之固是矣匏有苦葉詩有彌濟盈毛傳彌深水也彌當卽泲旁之深水故地卽以水名又巨洋河一名胸瀾河歷臨胸劇壽光平濤諸縣與泲水亦近道元所云巨洋河一名胸瀾者也疑衛女所嫁卽齊國故次章卽以所嫁之國境內地言之三章言宿于干餞于言則道路所經之國地也四章言肥泉言須言曹曹清則已至衛國之境內矣似此分晰覺泉水四章頭緒始清雖不敢卽以爲是或尙可備一說耳

說苑說叢一篇多三代以來賢聖相傳之格言周秦諸子率多引之然亦非周秦諸子所自造也如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義管子引之唇亡齒寒宮之奇引之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士貞子引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按亦見大戴禮及荀子白沙入泥與之皆黑逐魚者濡逐獸者驅文子引之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初沐者必振冠新浴者必振衣屈子引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人知糞田而莫知糞心孟子引之敗軍之將不可言勇李左車引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司馬遷引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

之至石必過枚乘引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翟廷尉引之修身者知之府也以下十句亦司馬遷引之他如食其口而日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此例凡數十句見於呂覽淮南子者又不一而足以上諸條引用者或以爲古辭或以爲舊聞或以爲諺語類皆賢聖相傳之格言也故吾以爲周秦諸子之外惟淮南說苑最多前人舊說學者所宜時時尋覽者矣

論語子畏於匡何晏集解及史記孔子世家皆止云匡人惟說苑韓詩外傳及王肅所造家語以爲匡簡子奪伯氏駢邑三百孔安國注及史記亦止云伯氏齊大夫獨皇侃論語義疏以爲伯氏名偃駢邑者偃所食采地皆當有所本而今無攷則古書之亡者多矣

記九州地理爾雅釋地不如周官職方周官職方不如尙書禹貢卽以揚州論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必據淮海並言者傳所云北距淮南距海也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則據周所建都之地而言故云東南釋地曰江南曰揚州則北距淮南距海之地獨非揚州乎卽以漢書地理志而論廬江九江又皆揚州境內江以北之地也釋地又曰漢南曰荊州而南陽江夏夏郡又實在漢北是不若職方正南曰荊州之爲該括矣禹貢則曰荆及衡陽惟荊州舉南北兩山而荊州之界畫已盡此四字吾故曰志地理者當以禹貢

為法山水終古不變則州界亦終古不易矣釋地齊曰營州說苑則云齊曰青州一則據殷制一則舉漢制也

外傳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是人即極長亦不過以三丈為度北史高季式傳范陽盧曹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鬻骸為馬阜歷長丈六尺以為二袖是又較汪芒氏之長過之矣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信然

玉篇言部有晉云扶件切俗辨字廣韻及董唐書釋音並同按新唐書牛仙客傳有康晉即係此字攷北史江式傳俗學鄙習復如虛造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辨乃悟辨字俗既省作晉晉又訛作晉一字三寫遂至不可復識攷

北史文苑傳柳晉字願言即用俗字為名然言上尚作巧蓋字至唐時始又訛作晉耳式傳又云小鬼為靚神蟲為蠶今靚字亦見玉篇廣韻靚鬼子也類篇又訛作窺云江東呼鬼子為靚或作窺皆展轉失其本義矣追來為歸神蟲為蠶字書亦皆錄入本字下吾故云六書之乖皆自南

北朝始餘已見北魏金石跋不贅

江式傳又云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今攷唐書藝文志小學類載張揖廣雅四卷又埤蒼三卷三蒼訓詁三卷雜字一卷古文字訓二卷共五種而無古今字詁惟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注等屢引之則字詁一書又在五種之

外矣六書至漢末揖實集其大成又非呂忱呂靜等所能及也

又式傳所引小學書十四種唐書藝文志已佚其因能流傳至今者又祇有六耳式傳有通俗文次方言下其為服虔所著無疑唐書藝文志祇有李虔續通俗文則服虔書已亡可知唐徐堅初學記釋元應一切經音義等尚時引服書則通俗文亡當在北宋初也又按式上此表在魏延昌三年於梁為天監十三年南史阮孝緒傳以天監十二年為祕書監傳所薦正與江式同時今式表列及通俗文而阮孝緒晉中經簿及七志無之蓋服氏之學盛行於河北或通俗文亦流傳不至江左未可知李延壽儒林傳

所述可證矣云春秋左傳江左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慎是也

南史顏協在文學傳其子顏之推在北史文苑傳皆云琅邪臨沂人按琅邪係東晉成帝時僑郡臨沂亦僑縣屬琅邪今琅邪故僑郡在今句容縣北有琅邪鄉即其地臨沂故僑縣城在今上元縣東北三十里盧學士文昭近今顏氏家訓凡例據方志云黃門九世祖從晉元帝渡江今江寧顏家巷其舊居也以爲當作江寧人不知琅邪僑郡縣今亦皆屬江寧不必改也元和姓纂等書顏氏本貫琅邪晉永嘉過江居丹陽是顏氏本自江北琅邪渡江又居僑郡之琅邪耳景定建康志亦不載江寧有顏家巷方志蓋

據觀我生賦原注顏家巷在長于與下句展白下以流連
白下長干皆在今江寧縣境至晉書孝友傳顏含卽協七
世祖傳云琅邪莘人莘蓋又華字之誤也

水經沂水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道元注云沂水於下邳
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
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攷今沂水至邳州東分爲
二支西南流入運河其正流入駱馬湖向與道元所說同
校北史薛胄傳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
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夫云在
兗州城東與泗水合則在蓋縣以下臨沂以上矣胄爲兗
州刺史雖已在道元注水經之後然何以今日沂水入泗
尚與道元所說同蓋沂與泗二水相距本甚近或隋開皇
中暫時合流自胄築堰以後沂水仍歸故道也又兗州圖
經西沂水在兗州府城東與泗水合則胄傳或專指西沂
水也

顏氏家訓風操篇云蒼頡篇有脩字訓詁云痛而諱也音
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於末反按既有羽罪於
末二反則字不當有交音疑脩字爲脩字傳寫之誤今北
俗痛苦甚尙呼阿脩讀若消或尙與古同也左傳昭公三
年而或煨休之服虔注云煨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
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煨休代其痛也阿脩卽煨休之轉
聲

漢儒許叔重王叔師皆楚人故其注淮南王書楚辭等喜
引楚言如淮南注所云楚人以厭爲味楚人謂扇曰筴楚
人謂豕爲豨楚人謂牢爲雷楚人謂刃頓爲銖楚人謂袍
爲襪褐大布楚人謂倨爲倦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塵楚
人謂之堞香楚人謂之薰熈楚人謂蹟爲蹟又云蹟楚人
謂蹟也楚人名布爲曹菽莠楚人謂之蒿楚人謂中庭爲
壇戶限楚人謂之躡楚人謂士爲武楚人謂精進爲精搖
楚人謂澤濁爲眈挈楚人謂水暴溢曰濊雖半已消入高
誘注中然大略皆許注也其在說文者如楚人以卜問吉
凶爲數東楚名缶曰甗南楚謂盼曰睇是矣楚辭章句所
引如楚人名憇曰憇羌楚人語辭也楚人名住曰僚楚人

名轉曰適楚人謂相調笑曰哈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謂
柎僚也楚人名園曰轉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筭卉百
草總名楚人語也楚人名巫爲靈子劍楚人名曰長鍊楚
人名潤曰潭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楚人編竹木曰汭楚
人名里曰閭楚人名羹敗曰爽楚人名池澤中曰瀛楚人
名澤爲夢中皆是至若劉逵吳都賦注楚人謂百艸爲卉
楚謂欺爲眠妄曰傾劣楚謂搏曰扶呂忱字林張湛列子
注釋元應一切經音義玉篇廣韻集韻所引楚人名陵曰
芟梟楚人謂之服鳥楚人謂之蠅蟻之衣南楚人謂雞曰
長沙人謂禾二把爲稿陳楚人謂鹽池爲鹽統楚謂之
五兩荊州人呼渡津船爲潢楚人呼寐曰瞢楚謂大船曰

舂楚人謂多曰夥楚人呼妹曰媚楚人謂食麥餽曰舂楚人謂跳躍曰蹠楚人名深水曰潭南楚呼父為空楚謂南楚名相推吳楚之間名火滅為燿楚謂言不通利謂之饜吃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楚人謂相調笑曰哈楚人名火曰燥楚捶人即痛因名楚痛吳楚謂瞋目顧視曰眊楚人謂嬾為脫乳楚人謂躓仆曰躓楚人謂孺曰爾南楚呼食麥粥曰飶楚人謂暉曰輟東楚謂橋曰圮楚人呼母之母曰嬾楚謂搏擊曰攢楚謂筏上居曰篤楚謂擊為總楚人謂跳躍曰蹠說文楚謂兒泣不止曰噉咷南陽謂大呼曰啖楚謂疾行為逞之類不可枚舉外如揚子雲方言本采方國之言故此不更錄大抵楚地最廣故方言亦惟楚地最多今彙而錄之亦古人審音知政之一助也

他如五方之音除方言所采外說文所引秦謂蟬蛻曰蚤棖秦名為握椽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字統秦謂陵阪曰阨廣韻廣韻關西呼輪曰轆徐秦人呼旁人之稱秦人謂饋喪家食為糜秦人呼蘿蔔為菘字林秦人謂蚊為蝻蛤秦曰牡礪秦人謂坑曰塹謂阪曰阨秦人呼過為過說文秦晉謂兒泣下不止曰啖此秦音也說文齊謂芋為苕釋名引齊魯間謂四齒杷為櫛蒼頡篇齊郡謂漱曰欬經音義引郭璞爾雅注梳齊人謂之攀今青州人呼載為帖蜥釋文齊人謂火曰燬廣韻齊人謂樵為柎齊人謂屋棟曰桴齊人謂蠶為賁衆經音義齊人謂醬咋為齏集韻齊

人呼母或作嬖東齊謂磨曰礪硯考工記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說文宋齊謂泣不止曰啖此齊音也字林引北燕人謂蚘蚘為蚘蚘北燕人謂蚘蚘曰蟻蚘此北燕音也字林吳人謂積土曰隙集韻引晉春秋吳人謂中州人為伶人張湛列子注吳人呼瞬目為眊目衆經音義引吳人以步屈名桑園吳人名掣電為礪廣韻集韻引吳人韓勣曰翰江東呼蚌長而狹者謂之蠶吳人呼父為著吳人云刺木曰椽吳人謂翠鐵曰鏡江東呼葦為苦蕒吳楚呼蠶為寒蠶吳人呼哺兒曰飴吳人云牽亦為蠶吳人謂錡曰鉞吳會間音吳人謂呼曰咬吳人謂赤子為涇孖吳人謂蠶曲曰籟吳人謂醉柚曰陵吳俗謂灰曰焮吳人謂育蠶竹器曰筐吳人為盛衣櫝曰廬吳人謂逆剝木曰廬吳人謂簞曰筮吳俗謂好女曰娃吳俗謂刀柄人處曰鏗吳人呼哺兒為饒吳俗謂草木萌曰蕪吳人謂虹曰雩吳俗呼母曰媿吳俗謂蠶槌曰袋吳俗謂石有痕曰硯吳俗以草木葉糞田曰菘吳人謂衣曰褌吳人云牽亦曰擦吳俗謂纜絮曰綳吳俗謂熬米為餌曰糗吳俗謂籩曰簋此吳音也漢世之盛稱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東南一尉則會稽郡東部都尉是也治章安縣三國吳太平二年又以會稽郡東都尉置臨海郡是矣西北一候孟康揚雄傳注云敦煌王門關雖有候亦兼置都尉矣北史尉景傳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為氏據此尉一尉一候又不始于

漢承秦制也

外傳晉語夷鼓形魚氏之甥也韋昭注形魚國名按形魚國未知所在今攷竹書紀年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巨形窮音同窮魚當即形魚是形魚國在中山境矣水經注巨馬河下涑水又東北徑西射魚城又徑東射魚城道元引竹書窮魚之巨云窮射字相類據此則形之為窮以音同而轉窮之為射又以字近而訛也今射魚又作賽魚山西圖經平定州唐受州故城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賽魚城也余以甲辰四月過之城尚有遺址蓋實形勢之地矣射之為賽又以音近而轉

春秋時魯國境內之水如濟汶洙泗淄沂洹漆杜預略已

水經注卷之六

十一

詮解惟灑洮潛三水皆闕而不詳今采說文水經注并參以已見補之左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灑水說文灑水在魯水經注泗水下去灑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是也灑水又經魯國鄒山而西南流灑水又西南徑蕃縣故城南又西徑薛縣故城北灑水又西徑仲虺城北京相璠云灑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又云南梁水自枝渠西南徑魯國蕃縣故城東俗以南鄒於灑亦謂之西灑水是灑水所徑凡邾魯薛三國并有東灑西灑矣春秋莊三十七年傳分曹地自洮以南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圖經今洮城在濮州南按春秋莊十八年公追戎于

濟西服虔注濟西曹地京相璠云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魯與曹以濟水為界此則洮水在濟西北莊公與杞伯姬會當在此地矣春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水經注濟濱自濟陽縣故城南東徑戎城北春秋公會戎于潛即此據此則戎城在濟水上矣夫濟水本潛而復出故濟水亦可名潛是潛即濟水矣蓋灑水近沂與邾國界洮水近濟與曹國界洹水在晉魯之間與晉國界淄水在齊魯之間與齊國界即以水道攷之而魯之四境已可昭然指諸掌矣

水以洮名者凡五見于經者二昭元年傳宣汾洮晉國之洮也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曹魯之洮也見于史傳者三漢書地理志隴西郡臨洮原注原水出西羌中北

水經注卷之六

十一

至枹罕東入河秦國之洮也零陵郡有洮陽縣漢書高祖紀漢別將擊布軍 水東北徐廣曰洮在江淮間羅含湖中記零陵有洮水楚國之洮也圖經引周處風土記陽羨西北有洮湖一名長洮海建康志長蕩湖在溧陽縣北五十三里舊名洮湖吳國之洮也

新唐書令狐德棻傳先世為敦煌望族宰相世系表令狐氏出自姬姓魏顛以獲秦將杜回功別封令狐按北史令狐整傳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云云世系表則云邁與翟義起兵討王莽兵敗死之與北史所言微異今考漢地理志河東郡猗氏春秋時令狐也魏顛子魏頡食采于令狐故國語又稱

爲令狐文子是令狐之得姓以采地而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濟河取令狐曰衰是矣

越絕書計倪內經甲貨之戶曰黍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

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

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賚爲中

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

穰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乃悟吳越之語食之最下者爲庚辛壬癸公孫有山氏將

以庚癸之食給申叔儀所云麤則有之也但云庚癸者舉

上下以概其中耳杜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殊屬曲

說况又無所本耶

吳越備史天寶十一年立晉分水令朱徹廟于新登縣封

徹通靈侯按分水置縣始于唐晉安得有分水縣耶

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云成王定鼎于郊鄆說文

鄆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郊鄆地

帝王世紀王城西有郊鄆陌是郊鄆係地名又陌名未有

以爲山者以郊爲山始于京相璠見水經然尙分別言之

曰郊山名鄆地名隋書地理志亦同至宋邵伯溫聞見前

錄始盡以郊鄆爲山名云洛中形勝郊鄆山在西邙山在

北不知二字从邑非山名也樂史寰宇記又云邙山即郊

山之別名是又并二山爲一更誤

新唐書韓愈傳鄧州南陽人不誤河南圖經及新舊書地

理志唐武德三年改南陽郡置宛州貞觀八年宛州廢屬鄧州終唐之世南陽縣皆屬鄧州宋邵伯溫聞見後錄反

引史記白起攻南陽徐廣注云此南陽河內修武也而以

爲愈係修武人誤甚矣今考南陽有三有晉之南陽有齊

之南陽有楚之南陽左傳晉于是始啟南陽杜預注在晉

山南河北蓋山南爲陽修武温二縣皆在太行山之南故

以南陽爲名此晉之南陽也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趙

岐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陽也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子將南

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何休注南陽齊下邑即此此齊之

南陽也是二南陽皆以在山之南得名然秦漢以來皆不

以南陽名縣以南陽名縣者實惟鄧州之南陽耳地理沿

革表南陽縣在周爲申國春秋楚宛邑漢置宛縣後魏分

管上陌縣周省宛縣入上陌改曰上苑隋開皇初始改南

陽縣唐因之南陽郡以在國都正南陽也故名南陽縣名

又取之于都耳此楚之南陽也聞見錄乃欲以不誤爲誤

何哉

又按今南陽府南陽縣鄉賢祠祀唐韓思彥韓琬而不及

愈亦當補入

史記鄭世家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 鄭文公之

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云云按氏族志

及廣韻繒得姓始于漢功臣表之繒賀今鄭之繒賀又在

漢功臣表之前四百餘年則繒氏得姓不自漢始也然二

人者同姓同名又皆見史記恐有一誤

談空語怪天堂地獄之說皆起于戰國之時而離騷經為尤甚遠遊篇談空之始也天問篇語怪之始也招魂大招諸篇九天八柱昆侖縣圃長人土伯崑山劍樹天堂地獄之始也外此則莊列鄒衍諸人雖各不相謀又皆可揚其波而助其熾蓋三代之末禮教衰而邪說起漸背先王之軌法已開道釋之源流未必非屈子諸人階之厲也

論語羿善射奭盪舟王逸楚詞章句引此稟作澆蓋南宮道當日連取夏時羿澆事作譬非堯子丹朱可知故云皆不得其死然若丹朱非不得其死者

韓非子顯學篇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下云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則孟子所云北宮黝之養勇不膚撓不目逃者漆雕氏之學也

道經微明篇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今攷任章之對魏桓子曰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其意略同唐太宗所引亦同惟姑字作罔是老子亦述昔言非自創也論語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信哉

其進銳者其退速老子之言而孟子述之見後漢書李固傳謝承漢書以為出于孟子非也

吳志諸葛恪傳曰陽長胡伉按漢及三國皆無白陽縣舊陽當屬丹陽之誤也

葛嶧山在東海郡下邳縣漢書地理志古文以為嶧陽按爾雅釋山屬者嶧郭璞注言駱驛相連屬劉昭續漢志注引郭璞又云釋山純石積構連屬是嶧字可作嶧亦可作驛義訓並同惟胡三省通鑑注云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為嶧今攷字書無有以嶧為穴者又說文穴土室也非石山可知胡注云云恐因宋書遽藏入穴之文附會成之非嶧字義訓也

魯山城以魯山而名元和郡縣志以魯山為即大別山非也按南史蕭衍舉兵東下東昏侯救竟陵太守房僧寄守魯山又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以迄陳天嘉中王琳據江鄂諸州附于齊齊人守魯山又唐武德四年蕭統鄂州刺

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是唐以前無有以魯山為大別山者誤實自李吉甫始

唐道釋皆有一切經釋教錄齊沙門釋道惠為一切經音唐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等此一切釋經也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唐天寶十載寫一切道經五本賜諸觀此一切道經也

俗語皆有所本北齊書高敖曹與劉貴同治兵于虎牢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貴一錢漢隨之死貴係鮮卑種

蓋言漢人之賤也然貴語亦甚典漢書灌夫傳灌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則一錢漢語蓋本此一錢漢不直一錢皆輕人之語也

隋蕭吉五行大義五卷蓋作于大業唐宋藝文志及藏書家皆不著錄近日本國人刻佚存叢書始見之歸安許主事宗彥復校刊行世今校隋書吉傳在藝術中觀其開皇中所對隋文帝之言及仁壽二年為獨孤皇后擇葬地類皆借陰陽術數以貢其諛去京房李尋之徒遠矣其所徵引為他書所無者亦僅十之一二

釋氏出于道家故古人皆言道釋唐書天授二年四月制詔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今人言二氏者皆言釋道或起于此然魏收撰後魏書已有釋老志則道先于釋又不知何時改也

唐制雖同一翰林院供奉而階級懸絕如唐書天寶十三載以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為翰林供奉皆正三品也文藝李白傳召見麟德殿即命白供奉翰林院則始釋褐即為翰林供奉矣他若僧道書畫琴碁數術皆得供奉翰林蓋供奉非官也唐之翰林供奉亦如漢之金馬門待詔而已一藝之士皆得為之故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及均均等或為翰林待詔或為翰林供奉其實一也代宗泰定元年命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事亦

同又按代宗時徵白為右拾遺蓋自至此時始拜官知前此之供奉翰林尚非實職也

晉書載記慕容廆傳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後漢書鮮卑傳亦同是秦漢之際始有鮮卑之稱矣今攷晉語叔向謂趙文子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

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韋昭注鮮卑東夷國校鮮卑一本作鮮卑則周初已有鮮卑之稱不始于秦漢也

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唐河東碑書記李襲吉所云胡身之注引韓詩外傳晉平公藏燹火以當之非也



同治壬申

炳燭編

涵喜齋雕版

頌閣學使歸自江西持其鄉李無齋方伯炳燭編示余則方伯之孫用光所手輯者方伯為錢宮詹弟子學有師法中歲服官治尚廉靜卒構瑕壘鬱鬱實生錢給諫記事彙述黃亮國言至今讀之且為太息某氏集中猶撫游談以重誣之所學殊途積毀必及固如斯乎炳燭編凡四帙為目至繁文率未竟蓋初彙之俟更定者故世不克見庚辛之交寇擾東南故家篇簡半遭劫火賴有文孫閒關危難保此遺書學使能先民是程不忘恭敬尤足多也因與同志商訂違合刪并排類釐成四卷以付手民九京可作庶無憾已同治十一年正月吳縣

潘祖蔭

是書蔭先屬陳培之農部倬編定繼又屬胡甘伯農

部澍

悉心校正繕清本者徐棣華

上舍鄂助刻贊者李若農學士文田吳廣葦刺史承潞無齋先生之孫用光用賓用中實能寶守是書皆可紀也同治壬申四月刻成又識

鄭金所刻書以此種為最善鄭齋著述餘無所傳片札在尤足寶貴其書博採經史編年行世職家法多取實之言附其彙本有四巨冊鄭齋屬陳桐兩君錄存其書西君未敢既不能盡善又亦以吾鄉人為凡世則校或粗疏為可惜也李恩伯記

炳燭編卷一

嘉定李廣芸

利建侯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

炳燭編卷一

至也故曰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按此古誼也左昭七年傳史朝所稱元亨又何疑焉此雖出於一時之迎合然所云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則亦正訓

磐桓利居貞

武氏億經讀攷異據魏志管甯傳盤桓利居謂貞字不與居連文按唐范傳正李白新墓碑悅謝家青山有終

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亦以利居為句但漢張表碑畔桓利貞後漢書馬融傳論云將有意於居貞乎則又利居貞連讀也磐字說文所無文選王粲登樓賦注李密陳情表注引易皆作盤陸機演連珠引作槃傳毅舞賦般桓不發則用省文張表碑作畔借字

屯如遭如

說文無遭字馬部驢下引易乘馬驢如乃屯如驢如之誤又走部有趨字疑遭如本作趨如走字形相涉而誤

卽鹿

炳燭編卷一

李鼎祚集解載虞翻注及應劭風俗通皆以鹿為山足作麓正字作鹿古省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亦省麓作鹿也魏志王粲傳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文選左思魏都賦卽鹿縱而匪禁淮南繆稱訓高誘注云鹿以諭民則皆以為麋鹿之鹿

有孚盈缶

後漢書魯恭傳引易云言甘雨滿我之缶誠未有它而吉已此古誼

三驅

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鄭康成注驅禽而射

之三則已發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向不逐而射之句傍去又不射唯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虞翻注則以為驅下三陰與鄭誼不同漢書揚雄傳非堯舜湯文王三驅之意也顏師古注云三驅古射獵之等一曰遷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小顏用馬融誼見釋文非也禮記王制云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遷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非三驅也

幽人

惠徵君棟周易古義據虞翻注謂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即荀卿子所云公侯失禮則幽案後漢書逸民

炳燭編卷一

主

傳序光武側席幽人荀爽傳論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李固傳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未欲為用李恂傳論任棠姜岐結襁褓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魏志管甯傳明帝詔曰甯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此皆目高士為幽人要亦漢儒之說也

无平不陂

王逸注楚辭修繩墨而不頗唐明皇詔改鴻範無頗為無陂未能引以為據也按頗陂皆从皮聲觀王注二字古本通用

帝乙

乾鑿度以為成湯虞翻以為紂父按左哀九年傳晉趙鞅欲伐宋以救鄭陽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此古誼

公用亨于天子

左傳二十五年傳晉文公筮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按此古訓也古人亨享同字亨通之亨亦作享聘享之享亦作亨唐初猶然釋文亨許庚反通也眾家並香兩反是陸元明不能折中於左傳也

炳燭編卷一

四

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文選干寶晉紀論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潘岳籍田賦注秋興賦注王少頭陀寺碑注所引皆同後漢書崔駰傳隨時之宜隋書經籍志云隨時之義深矣按古本當如是王肅本作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不可從

幹蠱

虞翻注謂泰乾為父坤為事李鼎祚謂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蓋序卦傳本云蠱者事

聖人君子之德也
聖人君子之德也
聖人君子之德也

也幹父之蠱猶言子之克家也顏氏家訓治家篇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唐大詔令載寶應二年李光弼實封一子官制云功崇望重加以報章德厚流光延其茂賞爰益苴茅之典並明幹蠱之才此皆幹蠱之古訓周輝清波雜志輝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偬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幹蠱次序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樓鑰攻媿集承奉即致仕李君墓志銘長子侑尤善幹蠱奉親有稱用幹蠱字猶存古義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

炳燭編卷一 五

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解經似微異然韋昭注亦曰幹蠱事也今解幹蠱為能蓋父之愆如舜於瞽瞍禹於鯀能正父之事是為有子故考不為咎累似本京氏說而又稍異非古誼也

噬膚滅鼻

漢書董賢傳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注孟康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喻爵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所云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按既云噬膚之恩則孟說為是

虎視眈眈

集解作虎眈眈周禮眈眈鄭康成注眈讀為虎眈之眈漢竹邑侯相張壽碑虎視覩覩即眈之異文

藉用白茅

漢書淮陽憲王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此古誼

黃離

唐大詔令開元二年正月冊郢王為太子文云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炳燭編卷一 六

按此以離二爻為太子之象攷鄭康成注謂文王之子發且唐人似本鄭注然鄭兼及周公則亦非專指天子之太子也

遯

釋文字又作遯按漢書匈奴傳遯遯伏敘傳攜手遯秦諸遂字從辵從彖按皆當作遂從月從豕蓋遂月字加豕上非彖字也艮卦黃字即順字亦遂月字於上非黃敬之黃

晉

釋文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王通政引之曰字與躋

同詩聖敬日躋箋釋爲其聖敬之德日進是躋爲進也
鄉射禮措三而挾一个劉昌宗又音措爲祖雞反蓋義
既同音亦相轉也按此二字之聲相轉與震之爲斯震
之爲祇一例

明夷初爻

左昭五年傳卜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
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
日爲二旦日爲三明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日之
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
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

炳燭編卷一

七

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
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此古誼

旅上九

漢書孝成許皇后傳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百
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
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此
古誼

渙其羣

呂氏春秋召類篇說此爻曰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

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此古誼

大人造也

釋文大人造也劉歆父子作聚也按漢書劉向傳賢人
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
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此釋文所本也造聚聲相轉

文言

左襄九年傳穆姜始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八姜曰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
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

炳燭編卷一

八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按此在孔子前古來
相傳元亨利貞之誥訓也孔子文言即本此體之長作
善之長嘉德作嘉會

蓋言順也

順卽馴致其道之馴古馴順皆從廾故通太元干次六
幹於天貞馴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是其例春秋經
露基義篇引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遜與馴亦通尙
書五品不遜史記作馴又通作訓漢書韋賢傳五品以
訓帝堯碑五品用訓

需于沙衍在中也

周易古義引穆天子傳謂沙衍連文非也此爻爻詞無衍字穆天子傳晉時偽書亦不足以證易故其著周易述仍讀需于沙為句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先師錢詹事荅問及王通政經義述聞皆從鄭讀以輝光日新為句徵引甚詳按漢書王吉傳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又王莽傳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則古亦讀日新其德為句與王弼同

掛

繫辭上傳故再劫而後掛釋文京作卦按乾鑿度說文

炳燭編卷一

九

所引同集解載虞注之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布掛亦布卦之誤也

圓而神

經典方圓字皆作圓無作圓者禮記曲禮正義引圓而神此必古本不知何時改作圓

彖

惠學士士奇禮說肆全也周禮小胥云全為肆肆古文作彖易有彖爻象此彖者全體析之成爻彖即希惠徵君云彖當作希即彖之省文肆之古文也全為肆析而為爻爻即古文希所謂遠取諸物也彖豕走也與易希

字無涉此說聞之江徵士聲江為惠徵士傳經高弟也

震為車

說卦傳坤為大輿而晉語載司空季子之論筮屢稱震為車九家易象及張編修惠言虞氏義所集逸象皆未之及按易爻之言車者十有二而小畜之三車脫輶大有之二大車以載賁之初舍車而徒剝之上君子得輿大畜之二車脫輶主日閑輿衛大壯之四壯于大輿之腹睽之三見輿曳上載鬼一車解之三負且乘困之四困于金車既濟之初曳其輪虞仲翔皆以坤為車當之大壯為乾下震上之卦解為坎下震上之卦此二卦之輿及乘疑亦取象于震

炳燭編卷一

十

八

晉語貞屯悔豫皆八韋昭注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然則八者六爻皆不變也晉語又云得泰之八左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同

文思安安

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宴宴第五倫傳陳寵傳章懷太子注並引攷靈曜作文寒宴宴左傳安孺子史記齊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宴安宴古聲同也今台州府

黃巖縣人讀安如焉又按說文憲實也引虞書曰剛而
寒寒聲轉爲思

朕虞

朕虞官名汝作朕虞與汝作司徒汝作士汝作秩宗句
法一例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
助禹治水爲朕虞此其證是以王莽仿之更水衡都尉
曰子虞見莽傳

分北三苗

吳志虞翻傳注引作分北三苗按說文正作北後儒罕
見北遂譌爲北

戛擊鳴球

漢書揚雄傳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按拈隔必戛擊之
異文漢儒傳經本各不同

仲虺

史記殷本紀作仲鬻鬻不成字當作鬻

逃矣西土之人

北齊書顏之推傳邊西土之有歟此用牧誓文而逃作
邊按說文逃遠也古文作邊顏介所用當是古本釋文
未之及古逃易同聲

睿作聖

炳燭編卷一

十二

洪範思曰容容作聖西漢人讀皆然鄭康成始破容爲
睿晚出古文因之劉向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
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先師錢詹事論此字最詳
偶未及此又太元數事思用睿爲聖此睿字亦後人所
改

漢書藝文志引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
行也五行志孔光傳並引作羞以進訓羞不得謂壽之
誤矣當是羞譌爲壽壽改爲敬耳

洪範思曰容容作聖西漢人讀皆然鄭康成始破容爲

睿晚出古文因之劉向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

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先師錢詹事論此字最詳

偶未及此又太元數事思用睿爲聖此睿字亦後人所

改

敬用五事

漢書藝文志引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
行也五行志孔光傳並引作羞以進訓羞不得謂壽之
誤矣當是羞譌爲壽壽改爲敬耳

東

炳燭編卷一

三

東爲四方之一舉一東字不可以爲地名然尚書金縢
周公居東逸周書作維解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
殷又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此畔字又云俾
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列子楊朱篇周公居東
三年幽風東山我來自東我東曰歸小雅車攻駕言徂
東凡此諸東字則直以爲地名矣蓋當是俗語稱殷之
東爲東而簡策文字因之

孟侯

呂氏春秋正名篇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與此孟侯誼

同

鶴鳴于九皋

太元上次五鳴鶴升自深澤范望注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按據此九皋當作九澤說文皋古文以為澤字毛詩必本作泉字與皋相似因而致譌九皋上無于字錢詹事養新錄詳引諸書而未及范注

慘

陳風月出勞心慘兮小雅正月憂心慘慘大雅抑我心慘慘此三句慘字叶韻皆當作燥臬漢隸作參邨閣頌從朝陽之平慘校官碑德之寶即有殊慘皆與參相亂

炳燭編卷一

七

墨子耕柱篇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以慘為操也六書音均表于月出以為合韻于抑從五經文字作燥于正月畧之迄無定見

閭妻

漢書谷永傳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又云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按褒閭並舉蓋閭為厲王時嬖寵之族也外戚傳哀褒閭之為郵

杼柚

方言土作謂杼木作為柚戴吉士震毛鄭詩攷正用以釋詩小雅大東杼柚其空謂役作於周而至窮空意似

迂曲按太元規棘木為杼削木為柚杼柚既施民得以煥亦指織事而言太元方言皆出子雲之手而杼柚之義不同

震霖

太元少上九密雨溟溟潤于枯瀆范注雨之細者稱溟沐按即震霖之異文也從真之頓轉為入聲溟亦得轉為入聲震從脈而從脈之規讀如蔑則脈震皆可讀如蔑也震今詩作霖俗人所改

鞞琫有琕

毛鄭詩攷正云瞻彼洛矣鞞琫有琕毛傳鞞容刀鞞也

炳燭編卷一

七

琫上飾琕下飾琕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盪琫而璆琕大夫鐐琫而璆琕士瑒琫而璆琕按毛傳內六琕字皆當作鞞琫琫有琕亦猶上鞞鞞有爽爽赤貌琕文飾貌說文云琕佩刀下飾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以解字有爽有琕猶爽然琕然刀下飾乃鞞也又作琕說文以為刀室殆誤會毛傳鞞容刀鞞也之語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琕下末之飾曰琕可以正說文又篤公劉鞞琫容刀毛傳下曰琕上曰琕以毛證毛此傳琕字皆傳寫致譌無疑按戴說是也左桓二年傳藻率鞞鞞杜注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玉篇亦云鞞琫容

此字與琕同音
此字與琕同音
此字與琕同音

此字與琕同音
此字與琕同音
此字與琕同音

刃上曰鞞下曰琫如以鞞爲刀室琫爲上飾琕爲下飾
形容刀之飾曰琫有琕亦不辭鞞字說文所無玉篇有
之漢書王莽傳瑒琫瑒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
上曰琫下曰琕詩曰鞞琫有琕是西漢已誤

卽有郈家室

呂氏春秋辨土篇高注引實穎實栗有郈家室無卽字
南宋小字本說文卽下所引亦無卽字

旣醉六章

周語羊舌肸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
肩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
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肩也者子孫蕃育之謂
也此古誼

昊天有成命

周語羊舌肸說詩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云
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
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有德也成
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
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也
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
也廣厚其心以固蘇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蘇

故曰成此古誼

遂荒大東

郭璞爾雅注引詩遂樞大東與毛異蓋三家詩也按禮
記投壺母樞母敷大戴禮作無荒無傲蓋荒與樞聲相
近篆文無字從驟亡聲是相轉之理

蕭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注蕭或爲蕭蕭讀爲縮
按說文作蕭正字左傳作縮周禮作蕭皆借字蕭從肅
聲亦可讀如肅故蕭卽肅之俗

蓋弓

攷工記蓋弓二十有八此車蓋之弓椽如今之繳骨太
平御覽采入弓矢之弓部內大謬

席蠖

攷工記麋筋席蠖澗鄭注席蠖屈蟲也按席蠖卽易傳
之尺蠖借席爲尺也說文云尺蠖屈伸蟲爾雅釋蟲作
尺蠖尺俗字

築氏治氏錯簡

攷工記云攷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又曰四
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
謂之削殺矢之齊削與殺矢同齊也戈與戟同齊也乃

築氏為削不為殺矢而治氏為殺矢又為戈為戟是以後鄭疑之注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廣其聞諸江徵士曰當云築氏為削長尺博尺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為殺矢為削治氏當云為戈為戟則同齊同工異齊異工矣記有錯簡鄭君偶未省耳

豫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今文豫為序按豫序射聲義相近救繼公竟改經文作序妄也榭古作謝公羊宣

炳燭編卷一

七

十六年傳作謝盛世佐集解以古文作豫為誤亦非豫序皆從子聲

農率

夏小正農率均田傳云率者循也玉海讀率為帥以農率為農官田畷之類不知何本

雪澤

農及雪澤傳云言雪澤之無高下也讀澤如字管子乘馬篇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

納卯蒜

納卯蒜臧氏琳經義雜記以為經傳祭品不用蒜疑當

家臣之為法也易之為法也... 此等字樣皆係後人所加... 凡此等字樣皆係後人所加...

為納卯非按蒜如卯故謂之卯非本似不可謂之卯

忿憶

武王踐阼篇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憶盧辯注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按此即忿憶之誼所謂遷怒也說文無憶字當以寔為正

月生于西

詰志篇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法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太元中次六月闕其博不如開于西按此皆月生于西之誼也

欲不可從

炳燭編卷一

七

曲禮欲不可從單行本釋文欲如字從足用反放縱也按明南監注疏本所載釋文云欲如字一音喻是單行本有脫文

不離禽獸

釋文盧本作走獸淮南汜論訓高注與盧同

姑息

呂氏春秋先識覽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近姑與息尸子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謀說與小戴異

行并植於晉國

國語晉語作行廉直於晉國

附庸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孟子萬章篇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庸墉之省文漢書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附城

有遺音者矣 有遺味者矣

呂氏春秋適音篇有進乎音者矣有進乎味者也似比遺音遺味之誼為長莊子養生主篇進乎伎矣句法正同

軌

中庸車同軌孟子盡心篇城門之軌攷工記塗度以軌

炳燭編卷一

九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曲禮驅塵不出軌軌謂之徹徹長六尺攷工記應門二徹參个左昭十二年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徹馬迹焉莊子車徹中有鮒魚焉此所謂徹即軌蓋車兩輪踐地相距之數也詩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禮記少儀祭左右軌乃指軸末之專專謂之軌與軌徹之軌文同義異

湯之盤

此猶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于盥槃為銘也禮記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左僖二十三年傳奉匭沃盥盤有流故謂之匭湯之盤或以盥或以沐或

案今本禮記注疏物類彙編此條注云此盤即湯之盤也

以沐而總非浴之具鄭注祇云刻戒於盤疏乃云沐浴之盤耳謂沐是謂浴則非也

聽訟吾猶人也

大學釋文出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相習亂之

發

左隱六年傳芟夷蕪崇之杜注芟刈也按說文引作芟日以足蹋夷艸此古文也後人跂見發字迺改為芟

諱名

左桓六年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按諱始於周

炳燭編卷一

三

然諱死而不諱生祖父存者其名不諱亦不可諱也

丙之晨

左僖五年傳丙之晨漢書律秣志作丙子之晨按如此則童謡八句皆四言然晉語五行志皆無子字

鸛鶴

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公羊作鸛鶴穀梁作鸛鶴釋文云本又作鸛按權瞿聲轉然鸛乃爾雅鸛專昌蹂之鸛不得為鸛鶴字蓋瞿舊形近而譌說文淮南原道皆作鸛鶴蓋說文收鸛字重文偶不收鸛字不得謂鸛為俗攷工記鸛鶴不踰濟史記漢書引左傳及王充

論衡偶會篇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皆作鸚從

左傳脫文

左氏多脫文按襄廿一年傳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按唐開成石經作而不使視寢又按論衡言毒篇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又樂盈過於周石經作樂盈奔楚過於周昭八年傳石不能言或馮焉漢書五行志作石不能言神或馮焉說苑辨物篇作有神憑焉或與有古通昭廿六年傳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愛

炳燭編卷一

圭

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論衡變虛篇作君無回德下文尙有若德回亂之語此必本之古本左傳

漢書引左傳

左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按漢書五行志引趾作止遂作遽又如能者養之以福遠哉

穀明

晉語秦醫和曰物莫嘉於穀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注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聰明按此

猶大戴禮易本命所謂食稻者知慧而巧也

后庸

吳語后庸宋庠補音作舌庸云舌如字內傳作后字非按唐儀鳳三年李萬通造彌勒像記有天后天后后字書作石與舌相亂廣韻于舌字后字皆云姓下引少府后倉竊意作后庸爲長

係馬舌

吳語吳王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注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按馬舌非可縛者此卽銜枚耳

賢賢易色

漢書李尋傳尋上封事云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舒張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師古注云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按此以賢賢爲一事易色爲一事斯爲古誼

五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

炳燭編卷一

圭

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鹽鐵論未通篇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按此卽十有五志于學三十而立之說也

不踰矩

後漢書班固傳故司空掾施梁宿儒盛名德冠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按此用論語而增一行字其意乃足

子游問孝節

包咸注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此朱子集註所本按禮記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

炳燭編卷一

畫

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正與論語相發明孔子之意蓋言今之孝者僅能養而不能敬能養者卽如親有犬馬人子亦必養之然祇是愛父母之所愛彼小人亦能之必敬父母而并敬父母之所敬斯與小人有別耳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曾子曰孝有三其下能養又曰養可能也敬爲難亦論語意也又鹽鐵論孝養篇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飲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意雖微異然亦與包注不同

舉善而教不能

古讀以舉善而教爲句風俗通汝南太守歐陽歛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後漢書卓茂傳舉善而教口無惡言三國志徐邈傳云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顧劭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陸績傳裴松之注云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

人而不仁節

漢書翟方進傳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無所施用此古誼

繪事後素

炳燭編卷一

畫

攷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注素白彩後布之謂其易漬汚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儀禮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古人畫法實是先施五采而施粉在後史繩祖學齋佔畢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而答問其言亦是以素比禮按集註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是將攷工記凡繪畫之事五字讀斷而解後素功爲後於素非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讀爲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之約漢書外戚傳成帝報許后曰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

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後漢書王龔傳王暘曰魯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虞延傳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凡此當是古來相承訓解

使驕且吝

逸周書寤敬解周公曰不驕不恠時乃無敵按此孔子之言所本也恠俗字

炳燭編卷一

五

恠恠而不信

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恠也巧故詐偽按此即論語恠恠而不信之語恠俗字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漢書王莽傳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甯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又別詔曰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

也此皆古語

麻冕

孔安國注以緇布冠釋麻冕非也按禮首服有冕有弁有冠其制不同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蓋冕之為制以木為幹以元布衣其上故曰元冕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為之遠延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至天子祭天大裘之冕無旒則不在五冕之數諸公旒九就以下諸侯以下遞殺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弁服有

炳燭編卷一

五

爵弁制畧同於冕惟無旒又為爵頭色耳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故不得冕稱又有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又有韋弁以韎韋為之若冠則以緇布儀禮士冠禮云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纁廣長六尺是也蓋緇布冠始冠之冠凡士以上始冠冠之冠訖不復用惟庶人猶著之即詩都人士之緇撮禮記謂不韠委武元縞而後韠是也

固天縱之將聖

北宋以前皆訓將為大本爾雅釋詁文按舊唐書姚崇傳崇曰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某將聖也不愛其羊

惟論衡知實篇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此集註所本

閭閻 侃侃

漢書公孫劉車等傳贊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張敞行行履忠進言按斷斷即閭閻之異文行行即侃侃之異文

衫絺綌

禮記玉藻作振絺綌按說文衫重文作振玉藻振字疑振之誤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炳燭編卷一

三

漢書杜鄴傳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美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此古誼

魯衛之政兄弟也

漢書馮奉世傳野王立相代為上郡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按此古訓也包注亦云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怡怡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兄弟懽懽朋友切切懽懽即怡怡

之異文

磬磬

今讀磬如鏗非也按說文磬古文作磬是磬磬同物磬磬者禮記樂記所謂石聲磬是也

闕黨

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厥闕皆從歛聲也說文厥重文作闕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漢書藝文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炳燭編卷一

三

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

植其杖而芸

俗解以植為植立之植按熹平石經作置置舍也書金滕植璧秉珪鄭康成注云植古置字釋文徐仙民亦音置史記賈生傳方正倒植倒植即倒置植與置皆從直聲故兩字可互借論語之植其杖金滕之植璧借植為置也詩商頌那置我執鼓箎云置讀曰植為楹貫而樹之韓非子安危篇韓詩外傳荀子非十二子篇皆云無置錐之地借置為植也

無求備於一人

漢書東平王傳元帝賜王太后璽書云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母求備於一人按璽書前後文義似母求備即指不棄故舊之意顏師古注亦云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耳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孟子趙岐注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雨而思見之按詩朝濟于西崇朝其雨亦是虹見而雨曰望雲霓則雲霓皆在可望之中集註謂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恐非經文望字之意

贖

炳燭編卷一

圭

說文有賚無贖論衡刺孟篇引作歸賚文選魏都賦注赭白馬賦注譙曲水詩注三引孟子行者亦必賚

狼戾

淮南覽冥訓孟嘗君為之增欷歔啜流涕狼戾不可止高注狼戾猶交橫按趙岐注孟子以狼戾為狼藉似不及高誘之說為允

圭田

說文畦田五十畝也圭即畦之省

殺伐用張

晚出古文作我伐用張按說文我從戈從手手一曰古

殺字然則我伐乃手伐之譌後儒罕見手也

涕出而女於吳

說苑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于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按此所載較孟子為詳

孩提

炳燭編卷一

圭

趙注云知孩笑可提抱按顏氏家訓教子篇云生子咳嗔注一本作孩提丁度集韻嗔曲黎切與嗔同謂孩子嗔笑誼似較長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論衡語增篇引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按古如而字通浮字之誼似長於流又藝增篇恢國篇俱云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

逝往也

釋詁逝往也按呂氏春秋疑似篇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高注同邵氏正義未引及

宋

漢書刑法志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師古注爾雅曰采寮官也按今釋詁作寮說文無宋字此涉寮字而加耳小顏引爾雅猶是古本

噩沒

釋詁噩沒勉也說文無噩字乃噩字之譌

樊駟也

當據釋文所載孫樊二本將且也詩邶風簡兮方將萬舞小雅谷風將恐將懼鄭箋皆訓將為且即本雅訓論衡知實篇亦曰將者且也

炳燭編卷一

三

龜龜

釋魚龜龜蟾諸說文龜龜詹諸也詩曰得此龜龜蓋即新臺得此戚施之異文龜從曾聲曾與戚雙聲故龜可轉作倉厯切龜從爾聲從爾之字如纏亦音式支切故亦得與施同音據說文龜即龜之本字自爾雅龜譌為龜陸德明即音為起據反非也又按龜乃龜字之譌龜本爾下著爾然亦可移爾於左如玉篇龜字亦作龜因此致譌耳

駒駮

釋詁駒駮馬野馬按說文駒駮北野之良馬爾雅邢疏

引字林云駒駮北狄良馬也一曰野馬則似爾雅以野馬二字釋駒駮馬或當是駒駮野馬而誤衍一馬字

騅

釋詁蒼白雜毛騅說文作蒼黑雜毛按史記有烏騅馬似蒼黑為長

粉羊

釋詁羊牡粉牝牂是粉為羊之牡者然元史太宗紀敕蒙古民有馬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牝牛一羊百者輸粉羊一是又以粉為牝羊

炳燭編卷一

三

炳燭編卷二

嘉定李廣芸

古字通段舉例

古書字多通段隨舉數十條以見例間及省文藉資攷

訂

莖為綠 禮記大學莖竹猗猗說文同詩借綠字

寮為遼 楊君石門頌百遼咸從

遥為姚 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注姚與遥同漢

禮樂志雅聲遠姚

鷗為漚 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注漚即

炳燭編卷二

鷗也

鄒為騶 孟子鄒與魯閔說文鄒魯縣古邾國漢書地

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作騶史記吳世家為騶伐魯魯

世家吳為鄒伐魯

更為庚 列子黃帝篇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注庚

當作更

蝸為瓜 魏志楊沛傳起瓜牛廬止其中管甯傳焦先

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注云瓜當作蝸先等作園舍

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弒為試 漢石經公羊隱十一年何隱爾試也今本作

弒

效為肴 易繫辭上傳效法謂之坤蜀才作肴

斂為奪 書呂刑奪攘矯虔說文作斂云彊取也

耄為眊 書呂刑耄荒漢書刑法志作眊荒

營為營 說文營惑也淮南鴻烈漢書皆假營為之

睨為倪 禮記禮運釋文倪視也爾雅釋魚左倪不類

右倪不若倪與睨同

戢為伐 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釋文本又作戢

噫為室 禮記月令民多勦噫淮南時則訓作勦室

翔為祥 易豐天際翔也鄭王作祥

炳燭編卷二

紕為緝 詩大雅板辭之緝矣說文作紕

詔為招 書益稷簫韶九成孟子梁惠王篇蓋徵招角

招是也漢禮樂志舜作招

楸為樊 詩小雅青蠅止於樊說文引作楸

卜為稽 書洪範七稽疑說文卜卜以問疑也讀與稽

同

每為悔 洪範曰貞曰悔說文引作每

敝為策 論語策其馬說文云敝擊馬也

敷為杜 書費誓杜乃獲周禮雍氏注引作敷說文敷

閉也讀若杜

鞞為槃 易訟或錫之鞞帶釋文王肅本作槃

爪為蚤 禮記曲禮不蚤鬣注蚤讀為爪

卑為埤 易繫辭上傳天尊地卑釋文本又作埤

翕為翕 王莽傳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易上繫

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翕脅

聲相近義則同

省為省 春秋肆大眚公羊作大省

洵為荐 易坎水洵至釋文干寶作荐

綱為亢 周禮馬質綱惡馬鄭司農云讀為其亢其鬻

之亢書亦或為亢

炳燭編卷二

三

鼗為賁 攷工記鞀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

鼓詩大雅靈臺作賁

只為旨 詩樂只君子衡方碑作樂旨

苴為組 呂覽分職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新序作

苴

勑為物 呂覽別類篇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

一為壹 儀禮士冠禮注古文壹皆作一

珣為宣 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說文珣周書所

謂夷玉也一日玉器珣讀若宣

蹟為顛 漢書貢禹傳誠恐一旦顛仆左傳杜回蹟而

顛

保為葆 呂覽直諫篇葆申注葆太葆官也申名也說

苑正諫篇作保

是為氏 覲禮太史是右注是古文為氏曲禮是職方

注或為氏漢書地理志西河郡鮑是縣說文作鮑氏

又至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張遷碑張是

輔漢

士為仕 禮記曲禮前有士師注士或為仕

中為衷 周語其君齊明衷正呂覽仲夏紀適音篇故

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

炳燭編卷二

四

何為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中也黃鍾

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

籬為筮 曲禮注犬籬留人釋文本亦作筮

薄為竹 詩衛風淇澳綠竹猗猗韓詩作綠薄

茵為蟲 詩鄘風載馳言采其蟲傳蟲貝母說文作茵

置為植 論語植其杖漢石經作置

構為較 說苑奉使篇秦楚較兵

禮為醴 書禹貢又東至于禮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

志皆作醴

絡為落 莊子秋水篇落馬首

馮為澤 史記貨殖傳地馮鹵河渠書漑澤鹵之地

弟為地 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注李奇曰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耳

棧為剗 史記田叔傳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按行谷有棧道也

娠為身 漢書高帝紀已有娠史記作身

胙為胙 荀子哀公篇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注胙與胙同

崇為柴 說文崇引虞書曰至于岱宗崇

獄為桓 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說文作獄

炳燭編卷二

五

璩為騏 詩曹風鳴鳩其弁伊騏箋騏當為璩

醺為熏 詩大雅鳧鷖公尸來止熏熏釋文熏說文作醺

荷為荷 禹貢導荷澤史記作荷

淒為萋 詩小雅大田有滄萋萋說文作淒

璫為璫 詩王風大車毳衣如璫說文作璫

綱為剛 公羊駢綱明堂位作剛

車為居 禮記禮運以德為車注車或為居

輶為輶 說文輶蓋弓也淮南淑真訓作輶

輶為藩 說文輶車耳反出也左傳以藩車載樂盈即

此

眉為麤 儀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麤

土冠禮眉壽注古文作麤

黼為楚 詩曹風蜉蝣衣裳楚楚說文引作黼

舟為周 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作周鄭司農云

周當為舟

稭為期 說文稭引虞書曰稭三百有六旬

鈴為鈴 周禮巾車鳴鈴以應雞人故注書鈴或為鈴

杜子春云當為鈴

聖為皇 周禮舞師教皇舞注故書或為聖

炳燭編卷二

六

形為邢 侯成碑惟想邢景司馬季德碑消邢幽門孔

耽碑消邢瘦腊

靈為零 吳仲山碑神零有知洪适隸釋云以零為靈

霆為庭 朱龜碑威神庭電隸釋云以庭為霆

覘為沾 禮記檀弓噫母曰我喪也斯沾注沾讀為覘

視也

父為綏 詩衛風有狐有狐綏綏齊詩作父父

第為昆 說文第周人謂兄曰第從弟從眾玉篇通作

昆

輪為倫 易說卦傳為弓輪姚信本作弓倫

蕭為淵 詩執鼓淵淵說文作淵

館為管 儀禮聘禮管人鄭注管猶館也

韞為鬯 說文韞弓衣也詩秦風虎韞鏤膺交韞二弓

鄭風太叔于田抑鬯弓忌

黷為皇 爾雅釋艸皇華也說文引作黷

韞為坎 詩小雅坎坎鼓我說文引作韞

默為墨 漢書李陵傳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

職為識 周禮職方氏漢華嶽碑作識方史記屈原傳

章畫職墨兮楚詞作志墨志即識之古文

賚為理 書甘誓予其大賚女史記殷本紀作理

炳燭編卷二 七

輯為揖 書舜典輯五瑞史記五帝紀作揖

迭為軼 漢書司馬相如傳迭與迭衰史記封禪書作

軼與軼衰

劍為形 李斯傳噉土劍秦始皇紀作形

飛為蜚 書序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左氏僖十六年六

鷁退飛漢書五行志竝作蜚

狻為郊 史記淮陰侯傳狻免苑小司馬本吳越春秋

竝作郊

膾為禮 詩鄭風大叔于田禮禘暴虎說文引作膾云

肉膾也

柄為秉 史記天官書斗秉兼之

堙為抑 漢書溝洫志禹堙鴻水史記河渠書作禹抑

鴻水孟子禹抑洪水

正為延 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

作正漢書溝洫志作正封禪書正伯僑揚雄傳作征

案說文征或作延

孛為莠 史記齊太公世家莠星將出

胙為藉 史記商君列傳集解引新序論曰周官歸藉

索隱云藉音胙字合作胙

媿為錄 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索隱曰說文云錄

炳燭編卷二 八

錄隨從之貌案說文女部媿隨從也

去為突 易離突如說文作去

罍為斗 說文罍酒器也詩大雅敦韋酌以大斗借斗

為罍

俎為苴 禮記禮運苴執注苴或為俎

銀為琅 說文銀鑄瑣也西域傳作琅當

鏃為遂 說文鏃陽鏃也周禮司烜氏作陽遂

斛為角 說文斛平斗斛也月令角斗甬鄭注角謂平

之 所為許 詩小雅伐木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所

雪為隱 說文雪所依據也孟子莊子俱作隱凡

弱為弱 書禹貢弱水既西說文作弱

驂為參 漢書張釋之傳上就車召釋之驂乘史記作

參

祥為羊 隸續載漢元嘉刀銘云宜侯王大吉祥

潭為覃 漢書楊雄傳而大潭思潭天師古曰潭深也

孔安國書序研精覃思

皇為王 洪範皇極書大傳史記並作王極聘禮注古

文皇作王

增為曾 漢書司馬相如傳坐入曾官之差戔文選思

炳燭編卷二

九

辛賦登閭鳳之曾城兮後漢書張衡傳作增

掖為夜 說苑建武篇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齊策作

夜

蒼為倉 詩王風黍離悠悠蒼天釋文本亦作倉北海

相景君碑于何穹倉堯廟碑恩如浩倉月令駕倉龍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左倉龍

姻為因 詩小雅我行其野不思舊姻白虎通作因

徐為余 易來徐徐王肅作余余

瞻為詹 詩小雅采芣六日不詹傳詹同瞻史記周本

紀願詹有河又云粵詹洛伊

滄為倉 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東燭倉海文選作滄

甦為牟 詩頌思文詒我來牟說文作來甦

修為攸 隸釋載張良碑令德攸兮

評為平 後漢書霍諝傳前者温教許為平議三國費

禕傳注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

鏡為竟 隸續載鏡銘曰騶氏作竟四夷服

蕤為狸 周禮鼈人凡狸物注自狸藏伏於泥中者

膾為會 詩大雅大明其會如林說文作膾

撥為發 詩長發元王桓撥釋文韓詩作發

整為敕 詩周頌小苾自求辛整釋文韓說作敕

炳燭編卷二

十

譚為覃 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號篇作覃

圃為甫 爾雅釋地鄭有圃田左傳及圃田之北竟釋

文甫本又作圃詩車攻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

渡為度 漢書賈誼傳是猶度江河無舟楫

攝為聶 士冠禮再醮攝酒注今文攝為聶

僭為晉 漢書王子侯表晉差失軌

附為付 周禮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故書附

作付又八辟麗邦濫附刑罰故書附為付

邇為爾 儀禮燕禮君爾卿注爾近也漢楊統碑假爾

莫不隕涕繁楊令碑假爾僉服

特爲字 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債而不得聚漢書食貨志作特牝

拊爲付 周禮大師令奏擊拊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當爲拊

舞爲無 周禮鄉大夫五曰興無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無爲舞

管爲官 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古文管作官

銳爲兌 史記天官書參下三星兌曰罰孟康曰上小下大曰銳漢書天文志作兌管子小匡篇巧轉而兌利荀子議兵篇仁人之兵兌

綏爲安 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古文安爲綏

璆爲綦 說文引詩其弁伊璆周禮弁師注作綦

敷爲麗 詩大雅文王其麗不億說文敷數也

爾爲爾 詩小雅采芣彼爾維何說文作爾

稽爲嗇 詩魏風伐檀不稼不穡漢石經魯詩作嗇尙書湯誓舍我稽事史記殷本紀作嗇

詒爲喜 論衡逢遇篇伍員帛喜俱事夫差
仞爲刃 攷工記士喪禮疏引禮緯天子之旗九刃
櫛爲節 儀禮士冠禮贊者莫笄纒櫛于筵南端注古文櫛爲節

炳燭編卷二

士

鑑爲監 詩邶風柏舟我心匪鑿釋文單行本作監大雅蕩殷鑒不遠劉向傳作監

鑪爲盧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當盧食貨志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錡爲奇 詩幽風破斧又缺我錡釋文本或作奇

程爲呈 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樊安碑作呈作式

胎爲台 釋詁元胎釋文本或作台

怡爲台 史記五帝本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太史公自序虞舜不台

趙爲次 易姤其行次且說文作趙

殃爲央 無極山碑來福除央隸釋云以央爲殃吳仲山碑而遭禍央嚴訢碑君獲其央

迂爲于 禮記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注于讀爲迂論語子之迂也鄭康成作于

蕉爲焦 三輔黃圖有甘焦十二本

跣爲兀 鄧析子無厚篇賣兀者以及走免

炳燭編卷二

士

子侯者年表作盱台

誠為成 禮記經解故衡誠縣注誠或作成

煥為炎 詩如煥如焚後漢書肅宗紀作炎

謂為胥 周禮序官注胥讀如謂說文作謂

寮為寮 祝穆後碑寮屬欽熙魏元丕碑酬咨羣寮隸

釋云以寮為寮

驄為皇 詩魯頌駟有驄有皇說文作驄

懲為徵 易損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作徵荀子正論

篇且徵其未也注徵讀為懲詩荆舒是懲史記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作荆荼是徵漢書溝洫志穿渠自徵

頻為卑 易頻復鄭作卑

炳燭編卷二

三

枝為支 詩衛風芄蘭芃蘭之支說文作枝

杵為天 詩桃之天天說文作杵

締為希 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為締

儀為義 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肆儀為位注

故書儀為義杜子春讀為儀

浮為孚 禮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為浮

仍為乃 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乃

讀為仍仍因也

游為旃 斥彭長田君碑乃始旃學武班碑久旃太學

簿為博 論語不有博奕者乎說文簿局戲也

麓為鹿 易屯卽鹿無虞虞翻曰山足稱鹿鹿林也

纁為熏 儀禮士冠禮纁裳注今文纁為熏

餘為余 周禮委人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為餘

縫為逢 禮玉藻縫齊倍要注縫或為逢

層為辰 左昭七年傳日月之會是謂辰說文作層

墉為庸 易同人乘其墉鄭作庸

厖為龙 周禮牧人凡外祭毀事用龙注故書厖作厖

嗣為司 尚書商書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

輶為巢 左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說文

作輶

炳燭編卷二

四

隈為畏 攷工記恒當弓之畏注畏讀如秦師入隈之

隈

倡為昌 周禮樂師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作昌鄭

司農云昌當為倡

房為方 商書女鳩女方史記作房

功為工 周禮肆師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為工鄭司農

云功讀為工

歌為哥 書歌永言藝文志作哥說文哥古文以為歌

字

須為須 說文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

吳為虞 詩不吳不敖史記孝武本紀不虞不驚

縱為從 漢書王吉傳其後放從自若

洩為攸 漢書敘傳其欲洩洩師古曰洩音滌子夏易

傳作攸攸蘇林音迪

勉為免 漢書谷永傳閔免近樂師古曰閔免猶龜勉

也

搢為晉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讀為搢紳之搢

攷工記廬人五分其晉圍注讀如王搢大圭之搢

滌為條 周禮條狼氏杜子春讀為滌器之滌

脩為會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故書會

炳燭編卷二

五

為脮

饗為鄉 儀禮聘禮壹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為鄉公食

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

顛為果 顏氏家訓書證篇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

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顛之顛北土通呼

物一出改為一顛蒜顛是俗間常語耳

悠為攸 詩邶風終風悠悠我思爾雅釋文樊光作攸

攸

息為旦 詩衛風氓信誓旦旦說文作息

徒為是 說文引爾雅徒則也今本作是

甞為將 詩周頌執競磬筦將將說文作甞

植為直 周禮小胥士植縣釋文本亦作特詩實維我

特韓詩作直郊特牲首也者直也注直或為植

趣為取 史記李斯傳異趣以為高秦始皇本紀作異

取

啐為卒 大戴禮禮三本利爵之不卒也樂書作啐

嫫為原 詩姜嫫論衡奇怪篇作姜原

竿為干 詩邶風干旄子子干旄左宣九年傳引作竿

佚為失 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韓詩外傳劉向新序

雜事篇竝作佚

炳燭編卷二

末

鵬為服 史記賈生列傳楚人命鵬曰服

純為屯 左襄十八年傳執孫蒯于純留漢書地理志

上黨郡屯留縣

鏈為連 說文鏈銅屬史記貨殖傳長沙出連錫漢書

食貨志穀以連錫

畦為圭 說文畦田五十畝孟子圭田五十畝

劫為去 韓非外儲說篇子罕遂劫宋君而專其政韓

詩外傳劫作去

髦為毛 儀禮既夕記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為毛

文字證古

禰說文新坵古作昵 尚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
馬融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案考廟最近故謂之禰廟古
或止作爾昵從尼尼有近義故訓近以昵為禰聲義俱
可通也呂忱字林始有禰字

禰說文新坵古作濯 周禮守祧鄭注云故書祧作濯
鄭司農濯讀為祧案祧無本字其借濯者蓋濯從濯聲
祧亦濯之轉也玉篇有禰字云古文祧此必因濯字偏
旁篆文從示而譌耳

璞說文無古作樸 說文銚銅鐵樸也爾雅釋器釋文
璞字又作樸 又作朴 史記范雎傳楚有和朴左昭

炳燭編卷二

七

十六年傳杜注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為雙案朴訓木皮
璞亦玉之皮也聲義俱可借

藏說文新坵古作臧 漢書禮樂志陰入伏臧於下又
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
臧耳律歷志該臧萬物又物終臧乃可稱武斑碑勲臧
王府案臧者伏臧也臧字從臣者伏也是臧有伏誼孫
叔敖孔耽神祠碑有藏字

芭說文無古作巴 漢書司馬相如傳諸柘巴且文穎
曰巴且一名芭蕉案艸木之名每多聲借後人輒加艸
木旁此陸德明所以有艸類皆從兩中之譏

曹說文無古作昌 漢書司馬相如傳穹窮昌蒲
衡說文無古作衡 漢書司馬相如傳其東則有蕙圃
衡蘭

違說文新坵古作皇 漢書律厯志秦兼天下未皇暇
也儻林傳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哀帝紀
未皇甯息周憬功勲銘潛寒慄兮不皇計呂氏春秋先
己篇督聽則姦塞不皇高注皇暇也

遐說文新坵古作假 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
假即遐字楊統碑假爾莫不隕涕縣陽令楊君碑假爾
僉服武斑碑商周假藐 又作瑕 詩邶風泉水不瑕

炳燭編卷二

太

有害毛傳遠也小雅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引作瑕
案走彳誼通辵部之延返亦從彳旁彳部之往復可加
辵字遐假亦此例平都相蔣君碑復民租碑魯峻碑費
鳳別碑北海相景君碑有遐字

齡說文新坵古作零 斤彰長田君碑身没名立永載
萬零隸續曰以零為齡 又作輪 樊毅修華嶽碑係
隴音輪縣陽令楊君碑俾延僖輪魯峻碑有齡字

趾說文無古作止 儀禮士昏禮北止鄭注止足也古
文止作趾漢書禮樂志爰五止師古曰止足也食貨志
引詩曰四之日舉止易噬嗑履校滅止釋文本亦作趾

案止本趾之正字故屮字皆從止不必更增足旁
嘲說文新附古作啍 漢書東方朔傳俱在左右恢啍
而已師古曰啍與嘲同音竹交反案或作言宥謝玉篇
有嘲字

認說文無古作似 漢書儒林傳喜因不冝似淮南人
間訓非其事者勿似也又似人之事者敗皆借似玉篇
有認字

韻說文新附古作均 鵠冠子五聲不同均其可喜一
也文選成公綏臚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李善注均古
韻字

炳燭編卷二

九

鞘說文新附古作削 漢書貨殖傳質氏以酒削而鼎
食師古曰削謂刀劍室也眾經音義引倉頡篇削盛刀
者也思誚反

眸說文新附古作牟 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牟
與眸同

矚說文無古作盧 漢書楊雄傳玉女無所眺其清盧
兮

舜說文無古作受 孟子野有餓李說文李艸也此借
用漢書食貨志贊野有餓莩而不知發鄭氏曰莩音菓
有梅之菓零落也然說文亦無莩字莩當爲受說文受

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標有梅鄭德漢書注必本是說
後人加艸作莩耳玉篇有莩字云落也正作受

眈說文無古作光 說文脬膀光也淮南說林訓旁光
不升俎

脰說文無古作挺 儀禮士虞禮脯四脰注古文脰爲
挺又鄉飲酒禮薦脯五挺案脯乃乾肉其形挺然不必
從肉

臙說文無古作臙 漢書藝文志經方有客疾五臙顛
狂病方十七卷又王吉傳吸新吐故以練臙師古曰臙
五臙也案古臙字本作臙心肝脾肺腎五者皆臙于內

炳燭編卷二

十

故謂之臙不必加肉

篋說文新附古作比 史記索隱引倉頡篇蠶者爲梳
密者爲比急就篇鏡筴疏比各異工注櫛之小而細所
以去蟻蝨者謂之比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釋名比言

細相比也案比者密也以其齒密故謂之比不必作篋
玉篇有篋字

篋說文無古作匱 漢書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匱今
本論語作篋案匱者受物之器故匱從之不必從竹
簿說文無古作薄 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

百萬悉以薄官又云主簿王歷案隸書艸竹無別如蒼

苻之類譌艸為竹箸字誤竹為艸

楸說文無古作雷 文選張衡南都賦棗棗若雷

楸說文新附古作譏 左宣十六年傳宣樹火公羊傳

作謝襄三十一年傳無觀臺榭釋文音歟本亦作譏禮

記禮運以為臺榭官室牖戶釋文榭本亦作謝荀子王

霸篇臺榭甚高楊注與榭同呂氏春秋聽言篇侈其臺

謝苑園

櫻說文新附古作鶯 呂氏春秋仲夏紀羞以含桃高

注鶯鳥所含食故言含桃說文無鶯集韻鶯或作鶯知

古作鶯

炳燭編卷二

三

權說文新附古作濯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輯

濯令丞師古曰輯與輯同濯集孝反皆所以行船也元

后傳輯濯越歌案濯濯聲近從水誼通

梵說文新附古作梵 隸釋云街彈碑梵梵黍稷以梵

梵為梵梵

暈說文新附古作輝 周禮既祿掌十輝之法釋文輝

音運 又作運 淮南覽冥訓晝隨灰而月運闕 又

作暉 錢詹事說北齊張景暉造像記景暉亦作景暈

可徵暈暉本是一字

幟說文新附古作織 公羊莊三十一年傳旗獲而過

我也何休注旗軍幟名釋文幟本又作織同漢書食貨

志治樓船十餘丈旗織加其上 又作識志 漢書高

帝紀注師古曰幟幟也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

同

帛說文新附古作弈 逸周書王會解墀上張赤弈陰

羽孔晁注弈帳也

低說文新附古作氏 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氏首印給

焉師古曰氏首猶俯首也又其價氏賤減平者聽民自

相與市

焦說文無古作焦 說文南方有焦僂人長三尺短之

炳燭編卷二

三

極

倅說文新附古作倅 禮記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

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倅倅倅 又作萃 周禮車

僕掌戎路之萃鄭注萃猶副也

倅說文新附古作倅 漢書禮樂志倅倅精權奇史記

封禪書倅倅窮變

倅說文新附古作黨 史記封禪書倅倅窮變漢書儒

林傳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注師古曰黨讀曰黨于

定國傳咎黨在是乎

侏說文無古作侏 漢書刑法志師侏儒東方朔傳給

騶朱儒

佯說文無古作陽 漢書東方朔傳箕子被髮陽狂

債說文新附古作責 史記高帝紀歲竟此兩家常折

券棄責漢書食貨志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

矣

侑說文新附古作溢 漢書禮樂志千童羅舞成八溢

師古曰溢與侑同

屣說文無古作躡 漢書地理志女子彈絃跼躡如清

日躡音屣師古曰躡字與屣同呂氏春秋長見篇視釋

天下若釋躡 又作鞞 毛居正六書正譌鞞從革趾

炳燭編卷二

三

聲別作屣非

屣說文新附古作婁 禮記禮運孔子婁歎之釋文本

又作屣漢書食貨志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婁

古屣字也藝文志及至衰丑解於齋戒而婁煩卜筮師

古曰婁讀曰屣

飲說文新附古作俞 漢書禮樂志巴俞鼓員三十六

人 又作渝 徐鉉曰案史記渝水之人善歌舞漢高

祖采其聲

顛說文無古作權 漢書高帝紀隆準注準顛權準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屬輔承權

崢說文無古作晴 文選宋玉高唐賦俯仰晴嶸白石

神君碑有崢字

嶺說文新附古作領 漢書溝洫志東至山領十餘里

閒又開大河上領晉灼日上領山頭也嚴助傳輿輻而

踰領項昭曰領山領也地理志禹貢雒水出豕領山水

經作豕嶺

嶰說文無古作解 漢書律歷志自大夏之西昆侖之

陰取竹之解谷

廂說文新附古作箱 儀禮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

觀禮視于東箱漢書鼂錯傳趨避東箱楊敞傳敞夫人

炳燭編卷二

三

遽從東箱周昌傳昌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

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東方朔傳起之東箱

廊說文新附古作郎 逸周書作雒解咸有四阿反坊

重亢重郎注重郎累屋也漢書董仲舒傳游於巖郎之

上晉灼曰堂邊巖巖郎謂巖峻之郎也東方朔傳今陛

下累郎臺師古曰郎堂下周屋韓勅後碑庫室中郎隸

釋云以郎為廊曹全碑有廊字

廈說文新附古作夏 詩秦風權輿夏屋渠渠漢書楊

雄傳於是大夏雲譎波詭

廢說文無古作敖 水經沔水篇漢水又東歷敖頭廊

道元注舊立倉儲之所

殿說文新附古作祈 江聲說攷工記祈沈釋文祈音

九委反即爾雅祭山曰殿縣之殿也

碯說文新附古作踏 左隱三年傳石碯石經作踏

炬說文無古作苜 後漢書皇甫嵩傳束苜乘城

爍說文新附古作祭 詩唐風角枕祭兮漢書楊雄傳

祭以成章

熟說文無古作孰 禮記禮運然後飯腥而苴孰漢書

食貨志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嚴安傳

五穀蕃孰

炳燭編卷二

三

懇說文新附古作懇 漢書劉向傳故懇懇數奸死亡

之誅

憚說文新附古作釋 書顧命王不憚釋文云馬本作

不釋

憺說文無古作齋 錢詹事說健為舍人注爾雅云憺

怒聲據楚詞信讒齋怒之文則憺當為齋

憾說文無古作感 左隱三年傳降而不憾釋文本又

作感同昭十一年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禮記中

庸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釋文本又作感辨眩反恨

也漢書張安世傳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

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

潔說文新附古作絜 詩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小雅

楚茨絜爾牛羊禮記絜靜精微易教也易說卦傳齊也

者言萬物之絜齊也左桓六年傳絜粢豐盛論語人潔

己以進石經作絜漢書律歷志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

物宰絜之也高帝紀及擇寬惠修絜者呂氏春秋尊師

篇臨飲食必蠲絜

洲說文無古作州 漢書地理志自合浦徐聞南入海

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

霸說文無古作霸 漢書高帝紀沛公至霸上師古曰

炳燭編卷二

三

霸水上故曰霸上地理志霸水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

以章霸功

瀦說文新附古作豬作都 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

都

泯說文新附古作泯 周禮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

泯注杜子春讀泯為泯

霞說文新附古作瑕 漢書楊雄傳喻清雲之流瑕師

古曰瑕謂日旁赤氣也文選甘泉賦李善注霞與瑕古

字通 又作蝦 史記天官書雷電蝦虹

闕說文新附古作伐 漢書車千秋傳無伐闕功勞

閱說文新附古作伉作亢 詩大雅縣泉門有伉釋文
韓詩作閱本又作亢

抹說文無古作末 漢書谷永傳末殺災異師古曰末
殺掃滅

擒說文無古作禽 左傳二十一年傳不禽二毛史記

五帝紀遂禽殺蚩尤漢書高帝紀此所以為我禽也漢

書刑法志皆禽敵立勝校官碑禽姦堯滑易師田有禽

徐本作擒呂氏春秋簡選篇遂禽移犧順民篇禽夫差

捌說文新附古作拔 急就篇摺獲秉把甬捌杷王應

麟補注碑本插捌作甬拔

炳燭編卷二

考

蟻說文無古作蔑 漢書楊雄傳浮蔑蠖而撒天

螢說文無古作熒 爾雅釋蟲熒火即炤釋文本作螢

後漢書靈帝紀帝與陳留王夜步逐熒火行數里

蜉說文無古作游 淮南子詮言訓浮游不過三日高

誘注浮游渠略也又覽冥訓浮游不知所求

墩說文無古作敦 爾雅釋邱郭注今江東呼地高堆

者為敦

場說文新附古作易 漢書禮樂志吾易久遠晉灼曰

易疆易也食貨志殖於疆易荀子富國篇至于疆易楊

倛注易與場同楊統碑疆易不爭魏呂君碑疆易失守

堰說文無古作偃 周禮廩人鄭注梁水偃也

塘說文新附古作唐 說文隄唐也 四聲本如是說古

逸周書作雒解隄唐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唐圃注唐隄

以壅水

塗說文新附古作涂 周禮遂人溝上有涂司險設國

之五溝五涂攷工記經涂九軌漢書禮樂志大朱涂廣

師古曰涂道路也釋名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漢周

憬碑行旅語于涂郊令景君闕銘假涂郊口魏大饗碑

陳兵清涂張平子碑垂名于一涂史晨後碑李翊夫人

碑有塗字

炳燭編卷二

三

壅說文無古作雍 漢書溝洫志治水有決河深川而

無隄防雍塞之文師古曰讀曰壅又雍防百川

境說文新附古作竟 公羊隱二年釋文踰竟音境今

本多即作境字更不音漢郃陽令曹全碑世宗廟土斥

竟

銘說文新附古作名 春官小祝設熬置銘鄭注銘今

書或作名儀禮既夕禮取銘置于重鄭注今文銘皆作

名

鎖說文新附古作瑣 說文銀錯瑣也鉞大瑣也

鎰說文無古作溢 禮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

注二十兩為一溢戰國策黃金萬溢高誘注同荀子儒效篇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韓非子五蠹篇鑠金千溢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文選阮籍詠懷詩黃金百溢盡

轍說文新附古作徹 攷工記徹廣六尺高長六尺漢書文帝紀結徹于道 又作軼 莊子人間世螳螂怒臂以當車軼釋文音轍戰國策車軼之所至史記文帝紀結軼于道

宋說文新附古作采 書堯典鬲咨若予采馬融曰采官也漢書刑法志師古注采官也爾雅曰采寮官也今

炳燭編卷二

无

本爾雅作案

况說文新附古作况 漢書禮樂志天地並况師古曰况賜也又曰太乙况天馬下

贅說文無古作摯 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禮記曲禮凡摯天子鬯儀禮士相見禮摯冬用雉釋文本又作摯

贍說文新附古作澹 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為贍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又見司馬相如司馬遷等傳鹽鐵論飢寒于邇將何以澹之

賻說文新附古作傳 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令賻補之鄭注故書賻作傳

賽說文新附古作塞 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

賸說文無古作賸 漢書高帝紀蕭何為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賸又作賸

臧說文無古作臧 漢書景帝紀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食貨志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又見薛宣傳

瘡說文無古作創 禮記曲禮有創則沐

陡說文無古作斗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索隱謂

炳燭編卷二

三

斗絕曲入海也

詎說文新附古作巨 漢書高帝紀公巨能入乎師古曰巨讀曰詎詎猶豈也

贅說文新附古作釐 韓詩外傳鄰之釐婦漢書西羌傳兄亡則納其釐嫂

妙說文無古作眇 漢書藝文志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亦讀曰妙儒林傳嚴然總五經之眇論師古曰眇讀曰妙律歷志究其微眇急就篇秦妙房王應麟補注妙一作眇

挖說文無古作槩 文選曹植詩承露挖太清李善注

挖摩也與槩同

無說文無古作無 儀禮士虞禮尊兩無于廟門外之

右少南鄭注古文無為無

驂說文無古作華 漢書地理志得華駟綠耳之乘

援說文無古作援 漢書揚雄傳援犴擬而不敢下淮

南說山訓楚王有白援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說林訓

援抗之捷來乍爾雅釋獸狻蝻善援 又作爰 漢書

李廣傳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援臂通肩也

磁說文無古作慈 漢書藝文志猶慈石取鐵淮南說

山訓慈石能引鐵

炳燭編卷二

圭

罹說文無古作離 詩王風兔爰逢此百罹釋文本亦

作離

拋說文新附古作抱 史記三代世表抱之山中注音

普茅反

鬻說文無古作橫 後漢書鮑永傳乃修起橫舍注橫

學也又作鬻朱浮傳造立橫舍

旒說文無古作柅 漢書楊雄傳乘雲軿之旒柅兮又

曰夫何旒旒郵偈之旒柅也

紗說文無古作沙 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

衣展衣緣衣素沙案沙之為言疏也

辨說文新附古作辨 攷工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

以辨民器鄭注辨猶具也釋文辨皮竟反具也戴震攷

工記圖辨辨古今字易剝牀以辨徐音辨具之辨儀禮

特牲饋食禮宗人告有司具注具猶辨也案辨辦本一

字耳隸變勿或作刀或作巾而刀又譌為力遂以辨為

辨論之辨以辨為辨具之辨大謬

售說文無古作讎 史記高祖紀每酤留飲酒讎數倍

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少段借耳漢書食貨

志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又

云周於民用而不讎者

炳燭編卷二

圭

艘說文無古作梭 說文梭船總名也漢書溝洫志發

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梭案梭本艘之正字剝本為舟故

梭撥等字從木

逍遙說文新附古作消搖 詩鄭風清人河上乎逍遙

釋文本又作消搖禮記檀弓消搖于門楚詞離騷消搖

以相羊莊子逍遙遊釋文一作消搖漢書司馬相如傳

消搖乎襄羊文選同

瑋瑁說文無古作毒冒 漢書地理志粵處近海多犀

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

徘徊說文無古作裴回 漢書禮樂志神裴回若留放

崑崙說文無古作昆侖 漢書禮樂志溝洫志律曆志

揚雄傳張騫傳俱作昆侖張休唯涖銘宜乎昆侖 又

作混淪 周禮大司樂釋文崑崙本作混淪

芙蓉說文新坳古作夫容 漢書司馬相如傳外發夫

容楊雄傳被夫容之朱裳

苜蓿說文無古作目宿 說文芸艸也似目宿漢書西

域傳大宛國馬者目宿又屬賓有目宿雜艸

磅礪說文無古作旁魄 文選左思吳都賦旁魄而論

都

崆峒說文無古作空同 逸周書王會解正北空同莊

炳燭編卷二

子在宥篇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漢書武帝紀遂踰

隴登空同 又作空桐 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為空桐

史記五帝紀黃帝西至於空桐漢書武帝紀西登空桐

又幸甘泉空桐

蜿蜒說文無古作宛延 文選楊雄甘泉賦颺翠氣之

宛延 又作寃延 漢書楊雄傳作寃延 又作宛蟪

說文蟪宛蟪也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虬龍騰驤

以宛蟪

玻璃說文無古作頗黎 郭璞元中記大秦國有五色

頗黎

徜徉說文無古作常羊 漢書禮樂志幡比玦回集貳

雙飛常羊又周流常羊思所并

瑪瑙說文無古作馬瑙 御覽引魏文帝馬腦勒賦曰

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

因以名之案腦本作腦隸變為腦

琉璃說文無古作流離 漢書地理志入海市明珠璧

流離奇石異物西域傳屬賓國出流離

輓轆說文無古作鹿盧 禮記喪大記鄭注以紼繞碑

閒之鹿盧輓車而下之

說文後人所加

炳燭編卷二

說文却琅邪縣一名純德按漢書地理志却莽曰純德

但王莽所取郡縣名說文例皆不取此四字是後人所

加

激水入城父

說文激水出南陽魯陽入城父按當作入父城水經汝

水注引說文云入父城是其證也父城屬潁川郡城父

屬沛郡水經注先言汝水逕邳縣故城激水注之夫邳

既屬潁則激水所入亦必為潁川之父城而非沛郡之

城父明矣

說文從熒字

也矣與倚佗叶高聲麻聲差聲加聲奇聲皮聲它聲皆
歌戈韻此蓋轉音而非正音也如尚書禹貢之青黎漢
書地理志作青驪左成十八年傳匠麗氏大戴禮保傳
篇作匠黎麗聲歌戈麻韻黎聲齊韻也詩小雅四牡周
道倭遲文選注引韓詩作周道威夷即委蛇也遲聲夷
聲脂韻蛇聲戈歌韻凡此可以類推

氏氏

氏與氏兩字也而形聲相近每易致誤从氏之字祇
有祇有祇祇訓神祇祇訓敬易祇既平說文作祇無
梅王肅作祇案古是與氏通凡從氏之字或亦從多如
左傳祇見疏也即論語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又如爾雅
祇祇漢書孟康注作侈說文女部侈重文作祇是凡與

炳燭編卷二

是

是逆者似皆當 氏祇祇重文之 祇祇重文之 祇祇重文之
作氏不當從氏 氏祇祇重文之 祇祇重文之 祇祇重文之
字說文訓側擊廣韻引說文作側手擊祇侈字之 祇祇
抵掌而談即此字今皆作抵讀如祇侈重文之 祇祇
从氏之字祇祇祇越越祇 此與祇字皆訓 祇祇即祇
之重文見周禮說文讀 底底重文作祇即詩周道如
當从氏族之氏 規說文讀 底底重文作祇即詩周道如
讀如底字疑 衺祇祇 蠶子也讀若祇孟引作底今
从氏不从氏 衺祇祇 作蠶古文作 祇即詩底
祇祇字重文作 祇按說文示部有祇祇水部有祇祇
从文又作清從者 祇按說文示部有祇祇水部有祇祇
虫部有祇祇土部有祇祇

造與戚蹙通

賈子靈公威然失容大戴禮保傳篇作造然失容孟子
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蹙非子忠孝篇作舜見瞽

瞽其容造然蹙蹙按造即戚亦即蹙也韓詩外傳夫子
造然變容韓非子難篇景公造然變色說苑善說篇楚
王造然淮南道應訓仲尼造然孔子造然草容造然即
戚然戚讀如蹙周禮掌鼓夜三鼗以號戒杜子春讀為
造次之造又讀為憂戚之戚 此二戚字 皆讀如蹙蹙說文作鼗从
壹蚤聲讀若戚蹙為擊鼓行夜戒守即左傳所謂賓將
趣也說文引作賓將擗趣皆取聲亦可讀作促與蹙
音同是以易乾象傳大人造也漢書劉向傳作大人聚
也釋文同是又取與造聲近之證造俗作蹙越絕書越
王蹙然避位禮記中庸君子胡不蹙蹙爾皆造之俗字

炳燭編卷二

是

也蹙又與縮通儀禮大射禮鄉射禮注古文縮皆為蹙
春秋衛大夫孫林父封邑左傳作戚史記衛世家吳世
家皆作宿呂氏春秋遇合篇縮額而食之縮額即孟子
之蹙額也戚又與蹙通新序作靈公蹙然易容

賈單善蹙曰丹字通

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鄭
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儀禮士冠禮嘉賓時注
古文賈為瘳史記鄭世家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
伯左傳作檀伯呂氏春秋具備篇宓子賤治賈父淮南
泰族訓密子治賈父呂覽察賢篇說苑政理篇又作治

轉音相近

嘉定李廣芸

務讀如蒙 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按此以務叶戎務从攷攷又从矛與蒙通或疑誼當從左傳作禦侮不知侮从每聲每聲之敏與蒙亦相通

申讀如司 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為韓申徒集解徐廣曰即司徒耳

泥讀如甯 續漢書郡國志方輿縣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公羊作甯母

炳燭編卷三

勤讀如期 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作旄勤

貉讀如禡 周禮甸祝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大司馬有司表貉鄭司農讀為禡書亦或為禡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

龍讀如遊 楚辭天問篇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此與蹶融之作歷由衡從之為衡由同

史讀如容 漢書古今人表鬼史區師古曰即鬼容區也史容聲相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師古曰即鬼

單父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單父書盤庚誥告用單釋

文馬本單作單此單相通之證周禮載師以廩里任

國中之地注故書廩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為廩說文

鷓籥文作鷓此廩相通之證周禮廩人凡珍異之有

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廩泉府貨之滯於民用者注故書

滯為廩此廩相通之證儀禮既夕記載廩注古文廩

為膳聘禮使者載廩注古文廩皆為膳此單善相通之

證攷工記矢人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說文引

作彈又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史記呂

后紀為劉氏左禮禮即但賈誼傳非單倒垂而已單即

炳燭編卷二

美

但詩鄭風大叔于田禮禘暴虎孟子公孫丑篇作袒禘

此直且相通之證說文廩重文作旃漢書王吉傳細旃

之上旃即檀此直丹相通之證漢書王莽傳強立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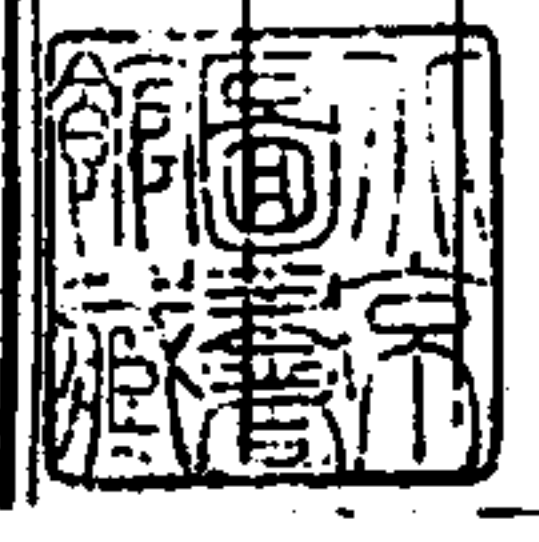
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善于即

單于此善單相通之證

虔虔

逸周書祭公解次予小子虔虔在位虔虔即乾乾之異

文



與區也衡山王賜傳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滄曰與讀曰勇

肥讀如賁 說文苑重文作贖漢書地理志東海郡襄

賁應劭曰賁音肥史記黥布傳賁赫徐廣曰賁音肥

禪讀為導 儀禮士虞禮注禪古文或為導禮記檀弓

喪大記注禪或作道說文各部因下木部按穴部突

下俱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東冬與陽庚通

呂氏春秋執一覽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鴻與

炳燭編卷三

二

章當昌韻淮南時則訓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備而不

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顯則得

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

故上帝以為物宗以窮容宗與忘明亡匡韻又精神訓

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

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渾之樸而

立至清之中中與方旁行韻此毛詩易傳之所無而後

世合東冬於陽庚者所藉口也

冬與清通

左傳晉大夫伯宗穀梁作伯尊大戴禮禮三本篇宗事

先祖而寵君師史記禮書作尊先祖而隆君師太元進測以進不中君道隆制于尊讀尊為宗與中隆韻

之支與歌戈通

左襄二十九年傳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杜本作多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

微與文通

斯从斤聲說文讀若希左成十三年傳公子欣時公羊昭二十年傳作公子喜時漢書古今人表作制時禮記樂記天地訢合注訢讀為熹六書音均表斤聲在十三部希聲在十五部喜聲在

炳燭編卷三

三

一部似與古音不合

齊皆與真諄通

大戴禮五帝德篇黃帝幼而慧齊史記五帝本紀作幼而徇齊大戴禮作叡一本作慧齊索隱曰古字假借素問上古天真論昔在黃帝幼而徇齊禮記中庸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史記趙世家中國者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國策作聰明睿知按說文叡部叡深明也通也从叡从目从谷省以芮切古文作睿籀文作睿谷部睿深通川也从尙谷虞書曰睿暎滄距川私閔切或作濬古文作濬口部台山問陷泥地讀若沈州以轉切古文

作容廣芸謂容睿澹濬一字數體許氏分入三部疏矣台下文古文作容更復重出恐係後人殺亂當以私潤切爲正音故與徇通轉而爲以芮切耳叡亦當有濬音故走部趨字讀若紉也

齊與先仙通

爾雅釋地北陵西俞史記趙世家反至分先俞於趙集解徐廣曰爾雅西俞雁門是正義曰西先聲相近孟子西子蒙不潔趙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室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膚先施哉文選枚乘七發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漢

炳燭編卷三

四

書趙充國傳先零水經注晉書阮种傳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魏書薛虎子傳俱作西零

爾雅釋畜疏魏時西卑獻千里馬西卑卽鮮卑

史記貨殖列傳乃用范蠡計然集解徐廣曰計然名研索隱曰吳越春秋謂之計倪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亂耳賡芸案此音相通轉也莊子齊物論和之以天倪釋文班固云天研

眞與庚清通

荀子末篇孫卿迫於亂世儲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紉約天下眞眞行全刺之

諸侯大傾按刑成眞傾皆清韻字獨秦字爲眞韻字此與易乾象傳以元天刑成天淵韻坤象傳以元生天韻革象傳以信正韻成命人韻一例

桓寒與歌戈通

說文桂讀若和書禹貢和夷底績鄭康成讀和爲桓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如涪日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

周禮大宗伯小宗伯注果讀爲裸大行人注故書裸作果鄭司農讀裸爲灌攷工記玉人注裸或作裸或作果說文裸灌祭也从示果聲

炳燭編卷三

五

史記夏本紀索隱云斟戈氏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盪今讀徒何切然字从單聲詩魯頌駟有騂有駟爾雅釋畜青驪驪亦當讀如檀

詩四牡擘擘駟馬說文作彥彥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緜子紹封鄆如涪引關駟音多漢書地理志沛郡鄆縣孟康音多

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毆疫注故書難或爲難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禮記月令命國難天子乃難命有司大難論語呂覽淮南子皆作難釋文難戚乃多反劉依杜乃旦反

之祿當效周厲適闢積奇怪篇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
開从开聲闔从豈聲也哀古音近衣孝經哭不哀說文
引作悠許君所據古文也來古音如釐詩頌思文貽我
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節我釐麤儀禮少牢饋食禮來
女孝孫注來讀如釐釐賜也史記陳杞世家平公鬱索
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又攷說苑政理篇尊天
效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
官府治時來治皆韻也災災裁裁古皆讀如淄淄
淄也禮記中庸故裁者培之注裁或爲茲說苑正諫篇
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

炳燭編卷三

八

哉此胎讀怡哉讀苗故與基韻廣韻則截然兩部矣它
如賚讀理書甘誓子其大賚女史記殷本紀作大理女
詩大雅既醉釐爾女士毛傳云釐賜也正義以爲出釋
詁今本爾雅釐作賚公羊傳登來之禮記大學鄭注引
作登戾之六書音均表來聲在第一部之哈類
戾聲在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類亥古音
如己詩魏風陟岵陟彼妃兮毛傳云山有草木曰妃說
文云妃無艸木也爾雅釋山作無艸木咳是亥與己聲
相近也咳字說
文無亥讀如箕易明夷箕子之明夷釋文劉
向云今易箕子作茲漢書儒林傳趙賓以爲箕子明
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茲茲也史記律書箕者

言萬物根棋根棋卽根亥也漢書五行志孕毓根核師
古曰核亦亥字也論衡超奇篇無根核之深說文趕讀
若小兒孩賴之古音如厲春秋昭四年遂滅賴公穀作
厲釋名臺持也臺字當从出聲故與持近古人讀臺如
持也戴之古音如載載之古音如止春秋僖公五年會
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凡此之類皆古音也

俛

俯俗字也說文作頽重文作俛有無辯方矩二切玉篇
俛俯俛也說文音俯低頭也亦作頽是玉篇以勉音居
前也廣韻九慶云頽說文低頭也太史公頽仰字如此

炳燭編卷三

九

俯上同漢書又作俛今音免二十八獮俛俯俛案詩抑
風谷風龜勉求之文選陸士衡文賦李注引作僂俛攷
工記矢人前弱則俛唐開成石經作勉是俛仰之俛可
讀如勉因得借勉爲俛又按白虎通十一月之時陽氣
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冕仰卽俛仰荀
子非相篇其冠繞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楊注繞當爲俛
太向前而低俯也據注釋爲俯此三句有韻當讀如免
蓋古書俛仰俛字或借勉或借冕或借繞可見本當讀
無辨切轉音爲方矩切耳又有借免爲俛者管子小問
篇由由平茲免何其君子也茲免者言其穗下垂而類

也錢詹事云古兔免本只一字後來隸變或省去一筆其說最精惟兔免同物斯免與俯聲近而亦轉為脫字論衡道虛篇再言免去皮膚此借兔為脫也免訓脫見廣雅釋詁廣韻二十八獮皆當作兔免脫雙聲又按雙脫即免身之免而皆从兔玉篇亦以雙為免免音於袁切輓於元於阮二切其重文作輓此類字皆从狐兔之免而皆音近無辨切蓋可知免與免之非二字矣

薄

老子論德章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

炳燭編卷三

十一

處其華按薄與華韻首與始韻古讀華如尊公羊哀四年蒲社災穀梁左氏皆作亳社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釋文云本又作亳是蒲即亳之證也

晉

晉即刃切與進同易曰晉者進也案說文晉从日从至此徐鼎臣所改當作从日至聲至从二至則从至聲可知是以鄴字从邑晉聲讀即移切晉奇字作晉音亦从

二子字

辱

說苑敬慎篇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垢與辱韻案轉音近

媼與肉好之肉一例

駟

駟說文从馬且聲大徐子朗切廣韻在上聲三十七蕩非也案墨子非命篇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此借駟以為阻攷工記玉人駟琮釋文亦音祖是駟字當以祖音為正

鞞

呂氏春秋樂成篇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二句一轉韻也孔叢子陳士義篇鞞作芾芾說文作市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作方味切

炳燭編卷三

十一

正與戾韻鞞與芾同物冕服謂之芾它服謂之鞞麇裘固宜芾鞞字古音亦不與戾叶

葛

說文首音末首部葛目不明也从首从旬旬目數搖也木空切案此字廣韻莫中切在一東玉篇有莫登莫中二切而莫登切為正音應入登韻其字當从目夢省聲

折

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案說文折从斤斷艸譚長說篆文作折从手於例當云从手斤聲斤聲故轉為大兮反猶

沂折等字之從斤聲逝誓等字又從折聲也

涸

管子牧民篇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天與人韻也失天之度難滿必涸度與涸韻也上下不和難安必危和與危韻也涸從固聲轉入藥韻廣韻十暮不收禮部韻略暮部有涸字明故切

敏

敏在廣韻上聲十六軫眉殞切此轉音也敏從每聲每從母聲本音當無鄙切漢書敘傳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又云宣之四子淮南聰敏舅氏蓬除幾陷大理皆以敏

炳燭編卷三

三

韻理

斲

斲在廣韻入聲四覺竹角切案斲从斤亞聲今本無聲字必徐鼎臣所刪也說文鏗酒器也象酒器形此即毛詩酌以大斗之斗斗為借字亞為正字既是象形亞字當為建首鏗字金旁後儒所加宜為重文也說文如闕字从門斲聲斲字从見亞聲讀若兜皆一例老子制或章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斲與手韻呂氏春秋貴可篇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淮南說林訓略同是斲

之本音當與鬪同竹角切者其轉音也

愚

列子黃帝篇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案愚聾盲三字皆韻愚讀魚容切盲讀若蒙韓詩外傳商容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愚勇公皆韻也

待

待从彳寺聲古讀如恃韓詩外傳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待與使仕韻又云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待

炳燭編卷三

三

與止韻是皆讀恃之證廣韻在去聲十九代者轉音也

蚘

廣韻蚘苦堅切又古奚切呂氏春秋季夏紀腐艸化為蚘高注蚘讀如蹊徑之蹊淮南子時則訓同說文引明堂月令腐艸為蠲古讀蠲如圭圭聲哇字說文云讀若醫與蹊聲近是假蠲以為蚘也蚘音古奚切蠲音如圭同在齊韻蚘音苦堅切蠲音古兮切同在先韻

祝

禮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為鑄呂氏春秋慎大覽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周禮瘍醫注祝讀如注病之

注淮南叙真訓冶工之鑄器注鑄讀如唾祝之祝按祝本之六切轉音如鑄如注今河南息縣人讀祝如朱說文邠邠呼雞聲之六切而風俗通曰呼雞朱朱皆轉音也

錄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情狀有冤滯與不今云慮囚按慮與錄一聲之轉莊子天地篇無落吾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作無慮吾農事落亦轉為慮也今京師人讀錄如慮漢書百官表諸侯王金璽鎰綬如涓曰盤音戾綠也蓋亦與慮聲相近耳

炳燭編卷三

十四

敝

淮南原道訓故兵絕必滅木絕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按滅折裂舌敝韻也敝讀如驚

講

講字為廣韻上聲之第三部讀古項切此轉音也字从講聲正音當與講構親構構講構講等字同韓非子內儲篇韓王謂樓緩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講字从言又云翟璜因請為魏王構字从木戰國策西講於秦注當从講讀史記韓世家將西講於秦刺客傳北講於單于國策並作講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

云講讀曰講此从言講聲之字宜以古候切為正音廣韻五十候不收非也隸釋載童子逢盛碑才亞后橐卽戰國秦策之項橐是其例講從講聲故又轉為較史記作類

騰

騰从虫朕聲在廣韻十七登騰蛇此正音也詩小雅大田去其螟螣與賊韻蓋借作蟻字

龜

莊子逍遙遊篇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釋文龜愧悲反徐舉倫反李居危反今吳人讀龜如居因轉為舉

炳燭編卷三

十五

倫反然則龜字讀居迨反恐非古音

契

老子任契章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按契徹韻也契當讀入聲如挈廣韻契在十六屑徹在十七薛屑薛通也音均表劫聲契聲在第十五部術物迄月沒曷末點鐸薛韻徹字在第十二部質櫛屑韻

泛

泛在廣韻六十梵史記呂后紀自起泛孝惠后索隱曰泛音捧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音方勇反是梵韻轉入宋送用絳韻也

殷

說文身歸也於機切禮記中庸壹戎衣鄭注衣讀若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康誥燿戎殷卽壹戎衣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視鄣如夏注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白虎通衣隱也所以隱形春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釋文噫一音蔭皆轉音也意字亦當从心音聲今說文爲大徐所刪

丙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八柄八枋一也儀禮士冠禮加柶面枋士昏禮加勺皆

炳燭編卷三

末

南枋注並云今文枋作柄春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枋公羊穀梁二傳枋皆作邛又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公羊防作邛說文仿籀文作柄是方丙同物宜顧氏炎武唐韻正以丙爲其往切也然從丙聲之字後儒咸讀兵永反而說文柄重文作棟春秋邛意茲史記齊世家作秉意茲秉字不得讀爲其往切也詩小雅大田秉畀炎火韓詩作卜畀炎火又彼有遺秉毛傳秉謂之把攷工記廬人戈秘六尺有六寸注秘猶柄也秉把也秉卜也皆雙聲也雙聲秉柄若讀其往切則不得轉爲卜轉爲把轉爲秘矣蓋丙字正音兵永切轉音爲其往切說

文丙字从一入口似當从日得聲

令

令字毛詩齊風東方未明與裳韻盧令與仁韻秦風車鄰與鄰顛韻从令之零衛風定之方中與人田淵千韻苓邶風簡兮與榛人韻唐風采苓與顛韻是真臻韻字與庚清韻叶也然令字本音當在庚清韻詩零雨其濛說文作苓爾雅釋詁蕭落也釋文云或作苓釋艸蕭大苦說文作苓漢書李陵傳衛律爲丁靈王蘇武傳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卽上所云丁靈說文幹司馬相如說作羈六書音均表以令字本音當在真臻韻似拘

炳燭編卷三

末

老子守微章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按末土下皆韻也末字當讀上聲如姆而廣韻十姥不收

易

漢書古今人表簡邊師古曰卽簡狄楚辭天問大戴禮帝繫皆作簡狄史記索隱引史舊本又作易淮南墜形訓又作簡翟左僖十七年傳公羊傳易牙賈子胎教大戴禮保傅法言問神論衡謹告自紀文選琴賦北齊書顏之推傳皆作狄牙按說文述古文作邊惕或作愁白

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意古人讀易如揚

賁

賁卦之賁今皆讀作彼義切釋文賁李軌府盆反傅氏云賁古斑字王肅符文反案份頒等字與斑音同而皆从分聲分轉音如斑斑轉音如賁然則賁卦賁字亦可讀博昆切也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易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又何好乎注賁色不純也說苑反質篇載此事則曰賁非正色也白當正白黑當正黑較呂覽文尤明顯蓋賁固色之不一者故亦讀為斑所謂斑駁是也斑說文

炳燭編卷三

太

作辨从文辨聲又按賁彘奔等字皆从辨聲辨隸變轉音為博昆切如葩之為贖匪之為分衣之為殷威之為君也說文於鼓部彘天部奔皆云賁省聲疑徐鼎臣所改繫傳本皆作弁聲

者

荀子大略篇語曰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知者丸與言韻臯與者韻者讀如諸

背

向背之背蒲昧切在廣韻去聲十八隊後世作借古只作北說文北茈也从二人相背

赧

周赧王之赧今皆讀奴板反案說文赧从赤反聲反柔皮也其音讀如便人扇切見周本紀索隱此古音也

益

太元增測問貞增默識內也不增其方徒飾外也木止漸增不可益也要不克可敗也澤庫其容謙虛大也益讀去聲如隘

叢

今在廣韻一東徂紅切他書或徂公切或才公切然非古音也說文叢聚也从萃取聲正音也徂紅等切轉音

炳燭編卷三

九

也韓非揚權篇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甯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後人不知何以失此讀借先秦兩漢無協叢韻之文可攷然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公羊作叢可證急言之為叢緩言之為訾婁訾猶叢字之反切也尚書叢勝字馬季長訓叢為總勝為小鄭司農訓叢為總聚總與徂公切相近此其轉音之故歟

實

廣韻在四質神質切非本音也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

貫貨貝也先師錢少詹說謂从貫聲古正音讀如滿轉
爲神質切易象象傳行不順也與獨遠實也順以與也
上下順也韻泰象傳皆失實也與中心願也中以行願
也其命亂也韻此讀爲貫聲之確證而轉爲神質亦是
古音如以實訓日不得讀如滿也又如書秦誓是能容
之禮記大學引作實能容之儀禮覲禮伯父實來注今
文實作寔此亦不得讀如滿也

炳燭編卷三

三

炳燭編卷四

嘉定李賡芸

荀子成相篇

荀子成相全篇用韻之文計分五段每段分章第一段
凡十三章第二段凡九章第三段凡十一章第四段凡
十一章第五段凡十二章章凡七句首句次句皆三字
爲韻第三句四字不韻第四句三字韻第五句第六句
皆四字不韻第七句三字韻謝墉校茶本謂此篇通迺
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誤也又只
分四段亦誤也每二十四字一易韻或上一章與下一

炳燭編卷四

十

章偶然同韻要亦各章各韻謂願陳辭至何覺時四十
五字中以辭治災時韻而不數先謀二字尤誤也今列
於左而攷之

請成相 世之殃 愚闇愚闇 墮賢良 人主無

賢 如瞽無相 何俛俛 如瞽無相相
字不入韻

請布基 慎聖人 愚而自專 事不治 主忌苟

勝 羣臣莫諫 必逢災 人讀如時猶寅轉爲
夷振轉爲楷與祇

論臣過 反其施 尊主安國 尙賢義 拒諫飾

非 愚而上同 國必禍

曷謂罷 國多私 比周還主 黨與施 遠賢近

讒 忠臣蔽塞 主甄移私微韻與歌戈韻叶此戰國時音與詩經韻不同

曷謂賢 明君臣 上能尊主 愛下民 主誠聽

之 天下為一 海內賓愛下民似當作下愛民乃與上句一例

主之孽 讒人達 賢能遁逃 國乃蹙 愚以重

愚 闇以重闇 成為桀如此章下十一字斷不能謂四字一句七字一句也

世之災 妒賢能 飛廉知政 任惡來 卑其志

意 大其囹圄 高其臺能讀奴來切為正音本从呂聲音轉入蒸登韻三台

史記天官書漢書郊祀志皆作三能卑其下十一字顯然三句不可作二句也

武王怒 師牧野 紂卒易鄉 啓乃下 武王善

之 封之於宋 立其祖紂卒易鄉啓乃下釋其文義不可為一句

炳燭編卷四

世之衰 讒人歸 比干見剖 箕子累 武王誅

之 呂尙招麾 殷民懷

世之禍 惡賢士 子胥見殺 百里徙 穆公任

之 強配五伯 六卿施百里徙三字亦不能連子胥四字為一句

世之愚 惡大儒 逆斥不通 孔子拘 展禽三

緇 春申道綴 基畢輸

請牧基 賢者施 堯在萬世 如見之 讒人罔

極 險陂傾側 此之疑

基必施 辨賢罷 文武之道 同伏戲 由之者

治 不由者亂 何疑為由之下十一字亦顯然為三句

凡成相 辦法方 至治之極 復後王 慎墨季

惠 百家之說 誠不詳此別為一段不當與上文相連

治復一 修之吉 君子執之 心如結 衆人貳

之 讒夫奔之 形是詰衆人下十一字亦為三句

水至平 端不傾 心術如此 象聖人 口而有

執 直而用拙 必參天

世無王 窮賢良 暴人芻豢 仁糟糠 禮樂滅

息 聖人隱伏 墨術行第四句本作仁人糟糠衍人字

治之經 禮與刑 君子以修 百姓甯 明德慎

罰 國家既治 四海平

炳燭編卷四

治之志 後執富 君子誠之 好以待 處之敦

固 有深藏之 能遠思

思乃精 志之榮 好而壹之 神以成 精神相

反 一而不貳 為聖人

治之道 美不老 君子由之 倭以好 下以教

誨子弟 上以事祖考此章字數相同惟下以下十

成相竭 辭不蹙 君子道之 順以達 宗其賢

良 辨其殃孽此章關三字以韻攷之辨其

請成相 道聖王 堯舜尙賢 身辭讓 許由善

卷 重義輕利 行顯明

堯讓賢 以為民 汜利兼愛 德施均 辨治上

下 貴賤有等 明君臣

堯授能 舜遇時 尚賢推德 天下治 雖有賢

聖 適不遇世 孰知之能讀奴來切

堯不德 舜不辭 妻以二女 任以事 大人哉

舜 南面而立 萬物備德讀如直去聲古作惠从心直聲直亦有直吏切音

值廣韻收六

舜授禹 以天下 尚得推賢 不失序 外不避

仇 內不阿親 賢者予

禹勞力 堯有德 干戈不用 三苗服 舉舜

炳燭編卷四

畝 任之天下 身休息禹勞下本衍心字力與德韻

得后稷 五穀殖 藥為樂正 鳥獸服 契為司

徒 民知孝弟 尊有德

禹有功 抑下鴻 辟除民害 逐共工 北決九

河 通十二渚 疏三江

禹傅土 平天下 躬親為民 行勞苦 得益泉

陶 橫革直成 為輔為上闕一字或

契予王 生昭明 居于砥石 遷于商 十有四

世 乃有天乙 是成湯

天乙湯 論舉當 身讓卞隨 舉牟光 口口口

口 道古賢聖 基必張道古賢聖上闕四字或闕在下

口口口 願陳辭 世亂惡善 不此治 隱諱疾

賢 良由姦詐 鮮無災章首疑脫請成相三字

患難哉 阪為先 聖知不用 愚者謀 前車已

覆 後未知更 何覺時先讀為先稽切與哉謀時韻此亦戰國時音

不覺悟 不知苦 迷惑失指 易上下 中不上

達 蒙掩耳目 塞門戶

門戶塞 大迷惑 悖亂昏算 不終極 是非反

易 比周欺上 惡正直

正直惡 心無度 邪枉辟回 失道途 已無郵

炳燭編卷四

人 我獨自美 豈無故豈字下木有獨字因上文獨字衍

不知戒 後必有 恨後遂過 不可悔 讒夫多

進 反覆言語 生詐態

人之態 不如備 爭寵疾賢 利惡忌 妒功毀

賢 下斂黨與 上蔽匿匿讀去聲說文从匿之隹重文作昵

上壅蔽 失輔執 任用讒夫 不能制 孰公長

父 之難厲王 流於鏡之難之字疑有誤

周幽厲 所以敗 不聽規諫 忠是害 嗟我何

人 獨不遇時 當亂世

欲對哀 言不從 恐為子胥 身離凶 進諫不

聽 到而獨鹿 棄之江首句表字與從凶江韻舊作欲哀對注已誤

觀往事 以自戒 治亂是非 亦可識 口口口

口 託於成相 以喻意託於成相上陽四字

請成相 言治方 君論有五 約以明 君謹守

之 下皆平正 國乃昌

臣下職 莫游食 務本節用 財無極 事業聽

上 莫得相使 一民力

守其職 足衣食 厚薄有等 明爵服 利往叩

上 莫得擅與 孰私得

君恣明 論有常 表儀既設 民知方 進退有

炳燭編卷四

六

律 莫得貴賤 孰私王

君法儀 禁不為 莫不說教 名不移 修之者

榮 離之者辱 孰宅師古師字不與儀為移叶疑當作孰師宅宅與儀為

移一字顯然三句

刑稱陳 守其銀 下不得用 輕私門 罪禍有

律 莫得輕重 威不分

請牧祺 明有基 主好論議 必善謀 五聽修

領 莫不理續 主執持

聽之經 明其請 參伍明謹 施賞刑 顯者必

得 隱者復顯 民反誠顯者下十一字明是三句

言有節 稽其實 信誕以分 賞罰必 下不欺

上 皆以情言 明若日

上通利 隱遠至 觀法不法 見不視 耳目既

顯 吏敬法令 莫敢恣

君教出 行有律 吏謹將之 無鉞滑 下不私

請 各以交口 舍巧拙各以交字之上似關一字或關在下

臣謹修 君制變 公察善思 論不亂 以治天

下 後世法之 成律貫

老子國字

老子德經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

炳燭編卷四

七

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此八句四易韻

國本邦字與豐協又管子牧民篇毋日不同生遠者不

聽毋日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日不同國遠者不從國亦

邦字與從協也漢人避高祖諱改為國後人不知更正

沿之至今 呂覽斂字

呂氏春秋不屈篇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注斂讀日魯按

斂脅聲甚遠疑歛之譌

說苑鳴字

說苑說叢篇滿且修斂是雁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噪

案此說與子越以字

漢書地理志

水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凡四韻鳴字恐是號字之譌

漢書地理志

京兆尹華陰 按宣帝紀本始元年注師古曰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京輔都尉治華陰灌北地理志于左馮翊高陵曰左輔都尉治于右扶風郿曰右輔都尉治是京兆尹華陰下當有京輔都尉治五字

南陵 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沂音先應反 按水經澆水注澆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又引志云澆水北

炳燭編卷四

水

至霸陵入灃水說文亦云澆水出京兆藍田谷入灃然則志沂字當作澆師古之音非也

右扶風鄠 鄠水出東南又有灃水 按水經渭水注云沈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為灃水也是灃水一名沈水

弘農郡丹水 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 按水經丹水云丹水入于洵鄠注亦作洵

析 按水經丹水注引作古亭

河東郡左邑 莽曰聞喜 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今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武帝 按水經涑水注引司馬

於此聞南感或改曰聞喜

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為洮亭也又云漢書

日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

以為聞喜縣又云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

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為左邑縣春秋傳曰下

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王莽之洮亭也漢書

武帝紀亦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呂為聞

喜縣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據此則

左邑至漢元鼎又析左邑之桐鄉置聞喜縣而王莽乃

改左邑為洮亭志於左邑下當云故曲沃也晉武公自

炳燭編卷四

九

晉陽徙此秦改為左邑莽曰洮亭于聞喜當云故曲沃

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于此聞南越破

改曰聞喜始得其實今據水經注是正但酈以聞喜為

洮亭則亦微誤

平陽 應劭曰堯都也 按水經汾水注引應劭曰縣在

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蓋舜都平陽古有其說故應

劭用之今志注疑有脫文

襄陵 有班氏 按班當為雙字之誤也水經汾水注云

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犇之邑也故其地有雙氏鄉亭矣俗本鄉譌作香

河內郡州共按國地志曰共按河內郡屬縣十八今止十七傳寫者誤合州與共為一也水經清水注云蔡溝水上承州縣北白馬溝東分謂之蔡溝水經又云沁水又東過周縣北酈注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此即河內之州縣也周州古通經作周字故酈以縣故州也釋之傳寫者改注中州字作周則此注為贅辭矣若所引左傳以昭公三年為隱公十一年韓宣子為六國人則酈氏之誤也水經注又云重門城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漢高帝八年封旅罷師為共

炳燭編卷四

十

嚴侯國即共和之故國也此即河內之共縣也

河南郡偃師莽曰師成按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東逕偃

師城南引志云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與今本漢志異

潁川郡秦置高帝五年為潁川郡按水經潁水注云潁川郡

漢高帝二年以為韓國攷諸高帝紀二年使韓太尉韓

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信傳

亦同然則志中五年當作二年

汝南郡博陽莽曰樂家按水經潁水注作樂嘉

廬江郡雩婁洪水北至蓼入淮又有按說文灌水出

廬江雩婁北入淮志稱灌水亦北至蓼入決決字恐是

淮字之譌其曰亦者承上決水入淮言之也水經決水注引地理志曰決水北注注疑當作至蓼入灌灌於蓼亦入決與今本不同要之蓼者為淮水所逕之地決於此注灌灌亦於此注淮決既注淮則決為淮矣故謂灌入決可也即謂灌入淮亦可漢志說文水經注三書雖異然於水道並不乖背

山陽郡平樂淮水東北至沛入泗按水經泗水注引志云平樂

侯國也泡水所出又引志云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

入泗說文亦云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然則今志

譌泡為淮譌沛為沛矣

炳燭編卷四

十一

濟陰郡稅按說文广部有庇字許君曰从广耗聲沛

陰有庇縣今志作从禾从宅譌也說文無稅字

濟南郡陽丘按王子侯表有楊丘共侯安作楊丘

泰山郡剛故剛應劭曰春秋秋取剛及剛今剛亭是也按哀公春秋八年

夏齊人取謹及闞應注不當刪去齊人又譌夏為秋此

傳寫脫誤也水經汶水注引志云應劭曰春秋經書齊

人取謹及闞亭是也可知應注本作春秋經書齊人取

謹及闞今闞亭是也酈氏所引亦必如是但水經譌脫

更甚故取謹及下又闞闞今二字矣

半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春秋十五年羊人來朝即此也按水經汶水注云

牟縣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應劭曰魯附庸也然則志附庸也上脫一魯字

琅邪郡靈門壺山涿水所出東北入淮按水經濰水注引志作入

濰志濰按水經膠水注引志云瑯邪有柜縣柜艾水出焉東入海志濰柜艾為根艾而又有脫文

橫故山久合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按水經濰水注引志作入濰志

箕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按昌都當作都昌

東海郡容丘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按水經泗水注作桐水

炳燭編卷四

主

臨淮郡下相應劭曰相水出淮水加下按此注文義不明京兆

尹下邳應劭曰秦武公伐邾戎置有上邳故加河東郡

下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東郡東阿應劭曰有西故

稱東陳留郡外黃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鉅鹿郡

下曲陽師古曰常山有上曲陽故此云下東海郡下邳

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雲中郡北與關駟云廣陵

有輿故此加北雷川國東安平關駟云博陵有安平故

此加東此當云下相水所出沛國有相縣故此加下斯

與他處一例矣水經睢水注云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

縣故城南應劭曰下相水出沛國相縣故此加下也據

此足以取證但應注沛國之下似脫一有字

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濊師古曰濊音哉汶江濊水出微外南至南

入江按說文云濊水出蜀汶江微外東南入江从水

我聲錢詹事據說文以改漢志江聲據漢志以改說文

攷水經江水注云蒙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谿東南流

與濊水合水出微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濊水出蜀許慎

以為濊水也从水我聲與今本說文同師古承譌而音

之非也至戴侗六書故濊濊兩收尤謬

隄為郡符溫水南至鬱入黔按說文曰溫水出隄為涪南入

黔水隄為無涪縣乃符字之譌黠與黔同聲假借班許

炳燭編卷四

主

合也水經延江水注亦云溫水一曰燠水出隄為符縣

隴西郡應劭曰有隴城在其西也師古曰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按郡既在隴

之西則隴當在郡之東矣烏得云有隴城在其西哉西

者東之譌也水經河水注引應說曰有隴城在其東故

曰隴西

西按水經漾水注云西漢水又西南逕宕備戍南右

則鹽官水入焉水北有鹽官在嶧冢西五十許里故地

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按今志無鹽官文脫

代郡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按水經灤水注云祁夷水又

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灤水地理志云祁夷水

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灤是也據此則今志入沽沽字乃灤字之譌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洛按水經灤餘水注引志云

灤餘水自軍都縣東至路南入沽疑今志注有譌

漁陽郡北順漁陽得漁路莽曰通按水經鮑邱

水注云漁陽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夏名通路縣曰

得漁又云潞縣王莽之通路亭也與志異

白檀古曰檀音呼鵠反按水經注有濡水酈引志云

濡水出縣北蠻夷中據此則恤字當作濡幽州有兩濡

水一出故安一出白檀

炳燭編卷四

右北平郡石成按水經遼水注引作石城

遼西郡肥如應劭曰肥子奔燕封於此也按水經濡水注引應劭

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今志注脫晉滅肥字

交趾郡蒼冷縣其字从米从鹿即麋鹿字而倒之師古

音麋零牂柯郡西隨縣糜水西受徼外東至糜伶入尙

龍谿都夢縣壺水東南至糜伶入尙龍谿益州郡來唯

縣勞水出徼外東至糜伶入南海其糜冷糜字又从麻

从米水經及注則又作糜字矣要之皆傳寫之誤也說

文米部有菴字云潰米也疑是潰米之誤从米尼聲交阯有菴

冷縣班在許前其書必作菴字乃一誤而麓再誤而為

糜藥矣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莽曰富昌屬冀州按此文有

脫誤攷廣平本趙國秦為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改名

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為平于王國

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國

除復為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夷王

之弟廣漢為廣平王據此則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

帝中元年夏為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于國宣

帝五鳳二年復為廣平郡哀帝建平三年夏為國始為

詳嚴平于之廢置沿革見於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

炳燭編卷四

三王傳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暨及

帝紀而廣平之為秦鉅鹿見水經濁漳水注惟酈注云

征和三年封趙敬肅王子為廣平侯國則誤以二為三

以平于為廣平以王為侯其攷據疎矣諸侯王表景十

三王傳俱作平于志作平于譌也酷吏傳王溫舒曾為

廣平都尉當在未建平干之前若班稱以西河屬國都

尉遷廣平相此廣漢出封之後也功臣表薛歐封廣平

侯景帝時侯澤有罪免則又臨淮郡之廣平也

菴川國劇應劭曰故肥國今肥亭是按水經巨洋水注云劇縣古

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

其國違齊難也後改曰劇據此則應注二肥字俱當作紀苗川國尚有東安平縣注孟康曰紀季以鄗入于齊今鄗亭是也

魯國蕃應劭曰按水經泗水注云蕃縣應劭曰縣古

小邾邑也攷志魯國有騶縣班云故邾國曹姓邾地小不得跨二縣境則蕃為小邾無疑志自脫小字耳其稱

邑者或邾氏之誤也

長沙國臨湘莽曰按水經湘水注作撫陸

收鄗按長沙國屬縣十三今止十二傳寫者誤合收與鄗為一也收當為攸桂陽郡耒陽縣春山春水所出

炳燭編卷四

末

北至鄗入湖水經云湘水又東北過鄗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鄗注云武水至重安縣注於承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於湘臨承即故鄗縣也又云耒水又北過鄗縣東說文鄗長沙縣此鄗為一縣之證也又云涿水西北過攸縣南鄗注云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則為攸與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此攸為一縣之證也

承陽應劭曰承水之陽按志引應說在某水之陽者甚多此

必曰在承水之陽傳寫脫去耳

漢書曹循行御史大夫誤

漢書高后紀平陽侯窟行御史大夫事按此班氏措語之誤當云御史大夫平陽侯窟也蓋如趙廣漢以京輔都尉行京兆事韓安國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任宏以執金吾守大鴻臚少府忠行廷尉事之等此以它官暫攝未經正授之語若曹窟者據本傳及公卿表皆言窟為御史大夫不云行大夫事又任敖傳云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窟代敖為御史大夫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可見窟真授大夫非以列侯行大夫事也

舊唐書順宗紀誤

炳燭編卷四

末

舊唐書順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壬寅貶右前作散騎常侍王伾為開州司馬丁居晦翰林學士承旨壁記作司戶誤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開州司戶按是年二月壬寅王叔文以前司功為翰林待詔為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三月戊子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副五月辛卯遷為戶部侍郎皆依前充翰林學士而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副而叔文旋丁憂其貶也以前戶部侍郎貶非以度支鹽鐵使副貶也此史所不照處

鄭綱傳駁文

唐時翰林院學士無單稱翰林者在翰林待詔之人

非止學士也是以史書或云召為翰林學士或云召入翰林為學士或云召充翰林學士以其立言當如此也惟鄭綱傳云無幾擢為翰林此史之不檢所謂駁文也又云綱子祇德祇德子顯登進士第結綬宏文館校書結綬二字乃當時誌傳儷體之文史家仍而未改亦非體也舊唐書屢用之而於此傳最不稱攷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祇德為江西觀察使時嘗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改太子賓客分司鄭顯以戶部侍郎判戶部而營求作相甚切祇德予之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顯懼累表辭

炳燭編卷四

太

劇務改祕書監祇德後又為浙東觀察使表甫亂不能平徵為太子賓客此皆見於通鑑而史不之及若新書鄭綱傳并不見祇德之名僅於世系表載之云祇德兵部尚書據通鑑所載祇德之謹畏顯之改過在唐人中皆可稱也

新唐書杜審權傳誤

新唐書杜審權傳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中近語在方鎮按丁居晦學士承旨壁記審權以大中十二年入翰林充學士十三年即拜相于宣宗朝諸學士中最不久傳語不諱

韋表微傳誤

新唐書韋表微傳俄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宰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按韋表微以長慶二年壬寅二月充內職而處厚先於元和十五年庚子二月入路隋又與處厚同日充內職至李紳以三年癸卯二月出院蔣防龐嚴之貶更在四年甲辰二月此大誤也

權文公集序楊嗣復結銜

炳燭編卷四

五

近年都下公卿新刊唐權文公集簡首有楊嗣復序結銜題銀青光祿大夫充集賢殿大學士案此展轉刪削不全之銜最可笑者也唐宋人題銜階官勳爵邑賜無不備列攷兩書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至德二年置大學士又云唐學士宏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蓋此二學士無品秩而門下相例領宏文中書例領集賢此一定之制新書宰相表嗣復於開成三年正月以戶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為中書侍郎此其後來所以充集賢殿大學士也蓋初相亦不遽

新唐書杜審權傳誤

兼大學士唐表可攷據唐大詔令載嗣復拜相制前云
正議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宏農郡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賜紫金魚袋後云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勳賜如故蓋正議階正四品上故金紫必賜而後服迨
晉銀青階從三品或在晉中書侍郎時而旋充集賢殿
大學士但傳表均無可攷矣嗣後進門下侍郎在四年
舊傳謂嗣復拜相後晉階金紫庸或有之謂拜相後始
封宏農伯則亦誤

唐大詔令伐默啜制誤

唐大詔令有景龍四年五月十五日命呂休璟等北伐

炳燭編卷四

三

制蓋伐突厥默啜制中有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
大將軍攝右臺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韓國公
張仁亶銜名攷之舊唐書張仁愿仁愿即傳神龍二年
拜左屯衛大將軍三年攝御史大夫伐沙吒忠義為朔
方軍總管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
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尋加鎮軍將軍睿
宗即位以老致仕又攷中宗紀神龍二年十二月突厥
默啜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逆擊之
敗績死者三萬人三年正月以默啜寇邊募猛士武藝
超絕者各令自舉內外羣官各進破突厥之策五月左

屯衛大將軍兼檢校路州長史張仁亶為朔州大總管
以備突厥九月改元景龍景龍元年即神龍元年神龍元年即次年三月朔方
道大總管張仁亶築受降城于河上七月左屯衛大將
軍攝右御史大夫臺朔方道行臺當是大總管韓國公
張仁亶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八月親送朔方軍總
管韓國公張仁亶於通化門外製序賦詩至四年五月
紀無遣將北伐之事通鑑大略相同其六月中宗被鴆
矣豈草制後不果行歟又仁亶未嘗為金山道行軍大
總管當是朔方道因制中有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北庭
副都護敦復謹因而致誤耳

炳燭編卷四

三

金石萃編符璘碑跋誤

王氏利金石萃編符璘碑跋謂柳公權傳有遷諫議大
夫之文而書碑結銜稱朝議大夫碑傳不同按王說非
也諫議大夫者職事官屬門下省朝議大夫者散官正
第五品下階亦曰階官二者迥然不同不可溷而一之
也按誠懸書符璘碑時結銜稱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
侍郎在後之書也書馮宿碑時結銜稱朝議大夫守諫
議大夫在前之書也其不同如是誠懸以開成二年四
月由中書舍人改諫議大夫三年九月遷工部侍郎加
承旨後會昌元年書元祕塔碑結銜稱正議大夫守散

駱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判院事正議大夫者亦階官正第四品上階也

關中金石記馮宿碑跋誤

畢氏沅關中金石記馮宿碑跋謂馮宿官終吏部非也按宿終于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之任副大使者唐制諸王拜節度大使者不之鎮而以副大使知節度事宿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官至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而節度副大使為差遣若吏部尚書則其贈官生時未任此官也

炳燭編卷四

三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誤字

錢詹事曹全碑跋尾云予以四分術推之是歲入庚子部四十一年積月五百有七閏餘三積日十萬四千九百七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天正壬申朔庚子按閏餘三當作閏餘二積日十萬四千當作積日一萬四千此寫者之誤非推者之誤也何以明之置章月二百三十五乘四十一九千六百三十五又以章法十九除之得五百零七為積月餘閏二也非三以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四百零七萬三千八百一十三又以部日九百四十除之得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二為

積日萬非十不盡一百三十二為小餘又以六十除積日得數弃之不盡三十二為大餘數從庚子起算外得天正壬申朔又唐虞公溫彥博碑跋尾云歐陽信本借遂為逮此卻不然率夏作逮字只是一直短耳其作子不作且猶今人寫隸字作彘也

宋高宗孝宗生日誤

宋高宗以徽宗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宮中即位後以五月廿一日為天申節按是年四月丁巳朔小建五月丙戌朔則乙巳乃廿日非廿一日也宋史紀高宗以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癸卯天申節罷百官上壽夫

炳燭編卷四

三

朔日庚寅則癸卯乃十四日非廿日廿日是己酉此誤又孝宗隆興元年以十月戊寅為會慶節是戊午朔則戊寅乃廿一日非廿二日而會慶節之為廿二日見周益公年譜

宋瀛國公生日誤

宋瀛國公以度宗咸淳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是年八月十月皆戊辰朔則九月當是戊戌朔二十八日為乙丑宋史本紀作己丑誤

甯化縣李忠定公祠石刻

嘉慶十八年十月廿有八日行縣過甯化邑人伊秉綬

借至南郊講宋李忠定祠祠東壁有石刻云不愁芒屨
長南謫滿願靈旗助北征酹徹一椀指淚眼烟雲何處
是三京跋云舊歲新皇光嗣寶祚予被命拜相獻恢復
中原之策上不采用兩閱月予以觀文殿學士出知潭
州今改洪州復又改福州自洪抵吉贛來福道甯化行
倦憇草倉祠下因拜神坐閒思憶二帝有感作一絕寫
懷兼寓行蹤云時大宋紹興二年壬子夏五月吉日金
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樵川李某書廣芸讀而疑之既
旋郡檢宋史及公弟綸所撰公行狀攷之乃知其果偽
也爰爲之辨曰公以建炎元年丁未六月一日除正議

炳燭編卷四

蓋

大夫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封隴西郡開國公六日
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兼充御營使八月五日轉銀
青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是公拜相誠然
在高宗卽位之初但至紹興二年已閱六載似未可以
爲舊歲也八月十八日公罷相計在政地七十餘日亦
不止兩閱月公既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
霄宮是公罷相卽予祠無知潭州之命且大學士非學
士當時所稱爲大觀文者是也九月公行次鎮江府又
被議落職以宮祠令鄂州居住落職者落去大觀文宋
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下至諸閣待制謂之貼職亦曰

職名亦單稱職也二年戊申十月以謫降官不許同仕

一州移公澧州十一月復爲人論列謫單州團練副使
萬安軍安置三年己酉行次瓊管三日德音放還任便
居住四年庚戌七月復銀青階明年辛亥改元紹興三
月又提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此公在
欽宗時所除職名也二年壬子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
士充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公辭免四月七日
丙侍于蓋傳宣撫問數迫上道密院差任仕安兵三千
人以廿四日假福州貢院開司五月六日啟行則公之
潭州歲月雖與壁記日月頗合朕起于奉祠初非由洪

炳燭編卷四

蓋

改福且公從未知福州其知洪州亦尙在五年乙卯之
十月也由洪之福不當取道吉贛又廿二年始改虔州
爲贛州是時不應有贛之稱唐宋宰相有同平章事無
平章政事自元豐五年改官制後直至建炎二年宰相
繫銜無平章之稱迨建炎三年四月始復令左右兩僕
射皆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改門下中書兩侍郎爲
參知政事則正在公遷謫之時所題金紫等十字殊謬
况元年已詔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豈公于二年署
銜而不遵惟公是時寄祿官止於銀青其轉左金紫光
祿大夫則尙在七年四月十六日宋人所到之處每有

題名刻於山石有日者有不日者而從無吉日之傅公
自拜相至知潭州中遭讒謗非一次又嘗南竄渡海壁
記蓋無一合者公終於福州葬於福州似從瓊海北還
即移家於福故帥潭之日自福州開司就道其途出甯
化者當由袁州入長沙再公之行蹤庸或會至甯化而
刊壁之記出於後人之依託固自顯然行狀謂公政和
二年上舍及第而史謂登政和二年進士則本傳之誤
蓋宋時科目最多進士上舍居其二每致譌舛如李士
美邦彥本上舍狀元而王明清揮塵前錄亦誤以為進
士狀元是其證也

炳燭編卷四

唐節度軍號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如平盧軍橫海軍天雄軍之
等是也其官曰某軍使如天德軍使江甯軍使餘杭軍
使之等是也自睿宗景雲二年始置節度使至玄宗開
元時已有八九鎮安史亂後所置益多或以道名如隴
右劔南之等是也或以州名如邠甯汴滑之等是也厥
後又有軍額之賜然用地名者少以嘉名者多每每更
改或易帥則去之茲取唐書方鎮表所載羅列於左以
前後為次覈以紀傳並以資治通鑑訂焉

平盧開元七年
治營州

天兵 開元八年當滋太原 秋并
朔方 開元九年是歲置朔方軍節度使領單于都
興平 至德元載
振武 乾元元年領鎮北大
鎮國 亦曰關內節度
成德 寶應元年治恆州王溥唐會要鎮州
昭義 大曆元年治相州至中和三年
永平 大曆七年賜滑亳節度
淮甯 大曆十四年賜號淮
鎮海 建中元年賜浙江西二道節度使號治潤州
宣武 建中二年賜宋亳穎節度使號治宋州 會要
宣武 汴宋穎亳節度建中三年二月二日名其軍曰

炳燭編卷四

三

義武 建中三年置 按罷成德軍而析其
保義 建中四年賜興鳳隴節
奉義 建中四年以
保甯 興元元年賜河東節度
奉誠 興元元年復為河東
義成 貞元元年更永平
橫海 貞元三年置領滄景治滄州大和三
忠武 貞元十年賜陳許節度號

彰義貞元十四年賜申光蔡節度號元

奉義貞元十九年賜安黃節度號

武昌元和元年鄂岳觀察使

保義元和元年鄂岳觀察使

武甯元和元年置領徐州軍威通四年四月降為支

鎮海元和二年升浙江西道都團練觀

保信元和四年置領德棣二州

天平元和十五年賜鄆曹濮節度使號

義昌大和五年賜齊德滄節度號

鎮海大和九年復置數日廢

歸義會昌二年升天德軍使為歸義軍節度使尋廢

武昌大中元年復

武昌大中元年復

歸義大中五年置歸義軍節度使領沙瓜甘肅鄭伊

使張義潮以河湟十一州歸十一月置軍沙

州以義潮為節度觀察使會要作八月

炳燭編卷四

天

鎮海大中二年

鎮海大中二年復

天雄咸通五年升秦成兩州經畧天雄軍使為

鎮南咸通六年升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為鎮南軍

淨海咸通七年升安南都護為淨海軍節度

定邊咸通八年置定邊軍節度觀察處置統押近界

大同咸通十年十月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

感化咸通十一年升徐泗觀察使為感化軍節度使

鎮海咸通十一年復置景福二年徙治杭州

泰甯乾符三年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

定難中和二年賜元州節度

保大中和二年賜渭北節度

鎮南中和二年五月復置以湖南觀察使閔勛為使

因高安人鍾傳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

不也勛辭

炳燭編卷四

天

保塞 中和二年以延州置光化元年更名五月置

奉國 中和二年楊復光奏升蔡州防禦使為奉國軍節度使元

代北 雁門節度使也

欽化 中和三年改名湖南觀察使為欽化軍節度使

義勝 中和三年改名浙江東道觀察使為義勝軍節度

昭義 中和四年八月李克用請以弟克修為昭義軍

武安 光啟元年改欽化軍為武安軍

武定 光啟元年

感義 乾寧四年改名正月置以楊晟為使守散

護國 光啟元年賜河

靜難 光啟元年賜節度使

宣義 光啟二年改義成軍節度使

感義 光啟二年全忠請改以避其父名

佑國 光啟三年升東畿觀察兼防遏使為佑國軍節

忠義 文德元年賜山南東道號天祐三年復舊名

威勝 光啟三年改義

永平 文德元年置領卬蜀黎雅四州治卬州大順元

威戎 文德元年彭州防禦使為威戎軍節度使領

忠國 文德元年置治湖州乾甯三年十一月湖州

保義 龍紀元年賜陝號

鎮南 龍紀元年復升江南西道

宣義 大順元年改名

武泰 大順元年升黔州觀察使為武泰

甯國 景福元年開宣歙團練使為甯國軍節度使天

威勝 乾甯元年賜海軍節度升武勝防禦也

匡國 乾甯二年以同州置四年四月賜同州號以

彰義 乾甯元年賜涇原號

清海 乾甯二年賜嶺南東道節度使號七月以

甯國乾元元年升容管觀察使

鎮東乾元三年十月錢鏐請兼浙東乃以為鎮東

昭武乾元四年更感義軍名三月更名治

武信乾元四年置領遂合昌渝瀘五州光化

泰甯乾元四年甲午置于遂州王建之志也

甯遠乾元四年六月置甯遠於容州以李

威武乾元四年升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為威武

昭信光化元年升昭信軍防

甯塞光化元年更保塞

衛國光化元年更甯塞名

鎮國光化元年以華州置兼興德

武貞光化元年置領禮

靜江光化二年升桂管經略使為靜江軍節

保勝天復元年九月升隴州防禦

佑國天祐元年以京畿置領金商二州二年三月

天雄天祐元年以長安為佑國軍以韓建為使

天雄天祐元年以華州隸匡國

戎昭天祐二年賜昭信軍號十月本置金州時已

戎昭為王建所有會要云天祐二年九月以金州

復以為州

炳燭編卷四



武安天祐二年更成德號

武順天祐二年更成德號十月以朱

義勝天祐三年置

大學士

唐制門下省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門下相也例兼宏文崇元館大學士中書省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中書相也例兼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宋初之制首相兼昭文館大學士時人稱昭文相公次相兼集賢殿大學士時人稱集賢相公後來以大學士為宰相之稱權輿於此

炳燭編卷四



明文華殿大學士

欽定明史職官志洪武十五年做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按洪武十五年徵者儒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四人至俱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職官志洪熙元年權議以孝行由光祿丞授文華殿大學士九月以通政司左參議致仕餘大學士無授文華殿者

臺與諫不同

臺是臺諫是諫其官不同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為臺官主糾彈左右散騎常侍

左右諫議大夫司諫左右正言左右補闕拾遺為諫官
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唐
為補闕拾遺宋改司諫正言主諫諍至前明始不設諫
官也白氏長慶集有哭孔戡詩云或望居諫司有事戡
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揮塵後錄載范忠宣公
遺表云粵自治平擢為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亦足
證臺諫之職似同而異

紫微省

唐改內書省為中書省龍朔元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
又改曰鳳閣開元元年改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
中書侍郎曰紫微侍郎中書舍人曰紫微舍人紫微者

炳燭編卷四

取天象之紫微垣也今詞人稱紫薇無所本

網轄

宋人稱尚書左右丞為網轄陸游老學庵筆記張達明
雖早歷清顯致位網轄是也按唐大詔令載廣德二年
南郊赦文云尚書省理政所繫左右丞網轄攸歸此網
轄二字所本左丞為左轄右丞為右轄

大坡小坡

宋人稱諫議大夫為大坡司諫為小坡程大昌雍錄唐
制龍尾道上兩省供奉官立班諫議大夫在給事上上
今世通呼諫議為諫坡蓋坡者舍元殿前龍尾道陂陀

而高者也按宋都于汴無龍尾道諫坡之名殆失其實
矣

子將

唐大祿十三年口震佛頂事勝陀羅尼幢讚後列子將
試殿中監口王斌子將試光祿卿麴宗金石萃編不知
子將之稱按通鑑鄭祗德遣子將沈君繼副將張公署
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注子將小將也

本兵

明代稱兵部尚書為本兵按宋史職官志惟樞密本兵
與中書對掌機密號為東西二府朱弁曲洧舊聞厚陵

炳燭編卷四

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張曰
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陳鵠耆舊續聞昭
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宋元憲知維揚作啟賀之有
云惟是本兵別歸謀幄是宋代以西府為本兵也

南贛巡撫

明史職官志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一員宏治十年
始設巡撫正德十一年改提督軍務兼巡撫嘉靖四十
五年定巡撫銜所轄南安贛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
地方駐贛州按王文成公集有巡撫南贛道行各屬檄
云節該欽奉勅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

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是所轄八府一州為四布政使司之境恐後來未必有所裁併也又按集中再請疏通鹽法疏內稱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某云云集中開報征藩功次賊仗谷內計開一提督領兵官一員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不稱兼巡撫也左僉都御史恐當是右僉都御史

都堂

炳燭編卷四

徐度却掃編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定於宰相治事之地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此言未甚諦也攷唐李華撰中書政事堂記云自武德已來嘗於中書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門下省長官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是光宅以前之政事堂在門下省光宅以後之政事堂在中書省非於二省之外別有一政事堂也蓋唐三省治事之堂皆曰都堂如唐詩有都堂試貢士日慶春雪題此試士

為尚書省之事可見尚書門下中書三省之堂同稱都堂也

唐兵馬使

唐肅宗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潰於相州九節度者朔方郭子儀河東李光弼滑澤許叔冀鄭蔡李度琛關內王思禮海西魯炁北庭行營李嗣榮興平李奐凡八節度使其一平盧軍兵馬使董秦非節度使也兵馬使之官職官志不載攷肅宗初即位於靈武以河西隴右兵馬使周泌彭元暉俱為節度使是兵馬使亞於節度新唐書方鎮表朔方節度兼隴右兵馬使天寶八年載

炳燭編卷四

隴右節度副使兼關西兵馬使開元十三年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軍兵馬大使副使領都知河西兵馬使景雲元年是其官職與節度不甚懸也

典史

古之縣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至明改尉為典史或遂謂典史之官始於明非也元時錄事司有典史明革錄事司而以典史易尉元鄭玉師山文集有送銷典史序

宋殿閣官

觀文

資政觀文資政二殿有大學士又有學士

端明 政和四年改名延康

述古 政和四年改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至建炎戊申年復舊名

宣和 政和五年置宣和元年改為保和保和殿學士之除止於宣和之末

集賢 本名右文殿政和五年改為集賢院除學士泊建殿則易學士為修撰

集英 正署修撰

以上殿名

龍圖 奉藏太宗御書御集等物

天章 奉藏真宗御製

寶文 奉藏神宗御集

顯謨 奉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元年改名熙明旋復舊額

炳燭編卷四

彙

徽猷 奉藏哲宗御集

敷文 奉藏徽宗御集

煥章 奉藏高宗御集

華文 奉藏孝宗御集

寶謨 奉藏光宗御集

寶章 奉藏甯宗御集

顯文 奉藏理宗御集

以上閣名

按太祖欽宗度宗無藏集之閣英宗御書附于寶文不專建閣却掃編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而龍圖有直

閣凡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皆得之初無班綴其後諸閣皆置直閣始編入雜壓與修撰通謂貼職為之者眾矣方勺泊宅編龍圖閣學士近歲朝廷尤重少曾除授

次對

宋人每稱待制為次對按宋時龍圖等閣皆有待制一官在直閣之下而唐制有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之語待制猶言待詔因避武氏則天嫌名故曰制次對者輪次召對待制非官名次對更非官名戴埴鼠璞及雍錄譏之是也

炳燭編卷四

彙

唐禮儀使

金石萃編跋顏氏家廟碑曰魯公本傳云帝崩以為禮儀使代宗以大厯十四年五月辛酉崩十月己酉葬此碑立于建中元年七月距葬後已踰年而結銜尚云充禮儀使殆未解此職也按此誤以禮儀使為國有大喪始置也新舊唐書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竇綽為禮儀使以掌五禮云五禮則不止凶禮矣禮儀使并有判官二人寶應元年薛頊歸宗為之又按通鑑開元十一年十一月有禮儀使張說注因郊祀置也

中司

劉荀明本釋正名分者為政之本一條注云中丞原本
作中司考劉摯傳元祐初為御史中丞中司應是中丞
之誤改正不知宋時通稱御史中丞為中司也宋史職
官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總閣學士直學一門皆云中興
後學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書翰林學士之補外者周
密齊東野語自序會大父扈蹕南來受高宗皇帝特知
遍歷三院宋以監察御史殿中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
殿中御史侍御史大夫為五院此云三院蓋指監察御史
御史而言竟躋中司呂本中紫微詩話正獻公呂公
著也

劉荀明本釋正名分者為政之本一條注云中丞原本
作中司考劉摯傳元祐初為御史中丞中司應是中丞
之誤改正不知宋時通稱御史中丞為中司也宋史職
官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總閣學士直學一門皆云中興
後學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書翰林學士之補外者周
密齊東野語自序會大父扈蹕南來受高宗皇帝特知
遍歷三院宋以監察御史殿中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
殿中御史侍御史大夫為五院此云三院蓋指監察御史
御史而言竟躋中司呂本中紫微詩話正獻公呂公
著也
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
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直授蓋公嘗為翰林學士兼侍

炳燭編卷四

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何澹為中丞侂冑密諭之曰德謙
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又云節
鉞輕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駁者有正授而中司卷班以
出者揮塵前錄跋李森為中司不肖觀望王黼窮鄧之
綱之獄後錄李端叔之儀弟之純為中司八座終以老
龍宋人俗稱龍圖閣學士為老龍又云石豫者崇甯初以交通宦寺姓
名遂達於崇恩繇是至位中司又云建炎中張澂字達
明
為中丞又云御史中丞舒亶雖得罪而御史張汝賢楊
畏先後論和諷有司陷中司罪又云靖康中秦會之自

御史何祠歸建康次年入為中司金拘北去道山堂清
話李之純為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為諫官老學庵筆
記豐相之為中司時猶力薦舒信道邵博聞見後錄客
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謝俛
四六談塵辛炳為中司又云周子武祕自中司帥越

宋貼職

王栾燕翼貽謀錄舊貼職止於直祕閣直龍圖右文殿
即集賢政 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增置徽猷顯謨寶
文天章四直閣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南渡增
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

炳燭編卷四

舊比也清波雜志趙昇朝野類要貼職宰執資治者
觀文資政端明學士侍從資格者帶諸閣學士以次侍
從帶待制卿監資格者帶修撰直閣京官帶直祕閣四
朝聞見錄呂成公編文鑑既成除公直祕閣陳騫時為
中書舍人以為賞太厚成公遂力辭貼職葉夢得避暑
錄話觀文資政二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資政
稱大資政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
稱大宣時方重道術騶唱聲于路聽者謔為大仙人以
為笑遂改為大學大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何所別耶
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

直閣同此稱陳亨伯為發運使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
佞之者稱為龍學而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難
稱謨學猷學乃易為閣學閣學士有三亦何所別耶又
按泊宅編朱行中自右文帶假龍出典數郡假龍龍圖
閣待制也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待制謂之小龍直
學士謂之大龍學士謂之老龍

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書中書省門下長官為中書令門下省長官為侍中
皆正三品品位既崇不輕授人故常以他官兼宰相職
謂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中書令侍中也蓋始於貞

炳燭編卷四

觀十七年大祿二年十一月九日改中書令侍中為從
二品而不聞有以同中書門下二品稱者則以大祿以
後皆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惟宋初吳延祚加中書
門下二品以其父諱璋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稱始
於承瀆中葉以後但稱平章事而已

唐宋翰林與史官不同

唐宋時翰林為翰林史官為史官翰林者昉于開元初
為供奉繼稱學士後又以資深者為承旨元和之末韋
處厚則稱講學士後加承旨柳公權則充侍書學士後
守本官右補闕再入院仍充侍書學士
士後以庫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出院路隨亦充侍講學

皇明曰漢書三制以翰林學士侍講侍讀侍書為上承旨侍讀侍講為中承旨侍書侍讀侍講為下承旨

士後改學士加承旨宋申錫亦充侍講學士後以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出
院餘如高重崔郾鄭澣許康佐丁公著鄭覃路羣高元
裕王起高少逸鄭朗皆充侍講學士鄭注則充侍讀學
士自會昌後則入院者又皆充學士矣宋則學士外有
曰權直學士院者有曰翰林權直者有曰學士院權直
者各以其官分輕重焉唐之學士無品秩各以它官入
院而遷轉各就其官宋之學士正三品則有品秩是唐
宋翰林亦有不同也至修史則別有史館修撰唐時韋
處厚路隨曾以翰林兼史館修撰以修憲宗實錄命二
人分日入內則仍翰林自翰林史官自史官分而非合

炳燭編卷四

也宋有史館修撰有實錄院修撰有實錄院同修撰有
實錄院編修有實錄院檢討此宋之史官也又有秘閣
修撰集賢殿修撰右文殿修撰則貼職而非史官又有
樞密院編修則為館職非史官至明而翰林史官始合
為一

宋殿前承旨

劉昌詩蘆浦筆記舊有殿前承旨淳化二年蘇易簡除
翰林學士承旨詔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或曰晉天
福五年改攷禹州善才寺觀音院記碑末名有殿前承
旨監許州陽翟縣鹽麩商稅董泉錢詹事跋尾云殿前

宣撫使司之設始於宋初... 宣撫使司之設始於宋初... 宣撫使司之設始於宋初...

宣撫使司之設始於宋初... 宣撫使司之設始於宋初... 宣撫使司之設始於宋初...

承旨之名不見于史疑即所謂內殿承旨者視供奉官
差貴爾蓋筆記刻出時先師已不及見也碑刻于淳化
元年五月記稱二年改者適合非改于石晉也

四川宣撫司

四川有宣撫司自張浚始本稱川陝宣撫司浚以經畧

陝西駐軍秦州及富平之敗退屯閬中後浚召還設兩

副使王象之輿地紀勝云舊旋置司河池紹興十四年

三月改川陝宣撫司為四川宣撫司以和議成避金太

祖嫌名也司治或移利州或移興元府中間屢廢屢置

今攷之如左

炳燭編卷四

張浚 建炎三年除紹興三年召還按建炎三年五月帝次常

州以知樞密院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

湖南北路樞密院之聽使便宜黜陟紹興二年十二月

王似 按紹興二年九月以知興元府除川陝宣撫

司事而兩副使同治

王似 按紹興四年三月進資政殿

盧法原 按紹興四年三月王似既除正使法

吳玠 紹興四年為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按

王似由副使進除正使乃以盧法原及玠副之

趙鼎 紹興四年八月都督川陝荆襄軍務不果

行按紹興四年八月鼎以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
撫使處置使未行改命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邵溥 按紹興五年三月以都督府參議軍事兼權
命邵溥吳玠裁省四川冗官浮費是溥與玠同充
副使當是盧法原卒以溥代之也溥何年月罷未
詳

吳玠 紹興九年為宣撫使尋卒按紹興九年正

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進特進開府

儀同三司充川陝宣撫使六月卒又按自四年

八月除趙鼎為宣撫使不果行嗣後四載有餘以

本紀度之亦如王似盧法原故事以兩副使同治

司事至是年始以玠除使

炳燭編卷四

胡世將 吳玠卒以世將代仍治河池按紹興九年

侍前川陝安撫制置使兼權主管宣撫司事

十年閏六月進端明殿學士十二年三月卒

鄭剛中 十二年和議成移司于利州以剛中為使

十七年罷按紹興十二年五月以禮部侍郎除川

宣撫使改川陝宣撫司為四川

李璆 剛中罷以知成都府李璆為四川制置使

治成都自是不設宣撫司按紹興十七年七月璆

府權四川宣撫使十八年五月罷

吳璉 三十一年復以璉為宣撫使判興州乾道

汪應辰 璘卒以應辰主管宣撫司事移於利州乾

道三年五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主管宣撫司事

虞允文 六月以允文為宣撫使五年召還按乾道

三月六月以知樞密院事改資政殿大學士充四川宣撫使數日依舊以知樞密院事充五年三月召

王 炎 允文召以炎代之移治興元府按乾道五

年三月以中大夫參知政事除四川宣撫使七年七月加樞密使大中大夫八年九月召赴都堂治事

虞允文 八年允文再出為使仍治興元按乾道八

年九月以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封雍國公再出為四川宣撫使淳熙元年二月卒

鄭 聞 淳熙元年允文卒聞代之月以資政殿大

學士充四川宣撫使七月以聞參知政事罷四川宣撫司

炳燭編卷四

沈 夏 鄭聞召還以夏代之二年夏召還遂罷宣

撫司按淳熙元年七月以知江陵府資政殿學士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使二年六月召為同

四川宣撫使

程 松 開禧用兵以松為宣撫使吳曦副之曦叛

松遁還按開禧二年三月以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除四川宣撫使十二月吳曦叛松遁

三年二月

吳 曦 按開禧二年三月以太尉興州駐劄御前軍

宣撫副使四月仍知興州未幾又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十二月叛又按慶元黨禁開禧二年丙寅

春三月二十日癸巳命吳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七日戊辰兼陝西招討使

楊 輔 按開禧三年三月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安撫使除四川宣撫使四月召赴

行在 又按有劉甲者以知興元利東路安撫使似在輔召之後時安丙為副使也

安 丙 吳曦叛程松遁還安丙為宣撫治利州丙

卒仍省宣撫按開禧三年三月以端明殿學士中宣撫副使嘉定二年八月改

四川制置大使又罷宣撫司

安 丙 按嘉定十二年四月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

兼知興元府利州東路安撫使既落知

興元府七月移治利州十三年三月加少保十四

李 重 按嘉熙元年正月以同知樞密院事為四川

宣撫使四月兼知成都府二年四月召為同

孟 珙 按嘉熙四年二月以甯武軍節度使除四川

宣撫使兼知夔州淳祐二年十二月加檢校

炳燭編卷四

少保為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使又按

珙本傳有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之

文似以四川宣撫兼京湖安撫又有四年兼知

江陵府之文竊意當是以四川宣撫改京湖安撫

制置使耳

李 會 伯 按寶祐二年閏六月以資政殿學士除四川

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路五年正

月以資政殿學士改荆湖

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

宋宰相領二館職

程大昌續演繁露明道二年集賢平章事張士遜加門

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不知併加二館職何

也按宋史宰輔年表太祖乾德二年正月庚寅趙普以

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壬寅加監修國史宰

相加二館職實始於此蓋普獨相也真宗天禧四年有
二相則李迪集賢丁謂昭文兼修史仁宗天聖元年二
相則王曾集賢王欽若昭文兼修史三年二相則王曾
昭文兼修史張知白集賢明道二年張士遜與李迪亦
二相故士遜加二館職循故事也

貼麻

齊東野語嘉定初元史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
陳晦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
即具省乞行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末云凡
從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蓋貼麻

炳燭編卷四

者改貼之謂洪邁容齋三筆陳執中為昭文相夏竦為
集賢相御史言向在陝西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
是貼麻改命以竦為樞密使

碑版結銜

唐宋職官有官階有勳有爵宋制則又有貼職其品不
必同後人修史往往傳中多所遺漏惟碑版結銜則無
所不備今舉數條于左以諗世之攷官制者

唐王忠嗣碑

大祿 此為散官亦
銀青光祿大夫 為階從三品 守中書侍郎 此為職

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無品稱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宰相之職也左右僕
射為尚書令之貳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人臣解
不敢居遂以兩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史稱品位既
崇不欲輕以授人常以他官居宰相職或曰參預
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而平章事之
名起於僕射李靖至永淳元年郭待舉始以黃門
侍郎同中書門下事入銜中書侍郎中書令之貳
門下侍郎侍中之貳門下省開元元年侍中為黃
省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 無品秩例以中書相兼
失載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李泌辭集賢殿大學士志
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準此勅依是舊書志垂拱
以後皆宰 修國史 以後多以宰相兼修國史遂成
相兼領 事 穎川郡開國公 正二元載

炳燭編卷四

按元載官則正三品階則從三品爵則正二品
唐制章服皆從階而官則以宰相為要也不列

勳未詳

金紫光祿大夫 階正三品 門下侍郎 職正三品 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 會要天寶二年三月制在
都改為 文崇館大學士 中書相 上柱國 勳正二品 齊國

公 爵從一品 王縉 例兼 二品 齊國

按王縉階與官皆正三品爵從一品勳正二品
階與官同品故不言守

大中大夫 階從四品 行少府少監 官從四品 下階集

賢殿學士 新書志五品以二為學士 舊書 趙基

按基有階有官有兼職

宗聖觀記武德九年二月

給事中官正五品上 騎都尉勳從五品上 歐陽詢

侍中官正三品 柱國階從二品 江國公勳從一品 陳叔達

叔達傳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此云侍中

者武德 年改納言為侍中也

等慈寺塔記銘

通議大夫階正四品下 行秘書少監官從四品上 輕車都尉

勳從四品上 琅邪縣開國子爵正五品上 顏師古

幽州昭仁寺碑

守諫議大夫官正五品上 騎都尉勳從五品上 朱子奢

炳燭編卷四

于奢散官當是

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四月

秘書監官從三品 檢校侍中官正三品 檢校非正授之官 鉅鹿郡公

爵正二品 魏徵

兼太子率更令官從四品上 勃海男爵從五品 歐陽詢

皇甫誕碑

銀青光祿大夫階從三品 行太子左庶子官正四品上 上柱

國勳從二品 黎陽縣開國公爵從一品 于志寧

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

太宗祭比干文後諸臣銜名貞觀十九年二月

司徒官正一品 太子太師官從一品 趙國公爵從一品 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階從一品 申國公爵從一品 士廉

光祿大夫階從二品 民部尚書官正三品 莒國公爵從一品 唐儉

吏部尚書官正三品 駙馬都尉從五品下 柱國勳從二品 安德郡

開國公爵正二品 楊師道

中書令官正三品 江陵縣開國子爵正五品上 岑文本

正議大夫階正四品上 守中書令官正三品 兼太子左庶子

正四品上 馬周

中大夫階從四品下 守黃門侍郎官正四品 褚遂良

按長孫無忌官司徒三公也官高故不書姓高

炳燭編卷四

士廉太宗紀士廉以尚書右僕射請致仕詔以

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

宰相也以階高故亦不書姓其時例也萬年宮

銘碑陰題名正如此士廉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平章政事及遂良之參豫朝政其時猶不以為

官名也文本周遂良亦皆宰相之職與表俱合

晉祠銘碑陰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勳正二品 申國公臣 無忌較祭文題多上柱國餘同

太子太保官從一品 上柱國公臣 瑒

特進階正二品太子詹事官正三品兼左衛率東宮武衛正四品上

柱國英國公臣勳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

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爵從臣一品道宗

太常卿官正三品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

以吏部尚書貶工部改太常卿品同而班後

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

護軍勳從臣三品馬周

按宰相表張亮以貞觀二十年三月誅則蕭瑀

以四月罷太子太保此碑之建定在二十年正

炳燭編卷四

聖

月矣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特進正二品為文

散官之最高者不帶職事官朝參俸祿並同職

事為文散官之最貴者故不書姓道宗以郡王

禮部尚書而列于刑部尚書張亮之下豈以亮

為宰相歟

參知政事

宋初趙普獨相九年後設參知政事則普之眷稍衰也

宋史職官志云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

別設專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卻掃編云

仍令不宣制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

事殿廷別設專位于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事是

說部所載詳于正史也却掃編又云開寶六年詔於都

堂同議政文獻通考謂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

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下注云押齊銜行

並馬自寇準始按萊公參預在淳化五年九月至道改

元之前一年也

員外

唐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大置員外官自京諸司及諸州

佐凡二千餘人超授闕官七品以上及員外者千餘人

如節愍太子授衛尉員外少卿孝明時葉法善鴻臚卿

炳燭編卷四

聖

員外乙速孤行儼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是也此

皆由墨制濫賞也若謫官則皆屬員外偶舉一二如左

散騎常侍譙王重福貶濮州員外刺史不知州事顏魯

公貶岷州員外別駕柳子厚為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

員李德裕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第五騎為忠

州長史員外置同正員李吉甫出為明州員外長史之

類是也唐大詔令廣德元年尊號赦文云員外及攝試

官不得釐務釐務者治事也蓋唐制如此

制科三等

却掃編舊制進士第二人以上及第一人一任同並召試

館職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並升通判資序然則制科第三等竟視進士科之三魁是以東坡除西掖以古槐簡贈王岵升之題云此策曾奉制策入三等蓋所謂久虛之等也見鄭俠西塘集及耆舊續聞

召見貢士

歐陽文忠公作蔡齊行狀云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有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才質可者然後賜第及公召見衣冠偉然廷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出其右者乃擢為第一此即今殿試前十卷先期引見之所由助也但今引見時名次已定耳

炳燭編卷四

書

房考

吳自牧夢梁錄卷子納入考試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發過別房覆考如稱眾意方呈主文

獨對同對

唐時次對之官入見則獨坐若宰相則皆同入對見於通鑑宣宗紀猶今時遞膳牌召見則一人獨對軍機大臣每日入見則同對也

狀元

養新錄謂周益公省齋文集有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回第三人李狀元寅仲啟魏鶴山集有回蔡狀元仲龍

啟中云擢亞倫魁回趙狀元發三啟中云名列魁三又鄭瑤方仁榮新定續志淳安縣有狀元坊一在儒學為淳祐丁未邑人黃蛻大對第二建是第二三人皆可稱狀元也按此似宋時流俗相沿尊敬之稱如三館皆稱學士西班多稱太尉之比夢梁錄云第一名狀元及第二名榜眼及第第三名探花及第又唐僖宗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可見狀元為第一人唐時已然明史選舉志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

進士分甲

炳燭編卷四

書

王闢之澠水燕談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第詔附太平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按是時稱等而不稱甲進士之分甲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

宋徽宗停省試

宋徽宗大觀三年至宣和六年凡五科罷諸州發解併省試並從學校逐年貢士文獻通考於此五科祇載上舍魁而無省元

唐宋青苗錢不同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五月丙辰稅青苗地錢使此名殿中侍御史韋光裔諸道稅地回是歲得錢四百九

十萬貫自乾元已來天下用兵百官俸錢折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使徵之以充百官俸料每年據數均給之以為常式新唐書食貨志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志又云大和元年斂天下青苗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此唐之青苗錢也舊唐紀即位大赦天下京畿夏青苗錢並放秋青苗錢每畝放二百文是青苗錢又有夏秋之別唐大詔令元和改元赦京畿諸縣今年青苗錢及榷酒錢並宜放免又開成改元赦同州河中絳州去年旱歉賦稅不登

宜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此青苗錢有時而放免也猶今之若宋之青苗錢與唐不同蓋初本惠民之政迨至熙甯之時遂為害民虐政西塘集有上王荆公書言之最詳其略曰青苗之浚本以民之窮乏嘗以新陳之際每倍其息以貸於人故為出常平錢以貸之而只取二分之息以抑兼并而蘇貧乏莫善於此然民之闕乏而借貸於人者天下固嘗半矣而稍稍溫煥能儉克勤苦以自足而無所取貸於人者亦嘗半貪暴之吏急於散而取實則曰某縣民若干散必若干某縣為民若干散至若干不然者劾奏亟於承命以求知信於其上又

炳燭編卷四

美

元宗八月五日千秋節 揮塵錄天寶七載八月肅宗九月三日地平天成節

巧以強與若某鄉某里某人不請則旬月之下必有他禍甚且不可解及其催納之際亦莫不然則盡一州一縣之民無有不請青苗錢者至於收成之際又不稍緩其期穀米未乾促之已急賤糶於市曩之利十今不售其五六質錢於坊郭則不典而解其甚者至其無衣褐而典解是法所以蘇貧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

節名

炳燭編卷四

美

- 元宗八月五日千秋節 揮塵錄天寶七載八月肅宗九月三日地平天成節
- 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 洪邁容齋隨筆代德順德宗四月十九日 新唐書禮樂志云不置節名微誤
- 順宗正月十二日聖壽節 唐會要云不置節名按順宗憲宗二月十四日 以下三帝皆不置節名
- 穆宗七月六日
- 敬宗六月九日
- 文宗十月十日慶成節
- 武宗六月十一日慶陽節 揮塵錄舊唐書紀皆作十二日
- 宣宗六月二十二日壽昌節
- 懿宗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 揮塵錄作十月二日誤

德宗五月八日應天節擇慶錄作八月五日誤

昭宗三月二十二日嘉會節擇慶錄作二月誤

哀宗九月三日乾和節擇慶錄作十月誤又作延和節

唐

太祖十月二十一日大明節

末帝九月九日應聖節

梁

莊宗萬壽節不知月日

明帝九月九日應聖節

末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節

炳燭編卷四

後唐

高祖二月二十八日天和節

少帝六月廿七日啟聖節

晉

高祖二月四日聖壽節

隱帝三月七日喜慶節

漢

太祖七月二十八日永壽節

世宗九月二十四日天清節

恭帝八月四日天壽節

周

太祖二月十六日長春節又以正月四日登位之日為開基節天成二年生來馬營

太宗十月十七日乾明節海及揮慶錄皆作十月七日

宋史本紀作十月十七日凡再見天福四年生浚儀官舍

真宗十二月二日承天節乾德五年生開封府第

仁宗四月十四日乾元節大中祥符三年生

英宗正月三日壽聖節明道元年生宣平坊第

神宗四月十日同天節慶祿八年生慶祿宅

哲宗十二月八日興龍節擇慶錄十二月七日避信祖忌辰用次日熙寧九年生宮中

中

炳燭編卷四

徽宗十月十日天甯節周密癸辛雜議後集徽宗以元

忌改十月十日為天甯節

欽宗四月十三日乾龍節本紀獨失載原慶節元符三年生於宮中坤甯殿

高宗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帝即位建炎元年五月庚寅

官上壽按朔是庚寅則癸卯乃十四日帝以大觀元年乙巳生宮中是月丙戌朔則乙巳是二十日不知何日為是

孝宗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

光宗九月四日重明節

甯宗十月十九日瑞慶節

理宗正月五日天基節

少而敏黠常愛跣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牀作揖羣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我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吟此兩句仁思久之欲釣他語脈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

炳燭編卷四

李

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眾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眾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為檗便掌大中云太龕生檗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檗為龕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脈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又按孫光憲北夢瑣言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大識高道僧人陸游避暑漫抄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

遁跡為僧由此觀之是宋時猶傳此說也

錢文上年號

老學庵筆記謂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此放翁但言宋制耳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四月改鑄乾封泉寶錢唐大詔令載乾封二年五月詔云年月既深偽濫斯起所以采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未可又乾元元年七月勅云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其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亦依舊行用是唐高肅宗皆曾以年號鑄錢矣又按洪遵泉志有宋武帝孝建錢此為權輿但二字耳

炳燭編卷四

李

客位

蘇文忠公始仕為鳳翔僉書判官廳公事有客位假寐詩自注云因謁鳳翔府守陳公弼按却掃編舊制輔臣典藩監司客位下馬就廳上馬夢梁錄正衙外左首曰東廳東廳右首曰客位揮塵前錄舊制監司雖官甚卑遇前執政宰藩亦肩輿升廳事宣和初崔肇明自兩地出守淮南有轉運判官年少新進輕脫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幾肇明還舊廳因與首台蔡元長語及之元長大不平翌日降旨諸路監司遇前執政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宋時客位即今之官廳屬官謁上司皆先

至此候進退也張世南游宦紀聞朱文公晚年居考亭
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云此恐只是門塾爾客位亦曰
客次老學庵筆記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又云太守
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勳家奴四朝聞見錄倉
司章變榜客次云王煎鹽不許相見

律召調陽

錢易南部新書云智永禪師從七十至八十寫真草千
字文八百本俱是律召調陽此其真本也按譌召作呂
似始於夢英真篆二體本吳坳五總志謂徐常侍最號
博古亦誤為呂字徐鼎臣與夢英正同時人也今傳褚

炳燭編卷四

河南邸本作呂恐為人所改

瀧岡阡表劍字

姚寬西溪叢話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劍汝於其旁
按禮記曲禮曰負劍辟咎詔之注云負置之於背劍謂
挾之於旁此即瀧岡阡表所出容齋隨筆今廬陵石刻
猶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易劍為
抱良可歎也按此碑今尚存

代當為世

今人稱高曾祖父為四代曾大父大父為三代祖父
為二代又如衍聖公為孔子幾十幾代孫之等皆非也

當稱四世三世二世幾十幾世禮記大傳四世而總服
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極矣管子君人
之主兄弟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是其證矣蓋
唐人諱世為代宋以後人習焉不察遂沿用至今古人
稱一朝則云一代如論語周監於二代左氏傳三代之
哲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是也漢書引論語周監於二
世或偶改其字耳

稅契

稅契始於東晉隋書食貨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
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佑四百人官賣者三買

炳燭編卷四

者一

賜爵

西漢賜爵丞相則列侯御史大夫則關內侯見宣帝地
元二年元帝初中二千石見武帝元狩元年四月宣帝地
元二年四月節節三年四月元帝初元二年四月
月諸侯相則右庶長中郎宣帝元康六年元帝永光
二年二月平帝列侯嗣子宣帝五年元正月宗室有
元始四年二月元始四年二月元始四年二月
屬籍者元始四月則五大夫當時限制如此若宣帝本始
元年五月賜二千石爵左更此加優非故事惟官御史
大夫下即中二千石而爵則關內侯至右庶長隔七級
不知何故

放生

列子說符篇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然則放生自春秋時已有之

秦焚書始於孝公

韓非子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是秦燔書不待始皇也

九宮

九宮見易乾鑿度說者謂虛儀之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鄭康成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

炳燭編卷四

卷四

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為名焉故星經云天一太一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經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又自此而從

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為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之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為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為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為施此數者合十五言有法也考唐會要明皇帝時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壇三

炳燭編卷四

卷四

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日招搖東日軒轅東北日太陰南日天一中央日天符北日太乙西南日攝提西日咸池西北日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四孟月祭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帝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定宰相為之肅宗乾元三年正月又親祀之神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為飛位乾元之後不易位唐大詔令有天寶三載十二月親祭九宮壇敕又有親祭九宮壇大赦天下敕又按乾鑿度注引黃帝九宮經云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

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
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
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
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
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
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
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
其方紫堪輿家用之其天蓬等星名又見素問

炳燭編卷四

交

